

舊小說



說 小 舊

(四)

宋

館 書 印 務 閣

退士傳 种放

桑懌傳 歐陽修

書种放事 王同

書賈偉節廟 傅堯俞

敘盜 曾鞏

東坡酒經 蘇軾

子姑神記 蘇軾

孫少述傳 林希

錢乙傳 劉跂

綠珠傳 樂史

李師師外傳 闕名

姚平仲小傳 陸游

書包明事 陸游

林靈素傳 趙與時

書虞雍公守唐鄧事 任燮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書張主客遺事 晁詠之

書嘉城公主事 王同

供俸傳 曾鞏

池二首 曾鞏

山子傳 蘇軾

篆記 蘇軾

延嗣傳 石介

一及傳 劉跂

樞太真外傳 樂史

陵三仙傳 闕名

蔣氏老傳 陸游

言二公事 陸游

外大父兄女遺事 朱熹

吳女傳 章望之

一是居士傳 鄭思肖

北夢瑣言 四十八則 孫光憲

芝田錄 六則 丁用晦

野人閒話 八則 景煥

茅亭客話 十八則 黃休復

雞肋編 十八則 莊綽裕

過庭錄 十則 范公稱

閒窗括異志 三則 魯應龍

青箱雜記 六則 吳處厚

畫墁錄 六則 張舜民

夢溪筆談 四十六則 沈括

侍兒小名錄 一則 張邦基

補侍兒小名錄 五則 王銍

嬾真子 六則 馮永卿

志林 五則 蘇軾

甯水燕談錄 十五則 王

67

登西臺慟哭記 謝翱

蘇異記 李汝

甄異記 二則 戴昉

洛陽指紳舊聞記 八則 張齊賢

疑仙傳 八則 隱夫玉簡

樂善錄 十六則 李昌齡

宅編 十則 方勺

小軒筆錄 三十七則 姚泰

齋筆談 四則 鄭景望

宦紀聞 六則 張世南

空莊漫錄 十八則 張邦基

味 七則 王銍

鐘 侍兒小名錄 三則 溫豫

歸田錄 十一則 歐陽修

龍川別志 十則 蘇轍

冷齋夜話 七則 釋惠洪

續世說 二十九則 孔平仲

鐵圍山叢談 十一則 蔡條

雲麓漫鈔 一則 趙彥衛

避暑錄話 十六則 葉夢得

墨客揮犀 五則 彭乘

異聞總錄 二十六則 闕名

儒林公議 一則 闕名

楓窗小牘 三則 袁某

孫公談圃 五則 孫升

癸辛雜識前集 五則 周密

癸辛雜識續集 十一則 周密

志雅堂雜鈔 一則 周密

宣政雜錄 一則 闕名

聞見翁錄 三則 闕名

昨夢錄 六則 康譽之

談藪 十三則 龐元英

孔氏談苑 三則 孔平仲

七學菴筆記 十六則 韓游

石林燕語 一則 葉夢得

雜志 十二則 周輝

墨客揮犀 二則 彭乘

林玉露 九則 羅大經

隱漫錄 一則 陸世功

厚德錄 八則 李之綱

齊東野語 三十三則 周密

癸辛雜識後集 六則 周密

癸辛雜識別集 二則 周密

南部新書 三則 易

朝野遺紀 七則 闕名

諸史 七則 沈佺

三朝野史 一則 闕名

清尊錄 七則 羅布

睽車志 四則 郭彖

文昌雜錄 二則 闕名

高齋曼錄 二則 曾慥

獨 二則 曾敏行

四朝閨見錄 十二則 葉紹翁

甲申雜記 三則 王鞏

玉壺清話 十九則 釋文登

江南餘載 一則 闕名

鬼董 十四則 闕名

著舊續聞 七則 陳鵠

侯鯖錄 三則 趙德麟

中吳紀聞 三則 龔明之

佩章齋輯聞 一則 俞德鄰

六朝事迹 二則 張敦頤

五總志 一則 吳炯

容齋五筆 四則 洪邁

可書 一則 張知甫

藏一話腴 一則 陳郁

錢氏私志 七則 錢世昭

高簡 五則 沈作誥

梁溪漫志 七則 費昶

聞見近錄 一則 王鞏

隨手雜錄 三則 王鞏

萬柳溪邊舊話 一則 尤昂

江淮異人錄 八則 吳淑

額外代答 七則 房去非

蘆浦筆記 二則 劉昌詩

曲有舊聞 十七則 朱弁

北窗炙輠 十一則 施彦執

岳陽志 五則 范致明

松漠紀聞 五則 洪皓

夫堅志 一百八十一則 洪邁

及會談叢 十一則 上官融

碧湖雜記 二則 謝枋得

舊小說

丁集一 宋

退士傳

種放

退士不知孰氏。然常自稱仲山甫之後也。以耕食於南山中。號退士。或云我惡時之苟進者。又云鄙好勝者。欲矯其爲。而退居稱病焉。退士性恬易。善自持。常以聖賢方正之言。鑑諸己。或未善。則悔恨立遷。平生寡嗜慾。樂遊雲霞空荒間。常自足。不顧窮困。幼時。始父兄教。以章句奇耦之學。于於時。不遂志。已而盡棄昔之所學。退居空山窮谷中。取九經六籍。諸史百家之言。合於道者。悉讀之。然後知皇王大中之要。道德仁義之本。盡在於是矣。然尤子孟軻。益。道。天之道。尊自戰國。繇漢唐而下。百氏所說。或有汗漫齟齬。不安者。皆擬聖言以證其中。惡司馬。韓。先。道。言。叛斥聖道。怪前世明教正道之賢。不摘其說。而竄殛投去。使千古而下。學者無疑。不知尙四顧。何待也。其蒙言十二篇。大抵務黜邪。反正義。礫姦蠱。又條自古之文精。子雲。隋則王仲淹。唐。之。然以垂之當子雲。而先仲淹。次則蛻之文。樵之經。緯。皮氏文。藪。皆皆句句。明白剔姦。無所忌。學者窺之。則有列聖道德仁義之用。彼刻章斷句。補綴偶屬者。徒爲戲爾。或有稱技術。下相。候。察。浮屠。及。幻化之說者。必正色引經。誥以斥之。雅尙山林之居。奉母氏。率季弟。結宇巖阿。貧無所資。給亦不成。戒於心。窮年人亦不知其何謂也。每登高邱。步遂谷。延宴坐。見懸巖瀑流。壽木垂蘿。悶邃岑寂之處。則終日忘返。亦忽忽杜門稱疾。隱几常百餘日。人不知其

然吉凶慶弔之外。平時亦罕接人事。不交權貴。所與朋類。曰非道義所在。亦不汲汲而取。遇事感激。亦率爲歌詩箴頌。嘗曰。幸逢聖人時。見天子禮樂征伐車服旂常道德之盛。底於太寧而退。固是幸也。時議或請者。則曰。而退也。退其迹耶。退其名耶。退士則曰。不退而迹庸爲爾。直不退而名庸爲爾。程於戲名迹判於時神。機俾道愉而下欺。義忒而中離。予獨亡退乎。予獨亡退乎。

一后十

歐陽修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今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亦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尙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皆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旣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

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桑懌傳

歐陽修

桑懌。開封雍邱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游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曰。願令爲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爲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耶。少年色動。卽推仆地。縛之。詰其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持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嶠右險地。多深山。而清灰山尤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兵以捕之。旣擇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諜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臥。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兵。懼無功爾。卽以伯與巡檢。使立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懌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

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懌曰。盜畏吾名。必以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請出自効。輒不許。旣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攜其具就媪。饌。而以其餘遺媪。媪待以爲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羣盜輩。媪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媪爲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其給。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彊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致閣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閭。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省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閣門祇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歸己上者。以奏。羣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取詐與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已。余漸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邱。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口。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餉之。粟盡。乃止。懌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爲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

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修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憚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使人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憚事，乃知古之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憚所爲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書張主客遺事

晁詠之

祖宗以武定天下，至章聖時益厭兵。澶淵之役，契丹之衆可覆而取也，縱其去不忍殺，自是不復言兵。封泰山，祀汾陰，天神降格，休祥並至，以文太平縉紳之士，以此相繼受爵秩於朝，將相大臣往往列於三公，侍從多至丞郎以上，其以武受賞者殆無其人。此主客公之功所以不錄，然公之多繇此以顯出入中外，爲時名臣，蓋當時廷臣奉使於外者，舉天下三四十人耳。邦之大計總於三司，而諸道各有轉運使一人，其財賦調度，凡利害之人悉歸之，其權比今爲甚重。每改使一道，輒推恩官某子若孫一人，其它禮遇稱此。蓋其部吏尊其使者亦以此進，是時大臣多白首耆艾，加公十年之壽，以馴致公卿必矣。然則朝廷未嘗薄公之功也。論者見公一旦斷河橋，捕朱能，滅其凶醜，而賞不加，不知朝廷所以待士大夫者固自有在。或比公仲連辭封不願，其言美矣。然仲連縱橫辯士，眩奇於衰世，非公之所願學。嘗觀景德祥符以來，風俗淳厚，士大夫人人自重，有長者之風，公之不自言，其所以自處蓋甚厚，非有激而爲者。方其少時，以明經動場屋，其爲吏以治劇名一時，大臣多薦公者，寇萊公知公尤深。然則公之所養可知。蓋自公繼其父光祿公起家，至公百有餘年，傳六世，世有人，其澤未艾。彼以尺寸之勢，自鬻於一時，過取爵位者，曾不

旋踵輒致隕敗。顧何以傳來世。然則天之所以報公亦甚厚。詠之官長安。公之曾孫介夫爲鄆令。閒以事抵府。數相過。愛其溫厚儒雅。意其先世必有盛德之士。果得公遺事。爲考其世而論之。

書种故事

王回

景德二年。右諫議大夫种放。賜假遊嵩山。真宗御資政殿。置酒餞放。侍臣當直者四人。預之。時有司不宿戒。宣召既集。皆相顧莫敢就坐。上乃親定其儀。翰林學士晁迥。西面侍上。資政殿學士王欽若。東面侍上。知制誥朱巽。南次迥。待制戚綸。南次欽若。放北面對上。示特客之云。酒半。上作七言詩一首。賜放。放奉和。侍臣應詔皆作。而欽若最後成二首焉。初。放養其母隱終南山。講經書。著嗣禹表。孟子文。秦蜀諸生多從之游。其母好道家言。修辟穀之術。放阿其好。終身不娶婦。世以其能行人之所難。益高之。朝臣屢表薦聞。太宗召之。辭疾不出。上卽位。張齊賢以舊相守京兆。又薦焉。乃遣內供奉官周班齋手詔召放。放應召。既至。拜右司諫。直昭文館。賜名第什器。御廚給膳。四遷至工部侍郎。卒。放雖居官。屢請假還山。上輒爲作詩。置酒餞之。後賜兩制三館學士等御筵。餞之於瓊林苑。常手詔問之政事。欲大用之。放辭乃止。昔堯起舜於畎畝之中。位以司徒。商高宗起傅說於巖野。而位冢宰。彼授受之際。不嫌駭衆如此。而功烈竟立。豈藉其虛名而誕後世哉。竊觀真宗特禮寵放。近世天子蓋未聞也。而放之行。乃叛其所學。以棄人倫爲難。有君而無臣。惜哉。放旣正己不足。則其用舍行止之節。曷議焉。

書襄城公主事

王回

唐太宗長女襄城公主。出降太常卿汾州刺史蕭銳。初公主在女時。篤行好禮。太宗賢之。嘗指以誨諸公。

主旣降銳。銳父宋國公瑀尙無恙。而太宗敕有司爲公主起第。公主辭曰。婦事舅姑。如子事父。定省朝夕。所以養也。而容別居者。據何理也。太宗不許。而公主固辭不可奪。太宗乃卽瑀之私第。其旁隋煬舊晉邸。昔以爲襄城公主第。第成。當施公主檠戟於門。公主又辭曰。禮無以抗於尊者爲榮也。今舅之門旣立戟矣。而更於女門施戟。是婦抗於舅而爲禮。豈所以榮女也。太宗不許。而公主終辭不可奪。太宗乃敕以公主檠戟并施於宋國公之門。昔堯將任舜以天下。以二女嬪之。賦畝之中。而不敢留於帝室者。以舜有父母未順其心。雖與天下。舜必不受也。使舜受之。顧非所以任天下者也。周之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猶執婦道。以成肅離之德。故其詩曰。曷不肅離。王姬之車。自秦以來。祖於申韓之術。其治務以隆君抑臣爲甚。天子之女。特創其號曰公主。而壻者不得自當其妃匹。曰尙公主。其弊之漸。至於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故。以隆君抑臣爲治也。而使人倫諄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隆君而治哉。嗚呼。以唐太宗之明。常指襄城以誨諸女。可謂知其賢矣。然襄城辭切於禮。而應於治古之效。猶勞於再三。而僅從其心。則他公主之有舅姑者。蓋亦別居耳。蓋弊流於千載者。雖願治之明主。猶不遽變其習也。而一女子卓然出其間。可不謂賢哉。

書賈偉節廟

傅堯俞

息之滅亡。移徙尙矣。其俗頗好鬼。視正直聰明之神。則蔑然。先是邑之南幾十數里。有其故侯之廟。國人。事之。簫鼓豆牢。歲時甚謹。而公之祠在新城之北。密邇民間。不遠數步。門宇不崇。奠享不恭。人之至者。歲無一二。予甚疑。乘閒因詢諸故老。僉曰。侯之祠不信不祀。則禍福時至。賈公之神。雖不祭不我爲害。子曰。

嘻來吾語爾。侯爲息之君。不能保有爾衆。至於喪社稷而亡國。其身殞則其靈歎。惡乎能驚動此民。而禍福加於後世。此其怪妖依憑。恐諸愚以倖祀爾。若賈公者。其民之主乎。昔爾之先有子曰男。曰女。皆殺而不育。公爲邑之長。嚴爲制而禁之。賴是生者以千數。非公。息民其遂絕。爾將安出。昔之男。爾民之父也。昔之女。爾民之母也。活爾父母而不報。可乎。況公之英風靈氣。固當未泯。以昔時之人。今日未必無陰相也。反以其不禍。誣以其不能而怠之。罪孰甚焉。爾歸厚報爾之主。可也。無爲奔走乎怪妖之庭。況禮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是公之堂可祠。而侯之廟可廢。惜也。吾之賤。而侯之廟在籍。去之不可。爾聽吾言而亟改。則爾之休茂矣。僉曰。唯。而心不以爲然。事如初。異日過公之祠。登公之堂。傷民之過。遂志於壁。活爾父母。莫報不舉。實吾神之侮。爲民禍尤。豆牢是求。則吾神之羞。我瞻公之象。昂昂可仰。我想公之靈。英英如生。厚矣公德。在息之國。嗟哉。息民忘公之仁。嗚呼。怪妖是趨。明靈是誣。爾則無知。神不爾誅。

洪渥傳

曾鞏

洪渥。撫州臨川人。爲人和平。與人游。初不甚歡。久而有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初進於有司。進輒黜。久之乃得官。官不馳騁。又久不進。卒監黃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返其孥。里中人聞渥死。無賢愚皆恨失之。予少與渥相識。而不深知其爲人。渥死。適聞有兄年七十餘。渥得官時。兄已老。不可與俱行。渥至官。量口用俸。掇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復去而之官。則心安焉。渥旣死。兄無子。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欲返之。而居以其田。其孥蓋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已老矣。無可奈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其老也。渥兄弟如此。無愧矣。渥平居不可任以事。及至赴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

人真有恩者也。予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撫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爲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渥之所存。蓋人人之所易到。故載之云。

殺盜

曾鞏

盜三十人。凡十五發。繇孫僊而下。盜吳慶船者。殺人。皆應斬。盜朱縞船者。賊重。皆應絞。凡應死者。十有八人。繇湯慶而下。或賊輕。或竊盜。或常自言。凡應徒者。十有二人。此有司之法也。今圖之所見者。其名氏稅等械器。與其發之日月。所盜之家。所取之財。至於人各別。其凡若干。發皆旁行以見之。人各別。其凡若干。發者。又別之以朱。欲覽者之易曉也。吳慶之船。賊分爲三。與吳慶吳道之屬。有親疏。居有異同。至於孫僊湯慶之族屬。以及十二人之所以得不死者。皆別見於圖之上下。而獄之輕重詳矣。其創作兵仗。合衆以轉劫數百部之閒。至於賊殺良民。此情狀之尤可嫉者也。方五六月之時。水之害甚矣。田疇旣以蕩溺矣。屋廬旣以漂流矣。城郭之內。糶官粟以賑民。而猶有不得食者。窮鄉僻壤。大川長谷之間。自中家以上。日暮持錢。無告糶之所。況於躡所素困之人乎。方且結草葦。以自託於壞隄毀埠之上。士有飢餓之迫。無樂生之情。其屢發而爲盜。亦情狀之可哀者也。康誥曰。殺越人於貨。愍不畏死。凡民罔不憝。孟子以謂不待教而誅者也。是則殺人之盜。不待教而誅。皆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然而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此謂養之旣足。導之旣明。則爲盜者知恥而自新。則非殺人之盜。有待教而誅。此亦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不待教而誅者。天下之所不得容也。待教而誅者。俟之之道旣盡矣。然後可。

以責之備也。苟爲養之，既有不足，導之既有不明，俟之之道，既有不盡矣。故凶年人食不足，而有起爲盜賊者，天子嘗密下寬大之令，許降其罪，而此非有司之法也。至殺人與賊重者，亦不降，有司之法存焉，亦康誥之意也。余當閱是獄，故具列其本末情狀，以覽觀焉。以明予之於是盡心矣。

雜識二首

曾鞏

孫之翰言慶歷中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政事，而以歐陽修、蔡襄及甫等爲諫官，欲更張庶事，致太平之功。仲淹等亦皆戮力自効，欲報人主之知。然心好同惡異，不能曠然心無適莫。甫嘗家居，石介過之，問介適何許來，介言方過富公，問富公何爲，介曰：富公以滕宗諒守慶州，用公使鈔坐法，杜公必欲致宗諒重法，曰：不然，則衍不能在此，范公則欲薄其罪，曰：不然，則仲淹請去，富公欲抵宗諒重法，則恐違范公，欲薄其罪，則懼違杜公，患是不知所決。甫曰：守道以謂如何，介曰：介亦竊患之。甫洒歎曰：法者人主之操柄，今富公患重罪宗諒，則違范公，薄其罪，則違杜公，是不知有法也。守道平生好議論，自謂正直，亦安得此言乎？因曰：甫少而好學，自度必難用於世，是以退爲唐史記，以自見，而屬爲諸公牽挽，使備諫官，亦嘗與人自謀去就，而所謀者適好進之人，遂見誤在此。今諸公之言如是，甫復何望哉！自此凡月餘，不能寐。慶歷之間，任時事者，其後余多識之，不黨而知其過，如之翰者，則一人而已矣。

廣原州蠻儂智高，以其衆叛，乘南方無備，連陷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民，縱略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捕，至州，皆爲智高所摧陷。又遣楊畋、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遂遣樞密副使狄青爲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青所以爲方略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

迺曰。比者軍制不立。又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然恐聞青來。以謂所遣者官重。勢必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矣。初張忠蔭偕之往。率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拊士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爲營衛。故士卒見敵。皆望風退走。而忠臨偕居方臥帳中。爲賊所虜。楊旼余靖。又所爲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託。所與行者。迺朱從道。鄭紆。歐陽乾曜之徒。皆險薄無賴。欲有所避免。要求沔引之。自從。遠近莫不嗟異。既至潭州。沔遂稱疾。觀望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貴望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爲之請。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卽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青之此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與以爲可用者。人望固已歸之矣。及行。率衆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至於荷鍤贏糧。持守禦之備。皆有區處。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立斬之以徇。於是一軍肅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聲。每青至。郵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二人守之。無一人得妄出入。而求見青者。無不卽時得通。其野宿皆成營柵。青所居四面。陳設弓弩。皆數重。所將精銳。列布左右。守衛甚嚴。方青之未至。諸將屢走。皆以爲常。至是。知桂州崇儀使陳曙。知英州供備庫使蘇緘。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賓州。悉召陳與裨校。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按軍法斬之。惟蘇緘在某所。使械繫上聞。于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是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

險阨爲所據。乃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賊諜知不爲備。是夜大風雨。青率衆半夜時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彼謂夜半風雨。時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于歸仁廟。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裨將孫節中流矢死。青急麾軍進。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落馬軍二千人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從馬上以鐵連加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青先爲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兵。皆如其所料。青坐堂戶上。以論數千里之外。辭約而慮明。雖古之明將。何以加此。豈特一時武人崛起者乎。方慶歷中。葛懷敏與李元昊戰于廣川。懷敏敗死。而諸校與士卒旣敗。多竄山谷間。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許不死。自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故青云。自廣川之敗。賞罰不行。云翰林學士蔡襄亦言。聞於青者如此。

東坡酒經

蘇軾

南方之氓。以糯與秔。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麵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爲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罄按而井泚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也。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旣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旣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熱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

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籩。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籩半日。取所謂贏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麩。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潤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籩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遷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弃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譴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弃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子姑神記

蘇軾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至郡。至之明年。進士潘丙謂予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于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已而公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于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爲婦人。而置筓手中。二小童子扶焉。以筓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爲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爲侍妾。而其妻妬悍甚。見殺於廁。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爲直其冤。且使有所職於人間。蓋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衆。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爲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答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觀何氏之生。見掠於酷吏。而遇害於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終不言人之陰私與休咎。可謂知矣。又知好文字而恥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爲錄之。答其意焉。

天篆記

蘇軾

江淮間俗尙鬼。歲正月。必衣服篋帚爲子姑神。或能數數畫字。黃州郭氏神最異。予去歲作何氏錄。以記之。今年黃人汪若谷家神尤奇。以箸爲口。置筆口中。與人問答如響。曰。吾天人也。名全。字德通。姓李氏。以若谷再世爲人。吾是以降焉。著篆字筆勢奇妙。而字不可識。曰。此天篆也。與予篆三十字。云是天蓬咒。使以隸字釋之。不可見。黃之進士張炳曰。久闊無恙。炳問安所識。答曰。子獨不記劉苞乎。吾卽苞也。因道炳昔與苞起居語言狀甚詳。炳大驚告予曰。昔嘗識苞京師。青巾布裘。文身而嗜酒。自言齊州人。今不知其

所在。豈真天人乎。或曰。天人豈肯附箕帚爲子姑神。從汪若谷遊哉。予亦以爲不然。全爲鬼爲仙固不可知。然未可以其所托之陋疑之也。彼誠有道。視王宮冢牢一也。其字雖不可識。而意趣簡古。非墟落間竊食愚鬼所能爲者。昔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民多往祠。其後漢武帝亦祠之。謂之神君。震動天下。若疑其所托。又陋於全矣。世人所見常少。所不見常多。奚必於區區耳目之所及。度量世外事乎。姑藏其書。以待知者。

孫少述傳

林希

孫侔字少述。世吳興人。父及仕。至尙書都官員外郎簡州倅。侔方四歲。從其母胡氏家揚州。母親教之。侔雖幼。已惕然能自傷其孤。悲泣力學。七歲能屬文。既長。讀書精識。玄解。能得聖人深意。多所論議。慶曆皇祐間。與臨川王安石南豐曾鞏。知名於江淮間。侔初名處。字正之。安石自序。所謂淮之南有賢人焉。曰正之。余得而友之者也。侔內行峭潔。少許可。不妄戲笑。所居人罕識其面。非其所善。造門弗見。雖鄰不與之通。其論曰。文氣也。君子之氣。正衆人之氣。隨行之於身。而正者。然後爲文。故必見諸行。行不正。則言無以信於世。故侔之詩文。嚴勁簡古。卓然一出於己。自成法度。如其爲人。嘗舉進士。不中。母病且革。頗恨不及見其仕。侔嗚咽自誓牀下。終身不求仕進。葬其親蘇州之陽山。廬墓終喪。久之。親友勸復舉進士。皆不聽。從其兄觀往來南方。兄卒。遂客居吳門。徙吳興丹陽。又徙真州。平日閉門讀書鼓琴。以自娛。體素羸。喜親方書。治藥餌。未嘗傳經教授。而學者聞其風指。多所開悟。侔志節剛果。不爲矯激奇詭之行。而氣貌足以動人。所至一坐爲之凜然。視權倖與善宦者。意若奴隸之。以故不能者多相與排毀。侔聞。自持愈厲。不少

降屈。故所憎嫉者。終亦嚴憚云。故相晏殊。頗稱其才。知制誥唐詢。劉敞。錢公輔。尤尊禮之。詢嘉祐中守蘇表其孝行。詔賜粟帛。又薦之曰。清不苟名。和不溷俗。履道而常其守。處賤而得其安。敞爲揚州。論其賢。以爲居則孝悌。任則忠信。足以矯俗。而不詭俗。以干譽。足以扶世。而不偶世。以自用。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詔以爲試祕書郎。揚州州學教授。俸凡五辭。卒不赴。敞守永興。奏請俸管安撫。司機宜文字。亦以病免。英宗卽位。知制誥沈遘。王陶薦俸及汝陰王回。常秩三人者。可備侍從。皆除試大理評事。忠武軍節度推官。且試以縣。俸得滁州來安。又不赴。熙寧三年。翰林學士韓維復薦之。以爲常州團練推官。又不受命。俸初罷舉進士第。無所歸。天章閣待制王鼎以女妻之。世多稱鼎爲能好賢。王氏早卒。又娶劉氏。生四子。嵩。嵩裔。屬五女。俸資自奉儉約。家人化之。然以病。日必肉食。而妻子相對。疏茹而已。閨門雍雍如也。元豐三年。除通直郎。致仕。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年六十六。有詩四千篇。雜文三百篇。兄觀亦有學行。仕至太常博士。贊曰。先生天下之剛也。不強顧其所不顧。不強語其所不語。獨貧而足。獨窮而樂。觀於萬物。自信而淨潔。己矯俗。以行其志。終身不仕。未有若斯之全德也。古之所謂求仁而得仁者。其先生之謂耶。

趙延嗣傳

石介

今三司副相工部郎中劉公隨。嘗稱趙鄰。幾舍人死。遺三孤女。一老乳母而已。內無兄弟。以禦其侮。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女稚弱。衣服飲食。須人何恃。不以凍餒死。則爲彊梁暴之矣。有趙延嗣者。僕於舍人。願是諸孤。義不可去。竭力庇養之。舍人死。無一區宅。一廛田。延嗣爲營衣食之資。身爲負擔。霑體塗足。不避寒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時旣性所守亦其勢然也。與人接初若恬和而中甚烈。天質醇白終始一致。炎涼莫能移奪。平居固罕見之人。或望其顏色。皆矐胎及深味其言。無不心悅誠服。識與未識。以是沾丐所守。人忘其少。讒者或恨其不滿。聞而笑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他日老人坐草堂。蒼官青士列侍堂下。風月佳夕。獨玉友與桐君在。桐君方有高山流水之趣。當是時。玉友色愈粹。風味愈勝。相視莫逆。驩然絕倒。老人歎曰。平生聞高士稱羲皇上人。嘗謂虛語。今乃信然。恨不使陶靖節見之。客有邂逅相遇者。頽然內熱。爽然自失。人怪而問之。曰。見吾玉友邪。客長歎曰。閱人多矣。疑其不從人間來。其爲人心服如此。常自言吾師以寅生。以酉終。故酉日輒隱不見。然出處亦無常度。或對客未竟。人又於他所見之。或同時數家俱見。雖人人自謂我良友。然似是而非者十九。得其緒餘者十五。而得其真百無一二。至於官府及市肆若稗販之家。雖願見之。終不往。浮沈於世。莫知其所終。太史公曰。甘氏得姓尙矣。其後分封以邑爲姓。有中山氏。青田氏。桑落氏。烏氏。程氏。郭氏。此皆著姓。日以滋盛。而玉友名氏弗章。獨以德稱。其亦有以也。夫其亦有以也。夫或隱或見。莫考其出處。此與蘄子訓左元放何以異。浮沈方外。野人白士與之忘年。而臣不得獻之君。故余論其行事。未嘗不歎息於斯焉。

綠珠傳

樂史

綠珠者。姓梁。白州博白縣人也。州則南昌郡。古粵地。秦象郡。漢合浦縣地。唐武德初。削平蕭銑於此。置南州。尋改爲白州。取白江爲名。州境有博白山。博白江。盤龍洞。房山。雙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魚。綠珠生雙角山下。美而豔。粵俗以珠爲上寶。生女爲珠娘。生男爲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晉石崇爲

交趾采訪使。以真珠三斛致之。崇有別廬。在河南金谷澗。澗中有金水。自太白源來。崇卽川阜製園館。綠珠吹笛。又善舞。明君。明君者。漢妃也。漢元帝時。匈奴單于入朝。詔王嬙配之。卽昭君也。及將去。入辭。光彩射人。天子悔焉。重難改更。漢人憐其遠嫁。爲作此歌。崇以此曲教之。而自製新歌曰。我本良家子。將適單于庭。辭別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流涕別。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涕泣霑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佇於穹廡。加我閼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陵辱。對之且慚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朝華不足歎。甘與秋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崇又製懊惱曲。以贈綠珠。崇之美豔者千餘人。擇數十人。妝飾一等。使同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爲倒龍佩。鑿金爲鳳凰釵。結袖繞檀而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佩聲輕者居前。釵色豔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趙王倫亂常。賊類孫秀使人求綠珠。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出侍婢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而披羅縠。曰。任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矣。然受命指索綠珠。不知孰是。崇勃然曰。吾所愛。不可得也。秀因是譖倫族之。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獲罪。綠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崇固止之。於是墜樓。而崇棄東市。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樓在步庚里。近狄泉。狄泉在王城東。綠珠有弟子宋韓。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中。今白州有一派水。自雙角山出。合容州江。呼爲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灘。昭君村。昭君場。吳有西施谷。脂粉塘。蓋取美人出處爲名。又有綠珠井。在雙角山下。耆老傳云。汲此井飲者。誕女必多美麗。里閭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時。因以巨石鎮之。爾後雖有產女端妍者。而七竅四肢。多不完具。異哉。山水之使然。昭君

村生女皆灸破其面。故白居易詩曰：不取往者戒，恐貽來者冤。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癩痕。又以不完具而惜焉。牛僧孺周秦行記云：夜宿薄太后廟，見戚夫人王嬙太真妃潘淑妃各賦詩言志，別有善笛女子，短鬢窄袖長帶，貌甚美，與潘氏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謂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太后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拜謝作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鈿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日誰人與伴？綠珠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然事雖詭，聊以解頤。噫！石崇之敗，雖自綠珠始，亦其來有漸矣。崇常刺荊州，劫奪遠使，沉殺客商，以致巨富。又遣王愷鳩鳥，共爲鳩毒之事，有此陰謀，加以每邀客宴集，令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者，使黃門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訪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沉醉，至大將軍故不飲，以觀其氣色，已斬三人。君子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崇心不義，舉動殺人，烏得無報也？非綠珠無以速石崇之誅，非石崇無以顯綠珠之名。綠珠之墜樓，侍兒之有貞節者也。比之於古，則有曰六出六出者，王進賢侍兒進賢晉愍太子妃，洛陽亂，石勒掠進賢渡孟津，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女，胡羌小子，敢干我乎？言畢投河。六出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又有窈娘者，武周時喬知之寵婢也，盛有姿色，特善歌舞，知之教讀書，善屬文，深所愛幸。時武承嗣驕貴，內宴酒酣，迫知之將金玉賭窈娘，知之不勝，便使人就家強載以歸。知之怨悔，作綠珠篇以敍其怨，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無復比，此日可愛得人情。君家閨閣未曾難，嘗持歌舞使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面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知之私屬承嗣家。閨奴傳詩於窈娘，窈娘得詩

悲泣投井而死。承嗣令汲出於衣中得詩，鞭殺閹奴，諷吏羅織知之，以至殺焉。悲夫！二子以愛姬示人，擗喪身之禍，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其此之謂乎？其後詩人題歌舞妓者，皆以綠珠爲名。庾肩吾曰：蘭堂上客至，綺席清絃撫。自作明君辭，還教綠珠舞。李元操云：絳樹搖歌扇，金谷舞筵開。羅袖拂歸客，留歡醉玉杯。江總云：綠珠含淚舞，孫秀強相邀。綠珠之沒，已數百年矣。詩人尙詠之不已，其故何哉？蓋一婢子不知書而能感主恩，憤不顧身，其志烈懷懍，誠足使後人仰慕歌詠也。至有享厚祿，盜高位，亡仁義之行，懷反覆之情，暮三朝四，惟利是務，節操反不若一婦人，豈不媿哉！今爲此傳，非徒述美麗，望禍源，且欲懲戒辜恩背義之類也。季倫死後十日，趙王倫敗，左衛將軍趙泉斬孫秀於中書。軍士趙駿剖秀心食之，倫囚金墉城，賜金屑酒，倫慚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也。飲金屑而卒，皆夷家族。南陽生曰：此乃天假之報怨，不然何以梟夷之立見乎？

楊太真外傳

樂史

楊貴妃，小字玉環，宏農華陰人也。後徙居蒲州永樂之獨頭村。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元琰，蜀州司戶，貴妃生於蜀，嘗誤墜池中，後人呼爲落妃池。池在導江縣前，亦如王昭君生於峽州。今有昭君村，綠珠生於白州。今有綠珠江。妃早孤，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元璩家。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歸于壽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溫泉宮，自天寶六載十月復改爲華清宮，使高力士取楊氏女於壽邸，度爲女道士，號太真，住內太真宮。天寶四載七月，册左衛中郎將韋昭訓女配壽邸。是月，於鳳凰園册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爲貴妃，半后服用，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曲者，是玄宗登三鄉驛望女儿山所作也。

故劉禹錫有詩云。伏觀玄宗皇帝望女几山詩。小臣斐然有感。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驛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又逸史云。羅公遠。天寶初待玄宗。八月十五日夜宮中翫月。曰。陛下能從臣月中游乎。乃取一枝桂向空擲之。化爲一橋。其色如銀。請上同登。約行數十里。遂至大城闕。公遠曰。此月宮也。有仙女數百。素練寬衣。舞於廣庭。上前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上密記其聲調。遂回橋。卻顧隨步而滅。且諭伶官象其聲調。作霓裳羽衣曲。以二說不同。乃備錄於此。是夕授金釵鈿合。上又自執麗水鎮庫紫磨金琢成步搖。至粧閣。親與插鬢。上喜甚。謂後宮人曰。朕得楊貴妃。如得至寶也。乃製曲子曰。得寶子。又曰。得靸。方孔反。子。先是開元初。玄宗有武惠妃。王皇后。后無子。妃生子。又美麗。寵傾後宮。至十三年。皇后廢。妃嬪無得與惠妃比。二十一年十一月。惠妃卽世。後庭雖有良家子。無悅上目者。上心凄然。至是得貴妃。又寵甚於惠妃。有姊三人。皆豐碩。修整。工於謔。浪巧。會旨趣。每入宮中。移晷方出。宮中呼貴妃爲娘子。禮數同於皇后。册妃日。贈其父元琰濟陰太守。母李氏隴西郡夫人。又贈元琰兵部尚書。李氏涼國夫人。叔元珪爲光祿卿。銀青光祿大夫。再從兄釗。拜爲侍郎。兼數使。兄銛。又居朝列。堂弟錡。尙太華公主。是武惠妃生。以母見遇。過於諸女。賜第連於宮禁。自此楊氏權傾天下。每有囑請。臺省府縣。若奉詔敕。四方奇貨。童僕駝馬。日輸其門。時安祿山爲范陽節度。恩遇最深。上呼之爲兒。嘗於便殿與貴妃同宴樂。祿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貴妃。上顧而問之。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者何也。祿山奏云。胡家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上笑而赦之。又命楊銛已下。約祿山爲兄弟姊妹。往來必相宴餞。初雖結義頗深。後亦權敵不叶。五載七月。妃子以

妬悍忤旨，乘單車，令高力士送還楊銛宅。及亭午，上思之不食，舉動發怒。力士探旨，奏請載還，送院中宮。人衣物及司農米麵酒饌百餘車，諸姊及銛初則懼禍聚哭，及恩賜浸廣，御饌兼至，乃稍寬慰。妃初出，上無聊，中宮趨過者，或笞撻之。至有驚怖而亡者。力士因請就召，既夜，遂開安興坊，從太華宅以入。及曉，元宗見之內殿，大悅。貴妃拜泣謝過，因召兩市雜戲，以娛貴妃。貴妃諸姊進食作樂，自茲恩遇日深。後宮無得進幸矣。七載，加釧御史大夫，權京兆尹，賜名國忠，封大姨爲韓國夫人，三姨爲虢國夫人，八姨爲秦國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給錢十萬，爲脂粉之資。然虢國不施粧粉，自銜美豔，常素面朝天。當時杜甫有詩云：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卻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又賜虢國照夜璣，秦國七葉冠。國忠鑲子帳，蓋希代之珍。其恩寵如此。銛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將列棨戟，特授上柱國。一日三詔與國忠，五家於宣陽里，甲第洞開，僭擬宮掖。車馬僕從，照耀京邑。遞相誇尙，每造一堂，費逾千萬計。見制度宏壯於己者，則毀之復造。土木之工，不捨晝夜。上賜御食，及外方進獻，皆頒賜五宅。開元已來，豪貴榮盛，未之比也。上起動，必與貴妃同行，將乘馬，則力士執轡授鞭。宮中掌貴妃刺繡織錦者數百人，雕鏤器物，又數百人，供生日及時節慶，續命楊益往嶺南長吏，日求新奇，以進奉。嶺南節度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端午進貴妃珍玩衣服，異於他郡。九章加銀青光祿大夫，翼擢爲戶部侍郎。九載二月，上舊置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共處其間。妃子無何竊寧王紫玉笛吹，故詩人張祜詩云：梨花深院無人見，閑把寧王玉笛吹。因此又忤旨，放出時吉溫，多與中貴人善。國忠懼，請計於溫，遂入奏曰：妃婦人無智識，有忤聖顏，罪當死。既嘗蒙恩寵，只合死於宮中。陛下何惜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於外乎。上曰：朕用卿蓋不

緣妃也。初令中使張韜光送妃至宅。妃泣謂韜光曰：「請奏妾罪，合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唯髮膚是父母所生，今當即死，無以謝上。」乃引刀剪其髮一縷，附韜光以獻。妃既出，上撫然。至是，韜光以髮搭於肩上，以奏。上大驚惋，遣使力士就召以歸。自後益嬖焉。又加國忠遙領劍南節度使，十載上元節，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寧公主騎從爭西甫門。楊氏奴揮鞭誤及公主衣，公主墮焉。駙馬程昌裔扶公主，因及數搃，公主泣奏之。上令決殺楊家奴一人，昌裔停官不許朝謁。於是楊家轉橫，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曰：「生女忽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卻是門楣。其天下人心羨慕如此。上一旦御勤政樓，大張聲樂，時教坊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爲祕書省正字，十歲，惠悟過人，上召於樓中，貴妃坐於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貴妃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着人。上與妃及嬪御皆歡笑。移時，聲聞於外，因命牙笏黃絨袍賜之。上又宴諸王於木蘭殿，時木蘭花發，皇情不悅。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顏大悅。方知迴雪流風，可以迴天轉地。上嘗夢十仙子，乃製紫雲迴。元宗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各執樂器懸奏之。曲度清越，真仙府之音。有一仙人曰：「此神仙紫雲迴，今傳受陛下爲正始之音。上喜而傳受，寤後餘響猶在。且命玉笛習之，盡得其節奏也。」并夢龍女，又製凌波曲。元宗在東都，晝夢一女，容貌艷異，梳交心髻，大袖寬衣，拜於床前。上問汝何人，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官護駕，妾實有功。今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以光族類。」上於夢中爲鼓胡琴，拾新舊之曲聲，爲凌波曲。龍女再拜而去。及覺，盡記之。會禁樂，自御琵琶習而和之，與文武臣

僚於凌波宮臨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復有神女出池心。乃所夢之女也。上大悅。語於宰相。因於池上置廟。每歲命祀之。二曲既成。遂賜宜春院及梨園弟子拜諸王。時新豐初進女伶謝阿蠻善舞。上與妃子鍾念。因而受焉。就按於清元小殿。寧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馬仙期方響。李龜年箏。張野狐箏。篋賀懷智拍。自旦至午。歡洽異常。時唯妃女弟秦國夫人端坐觀之。曲罷。上戲曰。阿瞞。上在禁中多自稱也。樂籍今日幸得供養夫人。請一纏頭。秦國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遂出三百萬爲一局焉。樂器皆非世有者。才奏而清風習習。聲出天表。妃子琵琶。邏迤檀。寺人白季貞使蜀還獻其木。溫潤如玉。光耀可鑒。有金縷紅文。蹙成雙鳳。絃乃未訶彌羅國永泰元年所貢者。淥水蠶絲也。光瑩如貫珠。琴瑟紫玉笛。乃姮娥所得也。祿山進三百事管色。俱用媚玉爲之。諸王郡主妃之姊妹。皆師妃爲琵琶弟子。每一曲徹。廣有獻遺。妃子是日問阿蠻曰。爾貧無可獻師長。待我與爾命侍兒紅桃娘。取紅粟玉臂支賜阿蠻。妃善擊磬。拊搏之音。泠泠然多新聲。雖太常梨園之妓。莫能及之。上命採藍田綠玉。琢成磬。上方造篋。流蘇之屬。以金鈿珠翠飾之。鑄金爲二獅子。以爲趺。綵繒縵麗。一時無比。先開元中。禁中重木芍藥。卽今牡丹也。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爲牡丹也。得數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遽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樂詞三篇。白欣承詔旨。猶苦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第一首。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第二首。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

漢宮誰得似。可憐飛鷲倚新粧。第三首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干。龜年捧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詞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妃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州葡萄酒。笑領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爲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妃飲罷。斂繡巾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力士終以脫靴爲恥。異日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始爲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妃子驚曰。何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鷲指妃子。賤之甚矣。妃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上在百花院便殿。因覽漢武帝內傳。時妃子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文書。上笑曰。莫問。知則又殢人覓去。乃是漢成帝獲飛鷲。身輕欲不勝風。恐其飄翥。帝爲造水晶盤。令宮人掌之而歌舞。又製七寶避風臺。間以諸香安於上。恐其四肢不禁也。上又曰。爾則任吹多少。蓋妃微有肌也。故上有此語戲妃。妃曰。霓裳羽衣一曲。可掩前古。上曰。我纔弄爾。便欲噴乎。憶有一屏風。合在待訪。得以賜爾。屏風乃虹霓爲名。雕刻前代美人之形。可長三寸許。其間服玩之器。衣服皆用衆寶雜廁而成。水精爲地。外以玳瑁水犀爲押。絡以珍珠瑟瑟。間綴精妙。迨非人力所製。此乃隋文帝所造。賜義成公主。隨在北胡。貞觀初滅胡。與蕭后同歸中國。上因而賜焉。妃歸衛公家。遂持去。安於高樓上。未及將歸。國忠日午偃息樓上。至牀。覩屏風在焉。纔就枕。而屏風諸女悉皆下牀前。各通所號。曰裂繪人也。定陶人也。穹廬人也。當壚人也。亡吳人也。步蓮人也。桃源人也。斑竹人也。奉五官人也。溫肌人也。曹氏投波人也。吳宮無雙返香人也。拾翠人也。竊香人也。金屋人也。解佩人也。爲雲人也。董雙成也。爲烟人也。畫眉人也。吹簫人也。笑鬢人也。垓中人也。許飛瓊也。趙飛鷲也。金谷人也。小鬟人也。光髮人也。薛夜來也。結綺人也。臨春

關人也。扶風女也。國忠雖開目歷歷見之。而身體不能動。口不能發聲。諸女各以物列坐。俄有小腰妓人。近十餘輩。曰楚章華。踏搖娘也。迺連臂而歌之。曰三朶芙蓉是我流。大楊造得小楊收。復有三三妓。又白。楚宮弓腰也。何不見。楚辭別序云。綽約花態。弓身玉肌。俄而遞爲本藝。將呈訖。一一復歸屏上。國忠方醒。惶懼甚。遽走下樓。急令封鑲之。貴妃知之。亦不欲見焉。祿山亂後。其物猶存在。宰相元載家。自後不知所。在。初開元末。江陵進乳柑橘。上以十枚種於蓬萊宮。至天寶十載九月。秋結實。宣賜宰臣。曰朕近於宮內。種柑子樹數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餘顆。乃與江南及蜀道所進無別。亦可謂稍異者。宰臣表賀曰。伏以自天所育者。不能改有常之性。曠古所無者。乃可謂非常之感。是知聖人御物。以元氣布和。大道乘時。則殊方叶致。且橘柚所植。南北異名。實造化之有初。匪陰陽之有革。陛下元風真紀。六合一家。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憑地氣以潛通。故茲江外之珍果。爲禁中之佳實。綠蒂含霜。芳流綺殿。金衣爛日。色麗彤廷。云云。乃頒賜大臣外。有一合歡實。上與妃子互相持翫。上曰。此果似知人意。朕與卿固同一體。所以合歡。於是促坐同食焉。因令畫圖傳之於後。妃子既生於蜀。嗜荔枝。南海荔枝。勝於蜀者。故每歲馳驛以進。然方暑熱而熟。經宿則無味。後人不能知也。上與妃采戲。將北。唯重四轉。敗爲勝。連叱之。骰子宛轉而成。重四。遂命高力士賜緋。風俗因而不易。廣南進白鸚鵡。洞曉言詞。呼爲雪衣女。一朝飛上妃鏡臺上。自語雪衣女。昨夜夢爲鸞鳥。所搏。上令妃授以多心經。記誦精熟。後上與妃遊別殿。置雪衣女於步輦。竿上。同去。瞥有鷹至。搏之而斃。上與妃歎息久之。遂瘞於苑中。呼爲鸚鵡塚。交趾貢龍腦香。有蟬蠶之狀。五十枚。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爲瑞龍腦。上賜妃十枚。妃私發明。馳使。明馳使腹下有毛。

夜能明日走五百里。持三枚遺祿山。妃又常遺祿山金平脫裝具三合。金平脫鐵面碗。十一載。李林甫死。又以國忠爲相。帶四十餘使。十二載。加國忠司空。長男暄先尙延和郡主。又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兼戶部侍郎。小男肅尙孟春公主。貴妃堂弟祕書少監鑑尙承榮郡主。一門一貴妃。二公主。三郡主。三夫人。十三載。重贈元琰太尉齊國公。母重封梁國夫人。官爲造廟。御製碑及書。叔元珪又拜工部尙書。韓國嬀祕書少監崔珣女爲代宗妃。虢國男裴微尙代宗女延光公主女。爲讓帝男妻。秦國嬀柳澄男鈞尙長清縣主。澄弟潭尙肅宗女和政公主。上每年冬十月。幸華清宮。常經冬還宮闕。去卽與妃同輦。華清有端正樓。卽貴妃梳洗之所。有蓮花湯。卽貴妃澡沐之室。國忠賜第在宮東門之南。虢國相對。韓國秦國。臺棟相接。天子幸其第。必過五家。賞賜燕樂。扈從之時。每家爲一隊。隊着一色衣。五家合隊。相映如百花之煥發。遺鈿墜鳥。瑟瑟珠翠。燦於路歧。可掬。曾有人俯身一窺其車。香氣數日不絕。馳馬千餘頭。正以劍南旌節。器仗前驅。出有餞飲。還有軟脚。遠近餉遺。珍玩吉馬。闔侍歌兒。相望於道。及秦國旣死。獨韓虢與國忠久貴盛。虢國又與國忠亂焉。略無儀檢。每入朝謁。國忠與韓虢連轡。揮鞭驟馬。以爲諧謔。從官媼嫗百餘騎。秉燭如畫。鮮裝炫服而行。衢路觀者如堵。無不駭嘆。十宅諸王男女婚嫁。皆資韓虢紹介。每一人納一千貫。上乃許之。十四載六月一日。上幸華清宮。乃貴妃生日。上命小部音聲。小部者。梨園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以下。於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其年十一月。祿山反幽陵。祿山本名軋犖山。雜種胡人也。母本巫師。祿山晚年益肥。垂肚過膝。日秤得三百五十斤。於上前胡旋舞。疾如風焉。上嘗於勤政樓東間。設大金雞障。施一大榻。卷去簾。令祿山坐其下。設

百戲與綠山看焉。肅宗諫曰：「歷觀今古，未聞臣下與君上同坐間戲。」上私曰：「渠有異相，我禳之故耳。」又嘗與夜燕，祿山醉臥，化爲一豬而龍首。左右遽告帝，帝曰：「此豬龍，無能爲，終不殺。」卒亂中國。以誅國忠爲名，咸言國忠、虢國貴妃三罪，莫敢上聞。上欲以皇太子監國，蓋欲傳位自親征，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歸謂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東官監國，當與娘子等併命矣。」姊妹哭訴於貴妃，妃銜土請命，事乃寢。十五載六月，潼關失守，上幸巴蜀。貴妃從至馬嵬，右龍武將軍陳元禮懼兵亂，乃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豈不由楊國忠割剝叱庶，以至於此？若不誅之，何以謝天下？」衆曰：「念之久矣。」會吐蕃和好，使在驛門遮國忠語事。軍士呼曰：「楊國忠與蕃人謀叛，諸軍乃圍驛四合，殺國忠，并男暄等。」國忠舊名釗，本張易之子也。天授中，易之恩，幸莫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仍去其梯，圍以束棘，無復女奴侍立。母恐張氏絕嗣，乃置女奴嬪姝於樓複壁中，遂有娠而生國忠。後嫁於楊氏。上乃出驛門，勞六軍，六軍不解圍。上顧左右責其故，高力士對曰：「國忠負罪，諸將討之，貴妃卽國忠之妹，猶在陛下左右，羣臣能無憂怖，伏乞聖慮裁斷。」一本云：「賊根猶在，何敢散乎？蓋斥貴妃也。」上迴入驛，驛門內傍有小巷，上不忍歸行宮，於巷中倚杖欹首而立。聖情昏嘿，久而不進。京兆司錄韋鏐進曰：「乞陛下割恩忍斷，以寧國家。」遂巡上入行宮，撫妃子出於廳門，至馬道北牆口而別之。使力士賜死，妃泣涕嗚咽，語不勝情。乃曰：「願大家好住，妾誠負國恩，死無恨矣。」乞容禮佛。帝曰：「願妃子善地受生。」力士以羅巾緘於佛堂前之梨樹下，纒絕而南方進荔枝。至上觀之，長號歎息。使力士曰：「與我祭之。」祭後，六軍尙未解圍，以繡衾覆牀置驛庭中，敕元禮等入驛視之。元禮擡其首，知其死，曰：「是矣。」而圍解，瘞於西郭之外一里許道北坎下。妃時年三十八，上持荔枝於馬上。

謂張野狐曰。此去劍門。鳥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初上在華清宮日。乘馬出宮門。欲幸虢國夫人之宅。元禮曰。未宜敕報臣。天子不可輕去就。上爲之迴轡。他年在華清宮。適上元。欲夜遊。元禮奏曰。宮外卽是曠野。須有預備。若欲夜遊。願歸城闕。上又不能違諫。及此馬嵬之誅。皆是敢言之有使也。先是術士李遐周有詩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祿山帥薊門之士而來。函關馬不歸。哥舒翰之敗潼關也。若逢山下鬼。嵬字卽馬嵬驛也。環上繫羅衣。貴妃小字玉環。及其死也。力士以羅巾縊焉。又妃常以假髻爲首飾。而好服黃裙。天寶末。京師童謠曰。義髻拋河裏。黃裙逐水流。至此應矣。初祿山嘗於上前應對。雜以諧謔。妃常在座。祿山心動。及聞馬嵬之死。數日歎惋。雖林甫養育之。國忠激怒之。然其有所自也。是時虢國夫人先至陳倉之官店。國忠誅問至。縣令薛景仙率吏人追之。走入竹林下。以爲賊軍至。虢國先殺其男徽。次殺其女。國忠妻裴柔曰。娘子何不借我方便乎。遂并其女刺殺之。已而自刎不死。載于獄中。猶問人曰。國家乎。賊乎。獄吏曰。皆有之。血凝其喉而死。遂併坎于東郭十餘步道北楊樹下。上發馬嵬。行至扶風道。道傍有花寺。畔見石楠樹團圓。愛玩之。因呼爲端正樹。蓋有所思也。又至斜谷口。屬霖雨。涉旬於棧道雨中。聞鈴聲隔山相應。上旣悼念貴妃。因採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焉。至德二年。旣收復西京。十一月上自成都還。使祭之後。欲改葬李輔國等。皆不從。時禮部侍郎李揆奏曰。龍武將士以楊國忠反。故誅之。今改葬故妃。恐龍武將士疑懼。肅宗遂止之。上皇密令中官潛移葬之于他所。妃之初瘞。以紫褥裹之。及移葬。肌膚已消釋矣。胸前猶有錦香囊在焉。中官葬畢。以獻上皇。置之懷袖。又令畫工寫妃形於別殿。朝夕視之。而歔歔焉。上皇旣居南內。夜闌登勤政樓。

凭欄南望。烟月滿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歌歇。聞里中隱隱如有歌聲者。顧力士曰。得非梨園舊人乎。遲明爲我訪來。翌日。力士潛求於里中。因召與同去。果梨園弟子也。其後。上復與妃侍者紅桃在焉。歌涼州之詞。貴妃所製也。上親御玉笛爲之倚曲。曲罷相視。無不掩泣。上因廣其曲。今涼州留傳者益加焉。至德中。復幸華清宮。從宮嬪御多非舊人。上於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霖鈴曲。曲半。上四顧淒涼。不覺流涕。左右亦爲感傷。新豐有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舊出入宮禁。貴妃厚焉。是日。詔令舞。舞罷。阿蠻因進金粟裝臂環。曰。此貴妃所賜。上持之。淒然垂涕曰。此我祖大帝破高麗。獲二寶。一紫金帶。一紅玉支。朕以岐王所進龍池篔簹之金帶。紅玉支。賜妃子。後高麗知此寶歸我。乃上言本國因失此寶。風雨愆時。民離兵弱。朕尋以爲得此不足爲貴。乃命還其紫金帶。唯此不還。汝旣得之於妃子。朕今再覩之。但興悲念矣。言訖。又涕零。至乾元元年。賀懷智又上言曰。昔上夏日與親王棊。令臣獨彈琵琶。其琵琶以石爲槽。鳴鷄肋爲絃。用鐵撥彈之。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椰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獅子。上局亂之。上大悅。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臣巾上。良久。迴身方落。及歸。覺滿身香氣。乃卸頭幘。貯於錦囊中。今輒進所貯幘頭。上皇發囊。且曰。此瑞龍腦香也。吾曾施於暖池玉蓮朵。再幸。尙有香氣宛然。況乎絲縷潤膩之物哉。遂悽愴不已。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舞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有道士楊通幽自蜀來。知上皇念楊貴妃。自云有李少君之術。上皇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入地府求之。竟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大海。跨蓬壺。忽見最高山上多樓閣。泊至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額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

鬢童女出應問方士造次未及言雙鬢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逾時碧衣延入且引曰玉妃出冠金蓮靴紫綰佩紅玉拽鳳鳥左右侍女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言訖惘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折其半授使者曰爲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將行色有不足玉后因徵其意乃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金釵鈿合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惘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上憑肩而望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愛無自苦耳道者還具奏太上皇皇心震悼及至移入大內甘露殿悲悼妃子無日無之遂辟穀服氣張皇后進櫻桃蔗漿聖皇並不食常玩一紫玉笛因吹數聲有雙鶴下於庭徘徊而去聖皇語侍兒宮愛曰吾奉上帝所命爲元始孔昇真人此期可再會妃子耳笛非爾所寶可送大收（大收代宗小字）卽令具湯沐我若就枕慎勿驚我宮愛聞睡中有聲駭而視之已崩矣妃之死日馬嵬媼得錦襖襪一隻相傳過客一玩百錢前後獲錢無數悲夫玄宗在位久倦於萬機常以大臣接對拘檢難徇私欲自得李林甫一以委成故絕逆耳之言恣行燕樂衽席無別不以爲恥由林甫之贊成矣乘輿遷播朝廷陷沒百僚繫頸妃主被戮兵滿天下毒流四海皆國忠之召禍也

史臣曰夫禮者定尊卑理家國君不君何以享國父不父何以正家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一誤

貽天下之差。所以祿山叛亂。指罪三人。今爲外傳。非徒拾楊妃之故事。且懲禍階而已。

李師師外傳

闕名

李師師者。汴京東二廂永慶坊染局匠王寅之女也。寅妻既產女而卒。寅以菽漿代乳乳之。得不死。在襁褓未嘗啼。汴俗凡男女生。父母愛之。必爲捨身佛寺。寅憐其女。乃爲捨身寶光寺。女時方知孩笑。一老僧目之曰。此何地爾。乃來耶。女至是忽啼。僧爲摩其頂。啼乃止。寅竊喜曰。是女真佛弟子。爲佛弟子者。俗呼爲師。故名之曰師師。師師方四歲。寅犯罪繫獄死。師師無所歸。有倡籍李姥者。收養之比長。色藝絕倫。遂名冠諸坊曲。徽宗皇帝卽位。好事奢華。而蔡京章惇王黼之徒。遂假紹述爲名。勸帝復行青苗諸法。長安中。粉飾爲饒樂氣象。市肆酒稅。日計萬緡。金玉繒帛。充溢府庫。於是童貫朱勔輩。復導以聲色狗馬宮室苑囿之樂。凡海內奇花異石。搜采殆徧。築離宮於汴城之北。名曰艮嶽。帝般樂其中。久而厭之。更思微行爲狎邪遊。內押班張迪者。帝所親倖之寺人也。未宮時。爲長安狎客。往來諸坊曲。故與李姥善。爲帝言隴西氏色藝雙絕。帝豔心焉。翼日。命迪出內府紫茸二匹。霞氈二端。瑟瑟珠二顆。白金廿鎰。詭云大賈趙乙願過廬一顧。姥利金幣。喜諾。暮夜。帝易服雜內寺四十餘人中。出東華門二里許。至鎮安坊。鎮安坊者。李姥所居之里也。帝麾止餘人。獨與迪翔步而入。堂戶卑庳。姥出迎。分庭抗禮。慰問周至。進以時果數種。中有香雪藕。水晶蘋婆。而鮮棗大如卵。皆大官所未供者。帝爲各嘗一枚。姥復款洽良久。獨未見師師出拜。帝延佇以待。時迪已辭退。姥乃引帝至一小軒。棊几臨窗。縹緗數帙。窗外新篁。參差弄影。帝翛然兀坐。意興閒適。獨未見師師出侍。少頃。姥引帝到後堂。陳列鹿炙雞醢。魚膾羊臠等肴。飯以香子稻米。帝爲進一

餐。姥侍旁款語移時。而師師終未出見。帝方疑異。而姥忽復請浴。帝辭之。姥至帝前耳語曰。兒性好潔。勿忤。帝不得已。隨姥至一小樓下。逼室中浴。竟。姥復引帝坐後堂。看核水陸。盃盞新潔。勸帝歡飲。而師師終未一見。良久。姥纔執燭引帝至房。帝褰帷而入。一燈熒然。亦絕無師師在。帝益異之。爲倚徙几榻間。又良久。見姥擁一姬。姍姍而來。淡妝不施脂粉。衣絹素。無豔服。新浴方罷。嬌豔如出水芙蓉。見帝意似不屑。貌殊倨。不爲禮。姥與帝耳語曰。兒性頗悞。勿怪。帝於燈下凝睇物色之。幽姿逸韻。閃爍驚眸。問其年不答。復強之。乃遷坐他所。姥復附帝耳曰。兒性好靜坐。唐突勿罪。遂爲下帷而出。師師乃起解玄絹褐襖。衣輕綈。捲右袂。援壁間琴。隱几端座。而鼓平沙落雁之曲。輕攏慢撚。流韻淡遠。帝不覺爲之傾耳。遂忘倦。比曲三終。雞唱矣。帝亟披帷出。姥聞亦起。爲進杏酥飲。棗餠飴諸點品。帝飲杏酥盃許。旋起去。內侍從行者皆潛候於外。卽擁衛還宮。時大觀三年八月十七日事也。姥私語師師曰。趙人禮意不薄。汝何落落。乃爾。師師怒曰。彼賈奴耳。我何爲者。姥笑曰。兒強項。可令御史裏行。已而長安人言藉藉。皆知駕幸隴西氏。姥聞大恐。日夕惟涕泣。泣語師師曰。洵是夷吾族矣。師師曰。無恐。上肯顧我。豈忍殺我。且疇昔之夜。幸不見逼。上意必憐我。惟是我所竊自悼者。實命不猶。流落下賤。使不潔之名。上累至尊。此則死有餘辜耳。若夫天威震怒。橫被誅戮。事起佚遊。上所深諱。必不至此。可無慮也。次年正月。帝遣迪賜師師蛇跗琴。蛇跗琴者。琴古而漆黝。則有紋如蛇之跗。蓋大內珍藏寶器也。又賜白金五十兩。三月。帝復微行如隴西氏。師師仍淡妝素服。俯伏門階迎駕。帝喜。爲執其手令起。帝見其堂戶忽華敞。前所御處。皆以蟠龍錦繡覆其上。又小軒改造傑閣。畫棟朱闌。都無幽趣。而李姥見帝至。亦避匿。宣至。則體頓不能起。無復向時調寒送暖情。

態帝意不悅爲霽顏以老娘呼之諭以一家子無拘畏姥拜謝乃引帝至大樓樓初成師師伏地叩帝賜額時樓前杏花盛放帝爲書醉杏樓三字賜之少頃置酒師師侍側姥匍匐傳樽爲帝壽帝賜師師隅坐命鼓所賜蛇跗琴爲弄梅花三疊帝銜杯飲聽稱善者再帝見所供肴饌器皿皆龍鳳形或鏤或繪悉如宮中式因問之知出自尙食房廚夫手姥出金錢倩製者帝亦不憚諭姥今後悉如前無矜張顯著遂不終席駕返帝嘗御畫院出詩句試諸畫工中式者歲間得一二是年九月以金勒馬嘶芳艸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名畫一幅賜隴西氏又賜藕絲燈煖雪燈芳苴燈火鳳銜珠燈各十盞鷓鴣盃琥珀盃琉璃盃鏤金偏提各十事月團鳳團蒙頂等茶百斤飢飢寒具銀餠餅數盒又賜黃白金各千兩時宮中已盛傳其事鄭后聞而諫曰妓流下賤不宜上接聖躬且暮夜微行亦恐事生叵測願陛下自愛帝領之閱歲者再不復出然通問賞賜未嘗絕也宣和二年帝復幸隴西氏見懸所賜畫於醉杏樓觀玩久之忽回顧見師師戲語曰畫中人乃呼之竟出耶卽日賜師師辟寒金鈿映月珠環舞鸞青鏡金虬香鼎次日又賜師師端谿鳳味硯李廷珪墨玉管宣毫筆剡谿綾紋紙又賜李姥錢百千緡迪私言於上曰帝幸隴西必易服夜行故不能常繼今艮嶽離宮東偏有官地袤延二三里直接鎮安坊若於此處爲潛道帝駕往還殊便帝曰汝圖之於是迪等疏言離宮宿衛人向多露處臣等願捐貲若干於官地營室數百楹廣築圍牆以便宿衛帝可其奏於是羽林巡軍等布列至鎮安坊止而行人爲之屏迹矣四年三月帝始從潛道幸隴西賜藏圖雙陸等具又賜片玉棋盤碧白二色玉棋子畫院宮扇九折五花之篋鱗文蓐葉之席湘竹綺簾五綵珊瑚鈎是日帝與師師雙陸不勝圍碁又不勝賜白金二千兩嗣後師師生辰又賜珠鈿金條脫

各二事。璣球一篋。毳錦數端。鷲毛繒翠羽緞百匹。白金千兩。後又以滅遼慶賀。大賚州郡。加恩官府。乃賜師師紫綃絹幕。五綵流蘇。冰蠶神錦被。卻塵錦褥。麩金千兩。良醞則有桂露流霞香蜜等名。又賜李姥大府錢萬緡。計前後賜金銀錢繒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萬。帝嘗於宮中集宮眷等。譙坐。章妃私問曰。何物李家兒。陛下悅之如此。帝曰。無他。但令爾等百人改豔妝。服玄素。令此娃雜處其中。迥然自別。其一種幽姿逸韻。要在色容之外耳。無何。帝禪位。自號爲道君教主。退處太乙宮。佚遊之興。於是衰矣。師師語姥曰。吾母子嘻嘻。不知禍之將及。姥曰。然則奈何。師師曰。汝第勿與知。唯我所欲。是時金人方啓釁。河北告急。師師乃集前後所賜金錢。呈牒開封尹。願入官助河北餉。復賂迪等。代請於上皇。願棄家爲女冠。上皇許之。賜北郭慈雲觀居之。未幾。金人破汴。主帥鬪。索師師云。金主知其名。必欲生得。乃索累日不得。張邦昌等爲蹤迹之。以獻金營。師師罵曰。吾以賤妓。蒙皇帝眷。寧一死。無他志。若輩高爵厚祿。朝廷何負於汝。乃事事爲斬滅宗社計。今又北面事醜虜。冀得一當爲呈身之地。吾豈作若輩羔鴈費耶。乃脫金簪自刺其喉。不死。折而吞之。乃死。道君帝在五國城。知師師死狀。猶不自禁其泣涕之洑瀾也。

論曰。李師師以娼妓下流。猥蒙異數。所謂處非其據矣。然觀其晚節。烈烈有俠士風。不可謂非庸中佼佼者也。道君奢侈無度。卒召北轅之禍。宜哉。

道君北狩。在五國城。或在韓州。凡有小小凶吉喪祭節序。北人必有賜賚。一賜必要一謝表。北人集成一帙。刊在榷場中。傳寫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曾見一本。更有李師師小傳。同行於時。

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於牀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

師師諠語。邦彥悉聞之。躡括成少年遊云。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後云。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李師師奏云。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坐朝宣諭。蔡京云。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聞課額不登。如何。京尹不案發來。蔡京問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續得復奏。京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之。京尹云。惟周邦彥課額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李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爲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爾往那裏去。李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云。有蘭陵王詞。今柳陰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徧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爲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復召爲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府侍制。邦彥以詞行。當時皆稱美成詞。殊不知美成文筆。大有可觀。作汴都賦。如箋奏雜著。皆是傑作。可惜以詞掩其他文也。當時李師師家有二邦彥。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爲道君狎客。士美因而爲宰相。吁。君臣遇合於倡優下賤之家。國之安危治亂。可想而知矣。

海陵三仙傳

闕名

徐神翁名守信。海陵人也。生六七歲。始能言。父隸衙籍。少孤。無以自給。年十九歲。役於天慶觀。常持一筭。供灑掃。盡力煩辱之事。嘉祐四年。天台道士余元吉來遊。示惡疾。過者面之。公獨事之。無倦。忽於溺器得丹沙餌之。元吉委化。公之喪。以師禮。丐斂具於海安徐氏。葬之日。徐見公來謝。甫出戶。取金贈之。相望數

步而追莫及。實未嘗出也。自是常放言歌唱。默誦道書。絕飲食。至數日。然供役未始乏事。茹蔬取黃葉者。自食。曰。此先生菜也。春白粲奉衆。別貯糝稗與丐士同食。治平中有客自蜀來。號黑道人。每至觀。獨與公語。既去。謂逆旅人曰。吾無以謝爾。令爾邸暑無蚊耳。已而信然。會糧竭。道正。唐日嚴。晨命公督租於遠郊。既往矣。晡時見三清殿後枕筵臥者。公也。怪而問之。公曰。來早。米自至。詰旦果然。唐謂田丁爾。自運至甚善。皆笑曰。徐二翁終日程督不少休。何謂自運至也。日嚴大驚。始命名。置弟子籍。熙甯九年。以守金寶牌。恩度爲道士。公笑曰。我只解掃地。不事冠冕。短褐力役如故。素不嫻書。忽作楷字。假度人經語。爲人言禍福。有謁而不見者。有自往神遇者。有不施而求者。有施而不受者。若怒罵戲笑。無非休咎所寓。或薄暮斂殿堂籍香紙。肆筆書置几間。明日來者取而授之。一不經意。悉酌所問。紙盡而人亦絕。元豐中。徐州獲妖人。辭連淮上。發運使蔣穎叔疑於公。就見曰。爾徐二翁邪。曰。然。知道乎。不知解何事。解喫飯。日可幾米。飽便住。茹葷乎。茹葷由此不疑。公素蔬糲。半歲前忽嗜鮮肥。亦勸道流食。至是乃省。穎叔問我何如人也。對曰。宜省刑。虺然而怒。公自捫背曰。瘤痛不能語。穎叔再拜曰。經云。神公受命。普掃不祥。其公之謂矣。因呼神公。故神公之名布天下。穎叔背有疣。盛怒則裂。而內楚至不能言。他人莫知也。寢室附廚側。因爲闢堂。榜之曰守雌。他日獨坐。有憂憤之色。俄穎叔來。不得見。竟日不出戶。左右問之。公曰。藥義羅利五百人。生於世間。亂日至矣。憲使范鏗問公有夢否。曰。自不受道。正庸錢。不復作夢。江陰劉谷與公語於竈下。藉葷而寢。未旦。光輝如日。谷驚躍而起。見公坐。哆口瞪目。聞空中語曰。徐禧入蕃。直立死。呂惠卿食枸杞夾子。是時禱圖西邊。呂持母服。皆谷所善者。五年。臚有永樂之敗。呂常修敬。端朝冠以拜。公平視自若。願曰。善。

守善守果黜知單州。相繼竄責。至紹聖甲戌而還。始悟枸杞之讖。且以善守爲戒也。七年郡貢士謁。行示字皆從火。果貢院火。王介甫居金陵求書。示勅舒王三字。而勅字不全。且曰勅不須用人也。未幾薨。政和中追封王爵。八年東坡先生起知登州來謁。書來王守三字。問學道之要。曰毋作官卽好。東坡領之。至登召還。泊守揚州。馳書問方來。公不書。至南遷。遣子過來。亦不見。繼徙惠過海矣。子由謂吾兄信其言而不能。用也。子由續溪寓訊求字。書曰運當滅度。身經太陰。及歷侍從。至門下侍郎。實佐佑垂簾政。元祐末出知袁州。遣使問之。書曰十遍轉經。福德立降。告其使曰。過去十見在。十子由聞之曰。日者謂予戍運多福。西運多厄。豈謂是乎。未至袁遷嶺表。幾十年而復。駙馬都尉張敦禮圖公像以進。奏賜紫衣。號圓通大師。公不受。公書字示人。來者曰衆主觀者。因爲修造。計置積以受金錢。月吉起鑰。間有端正。非函隙可投者。知出神所得也。江都姚叟見持箒扣門者。曰我徐二翁也。有箒在汝園中。隨指見叢竹如箒狀。往視已失。其人因率衆來訪三清殿。他郡助役者皆曰。見先生行化吾里。九年四月公在寢旬日。或問之曰。改元則出。是月改紹聖。郡人問鄉舉。曰陸侍郎至。滿城著綠。陸農師來守郡。次舉何昌言榜。登科者甚衆。三年郡大疫。公扃戶六日。郡人數百請之。出曰。作緣事故爾。疫者飲呪水皆愈。居數月。淮陽人獻紫花石柱。四初淮陽有山。而石頑不適用。有老父謂常姓者曰。山有紫錦石。可取爲柱。施泰州天慶觀。言訖不見。試鑿之。果紫錦文也。柱成。道海來。值大風雨。舟師拱而慄。霧電中有物。拏舟行甚駛。一宿達海門。泊至公迎。勞曰。驚怖不易。不然。不如此速也。山陽楊生家聞異香。見老父持箒入門。傍有識者揖之。遂隱。遺椽於其庭。生攜以至。視三官殿柱杪。亡一椽。卽所遺者。公曰。欲新此殿。乃施錢數十萬。農師徐海州告別。公曰。榮又貴。

也。自海移蔡召入爲右丞。無爲湯氏繪公像供奉。公見夢乞其孫女出家。覺語其妻秦。秦惡之。他日女死。秦投像於江。會疫廢其左臂。湯請見公數之曰。爾棄我江。至長蘆。乃濟湯。慚負請死。繼潭商至。公笑曰。謝汝相救。商袖出像云。得之長蘆江中。哲宗未立元子。中宮遣寺人致禮以問書。今日吉人。蓋徹廟諱也。元符中。鹽城時叟有請。告曰。爾亟歸。九月中有道者來。宜善待。仍布施。至期。暴客夜集其門。時悟出迎。設酒。穀金帛慰遣。遂免陵暴。三年上元張燈。前二日。公以杖擊之。盡數日。哲廟遺詔至。崇寧二年八月。忽於殿。嬖望闕致敬。壬申詔曰。朕聞皇帝問道於廣成。放勳往見乎姑射。蓋惟有道之主。能遵全德之人。以爾體性抱神。深不可測。心通夙慧。澹泊無爲。不出戶庭。四方宗仰。宜隆褒命。益顯真風。亟其來思。毋執謙退。可特賜號虛靜冲和先生。令運使許彥致禮敦遣赴闕。至京師。館於上清儲祥宮之道院。屢召入。常服白紵元都衫。華陽巾。麻鞵大條。與上從容言。不替俚語。每有忠規。語祕弗傳也。許肩輿歷嬪御閣。投金珠盈其懷。公解帶委於地而不受。嘗小遺殿上。人止之。公弗顧。三年乞歸。會二月二十六日公誕日。降香。設千道齋。賜五嶽金冠。象簡。密雲銷金。上清服。詔畫像二。命親書生身受度等語。四年八月。賜勅書。令發運使胡師文禮遣赴闕。既至。會解池水溢。詔問之。對曰。業龍爲害。惟天師可治。召張繼先至。投以鐵符。龍震死。而鹽復。五年告歸。大觀元年。許大方攝郡事。寫公眞求贊。書曰。身色不自在。猶如脆瓦坯。色盡還歸土。神移別受胎。籍如空裏月。輪轉幾千回。掉頭不識面。元作阿誰來。公詩頌不常作。而援筆立就。略無停思。二月甲子。出門望西北稽首。大方問之。公曰。我欲去矣。大方曰。欲觀邪。遂以聞。是日詔建仙源萬壽宮。及有召命。外庭未知也。行日過闔閭。謂觀者曰。二翁不來矣。蔡京素敬事公。因設食。公取菜覆於地。問終身曰。東

明及將死於潭之境。趣就僧舍。問其處。曰東明寺也。是歲令侍童理髮。或旬日不止。問其故。笑而不言。二年正月。默坐不飲食。至六旬時。云世上悠悠。不如歸休。三茅劉混康亦召至。公曰。劉先生去。我亦去矣。四月丁酉。劉先生解化。二十日庚子。上清知宮晨夢人吐云。起。天帝召神公。亟起問訊。無恙也。日暮。公擎手叩齒。四顧長揖。已曲左肱而臥。白氣自頂出。西北去。空中聞鶴唳。公逝矣。壽七十有六。值歲早熱。氣已蘊隆。七日而斂。四體可屈伸如生。異香達於宮外。上聞。駭嘆久之。贈大中大夫。委內侍劉愛等視喪。歸本部給葬。用四品禮。九月庚申。葬城東響林原。宣和中。建昇真觀。以奉祀。初老農錢甲。每見公呼鄰舍。泊卜葬。惟響林兆吉。而未合制度。東眡卽錢氏也。錢悟。舉地以獻。公三召至闕。以恩度弟子三十八人。賜紫及師名甚衆。官親族二人。再賜父穎宣教郎。母張蓬萊郡君。所生李永嘉郡君。奏建妙真觀。度劉崇仙。張貧女爲女冠。二人者。常至觀獻果實。公取二果噓而與食。遂辟穀。容色如少女也。公初修觀。每日有大施主。至崇寧末。以片紙授張崇真。書仙源萬壽。踰年。改建是宮。公每行廊廡間。必擊柱嘆息。如有所恨者。泊仙去。上勅有司。促成新宮。至紹興辛亥。火於兵。無子遺矣。公再召後。年七十餘。灑掃淨穢。無一日廢。郡人家有圖像事之。事無細大。咨而後行。向化遷行。不敢萌非心。有過必憚。見每戒人曰。修福不如避罪。廣求不如儉用。若服餌求神仙不死術者。尤不取。所閱人不可備舉。至驗於數十年後。非特知來而已。皆隨根器。以示誨誘。大要使人知賦分有定。而乘除得以避就。善惡可以消長。一見卽書。或示以言。隱而顯。簡而盡。其以字假借。離合增損。及摘經中語首尾以告。雖巧者。注思不能到也。其徒之四方者。預求公字置像前。俾來者射取。無異親見。凡有隱惡者。見之必摘發使悔。宿州陳生致禮虔甚。公酌水使飲。至於三辭。曰不

可強矣。叱之曰：汝不能此。河中人奈何。陳泚穎錯愕不能對。遂入道。蓋嘗利人之財。溺而不救也。或欲詰盜。問所亡幾何。曰：三十千。公怒罵曰：竊三十千。汝以爲盜乎。三十年後有朝服爲盜者矣。其因事警世。類如此。小校濮真病痿。數人掖而前。公杖掖者走。又杖真。真不覺投杖而逃。錢媪至。公勞苦之。媪曰：髮白奈何。公手拂其鬢。皆變鬢黑。陳護女疾。公兩嚙其頸。復欲嚙女。啼而走。公曰：冤不可解也。是夜縊死。視之。其繩三股。斷其二。而一存焉。在觀應酬無虛時。而神遊萬里之外。無所不至。有同日見者。或非雅素。夢授藥。愈其疾。他時望見敝舊。其所夢乃公也。遇齋帑空無時。攜數百錢。畀主首市蔬。厮輩意積餓。闖入戶。忽有盃水在地。踐之而仆。亟起振袂。公儼然坐榻上。形解後刻。檀像於虛靜庵。政和八年九月辛卯。目有神光。仍墮淚。食頃乃止。識者喻焉。今禱於祠者。探籌以代公語。無不契合。祈暘雨若響答。雖亡猶存云。周處士名恪。字執禮。海陵人。贈工部侍郎。敬述五世孫。和州法曹定國之子也。元祐初。再舉進士。下第。頗鬱鬱不得志。既壯不娶。嘗從郡學釋奠。方坐以待事。忽大呼仆地。不知人。閱四日而蘇。問之云：吾誦老子書。至谷神不死。若有人舁坐榻。行數步。吾駭而呼。不覺其仆。且久矣。因取儒衣書焚之。曰：誤我此生者。非汝也。邪。自此動靜顛異。人直以爲狂耳。先是徐神公語人云：周家門前石生青毛。當得仙矣。已而果然。人始敬之。家武烈帝祠側。未嘗遠遊。忽有老農負瓦木爲葺精廬。曰：向病亟。賴先生至。以良藥起死。乃知其出神也。族叔注爲推官。常呼曰朝議。後階逼卿監。不求改官者十五年。壽踰八十。蔡卞守揚州。遣使遺酒。旬日不授報書。賓至命酒寒酌。曰：喫個冷揚州。使來請書。問太尉面目端正乎。使反命。則一夕病風。口目斜矣。州士掾吳令璋告別。迎呼相公。令璋心獨喜自負。既從調。乃相州工曹耳。宣和中。屢召不起。謝使者。

曰。吾太平衰末之人也。蔡京嘗奉書。且俾大漕與郡守勸駕。先生臥不啓戶。而危言嚙京。不肯就駕。朝廷知不可致。乃止。復詔曰。朕躬妙道。以宰制萬有。旌達士以表迪羣倫。庶幾清淨之風。不變澆漓之俗。爾精微自得。淳白不踰。守虛澹以爲常。損紛華而無累。宜加美號。以示恩休。可特賜號守靜處士。視朝奉大夫。仍賜五品服。先生服命服。常自號赤局右僕射。燕服必衫帽破敝。亦不修飾。自贊曰。周四十五衣破不補。土木形骸。神氣所聚。四十五其行第也。獨處一室。臥起方丈間。食酒肉如平時。而無更衣之所。畜一白鼠。或去或來。飲食同之。賓至以水酌茗。或攝屋苦煮水以啜。其甘如飴。親族相率攜酒殽以謁。先生曰。何故無某物。對曰。無是。曰。物在某處。皆相視而笑。不能隱。先生音聲如鐘。不以詞色假人。皆望而畏之。行有負。雖高爵重位。一見叱罵不少。卹。故鮮有見者。建炎二年三月戊戌。裴淵陷城。殺掠焚蕩。民死什七八。先生於是且七十矣。攘袂詬賊。一卒擊其首。流血污衣。先生曰。恪血恪血。不得洗。須臾擊者至前。嘔血死。是歲不飲食。歷數旬。無疾側臥而化。目不瞑。神光射人。燁如也。初發殯。重莫能勝。漸輕若虛器然。略約兩夫荷之。初元祐中有陳豆豆者。不知何許人。披方毯無他服。冬夏不易。行丐於市。郡人朱醫見其死。瘞之矣。歷四十年。復至。朱識之。始以爲異人也。居福田院。攜小籃貯書卷。見可人卽付與。得錢物復施丐者。人呼陳毯被。嘗與唐道人謁先生。笑語竟日。所言他人莫能解也。宣和末。示化。葬神公之西。先生與唐道人相繼同域。號三仙墳焉。

唐先生名甘弼。海陵人。爲郡小吏。廉恪無他伎。一日晨出。若有所遇者。忽裂巾毀屨。解衣濡水滌橋。裸裎褻語。見者遭嫚罵。家人以爲狂。圍於別室。悉毀臥具。爲坎窞。寢處其間。歲餘。其母哀而縱之。冬夏一布襦。

僅蔽膝。負敝衣於左肩。蓬首胡髯。垢面跣足。常以指按其頰。彷彿井閭中人。呼唐九郎。或發語于休咎。人始異之。稍就占訊。喜怒語默無不驗。凡飲食或捐半於地。或委溝渠而食其餘。得炊餅。漬渠泥啗之。得酒或覆於几。又祭之地。復收飲。無少損也。所臨列肆。是日必大獲。競欲延致。有以禮招之。而弗屑者。旗亭間以飲食爲博徒者。數負不自活。乞憐於先生。或與之錢。以爲博資。則終日勝。酣釀欲成而敗。先生至甕下。索飲釀者曰。是不佳。當別酌。以獻。不從。漉而飲之。香味俱變。未竟日而售。常寓宿王氏米肆高廩上。肆罵狂穢無所避。其家婦子羞惡。俟其他之竊。相與誚詈。先生不復往。數日無所貿易。頻悔謝。乃復比舍火延其屋。煨寢矣。獨堅臥不動。俄反風而火滅。人家非常所遊者。亦憚其來。其來也必有異。晨至蔣氏舍。排闥入。婦寢。取溺器翻衽席。衣衾淋漓。顧笑曰。解了矣。室中人頗怒。旣而聞一婢自經。系絕得不死。建炎二年。忽持甕自擊其頰。俄裴淵潰卒。至。標掠無遺。乃悟打頰者。隱語打刦耳。紹興元年。語人曰。上元夜觀燈時。虜人陷城。至上元日火。仙源宮屋五百楹。煨燼無餘矣。張榮來據城。聞其神異。執於酤肆。大雪中露坐。方數尺。獨無雪。膚容不露潤。乃積雪丈餘。穿洞穴。埋其中。彌日出之。怡然也。人問寇亂何時已邪。曰。直待見閻羅。聞者憂之。謂不可逃死。無幾何。有裨將李貴過城下。號李閻羅。自是歲小休矣。四年。劉豫犯淮南。郡守趙康直問之。書曰。十三日硬齊。又問。書曰。十三日軟齊。蓋僞齊始肆猖獗。終大敗而去。七年冬十一月。大呼於市曰。二十一日雪下。二十二日唐倒。皆不測其意。至期大雪。明日往河西張氏舍。求附火。潛抱薪自焚於隙屋。張覺之。體已灼爛。索寢衣披之。行至常所居米肆。端坐。手搯燔肉以食。且以飼犬。須臾而逝。有田夫自斗門至。中途遇其西行。問先生安往。曰。吾歸也。入城旣自焚矣。住世六十餘歲。葬嚮林原。歲餘。

後有齷商見先生於江西而蜀人亦見之於青城云。

姚平仲小傳

陸游

姚平仲字希晏。世爲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爲子。年十八。與夏人戰。滅底河。斬獲甚衆。賊莫能枝梧。宣撫使童貫召與語。平仲負氣不少屈。貫不悅。抑其賞。然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太尉。陸州盜起。徽宗遣貫討賊。貫雖惡平仲。心服其神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功冠軍。乃見貫曰。平仲不願得賞。願一見上耳。貫愈忌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仲獨不與。欽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卽位。金人入寇。都城受圍。平仲適在京師。得召對福寧殿。厚賜金帛。許以殊賞。於是平仲請出死士。斫營擒虜帥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而虜已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驃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願以爲淺。奔蜀。至青城山上青宮。人莫識也。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采藥莫能至。乃解縱所乘驃。得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時年八十餘。紫髯鬱然。長數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擇崖。塹荆棘甚速。若奔馬。亦時爲人作草書。頗奇偉。然祕不言得道之由云。

陳氏老傳

陸游

會稽五雲鄉陳氏老。年近八十。生三子。有孫數人。皆業農。惟力耕致給足。凡兼并之事。抵質賈販。以取贏者。一切不爲。耕桑之外。惟漁樵畜牧而已。子孫但略使識字。不許讀書。爲士婚姻。悉取農家。非其類皆拒。不與通。室廬不妄增一椽。器用皆朴質堅壯。不加漆飾。衣惟布襦裙。取適寒暑之宜。行之四五十年如一。

日子孫亦皆化之。無違陳氏所居在刺涪山下。地名曰南溪云。陸子曰。予嘗悲士之仕者。若苟名位而已。則爲負國。必無負焉。則危身害家。憂其父母。有所不免。耕稼之業。一捨而去之。復其故甚難。予先世本魯墟農家。自祥符間去而仕。今且二百年。窮通顯晦。所不論。竟無一人得歸故業者。室廬桑麻。果樹溝池之屬。悉已蕪沒。族黨散徙四方。蓋有不知所之者。過魯墟。未嘗不太息興懷。至於流涕也。聞陳氏事。因爲述其梗概。傳之。庶觀者有感焉。

書包明事

陸游

包明者不知其鄉里。少爲兵。事湯岐公。自樞密至左相。明常在府。紹興末。岐公以御史論罷。故例一府之人皆罷。遇拜執政。則往事焉。久之。御史中丞汪公澈拜參知政事。一府皆往。汪公蓋前日劾岐公者也。於是明獨不肯往。曰。是嘗論擊吾公者。持何面目事之。雖妻子飢寒不之顧。未幾以病死。方岐公貴時。所薦達士大夫多矣。至其失勢。不反噬以媚權門者。幾人。且岐公平日待明。非有異於衆人也。汪公之拜。一府俱往。非獨明也。明而往事汪公。非有負也。泥塗賤隸。又非清議所及。而其自信毅然不移如此。蓋有古烈士之風矣。書其始末。使讀者有感焉。

書二公事

陸游

鄭介夫名俠。以剛直名天下。晚居福清。自號一拂居士。布衣糲食。而雜植華木於舍傍。觴詠自適。客至必與飲。多不過五爵。蔬果之外。一肉而已。遇貧士過。亦薄贖之。止於千錢。飲具皆白鐵。或遺以銀盃。辭不取。好強客弈棋。有辭不能者。則留使旁觀。而自以左右手對局。左白右黑。精思如真敵。白勝則左手掛酒。右

手引滿。黑勝反是。如是幾二十年。如一日。謝昌國名諤。嘗聞道於頤正郭先生。居臨江。名其廬曰良齋。晨興烹豆粥菜羹一釜。偶有肉則縷切投其中。客至亦不問何人。輒共食。有貧士及醫卜之類。飯已輒語之曰。吾無錢與君。豈欲詩乎。取幅紙作絕句贈之。以爲常。二公亦予所鄉慕也。予貧甚。欲學介夫辦五盃千錢。亦復未易。又不解弈棋。或可力貧學昌國耳。書之座右。當徐圖之。紹熙之元十二月八日九曲老樵書。

林靈素傳

趙興時

林靈素初名靈噩。字歲昌。家世寒微。慕遠遊。至蜀。從趙昇道人數載。趙卒。得其書祕藏之。由是善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亳淮泗間。乞食諸寺。僧多厭之。政和三年。至京師。寓東太乙宮。徽宗夢赴東華帝君召遊神霄宮。覺而異之。勅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迹。知常素不曉。告假。或告曰。道堂有温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詩。題壁間。知常得之。大驚。以聞。召見。上問有何術。對曰。臣上知天宮。中識人間。下知地府。上視靈噩風貌如舊識。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通真達靈玄妙先生。賜金牌。無時入內。五年。築通真宮。以居之。時宮禁多怪。命靈素治之。埋鐵簡長九尺於地。是怪遂絕。因建寶籙宮。太乙西宮。建仁濟亭。施符水。開神霄寶籙壇。詔天下宮觀改爲神霄玉清萬壽宮。無觀者以寺充。仍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上自稱教主。道君。皇帝。皆靈素所建也。靈素被旨修道書。改正諸經。醮儀。校丹經靈篇。刪修注解。每遇初七。升座講。聽講皆宰執百官三衙親王中貴士庶。觀者如堵。講說三洞道經。京師士民。始化奉道矣。靈素爲闕不一。上每以聰明神仙呼之。御筆賜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兩府班上。上思明達后。欲見之。靈素復爲葉靜張致太香之術。上尤異之。謂靈素曰。朕昔到青華帝君處。獲言改除魔髡。何謂也。靈素遂縱言。

釋教害道。今雖不可滅。合與改正。將佛刹改爲宮觀。釋伽改爲天尊。菩薩改爲大士。羅漢改尊者。和尚改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有旨依奏。皇太子上殿爭之。令胡僧立藏十二人。并五臺僧二人。道堅等與靈素鬪。法僧不勝。情願戴冠執簡。太子乞贖僧罪。有旨胡僧放。道堅係中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於開寶寺。前令衆明年京師大旱。命靈素祈雨。未應。蔡京奏其妄。上密召靈素曰。朕諸事一聽卿。且與祈三日大雨。以塞大臣之謗。靈素請急召建昌軍南豐道士王文卿。乃神霄甲子之臣。兼兩部。與之同告上帝。文卿既至。執簡勅水。果得雨三日。上大喜。賜文卿神霄凝神殿侍宸。靈素眷倚益隆。忽京城傳呂洞賓訪靈素。遂捻土燒香。香氣直至禁中。上遣人探問。香氣自通真宮來。上亟乘小車到宮。見壁間有詩云。捻土焚香事有因。世間宜假不宜真。太平無事張天覺。四海閒遊呂洞賓。京城印行。繞街叫賣。太子亦買數本。進上大震怒。捐賞錢千緡。開封府捕之。有太學齋僕王青告首。是福州士人黃待聘。令青賣送。大理勘招待聘兄弟及外族爲僧。行不喜改道。故云。有旨斬馬行街。靈素知蔡京鄉人所爲。上表乞歸本貫。詔不允。通真有一室。靈素入靜之所。常封鎖。雖駕來亦不入。京遣人廉得有黃羅大帳。金龍朱紅椅桌。金龍香爐。京具奏請上親往。臣當從駕。上幸通真宮。引京至。開鎖。同入無一物。粉壁明窗而已。京皇恐待罪。宣和元年三月。京師大水。臨城。上令中貴同靈素登城治水。敕之水勢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是乃天道。二者水自太子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信也。遂遣太子登城。賜御香。設四拜。水退四丈。是夜水退盡。京城之民皆仰太子聖德。靈素遂上表乞骸骨。不允。秋九月。全臺上言。靈素妄議遷都。妖惑聖聽。改除釋教。毀謗大臣。靈素即時攜衣被行出宮。十一月。與宮祠温州居住。二年。靈素一日攜所上表見大守閻正。顛乞與繳。

進及與州官親黨訣別而卒。生前自卜墳於城南山，命其隨行弟子皇城使張如晦可掘穴深五丈，見龜蛇便下棺，既掘不見龜蛇，而深不可視，乃葬焉。靖康初，遣使監温州伐墓，不知所跡，但見亂石縱橫，強進多死，遂已。此耿延禧所作靈素傳也。靈素本末世，不知其全，故著之。今温州天喜宮有御題云：太中大夫冲和殿侍宸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在京神霄玉清萬壽宮管轄提舉通真宮林靈素。

記外大父祝公遺事

朱熹

外家新安祝氏，世以貲力順善，聞于州鄉。其邸肆生業，幾有郡城之半，因號半州祝家。有諱景先者，號二翁，尤長者。元祐黃太史嘗贊其畫像，廣幅全身，大書百許字，詞甚瓌瑋，經亂而逸。熹少時見外大父，猶頗能誦其語，至諸舅，則皆已不復能記憶矣。二翁諸子皆讀書，外大父其第二子也。諱確，字永叔，特淳厚，孝謹。少時聞父母將為謀昏，逃避累日，家人驚索得之，猶涕泣不能已，問其故，則曰：審爾則將不得與父母昆弟蚤夜相親矣。親喪廬墓，下手植名木以千數，率誦佛書若干過，乃植一本，比終制而歸，則所植已鬱然成陰矣。一兄一弟先後死，熙河皆親往致其喪，往返徒步，不啻萬里。所舍輒悲號，上食如禮，夜寢，匱旁不忍跣步離去。路人皆為太息。諸弟求析其產，公為泮泣曉誓，不能奪。時四妹猶未行，而諸弟得財皆散去，不復顧。公獨罄已貲以遣之。其一歸同郡汪公勃，汪公後為二府，終身德公不能忘。人兩賢之。歲大疫，親舊有盡室病臥者，公每清旦輒攜粥藥造之，徧飲食之而後返，日以為常。其他濟人利物之事，不勝記。雖傾貲竭力無吝色。鄉人高其行，學試又多占上列。郡博士請錄其學事，時三舍法行，士子尤不由庠序以進，公從容其間，若無所為，而後生得所矜式，咸敬服焉。熹先君子于時亦為諸生，年甚少，未為人所知。

公獨器重。以女歸之。後卒以文學致大名。世乃以公爲知人。方臘之亂。郡城爲墟。人有媚事權貴者。挾墨勅徙州治北門外。以便其私。而所徙窳下。潦漲輒平地數尺。衆皆不以爲便。將列其事以訴諸朝者。二千餘人。而莫敢爲之首。公奮然以身任之。其人復取特旨。坐公違御筆之罪。公爲變姓名。崎嶇遁逃。猶下諸路迹捕不置。如是屢年。時事變更。羣小破散。然後得免。而治亦還故處。鄉人至今賴之。而公之家貲事力。不能復如往時矣。比其晚歲。生理益落。而好施不少衰。八十三以終。娶同郡喻氏。亦有賢行。生二男一女。伯舅莘娶張氏。其先以治獄有陰功。王宣徽拱辰所傳張佛子者也。次卽先夫人。德性特似公。其行事自見家傳。叔舅嶠少敏悟。有文及長。從先君游。聞伊洛之風而悅之。然求舉輒不利。喻夫人及伯舅旣先卒。叔舅後公不逾年亦卽世。今惟伯舅之子康國。居建之崇安。叔舅之孫回。居劍之尤溪。而康國之二子。已總髮能誦書矣。熹惟外王父之淳德高行。先人後己。其誠心所格。固宜有後。而康國母家所積之遠。又如是天之報施。其將在于此乎。竊感陶公作孟府君傳。及近世眉山蘇公。亦述程公遺事。不勝凱風寒泉之思。書此以遺康國。使藏于家。時出而訓習之。以勵其子孫。又記嘗聞先夫人說。第四外叔祖父豪俠不羈。蚤從黃太史游。黃公謫黔中。因以客從。黃公賢之。爲更名林宗。而字之曰有道。與之諷詠書札甚多。今皆不存。獨所爲書柳如京皇考志。世或傳其墨本。姓氏尙可見耳。先夫人及叔舅少時。猶及見有道。說黃公言行甚詳。酒酣悲歌。感慨淒切。絕不類世俗音調。問其所以。則曰黃公之遺聲也。此事外家兄弟亦少聞者。因附記於此云。

書虞雍公守唐鄧事

任 燧

紹興初。秦檜議和。割唐鄧遺虜。以襄陽三十里前爲境。三十二年。逆亮敗盟。自率衆兵渡淮。窺江。遣劉萼一軍。由光化順流徑薄。襄陽城下。亮意不在襄漢。但分兵使相牽。亮敗死。萼亟撤去。唐鄧民開門納官軍。明年春。高宗視師建康。命中書舍人虞公宣諭川陝。然陝西之師。非京西合勢。莫可進討。非京西屯守。莫可牽制。故陝西之勢。其重乃在京西。爲今日最急之策。宜速以重兵據碓山一帶之險。以保唐鄧。時王彥取陝西數郡。兵止六千人。屯商州。公奏乞駐兵唐鄧。令吳拱分精兵二萬人。從鄧州路與王彥會商州。以萬人守潼關。使河南虜兵不得援長安。以萬人與王彥合力取長安。吳璘姚仲徐擁大兵震關輔。使陝右虜兵無援。可不戰遁去。會吳璘破大散關。進兵向西北。與虜相持德順。而吳拱乃被旨屯郢州。公又奏。郢去唐鄧數百里。緩急難以相應。且唐鄧無屯兵。恐京西虜兵無所顧忌。引兵向陝。以助合喜。則吳璘未必成功。或使成功。用兵力亦倍。乞且令吳拱李道於襄陽歇泊。仍更兵戍唐鄧。若京西之虜。分兵向陝。則令引兵擣其虛。未報。是歲六月。壽皇受禪。和戰議未決。論者多欲棄陝西新復州郡。公亦奏乞歸班。而吳璘在德順事急。約公會議。公至秦州。又具劄子與汪澈同申前議。乞以重兵據唐鄧。分兵二三萬人。由內鄉出商於。守潼關。焚大慶橋。與王彥合勢取長安。因長安之糧。可取河南。因河南之糧。會諸軍。可取汴。兵力旣全。饋運亦省。至于兩河。因民之心。可傳檄而定。無何。省符以公知夔州。繼被旨留吳璘軍前議事。又起赴行在。遂詔吳璘師盡棄陝西新復州郡。公還奏事殿上。以笏畫地。爲陝西形勢。論辨甚悉。上愜然有悔意。以公知太平州。襄陽有警。再召公除兵部尚書。河北京西制置使。節制趙撝王宣軍馬。公陸辭。卽于上前論。今新復州郡。雖陝西已棄。而唐鄧海泗尙存。唐鄧爲荆襄藩籬。且平原廣袤。實爲恢復勝勢所在。

決不可棄。既至襄陽，卽與諸將議。城唐時虜已遣使議和，必欲求割唐鄧海泗四郡。朝廷遣胡昉還聘，虜留之，聲言沙河造橋，襄葉置烽燧，必欲取唐鄧。公知虜恐我得唐鄧勝勢，則中原人心自歸，其憂大矣。故絕欲市和，以得唐鄧。于是章凡十餘上，乞不棄唐鄧。其後竟城唐公之城唐也。或言虜重兵壓境，公料虜自逆亮之殞，兵散馬多死，契丹渤海益張，兩河民日起，必無能爲。公乃行以數百騎出唐城，欲至赭陽陂，以安衆心。遣人伺虜，還言虜將蕭定遠聞官軍在唐，以四千騎走汴矣。公遂還唐鄧間，士民爭持酒來獻。羅拜馬前，乞朝廷勿棄二城。公皆勞勉之，歡悅而去。會和議成，將割地。初，公上章剴切，有云：「朝廷必欲割唐鄧，臣卽挂冠而去。至是遂上句老之章，有旨赴闕，以戶部尚書韓仲通制置荆襄，割唐鄧海泗以和。」變嘗論諸葛孔明草廬中與昭烈論取天下，先取荆益，待天下有變，則一軍出隴右，一軍出荆襄，亦欲犄角取雍耳。其後關羽已失襄陽，則孔明右臂已斷。天下形勢非復草廬中所料，是故魏延嘗欲以奇兵取長安。孔明不之從，蓋無以爲之犄角故也。天若祚漢，關羽尚在襄陽，孔明以大軍出隴右，而許洛之間又有徙都之警，則孔明可以安坐而得長安。何至乘危徼倖，用魏延之策哉！自頃中原有事，忠肅虞公旣成采石之功，朝廷付以襄漢上流重任。公知唐鄧勝勢可以牽制虜兵，則隴右之師可以平取長安。乃專意保唐鄧，虜亦覺之，請和以求割地益堅。惜乎和則堅矣，而天下勝勢孔明之所欲而不之得者，一旦在我而未獲收其功也。因具著之以明天下形勢之所在，俾後有考焉。紹熙二年上元眉山任燮述。

曹氏女傳

章望之

曹氏者，吾同郡尚書郎修古之幼女也。公天聖中累更御史，持憲無阿回，言事失職，知閩之興化軍。某年

而卒。曹氏以室居未嫁。父既沒。其故僚率吏民錢三十萬致之。柩前曰：以供窆葬之用。夫人陳氏將受之。女曰：制家之用。惟其家之酌。初吾父入司朝廷。出莅民政。約於奉身。廉於臨人。今其亡矣。葬之豐儉。請以吾家具之。苟將受斯遺焉。惟它人忍之。我弗忍也。母因是請而使辭焉。其故僚復謂之曰：葬先公弗資。是則亦聞命矣。願以異日嫁公女焉。可無拒也。女曰：俾用於喪。尚不敢取。今欲備吾之嫁。是使妾幸父喪而自醜也。人之聞之。謂如何哉。吉凶有常禮。男女有常位。妾有大罰。父沒而喪存焉。不以此時哀戚。而遽謀嫁幣。不亦亂常禮乎。以室中而受門外之私賄。不亦亂常位乎。妾不才。以先人之靈。幸而卒有所歸。則有妾之紡績之備。何敢以是自諉哉。願弗聞二三君子之命也。遂不受。夫婦人事勤儉恭謹。則良矣。曾無賢者之責也。此何特異也。彼貪殘之夫。好財瀆貨。死則已爾。惡復悔悟耶。方朝廷發貪冒之禁。防制執事之人。如維繫之械。繫之尚以濫狀相望於敗辱者。爲不少矣。卒惟無怍焉。有如曹氏專修父志。而有所累。孰謂曹氏不賢也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曹氏近之矣。雖然。厚於義而薄於利者。人之常行也。詩書不聞。而尚廉篤孝。固賢矣。其里人曾孝基得斯說來告。則未知其年與名。

一是居士傳

鄭思肖

一是居士大宋人也。生于宋。長于宋。死于宋。今天下人悉以爲非趙氏天下。愚哉。嘗貫古今六合觀之。肇乎無天地之始。亘乎有天地之終。普天率土。一草一木。吾見其皆大宋天下。不復知有皇帝王霸。盜賊夷狄。介于其間。大宋粹然一天也。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無疆土而亡。行造化。邁歷數。母萬物。而未始有極焉。譬如孝子于其父。前乎無前。後乎無後。滿眼惟父。與天同大。寧以生爲在。死爲不在。邪。又寧見有二父

邪。此一是在之所在也。未死書死。誓其終也。故曰死于宋。一是者何。萬古不易之理也。由之行。則我爲主。天地鬼神咸聽其命。不然。天地鬼神反誅之。斷古今。定綱常。配至道。立衆事。自天子至于庶人。一皆不越于斯。苟能深造。一是之域。與天理周流。明而不惑。殺之亦不變。安能以僞富僞貴芻豢之。居士生而弗靈。幾淪于朽棄。長而明。始感父母恩。異于他人。父母恩非數可算。性愛竹。嗜饕梅花。又喜觀雪。遇之。過于貧人。獲至寶爲悅。不飲酒。嗜食菜。薦飯得菜。欣然。飯速盡。有招之者。拒而不從。決不妄。以足迹及人門。癖于詩。不肯與人唱和。懶則數歲不作。一興動。達旦不寐。作諷詠聲。辭多激烈。意詩成章。數高歌。輒淚下。若不能以一朝自居。每棄忘生事。盡日遂幽閒之適。遇癡濁者。則急去之。多游僧舍。與盡卽飄然。愜懷終暮。坐不去。寡與人合。間數月。竟無至門者。獨往獨來。獨處獨坐。獨行獨吟。獨笑獨哭。抱貧愁居。與時爲仇讎。或癡如哆口不語。瞠目高視而僵立。衆環指笑。良不顧。常獨游山水間。登絕頂。狂歌浩哭。氣潤霄碧。舉手掀舞。欲空其形而去。或告人以道俗不耳其說。反嫌迂謬。率恥與之偕。破衣垢貌。晝行嚙語。皇皇然若有求而弗獲。坐成廢物。尙確持一是之理。欲衡古今天下事。咸歸于正。愚又甚衆人。宜乎舉世之人不識之。有識者非真識之。識其人不識其心。非識也。能識一是之理。則真識一是居士矣。奚以識其精神笑貌。然後謂識一是居士也歟。故作一是居士傳。

登西臺慟哭記

謝 翹

始故人唐宰相魯公。開府南服。余以布衣從戎。明年別公漳水湄。後明年公以事過張睢陽及顏杲卿所。嘗往來處。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游。今其詩具在。可考也。余恨死無以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

每一動念。卽于夢中尋之。或山水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之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敢泣。又後三年。過姑蘇。姑蘇公初開府舊治也。望夫差之臺。而始哭公焉。又後四年。而哭之于越臺。又後五年。及今。而哭于子陵之臺。先是一日。與友人甲乙若丙約。越宿而集。午雨未止。買榜江涘。登岸謁子陵祠。憩池旁僧舍。毀垣枯甃。如入墟墓。還與榜人治祭具。須臾雨止。登西臺。設主于荒亭隅。再拜跪伏。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又念余弱冠時。往來必謁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余且老。江山人物。嗟焉若失。復東望泣拜不已。有雲從南來。滄渚淖鬱。氣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暮來歸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味焉食。歌闋。竹石俱碎。于是相向感喟。復登東臺。撫蒼石。還憩于榜中。榜人始驚余哭云。適有邏舟之過也。盍移諸遂移榜中流。舉酒相屬。各爲詩以寄所思。薄暮雪作。風凜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復賦詩懷古。明日益風雪。別甲于江。余與丙獨歸。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其後甲以書及別詩來。言是日風帆怒駛。逾久而後濟。旣濟。疑有神陰相。以著茲游之偉。余曰。嗚呼。阮步兵死。空山無哭聲。且千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茲游亦良偉。其爲文詞。因以達意。亦誠可悲矣。余嘗欲做太史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今人不有知余心。後之人必有知余者。于此宜得書。故紀之以附季漢事後。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也。先君諱某字某。登臺之歲在乙丑云。

北夢瑣言

皮日休

孫光憲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上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爲學科。其略云。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

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道者，孟子也。捨是而諸子必斥乎經史。聖人之賊也。文多不載，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不能通其義者，科選請同明經。其二請以韓愈配饗太學。其略曰：臣聞聖人之道，不迥乎求用于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于死後，則萬世可知也。又云：孟子苟卿，翼輔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曠矣，能嗣其美者，其唯韓愈乎。日休字襲美，襄陽竟陵人，幼攻文，隱于鹿門山，號醉吟先生。初至場中，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其如一日何。對曰：侍郎不可以一日而廢。二日，謂不以人廢言也。舉子咸推伏之。官至國子博士，寓蘇州，與陸龜蒙爲文友，著文數十卷。皮子三卷，人多傳之，爲錢鏐判官。

畢誠

畢誠，家本寒微，咸通初，其舅尙爲太湖縣伍伯，誠深恥之，常使人諷令解役爲除官，反復數四，竟不從命。乃特除選人楊載爲太湖令，誠延之相第，囑之爲舅除其猥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誠意。伍伯曰：某賤人也，豈有外甥爲宰相耶。楊堅勉之，乃曰：某每歲秋夏，恆相享六十千事例錢，苟無敗缺，終身優足。不審相公欲除何官耶。楊乃具以聞，誠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王蜀僞相庾傳素與其從弟凝績，曾宰蜀州唐興縣，郎吏有楊會者，微有才用，庾氏昆弟念之，洎迭秉蜀政，欲爲楊會除馬長，以酌之。會曰：某之吏役遠近皆知，忝冒爲官，寧掩人口，豈可將數千家供侍，而博一虛名馬長乎。後雖假職名，止除檢校官，竟不捨縣役矣。

章薛輕高氏

江陵高季昌。唐末爲荆南留後。時宰相韋說鄭珪。舅甥姻婭也。朱梁太祖時。皆得制方面。高氏以貴公子。任行軍司馬。常以歌筵酒饌。款待數公。日常宴聚。求取無恆。皆優待之。後莊宗過河。奄有中原。天下震懼。高王單騎入覲。韋鄭二公。繼登台席。中朝士族子弟。多不達時變。復存舊態。薛澤除補闕。韋荆除春秋博士。皆賜緋。咸有德色。匆匆辦裝。卽俟歸朝。視行軍蔑如也。李載仁。韋說之甥。除祕書郎。劉詵。鄭珪之妹夫也。除毛詩博士。賜緋。爾後韋屢督李入京。高氏欲津置之。載仁遷延。自以先德遺戒。不欲依舅氏。但不能顯言。竟不離高氏門館。劉詵無他才望。嗜酒。口受新命。殊無行意。日子高氏情敬不衰。然則美醜肥瘠之所引也。無何以疾終。高氏贍給孤遺。頗亦周至。未聞洛下有變。明宗入統。南方強侯。人要姑息。韋鄭二相皆罷去。韋薛尙陞荆楚。明年保最嗣襲。辟李爲掌記。他日錄其長息爲子塔。第三子皆奏官。一門朱紫。躡如也。劉詵三子。迭加任遇。三孫女適高氏子弟。向三十年。享其祿食。亦足稱也。韋荊州幕而卒。薛澤攝宰而終。豈自掇乎。亦命也夫。

嚴遵美

唐左軍容使嚴遵美。閩官中仁人也。嘗言北司爲供奉官。袴衫給事。無乘簡入侍之儀。又云。樞密使廡署三間屋。書櫃而已。亦無視事之廳堂。狀後帖黃。指揮公事。乃楊復恭奪宰相權也。遵美嘗發狂。手足舞蹈之。傍有一猫一犬。猫謂犬曰。軍容改常也。犬曰。何用管。俄而舞定。且異猫犬之言。遇昭宗播遷。鳳翔乃求致仕。漢中尋徙於劍南青城山下。卜別墅以居之。年過八十而終。其忠正謙約。與西門李玄爲季孟。于時誅宦官。唯西川不奉詔。由是脫禍。家有北司治亂記八卷。備載閩官忠佞好惡。蓋巷伯之流也。未必俱爲

邪僻。良由南班輕忌大過。以致怨怒。蓋邦國不幸也。先是路巖自成都移鎮渚宮。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然畜類之語。豈有物憑之乎。石言於晉。殆斯比也。

李光顏

李光顏有大功于時。位望通顯。有女未適人。幕客謂其必選嘉婿。因從容。乃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人韻風流。冀光顏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光顏乃謝幕客曰。光顏一健兒也。遭逢多難。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以掇流言者乎。某自己選得嘉婿。諸賢未知。乃召一典客小吏。指之曰。此爲某女之匹也。卽擢升近職。仍分財而資之。從事聞之。咸以爲愜當矣。按光顏居鼎盛之朝。慮弓藏之禍。事當遠害。理在避嫌。豈敢結強宗。固墮本志者歟。與夫必娶國高。求婚王謝者。不其遠哉。

砂俘效

陳藏器本草云。砂俘又云倒行拘子。蜀人號曰俘鬱旋。乾土爲孔。常睡不動。取致枕中。令夫妻相悅。愚有親表。曾得此物。未嘗試驗。愚始遊成都。止於逆旅。與賣草藥李山人相熟。見蜀城少年。往往欣然而訪李生。仍以善價酬。因詰之曰。媚藥徵其所用。乃砂俘。與陳氏所說。信不虛語。李生亦祕其所傳之法。人不可得也。武陵山出媚草。無賴者以銀換之。有因其術而男女發狂。罹禍非細也。

王琪

唐給事中王祝。名家子。以剛鯁自任。黃寇前典常州。京國亂離。盤桓江湖。甚有時望。及詔徵回。路經于陝。時王琪爲帥。頗兇暴。然祝將來必居廊廟。亦加禮待之。祝鄙其人。殊不降接。琪乃於內廳盛張宴席。列女

樂斂容白祝曰。某雖鄙人。叨忝旄鉞。今日多幸。遇軒蓋經過。苟不棄末宗。願廁子姪之列。祝堅不許。珙勃然作色曰。給事王程有限。不敢淹留。俄而罷宴。命將吏速請王給事離館。暗授意旨。並令害之。一家悉投黃河。盡取其囊橐。以舟行沒溺。聞奏。朝廷多故。捨而不問。時祝有一子。行至襄州。亦無故投井而死。

韓定辭

唐韓定辭爲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試幕客馬。或延接。馬有詩贈韓曰。燧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別後巉墜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或詩雖清秀。然意在微。其學問。韓亦於座上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座內諸賓。靡不欽訝。稱妙句。然亦疑其銀筆之僻也。他日或復持燕帥之命。答聘常山。亦命定辭接於公館。時有妓轉轉者。韓之所眷也。每當酒席。或頻目之。韓曰。昔愛晉文公分季隗於趙衰。孫伯符輟小喬於公瑾。蓋以色可奉名人。但慮倡姬不如賢者之顧。願垂一詠。俾得奉之。或援筆文不停輟。作轉轉之賦。其文甚美。咸欽其敏妙。遂傳於遠近。或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以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瞻麗者。以斑竹書之。故湘東之譽。振於江表。雪兒者。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入意者。卽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又問癡龍出自何處。定辭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墮於穴中。因行數里。漸見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見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而食之。不知何所。後出以問張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者。名曰癡龍耳。定辭復問。或巉墜之山。當在何處。或曰。此隋君之故事。何謙光而下問。由是

兩相悅服。結交而去。

荆十三娘

唐進士趙中行。家于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舍。支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爲亡夫設大祥齋。因慕趙。遂同載歸揚州。趙以氣義耗荆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弟三十九。有愛妓。妓之父母奪與諸葛殷。李悵悵不已。時諸葛殷與呂用之幻惑太尉高駢。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話於荆娘。荆娘亦憤惋。謂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爲郎仇之。且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亦依之。至期。荆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歸于李。復與趙同入浙中。不知所止。

溫庭筠

唐溫庭筠。字飛卿。舊名岐。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才思豔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多爲鄰鋪假手。號曰救數人也。而士行有缺。搢紳薄之。李上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溫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宣宗嘗試詩義。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遣求進士對之。庭筠乃以玉條脫續也。宣宗賞焉。又藥有名白頭翁。溫以蒼耳子爲對。他皆此類也。宣帝愛唱菩薩蠻詞。丞相令狐綯假其修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疎之。溫亦有言云。中書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宣皇好微行。遇於逆旅。溫不識龍顏。傲然而詰之曰。公非長史司馬之流耶。帝曰。非也。又曰。得非大參簿尉之類耶。帝曰。非也。謫爲坊城尉。其制曰。孔門以德行爲先。文章爲末。爾旣德行無取。文章何以補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竟流落而死也。幽國公杜悰。自西川除淮海。庭筠詣章

曲杜氏林亭留詩云。卓氏爐前金線柳。隋家堤畔錦帆風。貪爲兩地行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齒公聞之。遣絹千疋。吳興沈徽云。溫曾於江淮爲親表。檣楚由是改名庭筠。又每歲舉場。多爲舉人假手。侍郎沈詢知舉。別施鋪席授庭筠。不與諸公鄰比。翌日於簾前謂庭筠曰。向來策名者。皆是文賦託於學士。某今歲場中。並無假託。學士勉旃。因遣之。由是不得意也。

羅隱

羅隱。顧雲俱。受知於相國令狐綯。顧雖齷賈之子。而風韻詳整。羅亦錢塘人。鄉音乖刺。相國子弟。每有宴會。顧獨預之。風韻談諧。莫辨其寒素之士也。顧文賦爲時所稱。而切於成名。嘗有啓事陳於所知。只望丙科盡處。竟列於尾株之前也。羅旣頻不得意。頗怨望。竟爲貴遊子弟所排。契闊東歸。黃寇事平。朝賢議欲召之。韋貽範沮之曰。某與同舟而載。雖未相識。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脚夾筆。亦可敵得數輩。必若登科通籍。吾徒爲糝糠也。由是不果召。

陳敬瑄

陳太師敬瑄。雖濫升重位。而頗有偉量。自鎮西川日。乃委政事於幕客。委軍旅於護戎。日食蒸犬一頭。酒一壺。一月六設曲宴。卽自有平生酒徒五人狎昵。焦菜一盃。破三十千。常有告設吏偷錢。拂其牒而不省。營妓玉兒者。太師賜之卮酒。拒而不飲。乃誤傾潑於太師。汚頭面。遽起更衣。左右驚憂。立候玉兒爲齋粉。更衣出卻坐。又以酒賜之。玉兒請罪。笑而恕之。其寬裕率皆此類。

南蠻

唐南蠻侵軼西川。苦無亭障。自咸通已後。劍南苦之。牛叢尙書作鎮。爲蠻寇憑凌。無以抗拒。高駢自東平移鎮成都。蠻猶傳蜀城。駢先選驍銳救急。人人背神符一道。蠻覘知之。望風而遁。爾後僖宗幸蜀。深疑作梗。乃許降公主。蠻王以連嫺大國。喜幸逾常。因命宰相趙隆眉。楊奇鯤。段義宗來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自淮海飛章云。南蠻心膂。唯此數人。請止而鳩之。迄僖宗還京。南方無虞。用高公之策也。楊奇鯤輩皆有詞藻。途中詩云。風裏浪花吹又白。雨中嵐影洗還青。江鷗聚處窗前見。林狖啼時枕上聽。詞甚清美。

向隱

唐天復中。成汭鎮江陵。監軍使張特進。元隨溫克修。司藥庫。在坊郭稅舍止焉。張之門人向隱比鄰。隱攻歷算。仍精射覆。無不中也。一日白張曰。特進副監小判官已下。皆帶災色。何也。張曰。人之年運不同。豈有一時受災。吾不信矣。於時城中多犬吠。隱謂克修曰。司馬元戎某年失守。此地化爲邱墟。子其誌之。他日復謂克修曰。此地更變。且無定主。五年後東北上。有人依稀國親。一鎮此邦。二十年不動。子誌之。他日又曰。東北來者。二十年後。更有一人。五行不管。此程更遠。但請記之。溫以爲憑虛。殊不介意。復謂溫曰。子他時婚娶無男。但生一隊女也。到老卻作醫人。後果密敕誅北司張特進。與副監小判官同日就戮。方驗其事。成汭鄂渚失律。不還江陵。爲郎人雷滿所據。襄州舉軍奪之。以趙匡明爲留後。大梁伐襄州。匡明棄城自固。爲梁將賀環所據。而威望不著。郎蠻侵凌。不敢出城。自固而已。梁主署武信王高季昌。自潁州刺史。爲荆南兵馬留後。下車日。擁數騎至沙頭。郎軍懾懼。稍稍而退。先是武信王賜姓朱。後復本姓。果符國親之說。克修失主。流落渚宮。收得名方。仍善修合。賣藥自給。亦便行醫。娶婦後。唯生數女。盡如向言。唐明宗

天成二年丁亥。天軍圍江陵。軍府懷憂。溫克修上城白文獻王。具道此。文獻未之全信。溫以前事累驗。必不我欺。俄而朝廷抽軍。來年武信薨。凡二十一年。而文獻嗣位。亦二十一年。迨至南平王。卽此程更遠。果在茲乎。

張勅

僞蜀先主王建。始攻圍成都。三年未下。其紀綱之僕。有無賴輕生勇悍者百輩。人莫敵也。建嘗以美言。啗之曰。西川號爲錦花城。一旦收剋。玉帛子女。恣我兒輩快活也。他日陳敬瑄田令孜。以城降。翌日赴府。預戒驕暴諸子曰。我與爾累年戰鬪。出死入生。來日便是我一家也。入城之後。但管富貴。卽不得恣橫。適來差張勅作斬斫馬步使。責辯於渠。汝輩不得輒犯。若把我面前。足可矜恕。或被當下斬卻。非我能救。諸子聞戒。各務戢斂。然張勅胸上打人。推疊通衢。莫有敢犯。識者以建能戒能惜。不陷人於刑。仁恕之比也。

王建

邛黎之間。有淺蠻焉。世襲王號。曰劉王。楊王。郝王。歲支西川衣賜三千分。俾其偵雲南動靜。雲南亦資其覘。成都盈虛。持兩端而求利也。每元戎下車。卽率界上會長詣府庭。號曰參元戎。上聞自謂威惠所致。其未參間。潛稟於都押衙。且俟可否。或元戎慰撫大將間。稍至乖方。卽教其紛紜。時帥臣多是文儒。不欲生事。以是都押衙之。亦要姑息。蠻蜒憑凌。苦無亭障。抑此之由也。王建始鎮蜀。絕其舊賜。斬都押衙山行章。以令之。邛峽之南。不立一墩。不戍一卒。十年不敢犯境。末年。命大將許存征蠻。爲三王洩漏軍機。於是召三王而斬之。時號因斷也。昔日之患三王。非不知也。時不利也。故曰。有非常之功。許公之謂也。先是唐咸

通中有天竺三藏僧。經過成都。曉五天竺語。通大小乘經律論。以北天竺與雲南接境。欲假途而還。爲蜀察事者識之。繫於成都府。具得所記朝廷次第文字。蓋曾入內道場也。是知外國來廷者。安知非奸細乎。

裴氏子

唐黃巢之亂。有朝士裴某。挈妻子南趨漢中。纔發京都。其室女暴亡。兵難揮霍。不暇藏瘞。行及洛谷。夜聞其女有言。不見其形。父母詰之。女云。我爲滄水神之子。強暴誘我歸其家。其父責怒。以妄殺生人。遽笞之。兼遜謝撫慰。令人送來。而旦夕未有所託。且欲隨大人南行。俾拔茅爲苞。致於箱笥之中。庶以魂識依止。飲食語言。不異於常。爾後又言。已有生處。悲咽告辭而去。

吳行魯

吳行魯。尚書彭州人。少年事理官西門思恭。小心畏慎。每夜常爲溫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一日爲中尉洗足。中尉以足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爭教不作軍容使。行魯拜曰。此亦無憑。西門曰。何也。魯曰。若其然者。某亦有之。何爲當執僕廝之役。乃脫履呈之。西門嗟嘆謂曰。汝但忠孝。我當爲汝成之。爾後假以軍職。除彭州刺史。盧耽表爲西川行軍司馬。禦蠻有功。歷東川山東二鎮節度使。初行魯之在東川也。厲圖南爲西川副使。隨府罷。行魯欲延辟之。厲素薄行魯。聞之大笑曰。不能剪頭剃面。而趨事健兒乎。自使院乘馬。不歸私第。直出北郭。家人遽結束而追之。張雲爲成都少尹。常出輕言。爲行魯醜殺之。

陳僕射

唐軍容使田令孜擅權。有迴天之力。嘗致書于許昌。爲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職。節將崔侍中安潛拒而

不與。邇後崔公移鎮西川。陳敬瑄與楊師立、牛勗、羅元杲以打毬爭三川。敬瑄獲頭籌。制授右蜀節度。以代崔公。中外驚駭。報狀云。陳僕射之命。莫知誰何。青城縣祿人作彌勒會。窺此聲勢。僞作陳僕射行李云。山東盜起。車駕必幸蜀。先以陳公走馬赴任。乃樹一魁妖共翼佐之。軍府未諭。亦差迎候。至近驛。有指揮索白馬四匹。察事者覺其非常。乃羈縻之。未及旋踵。真陳僕射連轡而至。其祿人等悉擒縛。而俟命潁州。俾隱而誅之。識者曰。陳太師由閹宦之力。無涓塵之効。盜處方鎮。始爲祿物所憑。終亦自貽誅滅。非不幸也。

劉三復

劉三復者。以文章見知於李德裕。德裕在浙西。遣詣闕求試。及登第。歷任臺閣。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爲馬。馬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馬。磽确之地。必爲緩轡。有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門限。慮傷馬蹄也。其子鄴。敕賜及第。登廊廟。上表雪德裕。以朱崖靈柩歸葬洛中。報先恩也。士大夫美之。

楊鏞

唐楊鏞。相國收之子。少年爲江西從事。秋祭大孤神。鏞悅神像之容。偶以言戲之。祭畢迴舟。而見空中雲霧。有一女子。容質甚麗。詣鏞呼爲楊郎。云家姊多幸。蒙楊郎探顧。便希迴棹。以成禮也。故來奉迎。鏞驚怪。乃曰。前言戲之耳。神女曰。家姊本無意。輒慕君子。而楊郎先自發言。苟或中輟。立恐不利於君。鏞不得已。遂諾之。希從容一月。處理家事。歸家理命訖。倉卒而卒。似有鬼神迎也。補闕薛澤與鏞有姻。嘗言此事甚詳。近者故鄧州節度判官史在德郎中子光澤。甚聰俊。方修舉業。自別墅歸。乘醉入泰山廟。謂神曰。與神

作第三兒可乎。自是歸家，精神恍惚，似有召之者，踰月而卒。

周藹

湘湖有大校周藹者，居常與同門生姻好最厚。每以時人不能理命，致不肯子爭財紛詬，列于訟庭，慨此爲鑑，乃相約曰：吾徒他年勿違其轍，倘有不諱，先須區分俾其不露醜惡，貽責後人也。他日同門生奉職襄邸，一夕周校夢見揮霍告訴曰：姨夫姨夫，某前言已乖，今爲異物矣。昨在通衢，急風所中，已至不救，但念家事，今且歸來，略要處理。周校忽然驚覺，通夕不寐，遲明抵其家說之，家人亦夢不旬日凶問至矣。自是傳靈語，均財產，戒子辭妻，言善意勤，殆一月而去，不復再來。

張楊妻

張楊尙書典晉州，外貯所愛營妓，生一子，其內蘇氏妬忌，不敢取歸，乃與所善張處士爲子，居江津間，常致書題問其存亡，資以錢帛，及漸成長，教其讀書，有人告以非處士之子，爾父在朝官高，因竊其父與張處士緘札，不告而遁歸京國，楊已死，至宅門，僮僕無有識者，但云江淮郎君，兄弟皆愕然，其嫡母蘇夫人泣而謂諸子曰：誠有此子，吾知之矣。我少年無端，致其父子死生永隔，我罪矣。家眷衆泣，取入宅，齒諸兄之列，名仁龜，有文學修詞，應進士舉及第，歷侍御史，因奉使江浙而死。

劉皇后

後唐太祖汴州上源驛之變，太祖憤恨，欲迴軍攻之。劉皇后時隨軍行，謂太祖曰：公爲國討賊，而以杯酒私忿，若攻城，卽曲在於我，不如迴師，自有朝廷可以論列。於是班師。天復中，周德威爲汴軍所敗，三軍潰。

散。汴軍乘我太祖危懼。與德威議出保雲州。劉皇后曰。妾聞王欲棄城而入外藩。誰爲此畫。曰。存信輩所言。劉后曰。存信本北蕃牧羊兒也。焉顧成敗。王常笑。王行瑜棄城失勢。被人屠割。今復欲效之也。王頃歲避難達鞏。幾遭陷害。賴遇朝廷多事。方得復歸。今一旦出城。便有不測之變。焉能遠及北蕃。遂止。居數日。亡散之士復集。軍城安堵。劉后之力也。

羅弘信

中和年。魏博帥羅弘信。初爲本軍步射小校。掌牧園之事。曾宿於魏州觀音院門外。其地有神祠。俗號白鬚翁。巫有宗干者。忽詣弘信。謂曰。夜來神忽有語。君不久爲此地主。弘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復以此言來告。弘信因令密之。不期歲果有軍變。推弘信爲帥。弘信狀貌豐偉。多力善射。雖聲名未振。衆已服之。累加至太尉臨淮王。

何奎

僞王蜀時。閬州人何奎。不知何術。而言事甚效。既非卜相。人號何見鬼。蜀之近貴。咸神之。鬻銀肆有患白癩者。傳於兩世矣。何見之。謂曰。爾所苦我知之矣。我爲嫁聘。少鑲釧釵篋之屬。爾能致之乎。卽所苦立愈矣。癩者欣然許之。因謂曰。爾家必有他人舊功德。或供養之具在焉。亡者之魂所依。故遣爲此祟。但去之必瘳也。患者歸視功德堂內。本無他物。忖思久之。老母曰。佛前紗窗。乃重圍時他人之物。曾取而置之。得非此乎。遽徹去。仍修齋懺。疾遂痊。竟受其鑲釧之贈。何生未遇。不汲汲於官宦。末年祈於大官。自布衣除興元少尹。金紫兼妻。邑號子亦賜緋。不之任。便歸閬州而卒。顯知死期也。雖術數通神。而名器踰分。識者

知後主之政悉此類也。

彭釘筍

唐彭濮間有相者彭尅明號彭釘筍言事多驗人以其必中是有釘筍之名九隴村民唐氏子家富穀食彭謂曰唐郎卽世不挂一縷唐氏曰我家粗有田隴衣食且豐可能裸露而終哉後一日江水泛漲潭上有一兔在水中央唐謂必致之乃脫衣泅水無何爲汎波漂沒而卒所謂一縷不挂也其他皆此類繁而不載。

李茵

進士李茵襄陽人嘗遊苑中見紅葉自御溝流出上題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茵收貯書囊後僖宗幸蜀茵奔竄南山民家見一宮娥自云宮中侍書名雲芳子有才思茵與之款接因見紅葉嘆曰此妾所題也同行詣蜀具述宮中之事及綿州逢內官田夫人識之曰書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李甚快悵其夕宿逆旅雲芳復至曰妾已重賂中官求得從君矣乃與俱歸襄陽數年李茵疾瘠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氣雲芳子自陳往年綿竹相遇實已自經而死感君之意故相從耳人鬼殊途何敢貽患於君置酒賦詩告辭而去矣。

岳麓僧

唐廣南節度下元隨軍將鍾大夫忘其名晚年流落旅寓陵州多止佛寺仁壽縣主簿歐陽衍愍其衰老常延待之三伏間患腹疾臥於歐陽舍踰月不食慮其旦夕溘然欲陳牒州衙希取鍾公一狀以明行止。

鍾曰病卽病矣死卽未也。旣此奉煩何妨申報。於是聞官爾後疾愈。孫光憲時爲郡倅。鍾惠然來訪。因問所苦之由。乃曰曾在湘潭遇干戈不進。與同行商人數輩就岳麓寺設齋。寺僧有新合命丹者。且云服此藥後要退卽飲海藻湯。或大期將至卽肋下微痛。此丹自下便須指揮家事。以俟終焉。遂各與一緡。吞一丸。他日入蜀至樂溫縣。遇同服丹者。商人寄寓樂溫。得與話舊。且說所服之效。無何此公來報肋下痛。不日其藥果下。急區分家事。後凡二十日卒。某方神其藥。用海藻湯下之。香水洗沐。卻吞之。昨來所苦藥且未下。所以知未死。兼出藥相示。然鍾公面色紅潤。強飲啗。似得藥力也。他日不知其所終。以其知命有驗。故記之焉。

崔无斲

僞王蜀先主時。有道士李嵩。亦唐之宗室。生於徐州。而遊三蜀。詞辯敏捷。麤有文章。因棲陽平。化爲妖人。扶持上有紫氣。乃聚衆舉事。而敗。妖輩星散。而嵩獨罹其禍。先是李嵩有書召玉局仙楊德輝赴齋。有老道士崔无斲。自言患聾。有道而託算術。往往預知吉凶。楊德輝問曰。將欲北行如何。令崔書地作字。乃書北千兩割字。崔公以千插北。成乖字。曰。去卽乖覺。楊坐不果去。而嵩齋日就擒。道士多罹其禍。楊之幸免。由崔之力也。

駱山人

唐田弘正之領鎮州。三軍殺之。而立王廷湊。卽王武侯之屬也。廷湊生於別墅。嘗有鳩數十。朝集庭樹。暮集簷下。有里人駱德播異之。及長。駢脅。喜陰符鬼谷之書。歷軍職。得士心。曾使河陽。迴在中路。以酒困寢。

於路隅。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也。僕者寤。以告廷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而右如虎。二氣交王。應在今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於堂。是其兆也。是年果爲三軍扶立。後歸別墅。而庭樹婆娑。暗庇舍矣。墅有飛龍山神。廷湊往祭之。將及祠百步。有人具冠冕。恭要於中路。廷湊及入廟。神像已側坐。因而面東。廟宇至今尙存。廷湊清儉公正。勤於朝廷。惠於軍民。子孫世嗣。爲鎮帥。至朱梁時。王鎔封趙王。爲部將。張文禮滅之。

楊晟

楊晟始事鳳翔節度使李昌符。累立軍功。因而疑之。潛欲加害。昌符愛妾周氏。憫其無辜。密告之。由是亡去而獲免。後爲駕前五十四軍都指揮使。除威勝軍節度使。建節於彭州。撫綏士民。延敬賓客。泊僧道輩。各得其所。厚於禮敬。人甚懷之。李昌符之敗。因令求周氏。旣至。以義母事之。周氏自以少年。復有美色。恐有好合之請。晟告誓天地。終不以非禮遇之。每旦未視事前。必申問安之禮。雖厄在重圍。未嘗廢也。新理之郡。兵力不完。遽爲王蜀先主攻圍。保守孤壘。救兵不至。凡千日。爲西川所破。而害焉。有馬步使安師建者。楊氏之腹心也。城尅。執之。蜀先主知其忠烈。冀爲其用。欲寬之。師建曰。某受楊司徒提拔。不敢惜死。先主嗟而行戮。爲其設祭而葬之。

樂從訓

王鐸落都統。除滑州節度。尋罷鎮。以河北安靜。於楊全玖有舊。避地浮陽。與其幕客從行。皆朝中士子。及過魏。樂彥禎禮之甚至。鐸之行。李甚侈。從客侍姬。有輦下昇平之故態。彥禎有子曰從訓。素無賴。愛其車。

馬姬妾以問其父之幕客李山甫。李以咸通中數舉不第，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勸從訓圖之。伺鐸至甘陵，以輕騎數百盡掠其囊裝，姬僕而還。賓客皆遇害，及奏朝廷云，得貝州報某日殺卻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兇誕也如此。彥禎父子尋爲亂軍所殺。

醫術

元頴博士話唐時中表間有一婦人，從夫南中，曾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損。京城醫者忘其姓名，知其所患，乃請主人姨妯中謹密者一人，預戒之曰：今以藥吐瀉，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小蝦蟆走去，然切不可令病者知是誑給也。其妯僕遵之，此疾永除。又說有一少年眼中常見一小鏡，子俾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鱸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於內，且令從容，候客退後方接。俄而設臺子，止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日中，久候不至，少年飢甚，且聞醋香，不免輕啜之，逡巡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趙卿知之方出，少年以啜醋慙謝，卿曰：郎君先因喫鱸太多，醬醋不快，又有魚鱸在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醬醋，只欲郎君因飢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之會，乃權詐也。請退謀朝餐，他妙多斯類也。

李罕之

李罕之，河陽人也。少爲桑門，無賴，所至不容，曾乞食於滑州酸棗縣，自旦及晡，無與之者，擲鉢于地，毀僧衣，投河陽諸葛爽爲卒。罕之卽僧號，便以爲名，素多力，或與人相毆，毆其左頰，右頰血流，爽尋署爲小校。每遣討賊，無不擒之。蒲絳之北有摩雲山，設堡於上，號摩雲寨，前後不能攻取，時罕之下焉。由此號李摩

雲。累歷郡侯。河南尹節將。官至侍中。於汴州亦荆南成汭之流也。自唐仕梁。

河中幕客

相國劉瞻。父景。連州人。少爲漢南鄭司徒掌牋奏。因題商山驛。廟泉石。鄭大奇之。勉以進修。俾前驛換麻衣。執贄見之。後致解薦。擢進士第。歷臺省。瞻孤平有藝。雖登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事。日饘粥不給。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求餐。留所業文數軸。置在僧几。致仕軍容劉玄翼遊寺。見瞻文卷甚奇之。憐其貧窶。厚有濟卹。又知其連州人。朝無彊援。謂僧曰。某雖閒棄。必能爲此人致宰相。爾後授河中少尹。幕寮有貴族浮薄者。蔑視之。一旦有命徵人。府尹祖之前之。輕薄幕客。呼瞻爲尹公。曰。歸朝作何官職。瞻對曰。得路卽作宰相。同舍郎大笑之。在席亦有異其言者。瞻自是以水部員外知制誥。旋入翰林。以至大拜也。

韋岫

唐丞相盧攜。大中初舉進士。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呼攜爲慧。蓋舌短也。韋氏昆弟皆輕侮之。獨尙書岫加敬。謂昆弟曰。盧雖人物甚陋。觀其文章。有首尾。斯人也。以此卜之。他日必爲大用乎。爾後盧果策名。竟登廊廟。獎拔岫。至福建觀察使。向時輕薄諸弟。率不展分。所謂以貌失人者。其韋氏諸季乎。

鄭畋

鄭文公畋。字台文。父亞。曾任桂管觀察使。畋生於桂州。小字桂兒。時西門思恭爲監軍。有詔徵赴闕。亞餞於北郊。自以衰年。因以畋託之。曰。他日願以桂兒爲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訖。泫然流涕。思恭誌之。及爲神策軍中尉。亞已卒。思恭使人召畋。館之於第。年未及冠。甚愛之。如甥姪。因選師友教導之。畋後官至

將相黃巢之入長安。西門司空逃難於終南山。畋以家財厚募有勇者。訪而獲之。以歸岐下。溫清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終於畋所。畋葬於鳳翔西岡。松柏皆手植之。未幾畋亦卒。葬近西門之墳。百官造二壙。以弔之。無不墮淚。咸伏其義也。

楊鼎夫

進士楊鼎夫。富於詞學。爲時所稱。頃歲會遊青城山。過皂江。同舟者約五十餘人。至於中流。遇暴風漂蕩。其船抵巨石。傾覆於洪濤間。同濟之流。盡沉沒底。獨鼎夫似有物扶助。既達岸。亦困頓矣。遽有老人以杖接引。且笑云。元是鹽裏人。本非水中物。鼎夫未及致謝。旋失老人所之。因作詩以記。後歸成都。話與知己。終莫究鹽裏人之義。後爲權臣安思謙幕吏。判推鹽院事。遇疾暴亡。男文則以屬分料鹽百餘斤。裹束。將上蜀郊營葬。至是鹽裏之詞方驗。鼎夫舊記詩曰。青城山峭阜江寒。欲度當時作等閑。棹逆狂風趨近岸。舟逢怪石碎前灣。手攜弱杖倉皇處。命出洪濤頃刻間。今日深恩無以報。令人羞記雀銜環。

梁新趙鄂

唐崔鉉鎮洛宮。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待曉。氣猶未絕。鄰房有武陵醫工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非外食耶。僕夫曰。主翁少出舫。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雞。每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雞。併將充饌。梁新曰。竹雞喫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擣薑振汁。折齒而灌。由是而蘇。崔聞而異之。召至。安慰稱獎。資以僕馬錢帛。入京。致書於朝士。聲名大振。仕至尙藥奉御。有一朝士詣之。梁曰。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退。策馬而歸。時有鄜州

馬醫趙鄂者。新到京都。於通衢自榜姓名云。攻醫術。此朝士下馬告之。趙鄂亦言疾危。與梁生之說同。謂曰。卽有一法。請官人剩喫消梨。不限多少。咀齧不及。捩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又策馬而歸。以書筒質消梨。馬上旋齧。行到家。旬日唯喫消梨。頓覺爽朗。其恙不作。卻訪趙生感謝。又訪梁奉御。且言得趙生所教。梁公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爲延譽。官至太僕卿。

馬處謙

扶風馬處謙。病瞽。厥父俾其學易。以求衣食。嘗於安陸鬻筮。自給。有一人謁筮。謂馬生曰。子之筮未臻其妙。我有祕法。子能從我學之乎。馬生乃隨往郡境。有陶仙觀。受星算之訣。凡一十七行。因請其爵里。乃云。胡其姓。而恬其名。誠之曰。子有官祿。終至五十二歲。幸勿道我行止於王侯之門。馬生得訣。言事甚驗。趙匡明棄荆入蜀。因隨至成都。王先生嘗令杜光庭先生密問享壽幾何。對曰。主上受元陽之氣。四斤八兩。果七十二而崩。四斤八兩卽七十二兩也。馬生官至中郎金紫。亦五十二而卒。

蕭希甫

蕭希甫進士及第。有文才口辨。多機數。梁時不得意。棄母妻渡河。易姓名爲皇甫校書。莊宗卽位於魏州。徵希甫知制誥。莊宗平汴洛。希甫奉詔宣慰青齊。方知其母死妻嫁。乃持服於魏州。時議者戲引李陵書云。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後爲諫議大夫。性褊忿。躁於進取。疏宰相豆盧革。韋說。至於貶斥。又以毀訾宰相。責授嵐州司馬焉。

李德裕

唐大和中劉禹錫爲賓客時李德裕同分司東都禹錫因謁於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別令收貯然未一披今日爲吾子覽之及取看而箱笥盈溢塵土蒙覆旣啓而復卷之謂禹錫曰吾於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絕何必覽焉但恐迴吾之心所以不欲看覽其抑才也如此初文宗命德裕朝中朋黨首以楊虞卿牛僧孺爲言楊牛卽白之密友也其不引翼皆如此類

楊收

唐丞相楊收貶死嶺外於時鄭愚尙書鎮南海忽一日賓司報云楊相公在客次欲見尙書愚驚駭以收近有後命安得來此乃延接之楊曰某爲軍容使楊玄价所譖不幸遭害今已得請於上帝賜陰兵以復仇欲託尙書宴犒兼借錢十萬緡鄭諾之唯錢辭以軍府事多許其半楊相曰非銅錢也燒時幸勿著地愚曰若此則固得遵副從容長揖而滅愚令於北郊具酒饌素錢以祭之楊猶子有典壽陽者見收乘白馬臂朱弓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馬謂之曰今上帝許我殺讎楊玄价我射中之必死也俄而楊中尉暴得疾而死蜀毛文錫其先爲潮州牧曾事鄭愚熟詳其事

令狐綯

宣宗以政事委令狐綯君臣道契人無間然舍人劉蛻者每訐其短密奏之宣宗留中但以其事規於令狐綯而不言其人其間以丞相子不拔解就試疏略云號曰無解進士又以子弟納賄疏云白日之下見金而不見人令狐憾之乃俾一人爲其書吏謹事之劉託以腹心都不疑慮因爲經業舉人致名第受賂十萬爲此吏所告由是貶焉君子曰彭城公將欲律人先須潔己安有自負贓汚而發人之短乎宜其不

躋大位也。先是令狐自以單族，每欲繁其宗，與崔盧抗衡。凡是當家，率皆引進。皇籍有不得官者，欲進狀請改姓令狐，時人以此少之。

馮涓

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榜中文譽最高。是歲，新羅國起高樓，厚齎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初，除京兆府參軍，恩地卽杜相審權也。杜有江西之拜制書未行，先召涓密語延辟之命，欲以賤奏任之，戒令勿泄。涓拜謝辭出，速鞭而歸。遇友人鄭寶，見其喜形於色，駐馬懇謁，涓遽以恩地之辟告之。寶尋捧刺詣京兆門謁賀，具言得於馮先輩也。京兆嗟憤而鄙其淺薄，泊制下開幕，馮不預焉。心緒憂疑，莫知所以。逮車發日，自灞橋乘肩輿，門生成在長樂候別。京兆長揖馮曰：「勉旃，由是囂浮之譽，徧於縉紳，竟不通顯，間又涉交通中貴，愈招清議。」官止祠部郎中眉州刺史，仕屬至御史大夫。

高駢

乾符中，太尉高駢鎮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舍於別史衙，對郡山頂上有開元佛寺。是夜，黃昏僧徒禮讚，螺唄間作駢聞，命軍候往悉擒械之。來晨笞背逐去，召將吏謂之曰：「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以此寺十年後當有禿丁數千作亂，我故以是厭之。」其後土人皆髡髮執兵，號人髡，人髡據此寺爲寨。凌脅州將，果叶所言，時稱駢好妖術，斯亦或然之驗歟。

梁祖

梁祖親征鄆州，軍次衛南時，策新壘工畢，因登眺其上，見飛鳥止於峻坂之間而噪，其聲甚厲。副使李璠

曰。是烏鳴也。將不利乎。其前軍朱友裕爲朱瑄所掩。拔軍南去。我軍不知。因此行遇朱瑄軍至。梁祖策馬南走。入村落間。爲賊所迫。前有溝坑。頗極深廣。匆遽之際。忽見溝內蜀黍稗積以爲道。正在馬前。遂騰躍而過。副使李璠。郡將高行思。爲賊所殺。張歸宇爲殿騎。援戈力戰。僅得生還。身被十五箭。乃知衛南之鳥。先見之驗也。

纂異記

李攷

三史王生

有王生者。不記其名。業三史。博覽甚精。性好誇炫。語甚容易。每辯古昔。多以臆斷。旁有議者。必大言折之。嘗遊沛。因醉入高祖廟。顧其神座。笑而言曰。提三尺劍。滅暴秦。翦強楚。而不能免其母烏老之稱。徒歌大風。起兮雲飛揚。曷能威加四海哉。徘徊庭廡間。肆目久之。乃還所止。是夕纔寤而卒。見十數騎擒至廟庭。漢高祖按劍大怒曰。史籍未覽數紙。而敢褻瀆尊神。烏老之言。出自何典。若無所據。爾罪難逃。王生頓首曰。臣常覽大王本紀。見司馬遷及班固云。劉媪而注云。烏老。及釋云。老母之稱也。見之於史。聞之於師。載之於籍。炳然明白。非臣下敢出於胸襟爾。漢祖益怒曰。朕廟外泗水亭長碑。昭然具載矣。曷以外族媪氏而妄稱烏老乎。讀錯本書。且不見義。敢恃酒喧於殿庭。付所司劾犯上之罪。語未終而西南有清道者。揚言太公來。方及階。顧王生曰。斯何人而見辱之甚也。漢祖降階對曰。此虛妄侮慢之人也。罪當斬之。王生逞目太公。遂厲聲而言曰。臣覽史籍。見侮慢其君親者。尙無所貶。而賤臣戲語於神廟。豈期肆於市朝哉。漢祖又怒曰。在典冊豈載侮慢君親者。當試徵之。王生曰。臣敢徵大王可乎。漢祖曰。然。王生曰。王即

位。會羣臣置酒前殿。獻太上皇壽。有之乎。漢祖曰。有之。既獻壽。乃曰。大人常以臣無賴。不事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孰與仲多。有之乎。漢祖曰。有之。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有之乎。曰。有之。王生曰。是侮慢其君親矣。太公曰。此人理不可屈。宜速逐之。不爾。必遭杯羹之讓也。漢祖默然良久。曰。斬此物。汚我三尺刃。令鬻髮者擱之一櫛。惘然而蘇。東方明矣。以鏡視腮。有若指蹤。數日方滅。

張生

進士張生善鼓琴。好讀孟軻書。下第遊蒲關。入舜城。日將暮。乃排闥聳轡爭進。因而馬蹶。頃之馬斃。生無所投足。遂詣廟吏。求止一夕。吏指簷廡下曰。捨此無所詣矣。遂止。初夜方寢。見絳衣者二人。前言曰。帝召書生。生遽往。帝問曰。業何道藝之。人生對曰。臣儒家子。常習孔孟書。帝曰。孔聖人也。朕知久矣。孟是何人。得與孔同科而語。生曰。孟亦傳聖人意也。祖尙仁義。設禮樂而施教化。帝曰。著書乎。生曰。著書七千二百章。蓋與孔門之徒。難疑答問。及魯論齊論俱善言也。帝曰。記其文乎。曰。非獨曉其文。抑亦深其義。帝乃令生朗念。傾耳聽之。念萬章問舜往於田。號泣於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問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答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得聞命矣。號泣於旻天。怨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帝止生之詞。憮然歎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亦此之謂矣。朕捨天下千八百二十載。暴秦竊位。毒痛四海。焚我典籍。泯我帝圖。蒙蔽羣言。逞恣私欲。百代之後。經史差謬。辭意相反。鄰於談諧。常聞贊唐堯之美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蓋明無事也。然則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至於滔天懷山。襄陵下民其咨。夫如是。則與垂衣之義乖矣。亦聞贊朕之美曰。無爲而治。乃載於典。則云賓四門。齊七政。類

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流共工。放驩兜。殛鯀。竄三苗。夫如是。與無爲之道遠矣。今又聞號泣于旻天。怨慕也。非朕之所行。夫莫之爲而爲之者。天也。莫之致而致之者。命也。朕泣者。怨己之命不合於父母。而訴於旻天也。何萬章之問。孟軻不知其對。傳聖人之意。豈宜如是乎。嗟不能已久之。謂生曰。學琴乎。曰。嗜之而不善。帝乃顧左右。取琴曰。不聞鼓五絃。歌南風。奚足以光其歸路。乃鼓琴以歌之。曰。南風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歸清絃。蕩蕩之教兮。由自然。熙熙之化兮。吾道全。薰薰兮。思何傳。歌訖。鼓琴爲南風弄。音韻清暢。爽朗心骨。生因發言曰。妙哉。乃遂驚悟。

劉景復 又見續補侍兒小名錄

吳泰伯廟在東閩門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其黨。合牢醴。祈福於三讓王。多圖善馬。綵與女子以獻之。非其月。亦無虛日。乙丑春。有金銀行首。糺合其徒。以綃畫美人。捧胡琴以從。其貌出於舊繪者。名美人爲勝兒。蓋戶牖牆壁。會前後所獻者。無以匹也。女巫方舞。有進士劉景復。送客之金陵。置酒於廟之東。通波館。而欠伸思寢。乃就榻。方寢。見紫衣冠者。言曰。讓王奉屈。劉生隨而至。廟周旋揖讓而坐。王語劉生曰。適納一胡琴。藝甚精。而色殊麗。吾知子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章。以寵其藝。初生頗不甘。命酌人間酒一盃。與歌。遂巡酒至。并獻酒物。視之。乃適館中祖筵者也。生飲數盃。醉而作歌曰。繁絃已停。雜吹歇。勝兒弄調。邏渺發。四絃攏撚。三四聲。喚起邊風。駐寒月。大聲漕漕奔。濕濕浪。蹙波翻。倒溟淖。小絃切切怨。颼颼鬼泣。神悲低。悉率側腕斜挑。掣流電。當胸直戛。騰秋鶴。漢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虛誇有仙骨。我聞天寶年前事。涼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袵皆漢民。不省胡塵蹙蓬勃。太平之末狂胡亂。犬豕崩騰咨唐突。玄宗未到萬

里橋東洛西京一時沒。一朝漢民沒爲虜。飲恨吞聲空嗚咽。時看漢月望漢天。怨氣衝霄星彗孛。國門之西八九鎮。高城深壘閉閑卒。河湟咫尺不能收。挽粟推車徒斲斫。今朝聞奏涼州曲。使我心魂暗超忽。勝兒若向邊塞彈。征人血淚應闌干。歌旣成。劉生乘醉落泪草札而獻。王尋繹數四。召勝兒以授之。王之侍兒有不樂者。妬色形於坐。王恃酒以金如意擊侍兒首。血淋襟袖。生乃驚起。明日視繪素。果有損痕。歌今傳於吳中。

浮梁張令

浮梁張令。家業蔓延江淮間。累金積粟。不可勝計。秩滿如京師。常先一程置頓。海陸珍美畢具。至華陰。僕夫施幄幙。陳樽壘。庖人炙羊方熟。有黃衫者。據盤而坐。僕夫連叱。神色不撓。店嫗曰。今五坊弋羅之輩。橫行關內。此其流也。不可與競。僕夫方欲求其帥以責之。而張令至。具以黃衫者告。張令曰。勿叱。召黃衫者。問曰。來自何方。黃衫但唯唯耳。促暖酒。酒至。令以大金鍾飲之。雖不謝。似有愧色。飲訖。顧炙羊。著目不移。令自割以勸之。一足盡。未有飽色。令又以奩中餽十四五啖之。凡飲二斗餘。酒酣。謂令曰。四十年前。曾於東店得一醉飽。以至今日。令甚訝。乃勤懇問姓氏。對曰。某非人也。蓋直送關中死籍之吏耳。令驚問其由。曰。太山召人魂。以將死之籍付諸獄。俾某部送耳。令曰。可得一觀乎。曰。便窺亦無患。於是解革囊。出一軸。其首云。太山主者牒金天府。其第二行云。貪財好殺。見利忘義。人前浮梁縣令張某。卽張君也。令見名。乞告使者曰。修短有限。誰敢惜死。但某方強仕。不爲死備。家業浩大。未有所付。何術得延其期。某囊橐中計。所直不下數十萬。盡可以獻於執事。使者曰。一飯之恩。誠宜報答。百萬之貲。某何用焉。今有仙官劉綱。謫

在蓮花峯。足下宜匍匐徑往。哀訴奏章。捨此則無計矣。某昨聞金天王與南嶽博戲。不勝。輸二十萬。甚被逼逐。足下可詣嶽廟。厚數以許之。必得施力於仙官。縱力不及。亦得路於蓮花峯下。不爾。荆榛蒙密。川谷阻絕。無能往者。令於是齋牲牢。馳詣嶽廟。以千萬許之。然後直詣蓮花峯。得幽徑。凡數十里。至峯下。轉東南。有一茅堂。見道士隱几而坐。問令曰。腐骨穢肉。魂亡神耗者。安得來此。令曰。鐘鳴漏盡。露晞頃刻。竊聞仙官能復精魂於朽骨。致肌肉於枯骸。既有好生之心。豈惜奏章之力。道士曰。吾頃爲隋朝權臣。一奏遂謫居此峯。爾何德於予。欲陷吾爲寒山之叟乎。令哀祈愈切。仙官神色甚怒。俄有使者齋一函而至。則金天王之書札也。仙官覽書笑曰。關節既到。難爲不應。召使者反報曰。莫又爲上帝譴責否。乃啓玉函書一通。焚香再拜以遣之。凡食頃。天符乃降。其上署徹字。仙官復焚香再拜以啟之。云。張某棄背祖宗。竊假名位。不顧禮法。苟竊官榮。而又鄙僻多藏。詭詐無實。百里之任。已是叨居。千乘之富。全因苟得。今按罪已實。待戮餘魂。何爲奏章。求延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尚。紆刑宥過者。玄門是宗。狗爾一叱。全我弘化。希其悛惡。庶乃自新。貪生者量延五年。奏章者不能無罪。仙官覽畢。謂令曰。大凡世人之壽。皆可致百歲。而以喜怒哀樂。汨沒心源。愛惡嗜欲。伐生之根。而又揚己之能。掩彼之長。顛倒方寸。頃刻萬變。神倦思怠。難全天和。如彼淡泉。汨於五味。欲致不壞。其可得乎。勉導歸途。無墮吾教。令拜辭。舉首已失所在。復尋舊路。稍覺平易。行十餘里。黃衫吏迎前而賀。令曰。將欲奉報。願知姓字。吏曰。吾姓鍾。生爲宣城縣脚力。亡於華陰。遂爲幽冥所錄。遞符之役。勞苦如舊。令曰。何以勉執事之困。曰。但酌金天王願日。請置予爲閹人。則吾飽神盤惠矣。天符已達半日。難更淹留。便與執事別。入廟南柘林三五步而沒。是夕。張令驅車華陰。決

東歸計酬金天王願。所費數逾二萬。乃語其僕曰。二萬可以贍吾十舍之資糧矣。安可受祉於上帝。而私謁於土偶人乎。明旦遂東至偃師。止於縣館。見黃衫舊吏齋牒排闥而進。叱張令曰。何虛妄之若是。今禍至矣。由爾償三峯之願不果。決俾吾答一飯之恩。無始終。悒悒之懷。如痛毒螫。言訖失所在。頃刻張令有疾。留書遺妻子。未訖而終。

芝田錄

丁用晦

△呂元膺

呂元膺爲東都留守。常與處士對碁。碁次有文簿堆擁。元膺方秉筆閱覽。碁侶謂呂必不顧局矣。因私易一子以自勝。呂輒已窺之。而碁侶不悟。翼日呂請碁處士他適。內外人莫測。碁者亦不安。乃以束帛贖之。如是十年許。呂寢疾將亟。兒姓列前。呂曰。遊處交友。爾宜精擇。吾爲東都留守。有一碁者云云。吾以他事俾去。易一着碁子。亦未足介意。但心跡可畏。亟言之。卽慮其憂懾。終不言。又恐汝輩滅裂於知聞。言畢。惘然長逝。

賈耽

唐相賈耽退歸第。急令召上東門卒至。耽嚴戒之曰。明日當午。有異色人入門。爾必痛擊之。死且無妨。門卒稟命。自己至午。果有二尼。自東百步相序而至。更無他異。直至門。其尼施朱傅粉。冶容豔佚。如倡人之婦。其內服殷紅。下飾亦紅。二尼悉然。卒計曰。尼髡未之有也。因以搗痛擊之。傷腦流血。叫號稱冤。返走疾如奔馬。旋擊又旋傷其足。殆狼籍毀裂。百步已上。落草映樹。已失所在。更無蹤焉。門卒報耽。具述別無異。

色。只遇二尼。衣服容色之異。耽曰。打得死否。具對傷腦折足。痛楚殆極。但打不死。而失所在。無可尋之。耽歎曰。然不免小有災矣。翌日。東市奏失火。延袤百千家。救之得止。

崔生妻

元和間有崔生者。前婚蕭氏。育一兒。卒。後婚鄭氏。蕭卒十二年。託夢於子曰。吾已得卻生於陽間。爲吾告汝母。能發吾邱乎。子雖夢不能言。後三日。又夢如此。子終不能言。鄭氏有賢德。蕭乃下語於老人家云。爲吾報鄭夫人。速出我。更兩日。卽不及矣。老人家叫曰。娘子卻活也。夫人卜之曰。無生象。卽罷。來日家人又曰。娘子卻活也。鄭夫人再占。卜人曰。有生象。卽開墳。果活動矣。昇歸。鄭夫人以粥飲之。氣通能言。其說幽途。知撫育賢德之恩。又說初有一龜環遶某遺骸而去。數日。又來環遶。將去。復來。嚙某足指。則知前卜無生象者。龜止環遶而已。後云有生象者。是龜咬足指也。蕭氏與鄭氏爲姊妹。共居情若骨肉。得十年而終。

五原將校

五原遣將校往楊子。請衣賜校有所知。能承顧問。院官與之款曲。顧見項上有一肉環圍遶。癩痕可懼。院官與之熟。因詰其所來。具對昔歲巡邊。某衆五六百。深犯榆塞。遭虜騎掩襲。衆數千。悉是騎兵。此五百短兵。全軍陷歿。積屍爲京觀。其身首已異矣。至日入。但魂魄覺有呵喝狀。若官府一點巡者。至某官怒曰。此人不合死。因何殺卻。胥者扣頭求哀。官曰。不卻活。君須還命。胥曰。活得遂許之。良久而喝迴。又更約束。須速活。卻誤死者。胥厲聲唱喏。將某頭安在項上。身在三尺厚葉上臥。頭邊有半碗稀粥。一張折柄匙。插在碗中。某能探手取匙。抄致口中。漸能食。卽又迷悶睡著。眼開。又見半碗粥。匙亦在中。如此六七日。能行策

杖卻投本處。荏苒今日。其癥痕是也。

崔蠡

唐崔蠡。知制誥。曰丁太夫人憂。居東都里第時。尚清苦儉嗇。四方寄遺。茶藥而已。不納金帛。故朝賢家不異寒素。雖名姬愛子。服無輕細。崔公卜兆有期。居一日。宗門士人有謁請於蠡者。闈吏拒之。告曰。公居喪未嘗見他客。乃曰。某崔家宗門子弟。又知尊夫人有卜遠之日。願一見公。公聞之。延入與語。直云。知公居縉紳間。清且約。太夫人喪事所須。不能無費。某以辱孫姪之行。又且費用稍給。願以錢三百萬濟公大事。蠡見其慷慨深奇之。但嘉納其意。終卻而不受。此人調舉久不第。亦頗有屈聲。蠡未幾服闋。拜尚書右丞。知禮部貢舉。此人就試。蠡第之爲狀元。衆頗驚異。謂蠡之主文以公道取士。崔之獻藝。由善價成名。一第則可矣。首冠未爲得。以是人有詰於蠡者。答曰。崔某固是及第人。但狀頭是某私恩所致耳。具以前事告之。於是中外始服名益重焉。

會昌狂士

會昌開成中。含元殿換一柱。勅右軍采造。選其材合尺度者。軍司下整屋山場。彌年未構。懸重賞。有工人貪賞。窮幽捫險。人跡不到。猛獸成羣。遇一巨材。徑將袤丈。其長百餘尺。正中其選。伐之。倒以俟。三伏潦水澗流。方及谷口。千百夫運曳。始及砥平之處。兩軍相賀。奏聞矣。淨材以俟。有司選日之際。歛有一狂士。狀若術人。遶材太息。惋咨唧唧。聲甚厲。守衛者叱責欲糜之。其人略無所懼。俄頃主者執之。聞於君主。中外異之。聽其所說。須當中鋸解。至二尺見驗矣。解一尺八寸。但訝霏色紅般。至二寸血流矣。急命千百人推

曳渭流聽下其人云。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此材中是巨蟒。更十年當出樹杪而去。未去間長養於中。若爲殿柱。十年後必載此殿而之他國。吁可畏也。言訖失人所在。

甄異記

戴祚

夏侯文規

夏侯文規居京。亡後一年。見形還家。乘犢車。賓從數十人。自云北海太守家設饌。見所飲食當時皆盡。去後器滿如故。家人號泣。文規曰。勿哭。尋便來。或一月或四五日輒來。或停半日。其所將赤衣騶導。形皆短小。坐息籬間。及廂屋中。不知文規當去時。家人每呼令起。翫習不爲異物。文規有數歲孫。念之抱來。其左右鬼神抱取以進。此兒不堪鬼氣。便絕不復識人。文規索水噴之。乃醒。見庭中桃樹。乃曰。此桃我所種。子甚美好。其婦曰。人言亡者畏桃。君何爲不畏。答曰。桃東南枝長二尺八寸。向日者憎之。或亦不畏。見地有赫殼。令拾去之。觀其意。似憎赫而畏桃也。

華逸

廣陵華逸。寓居江陵。亡後七年來還。初聞語聲。不見其形。家人苦請。求得見之。答云。我困瘁未忍見汝。問其所由。云。我本命雖不長。猶應未盡。坐平生時。罰撻失道。又殺卒反奴。以此減算。去受使長沙。還當復過。如期果至。教其二子云。我既早亡。汝當勤自勗勵。門戶淪沒。豈是人子。又責其兄不垂教誨。色甚不平。乃曰。孟禹已名配死錄。正餘有日限耳。爾時禹氣強力壯。後到所期暴亡。

野人閒話

景煥

李泳子

蜀大理少卿李泳嘗歸鄴城別墅過橋見一嬰兒以蕉葉薦之泳憐其形相貌異收歸哺養爲子六七年能書善譚笑父母鍾愛之過於親子至十二歲經史未見者皆覽之如夙習人皆謂之神智嘗獨居一室中閱書父母偶潛窺之見一人持簿書復有二童子接引呈過其子便大書數行卻授之去父母異之來日因侍立泳款曲謂之曰吾夜來竊有所視汝得非判陰府事乎曰然重問則唯拜不對泳曰陰府人間事意不同吾不欲苦問汝宜善保子又拜卻後六年一旦白父母兒只合與少卿夫人爲兒一十八年今則事畢來日申時卻歸冥司因泣下久之父母亦爲之出涕泳問曰吾官至何答曰只在大理少卿果來日申時其子卒故泳有退閑之志未久坐事遂罷

文澹

前進士文澹甚有德行人皆推之不三四歲能知前生事父母先有一子纔五歲學人誦詩書頗亦聰利無何失足墜井而卒父母憐念悲涕不勝後乃生澹澹一旦語父母曰兒先有銀胡蘆子并漆毬香囊等曾收在杏樹孔中不知在否遂與母尋得之父母知澹乃前子也憐惜過於諸兒志學之年詞藻俊逸後應舉翰林范學士禹偁坐下及第澹之兄谷也

趙尊師

趙尊師者本遂州人飛符救人疾病於鄉里間年深矣又善役使山魘令挈書囊席帽故所居前後百里內絕無妖怪鬼物爲人患者有民阮瓊女爲精怪所惑每臨夜別梳妝似有所伺必迎接忻喜言笑自若

召人醫療。卽先知姓名。瓊迺奔請尊師救解。趙曰：不勞親去。但將吾符貼於戶牖間。自有所驗。乃白絹朱書大符與之。瓊貼於戶。至一更。聞有巨物中擊之聲。如冰墜地。遂攢燭照之。迺一巨鼉。宛轉在地。遂巡而死。符卽不見。女迺醒。然自悟。驚駭涕泣。瓊遂碎鼉之首。棄於壑間。却詣尊師。備陳其事。趙慰勞之。又與小符令女吞之。自後無恙。大符卽卻歸於案上。

王處回

王侍中處回。常於私第。延接布素之士。一旦有道士。龍眉大鼻。布衣縑縷。山童從後。擎拄杖藥囊而已。造詣王公。於竹葉上大書道士王挑杖奉謁。王公素重士。得以相見。因從容致酒。觀其談論。清風颯然。處回曰：弟子有志清閒。願於青城山下。致小道院。以適閑性。道士曰：未也。因於山童處取劍。細點階前土。廣尺餘。囊中取花子二粒種之。令以盆覆於上。遂巡去。盆花已生矣。漸漸長大。破長五尺。已來層層有花。爛然可愛者。兩苗。尊師曰：聊以寓目。適性。此則仙家旌節花也。命食不澹。唯飲數杯而退。曰：珍重。善爲保愛。言訖而去。出門不知所之。後王公果除二節鎮。方致仕。自後往往有人收得其花種。

天自在

利州市鄘中。有一人被髮跣足。衣短布襦。與人語。多說天上事。或遇紙筆。則欣然畫樓臺人物。執持樂器。或雲龍鸞鳳之像。夜則宿神廟中。人謂之天自在。州之南有市。人甚闐咽。一夕火起。烟焰巨天。天自在於廟中。獨語曰：此方人爲惡日久。天將殺之。遂以手探階前石盆中水。望空澆灑。遂巡有異氣。自廟門出。變爲大雨。盡滅其火。掌廟者往往與人說之。天自在遂潛遁去。其後居人果爲大水漂蕩。始信前言有徵。

黃筌

昔吳道子所畫一鍾馗。衣藍衫。鞵一足。眇一目。腰一笏。巾裹而蓬髮垂鬚。左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二指攬鬼眼睛。筆跡逾勁。實有唐之神妙。收得者將獻僞蜀主。甚愛重之。常懸於內寢。一日召黃筌令看之。筌一見稱其絕妙。謝恩訖。昶謂曰。此鍾馗若母指搯鬼眼睛。則更校有力。試爲我改之。筌請歸私第數日。看之不足。別緝絹素畫一鍾馗。以母指搯鬼眼睛。并吳本一時進納。昶問曰。比令卿改之。何爲別畫。筌曰。吳道子所畫鍾馗。一身之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母指。所以不敢輒改。筌今所畫。雖不及古人一身之力。意思併在母指。昶甚悅。賞筌之能。遂以綵段銀器旌其別識。

何昭翰

僞蜀度支員外郎何昭翰。嘗從知於黔南。暇日因閒步野徑。於水際見釣者。謂翰曰。子何判官乎。曰然。曰我則野人張涉也。余比與子交知久矣。子今忘我也。翰懵然不醒。因籍草坐。謂翰曰。子有數任官。然終於青城縣令。我則住青城山也。待君官滿。與君同歸山中。今不及到君公署也。遂辭而去。翰深志之。後累歷官。及出爲青城縣令。有憂色。釣者亦常來往。何甚重之。一旦大軍到城。劫賊四起。釣者與翰相攜入山。何之骨肉盡在城內。賊衆入縣。言殺縣令。斃而食之。賊首之子。自號小將軍。其日尋覓不見。細視縣宰之首。卽小將軍之首也。賊於是自相殘害。莫知縣令所之。後有人入山。見何與張同行。何因寄語妻子曰。吾本不死。卻歸舊山。爾等善爲生計。無相追憶也。自此人不復見。莫知所之。

楊于度

蜀中有楊于度者善弄胡獠于闐闐中丐乞于人常飼養胡獠大小十餘頭會人語或令騎犬作參軍行李則呵殿前後其執鞭驅策戴帽穿靴亦可取笑一時如弄醉人則必倒之臥于地上扶之久而不起于度唱曰街使來輒不起御史中丞來亦不起或微言侯侍中來胡獠即便起走眼自張惶佯作懼怕人皆笑之（侯侍中弘實巡檢內外主嚴重人皆懼之故弄此戲）一日內廐胡獠維絕走上殿閣蜀主令人射之以其蹻捷皆不之中竟不能捉獲者三日內豎奏楊于度善弄胡獠試令捉之遂以十餘頭入望殿上拜拱手作一行立內廐胡獠亦在舍上窺覷于度高聲唱言奉敕捉舍上胡獠來手下胡獠一時上舍齊手把捉內廐胡獠立在殿上蜀主大悅因賜楊于度緋衫錢帛收係教坊有內臣因問楊于度胡獠何以教之而會人言語對曰胡獠乃獸實不會人語于度緣飼之靈砂變其獸心然後可教內臣深訝其說則有好事者知之多以靈砂飼胡獠鸚鵡犬鼠等以教之故知禽獸食靈砂尚變人心人食靈砂足變凡質

洛陽搢紳舊聞記

梁太祖優待文士

張齊賢

梁主之初兼四鎮也英威剛狠視之若乳虎左右小忤其旨立殺之梁之職吏每日先與家人辭訣而入歸必相賀賓客對之不寒而慄進士杜荀鶴以所業投之且乞一見掌客以事聞於梁祖梁祖默無所報荀鶴住大梁數月先是凡有求謁梁祖如已通姓名而未得見者雖踰年困躓於逆旅中寒餓殊甚主者留之不令私去不爾即公人輩及禍矣荀鶴逐日詣客次一旦梁祖在便聽謂左右曰杜荀鶴何在左右

以見在客次爲對。未見間，有馳騎至者。梁祖見之，至巳午間，方退。梁祖遽起歸宅。荀鶴謂掌客者曰：某飢甚，欲告歸。公人輩爲設食。且曰：乞命若大王出，要見秀才，言已歸館舍。卽某等求死不暇。至未申間，梁祖果出，復坐於便聽，令取骰子來。旣至，梁祖擲，意似有所卜。擲且久，終不愜旨，怒甚。屢顧左右，左右怖懼，縮頸重足。若蹈湯火，須臾，梁祖取骰子在手，大呼曰：杜荀鶴擲之六隻俱赤，乃連聲命屈秀才。荀鶴爲主客者，引入，令趨。驟至階陛，下。梁祖言曰：秀才不合趨階。荀鶴聲喑，恐懼流汗。再拜，敍謝訖，命坐。荀鶴慘悴戰慄，神不主體。梁祖徐曰：知秀才久矣。荀鶴欲降階拜謝。梁祖曰：不可。於是再拜復座。梁祖顧視陛下，謂左右曰：似有雨點，下令視之。實雨也。然仰首視之，天無片雲，雨點甚大，霑陛簷有聲。梁祖自起，熟視之，復坐。謂杜曰：秀才曾見無雲雨否？荀鶴答曰：未曾見。梁祖笑曰：此所謂無雲而雨，謂之天泣。不知是何祥也。又大笑。命左右將紙筆來，請杜秀才題一篇無雲雨詩。杜始對梁祖坐，身如在煤炭之上，憂悸殊甚。復令賦無雲雨詩。杜不敢辭，卽令坐上賦詩。杜立成一絕，獻之。梁祖覽之大喜，立召賓席共飲，極歡而散。且曰：來日特爲杜秀才開一筵，復拜謝而退。杜絕句云：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陰朗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由是大獲見知。杜旣歸，驚懼成疾，水瀉數十度，氣貌羸絕，幾不能起。客司守之，供侍湯藥。若事慈父母。明晨，再有主客者督之，且曰：大王欲見秀才，請速上馬。杜不獲已，巾櫛上馬。比至，凡促召者五七輩。杜困頓無力，□趨進遲緩。梁祖自起大聲曰：杜秀才爭表梁王造化功。杜頓忘其病，趨步如飛。連拜，敍謝數四。自是梁祖特帳設賓館，賜之衣服錢物，待之甚厚。福建人徐夤，下第，獻過梁郊賦。梁祖覽而器重之，且曰：古人酬文士，有一字千金之語。軍府費用多，且一字奉絹一匹。徐賦略曰：客有失意還鄉，經

於大梁。遇郊垆之耆老。問古今之侯王。父老曰。且說當今。休論往昔。昔時之事跡。誰見今日之功名。目覩辭多不載。遂留於賓館。厚禮待之。徐病且甚。梁祖使人謂曰。任是秦皇漢武。蓋謂徐賦有直論。簫史王喬。長生孰見。任是秦皇漢武。不死何歸。憾其有此深切之句。爾梁既有移龜鼎之志。求賓席重言骨鯁之士。一日。忽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憩於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柯幹甚大。可庇五六十人。遊客亦與坐。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徐徧視賓客。注目久之。坐客各各避席。對曰。好柳樹。梁祖又曰。此好柳樹。好作車頭。末坐五六人。起對好作車頭。梁祖顧恭翔等。起對曰。雖好柳樹。作車頭。須是夾榆樹。梁祖勃然厲聲言曰。這一隊措大。愛順口弄人。柳樹豈可作車頭。車頭須是夾榆木。便順我也。道柳樹好作車頭。我見人說秦時指鹿爲馬。有甚難事。顧左右曰。更待甚。須臾健兒五七十人。悉擒言柳樹好作車頭者。數以諛佞之罪。當面撲殺之。梁祖雖起於羣盜。安忍雄猜。甚於古昔。至於剛猛英斷。以權數御物。遂成興王之業。豈偶然哉。

泰和蘇揆父鬼靈

蘇揆。濮州人也。業進士。太宗皇帝御試第二等及第。由廷尉平知吉州泰和縣。揆父歿十數年矣。有吉州衙將押綱上京。迴行次黃梅縣。宿於逆旅中。昏晚後。忽有一老人。皂衣裹短脚幘頭。策一驢。引一僮。可十六七。來逆旅中。逡巡於房中。出揖吉州衙將。與之坐。因語及泰和看親識。吉州將詢之曰。某吉州人。繫職州衙。自京迴。今往本州。與老父作伴同去可乎。且言泰和之親識何人也。老父曰。某姓蘇。有男名揆。叨忝登第。在泰和知縣。暫去相看。伊彼更無別親識。州將曰。泰和知縣。今本州通判同年也。通判卽向相敏中爾。某幸得伏事。某因便。願送老父至泰和。望知縣處略言某姓字。老人許諾。是夕州將命酒同飲十

數蓋老人甚喜。明日同行。沿路州將買食同殮。老人亦不辭讓。同過渡至江州。老人沽酒。請州將同飲。始款狎無間然矣。至洪州同宿。明日將行。老父謂州將曰。某比約與公同往泰和。夜來思之。男已忝京察。知縣。某行李如是。託你先到泰和。報兒子製新衣。借僕馬來。沿路相接。吉之州將然其所託。曰。卽告辭先行。至家未敢詣州公參。先往泰和。報知縣。轉榜子參。蘇揆出州將拜起頗恭。且曰。自黃梅與員外尊長同來。比約同至縣。及宿洪州之明日。員外尊父忽令某先來報員外。請製新衣。借僕馬來。沿路等接。揆聞未之信。且曰。先父歿十餘歲。莫誤否。州將曰。自黃梅同途來。同飲食。備說員外任泰和。特來相看。不虛。蘇問其年。顏身形無二矣。又問繫裏衫衣。無二矣。揆降陞望鄉。大哭者久之。徐謂州將曰。揆父歿時。年顏繫裏衫衣。無小異。言訖。又慟哭。遂製新衣。畫僕馬。焚之後數年。揆亦病歿。卽老父所乘驢。與僕何物也。與之語言。人也。飲食人也。物假爲之耶。鬼耶。神耶。時向相任吉州通判。余爲轉運使。備詳其事。而書之。豈語怪之嫌乎。

李少師賢妻

太子少師李公諱肅。國史有傳。唐末。西京留守齊王貴盛。兼鎮河陽。李公自雍之梁。齊王見之。愛其俊異。以女妻之。卽賢懿夫人所生。女之適也。數歲而亡。又以他姬所生之女妻之。雖非賢懿所出。以其聰敏多技藝。齊王與賢懿憐惜之。過於其姊。音樂女工。無不臻妙。知書美容。止殆神仙中人也。性賢明。有禮節。自幼至老。無惰容。夫貴。封清河郡夫人。治家甚嚴。大富姬僕且衆。與夫別院。李公院姬妾數十人。夫人亦數十人。潛令伺夫院中。知姬妾稍違。夫指顧。則召而撻之。擇美少者代之。每夫生日。必先畜女童。曉音律者。

盛飾珠翠綺繡。因捧觴祝壽。並服玩物同獻之。或辭以婢妾衆多。卽復擇其常常者歸己院焉。執事稍久。嫁之。夫入朝將歸。具裙帔候之於中堂之側。令小蒼頭探之。旣接見。如賓禮。夫若困倦。一見便退歸。如相見稍從容。令動樂迎引歸夫人院。備果酒時新物。語及前代事。夫愛而憚之。未嘗敢失色於前。李公嘗將命制置安邑解縣兩池鹽利。旣至。值戍卒竊發爲亂。公乘機許以正庫錢十餘萬貫。止罪其元惡者。亂兵由是散去。戮其同惡數十人。人心頓安。當時用事一人。素與公通家。求洛中一櫻桃園不得。因而有隙。常欲中傷之。因是密上言曰。李某擅興盜用官庫物。以買名。欲求不次之賞。於是乃命臺官就鞠之。獄甚急。垂餌虎口爾。夫人聞之。乘步輦直詣朝門。俟執權者出。趨拜於路側。須臾叩馬。聲甚厲。且訴且泣。援引今古寵辱成敗可驗者數事。哀怨悽苦。左右聞者。感動之時。當路者慚悔甚。回馬入朝。非時請對。曲爲論雪之。且言有妻張氏。卽齊王之女。詣臣馬前號訴。時主聞之。駭愕曰。如是賢婦人乎。卽命馳驛出之。李公由是免禍。至晉朝。北戎降王東丹。非命而死。北虜已知之。李公受命護東丹喪柩送歸北虜。旣歸私第。憂沮不知其計。止於外廳。獨坐久之。夫人訝夫如是。命侍人請之。旣入。夫人謂李公曰。有不稱意差使乎。夫默然泣下曰。某已老。男女小。又涕泣哽咽。未及再言。夫人曰。得無使絕域乎。若然。不當效兒女輩啼泣也。李公收涕曰。今奉北使送東丹喪。東丹朝廷密害之。北虜已知之矣。某不憚遠役。去必不還矣。夫人曰。不然。爲君計者。戎虜貪利。某房內珠金等。可得數十萬。盡以送行。厚賂其戎王左右。及獻馬虜主。萬全必歸。非惟速歸。兼恐厚得回禮。李公如其言。到蕃國。賂其左右。盡其所有。爲私禮。戎虜君臣果大喜。命速遣公迴。賜名馬百餘匹。別賜駝百餘匹。衣服器皿。稱是復命。不敢留。悉進之。由是遷官。賜賚甚厚。夫人之力也。先

是趙思綰在永興時。使主赴闕。思綰主藍田副鎮。有罪已發。李公時爲環衛將。兼雍耀三白渠使。雍耀莊宅使節度副使。權軍府事。護身脫之。來謝於李公。公歸宅。夫人詰之曰。趙思綰庸賤人。公何與免其過。既來謝。又何見之乎。曰。某比不言。今夫人問。須言之。此思綰者。雖賤類。審觀其狀貌。真亂臣賊子。恨未有朕跡。不能除去之故也。夫人曰。旣不能除去。何妨以小惠啖之。無使銜怨。自後夫人密遣人。令思綰之妻來參厚。以衣物賜之。前後與錢物甚多。及漢朝公以上將告老歸雍。未久。思綰過雍。遂閉門據雍城。叛衣冠之族。遭塗炭者衆。公全家免禍。終以計勸思綰納款。遂拔雍城。周祖素知公名。與之歸闕。改官致仕於洛。亦夫人之力也。且婦人之恠財與妒忌。悉常態也。以不妒忌疎財者。皆難事。况非治世。叩馬面數權貴。推陳古昔。傾陷良善。禍不旋踵。報應之驗。雖大丈夫。負膽氣。輕生者。亦憚爲之。况婦人女子者。歟。不獨雪夫罪。而能免全家之禍。則昔之舉案如賓者。何人哉。不其賢乎。不其賢乎。與夫飾粉黛。弄眉首。蠱惑其金夫。竊魚軒之貴者。豈同日而道哉。夫人事跡。可爲女訓。母儀者甚多。余眼昏足重。心力減耗。聊舉其殊者。紀之於篇。俾其令名。千載之後。不磨耳。余客於李公門下。且久。故聞其事甚詳。

虔州記異

余在江南。掌轉輸之明年。虔州有賊劉法定。房眷兄弟八人。皆有身手。善弓弩。法定爲盜魁。其徒且百數。州郡患之以聞。太宗皇帝命兩路巡檢使。併力除之。其徒因散去。時翟美東路巡檢。石義西路巡檢。官軍爲法定黨。傷殺者亦衆。余求得法定鄉人徐滿者。少與之狎。徐滿壯健多力。日行數百里。嘗爲散從官。以過歸鄉役。余遣滿招之。赦其罪。許酬以廂鎮之務。不踰月。滿至。法定兄弟八人。投牒束身歸命。以求自雪。

再遣滿齋書委曲安慰之期以旬日先令詣虔州出頭如約而至時同巡檢殿直康懷琪少年果敢恥久不能擒法定昆季之一人轉運以片幅招之悉來首罪與知州尹玘通判李宿謀盡殺之獨護戎韓宗祐不之許懷琪密與尹玘飛章以聞且言此賊兄弟膽勇過人舊黨散潛山谷忽有水旱之災嘯聚凶輩必爲州郡患乞酷法殺之朝廷可其奏法定兄弟八人活釘於市數日懷琪過之法定等俱厲聲大罵曰官中招出我轉運使許我以不死康懷琪與知州密計中我使我兄弟同遭非命地府下必訴爾終不捨爾罪懷琪怒命左右以鐵鎚碎其手足由是八人頃刻而死棄尸野外余未半歲自京奏公事迴泝流至虔州懷琪乘舟三十許里相接覩揖之際連拜數十但云某罪過余自暫離洪州來上京卻歸江南往復僅四五個月固未知法定之死聞懷琪稱罪懇切甚訝之徐謂曰且就坐適再三稱罪過者何懷琪又起面若死灰且戰且懼惟言某罪過觀之愈驚疑未測何故也遂答以他事無何郡長與州從事皆至促船夫疾牽至州部到驛諸官悉散去余未及解帶懷琪獨候謁未及與接談又再三言某罪過似有所依憑及去召驛吏及州之走使輩詰之皆曰巡檢尋常不如此得非爲劉法定兄弟冤魂所使爾不然何恐懼稱罪之若是因問法定等今何在遂以懷琪所謀事對余亦惘然嗟歎者久之余在虔州數日欲往大庾縣數處勾當當申酉間郡長與康俱在坐余告以起發之由且請諸公不得出門俟昏晚上馬尹公等送至城門獨懷琪先辭而退余門外俟關鎖訖上馬南去行三十許里聞奔馬者相逼命左右偵之則曰康巡檢遂巡懷琪至因詰之適先已辭退今遠來何也曰欲相送至大庾縣遂與偕行明日至大庾縣驛至廳東西各有一房余居於左康處於右日晚命之同食起行數百步辭氣如平常時亦無他言逼暮聲喏而

退。余亦困倦。遂解衣而就枕。恍惚若夢中。有故人物。故已十餘年矣。再三告辭。涕淚戀戀然。倏忽而遂不之見。覺而異之。忽聞人呼余左右者。其聲頗急。余驚起問之。卽懷琪之虞候爾。曰。巡檢暴得疾。苦辭欲去。余急趨至康所。卽抱膝呻吟云。脛痛欲裂。已令具小舟。須順流歸虔州求醫。須臾數人扶翼詣船。余策杖隨之。康回顧悽咽而別。與余夢中告辭者相類。又數日。余乘舟離大庾。及到虔州。疾問巡檢安否。卽曰。殂再宿矣。未久。韓供奉宗祐至。具言懷琪未死間。頭髻如壯夫。向後摺之狀。頤頰上指。而髻在頂上。喘息甚。羸。須得三兩人。用力從後推其首。才能舉之。口中唯云。罪過罪過。湯飲至口。如有人揮擊之狀。悉覆於地。雖甚飢渴。但虛器而退。除稱罪之外。至死無他言。不踰年。尹玘亦殂。通判李宿。本不同其謀。但隨而署字。後亦以患心疾。不得親民。掌關市賦於外。殆不爲完人矣。異夫。法定等本以殺人攻剽爲事。戕人且衆。爲罪亦已深矣。一爲首罪。而出。復遭非理而死。尙有靈若是。而况殺不辜者乎。異而書之。垂誠於世。韓宗祐知書有識。今累度國家委任。備書此事以示之。

向中令徙義

向中令諱拱。國史有傳。今記者備其遺闕焉。中令倜儻多權譎。勇果剛斷。真英雄士也。少善射。十中其八九焉。生於汾州。從父徙居於潞。年二十許。膽氣不羣。重然諾。輕財慕義。好任俠。借交亡命。靡所不爲。嘗與潞民之妻有私。後半歲。向謂所私之婦曰。多日來不見爾夫何也。婦笑曰。以我與爾私。常磨匕首欲殺我。懼爾未得其便。會爾久不及我家。與鄰人之子謀。許錢十千。召人殺之。鄰家之子曰。若我殺之。汝肯嫁我乎。念夫常欲殺己。恨無逃避之路。遂許之。會夫醉臥城外。鄰家子潛殺而埋之。懼爲人覺。且潛遁矣。向曰。

鄰家子今安在。婦人曰：在某所向密尋而殺之。迴責所私婦人曰：爾與人私而害其夫，不義也。爾夫死，蓋因我，我不可忍，遂殺其婦人，擲首級於街市。且自言曰：向某殺此婦人，徐徐掉臂而去，警巡者義之，且憚其勇力，不敢追捕，因亡命會赦方歸。父憂之，形於顏色。父長者有節行，與故中執憲滕公善。滕時尙布衣，因請計於滕公曰：用何術免此子破吾家。滕曰：敢撩虎鬚以速禍。向父曰：某之子雖如是，觀其性亦易曉。爾四年前有一儒生，五十餘，魁岸落魄，箕踞坐於某之門側。吾之子自外而歸，熟視儒生，生弗之顧。吾之子尋卻出，詬責儒生，生但坐而不動。徐而言曰：爾何等類，敢慢罵若是。然幸吾被儒服，履儒行，若二十年前未識書時，爾盪粉矣。因起攝衣示吾子，雙手曰：見此乎，觀其筋力相壯，狼虎人也。又曰：放汝放汝。吾子聞之，欣然曰：真大丈夫也。我本謂庸儒，敢箕踞傲睨若是，遂容易辱罵，欲拳毆之。及聞儒者言，見儒者志，因謝曰：某之過矣。某之過矣。遂延入命酒饌。儒生漸見某之子器局辭色，實當時俠少也。尤禮接某之子。某之子亦折節設拜而去。由是觀之，乃易曉爾。父歸謂中令曰：滕秀才實名士，闔郡重之。我見汝爲作，恐陷羅網，何不往候之。中令夜乘月叩滕扉，延入。中令曰：昨父教某令候謁秀才，滕與語，應答皆有理，落落一奇士爾。何受傷於兇暴之黨。歟。滕因謂中令曰：未識吾子，潞之中外一辭，以盜贖待之。今觀君才貌，貴人爾。幸自愛，無與非類同遊處。微引古人之未遇，爲賊爲盜。一旦折節垂千古名。若周處輩，中令聞之，不覺前席。語竟，中令曰：願叔事秀才，從前所爲悉改矣。旣歸，拜其父曰：某雖父母生我，今聞滕秀才教我，是滕秀才活我命矣。具以叔事滕公之語告其父。父聞之大喜，自是舊日豪俠徒侶，甘言謝絕之。多造請於滕，不數年，潞之識者皆曰：此向家千里駒爾。出入衣冠類儒者，容止閑雅，不接非類。聞有德行道藝者，多

就訪之。無何父歿。服除。辭潞之親戚。有四方之志焉。累謁侯伯。皆曰尋常人。輒去之。事侯益未半歲。又辭去。聞漢祖開霸府。欲往依之。會歲饑。途多盜賊。由石會關欲入河東。時有常侍中右職郭勳。爲石會關鎮。過使兼主關市。郭知書有識鑿。向謁之。留之月餘。且曰。今盜賊滿路。公引一小僮。策兩驢。觀君鮮衣美儀。貌不類貧約者。此去畏途非利往矣。兼近聞有一火賊。去鎮五七里。時嘗習弓弩。過客無全者。更俟旬浹。有伴侶三二十人。某亦集鎮丁壯。送君出關路。向志不可留。且曰。不勞人送。鎮將郭勳。觀其不可留。曰。善。自爲謀。向遂行。不三餘里。遇羣盜數十人。於路側射弓。向直詣賊所。徧揖之。因自陳姓名。某從職軍將。失主無託。今往河東欲投事。一僮兩驢。隨身衣裝。一兩貫盤纏外。更無他財物。近知前程去者。皆遭劫剝。幸諸君周旋。勞三五人。送過前程。內一人長髯大面。壯捷魁偉。笑顧同輩曰。觀此人敢要我等送何也。中有一人曰。彼有弓箭。試請伊射弓如何。長髯者謂中令曰。兄弟方賭射。取弓箭射一兩頭。向謙讓久之。羣盜堅請之。向若不得已。取弓箭射兩頭。凡箭皆出括。可半寸許。羣盜驚歎。留坐與語。且曰。僕射於此。且住三兩日。否。容弟兄輩管領。向許之。卻迴至關。郭勳訝之。謂是不敢前進。向告之故。明日迄暮。盜魁果令人來請。向即隨之。離鎮可六七里。於墓林之側。設席具饌。器物皆白金。方燃薪熾炭。剖牛烹煮之。既坐。以酒勸向。向曰。素不飲酒。盜魁亦然之。食訖。命取送路來。須臾。一盜齎銀一錠。牽一馬至。素鞍勒金。盜魁曰。僕射無馬。聊代步爾。銀到河東。充茶湯之費。向皆納之。得結盟而退。盜魁指揮小僮十人。送至前程。謂向曰。此皆驅使者。有不如意。即痛撻之。向明日遂行。既至晉陽。漢祖位望隆重。姓名無由通達。時周祖尙爲隨使。孔目官漢祖託之心腹。門戶已炎炎矣。伺周祖晚歸。於路隅趨出手執狀。自稱姓名。遂拜周祖。願視

久之及歸。召而問之。具以所求之意對。且曰。某四海無徒。願在左右。周祖曰。某見在大王門下。豈敢奉留。向發言慷慨。誠至堅確。周祖憫之。每日候周祖歸。趨拜如前。一日周祖召之入宅。徐曰。嫌奉勞日日路。左相拜恐。大王探知。將謂某招人。彼此不穩。便既僕射在客。不如來某下處。且相伴。向再三致謝。自此移在周祖宅內。周祖歸與同食。向對之禮甚恭。周祖大器重之。劉高祖舉兵南向。墨制授周祖樞密副使。向於周祖始盡服事之禮焉。漢祖有天下。周祖爲樞密使。周祖補中令。爲內典客。周祖之入關平三叛。岐蒲雍也。中令皆從行。奇計密謀。大有裨益。師旋周祖留守鄴都。帶樞密使步騎。且衆庶政執掌。百倍常時。多與中令參決焉。高祖事無大小。盡以付之。及漢少主密計欲圖周祖。周祖既覺。三軍推戴。擁兵向闕。至於受禪。中令之力爲多。當世宗時。下秦鳳。戰高平。戮馬步都校。何進。樊愛能。已降數百人。皆中令之功也。由是世宗兵威大振。南北廓地。所向無前矣。盡淮南。朔南。霸上之境。皆爲內地。歷南院宣徽使。仗節鉞於方面。西京留守。官至中書令。歸。全手足於京師。第令名終始。勳業顯赫。近朝侯王一人而已。在洛陽。委政於賓席。種竹藝樹。縱妓樂。恣遊適。以自晦。不積財帛。去世未十稔。子弟有凍餒者。好賢重士。待人豁然。無疑忌心。不枉刑。不擾民。有大功於世。終身未嘗自伐。皆古之侯王所難之事。諫議大夫滕公諱中正。上黨人。博通經史。謹厚寡言。五常百行。無所虧缺。長於時務。清儉。率下風規。肅然。有古人風。不苟進取。守命俟時而已。會中令遇周祖。既而思曩昔之事。曰。若非滕公。吾爲伏莽輩所污死矣。今日立身榮貴。忝滕公之力也。使人延請。奏於周祖。由是向中令屢立方面大勳。滕公爲賓佐。悉從行。向中令以功名終始者。滕公之助也。向居守洛陽。爲府判官。向令移安陸。滕公授倉部員外郎。後遷大諫議。執憲綱。久之。壽終於洛陽。

私第。余在洛陽布衣時。滕公爲府判官。已受滕公知。爲江南轉運使。蒙滕公舉。目覩中令之美。耳聞滕公之說甚詳。故書俟他日。取中令傳校之。傳之詳者去之。傳之略者存之。冀有補於太史氏而已。

張相夫人始否終泰

張相諱從恩。有繼室。訪其姓氏未獲。河東人。有容色。慧黠多伎藝。十四五時。失身於軍校。爲側室。洎軍校替歸洛下。與之偕來。至上黨。得病。因舁之而進。至北小紀。(名地)厥病且甚。湯飲不能下。自辰至酉。痢百餘度。形骸骨立。臭穢狼藉。不可嚮邇。軍校厭之。遂棄之道周而去。不食者數日。行路爲之傷嗟。道旁有一士。龕可容數人。蓋樵童牧豎避風雨之處所也。過客憫之。衆爲舁至於士窟中。又數日。病漸愈。衣服悉爲暴客所褫。但以敗葉亂草蔽形而已。漸行至店。日求勺餘食。夜卽宿於逆旅。簷下一日有老嫗。謂曰。觀爾非求乞者也。我住處非遠。可三百許步。卽攜之而往。姥爲洗沐。衣以故舊衣。日進粥飲蔬飯而已。不數月。平復如故。顏狀艷麗。殆神仙中人也。里民有子未結婚者。爭欲娶之。張氏拒之。忽有士子過小紀。知之。堅求見之。旣見。謂姥曰。可能聘某當贈姥綵絹五十匹。姥許之。易以鮮衣首飾等。以車載之而去。士人遂偕往襄陽。僦宅居之。會襄帥安大王從進叛。左右利其財。殺其士子。納其妻。從進敗。爲亂兵所得。人有知其殊色。遂送至都監。張相察內。張相卽從恩也。張相共獲婦女十餘人。獨寵待士子之妻深厚。數歲。張之正室亡。遂以士子之妻爲繼室。後封郡夫人。及爲中饋也。善治家。尤嚴整。動有禮法。及張加使相。進封大國夫人。壽終於洛陽第中。吁。婦人女子。何先困而後遇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前有失身求勺之厄。終享富貴大國之封。則古之賢人君子。當未遇也。則困風塵。蒙菜色。有呼天求死而不能。一旦建功業。會雲龍。爵

位通顯。恩寵稠疊。功業書之史策。令名播之不朽者。何可勝數哉。因書之者。有以知婦人微賤者。豈可輕易之乎。况有文武才幹。困布衣及下位者歟。

白萬州遇劍客

萬州白太保名廷誨。卽致政中令諱文珂之長子也。任莊宅使時。權五司兼水北巡檢。五司者。莊宅。皇城內園。洛苑。宮苑也。平蜀有功。就除萬州刺史。受代歸。歿於荆南。白性好奇。重道士之術。從兄廷讓爲親事都將。不履行檢。屢遊行於鄴市中。忽有客謂廷讓曰。劍客嘗聞之乎。廷讓曰。聞。曾見之乎。曰。未嘗見。客曰。在前通利坊逆旅中。呼爲處士。卽劍客也。可同往見之。廷讓如其言。明日同詣逆旅中。見五六人。席地環坐。中有一人。深目豐眉。紫墨色。黃鬚。廷讓至。黃鬚獨不起。客曰。可拜。廷讓拜。黃鬚倨受。徐曰。誰氏子。至。客曰。白令公姪。與某同來。專起居處士。黃鬚笑曰。爾同來。可坐共飲。須臾。將一木盆至。取酒數瓶。滿其盆。各置一瓷碗在面前。昇一案。臚肉置其側。中一人。鼓刀切肉。作大臠。用杓酌酒於碗中。每人前設一肉器。廷讓視之。有難色。黃鬚者一舉而盡。數輩亦然。且引手取肉啖之。顧廷讓。揚眉攝目。若怒色。廷讓強飲半碗。許咀嚼少肉而已。酒食罷。散去。廷讓熟視。皆狗屠角抵輩。廷讓與同來客。獨住款曲。客語黃鬚曰。白公志士也。處士幸勿形跡。黃鬚於牀上取一短劍出匣。以手箴弄。訖以指彈劍。鏗然有聲。廷讓視之。意謂劍客爾。復起再三拜之。曰。幸覩處士。他日終願乞爲弟子。黃鬚曰。此劍凡殺五七十人。皆恠財輕侮人者。取首級煮食之。味如豬羊頭爾。廷讓聞之。若芒刺滿身。恐悚而退。歸具以事語於弟廷誨。貴家子聞異人奇士。素所尙。且曰。某如何得一見之。可謀於客。遂告之。客曰。但備酒饌俟之。明日辰巳間。客果與俱來。白

兄弟迎接之。延入白俱投拜。黃鬚悉倨受之。飲食訖。謂白曰。君家有好劍否。對曰。有。因取數十口置於前。黃鬚一一閱之。曰。皆凡鐵也。廷讓曰。某房中有兩口劍。試取觀之。黃鬚置一於地。亦曰。凡劍爾。再取一云。此可。乃令工磨之。黃鬚命取火筋。至引劍斷之。刃無復缺。黃鬚曰。果稍堪爾。以手擲。若劍舞狀。久之告去。廷誨奇而留之。命止於廳側。待之甚厚。黃鬚大率少語。但應唯而已。忽一日。借一駿蹄。暫出數日。徒步而來。曰。馬驚逸。不知所之。旬日有人送馬至。又月餘。黃鬚謂廷讓曰。於爾弟處借銀拾錠。皮篋一好馬一匹。僕二人。暫至華陽。迴日銀與馬卻奉還。白兄潛思之。欲不與。聞其多殺恠財者。欲與。慮其不返。猶豫未決。黃鬚果怒。告去。不可留。白昆弟遜謝之。曰。十錠銀一馬。暫借小事爾。卻是選人力。恐不稱處士指顧。悉依借與之。黃鬚不辭。上馬而去。白之昆仲亦不之測。數日一僕至。曰。處士至。土壕怒行遲。遣回。又旬日一僕至。曰。到陝州。處士怒遣回。白之昆仲謂劍客不敢竊議。恐知而及禍。踰年不至。有賈客乘所借馬過門者。白之左右皆識之。聞於白。詰之曰。於華州八十千買之。契券分明。賣馬姓名易之矣。方知其詐。三數年後有人陝州見之。蓋素善鍛者也。白爲人平常厚貌深衷。未易輕信。黃鬚假劍術以惑人。宜乎白之可欺也。書之者。亦鑄鼎備物之象。使人入山林逢之。不敢爾思。亦自古欺詐之尤者也。君子誌之。抑鑄鼎之類也。誠之誠之。

洛陽染工見冤鬼

開寶初。洛陽賢相坊染工人。姓李。能打裝花襯。衆謂之李裝花。微有家活。性剛戾。不信佛。若有僧持盂至門者。視僧如木偶人。雖植足遲久之。裝花竟不答一言。與之同類者謂之曰。既不報施。何不答一言令去。

李公曰。若爲一言。恐後度復來。聞者大笑之。忽一旦。假借繡畫佛數幢。及經數帙。供養飯僧數十人。鄰件怪之。有富人樊澄。潛詰之。李以實對。且曰。某於晉末饑荒之歲。家貧。祇有一兩貫錢本。於鄉村雜販。有一人姓孫。亦有錢三兩貫。與之同於鄉村雜販。早出晚歸。皆與同行。每至郊野無人之處。姓孫人屢瞻顧。或前或後。若欲窺伺之狀。某覺之。一旦遇陰晦。咫尺不相辨。某以圓石從後擊之。正中其腦。再以石於頭面擊之。遂死。棄屍道周。盡得孫之物貨而歸。終無人知者。近因夜市。自去買熟食。忽見姓孫人亦在買物。某懼告官。欲潛遁。則姓孫人步步相隨。無由逃免。某遂拜告之。自言。今某家微有錢物。乞不告官。要少錢物。依數相奉。謂是當時暫死而復活矣。孫亦無一言。某遂召入酒店內。同坐吃酒數巡。孫徐言曰。當時何故打殺我。多少年歲。尋覓爾不得。某遂言實死罪。當時覺你待暗算我。遂先下手爾。某遂拜告之。孫曰。我辛苦尋覓不得。見卻並不濟事。我非人。卽鬼也。你打殺我後。被村人棄我屍半里許。枯井中。今來壅塞。微有井形狀。爾骸骨尙存。受生無所。你爲我取出葬之。易新衣。無恨矣。裝花許諾。尋失之。所以齋僧小功德。爲此冤鬼。樊澄素奉佛。知因果。謂李曰。何不速於初打殺他處。尋覓枯井。取屍與造新衣服。爲轉經齋僧。擇地重葬之。不爾。終當及禍。李聞之。懼如言。尋之數日。果見有枯井。蹤跡掘之。得所棄屍。造新衣於山下。買地葬之。數年後。李與親家姓傅人相爭。互擒拽至南州廂。廂有古獄。獄無門。李自投身獄中。會主吏邊其姓。偶適他所。李卽於獄中穀樹上。以衣帶自絞而死。廂吏由是獲罪。吁。李孫俱微人也。晉末殺之。至我朝開寶初尙見之。旣改葬。終於自縊。豈非鬼神報應之驗。昭昭乎。余在洛中目覩之。故書以示勸誡云。

茅亭客話

黃休復

蜀先兆

聖朝乾德二年歲在甲子。興師伐蜀。明年春。蜀主出降。二月。除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呂公（餘慶）知事。府事。以僞皇太子策勳府爲理所。先是蜀主每歲除日。諸宮門各給桃符一對。俾題元亨利貞四字。時僞太子善書札。選本宮策勳府桃符。親自題曰。天垂餘慶。地接長春八字。以爲詞翰之美也。至是呂公名餘慶。太祖皇帝誕聖節。號長春。天垂地接。先兆皎然。國之替興。固前定矣。

車轍跡

蘇州羅江縣羅瓊山。有羅瓊洞。昔羅真人名瓊。修道上昇之所也。其洞凡有水旱疾癘。禱之。靈無不應。太平興國五年庚辰歲中秋。彩霧輕煙。月光如晝。香風瑞氣。瀾漫山谷。四遠村民。登層巒而望之。唯聞音樂環珮之聲。遲明。但見車轍之跡。去洞十里餘。闊一丈以來。碾土深三四寸。其轍跡隨山勢高下。直至洞門。迤邐狹小。卽不知神仙乘車出洞耶。音樂之聲。晝夜不絕。遂聞諸州縣。時殿前承旨兵馬監押知縣事陳（覃）縣尉鄒（崇讓）尋詣仙洞。觀茲轍跡樂聲。以事奏聞。詔大白九井山虎耳先生李洞濱。齎香於洞前。設醮禮。察視其由。以祈靈貺。虎耳先生大名府有道之士。時呼爲李八百。去已八百歲。如五十許童。顏鬢髮。行速言徐。每駐足。士民聚觀者如堵。先生卽於懷袖中。探取銅錢二三文。撒之。則稍得人退。因是每十步二十步。取錢一撒。至暮懷袖之中。錢無闕焉。翌日。與諸官入洞。行十里已來。唯聞異香襲人。樂聲隱隱。人吏各持香燭。屏息捫藤。足履嵌窟。魂竦汗瀝。先生步無差跌。神氣自若。出洞之時。衣履之上。無泥滓露汗之跡。

程君友

遂州小溪縣石城鎮仙女壘村民程翁。名君友。家數口。墾耕力作。常於鄉里傭力。織草屨自給。人質鄙朴。而性慈仁。行見禽獸。常下道迴避。不欲驚之。寡訥少與人交言。年六十許。凡見山人道士。聚得傭負之直。以接奉之。凡有行李者。卽與之負擔。無遠近。或遺之錢。卽不顧而迴。如此率以爲常。開寶九年春。往雲頂山寺。遇一道士。古貌神俊。布衣羸幘。引一黑狗。見君友云。願與我攜拄杖藥囊。到青城山。當倍酬爾。直君友忻然隨之。入一小徑。初則田疇荒梗。漸見花木。與常所歷者路稍異。行三四里。又見怪石夾道。皆生細竹桃花。飛泉鳴籟。響亮山谷。望中有觀宇。依山臨水。松桂清寂。薄霧輕煙。披拂左右。黑狗前奔。道士昇廳。君友致藥囊拄杖於階上。道士曰。爾有仙表。得至於此。開囊取瓢。傾丹一粒。令吞之。曰。若有飢渴。則可嚼柏葉。柏實些些。君友懇祈願住仙齋。以效廝役。道士曰。爾且歸家。別止一室。精思妙道。吾至九月八日。當來迎爾。君友拜謝未終。黑狗起吠。因出門避之。向來所遇如失。寂無影響。若夢寐中。遂巡見一負薪者。問之。云是青城山洞天觀路。君友歸家。無飢渴之念。遂別止一室。不顧家事。嘗焚柏子柏葉。靜無所營。爲不飲不食。時嚼柏實三五顆而已。門外有一柏樹。下有一大盤石。常織草屨。及偃息於上。至九月七日夜。山谷月皎風清。君友於居前。後如有所待。達旦雲霞相映。有如五色。君友仰觀躡空。祥風忽生。彩霧鬱起。妻孥悲號。遂越巨壑層巒。涕泗追望。極目而沒。鄉里皆見聞。時知州右補缺李公（準）通判張公（蔚）以爲妖訛。因繫君友妻男於獄。遣吏民於遠近尋其蹤。由時村耆鄉里。不堪其擾。衆焚香告曰。君若得道。卻乞下降。勿使鄉人濫獲其罪。忽一日。君友在州衙門請見通判張公。怒而詈之曰。若仙當往矣。豈得復

還顯是妖也。將加責辱。令拘之。君友但俛首默坐。不飲食。吏人有私問之曰。何以得免。對曰。新主將立。何患乎。不免。言辭安詳。人皆不論。至十二月初。值太宗皇帝登極。遇赦。至是方悟新主之驗也。君友歸家。入諸舊室。有真仙時降。輝光燭空。升牀連榻。笑語通宵。妻男聽之。皆不可曉。至太平興國元年三月三日。於柏樹下石上。復騰空冉冉而去。妻男望之。已在霄漢。唯聞音樂及香風。終日不止。本州以事奏聞。恩賜其妻男粟帛。時鞠獄吏張漢。廖觀其事蹟。因是棄妻子。遊歷名山。至今尙在。

崔尊師

崔尊師名無數。王氏據蜀。由江吳而來。託以聾聵。誠有道之士也。每觀人書字。而知其休咎。能察隱伏。逃亡。山藏地祕。生期死限。千里之外。骨肉安否。未嘗遺策。時朝賢士庶。奉之如神明。龍興觀道士唐洞卿。令童子以器盛蘿蔔。送杜天師光庭。值崔在院門坐。遂乞射覆。崔令童子於地上劃一個字。童子劃一此字。崔曰。蘿蔔爾。童子送迴。拾一片損梳。置於器中。再乞射覆。崔曰。劃字於地。童子指前來此字。崔曰。梳爾。洞卿久知崔有道。令童子握空拳。再指此字。崔曰。空拳爾。洞卿親詣崔云。一字而射覆者三。皆不同。非有道。詎能及此。崔曰。皆是童子先言。非老夫能知爾。此字象蘿蔔。亦象梳。亦象空拳。何有道耶。崔相字託意指事。皆如此類。王先主自天復甲子歲封蜀王。霸盛之後。展拓子城西南。收玉局化起五鳳樓。開五門。雉堞巍峨。飾以金碧。窮極瑰麗。輝煥通衢。署曰得賢樓。爲當代之盛。玉局化尊像。並遷就龍興觀。以其基址立殿宇。廣庫藏。時杜天師詣崔曰。今主上遷移仙化。其有證應乎。崔歎息良久。言曰。皇嗣作難。爾甲戌歲。果僞皇太子元膺叛。尋伏誅。後杜天師謂崔曰。有道之士。先識未然。崔曰。動局子亂。必然之事。何有道先識。

者哉。杜天師曰：此化畢竟若何。崔曰：局必須復，非王氏不可也。先主殂，少主嗣位，明年再起仙化，以爲王氏復局之驗也。聖宋大中祥符甲寅歲，知州諫大夫凌公（策）奏乞移王先主祠，取其材植，以修此化。土木備極，樓殿壯麗，工木未畢，或於玉局洞中，出五色雲，觀者千餘人，移時而散，尋畫圖呈進，降詔獎諭。卽崔所言王氏復局之事，證應何其遠哉！休復嘗讀仙傳拾遺云：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深廣千里，五百里，其中有日月飛精，謂之伏晨之根，下照洞中，與人間無異。有仙王仙官，卿相輔佐，如世之職司，凡得道之人，積功遷神返生者，皆居其中，以爲民庶。每年三元八節，諸天上真，下降洞中，以觀其理。善惡人，世生死興廢，水旱風雨，皆預關於洞府。及龍神祠廟血食之司，皆洞府之統攝也。二十四化之外，有青城峨眉益登慈母繁陽蟠冢等洞，又不在十大洞天，并三十六洞天之數。洞府仙曹，亦如人間之州郡爾。夫天之所以有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子亂之禍，能無及此乎。

杜推官

僞蜀子城西南隅，有道士開卜肆，言人之生平休咎，皆如目睹。僞蜀廣政中進士蘇協，杜希言同往訪之。道士謂蘇曰：秀才明年必成名，蘇未甚信之。道士曰：成固定矣，兼生貴子，時內饋方孕，逼期，因是積以爲驗。顧杜曰：秀才成何太晚耶。杜不樂，以爲妄誕，愠而退。明年春，蘇於制誥賈舍人下及第，杜果無成。蘇過杏園，蘼生一子，卽易簡也。至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杜方悟道士之言，遂再謁之，問名第。雖云晚成，未審祿如何。年秩終何地。道士曰：秀才勉旃，必成大名。然其事稍異，不能言之。杜生請之曰：君成事之日，在蘇先輩新長之子座下。杜曰：若保斯言，欲辭福祿得乎。道士曰：從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其年蘇授彭州司法參

軍改陵州軍事推官。聖朝伐蜀，赴闕累任外官。其子果以狀元及第，端拱二年由翰林學士知舉。杜始得成都解南宮，奏名登第，授常州軍事推官。不祿時，子弟嶠遊京師，見杜云：鄉知唯吾友一人。見某老成，遂言老成之始末，故得書之。然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道士見之遠也。

張海上

僞蜀舉人張洸，字海上。雍熙丙戌歲，往嘉州謁平羌令。船次平羌，既下，夜泊。忽夢二人，容貌端儼，白衣華煥，於洸前俯伏求救。洸覺，唯聞船棧下跳躑之聲不已。視之，乃二鯉魚焉。洸性躁急，不能容物，怒此魚撓其寢，遂扶棧取魚，棄於江中。既而就寢，復夢二白衣，持大蒜數頭，懇謝而去。遲明，方悟向夢者魚也。至於平羌，因以夢告平羌令，令曰：君之夢，祥符也。放魚所感，赫者算也。當延君算爾。洸至晚年，著後隱書三卷，亦紀夢魚之事，享壽七十八而卒。

周寫貌

僞蜀成都人周元裕，攻寫貌。時因避暑於大聖慈寺佛牙樓下，或自長吁，傍有村人詰其吁嘆。元裕答云：某攻寫真有年矣，生平薄命，有請召寫真者，富室則不類，貧家則酷似。母老供給不遑，故有是嘆。村人因問元裕踰泊之處，良久曰：某有薄土在靈池縣，鄰村有觀，觀主欲要寫真，囑我多時，來日詰朝同來相尋，勿失此約。翌日，有一道流，白皙長髯，來求寫真云：夜來鄰村門徒話及，特來奉謁。元裕乃定思援毫，立就其貌，無少差。道流喜云：門外有一僕，將少相酬。出門呼之，已失道流蹤跡。遂巡蜀城士庶，咸言靈池朱真人來周處士家寫真，求請真容者，日盈其門。自此所獲，供侍周贍，觀斯靈異，得非有道之士出處人間救

振貧苦者乎。

劉長官

劉長官名蟾。美風姿。善談論。涉獵史傳。好言神仙之事。無子息。夫妻俱五六十。於僞蜀攝成州長道縣主簿。聖朝尅復。匿於川界貨藥。改名抱一。開寶中。於青城鬼城山上。結三間茅屋。植果種蔬。作終焉之計。每一月。兩三度入青城縣。貨藥。市米麵鹽酪歸山。由是人稍稍知之。或云有黃白法。一日有三人冒夜投宿。自攜酒果。就語及爐火之事。頗相契合。至夜央。語笑方酣。客曰。知長官有黃白法。可以梗概言之。長官初則堅拒。客復祈之不已。長官笑曰。某自數年浪跡從師。祇得此法。豈可輕道耶。客曰。某等願於隱齋。效鑿薪鼓鑪之役。可乎。長官辭以師授有時。他日於丈人真君前相傳爾。客作色云。今夜須傳。勿爲等閑。長官曰。適慕君子。何同道相逼如此。客三人攘臂瞋目。眦之良久。曰。某等非君子。是賊也。如不得其法。必加害於君。於腰間探出短刃。長官與妻惶懼。憚其迫脅。而并法兼殘藥奉之。三人得之。拱揖而去。長官夫妻晦爽下山。不復再往。因以山居與李謙處士。休復授道於處士。故盡熟其事焉。

女先生

遂州女道士游氏。不記名。太平興國末。經過成都。遊青城。及諸仙化。儀質古雅。善談至道。容貌可二十餘。不飲食。云得丹砂之妙。有一叟。髭髮皓然。腰脊偃僂。執焚香洒掃之役。侍於女冠之後。常遭叱辱。又有張五經道士。名道明。年過四十。亦爲女冠侍者。云此女冠者。百二十歲。老侍者乃遠孫爾。蜀城士民仰從之。至於納貨求丹。就師辟穀者。如市焉。時知府辛諫議仲甫。恐其妖。遣出城。任遊諸化。猶有師資者。隨行。經

數年有遂州劉山人到城。休復因話女冠之事。山人笑云。祇自卽時與張道明于飛至今。見住庚除化。向來侍者卽女冠之父也。嗟乎。師問者但存誠敬之。爲其所欺如稚孺。得不戒於所惑乎。

艾延祚

成都漆匠艾延祚。甲午歲爲賊所驅。於郡令造漆器。五月六日。或聞鼓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因上樹。匿於穠葉間。見天軍往來。搜捕殺戮。至夜。遂下樹。於積屍中臥。至中宵。聞傳呼。頗類將吏。有十數人。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簿籍。稱點姓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唯不唱艾延祚。而過。僵屍相接。猶檢閱未已。乃知聖朝討叛伐逆。屠戮之數。奉天行誅。故無誤矣。

夷人婦

甲午歲五月。天兵剋益郡。至八月。賊支進。猶據嘉州宿。崇儀翰領兵討之。軍次洪雅。有卒掠獲一夷人婦。頗有姿色。置於兵幕之下。每欲逼之。云自有伉儷。則交臂疊膝。俯地而坐。軍人怒。許其斷頸。剖心。終而不能屈。堅肆強暴。拒之轉甚。三日不飲食。以死繼之。竟不能犯。以非禮。主帥聞而憫之。使送還本家。嗟乎。雖蠻夷而能堅貞。強暴者不能侵侮之。華夏無廉潔者。得無愧乎。

鬻履嫗

庚子歲。益部軍賊據城。大軍在北門外。廝起洞子。近城攻擊。矢石如雨。中填街有王嫗。年七十餘。孫兒十四五歲。爲賊驅之守城。嫗日自送食飲。忽一日。賊集諸妓樂於瓦屋禪院門。嫗倚樹坐看。一賊直來嫗前。背身箕踞。嫗叱之。不去。仍惡罵之。其人如不聞。嫗忿然退身。須臾城外一砲飛空而落。傍擊此賊。頭碎於

地如無此賊。則嫗正中。之也。城陷日。唯殘嫗一身。今九十餘。既老且病。凍餒切骨。織草屨自給。常告人云。城閉之日。若遭砲石擊殺。不見今日貧苦。何不幸若此耶。夫死生有命。子夏言人不可逾也。凡人貴賤貧富。遭逢禍福。有幸與不幸。顏子少亡。子曰不幸。短命之稱爲不幸。則知長命爲幸也。鬻屨嫗貧而壽。嘆爲不幸。惜哉。

好畫虎

靈池縣洛帶村民郝二者。不記名。嘗說其祖父以醫卜爲業。其四遠村邑請召。曾無少暇。畫一孫真人。從以赤虎。懸於縣市卜肆中。已數歲。因及耄年。每日顛坐。瞪目觀畫虎。終日無倦。自茲不見畫虎。則不樂。孫兒輩將豆麥入城貨賣。收市鹽酪。如不協其意。則怒而詬罵。以至杖撻之。若見畫虎。則都忘前事。人有召其醫療。至彼家。見有畫虎。卽爲之精志。親戚往還。亦只以畫虎圖幃爲餉遺之物。如是不數年間。村舍廳廚寢室。掛畫虎皆遍。鄉黨皆以畫虎所惑。有老兄見其魠好怪而責之曰。汝好此物。何爲乎。答曰。常患心緒煩亂。見之則稍間焉。因是說府城有藥肆。養一活虎。曾見之乎。曰未也。因拜告其兄。求偕至郡。既見後。頓忘寢食。旬餘方誘得歸。自茲一月入城看虎再三矣。經年唯好食肉。以熟肉不快其意。則啖生肉。凡一食。或豬頭。或豬膊。食之如梨棗焉。如是兒孫輩皆恐怯。每入城看活虎。孫兒相尋見。則以杖擊迴。至孟蜀先主建僞號之明年。或一日夜分。開莊門出去。杳無蹤跡。有行人說夜來一虎跳入羊馬城內。城門爲之不開。半日得軍人上城射殺。分而食之。其祖父不歸。絕無耗音。則化爲虎者是也。遂訪諸得虎肉食者。獲虎骨數塊。將歸葬之。

葭萌二客

僞蜀末利州路有二客負販雜貨往葭萌市鬻之山巖峻竹樹荒涼時雨初霽日將暮去市十五里餘藁林高樹上有人云虎過溪來行人迴避二客惶忙選得一樹高枝葉蔽人形處登之遂巡有二虎迭來攫躍或作人聲曰人在樹上一虎曰我須上樹取之虎欲相及二客悸慄以拄杖椿之虎叫曰刺着我眼遂下樹呼號而逸至曙行人稍集遂下樹赴葭萌市征所有一婦報云任欄頭夜來醉歸刺損雙眼不來檢稅二客相顧私語衆怪而問之因說夜來以拄杖損虎眼是斯人僞爲虎而劫路耶衆言此處近有二虎且暴四遠村莊犬彘駒犢逮將食盡市遂相率持杖往欄頭家驗之纔及中路遇一虎虎畏人多惶怖奔逃越山哮吼而去衆至任欄頭家窺其籬隙之內但見欄頭俛形而坐兩目流血呻吟不已衆乃叱之以杖擊籬其欄頭驚忙踉蹌曳一尾突門而出目無所見撞落深坑吼怒擊攖爲衆人棒及大石斃之遂昇入市向先見者虎卽欄頭妻也休復見史傳人化爲猿爲魚爲鼈爲龜爲蛇爲虎之類多不可以智詰之矣

虎化爲僧

武都人姓徐失其名以商賈爲業開寶初往巴蓬興販其路危峽猿徑鳥道人煙斷絕猛獸羣行村毗皆於細路中設檻窵以捕之爲常矣時徐至一村安泊中夜報云機發村人炬火照之見一老僧困憊在窵中自陳曰夜來入村教化迴誤落檻中望諸檀越慈悲解救村毗輩共愍開檻而出之躍跳數步成一巨虎奮迅騰躑而逝斯畜也以人言誘喻村毗得脫其難亦智矣

景山人

玉壘山人景煥。有文藝。善畫龍。涉獵經史。撰野人閑話。牧豎閑談。住川城北隅。數畝園蔬。家族數口。豐儉得中。山人情性溫雅。守道儉素。未嘗與人有毫髮之競。對人無老少。必先稱名。雍熙年初。有富家王仲章者。求山人畫龍。初甚愛重。後有人云。景山人畫格品低。於孫位黃筌。遂將染爲阜山人。聞之曰。何不速言。酬以好絹。恭謝而退。嘗使小僕挈帽隨行。遇雨。尋僕不見。冒雨而歸。妻問何不戴帽。衣服濡溼。山人云。亢陽祈雨。不許人戴帽。其妻使婢送金釵還鄰家。婢中路遺之。泣告山人。因他處假金釵令還鄰人。山人嘗於婢僕輩。知其乏困飢寒。誠謂君子不虐幼賤。山人園圃中。養二班鵝。婢夜見鵝糞中有光明。往告之。山人令以水淘之。獲麩金二兩餘。吁。誰爲天蓋高。何懲惡勸善如反掌耶。

勾生

益州大聖慈寺。開元中興創。周迴廊廡。皆累朝名畫。冠於坤維。東廊有維摩居士堂。蓋有唐李洪度所畫。其筆妙絕。時值中元日。士庶遊寺。有三少年俱善音律。因至此。指天女所合樂。云是霓裳羽衣曲第二疊頭第一拍也。其中勾生者。卽云。某不愛樂。但娶得妻如抱箏天女。足矣。遂將壁畫者頂上。搯一片土吞之。爲戲。旣而各退歸。勾生是夜夢在維摩堂內。見一女子。明麗絕代。光彩溢目。引生於窗下。狎昵。因是每夜忽就生所止。或在寺宇中。繾綣迨月餘。生舅氏范處士者。見生神志癡散。似爲妖氣所侵。或云服符藥。設齋拜章除之。始得生。父母領之。其夜天女對生。歔歔不自勝。曰。妾本是帝釋侍者。仰君思慕。不奪君願。託以神契。君今疑妾。妾不可住。君亦不必服諸符藥。妾亦不欲忘情於衣帶中。解玉琴。爪一對。曰。聊爲思念。

之物。君宜保愛之。自此永訣。生捧之。無言酬答。但彼此嗚咽而已。既去。生自是日漸羸瘠。不逾月而卒。玉琴爪其家收得。至順寇時方失之。壁畫天女。至今項上指甲痕尙存焉。

龍女堂

益州城西北隅有龍女祠。卽開元二十八年。長史章仇公兼瓊拔平戎城。夢一女曰。我此城龍也。今棄番。來歸唐化。後問諸巫。其言不異。尋表爲立祠。錫號會昌祠。在少城舊跡。近楊雄故宅。每旱潦。祈禱無不應。乾符中。燕國公高駢築羅城。收龍祠在城內。工徒設板。至此驟有風雨。朝成夕敗。以聞於高公。公亦夢龍女曰。某是西山龍母池龍君。今築城。請將某祠置於門外。所冀便於往來。公夢中許之。及覺。遂令隔其祠於外。而重葺之。風雨乃止。城不復壞焉。繼之王孟二主。甚嚴飾之。禱所感應。封睿聖夫人。天禧己未歲。自九月不雨。至庚申歲二月。寺觀諸廟。禱所寂無影響。知州諫大夫趙禎躬詣其祠。冥禱未至。郡甘澤大澍。達旦。屬邑皆足。是歲豐登。民無札瘥。遂奏章新其祠宇焉。

疑仙傳

隱夫玉簡

李元

明皇時李元者。常遊華山下。唯採諸藥食之。性復好酒。山下人多以酒飲之。忽一日。騎一白鹿。舉手謂山下人曰。我今去遊天台。有老父三人。遮道欲留之。乃問之曰。君方與山下之人相親。又何遽別。元曰。老父輩殊不知相親必離也。我今不敢背時。而固離耳。老父曰。君方食華山之藥。又遊天台。何所食也。元曰。我在華山。卽食華山之藥。在天台。卽食天台之藥也。老父知不可留。遂命之藉草。酌以濃醪。以餞別。元臨岐。

而留藥三丸與老父三人謂曰當速食之乃上白鹿而去尋不知所之後二老父卽食其藥一老父不食之經數月果死其二老父後皆一百五十歲方卒故人皆疑李元是仙矣

張鬱

張鬱者燕人也客於京洛多與京洛豪貴子弟遊狂歌醉舞近十載忽因獨步沿洛川鬱旣覩是時也風景恬和花卉芬馥幽鳥翔集於喬木佳魚踴躍於長波因高吟曰浮生如夢能幾何浮生復更憂患多無人與我長生術洛川春日且狂歌吟纔罷忽舉目見一翠幄臨水絃管清亮鬱驚歎曰是何人之遊春也言未絕有一女郎自幄中而出緩步水濱獨吟獨歎鬱性放蕩不可羈束不覺徑至女郎前問之曰是何神仙之女下陽臺邪來蓬瀛邪獨吟而又獨歎邪女郎駭然變色良久乃斂容而言曰兒自獨吟獨歎何少年疏狂不拘之甚也安得容易來問鬱曰我天地間不羈之流也少耽詩酒適披麗質詠歎固願聞一言耳女郎微笑指翠幄而言曰可同詣此也鬱因同至翠幄內女郎乃命張綺席復舉絃管與鬱談笑共酌芳樽及日之夕也女郎曰人世信短促邪春未足秋又來纔紅顏遽白髮設或知人世之不可居而好道者之實可與言也鬱低頭不對女郎乃歌曰彩雲入帝鄉白鶴又徊翔久留深不可蓬島路遐長又歌曰空愛長生術不是長生人今日洛川別可惜洞中春俄與鬱別乘洛波而去鬱大驚亦疑是水仙矣

葛用

葛用者常牽一黃犬遊岐隴間人或以酒飲之卽飲而不食好與僧徒道流談每至夜卽宿於郊野道士王奉敬仰焉忽謂奉曰可共乘此犬一遊奉曰此犬何可乘也用曰此犬能行也因共乘之此犬忽然躍

身有如飛翥頃刻之間出中華之外約萬餘里至一山峯巒奇秀風景澄靜有殊人間也俄共下犬攜手入一洞中見奇樹交陰名花爛然峻閣高臺多臨綠水俄又入一朱戶有三女子出迎之韶年麗質實世希有皆宛若舊識既延之登一樓俯翠欄寰珠簾設碧玉牀命以瓊漿共酌仍三女子雜坐須臾之間彈箏吹簫盡去形迹及將日暮皆已半醉用乃謂奉曰此三女子者皆神仙之家也偶會於此山我知之故與爾一詣今既共懽飲當復歸此若久留不可不慮妨他女伴自遊戲也遂與奉俱出洞其三女子亦送之於洞門用顧謂女子曰明年今日再相見既與女子別復共乘犬回至岐隴間已三載矣用又謂奉曰我一東遊耳君當住此言訖而不見爾後不復至矣

鄭文家女

長安樂人鄭文家生一女生而能言及年十歲容貌端莊而善於方響其親族皆呼爲方響女貴妃知之因欲取焉父母問之方響女曰我豈是宮人邪楊妃自與我同輩也那得如此其夜忽失之父母哀憫無以求尋後三年復至家父母驚問其由謂父母曰我暫到上清宮中人言我父母悲號不止而憶念我故再來耳父母因曰爾若是仙家之人何來我家爲我女也女曰我上清方響妓女也因竊觀下界而罰我必不久住此人間父母當勿憶念父母曰爾仙家何樂我人間亦有富貴之樂爾奚不且住人間以慰我心女曰人間憂惱多而又奚樂邪我在上清無俗事以累我也無俗心以惱我也侍立之外卽每乘雲御氣駕鸞鳳遊嬉天外時酌瓊漿亦有時詣蓬島上天台揖嫦娥於月宮戲織女於銀河人間何樂也若以富貴爲樂殊不知富與貴但多事也況纔見生俄見死邪父母乃曰當且住以慰我心無優劣人間天

上之事。且以生爾之父母爲念。女謂父母曰。我若且住。必不得還上清之宮闕也。父母悲言之次。忽不見其女。不知所之。

朱子真

朱子真者。長安南山下有別墅焉。家甚富。松檜成陰。花竹雜植。小橋架流水。高閣齊岫雲。子真常戴一葛巾。衣輕縠。手攜一青竹杖。自遨自遊。以繡衣女子數人隨之。遇興而便酌香醪。獨醉。人罕得見其面。長安有少年趙穎者。不羈之人也。旣聞之。遂造謁焉。及叩其門。有一女僕出命之。子真見穎。問曰。君何人也。何遠來此相訪。穎曰。我愛歌喜酒之人也。每恨天地不容花卉。長春常恐平生有幽景。不得一遊。此外卽雖貴列鼎鐘。不關我心也。子真喜。乃延之於一小臺。共酌金罍。仍謂之曰。君子遊狎之徒也。多遊賞耳。今欲不用管絃。出一小妓共觀之。乃令二侍女。取一對木刻嘉鳳。飾之珠翠。宛其若生。仍有一女子。金冠羅衣。便舉聲而歌。其鳳卽舞。效流風回雪之態。未及須臾。金冠女子歌罷。鳳亦止舞。子真乃自歌曰。人間幾日。變桑田。誰識神仙洞裏天。短促共知有殊異。且須懽醉在生前。穎聞之。不覺長歎。子真乃令侍女於玉壺中。取一丸丹。以賜穎。曰。服此且更遊人間二百年。穎拜謝之。仍辭而回。及鑾輿將幸蜀。山下忽失其子真家。穎服此藥。果得二百餘歲矣。

丁寔

丁寔者。多遊洛陽。自稱嵩山隱人。髮白如絲。而貌若桃花色。或問之曰。君應百歲也。何時隱嵩山。寔曰。我本秦始皇時儒士也。李斯勸始皇坑儒焚書。以愚黔首。我卽逃入嵩山。遇一老叟。謂我曰。可令爾長生。因

授我一丸藥。我吞之。至於今。雖髮白而容顏不改。故不記多少歲也。亦嘗識漢武時東方朔也。方朔是仙家一小兒。性頗狂。仙家惡之。令出於人世。我曾拜王母。王母有是言。我故訪方朔以問。方朔亦笑而不諱。我亦識劉晨阮肇之輩。此皆俗人耳。偶然誤入桃源洞。他亦終有俗心。故不得仙也。爾後好仙者。多白日昇天。皆不復回。我亦本非神仙。故多不遇之人。或又問曰。君既得靈丹。何不爲仙也。寔曰。我雖得長生之道。而且不得乘虛御氣之道。固不能昇仙也。寔每歲至春和。卽必至洛陽城。如此數十年。人皆識焉。祿山將起兵。寔謂人曰。我又須逃胡。與儒異也。言訖而去。不復至。人皆疑是地仙耳。

吹笙女

吹笙女者。常遊漢水邊。容貌美麗。年約十七八。著碧衣。手常捧一笙。或凌晨薄暮。卽自吹之。聲調感人。但維一小艇於漢水。人或就之。卽遽入小艇而去。在漢水邊數年。或去之經歲而返。或月餘而復來。水邊人呼爲吹笙女。天寶初。王懿者。放蕩之子也。自長安聞。專往訪焉。及至水邊。數日不覩。乃悵恨而歎曰。我於長安中。聞有神仙之女。吹笙於此水。故遠來欲一覲玉容。少聽鳳笙。不期水邊寂寂。杳無人迹。何今日不出蓬島。而暫來此邪。方欲盡興而回。俄見此女。獨乘小艇。吹笙自遠而至。俄又出小艇。遊於水邊。懿乃漸前進而言曰。神仙女數年此遊。何待也。吹笙女回顧懿。微笑而言曰。待君也。懿因謂之曰。我常多憂患。不喜人間。欲遊物外。又不知爾數年待我也。吹笙女曰。人間何足戀。少年樂未極。已老矣。老又有終。爭如他仙家。僻在蓬萊。處金銀宮闕之內。駕鶴乘鸞。以自嬉遊。息芝田。會瑤池。而又本不老。亦無終。何憂患之能關慮也。懿因戲之曰。爾能容我爲一攜笙奴乎。吹笙女笑曰。君猶未省爲老奴已多年也。吹笙女卽命懿

同入小艇去之。後經數日。吹笙女與懿復同來。此水邊遊。水邊人有見之者。懿謂人曰。寄語長安中少年。我今被吹笙女攜挈而遠遊。不復遊長安也。言訖。與吹笙女復共入小艇吹笙而去。自後不復來。故不知所之也。

姚基

姚基者。魏人也。性奢逸不拘。少好道。因遊洞庭。逢一道人謂之曰。爾奢逸不自檢束。又好神仙之道。何也。基拜而言曰。我好奢逸者身。好道者心。我終求奢逸之事。以樂我身。亦求神仙之道。以副我心。道人曰。我今俱授之與爾。爾當俱勿授人。基再拜之。道人因袖中取一小玉匣。內有書一卷。以授基曰。讀此盡得之也。基因跪受以讀。見九轉神丹之法。復有燒金之術。基問道。人曰。神丹服之得道。信有之。變銅鐵爲金。有之。邪道人曰。銅鐵皆可爲金者。亦猶人之賢與不肖。皆可爲仙。況銅鐵純一之物也。君但鍊藥服餌。以燒金焉。基因復魏以居。鍊藥燒金。數年間家大富。仍卻老而少。每至花時月夜。卽以旨酒佳釀。命賓侶狂歌醉舞。或選幽景以出遊。卽乘駿駟。以女妓絃管。後隨盡興而方返。至於家人。亦被輕喚。厭百味矣。後忽因出遊。復遇昔洞庭之道人。基遽拜而問之曰。吾師何久不來。邪道人曰。爾之奢逸未息。故不來。適過此。偶觀君之面。基曰。我奢逸不見吾師來。固未息。道人曰。今當息之。基笑而與道人俱至家。廣陳錦繡。出珍寶。命酒肴絲竹。盡其懽醉。明日道人與基皆不知所在。家人無以求尋焉。

雞肋編

厄臺寺

莊綽裕

陳州城外有厄臺寺。乃夫子絕糧之地。今其中有一字王佛。云是孔子像。舊榜是文宣王。因風雨洗剝。但存一宣王。而釋子附會爲一字王也。其侍者冠服。猶是顏淵之狀。如杜甫之作杜十姨。天下如是者。蓋不可勝數。

太素脈

澧州有卒李文和者。本僧徒。犯罪坐黥。能診太素脈。知人吉凶。雖心性隱微。皆可推測。嘗診司法孫評云。據脈當作僧道。然細審之。卻有名無實。幼時須曾出家。不爾。亦見於小字也。問之。果爾。以多病嘗捨於釋氏。小名行者。余頗訝其別有他術。云法中脈出寸口者。當爲僧道。今所出不多。又或見或隱。故以有名無實斷之。後得其書。以十二經配十二辰。如五行家分宮之法。身命運限。亦各有術。逐日隨支輪脈直事。故目下災福。纖悉皆可見。其書序云。本唐隱者董威輩。以授張太素。太素始行其術。故以爲名。後於京師四方。多見診太素脈得名。而未有如李文和者。

米元章

米芾元章。或云其母本產媪。出入禁中。以勞補其子爲殿侍。後登進士第。善書。尤工臨摹。人有古帖。假去率多爲其摹。易真本。至於紙素破汙。皆能爲之。卒莫辨也。有好潔之癖。任太常博士。奉祠太廟。乃洗去祭服。藻火坐。是被黜。然亦半出不情。其知漣水軍日。先公爲漕使。每傳觀公牘。未嘗滌手。余昆弟訪之。方授刺。則已須盥矣。以是知其爲僞也。宗室華源郡王仲御家。多聲妓。欲驗之。大會賓客。獨設一榻待之。使數卒鮮衣相臂。奉其酒饌。姬侍環於他客。杯盤狼籍。久之。亦自遷坐於衆賓之間。乃知潔疾非天性也。然人

物標致可愛。故一時名士俱與之遊。其作文亦狂怪。嘗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不省露兄。故實叩之。乃曰。祇是甘露哥哥耳。大觀中至禮部員外郎。知淮陽軍卒。

方臘之亂

事魔食菜法禁甚嚴。有犯者。家人雖不知情。亦流於遠方。以財產半給告人。餘皆沒官。而近時事者益衆。云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臘之亂。其徒處處相煽而起。聞其法斷葷酒。不事神佛祖先。不會賓客。死則裸葬。方殮。盡飾衣冠。其徒使二人坐於尸傍。其一問曰。來時有冠否。則答曰。無。遂去其冠。逐一去之。以至於盡。乃曰。來時何有。曰。胞衣。則布囊盛尸焉。云事之後。致富小人無識。不知絕酒肉燕祭厚葬。自能積財也。又始投其黨。有甚貧者。衆率財以助。積微以至小康矣。凡出入經過。雖不識黨人。皆館穀焉。人物用之無間。謂爲一家。故有無礙被之說。以是誘惑其衆。其魁謂之魔王。爲之佐者。謂之魔翁。魔母。各誘化人。旦望人出四十九錢。於魔翁處燒香。翁母則聚所得緡錢。以時納於魔王。歲獲不貲云。亦誦金剛經。取以色見我爲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爲眞佛。其說經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則以無字連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釋。俗誤以魔爲麻。謂其魁爲麻黃。或云易魔王之稱也。其初授法。設誓甚重。然以張角爲祖。雖死於湯鑊。終不敢云角字。傳云。何執中守官台州。州獲事魔之人。勘鞫久不能得。或云何處州龍泉人。其鄉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窮究。何以雜物數件問之。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一羊角。其中他皆名之。至角則不言。遂決其獄。如不事祖先裸葬之類。固已害風俗。而又謂人生爲苦。若殺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多者。則可以成佛。故結集既衆。乘亂而起。甘嗜殺人。最爲大患。尤憎惡釋氏。蓋以

戒殺與之爲戾耳。但禁令太嚴。每有告者。株連既廣。又當籍沒。全家流放。與死爲等。必協力同心。以拒官吏。州縣憚之。卒不敢按。反致增多。余謂薄其刑典。除去籍財之令。但治其魁首。則可以弭也。

燕地女子

漢史云。燕地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後頗稍止。然終未改。方南北通好。每燕席。亦用娼妓。聞半皆良家。以色選。差如中國之庸役更代。不以爲恥也。後復燕山諸將嘗大會。各指名以召諸娼。莫有至者。怪而問之。云待之輕薄。故不來。蓋以衆客共耍一妓。始爲厚也。凡娼皆用子爲名。若香子花子之類。無寒暑。必繫繻裙。其良家士族女子。皆髡首。許嫁方留髮。冬月以括蓑塗面。謂之佛妝。但加傅而不洗。至春暖方滌去。久不爲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其異於南方如此。

風俗

余嘗行役。元日至鄧州順陽縣。家家閉戶。無所得食。令僕叩門糴米。其家輒叫怒。謂驚其家親。卒不得。賴蔓菁根有大數斤者。煮之甘軟。遂以充腸。寧州臘月八日。人家競作白粥。於上以柿栗之類。染以衆色。爲花鳥象。更相送遺。浙人七夕。雖小家亦市鵝鴨食物。聚飲門首。謂之喫巧。不慶冬至。惟重歲節。澧州除夜。家家爆竹。每發聲。卽市人羣兒環呼曰。大熟。如是達旦。其送節物。必以大竹兩竿隨之。廣南則呼萬歲。尤可駭者。寧州城倚北山。遇上元節。於南山巔維一繩。下達其麓。以瓦缶盛薪火。貫以環索。自上墜下。遙望如大奔星。土人呼爲彗星燈。襄陽正月二十一日。謂之穿天節。云交甫解佩之日。郡中移會漢水之濱。傾

城自萬山泛綵舟而下。婦女於灘中求小白石。有孔可穿者。以色絲貫之。懸插於首。以爲得子之祥。湖北以五月望日。謂之大端午。泛舟競渡。逐村之人。各爲一舟。各僱一人。凶悍者於船首執旗。身挂楮錢。或爭駛毆擊。有致死者。則此人甘鬪殺之刑。故官司特加禁焉。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遊賞幾無虛辰。使宅後園名西園。春時縱人行樂。初開園日。酒坊兩戶。各求優人之善者。較藝於府會。以骰子置於合子中。擲之。視數多者得先。謂之擲雷。自旦至暮。唯雜戲一色。坐於閱武場。環庭皆府官宅看棚。棚外始作高橙。庶民男左女右。立於其上。如山。每諢一笑。須筵中閨堂衆庶皆噓者。始以青紅小旗。各插於墊上。爲記。至晚。較旗多爲勝。若上下不同笑者。不以爲數也。浣花自城去僧寺凡十八里。太守乘綵舟泛江而下。兩岸皆民家。綉絡水閣。飾以錦繡。每綵舟到有歌舞者。則鉤簾以觀。賞以金帛。以大艦載公庫酒。應遊人之家。計口給酒。人支一升。至暮遵陸而歸。有騎兵善於馳射。每守出城。必奔驟於前。夾道作棚。爲五七層。人立其上以觀。但見人首。謂之人頭山。亦分男左女右。至重九藥市。於譙門外。至玉局化五門。設肆以貨百藥。犀麝之類。皆堆積。府尹監司。皆步行以閱。又於五門之下。設大尊。容數十斛。買杯杓。凡名道人者。皆恣飲。如是者五日云。亦間有異人奇詭之事。方太平盛時。公私富實。上下佚樂。不可一載也。如澧州作瘟社。旌旗儀物。皆王者所用。唯赭傘不敢施。而以油冒馬。以輕木製大舟。長數十丈。舳艫檣柁。無一不備。飾以五采。郡人皆書其姓名。年甲及所爲佛事之類。爲狀以載於舟中。浮之江中。謂之送瘟。成都元夕。每夜用油五千斤。他可知其費矣。

任忠厚蜀人有文馳譽上庠。一目患翳而身甚長。服賜第時綠袍。幾不及踝。然喜嘲諷。嘗翫一友人。其人恚曰。公狀貌如此。曾自爲其目否。任見其怒。卽曰。吾亦自有詩也。問之云。有箇官人靡恃己。著領藍袍罔談彼。面上帶些天地玄。眼中更有陳根委。其人乃笑而已。皆千字文歇後語也。

廣南風俗

廣南風俗市井坐估。多僧人爲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室家。故其婦女多嫁於僧。欲落髮則行定。旣薙度。乃成禮。市中亦製僧帽。止一圈而無屋。但欲簪花其上。也。嘗有富家嫁女。大會賓客。有一北人在坐。久之。迎婿始來。誼呼王郎至矣。視之乃一僧也。客大驚駭。因爲詩曰。行盡人間四百州。只應此地最風流。夜來花燭開新燕。迎得王郎不裹頭。如貧下之家。女年十四五。卽使自營嫁裝。辦而後嫁。其所喜者。父母卽從而歸之。初無一錢之費也。

名諱

世有自諱其名者。如田登在至和間。爲南宮留守。上元有司舉故事呈稟。乃判狀云。依例放大三日。坐此爲言者所攻而罷。又有典樂徐申。知常州。押綱使臣被盜。具狀申乞收捕。不爲施行。此人不知。至於再三。竟寢不報。始悟犯名之故。遂往見之云。某累申被賊。而不依申行遣。當申提刑。申轉運。申廉訪。申帥。申省部。申御史臺。申朝廷。身死卽休也。坐客笑不能忍。許先之監左藏庫。方請衣人衆。有武臣親往懇之曰。某無使令。故躬來請。乞先支給。許允之。久之未到。再往叩之云。適蒙許先支。今尙未得。許諭曰。公可少待。遂至暮不及而去。汪伯彥作西樞。有副承旨當喚狀。而陳牒姓張校尉。名與汪同。遂止呼張校尉。其人不

知爲誰。久不敢出。再三喻令勿避。竟不敢言。既又迫之。忽大呼曰。汪伯彥。左右笑恐。汪罵之曰。畜生。遂累月不敢復出。

徐氏

參知政事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每發於聞見。卽舉身戰慄。至於幾絕。其見母與弟皆然。母至死不相見。又惡聞徐姓。及打銀打鐵聲。買物不得見有餘錢。亦不欲留一文。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甚得力。極喜之。一日偶問其家所爲業。婢云。打銀疾亦遂作。更不可見。竟逐去之。至於其他。皆無所差失。醫視無能施其術。蓋前世所未嘗聞也。

韓蘄王

韓世忠。輕薄儒士。常目之爲子曰。主上聞之。因登對問曰。聞卿呼文士爲子曰。是否。世忠應曰。臣今已改。上喜。以爲其能崇儒。乃曰。今呼爲萌兒矣。上爲之一笑。後鎮江帥沈晦。因敵退錫宴。自爲致詞。其末云。飲罷三軍。應擊楫。渡江金鼓響如雷。韓聞之。卽悟其旨。云。給事世忠。非不敢過淮。已而自起。以大觥勸之。繼而使諸將競獻。沈不勝杯酌。屢致嘔吐。後至參佐僚屬。斟旣不滿。又容其傾瀉。韓怒曰。萌兒輩。終是相護。又戲沈云。向道教給事。休引惹邊事。蓋指其詞爲引惹也。

△淮陰節婦

余家故書。有呂縉叔夏卿文集。載淮陰節婦傳。云。婦年少。美色。事姑甚謹。夫爲商。與里人共財出販。深相親好。至通家往來。其里人悅婦之美。因同江行。會傍無人。卽排其夫水中。夫指水泡曰。他日此當爲證。旣

溺里人大呼求救。得其尸已死。卽號慟爲之制服。如兄弟。厚爲棺斂。送終之禮甚備。錄其行囊。一毫不私。至所販貨得利。亦均分著籍。旣歸。盡舉以付其母。爲擇地卜葬。日至其家。奉其母如己親。若是者累年。婦以姑老。亦不忍去。皆感里人之恩。人亦喜其義也。姑以婦少。里人未娶。視其猶子。故以婦嫁之。夫婦尤懽睦。後有兒女數人。一日大雨。里人者獨坐檐下。視庭中積水。竊笑。婦問其故。不肯告。愈疑之。叩之不已。里人以婦相歡。又有數子。待己必厚。故以誠語之曰。吾以愛汝之故。害汝前夫。其死時。指水泡爲證。今見水泡。竟何能爲。此其所以笑也。婦亦笑而已。後伺里人之出。卽訴於官。鞫實其罪。而行法焉。婦慟哭曰。以吾之色。而殺二夫。亦何以生爲。遂赴淮而死。此書呂氏旣無。而余家者亦散於兵火。姓氏皆不能記。姑敘其大略而已。

賣魚人

楚州有賣魚人。姓孫。頗前知人災福。時呼孫賣魚。宣和間。上皇聞之。召至京師。館於寶籙宮道院。一日懷蒸餅一枚。坐一小殿中。已而上皇駕至。徧詣諸殿燒香。末乃至小殿。時日高。拜跪旣久。上覺微餒。孫見之。卽出懷中蒸餅。云可以點心。上皇雖訝其異。然未肯接。孫云。後來此亦難得食也。時莫悟其言。明年。遂有沙漠之行。人始解其識。

蔡忠愍

蔡忠愍旣以詩得罪。遂以言爲戒。其往新州。止攜一愛妾。號琵琶姐。又蓄一鸚鵡。甚慧。每呼其妾。亦不言。止擊小鐘。鸚鵡聞之。卽呼琵琶姐。未幾。其妾瘵癘而死。自是不復擊鐘。一日。因聖節開啓。遂服冠裳。而帶

尾誤擊鐘有聲。鸚鵡遂呼琵琶姐。公大感愴。因賦詩云。鸚鵡聲猶在。琵琶事已非。堪傷江漢水。同去不同歸。自是鬱鬱成病。以致不起。

馬磐

劉伯龍欲謀什一。而爲鬼挪揄。則貧富固有定分。非智力所能移也。潁昌士人馬磐。能文。有行義。受業之徒。多中科第。獨未嘗得預鄉薦。其貧幾無壁立。有女年長。無資以適人。衆爲斂錢以嫁。未幾歸寧。感寒疾。數日而卒。夫家在外邑。方暑。不可待其至。又丐貸以殮。旣闔棺。聞其呼聲云。復生。釘不可發。破木以出。視其殮衣。皆使脫去。遂若平人。其家旣喜且倦。皆酣寢。是夕盜者盡偷衣衾之屬。莫有覺者。至明方申官捕賊。則其女復死矣。天之窮人。其巧如此。

△呂惠卿

呂惠卿吉甫。自負高才。久排擯在外。大觀中始召至京師。爲太一宮使。時年八十歲矣。視宰輔貴臣。皆晚進。出己下者。意氣頗自得。一日延見衆客。有道士亦在其間。自稱宗人。禮數簡易。呂視之不平。因問其所能。曰。能詩。呂顧空中有紙鳶。即使賦之。道士應聲曰。因風相激在雲端。擾擾兒童仰面看。莫爲絲多便高放。也防風緊卻收難。呂知其譏己。有慚色。方顧他客。已失所在。其風骨如世之畫呂洞賓。人皆疑其是也。

新州二相堂

新州城中甚隘。居人多茅竹之屋。有士子於附郭治花園。剏爲一堂。前後兩廡。頗極爽麗。每延過客遊宴。屢乞堂名而未得。一日夢一貴人坐其堂上。士子從之遊。亦若平日。懇以堂名。顧視久之。曰。可以二相名。

之。卽寤而覺。殊不曉命名之旨。未幾。蔡持正坐譏訕。貶新州。旣至。無宅可居。遂求堂以處。士子欣然納之。意其再入。而竟死於彼。蔡之貶人。謂劉莘老爲有力。至紹聖初。劉旣坐責。當路者故以新處之。其至方暑。尤急於問舍。又欲假堂爲館。士子以二相爲不祥。不許。而劉請甚堅。不得已。以夢告之。劉以蒸溼不堪。又以其言爲未信。竟借以居。亦終於堂中。則二相之名。蓋預定於數矣。與靈公之爲靈。何以異哉。

濟南宅中鬼

宣和中。濟南州宅中有鬼爲美婦人。以媚太守。其後林震成材司業。出守是州。初到。乃雜於官奴中。黔衣淺色。無妝飾。頰長而美。頗異於衆。林儒者。雖心怪之。未欲詢究。後屢閱公宴。竟不見此人。乃問之隊長。告以服飾狀貌。衆皆云無。林方惑之。次日遂徑入堂室。林遂親愛之。自是與家人雜處。無相忤也。一日。二小女兒戲於堂上。婦人過。而衣裙誤拂兒面。其人詬之。婦人笑而回。以手捧兒面。揜之。面遂視背。不能回轉。舉家大異。始知妖異。時何執中爲丞相。林乃其壻。奏聞徽宗。至遣法師以符籙驅治。終莫能逐。乃移林知汝州。未幾林竟卒。

樂善錄

李昌齡

余洪敬妻

潘謨修言江南之平建州也。大將余洪敬妻鄭氏。有色。身爲亂兵所獲。獻於裨將王建峯。王逼以非禮。鄭志不可奪。脅以白刃。亦不屈。又命引所掠歸婦女。殺一人以食。謂鄭曰。懼乎。鄭曰。此身願早充君庖。誓不可以非禮污。王竟不忍殺。以獻大將。查文徽。查將以薦枕。鄭大詈曰。王師無禮。義夫節婦。宜加旌賞。何得

如此使出於卒伍。固無足尤。君侯知書。爲國上將。謂有以表率羣下。風化地方。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欲乎。願速見殺。查大慚。求其夫而付之。

王延範

王延範爲左道所惑。任廣西轉運。日常寓書左拾遺章務昇。作隱語諷朝廷事。一日以事杖張知霸。知霸憾之。知延範與知州徐休復不協。遂詣知州告其事。徐以聞奏。太宗遣內侍聞承翰。會副使李瑄與徐雜鞠之。抵罪。籍收其家。藁葬南海城外。墳土色如紫。織草不生。禽鳥不泊。後徐知潞州。白日坐廳。忽見延範。殼弩射之。矢自頸出於頤。驚呼走入。是夕殤生於頰。旬餘潰而卒。

趙韓王普

趙韓王普久病無生意。解所寶雙魚犀帶。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醮謝往咎。道士姜道玄爲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忠臣。奈何冤累不可避。姜又叩乞冤者爲誰。神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烟罩其上。但識牌末火字而已。道玄以告。公曰。我知之矣。必秦王庭美也。當時自是渠與盧多遜。遣堂吏趙白交通事。露速禍。咎豈在吾。嗚呼。一聞火字。乃知必是秦王。心下事其可打過。

太學二十八

昔太學二十八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年發解過省。二人約受相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災福。故一人授鄂州教授。一人授黃州教授。未幾黃州教授死。鄂州教授爲占後事。於柩前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又同。公先捨我去。便我今卽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靈。宜托夢以告。其夜果夢告云。我生於富貴。已享用。

過了故死。公生於寒微，未曾享用。故生以此知人之享用，亦不可過後。鄂州教授歷官至典郡，豈非聞此警悟，恐懼修省而然耶。

節娥

節娥，洪州貧倡郝氏女也。生數歲，鬻於趙氏爲養女。既長而豔，郝復奪之。女曰：願業蠶織，以奉甘旨。誓無污我。俄有少年某，厚利授郝，郝百計誘娥。娥不許，一日出郊，飲以酒，欲強之。娥悲泣，終不辱。會過橋，投河而死。郡將呂公義之，因以節娥名其渡。噫！娥生長倡家，乃能堅白自守，死而不悔，人非倡女而不能以禮自防者，視娥得無愧恥。

王凝妻李氏

號州司戶王凝，卒於官，家素貧。其妻李氏，負遺骸，攜其子以歸。東過開封，投宿旅舍。主人疑其婦人而獨攜一子，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乎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卽引斧自斷其臂。路人環視嗟嘆，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府尹義之，奏白其事於朝，賜藥封瘡，厚恤李氏。而笞旅舍主人。嗚呼！世間婦人不識廉恥而污辱其身者，甚多，故錄此使知愧恥而有所欽慕。

安庭柏

安庭柏能迎意求合，得人歡心，尤好離間彼此。雖至親密友，庭柏處中，無不立生悔吝。蔡倫與張義最相善，俄至絕交。李中甫兄弟久同居，無何亦起爭訟。人皆知庭柏間之，但不知作何等語，而能使人遽相忿。

怨如此。庭柏亦頗以此自負。晚年兩頰連口，皆害瘡。言語艱難，飲食尤苦。如此狼狽數年方卒。

王韶

王韶晚年頗悔取熙河時事，嘗游金山寺，以因果問衆長老，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殺螺蚌，自是無心。韶猶疑之，時有刁景純者，比韶爲前輩，亦學佛，多在金山。忽一日與韶邂逅於長老坐間，韶復舉前話以問，衆答如前。刁獨無語，韶曰：「十八丈以爲如何？」刁曰：「但打過賢心下否？」韶曰：「不知十八丈打得過否？」刁曰：「以某所見，賢打過不得。」曰：「何以知之？」曰：「若打得過，自不問也。」韶益不自安。後數歲發背，終日闔眼，醫者告之曰：「看病亦當看眼色。」樞密試開眼看，韶曰：「安敢開眼。」斬頭截脚，人有許多在前。月餘病劇，遂卒。韶未患發背前，涇原知縣王直溫一夕已就寢矣，中夜有人扣衙門甚急，曰：「請知縣斷遣一公事。」直溫起，燃燭坐廳，明見一吏抱文案，并見數卒領一罪人至。白直溫曰：「奉天勅令知縣斷此王韶公事。」直溫熟視罪人，頗般肥矮，其吏宣判將王韶決脊杖配洪州，斷訖直溫復歸寢，忽驚覺，問其妻曰：「我曾起否？」妻曰：「爾睡甚快，不曾出。」直溫曰：「豈乃夢耶？」悟不復道。明日以韶名字問人，或曰：「今樞密使王韶亦般肥矮，外無有者。」直溫異之，未幾果聞王韶罷樞密，謫官洪州，發背而卒，異哉。

孫洪

侍郎孫公初名洪，少時與一同舍生遊太學，相約無得隱家訊。一日同舍生得書，祕不以示。孫詰之，生曰：「非敢隱也。」第爺書中語於公，進取似不便。孫曰：「何害？」某正欲知所避就，生出書示之。書云：「昨夢至一官府，恍若閱登科籍，汝與孫洪皆列名籍中。內孫洪名下有朱字云：於某年月日不合寫某離書爲上天所譴。」

不得過省。孫閱書愕然。生曰：「豈公果有是事乎？」孫曰：「有之。」向者東上。在某州。適見某翁媪相詬求離。某輕易爲寫離書。初無他意。不謂上帝譴責。乃爾。生曰：「夢寐恍惚。亦何足信。如公高才碩學。俯拾無疑。孫終快。及就試。生果高中。而孫下第。方信前夢爲不誣也。」生曰：「某西歸。當爲合之。以契天心。」因問孫。孫所遇。離人姓字。尋跡其處。得之。夫婦俱未有偶。生爲具道一段因緣。置酒合之如初。乃馳書報孫。孫不勝感悅。其後孫以太學內舍生免省。歷躋臚仕。屢典大郡。所至有離婚之事。未嘗不宛轉調護。晚持從臺侍。經闈。連舉二丈夫子。亦同舍生。有以全之。乃公祗畏天譴之功也。此事外。舅何雅州親聆其說於公。今錄之。使人知所畏避云。

劉貢父

劉貢父博學有俊才。而滑稽善謔。多所忤犯。人皆嫉之。貢父乃以自誇也。臺官馬默。嘗劾其輕薄。不當置在文館。貢父聞之。遽言曰：「豈是馬默。遽合驢鳴。其所以口給者類如此。晚年得惡疾。鬚眉墮落。鼻梁斷壞。苦不可言。一日與蘇公子瞻數人。各引古人一聯以相戲。子瞻遽言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坐中大噓。貢父但愴感而已。自此益慚愧。轉加困劇而斃。蓋好謔人者。但知取快一時。不知一語中人。其酷甚於毒刃。尙安得望其壽考終吉哉。」

王景亮

王景亮與隣里仕族浮薄子數人。結爲一社。純事嘲諷。士大夫無問賢否。一經諸人之目。無有不被不雅之名者。嘗號其里爲豬嘴關。元祐間。呂惠卿察訪東京。呂天恣清瘦。每說話。輒以雙手指畫。社人目爲說。

法馬留時邵篋以上殿泄氣。出知東平。邵高鼻圈鬚髯。社人目爲泄氣師子。王景亮又從而輾爲七字對。曰說法馬留爲察訪。泄氣師子作知州。惠卿大銜之。因諷部使者發以他事。舉社皆齋粉矣。蓋口之爲業。非獨發人陰私。敗人成事。賈憎斂怨。禍亦及之。

錢若水

錢公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走失一小女奴。莫知所在。父母以訴州。州委錄參鞠之。錄參舊有求於富民。不獲。遂劾其父子共殺女奴。投水中。法外凌窘。不勝其苦。遂自誣伏獄具。上於州。州委官覆審。亦無反異。獨若水遲疑。錄參詣廳詬罵曰。豈公受富民錢。故出之乎。若水但笑曰。今數人當死。安可容易不熟察。又越旬不決。知州亦有語。若水終不奪。上下皆怪訝。一日。若水詣知州。屏人告曰。向某所以遲留此獄者。蓋慮其冤。嘗以家財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女奴安在。若水歸使人密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呼其父母謂曰。汝女今至。還識之否。曰。安有不識。卽揭簾推出。父母喜曰。是也。於是引出富民。釋之。富民號泣謝曰。非使君某。一旦遂至滅門。知州曰。此乃推官非我也。富民亟詣推官求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遮垣而哭。歸傾家財飯僧。以爲若水壽。知州欲以其事聞。若水曰。休也。某初心止欲拔冤。非敢希賞。萬一敷奏在某固好。於錄參卻如何。知州益加敬重。未幾。太宗聞知。驟加進擢。自幕職不半年。知制誥。又二年爲樞密。時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檄云。八月當出師。可速辦芻粟。旣而又檄云。八月不利。當以十月。久之。又檄云。賊將入塞。兵以時進。芻粟卽日取辦。時芻粟已散。倉卒不可集。繼隆遂劾奏於朝。太宗大怒。立命使乘騎取三運使首。色甚厲。無一敢言。若水從容白曰。候事狀明白。誅之未晚。上

意亦悟。止黜爲副使。旣而虜入塞。事皆虛。繼隆坐是罷其招討。

陸氏

鄭朝議之從子。娶陸氏。伉儷甚綢繆。鄭嘗於枕席間謂陸曰。我不幸死。汝無得嫁。汝死。我亦如之。陸曰。要共百年偕老。奚爲出此不祥語。居數年。鄭感疾。自度必死。臨終。與陸對父母復申言之。陸但俯首悲泣。鄭死。陸竟攜資改適。曾工曹。曾一日考試他郡。陸昏暮獨坐。恍見一倅投書。陸視之。則筆札宛然。前夫手跡也。其詞曰。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連朝暮以相懽。俸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何人而輕許。違棄我之田疇。攘資財而遂去。不恤我之有子。不念我之有父。義不足以爲人之妻。慈不足以爲人之母。吾已訴於上蒼。行理對於幽府。陸媿駭汗流。未幾果卒。

壯丁惡報

宇文通奉府居近地。一少年爲縣壯丁。治平改元五月二十八日。於道傍遇一老嫗。攜一竹杖。挈青布囊。龍鍾不能行。蓋關中人。因游禮峨帽山至此。偶感疾也。少年逼令起行。嫗曰。我無他。但心神煩悶。得一杯水。少沃渴肺。卽當前矣。少年自以身爲壯丁。慮嫗死爲累。牽而投諸橋下。里人莫不憐之。是年六月一日。適天雨大水。屋材蔽江而下。少年恃其善拍浮。解衣赴水。取薪而還。旣得復往。人皆快之。無何水勢增急。少年力困不可爭。遂以溺死。泊水落。家人訪其屍。乃與向取投諸橋下老嫗。聯爲一處。其竹杖青衣囊。反在少年之手。雖其一時危急。不知手之取之。以爭一旦之命。然亦天意。故以彰其報也。通奉公目擊其事。因爲傳之以示勸戒。

王冀公

王冀公性陰險而權譎巧於中人時同列雖已爲公所中終莫知公之中之翰林學士李宗諤有才名王文正公欲引爲參政先以告公公許之旣而陰以白上曰李宗諤欠王某錢三千緡今引用之在索錢也蓋參政朝謝日賞給可得三千緡而宗諤貧俸廩不足以給婚聘舊常有借於文正故公言之因以中文正也及文正以宗諤薦則上果作色而不從矣其於中人類多如此秉政日久四方饋遺不可勝紀金帛錢鏹圖書奇玩十倍於舊一日之間盡爲天火所焚無一遺者又無子平生所有一旦舉而歸諸他人如此則陰險權譎是有益於身乎

洪州劉生

江南國主鍾愛其女常從容謂大臣曰吾止有一女資儀智識特異於人不可不爲擇佳婿須得少年美風儀廣才學而門閥高者或曰洪州劉生爲郡參謀年方弱冠豐骨秀美又大門第嘗任貳師博學有文足以充選主命召至一見大悅尋尙主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豪華富貴冠於一時未周歲公主忽告殞國主不勝其哀怒曰吾不欲復見劉生其官物一不與遣歸洪州生恍疑夢覺觸目如故丁謂當政日忽舉此以語客曰某他日亦不失爲劉參謀坐中失色未幾果有海康之行家籍於官子然南歸回視前日亦一夢也

過庭錄

范子夷

范公稱

七伯祖子夷忠宣公次子也。爲開封縣時。道教初興。有玉僊觀主。交接權貴。勢傾一邑。縣官升陟。由其門者甚衆。公到觀中。主相待倨。公亦不爲禮。主頗不平。謂公曰。公後生。不可簡禮。朝廷宮觀。特寄在境中耳。邑官薦舉者。某力爲多。公欲之乎。公笑而不答。主益憾之。居無何。觀中聖母殿珠環。主匿之。詐爲盜所取。告諸朝。欲以中公有旨責范某。限七日捕獲。違者罷免。行移極峻。公親蹤。知其詐。乃召守界分者。指問曰。此熟蹤也。爾輩安得不知。我外日去官。則不能治汝矣。各痛答之。觀主在旁色變。自是不復敢出。旬日事稍緩。會陳州報魏國夫人病危。子夷求告奔問。觀主意其不復來。始肆出入。未久。魏國安公復往道中。益知其實。且以告者。遂竟入觀中。值主出。命吏開其篋。得一小簿。記盜典所失物及金玉。非一。遂就擒之。觀主立伏曰。某今遭遇明公。卽命扁其觀門。考驗文案。立具徑申朝廷。及所屬。蓋懼其有誣訴也。主司得之。怒甚。尋奉旨。玉仙觀主持。特貸命。杖脊配沙門島。時人莫不欣快。御史張安民。特言於神宗。范某非常才也。願陛下識之。紹興乙卯。先子守郎曹。狀奏其事。詔贈直祕閣。

滕子京

滕子京。負大才。爲衆忌嫉。自慶帥謫巴陵。憤鬱頗見辭色。文正與之同年友善。愛其才。恐後貽禍。然滕豪邁自負。罕受人言。正患無隙以規之。子京忽以書抵文正。求岳陽樓記。故記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意蓋有在矣。戊辰十月。因觀岳陽樓記。遂言及此耳。

崔公立

崔比部。諱公立。韓魏公妻弟也。爲人古直。有操行。居許。與忠宣隣。忠宣除文正服。託妻子於崔。于祿上都。

崔晨夕顧囑始終不怠。時七伯祖爲單州推官。人來報疾篤。魏國夫人驚憂。欲往視之。崔公力阻曰。而爲婦人。夫出獨安往。吾受而失之託。因立柱於門曰。出者吾杖之。魏國不敢復言。忠宣歸而謝焉。

劉皓

劉皓。商父。河北人。質直有守。爲耀之倚郭縣令。郡醫姚生。以術賂結權貴。豪恣莫比。監司憚之。郡縣僚吏。居職能媚姚生者。雖上位有隙。亦必善終。或升改而去。反是者。禍亦不測。遠邇畏恐。後郡僚有老母疾篤。哀求冀一就視。姚漫不加卹。使人謂曰。我不可往。可遣而母來。郡僚不得已。舁母往。姚之田畝貢賦。未嘗納。商父聞其風久矣。至官深嫉之。檢姚所欠賦稅。以公引追納。承行吏以死辭。劉怒叱曰。有禍我當爾。吏持引至其家。姚大怒。毀其公引。逕親訴於守。吏歸以告。劉笑曰。何敢爾爾。乃遣轡者四人。令之曰。知姚醫。謁守。可以我命請。至不從。則奪舁而來。爾等能辦此。吾唯爾惠。否則當挈而妻子。出吾境。爾。變者如其言。舁姚至縣。劉卽戒關者謹守。不外通。立姚庭下。詰問曰。爾庸醫。賦稅敢不納耶。姚厲聲與劉相抗。後問曰。郡官母老病篤。汝寄跡郡中。不就視。而使其來。此何理也。遂命吏械之。姚虞勢弱。卽解容俯首曰。某愚無知。爲上位優容至此。不意明公威嚴若是。幸見恕。命縶於廡下。凡累日。姚以病告。劉曰。爾罪人。不可歸家。人欲視。令此來。其母八十餘。還追至視疾。僚屬咸快其事。就告劉曰。此奇事也。然不爲己甚。幸容自新。懇之再三。始從。太守與姚善。頗不自潔。怒劉之暴。欲劾。而劉先奏守過。伏辜。劉竟無罪。劉因慨然曰。此何時哉。吾不可以居此。卽解印去。先子崇寧初。官河北。見之。常衣布袍。往來閭里中。浩然自樂。竟不仕。而姚亦悔過自新。終身稱爲長者。

秦生

忠宣帥慶爲种詒訟誣責守信陽時漢上有巨賊曰羅塹擁衆雄視一隅忽直壓郡界斬三十五里一郡惶怖失措朝夕危陷忠宣集郡寮謀守禦計皆懦怯無敢當者有酒吏秦生請行忠宣命攝巡尉欲假之衆秦曰無益也獨以數十騎直對賊壘值賊置宴軍勢甚張賊副小關索者領十餘騎飲馬河側隔河問秦曰爾爲誰胡爲至此秦曰吾信陽巡檢來取爾首爾賊笑曰爾無輕命吾貸爾告若曹速降吾無爾害秦罵曰狂賊敢大言吾唯爾首之得秦因袒肩謂賊曰爾能射我乎賊挽弓射之不中秦復射中賊關索心而死數十人駭散秦卽鼓衆絕河掩其不備賊衆皆烏合且醉不能禦盡竄走林谷莫敢出多獲牛馬器械凱旋而歸一境遂安忠宣率衆郊迎厚加賞宴奏功於朝遷數官及忠宣拜相亟訪秦欲大用而秦已死深痛惜之

彭思永

彭思永字季長歷陽人微時嘗夢人告曰爾生爲兩制死住秦州季長異其事嘗語於親識間彭拜御史中丞未幾除知秦州彭母尙無恙深疑其行誠告執政者曰定數固不可逃奈老母在執政憐其意且預知其說乃奏易江寧季長大喜奉親之任至淮更促裝登舟一夕感疾而卒蓋秦淮亭下舟中也果如其夢季長居官嘗有詩云爭利爭名日日新滿城冠蓋九達塵一聲雞唱千門曉誰是高眠無事人

張永錫

張孝純永錫微時久依徐之滕縣吉氏見其淳厚頗加顧遇許娶以女而未聘也永錫登甲科京師權貴

競捉婚。永錫皆謝絕。歸就吉氏女。娶數年而卒。永錫漸顯。吉氏復有次女。雙盲。無問之者。永錫欲納。吉氏遜辭甚力。永錫曰。某荷公德。令女非某娶之。則誰肯顧者。意極誠確。吉氏感其義。從之。永錫敬待過前室。生二子。先卒。吉氏有幼女。視永錫頗小。吉氏堅復歸之。三室生四男。皆顯官。有稱。蓋報施之理云。

种世衡

种世衡。倅鳳翔。以賊編置高州。文正知其才。奏授武職。帥陝。提拔爲多。忠宣爲慶帥。种子詰爲環守。執屬羌爲盜。奏流南方。羌過慶聲冤。忠宣爲按驗。果非盜。釋之。時介甫當柄。詰乘時訴忠宣挾情變獄。對獄寧州。皆無狀。忠宣謫守信陽。家府自洛之恩。平簿免歸。終光祿喪。時年三十七。怡然無干祿意。永嘉夫人謂曰。人爲親求官者多矣。爾親老家貧。旣有一命。安得置而弗問耶。先子承志。調原之曹掾。僦寓長安。於提舉劉幹客次。見緋衣老。出廳事後。注視先子曰。公范忠宣後乎。先子愕然。不知爲誰。應曰。是也。老曰。見公頤頤音聲。類丞相耳。先子竊問其姓名。老曰。吾乃史師也。舊供事忠宣。拜尊丈於公家。契甚厚。委曲問行藏。先子具以告。相揖而去。先子之任。种忠憲克西夏。帥京原。辟史爲客。一日。史從种郡圃。正己堂習射。种曰。以先祖才業。只終皇城使。某何人。叨冒乃爾。然子孫繼承。至今不敢忘。范文正之德。中間以家叔事。頗難見。渠子弟欲訪其後。少報先德。未得其人也。史具言。長安邂逅先子曲折。种卽顯使具書。邀至軍前議事。一見甚喜。張宴酒酣。謂先子曰。先祖荷文正不報之恩。先子曰。蓋未聞也。种曰。公爲范氏子。獨不知此乎。先子曰。先公以公議舉人。非謂私恩。未嘗語家人也。安得知之。种益欽嘆。曰。真有家風也。厚贈先子歸。曰。此有警。當屈賢者席。威平之役。召先子從行。奏功特改秩。旋斂勞遷陞。四十一歲。已爲員外郎。皆种吹

噓之力也。戊辰正旦，侍坐同叔兄晚膳。先子言窮達有命，不可妄求。因及此，謹退而記之。

佛牙院主

忠宣尹洛，其佛牙院主，不自檢束，穢行甚彰，然不犯有司。忠宣初不問也。時五侍郎從居，嫉惡之，力勸忠宣抵其罪。忠宣曰：彼有犯，固在不宥，豈可無犯而求之乎？吾則未能。俟爾守此未晚。後數年，侍郎果守洛。久患其事，有茶肆婦人文及甫之舊妾也，與佛牙主通，被盜訟至府。事連佛牙，侍郎忽省前過，知其文氏妾恐有所請，就庭下直面鞠勘。案成，僧罪應徒，而背有大瘤，吏以聞。侍郎判曰：非瘡非病，特決戒闈者，扃門卽行。及甫繼至，囑聞無及。復回僧二杖而瘤落，三杖而至斃。一境莫不驚伏。

劉貢父

劉貢父知長安，妓有茶嬌者，以色慧稱。貢父惑之，事傳一時。貢父被召造朝，茶遠送之。貢父爲夜宴痛飲，有別詩曰：畫堂銀燭徹霄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唱盡一盃須起舞，關河風月不勝情。至闕，永叔直出道者院，去城四十五里，迓貢父。貢父適病酒未起。永叔曰：何故未起？貢父曰：自長安路中親識留飲，頗爲酒病。永叔戲之曰：貢父非獨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多矣。

舊小說

丁集二 宋

泊宅編

方勺

馮當世

馮當世未第時客餘杭縣爲官逋拘窘計無所出悶題小詩於所寓寺壁一胥魁范生見之爲白縣令丐寬假令疑胥受賂游說胥云馮秀才甚貧但見所留詩他日必貴顯因誦其詩令遽釋之詩云韓信棲遲項羽窮手提長劍喝西風可憐四海蒼生眼不識男兒未濟中

渠來

虞經臣策元祐五年作監察御史是時察官亦許言事尋擢侍御史不歷殿院至紹聖改元移起居郎明年遂爲給事中初入臺值都城開渠忽有異犬自渠中出直入其家馴服若素畜養者家人輩愛之名曰渠來但無事惟喜睡或亂毀簾幃窗牖之類則經臣必有遷改錫賚之慶自爾每遇慶事則贈以肉一觔渠來必歡喜跳躍然後食之以爲常凡數年經臣卒前一夕渠來死

明州僧

明州有僧伴狂頗言人災福時號癡僧陸州王君儀才弱冠寓陸農師門下力學攻文銳意應舉至忘寢食一日癡僧來托宿陸公曰王秀才雖設榻不會睡可就歇息明日僧夙興見君儀猶挾策窗下睥睨而

言。若要官。須四十九歲。君儀聞之。頗不懌。其後累應舉。盡不偶。直至四十八歲。又夢癩僧笑而謂曰。明年做官矣。是時癩僧遷化已久。而來年又非唱第之年。君儀頗惻然。歲籥一新。陸公入預大政。既對首薦君儀。遂除湖州學教授。君儀嘗謂予云。欲游四明。求師遺事。爲作傳以報之。而未能也。

范迪簡

范迪簡。南劍州人。起白屋。官至卿監。年八十餘。諸子自峒峒以下。皆登科顯官。近世享福。殆少其比。其居地名黯淡灘。初買宅。或云其中有怪。不可買。試使健僕宿其堂廡伺之。但見一物。人首而蛇身。往來其間。不甚畏人。諸僕遂謀以布被兜之。急縛就烹。一夕而盡。其怪遂絕。或云此喪門也。

蔡卞子

樞密蔡公卞。只一子。名仍。今爲顯謨閣待制。初公出師五羊。道由無錫縣。挈家遊惠山。時邑人楊生。與數僧閑步佛殿。聞公來。戲謂諸僧曰。蔡侍郎無子。吾與之爲子矣。公至廣之明年。生仍不久。移知會稽。遂還朝。仍已三歲。途次無錫。悟前生之爲楊生。因召楊生二子。曰陟。曰昇者。問其父死之日。乃仍生之時。然二日後。復問仍以夙昔事。輒懵然不能言矣。蔡楊至今往來如姻眷。奏陟將仕郎。

舒王

舒王一日與葉濤坐蔣山。本府一牙校來參。公問來意。其人乞屏左右。言昨夕夢至陰府。見待制帶鐵枷。良苦。令某白相公。意望有所薦拔。某恐相公不信。遲疑間。待制云。但說某時某處所議之事。今坐此備受慘毒。公悟其事。不覺大慟。公既薨。有武弁死而復甦。言王氏父子。皆鐵枷。竊問何罪。曰緣曾議復肉刑致。

此乃與前梭之夢略同。今士大夫往往皆知之。

林毅

從事郎林毅，本閩人，寄居姑蘇。往歲權知錢塘縣，值陸寇作，棄官逃避，得罪投閑。宣和六年，既敍復，將赴調，忽夢黃衣吏持文書一卷，列十人姓名。林在其中，謂林曰：「召公等作鄆都使者，請書知林視餘人，往往相識，而俱未書名。」乃語俟九人皆僉字，然後及我。吏曰：「諾。」月餘，又夢如前，而九人皆已書押。林遂書之。他日以告所親，咸竊憂之。相次所謂九人者，已二三死矣。林不以爲異。方治任西游，至泗州卒。從政郎任楫初聞林說，戲曰：「公果作使者，幸一顧我。」林卒未久，任亦殂謝。

幽崑院

福州近郊幽崑院，資產甚盛，有大麵牀，號千人麵牀。君謨作帥，因聖節宴犒，遣人舁置使廚。久之，院僧禱護伽藍，春會動，無麵牀，何以聚衆，施利不至，神亦何依。一夕，公獨坐便齋，聞啾聲，不見形，問何人，神對幽崑院每歲恃春會以贍衆，願請麵牀以歸，公領之。明日，公庫半夜失麵牀，公令問幽崑，果已還院，郡人莫不異之。

朱曉容

朱正夫臨，年未四十，以大理寺丞致仕，居吳興城，迺取訓詞中仰而高風之語，作仰高亭於城上，常杜門謝客。忽一日，浮屠朱曉容自京師來謁，公欣然接之。是時二子行中、久中，秋試不利，皆在侍下。公強使冠帶而出，容一見行中，驚起賀曰：「後舉狀元也。」睥睨久之，徑辭去。公留之不可，問以何適，容曰：「老僧自此不。」

復更闋人。便往杭州六和寺。求一小室。閒坐以待科場開。乃西游爾。公初未之信。後三年春。久中薄游會稽。謀赴舉之資。潮船絕江。暮至六和。才泊岸。見容在寺門。遙揖。久中歸與之款。因叩伯仲行期。久中告之。師曰。某是月亦當離杭矣。久中至家道之。公笑且怪其任術之篤如此。是秋至京師。二朱舍開寶塔寺。容寓智海禪刹。相次行中預薦。明年省闈優等。惟殿試病作。不能執筆。是時王氏之學。士人未多得時。行中獨記其詩義最詳。因信筆寫以答所問。極不如意。卷上日方午。遂經御覽。神宗良愛之。行中不知也。日與同舍蔡沖允。丁葆光圍棋。每拈子欲下。必罵曰。賊秃。蓋恨容許之誤也。未唱名前數日。有士人通謁。行中方棋。遽使人卻之。須臾謁者又至。且云。見朱先輩。行中叱其僕曰。此必有下第舉人。欲丐出關之資。吾損閱中。誰能見之。然士人立於門。不肯去。沖允曰。事不可知。何惜一見。行中乃出。延之坐。不暇寒溫。揖行中起。附耳而語曰。乃梁御藥門客。御藥特令奉報。足下卷子。上已置在魁等。他日幸相記。行中唯唯而入。再執棋子。手輒顫。緣寵辱交戰。不能自持。沖允覺而叩之。具述士人之言。沖允曰。曾詢梁氏所居否。曰不曾。或曰。在州西。急賃馬偕往。欲審其事。至梁門。日已曛。度不能返。遂復歸。而行中念容。獨往智海宿。容聞其來。迎門握手曰。非晚唱名。何爲來見老僧。必是得消息來。行中曰。久不相見。略來問訊。爾師曰。胡不實告我。馮當世未唱名時。氣象亦如此。行中知不可欺。因道梁氏之事。師喜甚。爲開樽設具。且曰。吾奉許。固有素。只有一人未見爾。當爲邀來同飲。仍戒曰。此人藍縷。不可倨見。亦不得發問。問則彼行矣。燭至。師引寺廊一丐者入。見行中不甚爲禮。便據上坐。相與飲酒斗餘。不交一談。師徐曰。此子當唱名時。先生能一留目否。丐者曰。爾曰何。師曰。已定他冠。多士丐者擺頭曰。第二人。蹶行中足。使起。密徵其意。但曰。偶數多。更

無他語。遂罷去。明日。飯罷。率行中寺庭閑步。出門。遙見余行老亦入寺。師不覺拊髀。驚謂行中曰。始吾見子。以爲天下之美盡此矣。不知乃有此人。行中曰。此常州小余也。某識之。何遽及是。師曰。子正怕此人。昨日聞偶多之說。今又覩此人。茲事可知矣。及聽臚。行老果第一。行中次之。行中解褐。了往謝師。師勞之曰。子誠福人。今日日辰。以法推之。魁天下者。官不顯。子至侍從。其後余止館職。知湖州卒。行老名中服。行中至中書舍人。

胡宗愈夫人丁氏

尙書右丞胡宗愈夫人丁氏。司封員外郎宗臣之女。自幼穎慧。無所不能。其善相人。蓋出天性。在西府時。常於窗隙遙見蔡丞相確。謂右丞曰。蔡相全似盧多遜。或以盧蔡肥瘠色貌不同詰之。丁氏曰。吾雖不及見盧。但常一觀其畫像。與今丞相神彩相似爾。後蔡果南竄。又戶部尙書李常。徐老龍。尹成都。塗中貽右丞書。丁氏一見其字畫。驚曰。此人身筆已倒。不久數盡。須病咽喉而死。李公行次鳳翔。中毒而卒。如此之類不一。初。司封有楊妃數美人。眞挂後堂。丁氏年未笄。每晨興。省問尊親。了必戲道諸妃萬福。一日。潘妃忽答云。夫人萬福。家人輩大怪之。欲毀其眞。惟其叔寶臣令勿毀。此女他日未可量也。鄉人多能道其事。

閒窗括異志

魯應龍

金山忠烈王

金山忠烈王。漢博陸侯。姓霍氏。吳孫權時。一日致疾。黃門小豎附語曰。國主封界華亭谷西南。有金山鹹塘湖。爲民害。民將魚鯨食之。非人力能防。金山故海鹽縣。一旦陷沒。爲湖。無大神護也。臣漢之功臣霍某。

也。部黨有力能鎮之。可立廟於山。吳王乃立廟。建炎間。建行宮於當湖。賜名顯應。尤著。鄉民祈禱輒應。部下錢侯尤爲靈著。王以四月十八誕辰。浙之東西商賈舟楫朝獻踵至。自入四月至中旬末。一市爲之鼎沸。聞有設祭於松柏間。祀其先亡。慟哭而反。謂之小嶽廟。廟中鐵鑄四聖。由海而來。至今見存。

三姑廟

華亭縣北七十里。有澱湖。山有三姑廟。每歲湖中羣蛟競鬪。水爲沸騰。獨不入廟中。神極靈異。寺僧藉其力以給齋粥。水陸尤感應。向年有漁舟躡湖口。忽見一婦人附舟。云欲到澱山寺。及抵岸。婦人直入寺去。舟中止遺一履。漁人執此履以往索渡錢。寺僧甚訝之。曰。此必三姑顯靈。因相隨至殿中。果見左足無履。坐傍百錢在焉。遂授漁人而去。嘉禾百詠云。神居陰陽護。尋闕捍洪波。莫慮蛟龍怒。年來畏叱呵。

嘉興貢院

嘉興貢院。元是州學。今有採芹橋。泮水之舊。規在焉。後遷學於鳳池坊。此地遂爲貢院。每舉。終場。幾二千人。荷笈而進者。隨子弟而入者。幾及萬餘人。然西廊之第三間。極北。舉子常有爲魅所憑。而至死者。或如貓而過。或如婦人。每一發喊。則妖氣愈盛。是以分案於其間者。多不欲就。前後所死。非一兵卒之宿於廊廡。往往夜見鬼物。甚至驚斃不醒。遂弗可救。丙午歲。將赴舉。監試官忽夢有人自稱貢院將軍。云我死於此地。今得爲神。每舉子死於場屋者。皆我輩爲之。可立廟於西北隅。事我則免。於是明言於府。以立祠焉。由是兩舉稍安。士人之就試者。莫不先期備金錢。禱以求陰庇。或云此地元爲勘院。徐明之亂。多鞠死於此。故遇呼喊三聲則出矣。

東軒筆錄

魏泰

王欽若

真宗次澶淵。一日語萊公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爲朕守魏。萊公曰。當此之際。無方略可展。古人有言。知將不如福將。臣觀參知政事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爲守。於是卽時進熟勅。退召王公於行府。諭以上意。授勅俾行。王公茫然自失。未及言。萊公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辟難之日。參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卽途。身乃安也。遽酌大白飲之。命曰。上馬盃。王公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萊公答拜。且曰。參政勉之。迴日卽爲同列也。王公馳騎入天雄。方戍虜滿野。無以爲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越七日。虜騎退。召爲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如萊公之言也。或云。王公數進疑辭於上前。故萊公因事出之。以成勝敵之勳耳。

馮拯

馮拯之父。爲中令趙普家內知。內知蓋勾當本宅事者也。一日中令下簾獨坐。拯方十餘歲。彈雀於簾前。中令熟視之。召坐與語。其父遽至。惶恐謝過。中令曰。吾視汝之子。乃至貴人也。因指其所坐榻曰。此子他日當至吾位。馮後相真宗仁宗位至侍中。

王克正女

王克正仕江南。歷貴官。歸本朝。直舍人院。及死。無子。其家修佛事爲道場。唯一女十餘歲。纒經跪爐於像前。會陳搏入弔。出語人曰。王氏女吾雖不見其面。但觀其捧爐。手相甚貴。若是男子。當白衣入翰林。女子

嫁卽爲國夫人矣。後數年，陳晉公恕爲參知政事。一日便坐奏事，太宗從容問曰：卿娶誰氏，有幾子？晉公對曰：臣無妻，今有二子。太宗曰：王克正江南舊族，身後唯一女，頗聞令淑，朕甚念之。卿可作配。晉公辭以年高不願娶。太宗敦諭再三，晉公不敢辭，遂納爲室。不數日，封郡夫人。如陳之相也。

鞠詠

鞠詠爲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釋褐爲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爲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略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所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爲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峻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鞠聞之，始以王公爲眞相知也。

張文定公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爲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三爲宰相，門下廝役往往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需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久，今與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旣發汝平昔之事，汝宜有愧於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李太后

李太后始入掖廷。纔十餘歲。唯一弟七歲。太后臨別。手結絲蟬囊與之。拍其背泣曰。汝雖淪落顛沛。不可棄此囊。異時我若遭遇。必訪汝。以此爲物色也。言訖。不勝嗚咽而去。其後弟傭於鑿紙錢家。然常以囊懸於胸臆間。未嘗斯須去身也。一日苦下痢。勢將不救。爲紙家棄於道左。有入內院子者。見而憐之。收養於家。怪其衣服百結。而胸懸蟬囊。因問之。具以告。院子者怒然驚異。蓋嘗受旨於太后。令物色訪其弟也。復問其姓氏。小字世系甚悉。遂解其囊。明日持入示太后。及具道本末。是時太后封宸妃。時真宗已生。仁宗皇帝矣。聞此悲喜。遽以其事白真宗。遂官之爲右班殿直。卽所謂李用和也。及仁宗立。太后上仙。諡曰章懿。召用和擢以顯官。後至殿前都指揮使。領節鉞。贈隴西郡王。世所謂李國舅者是也。

楊景宗

楊景宗卽章睿太后弟也。太后旣入掖廷。景宗無賴。以罪隸軍營務。黥墨其面。至無見膚。真宗幸玉清昭應宮。將還內。而六宮皆乘金車。迎駕於道上。景宗以役卒立御溝之外。太后車中指景宗。令問其姓氏。骨肉。景宗具以實對。太后泣於車中。景宗唯知其女兄在掖廷。疑其是也。遽呼太后小字及行第。太后大哭曰。乃吾弟也。卽日上言。官之以右班殿直。後至觀察留守。後景宗旣在仕。遂用藥去其黥痕。無芥粟存者。旣貴。而肥皙如玉。性恣橫。好以木撾擊人。世謂之楊骨槌云。始丁晉公作相。造宅於保康門外。景宗時以役夫荷土築地。及晉公事敗。籍沒入官。晚年以宅賜景宗。其正寢乃向日荷土所築之地也。世歎異之。

丁謂

丁晉公旣投朱崖。幾十年。天聖末。明肅太后上仙。仁宗獨覽萬機。當時讎敵。多不在要地。晉公乃草一表。

極言策立之功。辨皇堂誣構之事。言甚哀切。自以無緣上達。乃外封題云。啓上昭文相文。是時王冀公欽若執政。丁自海外遣家奴持此啓入京。戒云。須俟王公見客日。方得當面投納。其奴如戒。冀公得之。驚不敢啓。封邊以上聞。仁宗拆表讀而憐之。乃命移道州司馬。晉公有詩數首。略曰。君心應念前朝老。十載漂流若斷蓬。又曰。九萬里鵬容出海。一千年鶴許歸遼。且作瀟湘江上客。敢言瞻望紫宸朝。天下之人疑其復用矣。穆修聞道州之徙。作詩曰。卻訝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亦量移。謂失人心如此。

錢文僖公

錢文僖公惟演。生貴家。而文雅樂善。出天性。晚年以使相留守西京。時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留府推官歐陽修。皆一時文士。遊宴吟詠。未嘗不同。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園囿之勝。無不到者。有郭延卿者。居水南。少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遊。累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相繼作相。更薦之。得職官。然延卿亦未嘗出仕。葺幽亭藝花。足迹不及城市。至是年八十餘矣。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卽屏騎從。腰與張蓋而訪之。不以告名氏。洛下士族多過客衆。延卿未始出。蓋莫知其何人也。但欣然相接。道服對談而已。數公疎爽闔朗。天下之選。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而平日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小酌也。於是。以陶罇果蕪而進。文僖愛其野逸。爲引滿不辭。旣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尙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盃。延客之禮數盃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爲何。

等物耶。歎息累日不止。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仲淹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煉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卽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筋。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尙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狄青

狄青之征儂智高也。自過桂林。卽以辨色時先鋒行。先鋒旣行。青乃出帳。受衙罷。命諸將坐。飲酒一卮。小餐然後中軍行。率以爲常。及頓軍崑崙關下。翊日將度關。辰起。諸將張立甚久。而青尙未坐。殆至高親吏疑之。遽入帳周視。則不知青所在。諸將方相顧驚怛。俄有軍候至曰。宣徽傳語諸官。請過關喫食。方知青已微服同先鋒度關矣。

歐陽文忠

歐陽文忠公修自言初移滑州。到任。會宋子京曰。有某大官。頗愛子文。倩我求之。文忠遂授以近著十篇。又月餘。子京告曰。某大官得子文。讀而不甚愛。曰。何爲文格之退也。文忠笑而不答。旣而文忠爲知制誥。人或傳有某大官。極稱一邱良孫之文章。文忠使人訪之。乃前日所投十篇。良孫盜爲己文。以贄。而稱美之者。卽昔日子京所示之某大官也。文忠不欲斥其名。但大笑而已。未幾。文忠出爲河北都轉運使。見邸

報。邱良孫以獻文字召試拜官。心頗疑之。及將所獻。乃令狐挺平日所著之兵論也。文忠益歎駭。異時爲侍從。因爲仁宗道其事。仁宗駭怒。欲奪良孫之官。文忠曰。此乃朝廷已行之命。但當日失於審詳。若追奪之。則所失又多也。仁宗以爲然。但發笑者久之。

王安國

王安國性亮直。嫉惡太甚。王荆公初爲參知政事。閒日因閱讀晏元獻公小詞。而笑曰。爲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爲爾。顧其事業。豈止如是耶。時呂惠卿爲館職。亦在坐。遽曰。爲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爲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也。呂大以爲議已。自是尤與平甫相失也。

靈芝宮

王安國熙寧六年冬。直宿崇文院。夢有邀之至海上。見海中宮殿甚盛。其中樂作。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題其宮曰靈芝宮。邀平甫者。欲與之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迎之至此。平甫恍然夢覺。禁中已鳴鐘矣。平甫頗自負其不凡。爲詩紀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是人間世。長樂鐘來夢覺時。後四年。平甫卒。其家哭訊之曰。君常夢往靈芝宮。其果然乎。卜曰。然。又三年。太常寺會臯。夢與暮奠。若有音聲接於人者。其家復哭。以錢卜之曰。往靈芝宮。其果然乎。卜曰。然。又三年。太常寺會臯。夢與平甫會。因弔之曰。平甫不幸早世。今所處良苦。如何。但見平甫笑不止。傍一人曰。平甫已列僊官矣。其樂非塵世比也。臯方喜甚而寤。

余中

進士及第後。例期集一月。其釀罰錢。奏宴局什物。皆請同年分掌。又選最年少者二人。爲探花使。賦詩。世謂之探花郎。自唐以來。勝勝有之。熙寧中。吳人余中。爲狀元。首乞罷期集。廢宴席探花。以厚風俗。執政從之。旣而擢中爲國子監直講。以爲斯人真可以厚風俗矣。未幾。坐受舉人賄賂。而升名第。事下御史府。至荷校。參對獄具。停廢。熙寧執政者。力欲致風俗之厚。士人多爲不情之事。以希合。故中以探花爲敗風俗。而身抵昧墨之罪。此不情之甚者也。

陳繹

陳繹晚爲敦朴之狀。時爲之熱熱顏回。熙寧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庭試對策。言時事有可痛哭太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爲翰林學士。語於衆曰。文仲狂躁。真杜園賈誼也。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熱熱顏回。合坐大噓。繹有慙色。杜園熱熱。皆當時鄙語。

△呂惠卿

熙寧八年。呂惠卿爲參知政事。權傾天下。時元參政絳。爲翰林學士。判羣牧。常問三命僧化成曰。呂參政早晚爲相。化成曰。呂給事爲參政。譬如草屋上置鴟吻耳。元曰。然則其不安乎。成曰。其黜免可立而待也。是時春方半。元曰。事應在何時有消息。成曰。在今年五月十七日。元憮然不測。亦潛紀之。旣而呂權日盛。臺諫噤口。無敢指議之者。會五月十七日。元退朝。因語府界提舉蔡確曰。化成言呂參政禍在今日。真漫浪之語也。二公相視而笑。遂同還羣牧。促召成而謂之。成曰。言必無失。姑且俟之。二公愈笑其術之非。旣而化成告去。蔡亦上馬。是時曾待制孝寬。同判羣牧。薄晚來過廳。方卽坐。元因訪今日有何事。曾曰。但聞

御史蔡承禧入劄子。不知言何等事者也。語未已。內探報今日蔡察院言呂參政兄弟。元聞之大駭。乃以化成之言告曾公。既而呂罷政事。實始此日也。

王荆公

王荆公之次子名雱。爲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龐氏女爲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類己。百計欲殺之。竟以恠死。又與其妻日相鬪。荆公知其子失心。其婦無罪。欲離異之。則恐其誤被惡聲。遂與擇壻而嫁之。是時有工部員外郎侯叔獻者。荆公之門人也。取魏氏女爲妻。少悍。叔獻死而韓薄不肅。荆公奏逐魏氏婦歸本家。京師有諺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

王永年

有王永年者。娶宗室女。得右班殿直監汝州稅。時竇卞通判汝州。與之接熟。爾後卞知深州。永年復爲州監押。益相親暱。遂至通家。既而卞在京師。永年求監金曜門書庫。卞爲干提舉監司楊繪。繪遂薦之。永年常置酒延卞。繪於私室。出其妻間坐。妻以左右手掬酒以飲卞。繪謂之曰。白玉蓮花盃。其褻狎至是。後永年盜賣庫書事發。下獄。永年引卡繪嘗受其饋送。及嘗納璣貝於兩家。方窮治未竟。而永年死獄中。朝議有兩制交通匪人。至爲姦利。落繪翰林學士知制誥。降爲荆南副使。落卞待制。降監舒州靈僊觀。明年卞卒於貶所。繪性少真。無檢操。居荆南。日事遊宴。往往與小人接。一日出家妓延客夜飲。有選人胡師文預會。師文本鄂州豪民子。及第。爲荆南府學教授。尤少士檢。半醉狎侮繪之家妓。無所不至。繪妻自屏後窺之。大以爲恥。叱妓入。撻於屏後。師文離席。排繪使呼妓出。繪媿於其妻。遽欲徹席。師文狂怒。奮拳毆繪。賴

衆客救之。幾至委頓。近臣不自重。至爲小人凌暴。士論尤鄙之。

發塚盜

壽州張侍中撫州晏丞相俱葬陽翟。地相去數里。有發塚盜。先築室於二塚之間。自其家竅穴。以通其隧。道始發。張墓得金寶珠玉甚多。遂完其棺槨。以揜覆其穴。次發晏公墓。若有猛獸嗥吼。盜甚懼。遽出呼其徒一人同入。又聞兵甲鼓噪之聲。盜益懼。又呼一人同之。則寂然無響。三盜笑曰。丞相之神盡於是矣。及穿槨。殊無所有。供設之器皆陶甓爲之。又破其棺。棺中唯木胎金裹帶一條。金無數兩。餘皆衣服腐朽如塵矣。盜失望而恚。遂以刀斧摩碎其骨而出。旣而貨張墓金孟於市。爲人擒之。遂伏罪。及言其事。世謂均破塚。而張以厚葬完軀。晏以薄葬碎骨。事有不可知如此者。

陳絳

明肅太后臨朝。一日問宰相曰。福州陳絳。賊汚狼籍。卿等聞否。王沂公對曰。亦頗聞之。太后曰。旣聞而不劾。何也。沂公曰。方外之事。須本路監司發摘。不然臺諫有言。中書方可施行。今事自中出。萬一傳聞不實。卽所損又大也。太后曰。速選有風力更事。任一人爲福建路轉運使。二相稟旨而退。至中書。沂公曰。陳絳猾吏也。非王耿不足以擒之。立命進熟勅。呂許公俯首曰。王耿亦可惜也。沂公不喻。時耿爲侍御史。遂以轉運使。耿拜命之次日。有福建路銜校。拜於馬首。云押進奉荔支到京。耿偶問其道。路山川風候。而其校應對詳明。動合意旨。耿遂密訪絳所爲。校輒泣曰。福州之人。以爲終世不見天日也。豈料端公賜問。然某尤爲絳所苦者也。遂條陳數十事。皆不法之極。耿大喜。遂留校於行臺。俾之幹事。耿子不肖。私納校玳瑁。

器皿。洎至閩中。耿盡發校所言之事。既置詔獄。事皆不實。而校遵首常納禁器於耿子。事聞。太后大怒。下耿吏獄。具譎耿淮南副使。皆如許公之料也。

劉攽

劉攽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謔。屢以犯人。熙寧中。爲開封府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劉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也。又有請曰。至於八月有凶。何也。答曰。九月固有凶矣。蓋南苑豢馴象。而勝帖之出。常在八月九月之間也。馬嘿爲臺官。彈奏攽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攽聞而歎曰。旣爲馬嘿。豈合驢鳴。呂嘉問提舉市易務。三司使曾布。劾其違法。王荊公惑黨人之說。反以罪三司。曾旣隔下朝請。而嘉問治事如故。攽聞而歎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乎。望之嘉問字也。

李觀

尙書郎李觀。自言爲進士時。往遊南岳。道過潭州聖旗亭買酒。忽有一人。荷竹奩。持釘校之具。徑至問觀曰。聞君將之南岳。頗識養素先生。藍方否。觀曰。固將往見之。其人曰。奉煩寄聲。云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言訖徑出。不顧觀。至南岳訪方。具道其語。方怒然驚異。因問曰。其人眉間得無有白誌乎。觀曰。然。方大驚歎曰。吾不遇是人。命也。此所謂劉海蟾者也。吾養聖胎已成。患無術以出之。念非斯人。不足以成吾道。今聲聞相通。而不得接。吾之道不成矣。觀急回訪於潭州。已亡所在。是年方卒。

种世衡

元昊分山界戰士爲二箱。命兩將統之。剛浪陵統明堂左箱。野利遇乞統天都右箱。二將能用兵。山界人

戶善戰。中間劉平石元孫元任福葛懷敏之敗。皆二將之謀也。慶曆中。种世衡守青澗城。謀用間以離之。有悟空寺僧光信者。落魄耽酒。邊人謂之王和尚。多往來善部中。世衡嘗厚給酒肉。善遇之。一日語信曰。我有書答野利相公。若爲我賣之。卽以書授信。臨發。復召飲之。酒而謂曰。塞外苦寒。吾爲若納一襖。可衣之以行。回日當復以歸我。信始及山界。卽爲邏兵所擒。及得賣書。以見元昊。元昊發其書。卽尋常寒暄之問。元昊疑之。遂縛信拷掠千餘。至脅以兵刃。信終言無他。元昊益疑。顧見信所衣之襖。甚新潔。立命焚拆。卽中得與遇乞之書。其言前承書有歸投之約。尋聞朝廷。及云。只候信回得報。當如期舉兵入界。惟盡以一箱人馬爲內應。儻獲元昊。朝廷當以靖難軍節度使西平王奉賞。元昊大怒。自此奪乞之兵。旣又殺之。遇乞死。山界無良將統領。不復有侵掠之患。而邊陲亦少安矣。洎西戎入貢。信得歸。改名嵩。仕終左藏庫副使。

楊安國

楊安國。膠東經生也。累官至天章閣侍講。其爲人沾激矯僞。言行鄙朴。動有可笑。每進講。則雜以俚下鄙市之語。自辰坐至侍臣中。官見其舉止。已先發笑。一日侍仁宗講。至一簞食一瓢飲。安國操東音曰。顏回甚窮。但有一籩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安國遽啓曰。官家昔孔子教人。也須要錢。仁宗哂之。翌日。遍賜講官。皆懇辭不拜。唯安國受之而已。時又有彭乘爲翰林學士。文章誥命。尤爲可笑。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其候秋涼卽途。乘爲批答之詔曰。當俟蕭蕭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田況之成都府。會西蜀荒歉。饑民流離。況始入劍門。卽發倉賑濟。旣而上表待罪。乘又當批答曰。纔度巖巖之

險。便與惻惻之情。王琪情滑稽。多所侮誚。及乘死也。琪爲挽詞。有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蓋謂是耳。

許將

許將坐太學獄。下御史臺禁。勸僅一月日。泊伏罪。臺吏告曰。內翰今晚當出矣。許曰。審如是。當爲白中丞。俾告本家取馬也。至晚欲放。中丞蔡確曰。案中尚有一節未完。須再供答。及對畢。開門已及二更已後。而從人謂許未出人馬。卻還矣。許坐於臺門。不能進退。適有邏卒過前。遂呼告之曰。我臺中放出官員也。病不能行。可煩爲於市橋賃一馬。邏卒憐之。與呼一馬。至遂跨而行。是時許初罷。判開封府稅。居於甜水巷。馭者懼逼夜禁。急鞭馬躍。許失綏墜地。腰膝盡傷。馭者扶之於鞍。又疾驅而去。至則宅門已閉。許下馬坐於砌上。俾馭者扣門。久之無應者。馭者曰。願將主名以呼之。許曰。但云內翰已歸可也。馭者方知其爲判官許內翰。且懼墜馬之罪。遽策而走。許以墜傷。氣息不屬。不能起。以扣門。又無力呼叫。是時十月。京師已寒。地坐至曉。迨宅門開始得入。

曹翰

曹翰以罪謫爲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有內侍使京西。朝辭日。太宗密諭之曰。卿至汝州。當一訪曹翰。觀其良苦。然慎勿泄我意也。內侍如旨。往見。因序其遷謫之久。翰泣曰。罪犯深重。感聖恩不殺。死無以報。敢懇苦耶。但以口衆食貧。不能度日。幸內侍哀憐。欲以故衣質十千。以繼飯粥。可乎。內侍曰。太尉有所須。敢不應命。何煩質也。翰固不可。於是封裹一複。以授內侍收複。以十千答之。泊回奏。翰語及言質衣事。太宗命取其複。開視之。乃一大幅畫障。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其功。卽日有旨。詔赴闕。稍復金吾將軍。蓋

江南之役。翰爲先鋒也。

陸東

有朝士陸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今此人應配矣。又特者。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卽改特刺字爲準條字。再黥之。頗爲人所笑。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石參政聞之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草者乎。

陸經

陸經。慶曆中爲館職。一日飲於相國寺僧祕演房。語笑方洽。有一人箕踞於旁。睥睨經曰。禍作矣。僅在頃刻。能復飲乎。陸大怒。欲捕之。爲祕演勸免而止。薄暮飲罷。上馬而追。牒已俟於門。陸惶懼不知所爲。復見箕踞者。行且笑曰。無苦。終復故物。旣而陸得罪斥廢累年。嘉祐初。乃復館職。

王荆公閒居

王荆公再罷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卽納節讓同平章事。懇請賜允。改左僕射。未幾。又求宮觀。累表得會靈觀使。築第於南門外七里。去蔣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驢。從數僮。遊諸山寺。欲入城。則乘小舫。泛潮溝以行。蓋未嘗乘馬與肩輿也。所居之地。四無人家。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牆。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築垣。輒不答。元豐末。荆公被疾。奏捨此宅爲寺。有旨賜名報寧。旣而荆公疾愈。稅城中屋以居。竟不復造宅。

徐二公

秦州徐二公者，異人也。無家，無子孫親屬，亦不知其何許人。日持一箒，以掃神祠佛殿，未嘗與人言。有問則不對而走。忽發一言，則應禍福。呂參政惠卿既除喪，將赴闕，便道訪二公，拜而問之。二公驚走。呂追之，忽回顧曰：「善守，呂再拜而去。意謂俾其善守富貴也。及還朝，除知建州。徐禧沈括新敗，懇辭不行，又乞與兩府同上殿。神宗怒，落資政殿學士，知單州，卽善守之應也。」

皇甫泌

皇甫泌，向敏中之壻也。少年縱逸，多外寵，往往涉旬不歸。敏中方秉政，每優容之。而其女抱病甚篤，敏中妻深以爲憂。且有恚怒之詞，敏中不得已，具劄子乞與泌離壻。一日奏事畢，方欲開陳，真宗聖體似不和，遽離宸坐。敏中迎前奏曰：「臣有女壻皇甫泌，語方至此，真宗連應曰：甚好甚好，會得已還內矣。」敏中詞不及畢，下殿不覺拭淚。蓋莫知聖意如何，已而傳詔中書。皇甫泌特轉兩官。敏中茫然自失，欲翌日奏論，是夕女死，竟不能辨直其事。

王達周師厚

永州有何氏女，幼遇異人與桃食之，遂不饑無漏。自是能逆知禍福。鄉人神之，爲構樓以居。世謂之何仙姑。士大夫之好奇者，多謁之以問休咎。王達爲湖北運使，巡至永州，召於舟中，留數日。是時魏綰知潭州，與達不叶，因奏達在永州，取無夫婦人阿何於舟中止宿。又有周師厚者，爲湖北路提舉，常平人或呼爲夢見公，蓋以其姓周也。蒲宗孟爲湖北察訪，因奏師厚昏不曉事，致吏民呼爲夢公。二人者皆以此罷去。蓋疑似易乘，使朝廷致惑也。

孫秀才

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道睢陽。謁文正。又贈十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孫秀才戚然動色曰。老母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爲學乎。孫生再拜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行復修謹。文正甚愛之。明年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文正嘆曰。貧之爲累亦大矣。儻因循索米至老。則雖人才如孫明復者。猶將汨沒而不見也。

曹武穆

祖宗朝兩府名臣。雖在外鎮。亦以位勢自高。雖省府判官出按事。至其所部。亦絕燕飲之禮。蓋當時風尚如是。武穆曹公瑋。以宣徽南院判定州。王醜自司判官。計置河北軍糧。至定武。穆一見。接之加禮。往往親自伴食。然酒止五行。蓋已爲殊待矣。一日語醜曰。獵獠自保歡好。可百年無事。吾聞李德明有子元昊者。桀黠多謀。能得士。吾密令畫史圖其狀觀之。信英物也。異日德明死。此子嗣事。必爲西邊之患。料此事不出十年。君必當此變。勉之勉之。醜莫測其言。後十餘年。元昊叛。西陲大擾。王醜果當此時爲樞密使。處置失宜。罷知西京。醜嘗爲親僚言之。深歎武穆之明識也。

密翁翁

邊人傳誦一詩云。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紫髯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驄。有張師雄者。

西京人好以甘言悅人。晚年尤甚。洛中號曰密翁翁。出官在邊郡。一夕賊馬至界上。忽城中失雄所在。至曉方見。師雄重衣披裘。伏於土窟中。已癡矣。西土呼土窟爲空。尋爲人改舊詩以嘲曰。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密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着皮裘入土空。張亢嘗謂密翁翁無可爲對者。一日亢有姪。不率教令。將杖之。其姪方醉。大呼曰。安能撻我。但堂伯伯耳。亢笑曰。可對密翁翁。釋而不問。

宋子京

宋子京博學能文章。天資蘊藉。好遊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罷。漱盥畢。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尙書修唐書矣。望之如神仙焉。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

青箱雜記

吳處厚

雷得驥

雷得驥長安人。太祖時久居諫諍之任。有直名。與趙普有隙。時普以勳舊作相。寵遇方渥。驥間請對。言普專權。容堂吏納賂。由是忤旨。貶商州司戶。歲餘。其子有隣。搥登聞鼓。訴冤。鞫得其實。堂吏李可度除名。餘黨皆杖脊。黥配遠州。出普知河陽。召得驥復舊官。擢有隣守校書郎。後普復入相。得驥懇乞致仕。太宗勉之曰。朕終保卿。必不爲普所擠。有隣性亦剛鯁。有父風。太宗嘗面諭有隣。朕欲用汝父爲相。何如。有隣對曰。臣父有才略。而無度量。非宰相器。乃止。有隣弟有終。亦有才。平蜀寇最有功。爲宣徽使。薨。得驥有終。父

子二人常並命爲江南兩路轉運使。當世榮之。王禹偁贈詩二首。其一曰：江南江北接王畿。漕運帆檣去似飛。父子有才同富國。君王無事免宵衣。屏除奸吏魂應喪。養活疲民肉漸肥。還有文場受恩客。望塵情抱倍依依。其二曰：當時詞氣壓朱雲。老作皇家諫諍臣。章疏罷封無事日。朝廷猶指直言人。題詩野館光泉石。講易秋堂動鬼神。棘寺下僚叨末路。齋心唯祝秉鴻鈞。蓋禹偁常出德驤門下。而德驤深於易。酷嗜吟詠故也。

呂文穆

洛陽龍門有呂文穆公讀書齋。云文穆昔嘗棲偃於此。初有友二人。一人則溫尙書仲舒。一人忘其姓名。而三人誓不得狀元不仕。及唱第。文穆狀元。溫已不意。然猶中甲科。遂釋褐。其一人徑拂衣歸隱。後文穆作相。太宗問昔誰爲友。文穆卽以歸隱者對。遽以著作佐郎召之。不起。故文穆罷相。尹洛作詩曰：昔作儒生謁貢闈。今提相印出黃扉。九重鸞鷲醉中別。萬里煙霄達了歸。隣叟盡垂新鶴髮。故人猶著舊麻衣。洛陽謾道多才子。自嘆遭逢似我稀。故人蓋斥其友歸隱者。

劉焯

龍圖劉公焯。未第前。娶趙尙書晃之長女。早亡。而趙氏嘗有二妹。皆未適人。旣而劉公登科。晃已捐館。夫人復欲妻之。使媒婦通意。劉公曰：若是武有之德。則不敢爲姻。如言禹別之州。則庶可從命。蓋劉公不欲七姨爲匹。意欲九姨議姻故也。夫人詰之曰：諺云薄餅從上揭。劉郎纔及第。豈得便簡點人家女。劉公曰：非敢有擇。但七姨骨相寒薄。非某之對。九姨乃宜匹。遂娶九姨。後生七子。皆至大官。七姨後適關生。竟不

第落泊寒餒暮年劉氏養之終身。

王欽若

王文穆公欽若臨江軍人。母李氏。父仲華。嘗侍祖郁任官鄂渚。而李氏有娠。就蓐之夕。江水暴溢。將壞廨舍。急遷於黃鶴樓。始免身生男。卽公也。時隔岸漢陽居人遙望樓際。若有光景氣象云。又公昔歲行圃田道中。宿於村舍。夜起視天中。有赤文成紫微二大字。光耀奪目。使蜀還。褒城路中有人展謁。熟視刺字。乃唐相裴度告公以默定之語。及言公他日當貴。茲亦異矣。後公每設壇禮神。必朱篆紫微二字。陳之醮所。又輟俸脩晉公祠於圃田。作記以述其胥靈云。

太傅張公

太傅張公光化軍人。生百日始能啼。襁褓中喪其父母。少孤貧。讀書武當山。有道士見而異之。曰。子有道氣。可隨我學仙。公不欲。道士亦弗強。曰。不然。亦位極人臣。公以淳化三年。孫何下及第。久困選調。年幾五十。始轉著作佐郎。知邵武縣。還朝。以文贄楊公大年。比三日。至門下。連值楊公與同輩打葉子。門吏不敢通。公亦弗去。楊公忽自窗隙目之。知非常人。延入款語。又觀所爲文。以爲有宰相器。未幾。薦爲御史。尋充受春王友。由此附會。遂登台輔。然公寬厚長者。記存故舊。嘗與邵武姓魚一僧相善。及貴。猶不忘。爲魚奏紫方袍。弟子守仙亦沾錫服。晚年致政。猶時時遺守仙物不絕。答書皆親筆。書語皆稠疊勤拳。其敦篤如此。

王韃

真宗朝有王韃者汀州長汀人少時薄游江界至星子縣夜宿逆旅遇道士授黃白術未盡其要後再遇其人於茅山相攜至歷陽指示靈草并傳以合和密訣試皆有驗仍別付靈方環劍緘縻之書戒曰非遇人君慎勿輕述韃後以佯狂抵禁配流嶺南時供奉官閣門祇候謝得權適總巡兵頗聞其異韃後竄歸闕下德權乃館於私第鍊成藥銀上進真宗異之命解軍籍使劉承珪詰其事韃以師戒甚嚴終不敢泄唯願見至尊面陳於是承珪乃爲韃改名中正俾詣登聞始得召見卽授許州散掾留止京師尋授神武將軍致仕仍給全俸遷高州刺史康州團練使前後貢藥金銀累巨萬數輝彩絕異不類世寶當時賜天下天慶觀金寶印卽其金所鑄也然中正亦不敢妄費唯周濟貧乏崇奉仙釋今汀州開元寺乃其施財所建也卒贈鎮南軍節度使此近古所未聞也

蒙齋筆談

鄭景望

郎簡

郎簡侍郎錢塘人慶曆間能吏與杜岐公極相厚善簡長岐公十餘年岐公以兄事之既老謝事居里中築別館徑山下善服食得養生之術卽徑山澗旁種菖蒲數畝歲採以自餌山中人目之菖蒲田時岐公亦以老就第居宋簡數以書招岐公同處不果往然書問與詩往來無虛月范文正知錢塘亦重其爲人會皇祐大饗明堂亟請召岐公爲三老以任參政布及簡爲五更不報簡猶後岐公三四年卒幾九十雖無甚顯蹟然能善其身始終岐公未嘗輕與人獨重簡爲契友亦必有以取之矣士大夫處世何用事業赫赫在人耳目若必求此將有擾擾用意營之者若是安得自適於休靜無事之地或不免累於仕而不

能去。余家先世與簡有素。今日客有自徑山來言菖蒲田。問之兒子。多不知其詳。乃爲語之。

宋昇

余守許昌時。洛中方營西內甚急。宋昇以都轉運使主之。其屬有李實韓溶二人最用事。宮室梁柱欄檻窗牖皆用灰布。期旣迫。竭洛陽內外豬羊牛骨不充用。韓溶建議掘漏澤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一日李實暴疾死而還魂。具言冥官初追。正以骨灰事。有數百人訟於庭。冥官問狀。實言此非我。蓋韓溶。忽有吏趨而出。有頃復至。過實曰。果然。君當還。然宋都運亦不免。旣白冥官而下。所抱文字風動。其紙略有滅門二字。後三日。溶有三子連死尙幼。其妻哭之哀。又三日亦死。而溶亦死。昇時已入爲殿中監。未幾傳昇忽溺不止。經日下數石而斃。人始信幽冥之事。有不可誣者。是時范德儒卒纔數月。其家語余。近有人之鄆州。夜過野中。見有屋百許間。如官府。揭其榜曰。西證獄。問其故。曰。此范龍圖治西內事也。家中亦有兆相符。會有屬吏往洛。余使覆其言於李實。亦然。甚哉禍福可不畏乎。余素不樂言鬼神幽怪。特書此一事示兒子。以爲當官無所忌憚者之戒。

文杜二公

文潞公洛陽居第。袁象先舊基。屋雖不甚宏大。晚得其旁羨地數畝。爲園。號東田。日挾家童數輩。肩輿與賓客姻戚共遊。無虛時。旣罷。遣聲妓。取營籍十餘人。月賦以金。每行必命之執事。人以爲適然。時公年已高。捨家居而適別館。且未免平昔之好。則猶若有少勞者。杜岐公謝政不造宅。假官舍迴車院居之。積十年。薨於其中。余守宋時。嘗往觀。湫隘與編民不遠。耆老猶指廢屋三間。爲公之書室。公未嘗出。亦不甚飲。

酒客至粟飯一盂。雜以餅餌。他品不過兩種。無客卽靜坐。不聞人聲。有矚之者。或賦詩作草書。未嘗不滿也。一等貴人。奢儉所享。雖各適其性。然亦必自有賦之者。如潞公出入將相。窮極奉養。而能安於約如此。固自不可及。若岐公則尤人之所難。然此但以俗人論爾。稍知道者。則何有於是。潞公必不以其約自矜。岐公必不以其廉自異。晉人記有比王逸少蘭亭於金谷。而逸少喜者。彼自道其所知。恐未嘗夢見逸少也。

張舉

正素處士張舉。字子厚。毗陵人。治平初試春官。司馬溫公主文。賦公生明。以第四人登第。既得官歸。卽不仕終身。元祐初嘗起爲穎州教授。力辭不就。余家與之有連。故余未冠得拜之。稍長益相親。亦不以不肖視。清通遠略。不爲崖異。與前此號隱居。曄然自夸於俗者不類。士大夫旣以相與推高。日款其門。隨上下接之。無不滿其意。賀鑄最有口才。好雌黃人物。於子厚亦無間言。每折節事之。常稱曰通隱先生。余嘗叩其棄官之說。子厚笑曰。吾豈不欲仕者。初但以二親年俱高。止吾一子。不忍去左右。旣親沒。則吾將老矣。欲仕復何爲。因循至是爾。其言大抵若此。家藏書萬卷。善琴棋。日唯玩此三物。不甚飲酒。余得與周旋。涉世以來。粗免大過。聞於子厚爲多。大觀初子厚已死。州里上其行。余適在翰林。蔡魯公亦素知其爲人。遂得賜號。官其一子。今其子亦死。諸孫未有聞者。西北士不甚知其人。今能言之者絕少。魏野以有閑而名益彰。惜乎子厚之無閑也。

畫漫錄

張舜民

郭雀兒

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閭相善也。椎埋無賴。靡所不至。既而各竄赤籍。一日有道士見之。問其能。曰。吾業彫刺。二人因令刺之。郭於項右作雀。左作穀粟。馮以臍作瓮。中作鴈數隻。戒曰。爾曹各於項臍自愛。爾之雀銜穀。爾之鴈出瓮。乃亨顯之時也。寒食馮之婦得麻鞋數雙。密藏之。將以作節。馮搜得之。蒲博醉歸。臥門外。其婦勃然曰。節到也。如何辦得。馮徐捫腹曰。休說辦不辦。且看瓮裏飛出鴈。郭祖乘旄之後。雀穀稍近。登位之後。雀遂銜穀。馮乘旄。鴈自瓮中累累而出。世號郭祖爲郭雀兒。暉卽馮繼業之父。朔方節度使封衛王。

劉伯壽

劉伯壽少年不羈。其父暉尹京。每旦父趨郡。隨馬而出。簿佐偵伺。父先入。其自課書史。從容無闕。一旦早至白礬樓下。天未明。獨坐茶坊中。有一老人。繼入就坐。因相問勞共茶。老人曰。少年能飲酒乎。伯壽曰。性不能飲酒。老人曰。少年不能飲。老夫自飲。可登此樓乎。伯壽欣然從之。既上。閱無一人。老人一舉已斗餘矣。熟視伯壽曰。少年人清氣足。可以致神仙。然肩骨低一指。猶位躋三品。至耄年文武雙全。子孫蕃衍。乃授以丹術。元豐二年冬。予自蒲中之京師。訪伯壽於嵩陽。是時年七十又四矣。同登峻極。行步如飛。予與登封令龐元常。杜子春。明經奔喘不及。伯壽顧而笑曰。三年少。乃爾耶。袒露髀股示人。皆肉皮裹骨。毛長數寸。扣之有聲。光彩爛然。足未歇。歌所爲大曲。略數千言。響振山谷。累夕對榻。竟且不眠。至元祐初。方卒。無疾也。

李守真

郭祖受命討守真。駐師河中。城下逾年。望氣者言守真必破。城下有三天子氣。謂郭祖柴世宗太祖也。守真猶豫不決。使術者視家人。至子婦符氏。術者大咤曰。母后相也。守真曰。吾婦乃爾。吾可知矣。遂決。旣櫻城。無砲材。頗患之。居一日。河水自上浮木千百。皆砲材也。守真大喜。以爲受命之符。其後旣破。郭祖以符氏納世宗。是爲符后。

陳彭年

嘉祐末。余在太學。有傭書陳達者。攜一子方孩。饑凍不可支。書亦不佳。或曰。此陳彭年嫡孫也。其父彥博守汀州。以賊敗。杖脊流海島。遂至無賴。時余方冠。未知彭年之爲人。獨念祖爲執政。而孫已若是耶。旣而見劉貢父。盡得彭行事。所謂九尾野狐者。乃知天之報也不差。後達困甚。與其弟歸。發彭年冢。取金帶分貨抵罪云。

朱雀門制

熙寧以前。凡郊祀大駕還內。至朱雀門外。忽有綠衣人出道。蹣跚潦倒如醉狀。乘輿爲之少掣。謂之天子避酒客。及門。兩扇遽闔。門內抗聲曰。從南來者。是何人。門外應曰。是趙家第幾朝天子。又曰。是也不是。應曰。是開門乘輿乃進。謂之勘箭。此近司門符節之制。然蹈襲鄙俗。至是果命罷之。

李建中

西京留臺李建中。博雅多藝。其子宗魯善相人。一年春榜。之京師。命擇壻。行次任村逆旅。方就食。有丈夫

荷布囊從驅驢亦就食於逆旅宗魯一見前揖寒溫延之共案詢其所自曰今春不第將還洛也宗魯不復之京師與之同歸洛中其父詰之曰今既得貴塔可復回矣此人生不出選調死封真王於是塔之乃張堯封也實生溫成皇后天聖中登進士第終亳州軍事推官後封清河郡王

游宦紀聞

張世南

蘇翁

蘇翁者初不知其何許人紹興兵火末來豫章東湖南岸結廬獨居待鄰右有恩禮無良賤老穉皆不失其懼心故人愛且敬之稱曰蘇翁猶祖翁婦翁云身長九尺美鬚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病筋力數倍於人食啖與人亦倍巨鍤長柄略與身等披荆棘轉瓦礫闢廢地爲圃或區或架或籬或墜應四時蔬菜不使一闕藝植耘芟皆有法度灌注培壅時刻不差雖隆暑極寒土石焦灼草木凍死圃中根芟芽甲滋鬱暢茂以故蔬不絕圃味眎他圃蔬爲最勝市鬻者利倍而售速每先期輸直不二價而人無異辭晝爾治圃宵爾織屨屨堅韌革鳥可穿屨不可敗織未脫手人爭買之以饋遠號曰蘇公屨薪米不至匱乏且有餘羨喜周急人有貸假隨力所及償與否一不經意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人莫測識先是高宗南渡急賢如饑渴時張公浚爲相馳書函金幣且移書屬豫章漕及帥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所能屈幸親造其廬爲我必致之漕帥密諭物色彼人曰此有灌園蘇翁者無雲卿也漕帥卽相與變服爲游客入其圃翁運鋤不顧二客前揖與語翁良久問客何從來乃延入室土銜竹几輝光溢然地無纖塵案上留西漢書一册二客神融意消恍若自

失默計曰。此爲蘇雲卿也。必矣。旣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接。客遂扣曰。翁仙里何地。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識之。客遂泛問。張公世系材品。翁歷歷陳敘。且曰。不知張今何官。蓋其初不料張公使其訪己。而欲致之也。二客遂笑謂翁曰。某等備乏漕帥。實非游者。張公今秉相權。令某等造廬。以禮致公。共濟大業。出書函金幣於其案上。翁色遽變。喉中隱隱有聲。似怨張公暴己者。至是始知翁廣漢人。卽雲卿是已。然終不知雲卿其字邪。抑名耶。繼旌旗填委。堅請翁同載以歸。再三謝不可。許詰朝上謁。越夕遣吏迎伺。則扃戶閤然。從他徑排闥入。惟書幣留案上。儼然如昨日。室空而人不可得見矣。形迹遼絕。莫知所終。此隆興士宋自適字正文所紀蘇翁本末如此。宋後得翁遺址。面揖湖山。平地數十畝。仍築小庵。以寄仰高之思。章泉先生爲之名曰灌園庵。

術士

蜀昔有術士精於談天。尤善戲謔。士夫或有以五行試其術。答云。此人必已食祿。異時官至五馬。咸強其筆於楮。以爲他日證驗。於是索筆特書云。目今斂板鞠躬。已見二千石在後。衆莫不譁然哂之。且謂云。是乃挽米舟一水手。何爲謬言如是。術者云。吾之術驗矣。請細思之。衆方悟斂板鞠躬之說。莫不爲之一笑。

永福縣汰王灘

永福。自唐代宗時。割福泉建三州之地。因年號曰永泰。後避哲宗陵寢諱。改名永福。在唐新羈縣。後有邑宰潘君。滿解遺愛在民。攀臥祖餞。留連累日。其夫人王氏。先已解舟。泊五里汰王灘下。俟久不至。月夜登岸。書一絕於石壁云。何事潘郎戀別筵。歡情未斷妾心懸。汰王灘下相思處。猿叫山中月滿船。未署太

原王氏書詩蹟已漫滅。獨太原二字入石。至今尚存。字方五六寸許。邑人因以名其灘。政和陳武祐慮歲久詩亡。大書繫以記文。鐫之字右方。自唐至今。流潦巨浸之所漂齧。震風凌雨之所滌蕩。不知其幾。而墨色爛然如新。一婦人望夫之切。精神入石。終古不變。如此。則知至誠之道。感鬼神。裂金石者。詎不信然。舊閩中記作汰王灘。陳武祐刻石。卻作太原灘。今灘旁之地名大王。入石字之左。不復可容字矣。恐未係太原王氏書爲正。

黃龜年

永福邑東有嶽宮。乃吳太傅經。大門內建三清殿。上梁日。邑中諸寓公咸在。吳以書梁。僂語首選給事。黃公龜年公卽領略。立解手帕。濡墨作字云。風馬雲車。僂百順鈎。陳之衛。金枝玉葉。拱萬齡宸極之尊。詞語鏗潤。筆法高古。太傅初見公。略不經思。復疑帛書非法。旣而雙美。吳始大喜心服。歸語家人子姪輩曰。吾邦山川之秀。有如此公者。操行過人數等。不獨詞翰可敬。其末第時。最貧素。自處澹如。應鄉貢。引保日。有考官某縣尉。居簾內。見公丰姿秀發。驚喜曰。有如此奇男子。安得出我門下。旣而預薦。尉喜甚。約妻以女。及中第日。尉已捐館。其妻挈累扶榭。相遇於中途。黃哭之慟。命逆旅主人達情。請遂初約。夫人曰。往事尙忍言之哉。無祿縣尉清貧。死無餘資。吾攜百指扶護而歸。衣衾斥賣殆盡。方以不達鄉井爲慮。那可復議繼先輩事。況黃甲少年。當結好鼎族。吾且行矣。善爲我辭。黃垂涕曰。嗚呼。吾許人以諾。死而負之。吾行將何歸。夫人不念死者言。乃作世俗夷虜語。苟遂吾志。秋毫自齎。不敢聞命也。遂定婚於邂逅間。分攜慟哭而別。某氏從公歸。能執婦道。琴瑟在御。沒齒無間言。公登從橐。夫人尙無恙。若公者可謂有德有言者。

也。噫！今之年少弄筆墨，取科第者，項背相望。聞公之風，盍亦知所以自省哉。

識語

永福古有識語曰：天保石移，瑞雲來奇。龍爪花紅，狀元西東。乾道間，福清天保瑞雲寺後石崖橫山而行，齧地成蹊。既而永邑東鄉石壁溪巖松上產龍爪瑞花，其年蕭公國梁果魁天下，次舉黃公定，臚唱第一。蓋瑞花生處，西之於蕭，東之於黃，各三十五里。此狀元西東之應也。又次舉鄭公僑，廷試復先多士。邑宰作詩云：獅峯龜嶺與龍嶼，三處家山一壯哉。相去未逾一百里，七年三度狀元來。蓋蕭公獅峯，鄭公龜嶺，黃公龍嶼也。蕭公登科歲，第一人本丞相忠定趙公。故事，設科以待草茅士。凡豫屬籍掛仕版者，法當遜避，唱名曰：陞蕭公爲榜首。故蕭公對御吟，有名傳玉陞星辰，曉澤霑金枝，雨露春之句。其謝啟有云：豫飛龍之選，淮安論次以當先，無汗馬之勞，鄴侯何功而居上。蓋用宗室及蕭家事，至今膾炙人口，因并書之。

程公

東坡先生嘗親筆錄其外曾祖程公逸事云：公諱仁霸，蜀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宦，官缺，選士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葍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刼聞，獄掾受賂，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涕泣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冤，咋謂盜曰：汝冤盍自言，吾爲汝直之。盜果稱冤，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誡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壽盡。今日我爲公荷擔而往，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

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言，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玄孫官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對可也。而獄久不決，豈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歟？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軾在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遺程氏，亦庶幾淵明之心也。是歲九月二十七日，惠州星華館思無邪齋書。此段玉山端殿汪公應辰刻先生手書於石，筆法適美，極可愛。

夢溪筆談

沈括

許懷德

許懷德爲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姥，求爲門客。懷德許之，舉子曳欄拜於庭下。懷德據座受之，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之曰：舉人無沒階之禮，宜少降接也。懷德應之曰：我得訂乳姥關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夏文莊

夏文莊性豪侈，稟賦異於人，纔睡卽身冷而僵，一如逝者。旣覺，須令人溫之，久方能動。人有見其陸行，兩車相連，載一物巍然，問之，乃綿帳也。以數千兩綿爲之，常服仙茅、鍾乳、硫黃，莫知紀極。晨朝每食鍾乳粥，有小史竊食之，遂發疽，幾不可救。

貴人知人

古人謂貴人多知人，以其閱人物多也。張鄧公爲殿中丞，一見王東城，遂厚遇之，語必移時。王公素所厚

唯楊大年公有一茶囊。唯大年。至則取茶囊具茶。他客莫與也。公之子弟。但聞取茶囊。則知大年。至一日。公命取茶囊。羣弟子皆出窺大年。及至。乃鄧公也。一日公復取茶囊。又往窺之。亦鄧公也。子弟乃問公。張殿中者何人。公待之如此。公曰。張有貴人法。不十年當據吾座。後果如其言。又文潞公爲太常博士。通判兗州。回謁呂許公。公一見器之。問潞公。太博曾在東魯。必當別墨。令取一丸墨。灑階磨之。揖潞公就觀。此墨何如。乃是欲從後相。其背旣而密語潞公曰。異日必大貴達。卽日擢爲監察御史。不十年入相。潞公自慶曆八年登相。至七十九歲。以太師致仕。凡帶平章事三十七年。未嘗改易名位。隆重福壽康寧。近世未有其比。

王文正

王文正太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清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飯而已。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懇於公曰。庖肉爲饜。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爲饜。人所廋。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徹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啓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旣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識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也。

石曼卿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鄰有一豪家。日聞歌鐘之聲。其家僮僕數十人。常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呼一僕。問豪爲何人。對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歲。並無昆弟。家妾曳羅綺者數十人。曼卿求欲見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嘗接士大夫。他人必不可見。然喜飲酒。屢言聞學士能飲酒。意亦似欲相見。待試問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卽着帽往見之。坐於堂上。久之方出。主人頭巾繫勒帛。都不具衣冠。見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禮。引曼卿入一別館。供張赫然。坐良久。有二鬢妾。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紅牙牌十餘。其一槃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其一槃肴饌名。令擇五品。旣而二鬢去。有羣妓十餘人。各執肴果樂器。粧服人品。皆豔麗粲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羣妓執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軟槃。酒五行。羣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入。略不揖客。曼卿獨步而出。曼卿言豪者之狀。懵然愚駭。殆不分菽麥。而奉養如此。極可怪也。他日試使通鄭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其近鄰云。其人未嘗與人往還。雖鄰家亦不識面。古人謂之錢癡。信有之。

杜生

潁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唯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餘。卽是籬門。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曾往訪之。見其頗瀟灑。自陳村民無所能。何爲見訪。孫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爲不出門也。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尙哉。問其所以爲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以田與兄。攜妻子至此。偶有鄉

人借此屋。遂居之。唯爲人擇日。又賣一藥。以具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自給者甚多。自食既足。不當更兼鄉人之利。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又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無可爲也。問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觀何書。曰曾有人惠一書冊。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閑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淳厚。未嘗妄言。未嘗喜遊。唯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蹤。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旁遊一步也。予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臥。疲甚。與官屬閑話。軫遂及此。不覺蕭然頓忘煩勞。

李士衡

李士衡爲館職。使高麗。一武人爲副。高麗禮幣贈遺之物。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於副使。時船底疎漏。副使者以士衡所得縑帛。藉船底。然後實己物。以避漏濕。至海中。遇大風。船欲傾覆。舟人大恐。請盡棄所載。不爾。船重必難免。副使倉惶取船中之物。投之海中。便不暇揀擇。約投及半。風息。船定。旣而檢點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在船底。一無所失。（按友會談叢記呂端事與此略同。）

王荆公

王荆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自瀾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之疾。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門人憂之。以問醫。醫曰。此垢污。非疾也。進澡豆。令公頰面。公曰。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

郭進

郭進有材略。累有戰功。嘗刺邢州。今邢州城乃進所築。其厚六丈。至今堅完。鎧仗精巧。以至封貯。亦有法度。進於城北治第。既成。聚族人賓客落之。下至土木之工。皆與。乃設諸工之席於東廡。羣子之席於西廡。人或曰。諸子安可與工徒齒。進指諸工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也。進死未幾。果爲他人所有。今資政殿學士陳彥升宅。乃進舊第東南一隅也。

晏元獻公

晏元獻公爲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至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爲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爲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以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喻所因。次日進覆。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燕賞。彌日繼夕。唯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則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爲之。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朝。卒至大用。

蔣堂侍郎

蔣堂侍郎爲淮南轉運使日。屬縣例致賀。冬至書。皆投書即還。有一縣令人獨不肯去。須責回書。左右諭之。皆不聽。以至呵逐。亦不去。曰。寧得罪。不得書。不敢回邑。時蘇子美在坐。頗駭怪。曰。皂隸如此野。狠。其

令可知。蔣曰：不然。令必健者，能使人不敢慢其命令如此，乃爲一簡答之。方去。子美歸吳中月餘，得蔣書曰：縣令果健者，遂爲之延譽。後卒爲名臣。或云天章閣待制杜杞也。

李餘慶

國子博士李餘慶，知常州，強於政事。果於去惡，凶人惡吏畏之如神。末年得疾甚困，有州醫博士多過惡，常懼爲餘慶所發，因其困，進利藥以毒之，服之洞泄不已，勢已危。餘慶察其姦，使人扶舁坐聽事，召醫博士杖殺之。然後歸臥，未及席而死，葬於橫山。人至今畏之。過墓者皆下，有病瘡者，取墓土著牀席間，輒差。其敬憚之如此。

盛文肅

盛文肅爲尚書右丞，知揚州。簡重少所許可。時夏有章自建州司戶參軍授鄭州推官，過揚州。文肅驟稱其才雅，明日置酒召之。人有謂有章曰：盛公未嘗燕過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荷其意，別日爲詩謝之。至客次，先使人持詩以入，公得詩不發封，卽還之。使人謝有章曰：度已衰老無用，此詩不復得見。有章殊不意，往見通判刁繹，具言所以。繹亦不喻其由，曰：府公性多忤，詩中得無激觸否？有章曰：無。未曾發封。又曰：無。乃筆札不嚴，曰：有章自書極嚴謹，曰：如此，必是將命者有所忤耳。乃往見文肅而問之。夏有章今日獻詩如何？公曰：不曾發讀，已還之。繹曰：公始待有章甚厚，今乃不讀其詩，何也？公曰：始見其氣韻清修，謂必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圃田從事，得一幕官，遂爾輕脫。君但觀之，必止於此官。志已滿矣。切記之。他日可驗。賈文元時爲參政，與有章有舊，乃薦爲館職。有詔候到任一年召試，明年除館閣，校勘御史發其

舊事遂寢奪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未幾卒於京師文肅閱人物多如此不復挾他術

定遠縣弓手

濠州定遠縣一弓手善用矛遠近皆伏其能有一偷亦善擊刺常蔑視官軍唯與此弓手不相下曰見必與之決死生一日弓手者因事至村步適值偷在市飲酒勢不可避遂曳矛而鬪觀者如堵牆久之各未能進弓手者忽謂偷曰尉至矣我與爾皆健者汝敢與我尉馬前決死生乎偷曰諾弓手應聲刺之一舉而斃蓋乘其隙也又有人曾遇強寇鬪矛刃方接寇先含水滿口忽噴其面其人愕然刃已搥胸後有一壯士復與寇遇已先知噴水之事寇復用之水纔出口矛已洞頸蓋已陳芻狗其機已泄恃勝失備反受其害

羅隱

浙帥錢鏐時宣州叛卒五千餘人送款錢納之以爲腹心時羅隱在其幕下屢諫以謂敵國之人不可輕信浙帥不聽杭州新治城壘樓櫓甚壯浙帥攜寮客盛觀之隱指卻敵佯不曉曰謂此何用浙帥曰君豈不知欲備敵耶隱謬曰審如是何不向裏設之浙帥大笑曰本欲拒敵設於內何用對曰以隱所見正當設於內耳蓋指宣卒將爲敵也後浙帥巡衣錦城武勇指揮徐綰許再思挾宣卒爲亂火青山鎮入攻中城賴城中有備綰等尋敗幾於覆國

李元則

李元則守雄州北門外居民極多城中地窄欲展北城而以遼人通好恐其生事門外舊有東嶽行宮元

則以銀爲大香爐。陳於廟中。故不設備。一日銀爐爲盜所攘。乃大出募賞。所在張榜。捕賊甚急。久之不獲。遂聲言廟中屢遭寇。課夫築牆圍之。其實展北城也。不踰旬而就。虜人亦不怪之。則今雄州北關城是也。大都軍中詐謀未必皆奇策。但當時偶能欺敵而成奇功。時人有語云。用得著敵人休用不著自家。羞斯言誠然。

陳述古

陳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爲盜者。述古乃給之曰。某廟有一鐘。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閣。祠之。引羣囚立鐘前。自陳不爲盜者摸之。則無聲。爲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鐘甚肅。祭訖。以帷帷之。乃陰使人以墨塗鐘。良久。引囚逐一令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唯有一囚無墨。詰之。遂承爲盜。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此亦古之法。出於小說。

种世衡

寶元中。黨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爲邊患。种世衡爲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諜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銀鼓。自隨者。併力擒之。一日。羌酋負鼓而出。遂爲世衡所擒。又元昊之臣野利常。爲謀主。守天都山。號天都大王。與元昊乳母白姥有隙。歲除日。野利引兵巡邊。深涉漢境。數宿。白姥乘間。乃譖其欲叛。元昊疑之。世衡嘗得蕃酋之子蘇吃曩。厚遇之。聞元昊嘗賜野利寶刀。而吃曩之父。得幸於野利。世衡因使吃曩竊野利刀。許之以綠邊職。任錦袍。真金帶。吃曩得刀。以還。世衡乃唱言野利已爲白姥譖死。設祭境上。爲祭文。敝歲除日。相見。

之歡。入夜乃火燒紙錢。川中盡明。虜見火光。引騎近邊窺覘。乃佯委祭具。而銀器凡千餘兩。悉棄之。虜人爭取器皿。得元昊所賜刀及香爐。中見祭文。已燒盡。但存數十字。元昊得之。又識其所賜刀。遂賜野利死。野利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貳。以至不能軍。平夏之功。世衡計謀居多。當時人未甚知之。世衡卒。乃錄其功。贈觀察使。

神仙二事

神仙之說。傳聞固多。予之目覩者二事。供奉官陳允。任衢州監酒務日。允已老。髮禿齒脫。有客候之。稱孫希齡。衣服甚藍縷。贈允藥一刀圭。令揩齒。允不甚信之。暇日因取揩上齒。數揩而良久。歸家。家人見之。皆笑曰。何爲以墨染鬚。允驚。以鑑照之。上髯黑如漆矣。急去巾。視童首之髮。已長數寸。脫齒亦隱然。有生者。予見允時。年七十餘。上髯及髮盡黑。而下鬚如雪。又正郎蕭渤。罷白波輦運。至京師。有跡卒姓石。能以瓦石沙土手按之。悉成銀。渤厚禮之。問其法。石曰。此真氣所化。未可遽傳。若服丹藥。可呵而變也。遂授渤丹數粒。渤餌之。取瓦石呵之。亦皆成銀。渤乃丞相荆公姻家。是時丞相當國。予爲宰士。目覩此事。都下士人求見石者如市。遂逃去。不知所在。石纔去。渤之術遂無驗。石齊人也。時曾子固守齊。聞之。亦使人訪其家。了不知石所在。渤既能服其丹。亦宜有補年壽。然不數年間。渤乃病卒。疑其所化。特幻耳。

彭蠡小龍

彭蠡小龍。顯異至多。人人能道之。一事最著。熙寧中。王師南征。有軍仗數十船。泛江而南。自離真州。卽有一小蛇登船。船師識之曰。此彭蠡小龍也。當是來護軍仗耳。主典者以潔器薦之。蛇伏其中。船乘風日掉。

數百里。未嘗有波濤之恐。不日至洞庭。乃蛇附一商人船回南康。世傳其封域止於洞庭。未嘗踰洞庭而南也。有司以狀聞。詔封神爲順濟王。遣禮官林希致詔。子中至祠下焚香畢。空中忽有一蛇。墜祝肩上。祝曰。龍君至矣。其重一臂不能勝。徐下至几案間。首如龜。不類蛇首也。子中致詔意曰。使人至此。齋三日。然後致祭。王受天子命。不可以不齋戒。蛇受命。徑入銀香奩中。蟠三日不動。祭之日。既酌酒。蛇乃自奩中引首吸之。俄出循案行。色如溼胭脂。爛然有光。穿一翦綬花過。其尾尙赤。其前已變爲黃矣。正如雌黃色。又過一花。復變爲綠。如嫩草之色。少頃行上屋梁。乘紙旛脚以行。輕若鴻毛。條忽入帳中。遂不見。明日子中還。蛇在船後。送之。踰彭蠡而回。此龍常遊舟楫間。與常蛇無辨。但蛇行必蜿蜒。而此乃直行。江人常以此辨之。

尹師魯

知道者苟未至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效驗。尹師魯自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譚。師魯自言以退爲樂。其人曰。此猶有所繫。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頓若有所得。自爲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坐。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見之。爲致意開喻之。無使成疾。炎卽詣見。而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乃笑曰。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殊死矣。與炎譚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尹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少頃。又舉頭顧希文。

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尙未能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進退兩忘猶存於胸中歟

鄭夷甫

吳人鄭夷甫少年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監高郵軍稅務常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者令推其命不過三十五歲憂傷感歎殆不可堪人有勸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潤州金山一僧端坐與人譚笑間遂化去夷甫聞之喟然歎息曰旣不得壽如此僧復何憾哉乃從佛者授首楞嚴經往還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放懷無復芥蒂後調封州判官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游親戚訣及次序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園面溪一亭潔飾夷甫至其間親督人灑掃及焚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之已僵矣亭亭如植木一手猶作指畫之狀郡守而下少時皆至士民觀者如牆明日乃就斂高郵崔伯易爲墓略敘其事予與夷甫遠親知之甚詳士人中蓋未曾有此事

吳僧文捷

吳僧文捷戒律精苦奇跡甚多能知宿命然罕與人言予羣從遊爲知制誥知杭州禮爲上客遊嘗學誦揭諦咒都未有人知捷一日相見曰舍人誦咒何故闕一句旣而思其所誦果缺一句浙人多言文通不壽一日齋心往問捷捷曰公更三年爲翰林學士壽四十歲後當爲地下職任事權不減生時與楊樂道待制聯曹然公此時當衣衰經視事文通聞之大駭曰數十日前曾夢楊樂道相過云受命與公同職事所居甚樂慎勿辭也後數年果爲學士而丁母喪年三十九矣明年秋捷忽使人與文通訣別時文通在

姑蘇急往錢塘見之。捷驚曰：公大期在此月，何用更來？宜卽速還。屈指計之曰：急行尙可到家，文通如其言。馳還，徧別骨肉。是夜無疾而終。捷與人言多如此，不能悉記。此吾家事耳。捷嘗持如意輪咒，靈變尤多。瓶中水咒之，則湧立。畜一舍利，晝夜常轉於琉璃瓶中。捷行道遠之，捷行速則舍利亦速，行緩則舍利亦緩。士人卽忠厚事之至謹，就捷乞舍利。捷遂與之，封護甚嚴。一日忽失所在，但空瓶耳。忠厚齋戒延捷，加持少頃，見觀音像衣上一物蠢蠢而動，疑其蟲也。試取乃所亡舍利。如此者非一。忠厚以予愛之，特以見歸子家，至今嚴奉，蓋神物也。

張忠定

張忠定少時謁華山陳圖南，遂欲隱居華山。圖南曰：他人卽不可知，如公者吾當分半以相奉。然公方有官職，未可議此。其勢如失火家待君救火，豈可不赴也？乃贈以一詩曰：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閑散，亦須多謝鬢邊瘡。始皆不喻其言。後忠定更鎮杭益，晚年有瘡發於項，後治不差。遂自請得金陵，皆如此詩言。忠定在蜀日，與一僧善，及歸謂僧曰：君當送我至鹿頭，有事奉託。僧依其言至鹿頭，關忠定出一書，封角付僧曰：謹收此。後至乙卯年七月二十六日，當請於官司對衆發之，慎不可私發。若不待其日，及私發，必有大禍。僧得其書，至大中祥符七年歲乙卯，時凌侍郎策帥蜀，僧乃持其書詣府。具陳忠定之言，其僧亦有道者，凌信其言，集從官共開之。乃忠定真容也。其上有手題曰：詠當血食於此。後數日得京師報，忠定以其年七月二十六日捐館。凌乃爲築廟於成都，蜀人自唐以來嚴祀，韋南康自此乃改祠忠定至今。

通照大師

熙寧七年嘉真僧道親號通照大師爲秀州副僧正因遊温州鴈宕山自大龍湫回欲至瑞鹿院見一人衣布襦行澗邊身輕若飛履木葉而過葉皆不動心疑其異人乃下澗中揖之遂相與坐於石上問其氏族閭里年齒皆不答鬚髮皓白面色如少年謂道親曰今宋朝第六帝也更後九年當有疾汝可持吾藥獻於天子此藥人臣不可服服之有大責宜善保守乃探囊出一丸指端大紫色重如金錫以授道親曰龍壽丹也欲去又謂道親曰明年歲當大疫吳越尤甚汝名已在死籍今食吾藥勉修善業當免此患探囊取一柏葉與之道親卽時食之老人曰定免矣慎守吾藥至癸亥歲自詣闕獻之言訖遂去南方大疫兩浙無貧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道親殊無恙至元豐六年夏夢老人趣之曰時至矣何不速詣闕獻藥夢中爲雷電驅逐惶懼而起徑詣秀州具述本末謁假入京詣尙書省獻之執政親問以爲狂人不受其獻明日因對奏知上急使人追尋付內侍省問狀以所遇對未數日先帝果不豫乃使勾當御藥院梁從政持御香賜裝錢百千同道親乘驛詣雁宕山求訪老人不復見乃於初遇處焚香而還先帝尋康復謂輔臣曰此但豫示服藥兆耳聞其藥至今在彰善閣當時不曾進御

元厚之

元厚之少時曾夢人告云異日當爲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此夢爲不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學士院四人一韓持國維一陳和叔釋一鄧文約縮一楊元素繪并厚之名絳五人名皆從系始悟兄弟之說

雷州呪語

予在中書檢正時。閱雷州奏牘。有爲鄉民詛死。問其狀。鄉民能以熟食咒之。俄頃。膾炙之類。悉復爲完肉。又呪之。則熟肉復爲生肉。又呪之。則生肉能動。復使之能活。牛者復爲牛。羊者復爲羊。但小耳。更呪之。則漸大。旣而復呪之。則還爲熟食。人有食其肉。覺腹中淫淫而動。必以金帛求解。金帛不至。則腹裂而死。所食牛羊。自裂中出。獄具案上。觀其呪語。但有東方王母桃。西方王母桃。兩句而已。其他但道其所欲。更無他術。

紫姑

正月望夜。迎廁神。謂之紫姑。亦不必正月。常時皆可召。予少時見小兒輩。等閑則召之。以爲嬉笑。親戚間常有召之。而不肯去者。兩見有此。自後遂不敢召。景祐中。太常博士王綸家。因迎紫姑。有神降其閨女。自稱上帝後宮。諸女能文章。頗清麗。今謂之水仙。集行於世。其書有數體。甚有筆力。然皆非世間篆隸。其名有藻牋篆。苗金篆。十餘名。綸與先君有舊。予與其子弟遊。親見其筆迹。其家亦時見其形。但自腰以上。見之。乃好女子。其下常爲雲氣所擁。善鼓箏。音調淒婉。聽者忘倦。嘗謂其女曰。能乘雲與我遊乎。女子許之。乃自其庭中。涌白雲如蒸。女子踐之。雲不能載。神曰。汝履下有穢土。可去履而登。女子乃襪而登。如履繒絮。冉冉至屋。復下曰。汝未可往。更期異日。後女子嫁。其神乃不至。其家了無禍福。爲之傳記者甚詳。此予目見者。粗志於此。近歲迎紫姑者極多。大率多能文章。詩歌有極工者。予屢見之。多自稱蓬萊謫仙。醫卜無所不能。棋與國手爲敵。然其靈異顯著。無如王綸家者。

奇疾

世有奇疾者。呂縉叔以知制誥知潁州。忽得疾。但縮小。臨終僅如小兒。古人不曾有此疾。終無人識。有松滋令姜愚。無他疾。忽不識字。數年方稍稍復舊。又有一人家妾。視直物皆曲。弓絃界尺之類。視之皆如鈎。醫僧奉真親見之。江南逆旅中。一老婦啖物。不知飽。徐德占過逆旅。老婦憇以饑。其子恥之。對德占以蒸餅啖之。盡一竹簣。約百餅。猶稱饑不已。日飯一石米。隨卽痢。之饑復如故。京兆醴泉主簿蔡繩。予友人也。亦得饑疾。每饑立須啖物。稍遲則頓作悶絕。懷中常置餅餌。雖對貴官。遇饑亦便齧啖。繩有美行。博學有文。爲時文人。終以此不幸。無人識其疾。每爲之哀傷。

揚州大珠

嘉祐中揚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見。初出於天長縣陂澤中。後轉入璧社湖。又後乃在新開湖中。凡十餘年。居民行人。常常見之。予友人書齋在湖上。一夜忽見其珠。甚近。初微開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橫一金線。俄頃忽張殼。其大如半席。殼中白光如銀珠。大如拳。爛然不可正視。十餘里間。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遠處但見天赤如野火。倏然遠去。其行如飛。浮於波中。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類月。熒熒有芒。燄殆類日光。崔伯易嘗爲明珠賦。伯易高郵人。蓋常見之。近歲不復出。不知所往。樊良鎮正當珠往來處。行人至此。往往維船數宵。以待現。名其亭爲現珠。

張文孝

洛中地內多宿藏。凡置地宅。未經掘者。例出掘錢。張文孝左丞。始以數千緡。買洛大第。價已定。又求掘錢。

甚多。文孝必欲得之。累增至千餘緡。方售。人皆以爲妄費。及營建廬舍。土中得一石匣。不甚大而刻鏤精妙。皆爲花鳥異形。頂有篆字二十餘。書法古怪。無人能讀。發匣。黃金數百兩。鬻之。金價正如買第之直。副掘錢亦在其數。不差一錢。觀其款識。文畫皆非近古。所有數已前定。則雖欲無妄費。安可得也。

丁晉公

丁晉公從車駕巡幸。禮成。有詔賜輔臣玉帶。時輔臣八人行在。祇候庫止。有七帶。尙衣有帶。謂之比玉。價直數百萬。上欲以賜輔臣。以足其數。晉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已乃諭有司。不須發尙衣帶。自有小私帶。且可服之。以謝。候還京。別賜可也。有司具以此聞。旣各受賜。而晉公一帶。僅如指闔。上顧謂近侍曰。丁謂帶與同列大殊。速求一帶易之。有司奏。唯有尙衣御帶。遂以賜之。其帶熙寧中復歸內府。

包孝肅

包孝肅尹京。號爲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辨。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旣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因如吏言。分辨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捽吏於庭。杖之七十。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抑吏勢。不知乃爲所賣。卒如素約。小人爲姦。固難防也。孝肅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

宋齊邱

江南宋齊邱。智謀之士也。自以爲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士卒十萬。大江當十萬。而已當十萬。江南初主。本徐溫養子。及僭號。遷徐氏於海陵。中主繼統。用齊邱謀。徐氏無男女少長皆殺之。其後齊邱嘗有一小兒。

病閉閣謝客。中主置燕召之，亦不出。有老樂工，且雙瞽，作一詩書紙鸞上，放入齊邱第中。詩曰：「化家爲國，實良圖。總是先生畫計謨。一箇小兒拋不得。上皇當日合何如。」海陵州宅之東，至今有小兒墳數十，皆當時所殺徐氏之族也。

吳中士人

吳中一士人，曾爲轉運司別試解頭。以此自負，好附託顯位。是時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莊敏龐公知湖州，士人遊毗陵，挈其徒飲倡家，顧謂一騶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飲，速遣有司持酒肴來。」李二謂李御史也。俄頃，郡廚以飲食至，甚爲豐腆，有一蓐醫適在其家，見其事，後至御史之家，因語及之。李君極怪，使人捕得騶卒，乃兵馬都監所假，受士人教戒，就使庖買飲食，以給坐客耳。李乃杖騶卒，使街司白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與之別，唁之曰：「倉卒遽行，當何所詣？」士人應之曰：「且往湖州依龐九耳。」聞者莫不大笑。

朱嚴

予姻家朝散郎王九齡常曹，其祖貽永侍中有女子，嫁諸司使夏偕，因病危甚，服醫朱嚴藥，遂差。貂蟬喜甚，置酒慶之。女子於坐間，求爲朱嚴奏官，貂蟬難之，曰：「今歲恩例已許門醫劉公才，當候明年。」女子乃哭而起，徑歸，不可留。貂蟬追謝之，遂召公才，諭以女子之意，輟是歲恩命，以授朱嚴。制下之日，而嚴死。公才乃囑王公曰：「朱嚴未受命而死，法容再奏，公然之，再爲公才請，及制下，公才之尉氏縣，使人召之，公才方飲酒，聞得官大喜，遂暴卒。」一四門助教而死，二醫一官不可妄得，況其大者乎。

崑山縣船中人

嘉祐中蘇州崑山縣上海有一船桅折風飄抵岸船中有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鞵角帶短皂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試令書字字亦不可讀行則相綴如雁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天祐中告授屯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麗表亦稱屯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船中有諸穀唯蔴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時贊善大夫韓正彥知崑山縣事召其人犒以酒食食罷以手捧首而顛意若懽感正彥使人爲其治桅桅舊植船木上不可動工人爲之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復捧首而顛

杉溪題壁

信州杉溪驛舍中有婦人題壁數百言自敘世家本土族父母以嫁三班奉職鹿生之子鹿忘其名婉娠方三日鹿生利月俸逼令上道遂死於杉溪將死乃書此壁具逼迫苦楚之狀恨父母遠無地赴訴言極哀切頗有詞藻讀者無不感傷既死藁葬之驛後山下行人過此多爲之憤激爲詩以弔之者百餘篇人集之謂之鹿奴詩其間甚有佳句鹿生夏文莊家奴人惡其貪忍故斥爲鹿奴

陳文忠

陳文忠堯叟爲樞密一日日欲沒時忽有中人宣召既入右掖已昏黑遂引入禁中屈曲行甚久時見有簾幃燈燭皆莫知何處已而到一小殿前有兩花檻已有數人先至皆立廷中殿上垂簾蠟燭十餘炬而已相繼而至者凡七人中使乃奏班齊唯記文忠丁謂杜鎬三人其四人忘之杜鎬時尚爲館職良久乘

輿自宮中出。燈燭亦不過數十而已。宴具甚盛。卷簾令不拜。升殿就坐。御座設於席東。設文忠之坐於席西。如常人賓主之位。堯叟等皆惶恐不敢就位。上宣諭不已。堯叟懇陳自古未有君臣齊列之禮。至於再三。上作色曰。本爲天下太平。朝廷無事。思與卿等共樂之。若如此。何如就外朝開宴。今日只是宮中供辦。未嘗命有司。亦不召中書輔臣。以卿等機密及文館職任侍臣。無嫌且欲促坐語笑。不須多辭。堯叟等皆趨下稱謝。上急止之曰。此等禮數。且皆置之。堯叟悚慄危坐。上語笑極歡。酒五六行。膳具中各出兩絳囊。置羣臣之前。皆大珠也。上曰。時和歲豐。中外康富。恨不得與卿等日夕相會。太平難遇。此物助卿等燕集之費。羣臣欲起謝。上云。且坐。更有如是。酒三行。皆有所賜。悉良金重寶。酒罷。已四鼓。時人謂之天子請客。文忠之子述古得於文忠。頗能道其詳。此略記其一二耳。

李順

蜀中劇賊李順。陷劍南。兩川關右震動。朝廷以爲憂。後王師破賊。梟李順。收復兩川。書功行賞。了無間言。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順尚在廣州。巡檢使臣陳文璉捕得之。乃真李順也。年已七十餘。推驗明白。囚赴闕。覆按皆實。朝廷以平蜀將士賞功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斬順。賞文璉二官。仍閣門祇候。文璉泉州人。康定中。告歸泉州。予尙識之。文璉家有李順案款本末甚詳。順本味江王小博之妻弟。始王小博反於蜀中。不能撫其徒衆。乃共推順爲主。順初起。悉召鄉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財粟。據其生齒足用之外。一切調發。大賑貧乏。錄用材能。存撫良善。號令嚴明。所至一無所犯。時兩蜀大饑。旬日之間。歸之者數萬人。所向州縣。開門延納。傳檄所至。無復完壘及敗人。尙懷之。故順得脫去三十餘年。乃始就戮。

保安軍倡姥李氏

元豐中夏戎之母梁氏遣將引兵卒至保安軍順寧寨圍之數重時寨兵至少人心危懼有倡姥李氏得梁氏陰事甚詳乃掀衣登陴抗聲罵之盡發其私虜人皆掩耳併力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醜虜人度李終不可得恐且得罪遂托以他事中夜解去雞鳴狗盜皆有所用信有之

老軍校

寶元元年黨項圍延安七日鄰於危者數矣范侍郎雍爲帥憂形於色有老軍校出自言曰某邊人遭圍城者數次其勢有近於今日者虜人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日萬萬無虞某可以保任若有不測某甘斬首范嘉其言壯人心亦爲之小安事平此校大蒙賞拔言知兵善料敵者首稱之或謂之曰汝敢肆妄言萬一言不驗須伏法校笑曰君未思也若城果陷何暇殺我聊欲安衆心耳

龜葬

瀕海素少士人祥符中廉州人梁士卜地葬其親至一山中見居人說旬日前有數十龜負一大龜葬於此山中梁以龜神物其葬處或是福地與其人登山觀之乃見有邱墓之象試發之果得一死龜梁乃遷葬他所以龜之所穴葬其親其後梁生三子立儀立則立賢立則立賢皆以進士登科立儀嘗預薦皇祐中儂智高平推恩授假板官立則值熙寧立八路選格就二廣連典十餘郡今爲朝請大夫致仕予亦識之立儀立則皆朝散郎至今皆在徙居廣州鬱爲士族至今謂之龜葬梁家龜能葬其事已可怪而梁氏適興其偶然耶抑亦神物啓之耶

韓魏公

韓魏公慶曆中以資政殿學士帥淮南。一日後園中有芍藥一幹分四歧。歧各一花。上下紅。中間黃蕊。間之。當時揚州芍藥未有此一品。今謂之金纏腰者是也。公異之。開一會。欲招四客以賞之。以應四花之瑞。時王岐公爲大理寺評事通判。王荆公爲大理評事僉判。皆召之。尙少一客。以州鈐轄諸司使。忘其名。官最長。遂取以充數。明日早衙。鈐轄者申狀暴泄不至。尙少一客。命取過客曆。求一朝官足之。過客中無朝官。唯有陳秀公。時爲大理寺丞。遂命同會。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爲盛集。後三十年間。四人皆爲宰相。

王繼忠

咸平末契丹犯邊。戍將王顯王繼忠屯兵鎮定。虜兵大至。繼忠力戰。爲契丹所獲。授以僞官。復使爲將。漸見親信。繼忠乘間進說契丹。講好朝廷。息民爲萬世利。虜母老亦厭兵。遂納其言。因寓書於莫守。不普使。達意於朝廷。時亦未之信。明年虜大下。遂至河。車駕親征。駐蹕澶淵。而繼忠自虜中具奏戎主請和之意。達於行在。上使曹利用馳遣契丹書。與主講平。利用至大名。時王冀公守大名。以虜方得志。疑其不情。留利用未遣。會圍合不得出。朝廷不知利用所在。又募人繼往。得殿前散直張皓。引見行在。皓攜九歲子見曰。臣不得虜情爲報。九死不還。願陛下錄其子。上賜銀三百兩遣之。皓出澶州。爲徽騎所掠。皓具言講和之意。騎乃引與俱見。戎母蕭及戎主蕭審車幃召皓。以木橫車輓上。令皓坐。與之酒食。撫勞甚厚。皓旣回。聞虜欲襲我北塞。以其謀告守將周文質及李繼隆。秦幹文質等厚備以待之。黎明虜兵果至。迎射其大。

帥撻覽墜馬死。虜兵大潰。上復使皓申前約。及言已遣曹利用之意。皓入大名。以告王冀公。與利用俱往。和議遂定。乃改元景德。後皓爲利用所軋。終於左侍禁。真宗後知錄其先所留九歲子牧。爲三班奉職。而累贈繼忠。至大同軍節度使兼侍中。國史所書本末不甚備。予得其詳於張牧及王繼忠之子從伍之家。蔣穎叔爲河北都轉運日。復爲從伍論奏追其功。

張忠定

成都府知錄。雖京官。例皆庭參。蘇明允常言。張忠定知成都府日。有一生忘其姓名。爲京寺丞。知錄事參軍。有司責其庭趨。生堅不可。忠定怒曰。唯致仕即可免。生遂投牒乞致仕。自袖牒立庭中。仍獻一詩辭忠定。其間兩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忠定大稱賞。自降階執生手曰。部內有詩人如此。而不知詠罪人也。遂與之升階置酒。歡語終日。還其牒。禮爲上客。

墨莊漫錄

張邦基

張安道

張宣徽安道。守成都。眷籍娼陳鳳儀。後數年。王懿敏仲儀出守蜀。安道祝仲儀致書與之。仲儀至郡。呼鳳儀曰。張尙書頃與汝留情乎。鳳儀泣下。仲儀曰。亦嘗遺尺牘。今且存否。曰。迨今蓄之。仲儀云。尙書有信至。汝可盡索舊帖。吾欲觀之。不可隱也。遂悉取呈。韜於錦囊。甚密。仲儀謂曰。尙書以剛勁立朝。少與多讎。汝毋以此黷公。乃取書付鳳儀。并囊盡焚之。後語安道。張甚感之。王張姻家也。

胡詠之

鄱陽胡詠之朝散。生平好道。元符初。嘗於信州弋陽縣。見一道人。青巾葛衣。神氣特異。因揖而延之對飲。道人取大白。滿引無算。曰。君有從軍之行。去否。胡竦然曰。當去。蓋是時欲就熙河帥姚雄之辟也。道人曰。西陲方用師。好去。索紙書詩曰。濟世應須不世才。調羹重見用鹽梅。種成白璧人何處。熟了黃粱夢未回。相府舊開延士閣。武夷新築望仙臺。青雞唱徹函關曉。好卷游幃歸去來。授詠曰。爲我以此寄章相公。且曰。章相公好個人。又錯了路徑也。詠叩其說。但云未可立談。詠問其姓名。亦不肯言。曰。吾早晚亦遊邊。可以復相見。夜艾。詠曰。先生可就此寢。曰。吾歸邸中。只在河下。乃拂衣去。明日遣人往諸邸尋問。皆云未嘗有道人。因告縣令徧邑物色。竟無曾見者。詠至京師。見王副車。說具告以此。欲持詩謁子厚。說曰。慎不可。上方以邊事倚辦相公。丞相得此。必堅請去。上必疑怪。詰其所以然。君且得罪。詠以爲然。徑趨姚幕。從取青唐暨還闕。則子厚已去矣。他日子厚北歸。聞有此詩。就詠求之。其真本已爲駙車奄有。乃錄寄之子厚。見詩歎曰。使吾早得此詩。去位久矣。豈復有今日之事乎。方詠之在邊日。嘗至秦州天慶觀。聞說呂先生在此月餘。近日方去矣。問何以知其爲呂道士。云道人去時。適道衆皆赴鄰郡醮。道人顧小童曰。吾且去。借筆書壁。候師歸示之。小童辭以觀新修。師戒勿令題。澆乃曰。煩貯火殿鑪。吾欲禮三清而去。旣而行殿後。砌下有石池。水甚清泚。乃以爪畫殿壁。詩云。石池清水是吾心。漫被桃花倒影沉。一到邽山空闕內。消閑塵累七絃琴。後題回字。衆驚嘆。以爲必呂翁也。壁甚高。其字非手可能及。邽山卽秦山也。詠思弋陽所遇。有遊邊之約。豈非卽斯人歟。此說予聞江元一太初云。

荆公退居金陵。蔣山學佛者，俗姓吳，日供灑掃。山下田家子也。一日風墮，挂壁舊烏巾。吳舉之，復置於壁。公適見之，謂曰：乞汝歸，遺父數日。公問幘頭安在，吳曰：父村老無用，貨於市中，嘗賣得錢三百，供父。感相公之賜也。公歎息之，因呼一僕，同吳以元價往贖，且戒苟已轉售，卽不須訪索。果以弊惡猶存，乃贖以歸。公命取小刀，自於巾脚刮磨，粲然黃金也。蓋禁中所賜者，乃復遺吳。吳後潦倒，竟不能祝髮，以竹工居真州。政和丙申年，予嘗令造竹器，親說如此。時已年六十餘，貧窶之甚，亦命也。

潘原縣怪

建炎改元冬，予閑居揚州里廬，因閱太平廣記，每遇予兄子章家夜集，談記中異事，以供笑語。時子章館客，天長解養直剛中，因言頃聞一異事云：元符末年，渭州潘原縣民方耕田，有人自地間湧出，耕者見之，驚惶棄犁而走，則斥逐擊之，不得走，執耕者及縣，縣吏遇之，輒毆縣吏，吏皆散走。見縣令馬敦古，又毆令，令亦走。俄而仆於庭，奄然一土偶人也。視之，則歲所嘗奉土牛，傍所謂勾芒神者。於是共舁出之，未幾復有至者，亦事皆同。日十數至，不能禦。官吏皇恐，令不敢復視事。居若干日，有物人類蓬首黑而炓肥，降令舍，莫知其所從來，令罔測。物曰：爾無庸恐，我爲爾盡食芒兒矣。爾恭事我，乃汎灑廳事之東室，居之。凡十餘人，其長者自稱天神，其次曰王褒、李貴，其餘有姓名，有婦人二，曰雲、英、月、英，日謹伺候，供億其飲食。嘗闔戶自竄中出入，有所須召，則其長者呼王褒、李貴，而令爲置吏門外爲傳呼，事之甚嚴。自是土怪不至，民亦以其無他用，止怪，頗安焉。令尤德之久之，提點刑獄程棠行縣，問令所以，室中遽呼曰：王褒爲我傳語提刑，適贈詩，不省已得乎。置吏以告棠，起立曰：某適至此，已晚，不敢見也。所賜詩者，實未得。吏去，復至。

曰詩在提刑汗衫上。袒視之。果然。乃不敢復語。相與遽起。先是渭州都巡檢侯恩。老矣。其爲人剛方不撓。好面折人。一州號爲木強。自聞見怪。獨心常易之。方棠巡按時。恩各州界。方奉迎。從至縣。恩以職事從在縣衙。獨據胡牀坐廳。事傍俄有物自東隅來。階下兩手扳塔基。首與塔平。徐過。恩坐。恩徒手搏得之。號掣不放。觸其體若冰石。有力能反曳人。恩素有力量。一手捽其領。捩左手著胡牀。從之。卒不放。至所謂怪室者。兩足入戶內。引恩手。戛戶頰。久乃放之。一縣大驚。令尤恐。失舉止。往來語曰。都巡檢敗我事矣。棠亦愈皇恐徘徊。夜中不聞有聲。棠乃歸宿於縣驛。明旦。棠盛服至上謁。令灑掃設香案。以俟。恩亦戎服將事。謁入。不出。日高。稍稍摩戶視。聞其無人。室中凝塵尺餘。亦不見有人迹。令猶愕曰。竟爲都巡所誤。禍至若何。恩曰。某以爲除害已去之矣。何禍爲。棠乃從令及恩共入視之。廳壁間得細書一行。云。侯公正直。予等謹退。自後怪遂兩絕。侯公者。開封人。字澤之。有子名傳。爲天長巡檢。常爲人言此。曰。某是時侍親渭上。目所見也。傳又曰。今天長尉賈壇。時亦侍其父在焉。解生聞此事於巡檢。後賈尉亦能言之。又得程棠王褒李貴之姓名不疑。尙有缺者。皆幼不記也。異哉異哉。

張稚圭

張稚圭。元老。荆公客也。爲江東漕。攝金陵府事。嚴酷鮮恕。喜與方士游。門下嘗數客。一日行郡圃。老卒項繫念珠。公曰。汝誦經乎。卒曰。數息爾。公異之。呼至室內。問其所得。論養生吐納內丹。皆造精微。又曰。運使平生殊錯用心。酷虐用刑。非所以爲子孫福。延方士。皆非有道之士。此曹特覬公賄耳。公曰。能傳我乎。卒曰。正欲授公。然須今夜半潛至某室。當以傳公。初亦難之。不得已許焉。既歸。與魚軒劉議之。劉曰。不可。公

以嚴毅人素苦之。夜中獨出。事有不測。奈何。太夫人微聞之。潛鎖其寢室。竟不得出。黎明視事。銜校報守圍卒。是夜四更。跌坐而化。公大悵惋。數月感疾。遂卒。

呂公賣墨

世傳呂公得道之士。唐僖宗時進士。能作詩。傳者僅百首。往往賣墨世間。毗陵士人。姓邵。忘其名。善談易。衆請講於佛舍。至小畜。有墨者青巾布衣。褰幃直入。邵惡之。掩卷而問曰。何來。曰。賣墨耳。適聞講易。至小畜。其說非是。邵驚遽揖之坐。墨者脫履置案上。取墨一丸。曰。墨價十千。一坐皆笑。墨者納履。取硯滌之。試墨。置日影中。貯墨而出。曰。抵暮復來。當知十千非貴也。邵且笑且駭。少頃。視硯墨之所濡。徹底爲黃金。與日影相耀。邵惋恨不已。必呂公也。

陳生

明州士人陳生。失其名。不知何年間。赴舉京師。家貧。治行後時。乃於定海求附大賈之舟。欲航海至通州。而西焉。時同行十餘舟。一日正在大洋。忽遇暴風。巨浪如山。舟失措。俄視前後舟。覆溺相繼也。獨相寄之舟。人力健捷。張篷隨風而去。欲葬魚腹者屢矣。凡東行數日。風方止。恍然迷津。不知涯涘。蓋非常日所經行也。俄聞鐘聲。春容指顧之際。見山川甚邇。乃急趨焉。果得浦溼。遂維碇近岸。陳生驚悸稍定。乃登岸。前有徑路。因跬步而前。左右皆佳木蒼蔚。珍禽鳴弄。行十里許。見一精舍。金碧明煥。榜曰天宮之院。遂瞻禮而入。長廊幽閒。寂無譁諱。堂上一老人。據牀而坐。龐眉鶴髮。神觀清臞。方若講說。環侍左右。皆白袍烏巾。約三百餘人。見客皆驚問其行止。告以飄風之事。惻然憫之。授館於一室。懸錦帳。乃饌客焉。器皿皆金玉。

食飲精潔。蔬茹皆藥苗。極甘美而不識名。老人自言。我輩皆中原人。自唐末巢寇之亂。避地至此。不知今幾甲子也。中原天子今誰氏。尚都長安否。陳生爲言。自李唐之後。更五代。凡五十餘年。天下泰定。今皇帝趙氏。國號宋。都於汴。海內承平。兵革不用。如唐虞之世也。老人首肯嘆嗟之。又命二弟子相與遊處。因問二人此何所也。老人爲誰。曰。我輩號處士。非神僊。皆人也。老人唐丞相裴休也。弟子凡三等。每等一百人。皆受學於先生者。復引登山觀覽。崎嶇而上。至於峻極。有一亭。榜曰笑秦。意以秦始皇遣徐福求三神山。藥爲可笑也。二人遙指一峯。突兀干霄。峯頂積雪皓白。曰蓬萊島也。山脚有蛟龍蟠繞。故異物畏之。莫可犯干也。陳生留彼久之。一日西望。浩然有歸思。口未言也。老人者微笑曰。爾乃懷家耶。爾以夙契得踐此地。豈易得也。而乃俗緣未盡。此別無復再來矣。然爾既得至此。吾當助爾舟楫。一至蓬萊。登覽勝境。而後去。遂使具舟。俟已至山下。時夜已暝曉。見日輪晃曜。傍山而出。波聲先騰沸。洶湧澎湃。聲若雷霆。赤光勃鬱。洞貫太虛。頃之天明。見重樓複閣。暈飛雲外。迨如人力之所爲。但不見有人居之。唯瑞霧葱蘢而已。同來處士云。近世常有人迹至此。羣仙厭之。故超然遠引。鴻濛之外矣。唯呂洞賓一歲兩來。臥聽松風耳。乃復至老人所。陳生求歸甚力。老人曰。當送爾歸。山中生人。獲甚大。多如人形。陳生欲乞數本。老人曰。此物爲鬼神所護惜。持歸經涉海洋。恐貽禍也。山中良金美玉。皆至寶也。任爾取之。老人再三教告。皆修身養性。爲善遠惡之事。仍云。世人慎勿臥而語言。爲害甚大。又云。楞嚴經乃諸佛心地之本。當循習之。陳生再拜而辭。復令人導之。登一舟。轉盼之久。已至明州海次矣。時元祐間也。比至里門。則妻子已死矣。皇皇無所之。方悔其歸。復欲求往。不可得也。遂爲人言之。後病而狂。未幾而死。惜哉。予在四明。見郡人有能言此

事者。又聞舒信道常記之甚詳。求其本不獲。乃以所聞書之。

葉世寧

陸寇方臘未起之前一年。歙州生麟。卽死。後十日。州人葉世寧。夢乘麟而登山。山東北有洞。乃舍麟而登。入二武士執而問之。世寧以實對。且言幸得放還。當有重報。一武士笑曰。誤矣。吾卽歙州某橋南停紙朱慶也。與子不熟。頗識其面。此洞有三堂四室。試令子觀之。遂引而前。中堂垂簾。曰此堂待陳公文帳堆壅。吏不敢登。左堂簾捲其半。慶曰。天符已差。羅浮天王居此。諸司往迓矣。旣昇。有牌牌有三字。世寧惟記一定字。右堂無簾。上有衣紫袍。曳杖而行。吏數十輩隨之。二武士止世寧立。世寧熟視。卽尙書彭公汝礪也。遽出拜之。公勞之曰。近到饒州否。曰。去歲到饒州。公無恙。公何以至此。公曰。吾位高。不當治獄。以吾最知本末。故受命至此。汝何能來也。世寧驟對乘洞前石馬而來。公曰。獸今安在。二武士趨出曰。介獸誤取去。公曰。杖之百。朱慶者唯而出一。武士領世寧欲去。世寧曰。願一觀四室。不敢泄於人。公遂巡首肯。一吏持鑰而下。引世寧往開東室。有十餘人。露首愁坐。竹器數十。封鑰甚固。旁有金帶十餘條。持鑰者復開一室。架大木於兩楹之間。有官者九人。亦露頂蹲踞其上。見人皆泣下。持鑰者未嘗少佇。世寧請入他室。持鑰者曰。西有貴臣閣人。及前唐後唐。未具獄囚。法嚴不可輒近。言未旣。忽有聲如雷震。見巨蛇自屋東垂首而下。火舌電目。口鼻氣出如煙。世寧懼而走。持鑰者曰。東將入西室矣。此類甚多。豈可近耶。世寧因問何以至是。曰。吁。吾姓嚴。前唐宦者。親見當時中官勢盛。士人知有中官。不知有朝廷。吾私竊笑而薄之。有能言中官太盛者。吾必起嗟歎。嘗聞近代亦然。業力所招也。世寧不盡記。大略如此。復往謝彭公。則堂已虛。

矣。世寧不敢問。心動求出。持鑰者復曰。吾在此司無過。卽世後。凡三領江淮要職。此事了。則吾爲地下主者矣。汝到人間。爲吾誦金光明經。具疏燒與嚴直事。吾能報汝。世寧拜辭。獨與武士出洞。見朱慶麟。自山頂來。下而揖世寧。撫麟乃石也。慶曰。山高不可陟。遵河甚徑。煩語慶家人。斬黃間。卜居甚善。鄉中當大亂。慶亦自以夢報。得子言。當信而不疑也。一武士曰。金光明經。亦望垂賜。得免追取之勞。幸矣。世寧曰。仍爲公等設醮。及水陸。二人以手加額。世寧曰。此洞何名。慶曰。洞名金源。司名某。凡四字。世寧不曉而問之。忽失足墜河而寤。汗浹背。病瘡三日而愈。其後歛人稍稍聞之。

嚴清

宣和解元揚州學吏嚴清。晝寢。夢人叩門呼之。清一手挈帽以趨。見植牌於康莊。清不暇讀。斯須入一門。兵衛森然。吏引造庭。鞠躬曰。嚴清至。清戰汗。伏不能拜。自上擲下巨板。縱橫萬釘。布如棋局。斜倚於階。傳呼令上。一人袞冕而坐。紫衣侍左。朱衣倚右。清竊視之。袞冕者。乃前太守劉尙書極也。朱衣者。兩浙運副劉何也。尙書問清茶鹽法。更張否。對曰。清學吏耳。茶鹽法所不知。又問學法。更張否。對曰。仍舊。但近日興建道學。遂命朱衣取簿。令清自閱其姓名。每葉大書一人姓名。鄉里。其下有細書。若功與過。一有識者。中一葉乃清姓名。細書極少。尙書曰。後十旬。汝當來此。又命紫衣導清過西壁。以手排之。壁間見衆罪人。雜老幼男女。或血汚其衣。帶繫其頸。悲哀愁苦。幽咽墮淚。可畏可憐。紫衣復導清出。尙書曰。汝當治此獄。俟取某人及淮南鹽香提舉黃敦信。清遂巡攝衣。循板而下。吏以手招清。使出。清過舊路。仰視其牌。書曰。辨正司。旣寤。言其事於教官錢耜良仲。時黃俟使一路氣焰赫然。未幾盛怒間。暴得疾。一夕而卒。清後臥病。

果死。揚人多知之。予數詢鄉人。乃得其詳。

秦少游侍兒

秦少游侍兒朝華。姓邊氏。京師人也。元祐癸酉歲納之。嘗爲詩云。天風吹月入欄杆。烏鵲無聲子夜閒。織女明星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間。時朝華年十九也。後三年。少游欲修真。斷世緣。遂遣朝華歸父母家。資以金帛而嫁之。朝華臨別泣不已。少游作詩云。月霧茫茫曉柝悲。玉人揮手斷腸時。不須重向燈前泣。百歲終當一別離。朝華旣去二十餘日。使父來云。不願嫁。却乞歸。少游憐而復取歸。明年。少游出倅錢唐。至淮上。因與道友論議。歎光景之遄歸。謂華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真矣。亟使人赴京師。呼其父來。遣朝華隨去。復作詩云。玉人前去却重來。此度分攜更不迴。腸斷龜山離別處。夕陽孤塔自崔嵬。時紹聖元年五月十一日。少游嘗手書記此事。未幾遂竄南荒去。

劉安世

劉安世器之。在都下。僧化成見之曰。公在胞胎中。當有不測驚危。幼年復有惡疾。幾爲廢人。然卒無恙。蓋器之父航。赴官蜀中。時母方娠。遇棧道。天雨新霽。磴滑危甚。忽石隕馬蹶。夫人已墜崖下矣。衆皆驚泣。無復生望。試使下瞰崖腹。有巨木葛藟縈結。蟠屈如蓋。落葉委藉。夫人安坐於上。呼之卽應。乃引以巨絙。繩而上。了無所傷。至官未幾。而育器之後十餘歲。居京師。苦赤目甚惡。睛溢於外。百醫莫差。一日有客云。某有一相識。來調官。畜惡目藥甚效。昨日來別。云已陛辭。早晚卽行。試遣人往求之。時行李已出房。云藥誠有之。匆匆忘記在某篋中。初發一篋。藥乃在焉。遂得之。令以藥傅睛上。軟帛纏護。戒七日方開。一傅痛卽

止及開晴以內。眸子瞭矣。二事器之自爲劉勉中言。

縉雲武尉司婦人

處州縉雲縣簿廳爲武尉司。頃有一婦人。常現形與人接。妍麗間婉。有殊色。其來也。異香芬馥。非世間之香。自稱曰英華。或曰綠華。前後官此者。多爲所惑。建炎中。一武尉與之配合。如伉儷。同僚皆預其宴集。慧辨可喜。與尉料理家事。自言我非妖怪。不害於人。尉以郡檄部兵至揚州。時車駕駐蹕淮右。英華亦隨而行。至揚州南門。不肯入。謂尉曰。天子之所門有守禦之神。我不可入。我從此而逝矣。然君之行。若復差往。泗上禍卽至矣。遂慘別而去。尉至御營。果令所部兵往泗州交割。尉乃行。未幾。遇北兵至。遂不知存亡。獨小吏得脫而歸。英華已還至邑。久俟矣。其後有蔣輝遠。永嘉人。爲邑簿。英華出如平時。其家母妻不安之。而歸。輝遠獨在官。而英華時復出現。其來也。香先襲人。輝遠不少動心。一日。謂輝遠曰。君索居於此。妾欲侍巾櫛可乎。而君介然不蒙顧盼。亦木心石腹之人也。輝遠曰。汝宜亟反。毋相接也。因齋戒具章奏。欲訴於天。是夕復至。曰。君毋庸訴我。某無所舍。得一芘身之地。不復出矣。輝遠曰。汝果爾。吾爲汝立祠以祀。如何。英華感激而去。自是不復至。輝遠越數日。亦忘之。時家有素絲數束。一旦其絲悉穿繫於窗牖。連綿不可解。輝遠因悟曰。吾許汝立祠而渝約矣。卽爲汝謀之。乃於廳事之偏室。塑像以祠香火。明日其絲悉已成束。若不經手者。其怪遂絕。予舊聞斯事後。見處州士人。所說悉同意。其爲草木之妖也。

胡道修

龐寅孫待制。一女有容色。適毗陵胡道修。甚雍睦。數年後。道修每夜卽有一婦人來同寢。龐或聞其語言。

數詰問之。道修笑而不答。一夜道修先就枕。龐牽幔欲入。其人自帳中出。姿容妍麗。自顧己不若也。龐亦不懼。道修曰。子見之否。不必怒也。我與爾同往訪之。恍惚與道修同至一處。如王侯第。簾幙華煥。廊廡間懸琉璃燈。光彩奪目。道修與龐方攜手而行。堂上有一人自屏後來。乃向帳中所出之人也。道修龐走從之。相挽而去。已而對飲堂上。龐憤之。亟欲走歸。顧門宇悉閉。鑰倉皇至一處。見有斷垣。乃大呼踰之。而出。恍然而寤。蓋夢也。明日道修曰。昨宵爾胡不少留。乃怒而遁耶。自爾無可奈何。時寅孫任發運使。乃具舟楫迎其女并婿。至真州就醫。召一道士能使物治病。俾令治之。道士以一木板一釘付龐。戒令伺道修咳聲。即以釘釘其板。如其言釘之。道修大叫曰。是甚道理。亟來奪之。龐懼爲所得。擲板於河中。時寅孫有館客在後舟。見之。即以手招之。其板遂流至船邊。館客取之。拔去其釘。道修大笑。道士悵惋而去。卒不可療。乃復歸毗陵。不復爲怪也。一日道修謂龐曰。來日有人攜一女子來求售。可爲我得之。慎勿斬其直而失之也。明日果有一老媪攜一村女來。寢陋可駭。道修見之喜曰。是矣。乃以數千得之。道修自是嬖惑此婢甚歡。而向之人不復至矣。蓋是怪依附此婢之體。而道修見之。乃向之人耳。龐竟離歸。道修與此婢生男女數人。亦無他怪。待制之猶子溫孺潤口言。後問之胡氏信然。

寶陀山

予在四明海船局日。同官司戶王瓌粹昭。郡檄往昌國縣寶陀山觀音洞禱雨歸。爲予言。寶陀山去昌國兩潮。山不甚高峻。山下居民百許家。以魚鹽爲業。亦有耕稼。有一寺。僧五六十人。佛殿上有頻伽鳥二枚。營巢梁棟間。大如鴨類。毛羽紺翠。其聲清越如擊玉。每歲生子必引去。不知所之。山有洞。其深罔測。莫得

而入洞中水聲如考數百面鼓聲語不相聞其上復有洞穴日光所射可見數十步外菩薩每現像於其中粹昭既致州郡之命因密禱願有所覩須臾見欄楯數尺皆碧玉也有刻鏤之文爲□路如世間宮殿所造者已而復現文如珊瑚者亦數尺去人不遠極昭然也久之於深遠處見菩薩像但見下身如腰而上卽晦矣白衣纓絡了了可數但不見其首寺僧云頃有見其面者乃作紅赤色今於山上作塑像正作此色乃當時所現者三韓外國諸山在杳冥間海舶至此必有祈禱寺有鐘磬銅物皆難林商賈所施者多刻彼國之年號亦有外國人留題頗有文采者僧云禱於洞者所視之相多不同有見淨餅者纓絡者善財者橋梁者亦有無所覩者洞前大石下有白玉晶瑩謂之菩薩石粹昭平生崛強至是頗信向云

蘇子由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爲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有舊者來于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來見子瞻且云某有望內翰以一言爲助公徐曰舊聞有人貧甚無以爲生乃謀伐冢遂破一墓見一人裸而坐曰爾不聞漢世楊王孫乎裸葬以矯世無物以濟汝也復鑿一冢用力彌艱旣入見一王者曰我漢文帝也遺制壙中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冢相連乃穿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曰我伯夷也瘠羸面有饑色餓於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人歎曰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得也瘠羸者謂曰勸汝別謀於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齊豈能爲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李邦直

李資政邦直有與韓魏公書云前書戲問玉梳金篦者侍白髮翁幾欲淡死矣然常山頗多老伶人吹彈

甚熟。日使教此五六人。近者稍便串。異時願傳飲。期一醕觴也。玉梳金篦。蓋邦直之侍姬也。人或問命名之意。邦直笑曰。此俗所謂和尚置梳篦也。又有與魏公書云。舊日梳篦固無恙。亦嘗增添三兩人。更似和尚撮頭帶子云。

汴人吳生

崔伯易嘗有金華神記。舊編入聖宋文選後集中。今忘此集。近讀曲轅集。復見之。因載之以廣所聞云。汴人有吳生者。世爲富人。而生以娶宗女。得官於三班。嘉祐中罷任高郵。迺寓其家於治所。而獨與兄子費金。繒數百千。南適錢唐。道出晉陵。艫舟於望亭堰下。是夜月明風高。生乃危坐舷上。頽然殊有寢意。久之。忽有緋衣被髮持刃炬。自竹林間出者。後引一女子。冠玉鳳冠。曳鮫綃文錦之衣。顏色甚麗。而年十八九耳。生見而驚。俄頃至岸側。回叱緋衣者曰。可去矣。無久留也。於是滅炬泣拜而去。女子卽登舟。而生坐謂生曰。見向來緋衣者乎。此君之夙讎也。而索君且數十年矣。乃今方得之。第以我故得免。不然。今夕君當死其手。生聞益驚駭不自安。女子笑曰。君怯耶。卽以金縷衣置肩上。生稍安。乃問曰。若人歟。其鬼耶。女子曰。我非人。亦非鬼。蓋金華神也。過去生中嘗與君爲姻好。竊知將有所不濟。故相救爾。今事已。我亦當去。君矣。遂去。不復返。願生以目送。至於林中不見。將掩關。忽覩女子坐其後。生大驚。女子笑曰。知君怯。故相戲。安有數十年睽索。一邂逅而遽往者耶。遂相與入舟中。取酒共飲。其言諧謔。悉如常人。然生誠曰。毋高聲。恐兄子之知。女子曰。我聲特君可聞。他人雖厲聲。亦不能聞也。生益疑。竊自懼曰。此果神也。固無所憚。儻鬼則必有所畏矣。因出劍鏡二物示之。女子曰。此劍鏡耳。精與鬼則畏。夫劍陽物而有威者也。鬼陰物

而無形者也。以無形而遇有感。是故銷鑠其妖。而不能勝。故鬼畏劍也。鏡亦陽物。而至明者也。精亦陰物。而僞變者也。以僞而當至明。是故暴著其形。而不能逃。故精畏鏡也。昔抱朴子嘗言其略。而我知之且久矣。乃欲以相畏乎。生懼起謝曰。誠無他意。至明起。謂生曰。舟楫已有曉色。勢不能久留。當與君子訣矣。君後十年遊華山日。多置朱粉於路隅梧桐下。揚之。雖然。君今不可終此行。恐復不濟也。因索筆題詩一章曰。羅襪香消九九秋。淚痕空對月明流。塵埃不見金華路。滿目西風總是愁。書已。輒復流涕歔歔而去。明日思其言。遂回棹。不復南去。復以其事語人。人或詰其兄子。果亦不知也。

襄陽天仙寺

襄陽天仙寺。在漢江之東津。去城十里許。正殿大壁。畫大悲千手眼菩薩像。世傳唐武德初。寺尼作殿。求良工圖繪。有夫婦攜一女子。應命。期尼以扁殿間七日。乃開。至第六日。尼頗疑之。乃闢戶。闚無其人。有一白鶴。飄然飛去。視壁間聖像已成。相好奇特。非世工所能。獨其下有二長臂。結印手未足。乃二鶴飛去之。應也。郡有畫工武生者。獨能摹傳其本。大觀初。有梁寬大夫。寓居寺中。心無信向。頗輕慢之。武生云。菩薩之面。正長一尺。寬以爲誕。必欲度之。乃升梯。欲以足加菩薩面。忽梁間有聲如雷。寬震悸而墜。損其左手。僧教寬悔過自懺。後歲餘。方如舊。茲蓋禦侮於像法事者。怒其慢瀆耳。

侍兒小名錄拾遺

王魁

王魁遇桂英於萊州北市深巷。桂英酌酒。求詩於魁。魁時下第。桂英曰。君但爲學。四時所須。我爲辦之。由

張邦幾

是魁朝去暮來。踰年有詔求賢。桂爲辦西遊之用。將行往州北望海神廟盟曰。吾與桂英誓不相負。若生離異。神當殛之。魁後唱第爲天下第一。魁父約崔氏爲親。桂英不之知。聞魁授徐州僉判。乃喜曰。徐去此不遠。當使人迎我矣。遣僕持書往。魁方坐廳決事。大怒叱書不受。桂英曰。魁負我如此。當以死報之。揮刀自刎。魁在南都試院。有人自燭下出。乃桂英也。魁曰。汝固無恙乎。桂英曰。君輕恩薄義。負誓渝盟。使我至此。魁曰。我之罪也。爲汝飯僧誦佛書。多焚紙錢。捨我可乎。桂英曰。得君之命卽止。不知其他。後魁竟死。

默記

王銍

王朴

王朴仕周爲樞密使。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政事皆歸樞密院。至今言二府。當時宰相。但行文書而已。況朴之得君。所以世宗才四年間。取淮南。下三關。所向成功。時緣用兵。朴多宿禁中。一日謁見世宗。屏人顰蹙。且倉皇歎嗟曰。禍起不久矣。世宗因問之曰。臣觀玄象大異。所以不敢不言。世宗云如何。曰。事在宗社。陛下不能免。而臣亦先當之。今夕請陛下觀之。可以自見。是夜與世宗微行。自厚載門同出。至野次。止於五丈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河如漁燈者否。世宗隨亦見之。一燈熒熒然。迤邐甚。近則漸大。至隔岸。火如車輪矣。其間一小兒如三數歲。引手相指。旣近岸。朴曰。陛下速拜之。旣拜。漸遠而沒。朴泣曰。陛下旣見。無可復言。後數日。朴於李穀坐上得疾而死。世宗旣伐幽燕。道被病而崩。至明年而天授我宋矣。火輪小兒。蓋聖朝火德之兆。夫豈偶然。

周世宗兒

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卽衣白襪。乘轎子出居天清寺。（天清世宗節名。而寺其功德院也。）太祖與諸將同入內六宮迎拜。有二小兒。角者。宮人抱之。亦拜。詢之。乃世宗二子。紀王□王也。顧謂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卽提去。惟潘美在後。以手掐殿柱。低頭不語。藝祖云。汝以爲不可邪。美對曰。臣豈敢以爲不可。但於理未安。藝祖卽命速退。以其一人賜美。美卽收之以爲子。而藝祖亦不復問。其後名惟正者是也。每供三代。惟以美爲父。而不及其他。故獨此房不與美子孫連名。名夙者。乃其後也。夙爲文官。子孫亦然。夙有才爲名師。其美明者自云。

徐鉉

徐鉉歸朝。爲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曾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見。但言朕令卿往相見可矣。鉉遂徑往其居。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人接。豈可見也。鉉云。奉旨來見。老卒往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取舊椅子相對。鉉遙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聞李王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辭賓主之禮。李王曰。今日豈有此禮。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笑。乃坐默不言。忽長吁歎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旣去。有旨召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前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又後主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併坐之。遂被禍云。

神宗

神宗初卽位。慨然有取山後之志。滕章敏首被擢用。所以東坡詩云。皇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蓋欲委滕公以天下事也。一日語及北虜。曰。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北虜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爲所奪。從行宮嬪。盡陷沒。股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竟以箭創發之故。虜乃不共戴天之讎。反捐金繒數十萬事之。爲人子孫。當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蓋已有取北虜之志。後永樂靈州之敗。故鬱鬱不樂者尤甚。愴聖志之不就也。章敏公爲先子言。

歐陽文忠

歐陽文忠。慶曆中爲諫官。仁宗更用大臣韓富范諸公。將大有爲。公銳意言事。如論杜曾家事。通嫂婢有子。曾出知曹州。卽自縊死。又論參知政事王舉正不才。及宰臣晏殊賈昌朝舉館職。凌景陽娶富人女。賈有章有賊。魏庭堅踰濫。三人皆廢終身。如此之類極多。大忤權貴。遂除修起居注。知制誥。韓富旣罷。未幾以龍圖閣直學士爲河北部運。令計議河北二相賈昌朝陳執中爭邊事。其實宰相欲以事中之也。會令內侍供奉官王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今命侍從出使。故事無內臣同行之理。而臣實恥之。朝廷從之。公在河北。職事甚振。無可中傷。會公甥張氏幼孤。鞠育於家。嫁姪晟。晟自處州司戶罷。以僕陳諫同行。張與諫通事發。鞠於開封府右軍巡院。張懼罪。且圖自解免。其語皆引公未嫁時事。詞多醜鄙。軍巡判官著作佐郎孫揆。止勘張與諫通事。不復滋蔓。宰相聞之怒。再命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勘之。遂盡用張前後語成案。俄又差王昭明者堅勘。蓋以公前事欲今釋憾也。昭明至獄。見安世所勘案牘視之。駭曰。昭明在官家左右。無三日不說歐陽修。今省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惡。異日昭明喫劍不得安。

世聞之大懼。竟不易揆所勘。但劾歐公用張氏贖買田產立戶事。奏之。宰相大怒。公既降。知制誥知滁州。而安世坐牒三司取錄。問人吏不聞奏。降殿中丞。泰州監稅。昭明降壽春監稅。公責詞云。不知淑慎。以遠罪辜。知出非己族。而鞠於私門。知女歸有家。而納之羣從。向以訟起。晟家之獄。語連張氏之資。券旣不明。辨無所驗。以其久參侍從。免致深文。可除延閣之名。還序右垣之次。仍歸漕節。往布郡條。體予寬恩。思釋前咎。又安世責詞云。汝受制按考。法當窮審。而乃巧爲朋比。願弭事端。潛落偏說。陰合傳會。知朕慎重獄事。不闕有司。而妄徇私情。替名胥役。跡其阿比之意。尙與朋黨之風云云。其後王荆公爲蘇安世埋銘。盛稱能回此獄。而世殊不知。揆守之於其前。昭明主之於其後。使安世不能有變。改迎合也。然則二人可謂奇士矣。昭明後亦召用。而揆饒州人。終殿中丞。當張獄之興。楊關州外爲舉人。上書極力救之。今宋文集中有外書。

達奚盈盈

達奚盈盈傳。晏元獻家有之。蓋唐人所撰也。盈盈者天寶中貴人之妾。姿豔冠絕一時。會貴人者病。同官之子爲千牛者失。索之甚急。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無所不至。而莫見其跡。因問近往何處。其父言貴人病嘗往問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千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亦無甚害。千牛懼得罪。盈盈因教曰。第不可言在此。恐上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帟幕帷帳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由己。決無患矣。旣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言。上笑而不問。後數日。虢國夫人入內。明皇戲謂曰。何久藏。少年不出邪。夫人亦大笑而已。爲人妾者智術固可慮矣。又見天寶後掖庭戚屬。莫不如此。固可以久安邪。此傳晏元

獻手書藏其甥楊文仲家。其間敘婦人姿色及情好曲折甚詳。然大意若此也。

藝祖

藝祖事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親征淮南。駐蹕正陽。距壽陽劉仁贍未下。而藝祖分兵滁州。距壽州四程。皆大山。至清流關而止。關去州三十里。則平川。而西澗又在滁城之西也。是時江南李璟據一方。國力全盛。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軍數千與暉遇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憩滁州城下。會翌日再出。太祖兵聚關下。且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者固知爲趙點檢也。迎見加禮。太祖再三叩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南北。太尉以其與己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然。彼之兵勢與己如何。曰。非其比也。學究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方勝。我敗。畏其出兵。所以問計於君也。學究曰。然。且使彼來日整軍再來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復奈何。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爲勝。轉禍爲福者。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旣敗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必不爲備。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若彼來日整軍而出。不可爲矣。太祖大喜。且命學究以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卽下令誓師。夜出小路。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爲備。奪門以入。旣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巷戰。三縱而三擒之。旣主帥被擒矣。或謂周師大兵且至。城中大亂。自相蹂踐。死亡不計數。遂下滁州。卽國史所

載太祖曰。餘人非我敵。卽斬皇甫暉頭者。此時也。滁州旣破。中斷壽州爲二。救兵不至。壽州爲孤軍。周人得以擒仁贍。自滁州始也。擒暉。送世宗正陽御寨。世宗大喜。見暉於篋中。金創被體。自撫視之。暉仰面言。我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於趙某者。乃天贊趙某。豈臣所能及。因盛稱太祖之神武。遂不肯治創。不食而死。至今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以資薦暉云。蓋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爲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隔耳。旣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失接。則淮南盡爲平地。自是遂盡得淮南。無復陣寨。世宗乘滁州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煜割地稱臣者。由太祖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此皇甫暉所以稱太祖爲神武者。暉亦非常人。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其後眞宗時。所以建原廟於滁。而殿曰端命者。太祖歷試於周。功業自此而成。王業自此而始。故號端命。蓋我宋之鎬沛也。其趙學究卽韓王普也。實與太祖定交於滁州。引爲上介。歸德軍節度巡官。以至太祖受天命爲宗臣。比跡於蕭曹者。自滁州始也。

補侍兒小名錄

王銍

崔紫雲

崔紫雲。兵部李尙書樂妓。詞華清峭。眉目端麗。李公罷鎮北都。爲尹東洛時。方家妓盛列。諸府有宴。臺官不赴。杜紫微時爲分司御史。過公有宴。故留南行一位待之。爲訪諸妓。併歸北行。三重而坐。宴將醉。杜公輕騎而來。連引三觥。顧北行。回顧主人曰。嘗聞有能篇詠紫雲者。今日方知名不虛得。儻垂一惠。無以加焉。諸妓皆回頭掩笑。杜作詩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召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三重粉面一時回。

詩罷。升車鞞鞞而歸。李公尋以紫雲送贈之。紫雲臨行獻詩曰。從來學得斐然詞。不料霜臺御史知。愁見便教隨命去。戀恩腸斷出門時。

程洛賓

程洛賓。長水人。爲京兆參軍。李華所錄。自安史亂。常分飛兩北。華後爲江州牧。登庾樓。見中流沿棹。有鼓胡琴者。李喪色而言曰。振絃者宛如故舊。令問之。乃岳陽郡民王氏之舟。詢其操絃者。是所錄侍人也。王氏尋合抱四絃而至。李轉加凄楚。問其姓。對云。是隴西李氏。父曾爲京掾。自祿山之亂。父倉皇劍外。母程氏。乃流落襄陽。父母俱有才學。所著篇章。常記心口。因誦數篇。乃李公往年親製。泫然流涕。且問洛賓所在。投絃再拜。嗚咽而對曰。已爲他室矣。李嘆曰。是知父子之性。雖間而親骨肉之情。不期而會。便令歸宅。揖王君別求淑姬。齎幣詣洛賓。使回洛賓。寄詩曰。魚雁□□□□□□□□。藁數年心。雖然情斷沙吒後。爭奈平生怨恨深。

鳳兒

貞元中。進士賈全虛者。黜於春官。春深。臨御溝而坐。忽見一花。流至全虛之前。以手接之。香馥頗異。旁連數葉。上有詩一首。筆蹟纖麗。言詞幽怨。詩曰。一入深宮裏。無由得見春。題詩花葉上。寄與接流人。全虛得之。悲想其人。涕泗交墜。不能離溝。上街吏頗疑其事。白金吾奏其實。德宗亦爲感動。令中人細詢之。乃於翠筠宮奉恩院。王才人養女鳳兒者。詰其由云。初從母學文。選初學記。及慕陳後主孔貴嬪爲詩。數日前。臨水折花。偶爲宮思。今敗露。死無所逃。德宗爲之惻然。召全虛授金吾衛兵曹。以鳳兒賜之。車載其院資。

皆賜全虛焉。

轉轉

趙王鎔命馬或使於燕。劉守光命韓定辭館之時。燕之酒妓轉轉者。一代名姝無比。韓之所眷也。每當酒席。馬頻目之。韓曰。昔文公分季隗於趙衰。伯符輟小喬於公瑾。蓋惟名色可奉名人。所慮倡婦不勝賢者。顧颺願垂一詠。故得奉之。或卽命筆。援毫文不停綴。作轉轉之賦。其首曰。玳筵旣啟。雅樂斯陳。霧卷羅幕。花攢錦茵。有西園之上客。命南國之佳人。貌逞嬋娟。縱玉韻而傾國。步移縹緲。蹴羅襪以生塵。或載以歸。

崔素娥

韋洵美先輩。開平歲及第。受鄴都從事辟焉。乃挈所寵素娥行。羅紹威聞其姝麗。才達臨河。令女使齋二百疋。及生餼。而露意焉。洵美無所容足。遂令粧束更衣。修絨獻之。素娥姓崔氏。亦大梁良家子。善諧謔。筆札和淚作詩曰。妾閉閒房。君路歧。妾心君恨。兩依依。魂神儻遇巫娥伴。猶逐朝雲暮雨歸。洵美乃不受辟。夜度河。宿一寺。長吁而寢。曰。何處人能報不平。寺有行者。排闥而揖曰。先輩蓄何不平事。洵美具語之。欵然出門而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入門。乃貯素娥而至。侵曉問寺僧。言在寺打鐘。勤苦三十餘年。已不知所之。洵美卽遁迹他所。

續補侍兒小名錄

溫豫

余媚娘

余媚娘者。才婦也。夫亡。以介潔自守。陸希聲時爲正郎。聞其美容而善書。巧智無比。俾行人中善言者游。

說之。媚娘乃約媒曰：陸郎中若必得兒侍巾櫛，須立誓不置側室及女奴，則可爲陸家新婦。希聲諾之。既歸二年，夫妻敦睦，無何，希聲又獲名姬柳舜英者，姿殊麗，逾於媚娘。媚娘知而深怨之，密銜不發。異日，令迎入宅，與之同處。比間，候希聲他出，卽召舜英閉私室中，手刃殺之。

李雲姬

前南鄭尉李雲於長安求納一姬，母未許。雲曰：予誓不婚，乃許之。號姬曰楚賓。數年後，姬卒。卒後經歲，遂婚前南鄭沈氏。及婚日，雲浴於淨室，見楚賓執一貼藥末，徑前謂雲曰：誓余不婚，今又與沈作壻，無物相奉，贈君香一貼，以資沐浴。瀉藥末入斛中，以釵攪水訖而去。雲甚覺不安，羸困不能出浴，遂死。支體如綿，筋骨并散。

孟思賢

潞之女伶曰孟思賢，巧黠人也。嘗爲君侯王制之寵貯焉。制之所私伊宙，亦衙門將，多與制遊。思賢舍，故僕射慎之子也。風流善杯酒，思賢心悅之，遂私焉。關鑰益牢，卽踰牆而奔於宙。宙制知，不可奈何，遂逐思賢出門。宙且納焉。宙有女奴曰解兒，有愛於宙。思賢心忌之。一日，杖解兒脛，閒出血，見骨，解兒瘡甚死。明年長慶一年，軍亂，伊宙遇飛矢而死。思賢無所庇，復投制，制得之，喜曰：有甘吾心者矣。遂命以短兵關思賢二脛，踏且極捶之。制臨觀，語思賢曰：其能踰牆而奔於伊宙耶？迨夜，閉於幽室。思賢終夜呼曰：解兒，解兒，不能惠我速死耶？竟不勝其楚毒，再宿而死。遂與宙同瘞於邢之東門外。

媚真子

馬永卿

司馬溫公

溫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中貯竹簽。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卽抽簽令講。講不通。則公微數責之。公每五日作一暖講。一盃一飯一麵一肉一菜而已。溫公先壠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真飯土簋。啜土鏹也。公享之。如太牢。旣畢。復前啟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說。公卽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旣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會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

柳氏婢

唐世士大夫崇尚家法。柳氏爲冠。公綽唱之。仲郢和之。其餘名士亦各修整。舊傳柳氏出一婢。婢至宿衛。韓金吾家。未成券。聞主翁於廳事上買綾。自以手取之。且與駟僮議價。婢於牕隙偶見。因作中風狀。仆地。其家怪問之。婢云。我正以此疾。故出柳宅也。因出外舍。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我曾伏事柳家郎君。豈忍伏事賣絹牙郎也。其標韻如此。想是柳家家法清高。不爲塵垢卑賤。故婢化之。乃至如此。雖今士大夫妻。有此見識者少矣。哀哉。聞之於田巨元邈。

邵先生

富鄭公留守西京日。因府園牡丹盛開。召文潞公司馬端明。楚建中劉凡邵先生同會。是時牡丹一欄。凡

數百本。坐客曰：此花有數乎？且請先生筮之。既畢，曰：凡若干朵，使人數之。如先生言。又問曰：此花幾時開盡？請再筮之。先生再三揲著，坐客固已疑之。先生沉吟良久，曰：此花命盡來日午時。坐客皆不答。溫公神色尤不佳。但仰視屋。鄭公因曰：來日食後，可會於此，以驗先生之言。坐客曰：諾。次日食罷，花尚無恙。泊烹茶之際，忽然羣馬廐中逸出，與坐客馬相蹄嚙，奔出花叢中。既定，花盡毀折矣。於是洛中愈伏先生之言。先生家有傳易堂，有皇極經世集行於世。然先生自得之妙，世不可傳矣。聞之於司馬文季朴。

蔡持正二則

蔡忠懷確持正，少年嘗夢爲執政，仍有人告之曰：竢汝父作狀元時，汝爲執政也。持正覺而笑曰：鬼物乃相戲乎？吾父老矣，方致仕閑居，乃云作狀元何也？後持正果作執政。一日侍殿上，聽唱進士第，狀元乃黃裳也。持正不覺失驚，且嘆夢之可信也。持正父名黃裳，乃泉州人，清正恬退，以故老於銓曹，常爲建陽令，及替囊無建陽一物。至今父老能道之。最後以贊善大夫爲鎮安軍節度推官，鎮安陳州也。官滿，貧不能歸。故忠懷遂爲陳州人。此聞之于忠懷之孫禪子正。僕問子正爲幕職，而帶贊善大夫何也？子正云：此祖宗時官制，蓋以久次而得之，自不可解。

蔡忠懷確持正，其父本泉州人，晚年爲陳州幕官，遂不復歸。持正年二十許歲時，家苦貧，衣服稍敝。一日與郡士人張湜師是同行，張亦貧儒也。俄有道人至，注視持正久之，因謾問曰：先生能相乎？曰：然。又問曰：何如？曰：先輩狀貌極似李德裕。持正以爲戲已，因戲問曰：爲相乎？曰：然。南遷乎？曰：然。復相師是曰：當爲卿監家五十口時。指持正云：公當死矣。道人既去，二人大笑曰：狂哉道人！以吾二人貧儒，故相戲耳。後持正

謫新州。凡五年。一日得師。是書云。以爲司農無補。然闔門五十口。居京師。食貧。近蒙恩守汝州。持正讀至此。忽憶道人之言。遂不復讀。數日後。得疾而卒。聞之于忠懷之孫禪子正。

張起宗

洛中士人張起宗。字起宗。以教小童爲生。居於會節園側。年四十餘。一日行於內。前見有西來行李甚盛。問之曰。文樞密知成都回也。姬侍皆騎馬。錦繡蘭麝。溢人眼鼻。起宗自歎曰。我丙午生。相遠如此。傍有瞽卜。輒曰。秀才我與汝算命。因與藉地。卜者出算子約百餘。布地上。幾長丈餘。凡關兩時。曰。好笑。諸事不同。但三十年後。有某星臨某所。兩人皆同。當并案而食者九個月。起宗後七十餘歲時。文公亦居於洛。起宗視其交遊飲宴者。皆一時貴人。輒自疑曰。余安得并案而食乎。一日。公獨遊會節園。問其下曰。吾適來。聞園側教學者甚人。對曰。老張先。公曰。請來。及見大喜。問其甲子。文與之同。因呼爲會節先生。公每召客。必預召。赴人會。無先生則不往。公爲主人。則枋于左。公爲客。則枋于右。并案而食者。將及九月。公之子及甫。知河陽府。公往視之。公所居私第。地名東田。有小姬四人。謂之東田小藉。共升大軍。隨行。祖於城西。有伶人素不平之。因爲口號曰。東田小藉。已登油壁之車。會節先生。暫別玳筵之宴。坐客微笑。自此潞公復歸洛。不復召之矣。瞽之言異哉。聞之于司馬文季。

歸田錄

歐陽修

相國寺僧錄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

過去佛贊寧者。頗知書。有口辯。其語雖俳優。然適會上意。故微笑而頷之。遂以爲定。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議者以爲得禮。

開寶寺塔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爲法。有木經三卷行於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臥則交手於胸。爲結構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魯宗道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爲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微行。飲於其中。一日。眞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冀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歎而去。眞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眞宗問曰。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眞宗笑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爲忠實。大可用。晚年每爲章獻明肅太后言。羣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其後章獻皆用之。

馮道和凝

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哄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

楊文公

楊文公億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剛勁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爲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於陽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賣油翁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耳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生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

張齊賢

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豬肉每食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丸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公常以五七兩爲一大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淳化中罷相知安州安陸山郡未嘗識達官見公飲啗不類

常人舉郡驚駭。嘗與賓客會食。廚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窺視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浸漬。漲溢滿桶。郡人嗟愕。以謂享富貴者。必有異於人也。然而晏元獻公清瘦如削。其飲食甚微。每析半餅。以筯卷之。抽去其筯。內捻頭一莖而食。此亦異於常人也。

宋庠

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爲二宋。其爲知制誥。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者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不獲已。乃改爲庠。字公序。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終。而譖者竟不見用以卒。可以爲小人之戒也。

錢思公

錢思公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閨門用度。爲法甚謹。子弟輩非時不能輒取一錢。公有一珊瑚筆格。平生尤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錢者。輒竊而藏之。公卽悵然自失。乃榜於家庭。以錢十千贖之。居一二日子弟佯爲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賜之。他日有欲錢者。又竊去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悟也。余官西都。在公幕。親見之。每與同僚歎公之純德也。

晏元獻幕客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爲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爲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爲牛。琪瘦骨立。亢目爲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諷。琪

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座爲之大笑。

石曼卿

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當世。氣貌雄偉。飲酒過人。有劉潛者。亦志義之士也。常與曼卿爲酒敵。聞京師沙行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飲過多。非常人之量。以爲異人。稍獻肴果。益取好酒奉之。甚謹。二人飲啗自若。傲然不顧。至夕。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來飲。久之乃知劉石也。

志林

猪母佛

眉州青神縣道側。有小佛屋。俗謂之猪母佛。云百年前有牝猪伏於此。化爲泉。有二鯉魚在泉中。云蓋猪龍也。蜀人謂牝猪爲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三寸。大旱不竭。而二鯉莫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意余之誕也。余亦不平其見疑。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者。果當復見。已而二鯉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此地應爲靈異。青神文及者。以父病求醫。夜過其側。有鬚而負琴者。邀至室。及辭。以父病不可留。而其人苦留之。欲曉乃遣去。行未數里。見道傍有劫盜。所殺人赫然未冷也。否者及亦不免矣。泉在石佛鎮南五里許。去青神二十五里。

孫抃

眉之彭山進士。有宋籌者。與故參知政事孫抃夢得同赴舉。至華陰。大雪。天未明。過華山下。有牌墩云毛

蘇軾

女峯者。見一老姥坐塹下。鬢如雪。而無寒色。時道上未有行者。不知其所從來。雪中亦無足迹。孫與宋相去數百步。宋先過之。亦怪其異。而莫之顧。孫獨留連與語。有數百錢掛鞍。盡以予之。既追及宋。道其事。宋悔。復往求之。已無所見。是歲孫第三人及第。而宋老死無成。此事蜀人多知之者。

王翊

黃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人爲人所毆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邊。見一鹿爲獵人所得。已中幾鎗。翊感悟。以數千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翊。又翊所居後有茂林果木。一日有村婦林中見一桃。過熟而絕大。獨在木杪。乃取而食之。翊適見大驚。婦人食已。棄其核。翊取而剖之。得雄黃一塊如桃仁。乃見而吞之。甚甘美。自是斷葷肉。齋居一食。不復殺生。亦可謂異事也。

幸思順

幸思順。金陵老儒也。皇祐中。沽酒江州。人無賢愚。皆喜之。時劫江賊方熾。有一官人艤舟酒壚下。偶與思順往來相善。思順以酒十壺餉之。已而被劫於蘄黃間。羣盜飲此酒。驚曰。此幸秀才酒耶。官人識其意。卽給曰。僕與幸秀才親舊。賊相顧嘆曰。吾儕何爲劫幸老所親哉。斂所劫還之。且戒曰。見幸慎勿言。思順年七十一。日行二百里。盛夏曝日中不渴。蓋常啖物而不飲水云。

陳太初

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也。余稍長之。學日益。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爲郡小吏。其後予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太初已尸。

解矣。蜀人吳思道爲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歲旦。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於戟門下。遂寂。師道使卒昇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我正旦昇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鴈橋下。跌坐而逝。焚之。舉城人見煙焰上。渺渺焉。有一陳道人也。

龍川別志

蘇轍

周高祖

周高祖柴后。魏成安人。父曰柴三禮。本後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逐之。會大風雨。止於逆旅。數日。有一丈夫冒雨走過其門。衣弊破裂。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鋪卒吏郭雀兒者也。后召與語。異之。謂父母曰。此貴人。我當嫁之。父母悲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嫁此乞人。后曰。我久在宮中。頗識貴人。此人貴不可言。不可失也。囊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成婚於逆旅中。所謂郭雀兒。則周祖也。后每資以金帛。使事漢祖。卒爲漢佐命。后父柴三禮既老。夜寐輒不覺。晝起常寡言笑。其家問之不答。其妻醉之以酒。乃曰。昨見郭雀兒已作天子。初周祖兵征淮南。過宋州。宋州使人勞之於葛驛。先有一男子一女子。不知所從來。轉客於市。傭力以食。父老憐其愿也。醴酒食衣服。使相配爲夫婦。及周祖至。市人聚觀。女子於衆中呼曰。此吾父也。市人驅之去。周祖聞之。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將攜之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復呼其夫視之曰。此亦貴人也。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卽張永德也。及周祖入汴。漢永帝以兵圍其第。今皇建院是也。盡誅其家。惟永德與其妻在河陽爲監押。永帝亦命河陽誅之。河陽守呼永德。以勅視之。永德曰。丈人爲德不成。

死未晚也。河陽守以爲然。雖執之於獄。所以餽之甚厚。親問之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然。以柴三禮夢所見爲驗。未幾而捷報至。周祖親戚盡誅。惟永德夫婦遂極富貴。

張永德

張永德。事周世宗爲殿前指揮使。性好道。道士多客其家。嘗有一舉子。見之卽病。幾年乃愈。永德所以待之既厚。客欲辭去。永德曰。吾待子不薄。何去之遽也。曰。吾有小術。當一試之而去。試之。其藥能乾水銀爲黃金。永德大驚。欲學之。客曰。君自有三十年富貴。此術不足學也。永德留之不可。曰。後當見吾於淮上。及周世宗用兵壽春。永德從之。素善射。間出射於野。觀者如堵。見一僧。則昔之舉子也。與之歸。宿帳中。夜半屏人問。所以保三十年富貴者。曰。若見二屬猪人。善事之。則富貴可保也。且辭去。藝祖方以力戰有功。雖功名日盛。而出於側微。鞍馬服用。未有以自給。永德稍以家資奉之。藝祖旣天。姿英特。問其年。復亥生也。永德大喜。傾身事之。凡用物皆有副。輒以獻。此下有脫文。藝祖曰。張太尉與吾善。弟往以情告之。太宗持書往。永德延之臥內。太宗姿表尤異。問其年。亦亥生也。永德驚喜。傾家助之。太祖旣登極。以鄧川節鉞授永德。許之終身。嘗有人告永德謀反。藝祖曰。張道人非反者。卽械而送之。永德曰。爾敢告吾反。膽甚大。破械杖而遣之。藝祖聞之喜。及太宗嗣位。寵之不替。遂終於鄧。

曹利用

景德中。契丹南牧。真宗用寇萊公計。親御六軍。渡河。兵始交而斃其貴將。契丹有求和意。朝廷知之。使供奉官曹利用使於兵間。利用見虜母於軍中。與蕃將韓得讓偶在驢車上坐。利用下車饋之食。共議和事。

利用許之歲遺銀絹三十萬疋兩。利用之行也。面請所遺虜者。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及還。上在帷宮。方進食。未之見。使內侍問所遺。利用曰：此機事。當面奏。上復使問之曰：姑言其略。利用終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內侍入白。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上失聲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帷宮淺泊。利用具聞其語。既對。上亟問之。利用再三稱罪。曰：臣許之銀絹過多。上曰：幾何。曰：三十萬。上不覺喜甚。由此利用被賞尤厚。然當時朝論皆以三十萬爲過厚。惟宰相畢士安曰：不如此。虜所願不滿。和事恐不能久。衆未以爲然也。然自景德至今。將百年。自古漢蕃和好。所未常有。畢公之言得之矣。

王文正公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公問君識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之。呂公時爲太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它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余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時沂公自待亦不淺。聞文正之言。不信也。姑應之曰：諾。既而許。公自濱罷。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置吏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爲執政。卒與公并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嘆。以爲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道其事於許公。神道碑略敘一二。

晏殊

章懿之崩。李淑護葬。晏殊撰志文。只言生女一人早卒。無子。仁宗恨之。及親政。內出志文。以示宰相曰：先。后誕育朕躬。殊爲侍從。安得不知。乃言生一公主。又不育。此何意也。呂文靖曰：殊固有罪。然宮省事祕。臣

備位宰相。是時雖略知之。而不得其詳。殊之不審。理容有之。然方章獻臨御。若明言先后實生聖躬。事得安否。上默然良久。命出殊守金陵。明日以爲遠。改守南都。如許公保全大臣。眞宰相也。其有後宜哉。及殊作相。八王疾革。上親往問。王曰。叔久不見官家。不知今誰作相。上曰。晏殊也。王曰。此人名在圖讖。胡爲用之。上歸閱讖。得成敗之語。并記志文事。欲重黜之。宋祁爲學士。當草白麻。爭之。乃降二官。知潁州。詞曰。廣營產以殖貨。多役兵而規利。以它罪罪之。殊免深譴。祁之力也。

章郇公

章郇公。雖閩人。然其爲人厚重。少時有相工。知人貴賤。公父以兄弟見之。相者曰。中有一人大貴。公就位舍去。不復問。公弟從之不已。父曰。所謂貴者誰也。相者曰。舍去者是也。後以侍郎爲參知政事。呂許公鄙其爲人。宋宣獻時。以尙書爲樞密副使。許公卽以爲參知政事。欲以逼公。公之親友皆勸公自引去。公不聽。久之。宣獻卒。乃求避位。許公深愧之。言於仁宗。留公不遣。及許公薨。遂秉政。晏元獻杜祁公范文正富鄭公更用事。公默默無所爲。然數公旣去。而公爲相如故。卒以老辭位而退。蓋亦有過人者。

張亢

慶曆中。閣門使張亢。知高陽關。契丹方遣信使。僥求諸事。沿邊皆驚。亢每遣諜者。厚以金帛。無所吝惜。閒處便坐。有弟子行首入曰。願屏人白事。亢慢罵久之。其人曰。所白機事也。不肯去。亢爲屏人。乃曰。閣使錢如糞土。何故亢曰。何與汝事。曰。閣使所與非其人也。如我乃可與耳。亢復罵久之。曰。我非與閣使劇。我一外甥。子自少教歌舞。甚妙麗。爲虜騎掠去。今幸於虜主。日夜居帳中。將相皆事之。今遣人有所市。閣使

善結之。虜中情僞。如指掌也。亢曰。所市何物。曰。某大王納女壻。須紫竹鞭。閣使所執可與也。其餘所市物。非一。亢皆從之。自是虜中動靜必告。時邊城多警。每一掛塔。所費甚厚。惟高陽獨否。

嵩山寺童子

參知政事錢若水。少時讀書嵩山佛寺。有一童子。日來撓之。禁之不可。其師曰。此田家子。此寺其家所建也。昨爲衙校家破。死亡略盡。將死。以此子見屬。吾憐其功。不忍禁也。若水曰。然則試以經授之。不數日。誦寺中所有經。殆遍。遂去。不知所在。若水既貴。護宗室葬事。舉者若干人。將宿。常失其一行。則復在。怪而閱之。則昔之童子在焉。若水曰。子乃在是耶。子實何人也。對曰。世之如我者多矣。顧公不識耳。姑置我。我將食而復見。置之。則走入衆中。不復識。

徐復

慶曆中。西羌方熾。天下騷動。仁宗憂之。餘杭徐復者。高人也。博通數術。有旨召之。上親臨問焉。復曰。今日氣運。類唐德宗居奉天時。上驚曰。何至爾。復曰。雖然。君德不同。陛下無深慮也。上問所以。復曰。德宗性忌刻。好功利。欲以兵伏天下。其德與凶運會。故犇走失國。僅乃能免。陛下恭儉仁恕。不難屈己容物。西羌之變。起於元昊。陛下不得已應之。雖兵連不解。而神人知非陛下本心。雖時與德宗同。而德與之異。運雖惡。無能爲也。不久定矣。上稱善。欲官之。不願。賜處士號。罷歸。復少時學六壬。聞州一僧善發課。州有一衙校。偶問之。僧曰。大凶。法當死於市。校曰。吾幸無他事。安至此。僧曰。君還家。夜漏將上。有一異姓親叩門。坐未定。外有馬相蹏不解。取火視之。其一牝馬也。有胎。已墮。駒三足。若有此。君死無疑。不然。亦不死也。其人歸。

候之。皆如僧言。大驚。旦起。問僧所以脫禍。僧曰。吾無禳除法。惟有遠行。可以少解。用其言。乞歸農。州將憐而許之。遂爲遠行計。既登舟。適有事。當略還家。將登岸。與一人相遇。排之墮水。死。州知其故。以可愍。識之。得減罪。復從僧學其術。僧曰。吾術與君無異。而所以推之者。則不可傳也。復曰。姑告彼課日時。我自推之。僧曰。盡子思慮所至。子所不及。吾無如之何也。復推之累日。盡得僧所見。而不見駒所墮。三足。僧曰。子智止此。不可強也。終不復告。

神和子

乖崖公張詠。家在濮州。少時尙氣節。喜飲酒。每遊京師。寄封邱之逆旅。有一道人。與之鄰房。初不相識。而意相善也。日會飲酒家。及將去。復大飲至醉。張公曰。與子傾蓋於此。不知何人。異日何以相識。客曰。吾隱者。何用姓名。固問之。曰。我神和子也。異日見子成都矣。至淳化中。成都亂。張公爲成都守。始異其言。西行常以物色訪之。然一時入蜀。終無所見。後脩天慶觀。以家財建一閣。榜曰望仙閣。至殿日。輒出遊焉。屏騎從門外步而登閣。燕坐終日。冀有所遇。如此者二年。代者將至。復一登之。將絕意於此。日暮出東廡下。得一小逕。入得一小院。堂中四壁。多古人畫像。掃壁視之。中有一道人。髻髻逆旅所見。題曰神和子。公悵然自失。所見正此也。按神和子姓屈突。名無爲。字無不爲。五代時人。所著書亦以神和子爲名。

灑水燕談錄

王闢之

曹冀王

曹冀王彬。前後帥師。征討諸國。凡降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辜。功名顯著。爲諸將之

首諸子賢令。璋琮璨繼領旄鉞。陶弼觀王畫像。有詩曰。蒐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臺。其後少子玘。追封王爵。實生光憲太后。輔佐仁宗。母儀天下。累朝聖功仁德。天下懷慕。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孫昌熾。世世無比。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何以及此。雖漢之馬郭。迨無以過此。嗚呼盛哉。

孫明復

孫明復先生。退居太山之陽。枯槁憔悴。鬢髮皓白。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五篇。爲春秋學者。未有過之者也。故相李文定公守堯。就見之。嘆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侍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賢。可以奉箕箒。先生固辭。文定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爲一小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塔李氏。榮貴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因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妻之。其女亦甘淡薄。盡婦道。士大夫莫不賢之。

于令儀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子也。令儀曰。汝素寡悔。何苦而爲盜耶。曰。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呼之。盜大恐。謂曰。汝貧。乘夜負十千以歸。恐爲人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爲良民。令儀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掖之。子伋。姪傑。傲。舉進士第。今爲南曹令族。

馬遂

慶曆末。妖盜王則。盜據貝州。賈魏公鎮北門。倉卒遣將。引兵環城。未有破賊之計。公日夜憂思。有指使馬

遂者。白公曰。堅城深池。不可力取。願得公一言。入城殺元凶。餘黨可說而下也。公壯其言。丁寧囑之曰。壯士立功。在此行也。遂至城下。浮渡濠。叫呼守城者。乘匹練。縋身以上。見賊偶坐。爲陳朝廷恩信。能束身爲公。請於朝。亦不失富貴。若守迷。天子遣一將提兵。不日城下。血膏地。肉飽犬。悔無及矣。辭激切。賊不答。遂度終不聽。遂爭擊賊。仆地。扼其喉。幾死。左右兵之聞者。莫不義之。是時翰林鄭毅夫。方客魏。爲之作傳。

石曼卿

康定中。河西用兵。石曼卿與安道奉使河東。旣行。安道晝訪夕思。所至郡縣。考圖籍。見守令。按視民兵。芻粟山川道路。莫不究盡利害。尙慮未足以副朝廷眷使之意。而曼卿吟詩飲酒。若不爲意者。一日。安道曰。朝廷不以遵路不才。得與曼卿并命。今一道兵馬糧餵。雖已留意。而竊懼愚不能燭事。以曼卿之才。如略加之意。則事無遺舉矣。曼卿笑曰。國家大事。安敢忽邪。已熟計之矣。因條舉將兵之勇怯。芻糧之多寡。山川之險易。道路之通塞。纖悉具備。如宿所經慮者。安道乃大驚服。以爲天下奇才。且嘆其不可及也。

麻仲英

麻先生仲英。有俊才。七歲能詩。隨侍官鄜州。宋翰林白。方謫官鄜。聞而召之坐。賦詩十篇。宋大稱賞。翌日。宋以浣溪牋。李廷珪墨。諸葛氏筆。遺之。乃贈以詩曰。宣毫歛墨。川牋紙。寄與麻家小秀才。七歲能吟天骨異。前生應折桂枝來。十七上禮部歸。以二親旣喪。祿不及養。無復仕宦意。退居臨淄。辨七里別墅。久而記覽該洽。行義高潔。鄉黨化服。鄉里爭訟者。聽先生辯之。雖凶年盜不入其家。富韓公文潞公。皆嘗致書幣。龐莊公出鎮。遣其子奉書召至府中。禮之極厚。薦其行義於朝。詔爲國子四門助教。州學教授。東方學者。

爭師之。卒年九十。或以爲宋詩前生已折桂枝來。卽今世不復折也。麻一試不第。終身罷舉。詩已識之矣。

張山人

治平初。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抃。鎮成都。有張山人者。不知所居。數至李道士舍。一日語李曰。龍圖公促治裝。行當入覲。且參大政矣。趙聞而異之。喻李令與俱來。及再至。李邀飲。同見公。張固辭曰。與公相見自有期。今未可也。李具以告公。公曰。俟其再至。密令人來白。當屏去。導從潛往見之。他日又至。李方遣人白公。而遽求還。留之不可。曰。龍圖且來矣。公方命駕。聞其去。乃止。益奇之。未幾果應召命。乃參政柄。及出鎮青社。熙寧五年。張遺書云。當來相見。公大喜。語賓佐曰。張山人來矣。久之無來。至秋。公奉詔再領成都。方悟曰。山人言來。乃吾當往也。故將行。先寄張詩。有不同參政初時入（謂餘慶）也。學尙書兩次來。到日先生應笑我。白頭猶自走塵埃。

馮當世

馮當世少孤。寓武昌。縱飲不羈。一日醉臥郊外溪邊。有漁者罷漁。艤舟困眠。有人叱之曰。馮侍中在此。安得不避。漁者驚起。步月岸上。一人衣冠熟睡草間。詢之。知爲馮也。卽拜曰。他日貴顯。幸勿忘。具以夢告。因請臥舟中。以避風露。馮睡至曉。與共載入郡。後馮貴。使訪漁舟。不復見。

王獵

王獵酸棗人。天聖末。累舉未第。一夕夢紫衣吏。召至一宮門。守衛甚盛。揖入。升廳對拜者。紫衣金帶。年三十許。禮甚恭。旣坐。辭甚遜。覺後。私記其年月。獵後困於場屋。久之。推恩五舉。得同出身。登仕。又二十餘年。

年且七十始爲尙書員外郎。將乞身以去。故人或止之。會英廟入繼爲皇子。近臣薦公爲宮僚。赴皇子位。門闌守衛。宛如夢中。及升廳拜揖。則衣冠儀貌。亦與夢中無異。歸檢篋中所記。乃英廟所生時也。侍讀宮邸。未及期年。英廟卽位。遂登侍從。

王彥祖

王彥祖。初名元宗。慶曆二年。方勝冠。廷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罷寢旅舍。一人告之曰。今年未當中第。彥祖尤不平。且責之曰。子未嘗見予程文。又未始知予生月。何從而知未中第。其人笑曰。君若中選。賦題天字在下。君當三中。選皆然。今題天字在上。第二字。是以知其未也。及唱名。果不預選。次舉春試。不利於禮部。八月再預廷試。蓋軫象天地賦。又復黜。至皇祐五年。免解赴禮部前。以臥疾困眠。夢至一大府。見二人。因懇求平生祿命。二人笑不答。再叩來年得失。其人指面前池水曰。但此頭分流。君卽登第。覺以爲無禮。而池不能分流。決無中第望矣。久之乃寤。卽更名汾。以符水分之兆。及試禮部。嚴父莫大於配天賦。廷試圓邱象天。皆中高選。其後召試學士院。又賦明王謹於事天。得帖館職。皆符夢中之言也。

李謙溥

李謙溥。太祖朝名將。在汾晉二十餘年。大小百餘戰。未嘗少衄。每巡邊。老幼望拜。呼以爲父。晚治第於道坊中。爲小圃。購花木竹石植之。頗與朝士大夫游。久之。以從弟謙昇女適皇子陳王。貧無以資。圃質于宋。延僱。後其子正。爲通事舍人。侍太宗。問曰。爾父力邊三十年。止餘一第。忍宅他姓。正具所以對。太宗卽遣中使出內府錢。付延僱購還。王禹偁作記。美其事。名二亭曰克家肯構。宰相畢士安而下。及諸名公賦詩。

紀述自成一編。

盧多遜

盧多遜南遷朱崖。逾嶺憩一山店。店嫗舉止和淑。頗能談京華事。盧訪之。嫗不謂盧也。曰：家故汴都。累代仕族。一子事州縣。盧相公違法治一事。子不能奉。誣竄南方。到方周歲。盡室淪喪。獨殘老軀。流落居此。意有所待。盧相欺上罔下。倚勢害物。天道昭昭。行當南竄。未亡間庶見於此。以快宿憾。爾因號呼泣下。盧不待食。促駕而去。

靈犬誌

楊光遠之叛青州也。有孫中舍。忘其名。居圍城中。族人在州西別墅。城閉既久。內外隔絕。食且盡。舉族愁嘆。有畜犬。傍徨其側。有憂思。中舍因囑曰：爾能爲我至莊取米邪？犬搖尾應之。至夜。置之一布囊。并簡繫犬背上。犬卽由水竄出。至莊鳴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之。令負米還。未曉入城。如此數月。比至城開。孫氏圍門數十口。獨得不餓。孫氏愈愛畜之。後數年斃。葬於別墅之南。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公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蕭柳

蕭柳字大珍。後梁宗室。爲青州刺史。有惠愛。篤信於民。及死。民爲立祠。千乘縣西。相與謚曰信公。嘉祐中。祠宇頽敝。主廟者賈天恩。老伶也。有王義者。金家蒼頭也。幼苦痛寒汗。不治病。腰不能行。僂而丐。且十年。一旦人灸之。卽愈。天恩教之曰：第云信公召語。能爲吾修廟。則使爾腰伸。諾之。腰卽伸。於是遠近聞之。湊

奔爭施錢帛以新廟貌。踰年得錢數千緡。功未卒而二人爭錢相毆。事稍誼。施者因不復來。

游僧

江南一縣郊外古寺。地僻險。邑人罕至。僧徒久苦不足。一日有游方僧至其寺。告於主僧。且將與之謀。所以驚人耳目者。寺有五百羅漢。擇一貌類己衣其衣。頂其笠。策其杖。入縣削髮。誤爲刀傷其頂。解衣帶白藥傅之。留杖爲質。約至寺。將遺千錢。削者述所以得杖貌。相與見主僧。更異之。開羅漢堂門鎖。凝塵生榻。如久不開者。視之。此羅漢衣笠皆所見者。頂有傷處。血漬藥傅。如昔前有一千。皆古錢。貫且朽。因共歎異之。傳聞遠近。施者日至。寺因大盛。數年其徒有爭財者。謀稍泄得之外氏。

冷齋夜話

釋惠洪

黃魯直書扇

王榮老嘗官於觀州。欲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必蓄寶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惟玉塵尾。卽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硯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臥念曰。有黃魯直草書扇頭題韋應物詩曰。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卽取視之。恫怛際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展對。南風徐來。帆一餉而濟。予觀江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耶。

禁苑獬狫

陳瑩中爲予言。神宗皇帝一日夜。後苑見牧獬狫者。問何所用。牧者對曰。自祖宗以來。長令畜之。自稚養。

以至大則殺之。又養稚者。前朝不敢易。亦不知果安用。神宗沉思久之。詔付所司。禁中自今不得復畜。數月。衛士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卒不能致。神宗方悟太祖遠略不及此。

鬼知參政

歐陽文忠公慶曆末宿采石。舟人酣睡。漸至月黑。公方就寢。微聞呼聲曰。去未。舟尾有答者曰。有參政船宿此。不可擅去。齋料幸爲攜至。五鼓。岸上臘臘馳驟聲。舟尾者呼曰。齋料幸見還。有且行且答者曰。道場不清淨。無所得。公異之。後遊金山。與長老瑞新語。新曰。某夜還水陸。有施主攜室至。忽乳一子。俄覺腥風滅燭。大衆恐。使人問其時。公宿采石之夜。其後蔡州求退之銳者。亦其前知然耶。時公自參知政事除蔡州。黃魯直熙寧初宿石塘寺。寺有鬼。靈異。僧敬信之一夕。夢曰。分寧黃刑部至。僧曰。侍郎乎。尚書乎。曰。侍郎也。魯直南遷已六十。親故憂其禍大。又南方瘴霧。非菜肚老人所宜。魯直笑曰。宜州者。所以宜人也。且石塘鬼侍郎之言。豈欺我哉。魯直竟歿於宜州。較采石之鬼。何愚智相去三十里。豈魯直癡絕。故欺之耶。

雷轟薦福碑

范文正公鎮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文正禮之。書生自言天下之至寒餓者。無在某右。時盛行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墨本直錢千文。文正爲具紙墨打千本。使售於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故時人爲之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

張文定公

張文定公方平爲滁州日。游琅琊。周行廊廡。神觀清淨。至藏院。俛仰久之。忽呼左右。梯梁間。得經一函。開視之。則楞伽經四卷餘。其半未寫。公因點筆續之。筆蹟不異。味經首四句曰。世間相生滅。猶是虛空花。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遂大悟流涕。見前世事。蓋公生前嘗主藏於此。病革。自以寫經未終。願再來成之。故也。公立朝正色。自慶曆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者。莫如公。暮年出此經示東坡居士。坡爲重寫。題公之名於其右。刻於浮玉山龍游寺。

張丞相

張丞相好草書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姪錄之。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視久之。亦不自識。詬其姪曰。胡不早問。致余忘之。

劉野夫

龔德莊罷官河朔。居京師新門。劉野夫上元夕以書約德莊曰。今夜欲與君語。令閣必盡室出觀燈。當清淨身心相候。德莊雅敬其爲人。危坐三鼓矣。家人輩未還。野夫亦竟不至。俄火自門而燒。德莊窘持誥牒。犯烈焰而出。頃刻數百舍爲瓦礫之場。明日野夫來弔。且欣曰。令閣已不出。是吾憂幸出可賀也。德莊心異野夫。然不欲詰之也。

續世說

權皋

權皋爲安祿山從事。察祿山有異志。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天寶十四載。祿山使皋獻戎俘於京師。過福

孔平仲

昌福昌尉仲謨。皋妹婿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召謨。謨至。皋示已昏。瞪謨而瞑。謨乃勉哀而哭。手自含襲。既逸皋而葬其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皋母初不知聞。皋之死。慟哭傷行路。祿山不疑其詐死。許其母歸。皋時微服匿跡。候母於淇門。既得侍其母。乃奉母晝夜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矣。由是名聞天下。其子德輿爲相。

李光顏

淮西之師。汴帥韓宏。驕矜倔強。常倚賊勢。朝廷姑息。惡李光顏力戰。陰圖撓屈。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管。六博之藝。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數百萬。乃命使者送遺光顏。冀光顏一見悅惑。而怠於軍政也。使者即賈書先造光顏壘。曰。本使令公憂公暴露。欲進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光顏曰。今日已暮。明且納焉。詰朝。光顏乃大宴軍士。三軍咸集。命使者進妓。妓至。則容止端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光顏謂來使曰。令公憐光顏離家室久。捨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顏受國家恩深。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今戰卒數萬。皆棄妻子。蹈白刃。光顏奈何以女色爲樂。言訖。泣涕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縑帛酬其來使。俾領其妓自席上而迴。自此兵衆彌加激勵。

呂兗

呂兗爲滄州節度判官。劉守光攻陷滄州。兗被擒。族誅。子琦年十五。將就戮。有趙玉者。幽薊義士也。久游竟門。見琦臨危。給謂監刑者曰。此子某之同氣也。幸無濫焉。乃引之俱去。琦病足。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食於路。乃免於禍。琦仕石晉。至兵部侍郎。高祖將以琦爲相。忽遇疾而逝。常以玉免己於難。欲

厚報之。玉遇疾，琦親爲扶持，供其醫藥。玉卒，代其家營葬事。玉之子曰文度，旣孤而幼，琦誨之甚篤。及其成人，登進士第，尋升宦路。琦之力也。時議者以非玉之義，不能存呂氏之嗣，非琦之仁，不能撫趙氏之孤。惟仁義二公得之，燕趙之士流爲美談。

李泌

肅宗欲敕諸將克長安，曰：發李林甫冢，焚骨揚灰。李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宏爾。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不保朝夕，朕之全，天幸爾。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爾。奈何矜之？泌曰：臣非不知。所以言，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意必以爲用韋妃之故，內慚不釋，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頸泣不已。

郝廷玉

魚朝恩以郝廷玉善陣，欲觀其教閱。廷玉乃於營內列部伍，鳴鼓角而出，分而爲陣，箕張翼舒，乍離乍合，坐作進退，其衆如一。朝恩歎曰：吾在兵間十餘年，始見郝將軍之訓練爾。治戎若此，豈有前敵耶？廷玉悽然謝曰：此非末校所能。臨淮王之遺法也。太尉善御軍，賞罰當功，過每校旗之日，軍士小不如令，必斬之。以徇，由是人皆自效，而赴蹈馳突，有心破膽裂者。太尉薨變以來，無復校旗之事矣。

女巫

肅宗嘗不豫。太卜云：祟在山川。王璵作相，遣女巫分行天下，令中使監之。所至因緣爲姦，有一巫盛年美色，以惡少數十自隨。宿黃州，傳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扃鑰不可啟，震破鎖而入，曳女巫階下斬之。所從惡少皆斃，閱其贓賂數十萬，震籍以上聞，仍以贓錢代貧民租稅。其中使遣歸京，肅宗不能詰。

孔緯

孔緯，字化文，乾符中爲御史中丞。緯器志方雅，疾惡如讎。旣總憲綱，中外不繩而自肅。僖宗幸蜀，百寮以田令孜在上左右，意不欲行，皆以袍笏不具爲詞。緯召三院御史謂之曰：吾輩世荷國恩，身居秋憲，雖六飛奔迫而咫尺天顏，累詔追徵，皆無承稟，非臣之義也。凡布衣交舊，猶緩急相救，況在君親，策名委質，安可背也。言竟泣下。三院云：聊營一日之費，俟信宿繼行。緯拂衣起曰：吾妻危疾，且不保夕，丈夫豈以妻子之故忘君父之急乎？公輩善自爲謀，吾行決矣。行至褒中，作相孔氏子孫，元和後昆仲貴盛，至正卿方鎮者六七十人，未有爲宰輔者。至緯時，始在鼎司。

杜悰

武宗聞揚州倡女善爲酒令，敕淮南監軍選十七人獻之。監軍將請節度使杜悰同選，且欲更擇良家美人，教而獻之。悰曰：監軍自受敕，悰不敢預聞。監軍再三請之，不從。監軍怒，具表其狀。上覽表嘿然，左右請敕節度使同選。上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爲？杜悰不徇監軍意，得大臣體，真宰相。朕甚愧之。遽敕監軍不復選，擢悰爲平章事。悰入謝，上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魏徵矣。悰佑之孫岐陽公主之夫。

韓滉

韓滉有知人之鑒。見楊於陵甚悅。滉有愛女。方擇佳婿。謂其妻柳氏曰。吾聞人多矣。無如楊生貴而有壽。生子必爲宰相。於陵自句容尉秩滿。至揚州而生嗣。復滉見之。撫其首曰。名位果踰於父。楊門之慶也。因字曰慶門。於陵更踐中外。以右僕射致仕。終年七十八。嗣復作相。

袁粲

袁粲爲中書令。領丹陽。不以事務經心。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返。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款然。俄而車騎羽儀至。方知是袁尹也。又嘗步屣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進。粲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爾。竟不與相見。

李白

李白待詔翰林日。與飲徒醉於酒肆。元宗有感。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臥於肆中矣。召入。以水洗面。卽令秉筆。頃之成十餘首。帝頗嘉之。嘗沉醉。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乃浪跡江湖。終日沉飲。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相歡。嘗月夜乘舟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天上謫仙人也。

韓皋

韓皋生知音律。嘗觀彈琴至止息。歎曰。妙哉。稽生之爲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爲秋聲。秋

也者。大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乘金運。商金聲。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與宮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懿受魏帝顧託後嗣。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陵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毋丘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也。止息者。雖晉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其哀憤躁蹙。慘痛迫脅之旨。盡在是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遺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魏之禍。故託之於鬼神也。

父諱

宋世君臣。好以父諱爲戲。王僧虔子慈。謝鳳子超宗。慈方學書。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猶雞之比鳳。王彧之子絢。何堂之子偃。絢五六歲。讀書論語。至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外祖何尙之戲曰。可改作耶。耶乎文哉。絢曰。尊者之名。安可爲戲。寧可道草上之風。必舅。殷淳之子孚。何無忌之子昂。嘗共食。孚羹盡。昂曰。益殷專羹。孚答曰。何無忌諱。謝莊之子淪。劉勔之子悛。嘗同飲。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淪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蔡興宗之子約。王僧虔之子慈。同入寺。遇沙門懺。約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張邵小名梨。子數小名檀。文帝戲之曰。檀何如梨。數曰。梨是百果之宗。檀何敢比也。孝武好詆羣臣。并使自相嘲訐。以爲歡笑。一日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江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僧安智深之父也。智深避席流涕。謝鳳之子超宗。謝莊之子朏。宋明帝敕二人由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不往不可。乃趨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

薛逢

薛逢與劉瑒相善。而瑒詞藝不逮逢。每侮之。至大中末。瑒稍歷禁近。逢愈不得意。自是相怨。瑒作相。逢爲郎官。有薦逢知制誥者。瑒以先朝立制。給舍須歷郡縣。而逢未嘗治郡。出爲巴州刺史。旣而沈詢楊收王鐸由學士相繼作將相。皆逢同年進士。而逢文藝最優。楊收作相。逢有詩云。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應龍無水謾通神。收聞而大銜之。出爲蓬州刺史。收罷相。入爲太常少卿。給事中王鐸作相。逢又有詩云。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嶽一毫輕。鐸亦怨之。以恃才褻急。人士鄙之。終於祕書監。

成汭

朱梁成汭。初作僧。後鎮荆南。撫輯彫殘。時韓建亦披荆棘。以輯華州。人號北韓南郭。初澧朗二州。本屬荆南。乾寧中。爲土豪雷滿所據。汭奏請割隸唐宰相徐彥若。執而不行。汭銜之。及彥若出鎮南海。路過江陵。汭猶快快語及前事。彥若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滿者。偏州一草賊爾。令公何不加兵。而反怨朝廷乎。汭赧然而屈。因思嶺外有黃茅瘴。患者皆髮落。乃謂彥若曰。黃茅瘴望相公保重。彥若應聲曰。廣南黃茅瘴。不死成和尚。譏汭曾爲僧也。汭終席慚赧。

宗少文

宋宗少文。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恐難徧觀名山。唯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之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

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少文傳焉。子測亦隱廬山。魚復侯子響厚遺贈。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侍中王秀之尤欽慕之。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己相對。王儉雅重之，贈以蒲褥笏席。

司空圖

司空圖，唐昭宗時見。紀綱大壞，深維出不如處，乃稱疾不起。梁將篡唐，柳璨希賊旨，陷害舊族，詔圖入朝。圖懼誅，力疾至洛陽，指趣山野，墜笏失儀，得放還山。圖別墅在中條山王官谷，泉石林亭，頗稱幽棲之志。日與名僧高士游詠，其中作休休亭記，又爲耐辱居士歌，題於東北楹。旣脫柳璨之禍，乃預爲壽藏。故人來引之壙中，賦詩飲酒，曰：非止暫游此中也。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僕鸞臺自隨。歲時村社，零饗祠禱，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曾無傲色。

李景儉

穆宗時，李景儉爲諫議大夫，凌蔑公卿大臣，使酒尤甚。蕭俛、段文昌相次輔政，景儉輕之，形於談謔。二人俱訴之，貶建州刺史。元稹用事，又召爲諫議大夫。景儉朝退，與馮宿、楊嗣復、溫造、李肇、王鎰同謁史官獨孤朗，乃於史館飲酒。景儉乘醉詣中書謁宰相，呼王播、崔植、杜元穎名，面疏其失，詞頗悖慢。宰相遜言止之，旋奏貶漳州刺史。

李德武妻

李德武妻裴淑英，裴矩之女也。德武坐事徙嶺表，矩奏請離婚，煬帝許之。德武將與裴別，謂曰：燕婉始爾，

便事分離。遠投瘴癘。恐無還理。尊君奏留。必欲改嫁爾。於此卽事長訣矣。裴泣下。欲操刀割耳。誓無它志。裴與夫別後。常誦佛經。不御膏澤。因讀列女傳。見稱述不改嫁者。乃謂所親曰。不踐二庭。婦人常禮。何爲以此載於傳記乎。十餘年間。與德武音信斷絕。時有柳直求婚。許之。期有定日。裴以刀斷髮。悲泣絕糧。矩不能奪。德武已於嶺表娶爾朱氏爲妻。及遇赦得還。至襄州。聞裴守節。乃出其後妻。重與裴合。生三男四女。貞觀中。德武終鹿城令。裴歲餘亦卒。

李義府

李義府作相。罪惡貫盈。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爲義府望氣云。所居宅有獄氣。積錢二十萬。乃可厭勝。義府信之。聚斂更急。爲人所發。除名長流振州。朝野稱慶。爲之語曰。今日似唐年。還誅四凶族。司刑太常伯劉祥道。推鞠其事。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之通衢。義府先多取人奴婢。及敗。一時奔散。各歸其家。露布有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謂此也。

徐湛之

徐湛之產業甚厚。室宇園池伎樂之妙。冠於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資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兩日。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尙。都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兼何孟之美。湛之孫緄。字君倩。仕梁爲湘東王鎮西咨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時襄陽魚宏亦以豪侈稱。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宋謝靈運性豪侈。車服鮮麗。衣服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

韋保衡

懿宗令韋保衡尚同昌公主。公主薨。懿宗殺醫官二十餘人。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繫京兆獄中。宰相劉瞻召諫。官使言之。莫敢言者。乃自上言。上不悅。又面諫。上大怒。叱出之。瞻爲荆南節度使。保衡又譖瞻與醫官通謀。投毒藥。貶瞻康州刺史。路巖作相。素與瞻議論不協。既貶康州。巖猶不快。闕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瞻驩州司馬。僖宗卽位。韋路賜死。瞻自虢州刺史。召爲刑部尚書。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其還也。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瞻聞之。改期由它道而入。未幾復作相。初瞻南遷。劉鄴附於韋路。其短之。及瞻大用。鄴內懼。召瞻置酒。瞻暴薨。時人皆以爲鄴鳩之也。

劉臻

隋劉臻爲儀同。有劉訥者。亦爲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訪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欲訪訥也。謂欲歸本家。旣扣門。臻猶未悟。謂是訥家。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眄久之。方悟。怒叱從者曰。吾欲造劉訥爾。

謝超宗

謝鳳子超宗。宋帝賞其文。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矣。時右衛將軍劉道隆聞此語。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得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安有異物。道隆曰。侍宴至尊。云君有鳳毛。超宗聞諱。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達暮停待不去。

李抱真

李抱真晚節好長生之術。有方士孫季長者。爲抱真鍊金丹。給抱真曰。服之當升仙。遂署爲賓寮。數謂參佐曰。此丹秦皇漢武皆不能得。惟我遇之。它日朝上清。不復偶公輩矣。復夢駕鶴冲天。寤而刻木鶴。衣道士衣以習乘之。凡服丹二萬丸。腹堅不食。將死。不知人者數日矣。道士牛洞元。以豬肪穀漆下之。殆盡。病少間。季長復曰。垂上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頃之卒。

高駢

高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同蠱惑之。殷始自鄱陽來。用之先言於駢曰。玉皇以公職事繁重。輟左右尊神一人佐公。明日殷謁見。詭辯風生。駢以爲神。殷病風疽。駢有畜犬。聞其腥穢。多來近之。駢怪之。殷笑曰。殷常於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相識也。有蕭勝者。賂用之。求鹽城監。駢有難色。用之曰。用之非爲勝也。近得上仙書云。有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劍。爾駢乃許之。勝至鹽城數月。函一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座隅。用之又刻青石爲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真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謫限亦滿。必得侍幢節。同歸上清。爾用之。每對駢訶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後用之爲楊行密所誅。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桎梏而釘之。

郭霸

郭霸爲右臺御史。初召見於則天前。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則天悅。故時人號爲四其御史。大夫魏元忠臥疾。諸御史盡往省之。霸獨居後。請示便液。曰：「大夫糞味甘。或不瘳。今味苦。當卽愈矣。」元忠剛直。殊惡之。以其事露於朝士。則天不豫。令閤朝隱往少室山祈禱。朝隱乃曲申悅媚。以身爲犧牲。請代上所苦。

白敏中

宣宗令白敏中爲萬壽公主選佳婿。敏中薦鄭顥。時顥已婚盧氏。行至鄭州。堂帖追還。顥甚銜之。由是數毀敏中於上。敏中自相府除邠寧節度使。將赴鎮。言於上曰：「鄭顥不樂尙主。怨臣深入骨髓。臣在政府。無如臣何。今臣在外。願必中傷。臣死無日矣。」上曰：「朕知之久矣。卿何言之晚也。」命左右於禁中取小桂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鄭郎譖卿之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置桂函於佛前。焚香事之。

鄭注

鄭注。本姓魚。人目之爲水族。以藥術游長安權豪之家。李愬鎮襄陽。得其藥力。移鎮徐州。以注參決軍政。注詭辯陰陽。善探人意。然專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怒。以軍情白愬。愬曰：「彼實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或不如旨。去之未爲晚也。」愬令謁守澄。初有難色。及與語。機辯縱橫。盡中其意。遂恨相見之晚。守澄入知樞密。注大用事。御史李欵奏彈注內通敕使。外連朝士。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等皆惡注。左軍將李宏楚說元素曰：「鄭注姦猾無雙。卵殼不除。使成羽翼。必爲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宏楚請以中尉意詐爲有疾。召使治之。因而擒之。元素以爲然。召注至。螻屈鼠伏。」

佞詞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款曲。諦聽之忘倦。厚遺金帛而遣之。太和八年。守澄引注見文宗於浴室門。賜錦綵。是夕彗星出東方。長三尺。光芒甚緊。

孔氏談苑

孔平仲

蘇軾以吟詩下吏

蘇軾以吟詩有譏訕。言事官章疏狎上。朝廷下御史臺差官追取。是時李定爲中書丞。對人太息。以爲人才難得。求一可使逮軾者。少有加意。於是太常博士皇甫僕被遣以往。僕攜一子二臺卒。倍道疾馳。駙馬都尉王誨與子瞻游厚。密遣人報蘇轍。轍時爲南京幕官。乃亟走价往湖州報軾。而僕行如飛。不可及。至潤州。適以子病求醫。留半日。故所遣人得先之。僕至之日。軾在告。祖無頗權州事。僕徑入州廨。具鞞袍乘笏立庭下。二臺卒夾侍。白衣青巾。顧盼憐惡。人心洶洶不可測。軾恐不敢出。乃謀之無頗。無頗云。事至於此。無可奈何。須出見之。軾議所以服。自以爲得罪。不可以朝服。無頗云。未知罪名。當以朝服見也。軾亦具鞞袍乘笏立庭下。無頗與職官皆小幘列軾後。二卒懷臺牒拄其衣。若七首然。僕又久之不語。人心益疑懼。軾曰。軾自來。殫惱朝廷多。今日必是賜死。死固不辭。乞歸與家人訣別。僕始肯言曰。不至如此。無頗乃前曰。太博必有被受文字。僕問誰何。無頗曰。無頗是權州。僕乃以臺牒授之。及開視之。只是尋常追攝行遣耳。僕促軾行。二獄卒就直之。卽時出城登舟。郡人送者兩泣。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犬雞。此事無頗目擊也。

僧居和託生

鍾著作生二女。長嫁宋氏。生庠。其季嫁常州薛秀才。生一女爲尼。與僧居。和大師私焉。亦生一女。嫁潘秀才。潘有子名與稽。今爲朝奉大夫。與稽之視居。和乃外祖父也。居和乃以牛黃丸療風疾者也。飲酒食肉。不守僧戒。然用心吉良。每鄉里疾疫。以藥歷詣諸家。救其所苦。或以錢賙之。薛尼於宋氏。以姊妹親。常在京師。是時庠爲翰林學士。尼還常州。和病革。問尼曰。京師誰爲名族善人者。尼曰。吾所出入多矣。無如宋內翰家也。和曰。我死則往託生焉。尼謂曰。狂僧宋家郡君已娠矣。安得託生。和曰。吾必往也。旣而和死。人畫一草蟲於其臂。是日宋家郡君腹痛。將娩。和之妻往視產。見一紫衣僧入室。亟走避之。旣而聞兒啼。曰。急令僧去。吾將視吾姪。人曰。未嘗有僧也。乃知所生子。乃和也。旣長。形相酷似和。亦好飲酒食肉。隱然有草蟲在其臂。名均國。爲絳州太守卒。

陳靖附婢子語

陳靖爲吏部員外郎。曉三命。自言官高壽長。一旦卒。附婢子語。平生最厚薛向。向往見之。婢子冠帶而出。語言動作。真靖也。向問吏部平生自知命。何乃至此。答云。某甚有官壽。皆如術數。但以不葬父母。乃被尅折。旣而泣下。向欲質以一事。乃問以陰中善惡之報。靖言世間所傳。皆不誣也。只如張退傳官職壽康。人所仰望。然鄴都造獄。明年三月成矣。不可不戒也。尙密記其說。明年車駕游池。宣召張士遜。士遜至。向適於稠人中望見之。以爲士遜精健如此。鬼語妄耳。明日聞士遜薨矣。

鐵圍山叢談

狄武襄

蔡條

南俗尙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爲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儂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營視。已揮手條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卽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伺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河中姚氏

河中有姚氏。十三世不析居矣。遭逢累代。旌表號義門姚家也。一旦大小死欲盡。獨兄弟在。方居憂。而弟婦又卒。弟獨與小兒同室處焉。度百許日。其家人忽聞弟室中夜若與婦人語笑者。兄弗信也。因自往聽之。審一日。勵其弟曰。吾家雖驟衰。且世號義門。弟縱喪偶。寧不少待。方衰經未除。而召外婦人入舍中耶。懼辱吾門。將奈何。弟因泣涕而言。不然也。夜所與言者。乃亡婦爾。兄瞠聘詢其故。則曰。婦喪踰月。卽夜叩門曰。我念兒無乳至此。因開門納之。果亡婦。遂徑登榻。接取兒乳之。弟甚懼。自是數來。相與語言。大抵不異平時。懼其怪。而不敢駭兒也。兄念家道死喪殆盡。今手足獨有二人。此是欲亡吾弟爾。且弟計不忍絕。然吾必殺之。因夜持大刀。伏於門左。其弟弗知也。果有排門而入者。兄盡力以刀刺之。其人大呼而去。且視之。則流血塗地。兄弟因共尋血蹤。至於墓所。則弟婦屍橫墓外。傷而死矣。會其婦家適至。睹此而訟於官。開墓則空棺耳。官莫能治。俄兄弟咸死獄中。姚氏遂絕。

任宗堯

任宗堯者。字子高。名家子。仕至典樂。後改服武弁。終贈觀察使。宗堯多藝能。洞曉天官律呂。蓋傳授於魏漢律先生。宗堯始仕宦時。卽喜功名。大觀末。從尙書王寧中書舍人張邦昌使高麗爲上節。至四明則放洋而去。不十日。四明忽傳副使舶壞。人爲痛之。始宗堯將登舟。則寄所齎玩好琴書於相識人家。而適及是傳也。其故人者嗟惻。一旦有女奴忽暴病不省。遂爲宗堯音訴其故人曰。某所以涉鯨波萬里。本希尺寸賞。不謂遽持千金之軀而葬於魚腹。故人念乎。某所寓三琴。實平生愛賞。甲可歸之我家。乙亦奇古。當奉故人下者。可與某凡所寓篋筒中百物。歷歷分區。不遺毫髮。其故人大駭。爲奠哭久之。女奴始甦。翌日則四明一郡。皆傳謂使者舟壞信矣。其後使人自高麗歸。上下一無恙。故人者得見宗堯。歡喜竊笑。獨異於常。宗堯始疑而詢焉。方道其事。乃知爲黠鬼所侮。

維陽大內

維陽大內。興立自隋唐五代。至聖朝藝祖。嘗欲郡之。開寶末幸焉。而宮中多見怪。且適霖雨。徒零祀謝。見上帝而歸。是後至宣和。又爲年百五十。久虛曠。蓋自金鑾殿後。雖白晝人不敢入。入亦多有異。蠶或大於斗。蛇率爲巨蟒。日夜絲竹歌哭之聲不絕也。宣和末。有監官吳本者。武人特氣。不畏事。夏月。因納涼於殿廡間。至晡時。後天尙未昏黑。而從者堅請歸舍。不聽。俄忽聞蹕聲自內而出。卽有衛從續紛。執紅銷金籠燭者數十對。成行羅列。中一人衣黃。人如帝王狀。胸間尙帶鮮血。擁從甚盛。徐行由殿廡。從本寓舍前過。本與其從者急趨入戶避之。得詳瞰焉。最後有一衛士。似怒本納涼。故妨其行從也。乃以手兩指按其臥榻之四足。遂穿磚而陷於地。頃刻轉他殿而去。遂忽不見。本大駭。自是不敢宿止其中矣。因圖書所見。編

以示人。雒陽士大夫多傳之。曰：此必唐昭宗也。吾頃嘗聞是事，第流落不偶，久而十忘七八矣。

大相國寺

藝祖始受命，久之，陰計釋氏何神靈，而患苦天下。今我抑嘗之，不然，廢其教矣。日且暮，則微行出，徐入大相國寺，將昏黑，俄至一小院戶旁，望見一髡大醉，吐穢於道左右，方惡罵，不可聞。藝祖陰怒，適從旁過，忽不覺爲醉髡攔胸腹抱定，曰：莫發惡心，且夜矣，懼有人害汝。汝宜歸內，可亟去也。藝祖默心動，以手加額而禮焉。髡乃舍之去。藝祖還內，密召忠謹小璫，爾行往某所，覘此髡在否，且以其所吐物狀來。及至，則已不見。小璫獨爬取地上所吐狼籍，至御前視之，悉御香也。釋氏教因不廢。

宣和上元節

宣和六年春正月甲子，實上元節。故事，天子御樓觀燈，則開封尹設次以彈壓於西觀下。又於時從六宮於其上，以觀天府之斷決者，簾幕重密，下無由知。是日上偶獨在西觀上，而宦者左右皆不從。其下則萬衆，忽有一人躍出，緇布衣若僧，寺童行狀，以手指簾謂上曰：汝是某邪，有何神，乃敢破壞吾教。吾今語汝報將至矣，吾猶不畏汝。汝豈能壞諸佛菩薩邪？時上下聞此，皆失措震恐，捕於觀下。上命中使傳呼天府亟治之，且親臨其上，則又曰：吾豈逃汝乎？吾故示汝以此，使汝知無奈。吾教何爾？聽汝苦吾，吾今不語矣。於是箠掠亂下，又加諸炮烙，詢其誰何，略不一言，亦無痛楚狀。上益憤，復召行天法羽士曰宋冲妙，世號宋法師者，亦神奇，至視之，則奏曰：臣所治者邪鬼，此人者臣所不能識也。因又斷其足筋，俄施刀，齧血肉狼籍，上大不怡，爲罷一日之歡。至暮，終不得爲何人，付獄盡之。嗚呼！浮圖實有人。

韓生

桂林有韓生嗜酒。自云有道術。人初不大聽重之也。一日欲自桂過明。同行者二人俱止。桂林郊外僧寺。而韓生亦來。夜不睡。自抱一籃持匏杓。出就庭下。衆共往視之。則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入籃狀。爭戲之曰。子何爲乎。韓生曰。今夕月色難得。我懼他夕風雨。儻夜黑。留此待緩急。爾衆笑焉。明日取視之。則空籃弊杓如故。衆益哂其妄。及舟行至邵平。共坐江亭上。各命僕辦治殺膳。多市酒。期醉。適會天大風。俄日暮。風益亟。燈燭不得張。坐上墨黑。不辨眉目矣。衆大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勸韓生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寧可用乎。韓生爲撫掌而對曰。我幾忘之。微子不克發我意。卽狼狽走。從舟中取籃杓而一揮。則白光燦焉。見於梁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盡。如秋天晴夜。月色激灑。秋毫皆睹。衆乃大呼。痛飲達四鼓。韓生者又酌取而收之。籃夜乃黑如故。始知韓生果異人也。

奉宸庫

奉宸庫者。祖宗之珍藏也。政和四年。太上始自攬權綱。不欲付諸臣下。因踵藝祖故事。檢察內諸司。於是乘輿御馬。而遍歷內中。諸司大駭懼。經數日而止。因是併奉宸俱入內藏庫。時於奉宸中得龍涎香二。琉璃缶。玻璃母二大筐。玻璃母者。若今之鐵滓然。塊大小猶兒拳。人莫知其力。又歲久無籍。且不知其所從來。或云柴世宗顯德間。大食所貢。又謂眞廟朝物也。玻璃母。諸璫以意用火煨而模寫之。但能作珂子狀。青紅黃白。隨其色而不克自必也。香則多分錫大臣近侍。其模製甚大。而外視不甚佳。每以一豆大燕之。輒作異花氣。芬郁滿座。終日略不歇。於是太上大奇之。命籍被賜者。隨數多寡。復收取以歸中禁。因號曰。

古龍涎爲貴也。諸大璫爭取一餅，可直百緡。金玉爲穴，而以青絲貫之，佩於頸。時於衣領間摩挲以相示。由此遂作佩香焉。今佩香蓋因古龍涎始也。

金蠶毒

金蠶毒始蜀中。近及湖廣閩粵浸多。有人或舍去，則謂之嫁金蠶。率以黃金釵器錦段置道左，俾他人得焉。鬱林守爲吾言。嘗見福清縣有訟遭金蠶毒者。縣官治求不得蹤，或獻謀取兩刺蝟入捕，必獲矣。蓋金蠶畏蝟，蝟入其家，金蠶則不敢動。雖匿榻下牆罅，果爲兩蝟擒出之，亦可駭也。又嶠嶺多蜈蚣，動長二三尺，螫人求死不得，然獨畏托胎蟲。多延行井幹牆壁上，蜈蚣雖大，偶從下過，托胎蟲必自落於地。蜈蚣爲局縮不得行，托胎蟲乃徐徐圍繞周匝，蜈蚣愈益縮，然後登其首陷腦而食之。以故人遭蜈蚣害，必取托胎涎輒生擣塗焉，痛立止。且金蠶甚毒，若有鬼神蜈蚣若是之強且大也。然蝟捕金蠶，托胎制蜈蚣，物理有不可致詰而不可不知者如此。

花蕊夫人

花蕊夫人，蜀王建妾也。後號小徐妃者，大徐妃生王衍，而小徐妃其女弟。在王衍時，二徐坐游燕污亂亡其國。莊宗平蜀後，二徐隨王衍歸中國，半塗遭害焉。及孟氏再有蜀，傳至昶，則又有一花蕊夫人，作宮詞者是也。國朝降下西蜀，而花蕊夫人又隨昶歸中國。昶至且十日，則召花蕊夫人入宮中，而昶遂死。昌陵後亦惑之，嘗造毒屢爲患，不能遂。太宗在晉邸時，數諫昌陵而未克去。一日從上獵苑中，花蕊夫人在側。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擬走獸，忽回射花蕊夫人，一箭而死。始所傳多僞，不知蜀有兩花蕊夫人，皆亡國。且

殺其身。

小龍

江湖間小龍號靈異。見諸傳說甚悉。崇寧中淮水暴漲。而汴口橋舟不能進。一日昧爽。小龍者出運綱之舟尾。有舵工之婦不識也。謂是蜥蜴。撥置之。則又緣舵而上。婦怒。舉火柴擊其首。隨擊霹靂大震。一聲。汴口官私舟船七百隻。皆自相撞擊。俱碎。死數十人。朝廷聞而不樂。第命官爲賑卹焉。會發運使上計。而小龍者又復出。大漕甚窘懼。乃焚香祝之。願與王偕上計。入覲天子可乎。龍卽作喜悅狀。因舉身入香匳中。不動。大漕遂攜至都輦。先以示魯公。得奏聞。上遣使索入內。爲具酒核以祝之。龍輒躍出匳中。兩爪據金盃。飲幾盪。於是天子異之。取大琉璃合貯龍。爲親加封識焉。降付都城汴水之都門外小龍祠中。一夕封識宛如故。視缶中龍則已變化去矣。上喜。加封四字。仍大敝其祠宇。至大觀末。魯公謫東南。舟行始抵汴口。而小龍又出。迓魯公。然小龍所隸。南北當江湖間。素不至二浙也。政和壬辰。魯公在錢塘。居鳳山之下私第。以正月七日。小龍忽出佛堂中。於是家人大小咸歎異。疑必有故。明日而召命至。復加六字。王及靖康之初。家破。魯公貶嶺外。吾從行至江陵。將遵陸出鼎澧間。公畏暑。因改舟行。下江陵。憩渚宮之沙頭。一倉官解舍。纜弛檐。則龍復出。見魯公爲之涕下。且感念龍神。乃不忘恩舊如此。吾戲公曰。固知小龍之必來爾。公譔詢其故。吾曰。此亦出公之門也。苟每加意於是無世情者。則今日必來。使此龍一出。世間有世情。當又不來。是烏足辱人懷抱耶。公乃收淚而笑。

秦會之

秦會之在山東。欲逃歸。舟楫已具。獨懼虜有告者。未敢決。適遇有相識稍厚者。以情告之。虜曰。何不告監軍。會之對以不敢。虜曰。不然。吾國人若一諾公。則身任其責。雖死不憾。若逃而獲。雖欲貸。不敢矣。遂用其言。告監軍。監軍曰。中丞果欲歸耶。吾契丹亦有逃歸者。多更被疑。安知公歸。而南人以爲忠也。公若果去。固不必顧我。會之謝曰。公若見諾。亦不必問某歸後禍福也。監軍遂許之。

李莊簡公

李莊簡公泰發奉祠還里。居於新河。先君築小亭曰千巖亭。盡見南山。公來必終日。嘗賦詩曰。家山好處尋難遍。日日當門只臥龍。欲盡南山巖壑勝。須來亭上少從容。每言及時事。往往憤切興歎。謂秦相曰。咸陽一日來坐亭上。舉酒屬先君曰。某行且遠。謫矣。咸陽尤忌者。某與趙元鎮耳。趙旣過嶠。某何可免。然聞趙之聞命也。涕泣別子弟。某則不然。青鞋布襪。即日行矣。後十餘日。果有藤州之命。先君送至諸暨。歸而言曰。泰發談笑慷慨。一如平日。問其得罪之由。曰。不足問。但咸陽終誤國家耳。

何道士

會稽天寧觀老何道士。喜栽花釀酒以延客。居於觀之東廊。一日有道人。狀貌甚偉。款門求見。談論喜作大字。何欣然接之。留數日乃去。未幾有妖人張懷素號落托者。謀亂。乃前日道人也。何亦坐繫獄。以不知謀得釋。自是畏客如虎。杜門絕往還。忽有一道人。亦美風表。多技術。觀之西廊。道士曰。張若水。介之來謁。何大怒曰。我坐接無賴道人。幾死於囹圄。豈敢復見汝耶。因大罵。闔扉拒之。而此道人蓋永嘉人林靈噩。

也。旋得幸。貴震一時。賜名靈素。平日一飯之恩。必厚報之。若水乘驛赴闕。命以道官至藥珠殿校籍。視殿修撰。父贈朝奉大夫。母封宜人。而老何以嘗罵之。朝夕憂懼。若水爲揮解。且以書慰之。始少安。觀中人至今傳以爲笑。

張達明

童貫既有詔誅之。命御史張達明持詔行。將至南雄州。貫在焉。達明恐其聞而引決。則不及。明正典刑。乃先遣親事官一人往見貫。至則通謁。拜見。貫問故。曰。有詔遣中使賜茶藥。宣召大王赴闕。且聞已有河北宣撫之命。貫問果否。對曰。今將帥皆晚進。不可委寄。故主上與大臣熟議。以有威望習邊事。無如大王者。故有此命。貫乃大喜。顧左右曰。又却是少我不得。明日達明乃至。貫既伏誅。其死所忽有物在地。如水銀鏡。徑三四尺。俄而斂縮不見。達明復命。函貫首自隨。以生油。水銀浸之。而以生牛皮固。函行一二日。或言勝捷兵有死士。欲奪貫首。達明恐亡之。乃置首函於竹轎中。坐其上。然所傳蓋妄也。

辰沅靖州蠻

辰沅靖州蠻。有狇猓。有狇獠。有狇獍。有山獼。俗亦土著。外愚內黠。皆焚山而耕。所種粟豆而已。食不足。則獵野獸。至燒龜蛇啖之。其負物。則少者輕。老者重。率皆束於背。嬾人負者尤多。男未娶者。以金雞羽插髻。女未嫁者。以海螺爲數珠。掛頸上。嫁娶先密約。乃伺女於路。刼縛以歸。亦忿爭叫號求救。其實皆僞也。生子。乃持牛酒拜女父母。初亦陽怒却之。鄰里共勸。乃受飲酒。以鼻一飲。至數升。名釣藤酒。不知何物。醉則男女聚而踏歌。農隙時。至一二百人爲曹。手相握而歌。數人吹笙在前導之。貯缸酒於樹陰。饑不

復食。惟就缸取酒恣飲。已而復歌。夜疲則野宿。至三日未厭。則五日。或七日。方散歸。上元則入城市觀燈。呼郡縣官曰大官。欲人謂己爲足下。否則怒。其歌有曰。小娘子。葉底花。無事出來喫盞茶。蓋竹枝之類也。諸蠻惟狇狁頗強。習戰鬪。它時或能爲邊患。

鮮于廣

隆興間。有揚州帥貴戚也。宴席間語客曰。諺謂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喫飯。僕欲作一書。言衣帽酒殺之制。未得書名。通判鮮于廣蜀人。卽對曰。公方立勳業。今必未暇。及此。它時功成名遂。均逸林下。乃可成書耳。請令立名曰逸居集。帥不之悟。有牛簽判者。京東歸正官也。輒操齊音曰。安撫莫信。此是通判罵安撫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是甚言語。帥爲發怒。赧面而通判欣然有得色。

肅王

肅王與沈元用同使虜。館於燕山愍忠寺。暇日無聊。同行寺中。偶有一唐人碑。詞皆偶儷。凡三千餘言。元用素強記。卽朗讀一再。肅王不視。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用歸。欲矜其敏。取紙追書之。不能記者闕之。凡闕十四字。書畢。肅王視之。卽取筆盡補其所闕。無遺者。又改元用謬誤四五處。置筆它語。略無矜色。元用駭服。

道人灸術

祖母楚國夫人。大觀庚寅。在京師。病累月。醫藥莫效。雖名醫如石藏用輩。皆謂難治。一日有老道人。狀貌甚古。銅冠緋帔。一丫髻童子。操長柄白紙扇。從後過門。自言疾無輕重。一灸立愈。先君延入。問其術。道人

探囊出少艾。取一磚灸之。祖母方臥。忽覺腹間痛甚。如火灼。道人遂徑去。曰：九十歲。追之。疾馳不可及。祖母是時未六十。後二十餘年。年及八十三。乃終。祖母沒後。又二十年。從兄子楫。監三江鹽場。偶飲酒於一士人毛氏。忽見道人衣冠及童子。悉如祖母平日所言。方愕然。道人忽自言京師灸磚事。言訖遽去。遍尋不可得。毛君云：其妻病。道人爲灸屋柱十餘壯。脫然愈。方欲謝之。不意其去也。世或疑神仙以爲渺茫。豈不謬哉。

秦燿

王黼作相。請朝假歸。咸平焚黃。畫舫數十。沿路作樂。固已駭物論。紹興中。秦燿亦歸金陵焚黃。臨安及轉運司舟舫。盡選以行。不足。擇取於浙西一路。幾數百艘。皆窮極丹牒之飾。郡縣監司。迎餞數百里不絕。平江當運河。結綵樓數丈。大合樂。官妓舞於其上。縹渺若在雲間。燿處之自若。

趙挺之

趙相挺之。使虜。方盛寒。在殿上。虜主忽顧挺之耳。愕然。急呼小胡指示之。蓋闌也。俄持一小玉盒子。至盒中有藥。色正黃。塗挺之兩耳。周匝而去。其熱如火。旣出殿門。主客者揖賀曰：大使耳若用藥遲。且坼裂。缺落甚。則全耳皆墮。而無血。扣其玉盒中藥。爲何物。乃不肯言。但云：此藥市中亦有之。價甚貴。方七直錢數千。某輩早朝遇極寒。卽塗少許。吏卒輩則別有藥。以狐溺調塗之。亦效。

孫少述

孫少述。一字正之。與王荆公交最厚。故荆公別少述詩云：應須一曲千回首。西去論心有幾人。又云：子今

去此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予規。其相與如此。及荆公當國數年。不復相聞。人謂兩公之交遂睽。故東坡詩云。蔣濟謂能來阮籍。薛宣真欲吏朱雲。劉舍人貢父詩云。不負興公遂初賦。更傳中散絕交書。然少述初不以爲意也。及荆公再罷相。歸過高沙。少述適在焉。亟往造之。少述出見。惟相勞苦。及弔元澤之喪。兩公皆自忘其窮達。遂留荆公。置酒共飲。劇談經學。抵暮乃散。荆公曰。退卽解舟。無由再見。少述曰。如此更不去奉謝矣。然惘惘各有惜別之色。人然後知兩公之未易測也。

文選

國初尙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曆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爲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建炎以來。尙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

秦丞相

秦丞相晚年權尤重。常有數卒。皂衣持梃。立府門外。行路過者。稍顧視警效。皆呵止之。嘗病告一二日。執政獨對。既不敢它語。惟盛推秦公勳業而已。明日入堂。忽問曰。聞昨日奏事甚久。執政惶恐曰。某惟誦太師先生勳德。曠世所無。語終卽退。實無它言。秦公嘻笑曰。甚荷。蓋已嗾言事官上章。執政甫歸。閣子彈章副本已至矣。其忤刻如此。

李順

蜀父老言王小幡之亂。自言我土鍋村民也。豈能霸一方。有李順者。孟大王之遺孤。初蜀亡。有晨興過摩

訶池上者見錦箱錦衾覆一襁褓嬰兒有片紙在其中書曰國中義士爲我養之人知其出於宮中因收養焉順是也故蜀人惑而從之未幾小幡戰死衆推順爲主下令復姓孟及王師薄城城且破矣順忽飯城中僧數千人以祈福又度其童子亦數千人皆就府治削髮僧衣晡後分東西兩門出出盡順亦不知所在蓋自髡而遁矣明日王師入城捕得一髻士狀頗類順遂誅之而實非也有帶御器械張舜卿者因奏事密言臣聞順已逸去所獻首蓋非也太宗以爲害諸將之功叱出將斬之已而貸之亦坐免官及真廟天禧初順竟獲於嶺南初欲誅之於市且令百官賀呂文靖爲知雜御史以爲不可但卽獄中殺之人始知舜卿所奏非妄也蜀人又謂順逃至荆渚入一僧寺有僧熟視曰汝有異相當爲百日偏霸之主何自在此汝宜急去今年不死尙有數十年壽亦可怪也又云方順之作有術士拆順名曰是一百八日有西川耳安能久也如期而敗

楊戩

中貴楊戩於堂後作一大池環以廊廡扇鑄周密每浴時設浴具及澡豆之屬於池上乃盡屏人躍入池中游泳率移時而出人莫得窺然但謂其性喜浴于池耳一日戩獨寢堂中有盜入其室忽見牀上乃一蝦蟆已復變爲人乃戩也起坐握劍問曰汝爲何人盜以實對戩擲一銀香毬與之曰念汝迫貧以此賜汝勿爲人言所見也盜不敢受拜而後出後以它事繫開封獄自道如此

李方叔

東坡素知李鷹方叔方叔赴省試東坡知舉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數十字且語黃魯直曰是必吾李鷹也

及拆號則章持致平而薦乃見黜。故東坡山谷皆有詩在集中。初薦試罷歸語人曰：蘇公知舉吾之文必不在三名後。及後黜薦有乳母年七十大哭曰：吾兒遇蘇內翰知舉不及第。它日尙奚望。遂閉門睡。至夕不出發。壁視之自縊死矣。薦果終身不第以死。亦可哀也。

明教

閩中有習左道者謂之明教。亦有明教經甚多刻板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銜。贅其後。燒必乳香。食必紅葷。故二物皆翔貴。至有士人宗子輩。衆中自言今日赴明教齋。予嘗詰之。此魔也。奈何與之遊。則對曰不然。男女無別者爲魔。男女不親授者爲明教。明教遇婦人所作食則不食。然嘗得所謂明教經觀之。誕謾無可取。真俚俗習妖妄者所爲耳。又或指名族士大夫家曰：此亦明教也。不知信否。偶讀徐常侍稽神錄云。有善魔法者名曰明教。則明教亦久矣。

馬從一

紹聖元符之間。有馬從一者。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漕一見怒甚。卽叱之曰：聞汝不職。本欲按汝。何以不亟去。尙敢來見我耶。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哀求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爲溫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爲笑。

雲麓漫鈔

朱勗

趙彥衛

朱勛之父朱冲者。吳中常賣人。方言以微細物博易於鄉市中。自唱曰常賣。一日至虎邱。主僧聽其聲。甚驚。出觀之。但見憩於廡下。延之設茶。語以它日必貴。自是主僧頗周給之。其子勛。有幹材。蔡太師憩平江。冲攜以見蔡。因得出入門下。被使令。再入相。京屬童貫以軍功補官。遂取吳中水窠以進。并以工巧之物輸上方。就平江爲應奉局。百工技藝皆役之。間以金珠爲器。分遣後宮。宮人皆德之。譽言日聞。遂取太湖巧石。大者尋丈。皆運至闕下。又令發運司津置。謂之花石綱。勛與其子汝賢。得以自恣。每還吳中。輒稱降御香。張錦帆。郡縣官鼓吹以迎之。勛所衣錦袍。云徽宗嘗以手撫之。繡御手於袍上。宣和乙巳秋。降香過泗州。官吏迎見。汝賢傳指揮到城中相見。及至亭通名。又云承宣歇息。久之再通。曰睡着矣。是冬金人入寇。勛父子以小舟東下。不敢見人人。亦不往見。旬日間。京師權貴與內侍來者頗多。往往衣皂衫行於市。又數日。云上皇已在發運衙。人初不信。但見坐船一泊於河步。緋幕張於船前。問之果然。又數日。軍馬方至。街上皂衣人益多。所聞貴倖皆在焉。童貫亦坐帳中。續又聞高球於南山把隘。徽宗幸發運衙城上亭觀漁。又旬日。始移幸浙中。都人下者愈衆。方知虜已逼城。南京遣兵來侍衛。虜退師。以上皇還京師。往來皆親至泗州塔下燒香。施僧伽鉢。孟袞袞至。親著於僧伽之身。初普照寺。太半爲神霄宮。至是御筆畫圖。以半還之。寺僧皆歡喜鼓舞。上皇初至。已將寺之緊要屋退還。及回所還益多。道流盡折去窗戶之屬。及再還。併所拆悉取去。道流褫氣矣。靖康初。勛等始被行遣。籍入其家云。

石林燕語

高辛廟

葉夢得

太祖皇帝微時。常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杯筴。因取以占己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爲聖筴。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爲天子乎。一擲而得聖筴。天命豈不素定矣哉。晏元獻爲留守。題廟中詩。所謂庚庚大橫兆。警效如有聞。蓋記是也。

盧多遜

盧相多遜。素與趙韓王不協。韓王爲樞密使。盧爲翰林學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從古未有。韓王從旁稱贊。盧曰。此僞蜀時號也。帝大驚。遽令檢史視之。果然。遂怒。以筆抹韓王面。言曰。汝爭得如他多遜。韓王經宿不敢洗面。翌日奉對。帝方命洗去。自此隙益深。以及於禍。多遜朱崖謝表末云。班超生入玉門。非敢望也。子牟心存魏闕。何日忘之。天下聞而哀焉。

王晉公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告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祐爲代。且委以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命汝。面授旨。徑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妄。數月無所聞。驛召面問。因力爲辯。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祐知襄州。彥卿竟亦無他。祐後創居第於曹門外。手植三槐於庭。曰。吾雖不爲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爲太保。歐陽文忠作王魏公神道碑。略載此語。而國史本傳不書。余嘗親聞其家子弟言之。

王審琦

王審琦微時。與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尤爲親近。性不能飲。太祖每燕近臣。常盡歡。而審琦但持空杯。太

祖意不滿。一日酒酣。舉杯祝曰。審琦布衣之舊。方共享富貴。酒者天之美祿。可惜不令飲之。祝畢。顧審琦曰。天必賜汝酒量。可試飲。審琦受詔。不得已飲。趣連數大杯。無苦。自是每侍燕。輒能與衆同飲。退還私第。則如初。

蘇子瞻

蘇子瞻自在場屋。筆力豪騁。不能屈折。於作賦省試時。歐陽文忠公銳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識。梅聖俞作考官。得其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爲似孟子。然中引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事不見所據。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賦。則已爲他考官所落矣。卽擢第二。及放榜。聖俞終以前所引爲疑。遂以問之子瞻。徐曰。想當然耳。何必須要有出處。聖俞大駭。然人已無不服其雄俊。

李晏二公擇壻

王沂公初就殿試時。固已有盛名。李文靖公沆爲相。適求壻。語其夫人曰。吾得壻矣。乃舉公姓名曰。此人今次不第。後亦當爲公輔。是時呂文穆公家亦求姻於沂公。公聞文靖言曰。李公知我。遂從李氏。唱名果爲第一。晏元獻公嘗屬范文正公擇壻。久之。文正言有二人。其一富高一張。爲善公曰。二人孰優。曰。富君器業尤遠大。遂納富。卽富公也。時猶未改名。以宰相得宰相。衣冠以爲盛事。爲善亦安道舊名。

李孝壽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爲僕所陵。忿甚。亟縛之。作狀欲送府。會爲同舍勸解。久之。氣亦平。因釋去。自取其狀。戲學孝壽押字判曰。不勘案。決臀杖二十。其僕怨之。翌日。卽竊狀走府曰。秀才自學知府判狀。私決

人。孝壽卽令追之。既至。具陳所以。孝壽翻然謂僕曰。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真不用勘案。命吏就讀其狀。如數決之。是歲舉子會省試於都下數千人。凡僕聞之。皆畏戢。無敢肆者。當時亦稱其敏。

丁晉公

真宗幸澶淵。丁晉公以鄆齊濮安撫使知鄆州。虜旣入塞。河北居民驚奔渡河。欲避於京東者。日數千人。舟人邀阻不得濟。丁聞之。亟取獄中死囚數人。以爲舟人。悉斬於河上。於是曉夕並渡。不三日皆盡。旣渡。復擇民之少壯者。分畫地分。各使執旗幟。鳴金鼓於河上。夜則傳更點。申號令。連數百里。虜人莫測。訖師退。境內晏然。

劉伯壽

劉祕監。凡字伯壽。磊落有氣節。善飲酒。洞曉音律。知保州。方春。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外有卒謀爲變者。凡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盡戴。益酒行。密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凡遂極飲。達旦。人皆服之。號戴花。劉使。凡本進士。元豐間。換文資。以中大夫致仕。居洛中。率騎牛。挾女奴五七輩。載酒持被囊。往來嵩少間。初不爲定所。遇得意處。卽解囊藉地。傾壺引滿。旋度新聲。自爲辭。使女奴共歌之。醉則就臥不去。雖暴露不顧也。嘗召至京師。議大樂。旦以朝服趨局。暮則易布裘。徒步市廛間。或娼優所集處。率以爲常。神宗亦不之責。其自度曲。有戴花正音集。行於世。人少有得其聲者。

夏文莊公

前輩多知人。或云亦各有術。但不言爾。夏文莊公知蘄州。龐莊敏公爲司法。嘗得時疾在告。方數日。忽吏

報莊敏死矣。文莊大駭曰：此人當爲宰相，安得便死？吏言其家已發哀。文莊曰：不然，卽自往見，取燭視其面，曰：未合死。召醫語之曰：此陽證傷寒，汝等不善治，誤爾。亟取承氣湯灌之。有頃，莊敏果蘇。自此遂無恙。世多傳以爲異。張康節公昇、田樞密況出處雖不同，其微時皆文莊所薦也。

王正仲

王右丞正仲口吃，遇奏對則如流。歐陽文忠近視，常時讀書甚艱，惟使人讀而聽之。在政府數年，每進文字，亦如常人不異。貴人真自有相也。余爲郎官時，嘗遇視朔過殿，有御史爲巡使者，法當獨立於殿庭之南北向，以察百官失儀。其人久在學校，素矜慎，上御殿始引就位，輒無故仆地。旣掖而起，又仆如是者三。上遙望以爲疾作，亟命衛士數人扶出，逮至殿門，步行如常，問之曰：自不能曉，但覺足弱耳。其人官後亦不顯，亦其相然也。

蔡魯公兄弟

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家居遇賓客少間，則必至子弟學舍，與其門客從容燕笑。蔡元度稟氣弱，畏見賓客，每不得已，一再見，則以啜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兄一日無客則病，某一日接客則病。

米芾

米芾談話好奇，在真州嘗謁蔡太保，攸於舟中，攸出所藏右軍王略帖示之，芾驚歎，求以他畫換易，攸意以爲難。芾曰：公若不見從，某不復生。卽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墜，攸遽與之，知無爲軍。初入州廡，見立石頗奇，喜曰：此足以當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亦傳以爲

笑。

薛仁謙

薛文惠公居正父仁謙。世居今京昭德坊。後唐莊宗入汴。仁謙出避。其第爲唐六宅使李賓所據。賓家多貲。嘗藏金珠價數十萬第中。會以罪謫。不及取。仁謙後復歸。欲入居。或告以所藏者。仁謙曰。吾敢盜人之所有乎。盡召賓近屬。使發取。然後入。文惠爲相時。正居此宅。宜有是也。仁謙仕周。亦爲太子賓客。致仕云。

避暑錄話

葉夢得

平山堂

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爲淮南第一。堂據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隱隱若可見。公每暑時。輒凌晨攜客往遊。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十餘朵。以畫盆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卽遣妓取一花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余紹聖初始登第。嘗以六七月之間。館於此堂者幾月。是歲大暑。環堂左右。老木參天。後有竹千餘竿。大如椽。不復見日色。蘇子瞻詩。所謂稚節可專車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餘。及見公。猶能道公時事甚詳。邇來幾四十年。念之猶在目。今余小池植蓮。雖不多。來歲花開。當與山中一二客。修此故事。

歐陽氏子孫奉佛

歐陽氏子孫。奉釋氏尤嚴於它士大夫家。余在汝陰。嘗訪公之子業於其家。入門聞歌。唄鐘磬聲。自堂而發。業移時出。手猶持數珠。諷佛名。具謝。今日適齋日。與家人共爲佛事。方畢。問之。云。公無恙時。薛夫人已

自爾公不禁也。及公薨，遂率其家無良賤悉行之。汝陰有老書生，猶及從公游，爲子言公晚聞富韓公得道於淨慈本老，執禮甚恭，以爲富公非苟下人者，因心動。時與法師往薦福寺，所謂顯華嚴者，本之高第，公稍從問其說，顯使觀華嚴，讀未終而薨，則知韓退之與大顛事，真不誣。公雖爲世教立言，要之其不可奪處，不惟少貶於老氏，雖佛亦不得不心與也。

蘇子瞻

蘇子瞻元豐間赴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惟菜與肉，有不測，則徹二物而送以魚，使伺外間以爲候，邁謹守，躡月忽糧盡，出謀於陳留，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得魚鮓，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駭，知不免，將以祈哀於上，而無以自達，乃作二詩寄子由，祝獄吏致之，蓋意獄吏不敢隱，則必以聞已而果然。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益欲從寬釋，凡爲深文者皆拒之，二詩不載集中，今附於此。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眞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他日神游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家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碧雲駝

士大夫作小說雜記所聞見，本以爲遊戲，而或者暴人之短，以爲喜怒，此何理哉。世傳碧雲駝一卷，爲梅聖俞作，皆歷詆慶曆以來公卿隱過，雖范文正亦不免議者，遂謂聖俞游諸公間，官竟不達，懟而爲此以報之。君子成人之美，正使萬有一不至，猶當爲賢者諱，況未必有寔。聖俞賢者，豈至是哉。後聞之，乃襄陽

魏泰所爲。嫁之聖俞也。此豈特累諸公。又將以誣聖俞。歐文忠歸田錄。自言以唐李肇爲法。而少異者。不記人之過惡。君子之用心。當如此也。

何文縝

國朝狀元爲宰相。自呂文穆公蒙正後。五十年間。相繼得者三人。王沂公。李文定。宋元獻。元獻後百餘年間。未有繼者。至靖康元年。何丞相文縝始爲之。梓州臨潼。當兩蜀之衝。有廟極靈。凡蜀之舉子。入貢京師者。必禱於祠下。以問得失。無一不驗。文縝嘗語余。頃欲謁而忘之。翌日行十餘里。始悟。亟下馬還望。默禱而拜。是夕夢入廟。神在簾中。以誥投簾外。授文縝發視之。略如今之誥。亦有詞。文縝猶能成誦。略記有云。朕臨軒策士。云云。得十人者。今汝褒然爲舉首。云云。具結銜具所授官。文縝覺而思曰。今廷試無慮五百人。而言十人。殆以是戲我耶。既唱名。果爲魁。而第二甲傅崧卿。以南省魁升附前甲末。始悟十人謂第一甲也。其所授官。與誥略同。文縝又言嘗詢他日。歷歷具告。而不肯言。然爲相不久。遂委身沙漠。亦嘗預知之否耶。

晏元獻

晏元獻公。雖早富貴。而奉養極約。惟喜賓客。未嘗一日不燕飲。而盤饌皆不預辦。客至旋營之。頃有蘇丞相子容。嘗在公幕府。見每有嘉客。必留。但人設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實蔬茹漸至。亦必以歌樂相佐。談笑雜出。數行之後。案上已燦然矣。稍闌。卽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徧。吾當呈藝。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率以爲常。前輩風流。未之有比。

張安道

張安道與歐文忠素不相能。慶曆初，杜祁公、韓富、范四人在朝，欲有所爲，文忠爲諫官，協佐之，而前日呂申公所用人，多不然。於是諸人皆以朋黨罷去，而安道繼爲中丞，頗彈擊以前事。二人遂交怨，蓋趣操各有主也。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爲翰林，蘇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爲重？其歐陽永叔乎？不以其隙爲嫌也。乃爲作書辦裝，使人送之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安道薦之非其類。大喜曰：後來文章當在此。卽極力推譽，天下於是高此兩人。子瞻兄弟後出入四十餘年，雖物議於二人各不同，而亦未嘗敢有纖毫輕重於其間也。

張杜二公

張文孝公觀，一生未嘗作草字。杜祁公，一生未嘗作真字。文孝嘗自作詩云：觀心如止水，爲行見真書。可見其志也。祁公多爲監司及帥，在外，公家文移書判，皆作草字。人初不能辯，不敢白，必求能草書者問焉。久之，乃稍盡解。世言書札多如其爲人。二公皆號重德，而不同如此。或者疑之，余謂文孝謹於治身，秋毫不敢越繩墨，自應不解作草字。祁公雖剛方清簡，而洞曉世故，所至政事號神明，迎刃而解，則疏通變化，意之所向，發於書者，宜亦似之也。

李公武

李公武，尙太宗獻穆公主。初名犯神宗嫌名，加賜上字遵，好學。從楊大年作詩，以師禮事之。死爲制服。士大夫以此推重。私第爲間燕會賢二堂，一時名公卿皆從之游。卒諡和文。外戚未有得文諡者，人不以爲

過。其後李用和之子瑋復尙眞宗福康公主。故世目公武爲老李駙馬。所居爲諸主第一。其東得隙地百餘畝。悉疏爲池。力求異石名木。參列左右。號靜淵莊。俗言李家東莊者也。宣和間。木皆合抱。都城所無有。其家以歸有司。改爲攝芳園。後寧德皇后徙居。號寧德坊。

柴宗慶

李公武旣以文詞見稱諸公間。楊大年嘗爲序其詩。爲間燕集二十卷。柴宗慶亦尙太宗魯國公主。貪鄙纒暴。聞公武有集。亦自爲詩。招致舉子無成者。相與酌唱。舉子利其餘食。爭言可與公武並馳。眞宗東封。亦嘗獻詩。強大年使爲之序。大年不得已爲之。遂亦自名其詩爲平陽登庸二集。鏤板以遣人。傳者皆以爲笑。

呂文穆公

呂文穆公父龜圖。與其母不相能。併文穆逐出之。羈旅於外。衣食殆不給。龍門山利涉院僧識其爲貴人。延致寺中。爲鑿山巖爲龕居之。文穆處其間九年。乃出從秋試。一舉爲廷試第一。是時太宗初與趙韓王議。欲廣致天下士。以興文治。而志在幽燕。試訓練將賦。文穆辭旣雄麗。唱名復見容貌偉然。帝曰。吾得人矣。自是七年。爲參知政事。十二年而相。其後諸子卽石龕爲祠堂。名曰肄業。富韓公爲作記云。

蘇子瞻

子瞻在黃州。病赤眼。踰月不愈。或疑有他疾。過客遂傳以爲死矣。有語范景仁於許昌者。景仁絕不眞疑。卽舉袂大慟。召子弟語。當遣人調其家。子弟徐言。此傳聞未審當實否。若果其安否得實。弔之未晚。乃走

僕以往。子瞻譁然大笑。故後量移汝州謝表。有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未幾復與數客飲江上。夜歸。江面際天。風露浩然。有當其意。乃作歌辭。可謂夜闌風靜後。□□穀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者。與客大歌數過而散。翌日。喧傳子瞻夜作此辭。掛冠服江邊。擊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驚且懼。以爲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鼾如雷。猶未興也。然此語卒傳至京師。雖裕陵亦聞而疑之。

樂君

樂君。達州人。生巴峽間。不甚與中州士人相接。狀極質野。而博學純至。先君少師特愛重之。故遣吾聽讀。今吾尙略能記六經。皆樂君口授也。家貧甚。不自經理。有一妻二兒。一跛婢。聚徒城西草廬三間。以其二處諸生。而妻子居其一。樂易坦率。多嬉笑。未嘗見其怒。一日過午未飯。妻使跛婢告米竭。樂君曰。少忍。會當有餉者。妻不勝忿。忽自屏間躍出。取按上簡擊其首。樂君袒而走。仆於舍下。羣兒環笑掖起之。已而先君適送米三斗。樂君徐告其妻曰。果不欺汝。饑甚。幸速炊。俯仰如昨日。幾五十年矣。每旦起。外授羣兒。經口誦數百過。不倦。少間必曳履慢聲。抑揚吟諷。不絕。躡其後聽之。則延篤之書也。羣兒或竊效。靳悔之。亦不怒。喜作詩。有數百篇。先君時爲司理。猶記其相贈一聯云。末路清談得陶令。他時陰德頌于公。又寄故人云。夜半夢回孤月滿。雨餘目斷太虛寬。先君數稱賞之。今老書生未有其比也。

東林

東林去吾山東南五十餘里。沈氏世爲著姓。元豐間有名某者。字東老。家頗藏書。喜賓客。東林當錢塘往來之衝。故士大夫與游客勝士。聞其好事。必過之。沈亦應接不倦。嘗有布裘青巾。稱回山人。風神超邁。與

之飲終日不醉。薄暮取食餘石榴皮書詩一絕壁間。曰：西隣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卽長揖出門，越石橋而去。追躡之，已不見。意其爲呂洞賓也。當時名士多和其詩，傳於世。蘇子瞻爲杭州通判，亦和用韓退之毛穎傳事云。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雖以紀實，意亦有在也。

崔唐臣

崔唐臣，閩人也。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相好。二公先登第，唐臣遂罷舉，久不相聞。嘉祐中，二公在館下，一日忽見艤舟汴岸，坐於船窗者，唐臣也。亟就見之，邀與歸，不可問其別事。曰：初倒篋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往來江湖間，意所欲往，則從之，初不爲定止。以其半居貨，間取其贏以自給，粗足卽已，不求有餘。差愈於應舉覓官時也。二公相顧太息而去。翌日自局中還，唐臣有留刺，乃攜酒具再往謁之。則舟已不知所在矣。歸視其刺之末，有細字小詩一絕云：集賢仙客問生涯，買得魚舟度歲華。案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訖不復再見。頃見王仲弓說此。

趙康靖公

趙康靖公，初名禮，直史館黃宗旦名知人。一見公曰：君他日當以篤厚君子稱於世。因使改名約己，而忽夢有持文書示之，若公牒者，大書趙槩二字。初弗悟，旣又夢有遺之書者，題云秘書丞通判汝州趙槩，始疑其或喻己，乃改後名。後六年登科，果以秘書丞通判海州。但汝字不同爾，議者或謂汝字篆文與海字相近，公夢中或不能詳也。旣稍顯，又夢與王文安公同入一佛寺，文安題壁云：刑部郎中知制誥趙槩，後

十年亦以此官入掖垣遂爲學士禮部王文安公爲三司使同會偶爲書題名記云自刑部郎中知制誥召入兩人相顧大笑此尤可怪故康靖平生尤信夢晚作見聞記其一篇書當時諸公間夢事甚詳

清波雜志

周輝

裨將風鑑

高宗初被命渡河隨軍一裨將某善人倫密語同列曰大王神觀甚佳此行必成大事舍人觀察亦保終吉但資政氣貌甚惡禍只在旦夕資政謂王雲也時以資政學士輔行行至磁州果被害於應王廟中書舍人耿延禧觀察使高世作時皆參謀議於幕府

普安寺

五代時有僧某卓菴道邊藝蔬乞錢一日晝寢夢一金色黃龍食所藝蒿苳數畦僧寤驚且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所取蒿苳食之僧視其狀貌凜然遂攝衣延之餽食甚恭頃刻告去僧囑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爲老僧只於此地建一大寺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卽位求其僧尙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爲道者院則壽聖皇帝王封之名已兆於此

王黼

王黼一日在相國寺行香見蔡京以太師魯國公揭榜序立其下深有羨慕之色親厚者乘間叩之黼曰無他不謂元長有許大官職其人因言太宰若能承當一大事元長官職不難致黼識其意乃身任伐燕之責後亦致位太傅楚國公且許服紫花袍增益驕導并張青羅蓋塗金從物略與親王等寵遇埒於京

及夫事變。適開封尹聶山。有宿怨。遣武吏追躡。戕於雍邱村民家。取其首以獻。以遇盜聞。議者惜不與童貫輩明正典刑。顧乃回枉如此。同時蔡攸。脩亦賜死。脩聞命曰。誤國如此。死有餘辜。又何憾焉。乃飲藥。而攸猶豫不能決。左右授以繩。攸乃自縊而死。或以靖康刑戮爲疑。識者云。祖宗特不誅大臣。爾若首禍賊黨。罪惡顯著。在天之靈。當亦不赦也。

韓魏公

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攜匕首至臥內者。乃夏人所遣也。公語之。汝取我首去。其人曰。不忍得諫議金帶足矣。明日公不治此事。俄有守陴者。以元帶來納留之。或曰。初不治此事。爲得體。卒受其帶。則墮姦人計中矣。公嘆非所及。元豐間。亦有守邊者。一夕失城門鎖。亦不究治。但亟令易而大之。繼有得元鎖來歸者。乃曰。初不失也。使持往合關鍵。蹉跌不相入。較以納帶。似得之。豈大賢千慮。未免一失乎。延安刺客。乃張元所遣。元本華陰布衣。使氣自負。嘗再以詩干魏公。公不納。遂投西夏而用事。迨王師失律於好水川。元題詩於界上寺云。夏竦何曾聳。韓琦未是奇。滿川龍虎鬬。猶自說兵機。其不遜如此。熊子復著九朝通略。於康定元年。書華州進士張源。逃入元昊界。詔賜其家錢米。以反間之。却用此源字。

蔡京

徽宗召天下道術之士。海陵徐神翁亦至。神翁好寫字。與人多驗。蔡京得東明二字。皆謂東明乃向日之方。可卜富貴。未艾。後京貶死潭州城南五里外東明寺。比之六賊。獨免誅戮。或謂以其當軸時。建居養安濟漏澤。貧有養病。有醫死有葬。陰德及物所致。其然乎。當是時。有司觀望。奉行失當。於居養安濟。皆給衣

被器用。專雇乳母及女使之類。資給過厚。常平所入。殆不能支。致侵擾行戶。宣和初。復詔裁立中制。未幾。遂廢京之卒。適潭守乃其仇。數日不得殮。隨行使臣輩。藁葬於漏澤園。人謂得其報。此說止見於靖康禍胎記。宣和間京師染色。有名太師青者。迨京之殮。無棺木。乃以青布條裹屍。茲其識也。

林靈素

宣和崇尚道教。黃冠出入禁闈。號金門羽客。氣餒赫然。林靈素爲之宗主。道官自金壇郎至太虛大夫。班秩與庭臣同。靈素初除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視中大夫。後馴擢至大中大夫。冲和殿侍晨。視兩府。道官同文官。編入雜壓。仍每遇郊恩。封贈父母。一日盛暑亭午。上在水殿。熱甚。詔靈素作法祈雨。久之。奏云。四瀆上帝皆命封閉。唯黃河一路可通。但不能及外。詔亟致之。俄震雷大淫。淫皆濁流。俄頃卽止。中使自外入。言內門外赫日自若。徽宗益神之。宣和末。死於溫州。未死間。先自籍平日錫賚物。寄之郡帑。且爲治命。殮以容身之棺。棺中止。寘所賜萬歲藤拄杖。封窆甚固。建炎初。唯下溫州籍其貲而已。後數年。有內侍洗手劉太尉之姪。避地至長沙。於酒肆見一馳裘丈夫。負壁而坐。熟視。乃靈素也。劉叩先生何爲至此。靈素曰。吾亡命爾。向不早爲此。身首異處矣。條失所在。靈素狡獪。幸震一時。及勢衰事變。復以譎詐遁去。異哉。後葬永嘉黃土山。先命見石龜。方下棺。開穴深數丈。果得之。

陳東

陳東。字少暘。大學生。所上封事。主李伯紀丞相。力詆汪黃。建炎元年。死於應天府。被逮之際。作遺書寄其家。區處後事甚悉。死生之變亦大矣。神識如不亂。其帖今在其外孫括蒼潘景夔家。頃年許右丞翰。爲作

哀辭。具著本末。少暘初不識李丞相。李念伯仁因我而死。祀之家。同時上書被行遣者。歐陽徹。撫州人。高宗臨朝。嘗曰。朕卽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雖已各贈承事郎。與有報功迪身郎一名。猶未足稱朕悔往之意。可各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更與恩澤二名。撥賜官田十頃。建炎三年。又思張懋之遺直。陳東忠諫而死。二人皆葬鎮江府界。可令本郡致祭。嗚呼。哀卹之典至矣。少暘死之後。其家但仰給賜田。徹字德明。靖康初。虜犯闕。請質二子二女。而使穹廬御親王以歸。不報。死時年三十三。又有進士徐暉。乞借官入虜。奉親王歸。詔假暉通直郎。往使。亦卒無聞。

李琦

東坡在黃岡。每用官奴侑觴。羣姬持紙乞歌詞。不違其意而予之。有李琦者。獨未蒙賜。一日有請。坡乘醉書東坡五載黃州住何事。無言贈李琦。後句未續。移時。乃以卻似城南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足之。獎飾乃出諸人右。其人自此聲價增重。殆類子美詩中黃四娘。

孫勉

熙寧中。侍禁孫勉。監澶州堤。見一鼃。自橫河順流而下。射殺之。繼而暴卒而入冥。爲鼃訴當償命。殿上主者。乃韓魏公。勉實故吏。乃再三求哀。公教乞檢房簿。既至陰府。如所教。以尙有壽十五年。遂放還。韓魏公別錄所書。其略如此。魏公家傳。則云。右侍禁孫勉。監元城掃掃多墊陷。費工料。勉詢知有巨鼃穴。其下乃伺出射殺之。數日。勉方晝臥。爲吏追去。有鼃訴。當往證之。既至一宮闕。守衛甚嚴。吏云。紫府真人宮也。勉仰視真人。乃韓魏公。亟俯伏訴。公微勞之。曰。汝當往陰府證事乎。勉述殺鼃事。公取黃誥示之。謂曰。鼃不

與人同。被害汝掃殺之。汝職也。遣之使去。出門遂寤。事既播揚。神皇謂輔臣曰。聞說韓琦爲眞人事否。皆曰。未之聞也。上具道所以。咨嗟久之。二說不同。當以家傳爲正。又一說。政和間。方士王志老語公之子吏部侍郎粹彥曰。紫府眞人。乃陰官之貴。未爲天仙。又云。公亦嘗爲十華眞人下侍者。粹彥曰。然。

陶穀

陶尙書穀。奉使江南。恃才凌忽。議論間殆應接不暇。有善謀者。選籍中豔麗。詐爲驛卒婦女。布裙荆釵。日擁簪於庭。穀一見喜之。而與之狎。贈以長短句。一日。國主開宴。立妓於前。歌所贈郵亭一夜眠之詞。穀大慙沮。滿引致醉。頓失前日簡倨之容。歸朝坐此抵罪。文潞公帥成都。有飛語至朝廷。遣御史何郟。因謁告俾伺察之。潞公亦爲之動。徧詢幕客。孰與御史密者。得張僉字少愚者。使迎於漢州。且攜營妓名王宮花者。往僞作家姬。舞以佐酒。御史醉中取其領巾題詩云。按撤梁州更六么。西臺御史惜妖嬈。從今改作王宮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至成都。此妓出迎。遂不復措手而歸。二事切相類。一說王宮花一名陽臺柳。詩首句云。蜀國佳人號細腰。何字聖從。亦蜀人也。

曾魯公

紹興初。先人爲丹徒簿。曾魯公丞相時。簿領金壇。爲僚。意好甚篤。後曾待浙西帥幹闕。權嘉禾新墜稅。復相邂逅。一日。語先人連夕夢有俾更名云。名更方貴。曾元名偶有所避。改後名。蓋三十年前。已形於夢兆矣。自此參大政。再登宰席。一時寮舊無在者。深有推轂意。而先人故倦遊。但欲廟令以俟老。平生往返書尺。束如牛腰。散失殆盡。獨餘許祠祿一帖。曾素善飲。每醉則命徹俎拭案。語客曰。請卓子喫一服。感應丸。

復各舉一大白方散。輝幼卽接待，風味高勝。晉宋間人也。

張懷素

張懷素，舒州人。自號落魄野人。崇寧元年入京師，至大觀元年事敗，牽引士類，一時以輕重定罪者甚衆。呂吉甫、蔡元度亦因是降責。蔡嘗語陳瑩中：懷素道術通神，雖蜚禽走獸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彼嘗諫以爲太早。漢楚成臯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幾歲，殆非世間人也。自古方士怪誕固多有之，未有如此大言者。士大夫何信之篤，惑之深耶？後又有婦人虞號仙姑，年八十餘，有少女色，能行大洞法。徽宗一日詔虞詣蔡京，京飯之，虞見一大貓，拊其背語京曰：識此否？乃章惇也。京卽詆怪而無理。翌日京對上曰：已見虞姑邪？貓兒事極可駭。熙寧實錄亦載賜蔡州尼惠普號廣慈昭覺大師，惠普有妖術，朝士多問以禍福，富鄭公亦惑其說。

墨客揮犀

彭乘

寇忠愍

寇忠愍初登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時唐郎中謂方爲郡，夕夢有人告云：宰相至，唐思之不聞朝。廷有宰相出鎮者，晨興視事，而疆吏報寇廷評入界，唐公驚喜，出郡迎勞，見其風神秀偉，便以左輔待之。且出諸子羅拜，唐新飾勒韉，置廳之左。寇旣歸船，其子極白其父曰：適者寇屢目此，宜卽送之。寇果詢牙校，何人知吾欲此？對以十四秀才，旣而力爲延譽，極於孫漢榜中第，由是成名。

柳連秀才

湖南之俗。好事妖神。殺人以祭之。凡得儒生爲上祀。僧爲次。餘人爲下。有儒生行柳連道中。日將暮。遇耕者。問秀才欲何往。生告之故。耕者曰。前有猛獸爲暴。不宜夜行。此村下有民居。可以託宿。生信之。趨而前。始入一荒逕。詰屈行者甚少。忽見高門大第。主人出見客。甚喜。延入一室。供帳赫然。肴饌豐美。既夕。有婦人出。問生所關。其色甚妍。生戲一言挑之。欣然而就。生由是留連數日。婦人亦比夜而至。情意款昵。乃私謂生曰。是家將謀殺子以祭鬼。宜早自爲計。我亦良家子。爲其所刼至此。所以遣妾侍君者。欲以綴君留耳。生聞大駭。乃夜穴壁。與婦人同出。比明。行四十里。投近縣。縣遣吏卒捕之。盡得姦狀。前後被殺者數十人。前所見指途耕者。亦其黨也。於是一家盡抵極法。生用賞得官。遂與婦人偕老焉。

柳開

柳如京開。知蔡州。有監兵錢供奉者。亦忠懿之近屬也。乃父方奉朝請。在京師。開乘間來謁。造其書閣。見壁有繪婦人像。甚美。詰以誰氏。監兵對曰。某之女弟也。旣笄矣。柳喜曰。開喪偶已踰期。願取爲繼室。錢曰。俟自家君敢議媼事。柳曰。以開之材學。不辱於錢氏之門。遂強委禽焉。不旬日。遂成禮。錢不之敢拒。走介白其父。遂乞上殿。而訴。柳開刼取臣女。仁宗問曰。識柳開否。不識。謂曰。真奇傑之士也。卿家可謂得嘉婿矣。吾爲卿媒可乎。錢父不敢再言。但拜謝而退。

崔刑部夫人

崔刑部樞夫人。太尉西平王女也。西平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女耳語久之。崔女頷之而去。有頃復至。王問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王擲箸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爲

人婦豈有阿家體不安。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吾有此女。何用作生日爲。遽遣走檐子歸。身亦續至。崔氏家問疾。且拜謝教訓子女。不至嫺族聞之。無不愧赧。故李夫人婦德克備。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粧梳。勳臣之家。特數西平禮法。

杜德

杜德。俗呼爲杜麻胡。送鋪中卒也。附郵筒物至重者。他卒莫當之。德卽荷而去。曾不倦怠。一日醉牽一虎。臥於鋪前。居人大驚。德卽枕而寐。食久方起。解縛縱虎而去。試訶之曰。復歸舊山。不得害人。虎瞑目若聽伏者。乃去。人始以此異之。數日後。典衣召等輩環坐共飲。曰。德性根好道。宿業所牽。未能脫去。乃此拘留。近因引虎。幾泄神妙。吾非久去矣。汝等善勤王事。無生怠忽。各宜保育。翌日。德果死。德惟一身。乃葬路傍。治平年大雨。水泛濫橫流。德墓壞。浮其屍出外。爲耕夫立其屍於路傍。爪髮鬚眉皆不墮。叩之蓬蓬若空。革有識者復葬之。亦是異人也。

續墨客揮犀

彭乘

龔冕仲

鄱陽龔冕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唱名日。其家衆妖競作。牝雞或晨雉。犬或巾幘而行。鼠或白晝羣出。至於器皿服用之物。悉自變易。其常處。家人驚懼。不知所爲。乃召女巫徐姥者。使治之。時尙寒。與姥對爐而坐。有一貓正臥其側。家人指貓與姥曰。吾家百物皆爲異。不爲異者。獨此貓耳。於是貓亦人立拱手而言曰。不敢。姥大駭。馳去。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高第矣。知妖異未必盡爲禍也。

張呆卿

張呆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經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命屬官集鄰里。就井驗。是其夫與非。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夫。收付所司鞫問。果姦人殺夫。婦人與其謀。

異聞總錄

闕名

耿愚

大觀中。京師醫官耿愚。買一侍婢。麗而黠。踰年矣。嘗立於門外。小兒過焉。認以爲母。眷戀不忍去。婢亦拊憐之。兒歸。告其父曰。吾母乃在某家。時其母死。既祥矣。父未以爲信。試往殯所視之。似爲盜所發。不見屍。還家。攜兒謁耿氏之鄰。密訪婢姓氏。真厥妻也。卽佯爲販鬻者。徘徊道上。伺其出而見之。妻呼使前。與敍別意。繼以泣。語人曰。此爲吾夫。小者吾子也。耿聞之。怒。詬責之曰。去年買汝時。汝本無夫。有契約。牙僧可驗。何敢爾。夫訴諸開封。迹所從來。婢昏然不省憶。但云。因行至一橋。迷路。爲牙媪引去。迫於饑餓。故自鬻。牙媪亦言實。遇之於廣備橋。求歸就食。遂鬻以償欠。京尹不暇究始末。命夫以餘直償耿氏。而娶其妻。耿氏不伏。夫又訴於御史臺。整會未竟。復失婦人。訟乃已。不一年。耿愚死。家亦衰替。

饒氏婦

撫州述陂。去城二十里。遍村皆甘林。大姓饒氏居之。家人嘗出游林間。見仆柳中空。函水可鑒。子婦戲窺之。應時得疾。歸家卽癡臥。不復知之。遂有物語於空中。與人酬酢往來。聞人歌聲。輒能和。宛轉抑揚。韻有

餘音律小誤。必嗤笑指摘。論文談詩。率亦中理。相去咫尺。而莫見其形。僕妾有過。則對主人顯言。雖數十里外。田疇出納爲欺。亦卽日舉白。無一諱隱。上下積忿厭苦。毆禳禱。百術備至。終無所益。凡數年。饒氏焚香拜禱曰。荷尊神惠顧。爲日久。人神異路。懼不敢喋慢。以爲神羞。欲立新廟於山間。香火像設。豐潔祇事。願神徙居之。各安其分。不亦善乎。許諾自是寂無影響。饒氏自喜得計。營一廟甚華。卜日迎以祠。越五日。至言謔如初。饒翁責之曰。旣廟食矣。又爲吾祟何也。笑曰。吾豈癡兒耶。如此高堂大屋。捨之而去。乃顧一小廟哉。饒氏愈益沮畏。訖子婦死。鬼始謝去。一家爲之衰替云。

張鬼子

洪州州學正張某。天性刻薄。老而益甚。雖生徒告假。亦靳固不與。學官給五日。則改爲三日。給三日。則改爲二日。他皆稱是。衆憾之。有張鬼子者。以形容似鬼得名。衆使僞作陰府追鬼。以怖張老。鬼子慨然曰。願奉命。然弄假須似真。要得一冥司牒。乃可。衆曰。牒式當如何。曰。曾見人爲之。乃索紙。以白礬細書。而自押字於後。是夜詣州學。學門已扃。鬼子入於隙間。衆駭愕。張老見之。怒曰。畜生何敢然。必諸人使爾夜怖我。笑曰。奉閣王牒追君。張老索牒。讀未竟。鬼子露其中。有兩角橫其首。張老驚號。卽死。鬼子出立於庭。言曰。吾真牛頭獄卒。昨奉命追此老。偶渡水失符。至二十年。懼不敢歸。賴諸秀才力。得以反命。今弄假似真矣。拜謝而逝。陳正敏遜齋閑覽。記李安世在太學。爲同舍生。戲以鬼符致死。與此頗同。然各一事也。

陶子

嘉興令陶豸。有子得疾甚異。形色語笑。非復平日。豸患之。聘謁巫祝。厭勝百方。終莫能治。會天竺辨才法

師元淨適以事至。元淨傳天台教。特善咒水。疾病者飲之輒愈。吳人尊事之。豕素聞其名。卽詣謁。其狀告曰。兒始得疾時。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久之俱去。稍行至水濱。遺詩曰。生爲木卯人。死作幽獨鬼。泉門長夜開。衾幃待君至。自是屢來。且言曰。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盈之夕。車馬來迎。今去妖期逼矣。未知所處。願賜哀憐。淨許諾。杖策從至其家。除地爲壇。設觀音菩薩像。取楊枝露水灑而咒之。三繞壇而去。是夜兒寢安然。明日淨結跏趺坐。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答曰。會稽之東。卞山之陽。是吾之家。古木蒼蒼。又問姓誰氏。答曰。吳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淨曰。汝柳氏乎。輟然而笑。淨曰。汝無始以來。迷已逐物。爲所轉溺於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災害。延及無辜。汝今當知魔魔卽法界。我今爲汝宣說。有楞嚴祕密神咒。汝當諦聽。痛自悔恨。洗既往過愆。返本來清淨覺性。於是號泣不復有云。是夜謂兒曰。辨才之劫。汝父之虔。無以加吾。將去矣。後二日復來曰。久與子遊。情不能遽捨。願一舉觴爲別。因相對引滿。旣罷。作詩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下無緣與子期。今日臨歧一杯酒。共君千里遠相離。遂去不復見。

詹小哥

撫州南門黃柏路。居民詹六詹七。以接鬻縑帛爲生。其季曰小哥。嘗賭博負錢。畏兄箠責。徑竄逸他處。久而不返。母思之益切。而夢寐占卜。皆不祥。眞爲死矣。會中元。孟蘭盆齋前夕。詹氏羅紙錢以待。享薄暮。若有幽歎於外者。母曰。小哥眞亡矣。今來告我。取一紙錢祝曰。果爲我兒。能掣此錢出。則信可驗。當求冥助於汝。少焉陰風肅肅。數入探而出之。母兄失聲哭。亟呼僧誦經拔度。無復望其歸。後數月。忽從外來。伯兄

曰鬼也。取刀將逐之。仲遽抱止曰。未可。稍前諦視。問其死生。弟曰。本懼杖而竄。故詣宜黃受備。未嘗死也。乃知前事爲鬼所詐云。

黃生

臨川畫工黃生。旅遊如廣昌。至秩巴塞。卒長郎巖館之中。夕一婦人出燈下。頗可悅。乘醉挑之。欣然相就。詢其誰家人。曰。主家婦也。自是每夕至。黃或窘索。必竊資給之。留連半年。漸奄奄病悴。巖問之。不肯言。初巖嘗暱娼。妻不勝忿妬。自經死於房。雖葬。猶數爲影響。虛其室。莫敢居。而黃居之。巖意其鬼也。告之。故始以實告。巖向空中唾罵之。徙黃出寓旅舍。是夕復來。黃方謀畏避。婦曰。無用避我。我豈忍害子。子雖遁。我亦來。黃不得已。留與宿。益久。黃慮其害己。馳還鄉。中途憩泊。納涼桑下。婦又至。曰。是賊太無情。相與好合。許時。無一分顧戀意。忍棄我邪。宜速反。黃不敢答。但明心禱天地。默誦經。婦忽長吁曰。此我過也。初不合。迷謬。至逢今日。沒前程。畜生何足慕。我獨不能別擇。偶乎遂去。其怪始絕。

郭銀匠

宋時袁州瀘蕭市之東。有銀匠姓郭。年三十餘。隻身獨處。市西有把賣嫗。常詣郭買賣釵鑽之屬。嫗女年十五六。一夕奔郭曰。願爲君妻。郭駭之。女曰。妾慕君久矣。適得一計脫身。君無疑也。問故。曰。適伴死。母殮我於棺中。妾啟棺而出。復掩之。母將空棺瘞之矣。不復我索也。郭置之密室。不令出入。月餘。母偶瞰郭亡窺其室。見女所斂紅履在焉。推戶取之。呼告鄰里曰。郭某盜開女墳。郭歸。鄰告之。故大駭。女曰。母卒至。亟避之。忘收履焉。我姑避之。君勿慮也。女去。郭遂逃往潭州。早行十數里。女亦追至。同至潭州。久之。囊竭。女

曰。妾善歌宮調。常有賞音。遂開場於平里坊下。歌聲遏雲。觀者如堵。日數百券。豪門爭延致之。日擲與金釵等。年餘。所積累萬。一旦有鬻角道人。身長九尺。撫郭背曰。千萬人觀此鬼傀儡。郭悟。挽之僻處。拜求濟度。道人令祝之東嶽廟。郭詣廟拜。至二更。見急走枷鎖女至東嶽後宮。忽仆地。則一死屍。乃知鬼投女屍也。遂傾資修廟。以贖女罪。厚禮焚殮之。夜夢女感謝泣別而去。

朱家犬

青州老人朱先生。以賣藥自給。每攜一妻一妾一犬。往來贛州及南康縣。土人多識之。紹興丁丑歲四月。南康還至館。贛南黃岡有村民來。稱母病。邀往其家診脈。問其居遠近。曰數里。朱卽從行。已至。則盡奪其資囊。殺三人。埋於林間。犬隨而叫號。俄舍去。民逐之不及。徑還南康縣。舊邸以爪捨地。哀頓不已。邸人怪之。引詣縣。犬伏庭下。如有所訴。縣宰諭之曰。汝主人得非爲姦盜所殺耶。吾當遣弓兵擒捕。犬卽搖尾引衆至埋所。發穴見屍。兵復語之曰。屍雖已見。當引我至賊家。犬又前導。盡獲凶黨。

沈推官

揚州節度推官沈君。居官頗強直。通判饒惠卿。尤知之。惠卿受代歸臨川。一府僚屬。出祖於瓜洲。前一夕。沈聞書窗外人語曰。君明日祿盡馬絕。爲妻子言。愀然不樂。明日將上馬。厥子牽衣止之。沈曰。饒通判相與甚厚。方爲千里別。安得不送策馬徑行。所乘馬蓋借於軍中者。惡甚。始出城。奔而墜。足絰攪間。不可脫。馳四十里。及瓜洲方止。馭吏追及之。則面目俱敗。血肉模糊。不可辨識。昇歸舍。氣息磔磔。經一日而絕。惠卿憐其以己死。贖錢二十萬。郡遣夫力十餘輩。護柩歸。諸人在道相顧。如體冰霜。或時稍息。則頭輒痛。類

有物擊之兩旁行者皆見一綠袍官人坐樞上執挺而左右顧至家乃已後歲餘其妻閻氏白晝見旗幟奄再行空中一人跨白馬蹀躞而下至則沈也相慰拊良久又徧呼諸子誨以讀書耕稼之務曰吾今爲掠剝大夫職業雄盛無憶我翻然而去自是不復來閻氏之客傳其事

吳正國

淳熙四年春鄱陽知縣吳正國夢至冥府若神祠然通引吏兩人左右拱手迎之入正趨揖問遂覺以語館客揭椿年頗惡之揭曰明府爲土神主神祇所宜敬也後旬日方旦聽訟郡守遣吏督春衣錢甚峻吳不暇食升車亟出謁坑冶使者貸錢又詣府覺小不佳急歸車中數拊軾趣行未到邑百步不可支吾命訪一民家遂少憩適當武烈廟前乃扶以入家人奔來視之已伏於胡牀不能語頃刻而絕廟中兩吏正夢所見處也吳洛陽人爲政有惠愛民追思之

太原府龍

太原府二龍威靈甚著廟貌特雄府帥每至必修整焉常化形爲青蛇人目爲大青小青小青極暴猛人不可犯政和間李祐普臣爲帥旣至不肯致謁寮屬共請不對方白晝視事霹靂一聲煙霧冥晦咫尺不可見有小窳桺與袂皆穿開視印已亡矣李莫知所爲搜求浹旬不獲衆以爲無雲而雷必神物所致知必二龍騁怒力請往禱之李不得已詣其廟焚香控懇且謝不敏方拜跪間雷自神帳中出直抵印桺處遂絕卽開桺印在如初李自是不敢慢

韓元英

穎昌韓元英字勤甫。晚仕金國。爲汴洛輦運使。素奉事徽帝甚謹。至降其家。將至時。盛張一室。焚香敬立以候。少頃肅然而來。或與人語音接。後一歲。神不肯臨。或告都廂官辛君曰。韓運使且死。問其故。曰。神棄之矣。不死何爲。韓固與辛善。以告而憂之。急遣一親信僕持香往岱岳祈謝。謂曰。聖帝唯享頭爐香。每將旦啟廟時。廟令謁奠者是也。能隨其後。神必歆答。若遲緩頃刻。則飈馭登山。雖復控請。已不聞。汝當以先一日昏時。賂廟吏入宿。伺曉而禱。不然必誤我事。僕受戒而去。旣入廟。憩於通天鼓架下。久行倦困。不覺睡熟。及覺。正門已開。但見羽儀騎從。赫奕甚盛。初疑以爲廟令歸驕耳。而念常日不如此。旣乃聖帝輿出。徑詣東廂采訪殿。韓君乃荷械行於後。回首顧僕而東。僕知不及事。猶焚香旣畢。歸復命。妄云如所敕。韓責之曰。汝臥於鼓下。我實見汝。安得妄言欺我耶。自是才月餘而卒。辛幼安說。

崔福子

蜀人崔福子。寓居福建。三世仕宦。父仕至守。福子以蔭至承務郎某處幹官。而遊蕩不檢。尤喜賭博。嘉熙年間。父怒逐之。宿里中廟。中夜不寐。聞報曰。梓潼帝君至。廟神出肅。帝君中坐。言語應對皆不可曉。久之。或曰。何有生氣。廟神曰。里人崔某。帝君曰。啞福子欲知前程事。至前下拜。曰。帝君掌人間功名事。某三世仕宦。皆監司郡守。未知其前程所到如何。帝君曰。爾家富貴。皆爾高祖一人所積耳。曾祖以下三世當秉鈞軸。而旣以富貴。率皆驕淫貪暴。故不復顯。今爾亦只可一任已。福子曰。某二子如何。帝君曰。長子可作州次者。可作漕。皆在四十年後。福子喜。廟神曰。君何事至此。福子告以故。神曰。君父雖相逐。君母正相念。君幸急歸。毋貽母憂。福子出廟。回顧則寂然無覩矣。遂歸。其母正號泣秉燭遍索。越三年。福子死。悟神言。

止一任者三年也。至元江南歸附後，長子遇兵，三刀而死。蓋三刀爲州字也。次子溺曹水，蓋曹水乃成漕字也。

李擢

隴西李沈者，其父嘗受朱泚恩，賊平伏法。沈乃逃而得免。旣而逢赦，以家產童僕悉施洛北惠林寺，而過生焉。讀書彈琴，聊以度日。常與處士李擢爲刎頸交。元和十三年秋，擢因謂沈曰：「吾有故將適宋，迴期未卜，兄能泛舟相送乎？」沈聞其去，離思浩然，遂登舟。初約一程，程盡則曰：「兄之情豈盡於此？」及又行，又言有「感覺不能別，直抵睢陽」，其暮擢謝舟人而去。與沈坐汴堤月中，徐曰：「承念誠久，兄識擢何人也？」沈曰：「辯博之士也。」擢曰：「非也。」擢乃冥官，頃爲洛州都督，故在洛多時。陰道公事故不任晝，乃得與兄同遊。今去陰遷陽，託孕於親，已五載矣。所以步步邀兄者，意有所託。」沈曰：「何事？」擢之此身，藝難爲匹，唯慮一捨此身，都醉前業，祈兄與醒之耳。然擢孕五載，寓親腹中，其家以爲不祥，祈神咒佛之法，竭貨而爲。擢尙未往，神固何爲？兄可往其家，朱書產字令吞之。」擢卽生矣。必奉兄絹素，兄得且去。後擢三歲，宜復來視之。且曰：「主人孫久不產者，某以朱字吞之，生兒奇慧，今三載矣。思宿以占之，故復來也。可取兒抱臥，夜久伺掌人閉戶，卽抱於靜處，呼曰：『李擢，記我否？』兒當啼，啼卽掌之。再三問之，擢必微悟，兄宜與擢言洛中居處及遊宴之地，擢當大悟。悟後，此生之業無了遺矣。此時必醒，素以歸。擢乃後榮盛，兄不可復得從容矣。兄聲名籍甚，不久當有大諫之拜，慎勿赴也。赴當非壽。此郡北二十里有胡村村，村前有車門，卽擢親身之居也。言訖泣拜而去。遲明，沈策杖訪之，果有胡氏扣門求憩，掌人翁年八十餘，倚杖延入，旣命坐，似有憂色。沈問之，翁

曰新婦孕五載矣計窮術盡略無少徵沈因曰沈道門留心頗善咒術不產之由見之卽辨遽令左右召新婦來沈診其臂曰男也甚明惠有非常之才故不拘常月耳於是令速具產所帷帳牀榻畢沈執筆若祝香朱書產字令吞之入口而男生焉翁極喜奉絹三十匹沈乃受焉曰此兒不常也三歲當復來爲君相之言訖而去及期再往乃曰前所生子今三歲矣願得之一宿占相之掌人喜而許焉沈夜伺人靜抱之遠處呼曰李擢今識我否兒驚啼沈掌之曰李擢何見我不記耶又掌之兒愈啼掌兒問之者三四兒曰十六兄果能來此耶沈因與言洛中事遂大笑言若平生曰擢一悟矣乃抱之歸宿及明朝告其掌人曰此兒有重祿也乃成家之貴人宜保持之胡氏喜又贈絹五十匹因取別乃憶醒素之言蓋以三才五星隱其成數耳以沈食祿而誅不食而免其命乎足以警貪祿位而不知其命者也

永嘉項家怪

永嘉項家爲邪所據時有一物人形而鬚首出沒其家自呼曰太公項以爲常不爲怪異凡有所求只於廚間呼太公物則隨至項妻有孕思齋饅頭食遂叫太公一聲至二更餘捧一甌蒸饅頭而來蒸氣尙暖越數日人傳七尺渡頭人家設水陸齋失了饅頭一甌後項婦生一子如冬瓜狀無眉目但有口能乳方欲溺之忽聞太空中作聲曰子不可溺權以乳哺當有以謝踰兩月項婦方抱子在牀忽太公寘白金二笏於牀奪抱此子而去後其怪亦絕

馬亮

馬少保公亮少時臨窗燭下閱書忽有大手如扇自窗櫺穿入次夜又至公以筆濡雄黃水大書花押窗

外大呼。速爲我滌去。不然禍及於汝。公不聽而寢。有頃怒甚。求爲滌去。愈急。公不之顧。將曉。哀鳴而手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姑以試公。忍致我極地耶。公獨不見。溫嶠然。犀事乎。公大悟。以水滌去。花押。手方縮去。視之無所見。

王泰

長慶元年。田令公弘正之失律。鎮陽也。進士王泰客焉。聞兵起。乃出城南走。時兵交於野。乃晝伏宵行。入信都五六里。忽有一犬。黃色。隨來。俄而犬顧泰曰。此路絕險。何故夜行。泰默久之。曰。鎮陽之難耳。犬曰。然得逢捷飛。亦郎之福也。許捷飛爲僕。乃可無患。泰私謂夫人行爽於顯明之中者。有人責行爽於幽冥之中者。有鬼誅。今吾行無爽。於吾何誅。神祇尙不懼。況妖犬乎。固可以正制之耳。乃許焉。犬忽化爲人。拜曰。幸得奉事。然捷飛鈍於行。請元從暫爲驢。借捷飛乘之。乃可從行。泰驚不對。乃驅其僕下路。未數步。不覺已爲驢矣。犬乃乘之。泰甚懼。然無計禦之。但仗正心而已。偕行十里。道左有物。身長數尺。頭面倍之。赤目而鬚者。揚眉而笑曰。捷飛安得事人。犬曰。吾已委質於人。乃曰。郎幸弗怖。大頭者抵面而走。又數里。逢大面多眼者。赤光閃閃。呼曰。捷飛安得事人。又對如前。多眼者亦遁去。捷飛喜曰。此二物者。以人爲上味。得人則戲投而爭食之。困然後食。今旣去矣。餘不足畏。更三五里。有居人劉老者。其家不貧。可以小憩。俄而到焉。乃華居大第也。犬扣其門。有應而出者。則七十餘老人。行步甚健。啟門喜曰。捷飛安得與上客來。犬曰。吾遊冀州不遇。迴次山口。偶事王郎。郎以達鎮陽之難。不敢晝行。故夜至。今極困。願得少休。老人曰。何事不可。因揖以入。館泰於廳中。盤饌品味。果栗之屬。有頃而至。又有草粟筐貯伺馬。化驢亦飽焉。當食而

捷飛預坐白倦行之人夜蒙嘉饌若更有酒主人之分盡矣老人曰不待啓言已令滌器俄有小童陳酒器亦甚精潔老人令捷飛酌焉遂與同飲數巡捷飛曰酒非默飲之物大凡人之家樂有上客而不見復誰見乎老人曰但以山中妓女不足侍權安敢惜焉遽召寵奴有頃聞寵奴至乃美妓也貌稱三十餘拜泰而坐其南辭色頗不平泰請歌卽唱老人請卽必辭拒犬曰寵奴之不肯歌當以無侶爲恨耳側近有花眼者亦善歌盍召乎主人遽令邀之少頃呼入乃十七八女子也其服半故不甚鮮花坐寵奴之下巡及老人請花眼卽唱請寵奴卽不唱其意愈不平似有所訴巡又至老人執盃固請不得老人頗愧乃笑曰常目請歌寵奴未省相拒今有少客遂棄老夫耶然以舊情當未全替請一曲寵奴拂衣起曰劉琨被段匹磾殺却張寵奴乃與老野狐唱歌來燈火俱滅滿廳暗然徐窺戶外似明遂匍匐而出顧其廳卽大墓也馬繫長松下舊僕立於門前月輪正午泰問其僕曰汝向者何爲曰夢化爲驢爲人所乘而與馬偕食草焉泰乃尋前路而去行十餘里天曙逢耕人問之曰近有何墓對曰此十里內有晉朝并州刺史劉琨姬張寵奴墓乃知是昨夜所止也又三數里路隅有朽爛體傍有穿穴草生其中泛視之若四眼蓋所召花眼也而思大頭多眼者杳不可知也吾嘗以儒視世界人死固有鬼以釋觀之輪迴之義理亦昭然奈何此妓牢落千載猶歌於冥冥之中則信乎視聽之表聖賢有不言者也

湖州漁人

紹興三十一年湖州漁人吳一因捕魚繫舟新城柵界民舍外夜過半聞岸上人相語曰我曹寓是家已久當爲去計移入此舟如何或應之曰此乃漁艇爾又他處人何可登也明日東南上當有船來其中有

兩朱紅合。及赤泥酒數餅者是。可隨以往。渠乃病人家親戚。來相問訊。又其家頗富。足稱我所須。皆曰然。言終而寂。吳生怪之。天欲明。起訪其事。乃此民舍正病疫。所謀者鬼也。遂徑往東南數里外。艤泊。將驗之。果遇小舟來。望其中物色。同鬼言。急呼止。告以夜所聞。大駭曰。乃吾壻家。今正欲往視其病。非君相救。一家且入鬼錄也。盡以所攜酒炙爲贈。致謝而反。

季元衡

季元衡。縉雲人。既登科。調台州教授。將往建康謁府尹。家有侍妾。忿主母不能容。常懷絕命之意。及是行。季以情禱妻曰。吾去後。切勿加以楚虐。萬一有不虞。恐費經護。必不可畜。候歸日去之。不難也。妻曰。但安心而行。吾不爲此事。時方僑寓他處。數日到建康。已解擔。聞耳畔啾啾人聲。似其妾。而不見形狀。問之。泣曰。君纔出門。卽遭箠勢。不復可生。自經死矣。季爲之哀泣。解謝。欲回車。念業已至。欲弗信。又不忍。姑遣僕兼程歸。扣其事。且爲家人作牒。經邑。仍略疏葬埋之費。自是繼夕哀泣。及僕還云。宅內固全無事。某到時。侍人自持飯飯我。季曰。然則妄鬼假託。以惑我爾。是晚復至。季正色責之曰。汝爲何等妖厲。顧敢然。不亟去。吾將請集道流。繩汝以法。答曰。實非此人。緣君初行日。疑心橫生。故我得以乘間造僞。今但從君。丐佛經數卷。薄奠楮錢而已。

邢太尉宅中鬼

邢太尉。初南渡。寓家湖州德清驛。湫隘不足容。謀居於臨安。甚切。得薦橋門內王瓊太尉宅。纔爲錢三千緡。或曰。都城中如此第舍。常直五萬緡。今不能什一。亦知其說乎。是宅久爲妖厲所據。人不復堪處。故以

相付。邢之內子及姑慶國夫人者，皆倡言不可用。邢患之，稍稍語內子曰：「人言是否固未定，我將先驗之。然我或云無，汝終不以爲信。」蓋擇謹厚二妾子偕行，庶可證其實。遂往，凡留半月，中外與僻，無不臨履。夜寢於正堂，寂無一怖。歸家具言，且力誣前妄。二妾亦深贊屋廬之美，始盡室徙之。徙之日，物怪卽見。家人聞韓間密語，輒應於屋上，嬉侮譁褻，無所間斷。至蠱惑姬妾，恬不避人。於是盡悔其來時。宋安國在德清，亟遣招致，爲作法考攝，獲一鬼，械而囚。諸北陰已復一鬼出，又捕治之。俄復然。鬼自述兄弟四人，又有他宗從眷屬，并同儕極多。宋施術已窮，亦厭倦，乃告邢氏曰：「茲地經兵虜之變，殺人無數，今日何勝治。不若建黃錄大醮，拯拔之。吾當爲主行，使超然受生，不與鬼爲怨府，亦上計也。」邢如其戒，捐錢二百萬，辦醮筵，鍊之夕，置盞架上，幕以布，悉召滯魄，集於中。宋約邢親昇至前，罄力不能舉，但覺盞內索索如蟹行聲。訖事，用八健卒負出門，皆云壓肩上甚重，各若荷百斤耳。瘞之竹園深坎下，宅至今平寧。

温州教授官舍

温州教授官舍有小樓，爲鬼物所據，常拋擊瓦礫，歎息歌呼。時時書小紙擲於外，人不敢登。紹興二十九年，婺源李知已智仲爲教授，將窮其怪，乃設几案筆硯於樓中，聯紙兩幅，題其上曰：「汝爲何物，或是伏尸遺魄，未獲超脫，既能書字，當具平生告我。我爲汝呼僧徒誦經薦拔，無爲棲滯於此。詒生人殃，是日晚親扃其戶，明日試諸生在學，其姪不待歸，遽啓之，答詞已盈紙。」云妾姓陳氏，衢州西安人，甲子年隨父來處州，值大水漂蕩，全家溺死，流尸到温州北門外，魂魄無所係，煢煢入城，過此廳門外，爲土地邀留爲侍妾。荏苒十五年，比者城南洪秀才，遣媒者來議婚，土地許自便，旦夕恐當出嫁，不復願此室矣。其言大略如

是字體纖弱。真女子筆蹟也。呼智仲爲樞密。學中士人皆見之。智仲怒姪之泄。以誕妄謝衆。而祕其事。後一月始招僧誦金光明經。以薦陳氏。又別誦經。具疏回向土地。使早發遣之。自是一樓帖然。他日詢郡士云。洪秀才者。福州人。游學於溫。亦以其年溺死。

陽春縣鬼

南恩州陽春縣。卽古春州。有異鬼。棲於主簿廨。能白晝形見。飲食言笑如生人。尤惡人言其狀。言之卽肆擾。主簿家極苦之。旦必拜食。必祭奉事。唯謹。有斑直爲巡檢。初到官。簿招與飲。語及奇事。因詢此怪。未及對。鬼已立於巡檢後。簿色變。起立。巡檢覺有異。引手捽之。鬼不勝。仆於地。巡檢且捽且毆。鬼顧簿哀鳴。求救。簿力爲請。乃得脫。其家畏其必遷怒。終夕弗敢寐。到晚寂然無聲。啓戶見壁間大書曰。爲巡檢粗人。不足較。且去。自此遂絕。

盤門外僧庵

平江盤門外有僧庵。僧行數人共處。淳熙己酉八月。夜聞擊戶聲甚亟。啟關視之。則一女子也。攜銀裹糒壘。及數百錢。云家正數里外。歸省父母。值風雨不可前。願容托宿。不然恐有意外性命之禍。佛法慈悲。幸垂哀愍。僧不得已納之。乃爲掃一室。須臾。女含笑暱近。必欲促僧共榻。且恐以危言曰。若不我留。當死於此。僧又黽勉從之。迨曉。取錢付僧。倩買絹數尺。及脂粉之屬。懷之而去。某夕復來。後一城居祝秀才。以女墓在菴側。縱步訪僧。見粧壘在其室。疑是柩中物。遣僕呼其子驗之。果然。叩所從得。不肯言。乃訴於吳縣。縣逮治僧行。始道前事。祝氏父兄未之信。啓冢發棺。見女尸側目如生。手持所買絹脂粉在傍。冢外無損。

陷。只一竅。僅可容小兒拳耳。不勝駭歎。以衣覆其上。禱曰。汝若復能仰臥。則當再治葬。少時揭衣。已仰臥矣。慮終爲家恥。竟舉而焚之。

張文林子婦

致和中。鎮江府丹徒縣李主簿。被轉運檄往湖州方田。府差二吏曰徐璋。曰蔡禮。與偕行。既至境。館於近郊觀音院僧房。其傍一小室。扃鑰甚固。二吏竊窺之。見壁間挂美女子像。前設香火。知爲殯宮。私自謂曰。我輩在旅。淒單。若得如此來伴一笑。何幸哉。徐以扣僧。僧云。郡人張文林。今爲明州象山令。其長婦死。攢殯彼室。淺土中。而委吾歲時供事。此其畫像也。是夕。璋旣寢。禮寢未熟。見女子褰幃入。笑曰。汝旦晝有意羨我。故來相就。將與汝周旋。切勿語人。及無以爲怪。而生疑懼。禮欣然滿望。留之狎昵。自是與璋異榻。每夕必至。踰月矣。二吏以裝齋垂竭。啓主簿求暫歸。主簿曰。璋善筆札。吾不可闕。禮獨歸足矣。至夜。女子來問欲歸之故。禮告之。女曰。我有金釵。遺汝持貨。足以少濟。願罷西去之役。卽拔頭上釵授禮。明日鬻於肆。得錢萬六千。而給謂璋曰。適入城。偶逢鄉人。以此借我。今當共用之。毋庸歸也。璋默念我與彼同里巷。豈有鄉人至而不識之理。且聞禮夜夜若與人私語。恐異時敗。將爲己累。乃著意伺之。一日天欲曉。正值女從禮榻而下。急掩之。仆於地。宛若初死者。衣冠儼然。咸驚怖。不知所爲。以實告主僧。屬守視而拘二吏於官。付獄究鞠。復移文象山張令。遣老嫗詣寺發瘞。則已空矣。遂得免。未幾還丹徒。竟以憂駭得疾。禮璋并殂。

山陽二士子

紹興十年兩淮兵革甫定。避地南渡者稍復還鄉。山陽二士子歸理故業。道經淮揚。舍於北門外。日已暮矣。主人慰諭綢繆。云吾主張此邸。唯恐客留不久。然於二君之前不敢不以誠白。是間殊不潔淨。又有盜不可宿也。距此十里呂氏莊。寬雅幽肅。且有禦寇之備。願往投之。當以僕馬相送。士子見其忠告。且素熟呂莊。領之而去。主人殷勤惜別。仍屬回塗。見過遣兩健僕控馬。其行甚穩。夜未半抵莊。莊幹出迎。云此地多鬼物。何爲夜行。士子具道所以。方解鞍。僕馬屹立不動。亟躍下取火視之。但見大枯竹兩竿。木橙兩條而已。卽碎而焚之。後亦無他。歷數月再到其處。北門寂然。無所謂主人也。

房州司理男

乾道戊子歲房州司理汪尹師有男。年將弱冠。習舉子業。宿於外舍。講學勤苦。常至夜半乃寐。忽得疾。飲食盡廢。不復觀書。而茹痛不肯言。經月而死。久之其乳母亦暴亡。三日復甦。云前政交代之室女死於此。吾兒蓋與之相遇。今遂爲夫婦。樂勝人間。欲取我往。如平生時看視。我責之曰。郎君幽婚。情同魚水。豈不念父母追悼乎。我若復留。誰與供過兒。感泣無語。我始得歸。子宗仁光基時爲房陵尉。親見此事。

鶴林玉露

羅大經

韓蘄王夫人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麝。麝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懽。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

國夫人靳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汪玉山

宋淳熙中。王季海爲相。奏起汪玉山爲大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於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爲驗。其人感喜。玉山旣知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內用三古字者。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怪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於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子。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旣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於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於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旣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叨前例。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嘆。此事馮北山可久爲余言。雖近於語怪。然亦不可不傳。足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智巧所能爲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觀者。又惑之甚者也。

老卒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圃，見一老卒臥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喏對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爲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爲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爲。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閒雅，若書同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數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玩，爲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爲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厚，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爲退卒。老園中嗚呼，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翅三十里哉！彼卒者，頽然甘寢，苔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圓轉恢奇，迺如此，則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世亦豈盡無也哉！特莫能識其人，無由試其蘊耳。以一敝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緡畀之，不問其出入，此其意度之恢弘，固亦足以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矣。勾踐以四封之內外，付種蠡，漢高皇捐黃金四十萬斤於陳平，由此其推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知其人而不能專任，皆不足以有功。觀其一往之後，辭不復再，又幾於知進退存亡者，異哉！

白羊先生

紹熙甲寅，孝宗升遐，光宗疾不能喪，中外人情洶洶。襄陽兵官陳應祥，歸正人也，欲乘此爲變，結約已定。其間一卒買卜於市，所謂白羊先生者，卜者詰之曰：「此卜將何用？」觀所占，是要殺爺殺娘底事，大不好，莫做却吉。其人色動，時都統馮湛帳前適有一人在傍，知見，遂潛跡至一茶肆，與之語，給以已得罪於湛，倘有所謀，願預一人之數。卒始不肯言，再三問之，乃以實告。但深以卜不吉爲疑，其人曰：「若疑其不吉，當與汝同首，可轉禍爲福。」卒然之，然恐無驗，乃引其人詣陳曰：「此人都統帳前人也，近偶得罪，可爲內應。」陳始不信，再三言之，乃與以白巾一告，以期約。某人與卒急詣湛告變，時張定叟作帥，湛攜首狀告定叟，時定叟方臥起，與湛密議定，復就寢。徐令具酒肴與客飲，遣數人請陳及其他一二兵官同來，面以首狀及白巾詰之。陳辭屈，乃集衆於教場射殺之。二人及白羊先生皆補官。

馮京

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年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爲買妾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固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綱運欠折，鬻妾以爲陪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京乃生，家貧甚，讀書於灤山僧舍。僧有犬，京與其學者烹食之，僧訴之縣。縣令命作偷狗賦，援筆立成，警聯云：「團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絢牽去驚回顧兔之頭。」令擊節釋之，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元，有詩號灤山集，皆其未遇時所作。如琴彈夜月龍。

魂冷劍擊秋風鬼膽粗吟氣老懷長劍古醉胸橫得太行寬塵埃掉臂離長陌琴酒和雲入舊山豐年足酒容身易世路無媒着脚難皆不凡

廬陵惡少

淳熙間廬陵有惡少子曰晏先以殺人滅等流嶺南行有日逢其黨二人於市晏目之曰盍免我乎二人不應而去行數日送徒者節其飲食有害之之意一夕止旅舍二人者忽來爲酒饌饜晏及送徒者盡夕歌呼至曉偕行過荒林間二人以白金一笏擲於地抽刃言曰晏吾兄弟也汝能釋使逃請以此金爲謝不然不能俱生矣送徒者欣然破械縱去爲疑冢道傍而反越三十年晏自淮駕巨艦來歸資貨鉅萬訪二人皆死矣妻子方貧不能自活晏哭祭其墓盡哀厚遺其妻子乃去鄭毅夫過朱亥墓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君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沽解報恩諒哉

韓璜

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籍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爲廣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纔建臺卽行部指番禺王憂甚寢食幾廢有妾故錢塘倡也問主公何憂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卽韓九字叔夏舊游妾家最好歡須其來強邀之飲當有以敗其守已而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上不交一談次日報謁王宿治具於別館茶罷邀游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韓踟躕不安王麾去伎樂陰命諸倡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日所贈之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卽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再至三終不肯出韓心益急妾乃曰司諫曩在妾家

最善舞。今日能爲妾舞一曲。卽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卽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蹌而起。忽跌於地。王亟命索輿。諸倡扶掖而登。歸船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羞愧無以自容。卽解舟還臺。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夫子曰。根也。欲焉得剛。韓璜之謂矣。

賴文政

自古盜賊如黃巢。儂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脫身自免。巢髣髴爲僧。題詩自贊。有鐵衣着盡着僧衣之句。智高敗後。惟金龍衣在。或謂入海。或謂奔大理國。淳熙間。江湖茶商相挺爲盜。推荆南茶魁賴文政爲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不從。曰。天子無失德。天下無他憂。將欲何爲。羣凶不聽。以刀脅之。罷勉而從。文政知事必不集。陰求貌類己者一人。曰。劉四。以煎油糴爲業。使執役左右。辛幼安爲江西憲。親提死士與之角。困屈請降。文政先與渠魁數人來見。約日束兵退。旣爲其徒曰。辛提刑瞻視不常。必將殺我。欲遁去。其徒不可。則曰。寧斷吾首以降死。先後不過數日耳。其徒又不忍。乃斬劉四之首。使僞爲己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官軍迄不知其首級之僞爲也。

張魏公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刀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用。況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

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姦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鉅鹿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儒林公議

闕名

王曾

王曾僕射有台宰之量。每進擢時材，不欲人歸恩在己。初參大政，嘗薦蘇惟甫者，可當煩使。惟甫至京師，屢造其門，不敢輒語以私。一日久奉朝請，資用已乏，困旬澣吉旦，詣公語餘，遂及身計。公答以他辭，惟甫退所館，已有特勅者在門。乃新命江淮都大發運使，實朝行之極選。乃王公日所署勅也。惟甫慚嘆久之。其他事多類此。范仲淹被遇極深，嘗贊之曰：久當朝柄，未嘗樹私恩。此人之所難也。公曰：恩若自樹，怨使誰當。識者以爲明理之言。

隨隱漫錄

陳世宗

錢唐遊手

錢唐遊手數萬，以騙局爲業。初願納交，或稱契家，言鄉里族屬吻合，稍稔，邀至其家，妻妾羅侍，室玩充案，屋宇華麗，好飲者與之沉酣，同席。或王府，或朝士親屬，或太學生，狎戲喧呼，或詐失錢物，誣之倍償。好遊者與之放恣，衢陌或入豪家，與有勢者共騙之。好呼者或使之旁觀，以金玉質鏹，遂易瓦礫，訪之則封門矣。或詐敗以誘之，少則合謀傾其囊，或竊彼物爲證，索鏹其家，變化如神。如淨慈寺前瞽嫗，揣骨聽聲，知貴賤，忽有虞候一人，荷轎八人，訪嫗曰：某府娘子，令請登轎，至清河坊張家正帛鋪前少駐。虞候謂鋪中

曰娘子親買疋帛數十端。虞候隨一卒荷歸取鏹。七卒列坐鋪前。候久不至。二卒促之。又不至。二卒繼之。少焉棄轎皆遁矣。有富者揖一丐曰。幼別尊叔二十年。何以在此。引歸沐浴更衣。以叔事之。丐者亦因以爲然。久之同買疋帛數十端。曰叔留此。我歸請償其直。店翁訝其不來。挾丐者物色之。至其所。則其人往矣。有華衣冠者。買疋帛。令僕荷歸。授鑰開篋。取鏹坐鋪候久。晚不來。店翁隨歸。入明慶寺。如廁。易僧帽。裹僧衣以逃。戴生貨藥。觀者如堵。有青囊腰纏者。雖企足引領。而兩手捧護。甚至白衫者。拾地芥啣刺其頸。方引手抓。則腰纏失矣。有術士染銀爲藥。先以水銀置鍋內。雜投此藥。水銀化煙去。銀在其中。或有欲傳之。欺以藥盡。重需市藥。則墮其計矣。殿步軍多貸鏹出戍。令母氏妻代領衣賜出庫。卽貨以償債。有少年高價買老嫗絹。引令坐茶肆內。曰候吾母交易。少焉復高價買一嫗絹。引坐茶肆外。指曰。內吾母也。錢在母處。取其絹。又入附耳。謂內嫗曰。外吾母也。錢在母處。又取其絹出門。莫知所之。嗚呼。盜賊姦宄。臯陶明刑。則治。晉用士會盜奔於秦。治之之法。在上不在下。

楓窗小牘

袁某

趙韓王

趙韓王疾。夜夢甚惡。使道流上章禳謝。道流請章旨。趙難言之。從枕躍起。索筆自草曰。情關母子。弟及自出於人謀。計協臣民。子賢難違乎天意。乃憑幽崇。逞此強陽。瞰臣氣血之衰。肆彼鬻呵之厲。倘合帝心。誅旣不誣。管蔡幸原。臣死事堪永謝。朱均云云。密封令勿發。向空焚之。火正熾。亟而此章爲大風所掣。吹墮朱雀門。爲人所得。傳誦於時。竟不起。

先兄乃大宋爲第一。小宋爲第十。始信僧不妄。

竇禹鈞

竇禹鈞。范陽人。爲左諫議大夫。致仕。諸子登第。義風家法。爲一時標表。馮道贈禹鈞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偃桂五枝芳。人多傳誦。生五子。長曰儼。次曰儼。曰侃。曰僖。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爲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僖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僖起居郎。初。禹鈞家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壽不永。禹鈞唯諾。禹鈞爲人素長者。先有家童盜用房錢二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卽焚券。以其女囑妻曰。善撫養之。旣笄。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還。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鈞像。晨興祝壽。嘗因元夕。往延慶寺。於後殿階側。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日侵晨詣寺。候失物者。須臾一人果涕泣而至。禹鈞問之。對曰。父罪犯至大辟。徧懇親知。貸得金銀。將贖父罪。昨暮以一親置酒。酒昏。忽失去。今父罪不復贖矣。公驗其實。遂同歸。以舊物還之。加以憫惻。復有贈賂。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自舉。公爲出錢葬之。由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喪。孤遺女及貧不能嫁。公爲出錢而嫁之。由公而嫁。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雖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販鬻。由公活族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舉者不可勝數。公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儉素。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供須者。公咸爲出之。無問識與不識。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

由公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求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之亡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遺德。其後復夢亡祖亡父告之曰。汝三十年實無子。壽且促。嘗告汝。今汝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特延算三紀。賜五子各顯榮。仍以福壽而終。後常留洞天充真人位。言訖復謂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禹鈞愈積陰功。年八十二沐浴別親戚談笑而卒。世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

王繕

司門郎中王繕。濰州人。治三傳春秋。中第。再調沂州錄事參軍。時魯簡肅公宗道方爲司戶參軍。家貧。食口衆。祿俸不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懇王預貸俸錢。魯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訴魯私貸緡錢。州并劾王。王諭魯曰。第歸罪某。君無承也。魯曰。某貧不給。以干於公。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王曰。某碌碌經生。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罪無害。矧以官物貸人。過不及免。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輒累遠業。并得罪何益。卒明魯不知。而獨受私貸之罪。魯深愧謝。不自容。王處之裕如。無嫌恨色。由是沉困銓管二十餘年。晚用薦者。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內有魯姓名。時魯已參大政。立侍殿中。仁廟目魯曰。豈卿耶。魯遽稱謝。且具陳其實。仁廟歎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改次等。由是得不降等。詔改大理寺丞。仕至省郎。累典名郡。晚年田園豐腴。子孫蕃衍。壽八十九卒。亦庇賢爲善之報也。

李京妻

蘇子瞻云。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達。

於朝廷。鼎臣卽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旣爲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爲公嘗有數帖爲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

賀織女

兖州有民家。婦姓賀氏。里人謂之賀織女。父母以農爲業。其夫則負擔輿販。往來州郡。賀初爲婦。未旬浹。其夫出外經求。每一出數年方歸。歸則數日復出。不聞一錢濟其母。給其妻。家貧無賴。閭巷呼爲不孝之子。所得錐刀之利。別於他處供給小妻。賀知之。每夫還。但以欣然承事。飲食漱濯。必盡其力。未嘗微露風彩。言及小妻。及于衣食。其夫自以有所慚負。則必非理毆罵之。婦亦不之酬對。其姑老且病。凍餒切骨。婦則備織以資之。所得備直盡歸其姑。己則寒不營衣。饑不飽食。姑又不慈。日有凌虐。婦復益加恭謙。下氣怡聲。以悅其意。雖閨室無人之所。亦無怨歎。夫嘗挈小妻至家。賀則以女弟呼之。慇懃待之。略無慍色。賀爲婦二十餘年。其夫在家前後無半載。而能勤力奉養。始終無怨。可謂賢孝矣。此婦生於窮賤之門。口不知忠信之言。耳不聞禮義之訓。而能如此。雖古之淑哲。無以過也。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斯言不謬矣。書之以備鑒戒。

林積

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旣臥。覺牀第間有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錦囊。又其中則錦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此吾故人。

脫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於室曰。某年某月日。劍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急沿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其勝。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元珠俱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爲己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爲林君祈福。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又字德新。爲吏部侍郎。

孫公談圃

孫升

陳學究

藝祖生西京夾馬營。營前陳學究。聚生徒爲學。宣祖遣藝祖從之。上微時。獨嫉惡不容人過。陳時時開諭。後得趙學究。即館於汴第。杜后錄陳之舊。召至門下。與趙俱爲門客。然藝祖獨與趙計事。陳不與也。其後藝祖踐祚。而陳居陳州村舍。聚生徒如故。逮太宗判南衙。使人召之。居無何。有言開封之政。皆出於陳。藝祖怒問狀。太宗懼。遂遣之。且以白金贈行。陳歸半道。盡爲盜掠。陳居村舍。生徒日衰。飢寒。門館於驛舍。一夕醉飽而死。趙學究即趙普也。陳忘其名。崔伯易能道其詳。屢欲作傳。

趙抃

趙參政抃。悅道。初好神仙術。在成都。有僧上詩云。須向維摩頂上行。悅道遂悟。後有道士獻紫金盃。悅道拒不受。道士求金三兩易之。悅道曰。吾以三兩凡金換奇金。不可。在青州。有何郎中相傳晉時人。公招之。至。則鬚髮皓白。肌膚如槁木。龍鍾幾不能步。而飲啖自若。悅道閱其羸。使兩吏扶掖而出。至門外。則行步

如飛。吏還報，悅道大駭，使健步追之，已失所在。悅道後歸鄉里，一日忽遍辭親友，其子眭怪其形色異常，問後事，悅道厲聲斥之，少頃跣坐而化。

王青

王青，晏元獻公門下常賣人，自號王寶頭，常遇奇士，傳一相術。時時相公之奴婢輒中，夫人一日呼至堂下，青遽相其女曰：「此國夫人也。」夫人笑曰：「爲我擇一佳婿。」青應聲曰：「恰有一秀才，姓富，須做宰相，明年狀元及第，在興國寺下。」元獻退朝，夫人具道其事，使人通好。明年富黜於春官，晏以青爲妄，大悔之。未幾富中大科，恩比狀元，卽大丞相鄭公也。青有女，婿時秀才，儀貌甚偉，衆以青善相，必得非常人。青曰：「吾女命薄，安敢適富貴人，時亦非遠到，果及第而卒。」

孫莘老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欠市官錢，繫獄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佛又無露坐者，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遣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卽日輸錢，囹圄遂空。

淮南徐氏

藝祖從世祖征淮南，有徐氏，世以酒坊爲業，上每訪其家，必進美酒，無小大奉事甚謹。徐氏知人望已歸，卽從容屬異日計，上曰：「汝輩來，吾何以驗之？」徐氏曰：「某全家人手指節不全，不過存中節，世謂徐雞爪，迨上登極，諸徐來，皆願得酒坊，許之。今西樞會布，其母朱氏，卽徐氏外生，亦無中指節，故西樞亦然。世以其

舊小說 十一 丁集二 宋

異故貴。不知其氣所傳。自外氏諸徐也。

舊小說

丁集三 宋

齊東野語

周密

真文忠公

真文忠公建寧府浦城縣人。起自白屋。先是有道人於山間結庵煉丹。將成。忽一日入定。語童子曰。我去後。或十日五日。卽還。謹勿輕動我屋子。後數日。忽有扣門者。童子語以師出未還。其人曰。我知汝師死久矣。今已爲冥司所錄。不可歸。留之無益。徒臭腐耳。童子村愚。不悟爲魔。遂舉而焚之。道者旋歸。已無及。繞庵呼號云。我在何處。如此月餘。不絕聲。鄉落爲之不安。適有老僧聞其說。厲聲答之曰。你說尋我。你却是誰。於是其聲乃絕。時真母方娠。忽見道者入室。遂產西山。幼穎悟絕人。家貧無從得書。往往假之他人。及剽學里儒。爲舉子業。未幾登第。初任爲延平郡掾。時倪文節喜獎借後進。且知其才。意欲以詞科衣鉢傳之。每假以私淑之文。輒一二日。卽歸。若手未觸者。文節殊不平。曰。老夫固不學。然賢者亦何所見。遽不觀耶。西山悚然對曰。先生善誘後學。何敢自棄。其書皆嘗竊觀。特不敢久留耳。文節謾扣一二。皆能成誦。文節始大驚喜。於是與之延譽於朝。而繼中詞科。遂爲世儒宗焉。

林復

林復字端陽。括蒼人。學問材具。皆有過人者。特險隘忍酷。略不容物。紹熙中。爲臨安推官。有告監文思院

常良孫賊墨事。朝廷下之臨安獄。久不得其情。上意謂京尹左右之。尹不自安。復乃挺身白尹。乞任其事。訖就煨煉成罪。常流海外。因寓客舶以往。中途遇盜。無以應其求。盜取常手足。釘著兩船舷。船開。分其屍爲二焉。林竟以勞改官。不數年爲郎。出知惠州。時常有姻家當得郡。憤其冤。欲報之。遂力請繼其後。林弗知也。既至惠。適有訴林在郡日。以酖殺人。具有其實。以聞。徐安國亦按其家有僭擬等物。於是有旨令大理丞陳樸追逮。隨所至置獄鞫問。及至潮陽。遇諸道間。搜其行李。得朱椅黃帷等物。蓋林好祠醮所用者。乃就鞫於僧寺中。林知必不免。願一見家人訣別。既入室。亟探囊中藥。投酒中飲之。有頃流血滿地。家人號泣。使者入視。則仰藥死矣。因以其死復命。然其所服乃草烏末。及他一草藥耳。至三日乃甦。卽亡命入廣。其家以空柩歸葬。始就逮時。僮僕鳥獸散。行囊旁午道中。大姓潘氏者。爲收斂歸之。了無所失。其家與之音問相聞者累年。至嘉定末始絕。竟佚其罰云。此陳造周士所紀。得之括醫吳嗣英。甚詳。夷堅所志亦爲所罔。以爲真死。殊可笑也。

溧陽市民

建康溧陽市民。同日殺人。皆繫獄具。以囚上府。亦同日就道。二囚時相與言。監者不虞也。夕宿邸舍。甲謂乙曰。吾二人事已至此。死固其分。顧事適同日。計亦有可爲者。我有老母。貧不能自活。君到府第稱冤。悉以誘我。我當兼任之。等死耳。幸而脫。君家素溫。爲我養母終其身。則吾死爲不徒死矣。乙欣然許之。時張定叟以尙書知府事。號稱嚴明。囚既至。皆呼使前問之。及乙。則曰。某實不殺人。殺某人者。亦甲也。張駭異。使覓其說。曰。甲已殺某人。卽逸去。其家不知爲甲所殺也。平日與某有隙。遂以聞於官。已而甲又殺某人。

乃就捕。某非不自明。官闇而吏賂。故冤不得直也。張以問甲。甲對如乙言。立破械縱之。一縣大驚。甲既論死。官吏皆坐失入抵罪。而張終不悟。甚哉獄之難明也。

陸務觀

陸務觀初娶唐氏。閔之口女也。於其母夫人爲姑姪。伉儷相得。而弗獲於其姑。既出而未忍絕之。則爲之別館。時時往焉。其姑知而掩之。雖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隱。竟絕之。亦人倫之大變也。唐後改適同郡宗子士程。嘗以春日出游。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氏園。唐以語趙。遣致酒餚。翁悵然久之。爲賦釵頭鳳一詞。題園壁間云。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閑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實紹興乙亥歲也。翁居鑑湖之三山。晚歲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勝情。嘗賦二絕云。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花老不飛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悵然。又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蓋慶元己未歲也。未久。唐氏死。至紹熙壬子歲。復有詩序云。禹跡寺南有沈氏小園。四十年前。嘗題小閣壁間。偶復一到。而園已三易主。讀之悵然。詩云。楓葉初丹。柳葉黃。河陽愁鬢怯新霜。林亭舊感空回首。泉路憑誰說斷腸。壞壁醉題塵漠漠。斷雲幽夢事茫茫。年來妄念消除盡。回向蒲龕一炷香。又至開禧乙丑歲暮。夜夢遊沈氏園。又作兩絕句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園裏更傷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綠蘸寺橋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見梅花不見人。玉骨從塵泉下土。墨痕猶鎖壁間塵。沈園後屬許氏。又爲汪之道宅云。

楊和王

楊和王居殿巖日建第清湖洪福橋。規制甚廣。自居其中。傍列子舍四。皆極宏麗。落成之日。從外人遊觀。一僧善相宅。云此龜形也。得水則吉。失水則凶。時和王方被眷。從容聞奏。欲引湖水以環其居。思陵首肯。曰。朕無不可。第恐外庭有語。宜密速爲之。退卽督濠寨兵數百。且多募民夫。夜以繼晷。入自五房院。出自惠利井。蜿蜒縈繞。凡數百丈。三晝夜卽竣事。未幾臺臣果有疏言。擅灌湖水入私第。以擬宮禁者。上曉之曰。朕南渡之初。虜人退而羣盜起。遂用議者羈縻之策。刻印盡封之。所有者止淮浙數郡耳。會諸將盡平羣盜。朕因自誓。除土地外。凡府庫金帛。悉置不問。故諸將有餘力。以給泉池園圃之費。若以平盜之功言之。雖盡以西湖賜之。曾不爲過。況此役已成。惟卿容之。言者遂止。繼而後建傑閣。藏思陵御劄。且揭上賜風雲慶會四大字於上。蓋取大龜昂首下視西湖之象。以成僧說。自此百餘年間。無復火災。人皆神之。至辛巳歲。其家捨閣爲佑聖觀。識者爲龜失其首。疑爲不祥。次年五月。香燬。延燎燿燿。數百楹不數刻而盡。益驗毀閣之禍云。

王邁潘枋

庚子辛丑歲。先君子佐閩漕幕時。方壺山大琮爲漕。曜軒王邁實之。與方爲年家。氣誼相好。用此實之留富沙之日多。而壺山資給亦良厚。然亦僅資一時。飲博之費耳。籍中有吳宜者。王所狎也。一日三司燕集。大合樂於公廳。吳方舞遍。實之被酒。直造舞筵。攜之徑去。旁若無人。一座爲之愕然。壺山起謝曰。此吾狂友王實之也。時以爲奇事。實之莆人。登甲科。甚有文名。落魄不羈。爲正字日。因輪對及故相擅權。理宗宣諭曰。姑置衛王之事。邁卽抗聲曰。陛下一則曰衛王。二則曰衛王。何容保之。至耶。上怒不答。徑轉御屏曰。

此狂生也。邁後歸里。自稱勅賜狂生。嘗有詩云。未知死所先期死。自笑狂生老更狂。又賦沁園春曰。狂如此更狂。狂不已。押赴瓊崖。同時富沙人紫巖潘枋庭堅。亦以豪俠聞。與實之不相下。庭堅初名公筠。後以詔歲乞靈南臺神。夢有持方牛首與之。遂易名爲枋。殿試第三人。跌宕不羈。傲侮一世。爲福建帥司。機宜文字。日醉騎黃犢。歌離騷於市。人以爲仙。嘗約同社友。劇飲於南雪亭梅花下。衣皆白。旣而盡去。寬衣服。帽呼嘯酒酣。客散。則衣間各濃墨大書一詩於上矣。衆皆不能堪。居無何。同社復置酒瀑泉。酒行。令曰。有能以瀑泉灌頂。而吟不絕口者。衆拜之。庭堅被酒豪甚。竟脫巾髻。髻髻裸立。流泉之衝。且高唱。澗纓之章。衆因謬爲驚歎。羅拜以爲不可及。且舉詩禪問答以困之。潘氣略不懾。應對如流。然寒氣已深入。經絡間矣。歸卽臥病而殂。旣不得年。又以戲笑作孽。不自貴重。聞者惜之。庭堅才高氣勁。讀書五行俱下。終身不忘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古樂府。年六七歲時。嘗和人詩云。竹纔生便直。梅到死猶香。識者已知其不永。其論巴陵一疏。至今人能誦之。以此終身坎壈焉。劉潛志其墓云。公論如元氣兮。入人之肝脾。有一時之榮辱兮。有千載之是非。昔在有周兮。觀孟津之師。於扣馬之諫兮。曰扶而去之。彼八百國之同兮。不能止一士之異。嗚呼。此所謂世教兮。所謂民彝。正謂此也。余少侍先君子。皆嘗識之。轉眼今五十年矣。

方翥

莆田方翥。試南宮第三場。欲出納卷。有物礙其足。視之則一卷子。止有前二篇。其文亦通暢。不解何以不終卷而棄於地也。翥筆端俊甚。以其緒餘足成之。併攜出中門。投之幕中。一時不暇記其姓名。翥旣中第。亦不復省問。他年。翥爲館職。偶及試闈異事。問及之。偶有客在坐。同年也。默不一語。翼日具冠裳造方。自

敝本末言試日疾不能支吾扶曳而去。所謂試卷者莫記所在。已絕望矣。一旦榜出。乃在選中。恍然疑姓名之偶同。幸未嘗與人言。亟入京物色之。良是。借真卷觀之。儼然有續成者。竟莫測所以。今日乃知出君之筆。君吾恩人也。方笑謝而已。按馮京知舉。張芸叟賦公生明。重疊用韻。已而爲第四名。窮怪主司鹵莽。及元祐中使虜。過北門。馮爲留守。始脩門生敬酒邊。馮因言昔忝知舉。祕監賦重疊用韻。以論策佳。輒爲改之。擢寘高等。頗記憶否。芸叟方飲。不覺酒盃覆懷。再三愧謝。與此略同。

楊和王

楊和王最所鍾愛者第六女。性極賢淑。初事趙汝勅。繼事向子豐。居於讐。未有所育。王甚念之。一日向妾得男。楊氏使祕之。以爲己出。且亟報王。王喜甚。卽請告。命輕舟往視之。向氏家知王來。良窘。無策以尼其行。時王以保寧昭慶兩鎮節鉞領殿巖。於湖爲本鎮。子豐使人諷郡官往迓之。自郡將以次。皆屬橐鞬。謹伺於界首。王初以人不知其來。及是聞官吏郊迎。深恐勞動多事。遂中道而返。因厚以金繒花果以遺其女。且撥吳門良田千畝。以爲粥米。故向氏家有崑山粥米莊云。此事得之向氏子孫。

杭學

杭學自昔多四方之人。淳祐辛亥。鄭丞相清之當國。朝議以游士多無檢束。羣居率以私喜怒軒輊人。甚者以植黨撓官府之政。扣關攬黜陟之權。或受賂醜詆朝紳。或設局騙脅民庶。風俗澆壞。遂行下各州。自試於學。仍照舊比分數。以待類申。將以是歲七月引試爲始。會教官林經德對士子上請語微失。於是大闕肆罵。時趙京尹與衆教官調停。一時但欲求靜。遂許以三百名內。一半取土人。一半取游士。於是乃息。

越數日。宰執奏事。上面諭曰。近行諸州各試之法。正欲散游學之士。不知臨安府。憑何指揮。復放外方之人。趙尹聞之。恐甚。乃移牒俾游士限日出境。其計始窮。乃爲檄文相率而去云。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罹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法。廣學校以儲材。非惟衍豐苴以貽後人。蓋亦隆漢都而尊上國。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釐爲四學。莪莪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之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何畏觸喉。直言安石之姦。共惜元城之去。實爲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移過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鄭僑猶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尙知逐客爲非。今彼不顧行之。使我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無見義以不爲。宜行己而有恥。苟爲溫飽。可勝周粟之差。相與提攜。莫蹈秦坑之禍。斯言旣出。明日遂行。八月朔。乃相率而出。復作文告先聖曰。斯文將喪。嗚呼。天乎。吏議逐客。嗚呼。人乎。乘桴浮海。嗚呼。聖乎。邈世無悶。嗚呼。士乎。敢告。又作絕句詩云。塞翁何必恨失馬。城火可憐殃及魚。一笑出門天萬里。擔頭猶有斥姦書。又五言。鄭五不去國。金陵深誤君。校存知必毀。書在已如焚。自是清流禍。非干比黨分。歸與雖幸矣。恨未効朱雲。又詩。上書如啜盧仝茶。直論國體寧無諱。依然茅葦縱橫斜。鍾山老柏休槎牙。嗚呼。時事如絲麻。食肉者口徒咿哇。鬼域空含射影沙。逐客令下堪吁嗟。識者將謂秦事邪。淳祐寢不如端嘉。邪人剛指正人邪。時有引喙鳴靈鴉。天降奇禍遭羅罝。尼山草木枯無華。奄奄山鬼相揄挪。我今束書歸天涯。不惜一去惜國家。於是京尹待罪。兩教官各降一資。而陳顯伯。鄭雄飛。方以公道自任。且欲收譽士林。乃相繼上疏。欲復其舊。而賈似道居淮閩。至以游士欲渡淮。以脇上必從。而理宗以周粟秦坑等語。怒未解。深不然之。至開慶己未。吳丞相潛再登揆席。首欲

收士心。復舊法。會去不果。戴慶炯以參樞軸。畢竟作指揮。許京庠有籍無分人。引試一次。於是漸復雲集矣。

黃婆

邕宜以西。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名曰黃婆。黃髮椎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媪也。上下山谷如飛。獠自腰已下。有皮纒垂蓋膝。若犢鼻。力敵數壯夫。喜盜人子女。然性多疑。畏罵已盜。必復至失子家。窺俟之。其家知爲所竊。則集鄰里大罵不絕口。往往不勝罵者之衆。則挾以還之。其羣皆雌。無匹偶。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爲健夫設計。擠之大壑中。展轉哮吼。脛絕不可起。往往入集衆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不置。剖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非鑄非鏤。蓋自然之文。然亦竟莫知其所寶爲何也。周子功。景定間使大理。取道於此。親見其所謂印者。此事前所未聞。是知窮荒絕徼。天奇地怪。亦何所不有。未可以見聞所未及。遂以爲誕也。後漢郡國志引博物記曰。日南出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晶且白。裸袒無衣襦。得非此乎。博物記當是秦漢間古書。張華字茂先。蓋取其名而爲志也。

安定郡王

安定郡王子濤。字仲山。在京師時。其兄子冲。喜延道流方士。有許公言者。能以藥爲黃金。其人皎然玉樹。有小鑪。高不盈尺。以少藥物就掌中調之。納火中。須臾。精金也。謂仲山曰。如何。仲山曰。畢竟只是假。許愕然。拊其背曰。善自愛。越數日。告子冲別。挽留不回。將出門。邀仲山耳語。首言君兄且死矣。君手有直紋。未可量。但早年亦艱困。宜順受之。壽可至六十九。人壽脩短。視其操行。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靳者。壽。人能

不犯其所甚惡。未有所不得其所斬者。君能不忘吾言。可至七十九。持之益謹。更可至八十九。外此非吾所知也。仲山問其行何之。曰：中原將亂。吾入蜀耳。未數月。子冲一夕無疾而亡。踰年。金入寇。仲山負其母以南。晝伏宵行。數陷於危。僅脫。平生守許之戒不渝。既而襲爵。年八十七歲。乃終。克家端明。乃其曾孫也。

蘇大璋

三山蘇大璋。顯之。治易有聲。戊午鄉舉。夢爲第十一人。數爲人言之。以爲必如夢告。既試。將揭榜。同經人訴於郡。謂其自許之確如此。必將與試官有成約。萬一果然。乞究治之。及拆號。第十一名果易也。帥攜此狀入院。徧示考官。謂設如所言。諸公將何以自解。不若以待補首卷易之。衆皆以爲然。既拆號。則自待補爲正解者大璋也。由正解而易爲待補者。乃訴牒之人也。次年蘇遂冠南宮。此與王俊民事相類。

徐瑄

永嘉徐瑄。字漢玉。治周成子獄。無所枉。自知必得罪。束擔俟命。忽夢神人驅之使去。答曰：吾固宜去。不待驅逐。但未知當往何所。神曰：汝得嚴州。覺與家人言。夢真妄耳。吾得罪必南遷。安得在近畿乎。已而謫道州。又徙象州。行至來賓縣。得圖經視之。唐嚴州也。歎曰：吾其不返乎。果終焉。

章氏昆弟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幾。其妻得子。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兄告其妻。妻猶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卽與之。已而二子皆成立。長曰翹。字景韓。季曰翽。字景虞。

翊之子樵樵翊之孫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爲名族孝友睦姻之報如此婦人有識尤可尙也

吳季謙

吳季謙愈初爲鄂州邑尉嘗獲劫盜訊之則昔年有某郡倖者江行遇盜殺之其妻有色盜脇之曰汝能從我乎妻曰汝能從我則我亦能從汝否則殺我盜問故曰吾事夫者十年今至此已矣無可言者僅有一兒纔數月吾欲浮之江中幸而爲我育之者庶其有遺種吾然後從汝無悔盜許之乃以黑漆圓盒盛此兒藉以文襖且置銀二片其傍使隨流去如是十餘年一日盜至鄂艤舟挾其妻入某寺設供至一僧房旁問黑盒在焉妻一見識之驚絕幾倒因曰吾疾作姑小憩於此毋撓我乘間密問僧何從得此盒僧言某年月日得於水濱有嬰兒白金在焉吾收育之爲求乳食今在此年長矣呼視之酷肖其父乃爲僧言始末且言在某所能爲我白之有司卽捕之可以爲功受賞吾冤亦釋矣僧爲報尉一掩獲之遂取其子以歸季謙因是改秩

侯某

蜀中類試相傳主司多私意與士人相約爲暗號中朝亦或有之而蜀以爲常李璧李章德李永同登庚戌科己酉赴類試二公皆以文名一時而律賦非所長鄉人侯某者以能賦稱因資之以潤色旣書卷不以詩示侯侯疑其必有謂將出門侯故少留李遂先出而侯踵其後至納卷所扣吏以二李卷子借一觀以小金牌與之吏取以示則詩之警聯皆同日射紅鸞扇風清白獸樽侯卽於己卷改用之旣而皆中選二李謝主司主司問此二句惟以授子昆仲何爲又以與人李悅然不知所以他日微有所聞終身與侯

不咸。

秦會之

秦會之當國四方餽遺日至。方德帥廣東爲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選馭卒持詣相府。厚遣主藏吏。期必達。吏使候命。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經略送燭一罨。未敢啓。乃取而用之。俄而異香滿座。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來卒問故。則曰。經略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旣成。恐不佳。試爇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爲奉己之專也。待方益厚。鄭仲爲蜀宣撫。格天閣畢工。鄭書適至。遺錦地衣一鋪。秦命鋪閣上。廣袤無尺寸差。秦默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爲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不幸。要不若居正之無悔吝也。

孫守榮

寶慶間。有孫氏子。名守榮。善風角鳥占。其術多驗。號富春子。薄游霽上。聞譙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變。而土人當有典郡者。適見富公王元春。因賀之曰。旦夕鄉郡之除。必君也。王以爲誕。越兩月。而潘丙作亂。王果以告變之功典郡。自是人始神之。後登史衛王之門。頗爲信用。一日聞鶻噪。史令占之。云來日晡時。當有寶物至。然非丞相所可用者。今已抵關。必有所礙。而未入耳。翌日。果李全以玉柱斧爲貢。爲閣者遲留質之於府。而後納。史嘗得李全書。置之袖間。未啓也。因扣云。吾袖中書所言何事。對曰。假破囊二十萬耳。剝封果然。史以此深忌之。後以他故。黥置遠郡。死焉。後未見有得其術者。

楊太后

慈明楊太后養母張夫人善聲技隨夫出蜀至儀真長蘆寺前僦居主僧善相適出見之知其女當貴因招其父母飯語之故且勉之往行都當有所遇以無資告僧以二千楮假之遂如杭或導之入慈福宮爲樂部頭后方十歲以爲則劇孩兒憲聖尤愛之舉動無不當后意有嫉之者適太皇入浴儕輩俾服后衣冠爲戲因譖之后后笑曰汝輩休驚他將來會到我地位上其後茂陵每至后所必目之后知其意一日內宴因以爲賜且曰看我面好好看他傅伯壽草立后制有云洪惟太母念我文孫美其冠於後庭俾之見於內殿蓋紀實也既貴恥其家微陰有所遺而絕不與通密遣內璫求同宗遂得右庠生嚴陵楊次山以爲姪既而宣召入見次山言與淚俱且指他事爲驗或謂皆后所授也后初姓某至是始歸姓楊氏焉次山隨卽補官循至節鉞郡王云（長蘆僧事與章獻玉泉事絕相類）

黃尙書夫人

黃子由尙書夫人胡氏與可元功尙書之女也俊敏強記經史諸書略能成誦善筆札時作詩文亦可觀於琴奕寫竹等藝尤精自號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李易安云時趙師彙從善知臨安府立放生池碑於湖上高文虎炳如內翰爲之作記誤書鳥獸魚鼈咸若商曆以興既已鐫石分送朝行胡夫人一誦卽知其誤會炳如以藏頭策題得罪多士而從善又以學舍張蓋毆人等嘗斷其僕諸士旣聞其事遂作小詞譏詆之作爲夏王道不是商王這鳥獸魚鼈是你者乃胡氏首指其誤也他日胡氏歿其婢竊物以逃捕得之送臨安府從善銜之遂鞠其婢指言主母平日與奕者鄭日新通所失物乃主母與之耳因逮鄭繫獄黥之未幾子由以帷簿不修去國事之有無固不可知而從善之用心亦薄矣後十餘年從善死其子希

倉亦死。其婦錢氏惻處，獨任一僕幹家事。有老僕知其私，頗持之。錢氏與幹者欲滅其口，遂以他事係官，竟斃於獄。且擅焚之，未幾僕家聲其冤於憲臺。時林介持憲節，方振風采，遂逮錢氏於庭，經營巨援，僅爾獲免。而幹者遂從黥籍，信人之存心，不可以不近厚，而報復之理，昭昭不容揜也如此。

王妙堅

王妙堅者，本興國軍九宮山道嫗也。居嘗以符水呪棗等術，行乞村落，碌碌無他異。既而至杭，多遊西湖兩山中。一日至西陵橋茶肆，少憩，適其鄰有陳生，隸職御酒庫，其妻適見之，因扣以婦人頭臚（音賦）不可疎者，還可禳解否？嫗曰：此特細事，命市真麻油半斤，燒竹灑投之，且爲持呪，俾之沐髮，蓋是時恭聖楊后，方誅韓心有所疑，而髮臚不解，意有物祟，以此徧求禳治之術，會陳妻以油進，用之良驗，意頗神之。遂召妙堅入宮，賜予甚厚。日被親幸，且爲創道宇，賜名明真，俾主之。累封真人，同時有黃冠易如剛者，嗜酒誇誕，薄知其事，欲以奇動，於是以黃絹方丈，帶書大符以進，后大喜，賜予亦渥。住太乙東宮。

曹泳

紹興乙亥十月二十二日，秦檜亡，翼日曹泳勒停，安置新州。先是二十一日，車駕幸檜第視疾，時已不能言，懷中出一劄，乞以禧代輔政，上視之無語，既出呼幹辦府問何人爲此，則答以曹泳，遂有是命。泳初竄名軍中，並緣功賞，列得班行，嘗監黃崑酒稅，秩滿到部，注某闕，鈔上省，檜押勅，顧見泳姓名，問何處人，省吏對此吏部擬注，不知也，命於侍右書鋪物色，召見之，熟視曰：公檜恩家也。泳恍然不知所答，則又曰：公忘之邪？泳曰：昏忘實不省於河處，遭遇太師，檜入室，有頃，取小冊示泳，使觀之，首尾不記他事，但有一行

曰某年月日某人錢五千曹泳秀才絹二疋蓋微時索遊富人家得錢五千求益不可泳時爲館客探囊中得二縑曰此吾束脩之餘也今舉以遺子既別不相聞雖知檜貴震天下不謂其卽秦秀才也泳曰不意太師乃能記憶微賤如此檜曰公眞長者命其子孫出拜之俾以上書易文資驟用之至戶部侍郎知臨安府與謝伋嘗有隙台州之獄泳有力焉檜暮年頗有異志泳實預其密謀燔本檜妻黨王氏子蠢駘嘗燕親賓優者進伎燔於座中大笑絕倒檜殊不懌檜素畏內妾嘗孕逐之生子爲仙遊林氏子曰一飛以檜故仕至侍郎兼給事中其兄一鳴弟一鸚皆位朝列泳嘗勸檜還一飛以補燔處未果而檜死云此事聞之謝伋之孫直中興遺史所載則曹筠也與此頗有異同故詳載之

優人談諧

宣和中童貫用兵燕薊敗而竄一日內宴教坊進伎爲三四婢首飾皆不同其一當額爲髻曰蔡太師家入也其二髻偏墜曰鄭太宰家人也又一人滿頭爲髻如小兒曰童大王家人也問其故蔡氏者曰太師覲清光此名朝天髻鄭氏者曰吾太宰奉祠就第此嬾梳髻至童氏者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近者己亥歲史（疑失一字）之爲京尹其弟以參政督兵於淮一日內宴伶人衣金紫而幘頭忽脫乃紅巾也或驚問曰賊裹紅巾何爲官亦如此傍一人答云如今做官底都是如此於是褫其衣冠則有萬回佛自懷中墜地其傍者云他雖作賊且看他哥哥面又女官吳知古用事人皆側目內宴日參軍四筵張樂胥輩請僉文書參軍怒曰我方聽鬻栗可少緩請至三四其答如前胥擊其首曰甚事不被鬻栗壞了蓋是俗呼黃冠爲鬻栗也王叔知吳門日名其酒曰徹底清錫宴日伶人持一樽誇於衆曰此酒名徹底

清既而開樽則濁醪也。傍謂之云。汝既爲徹底清。却何如此。答云。本是徹底清。被錢打得渾了。此類甚多。而蜀優尤能涉獵古今。援引經史。以佐口吻。資笑談。當史丞相彌遠用事。選人改官。多出其門。制閫大宴。有優爲衣冠者數輩。皆稱爲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爲常從事。吾爲于從政。吾爲吾將仕。吾爲路文學。別有二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於予與改。可謂僥倖。其一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吾爲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爲獨改。曰。吾鑽故改。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其離析文義。可謂侮聖言。而巧發微中。有足稱者焉。有袁三者。名尤著。有從官姓袁者。制蜀頗乏廉聲。羣優四人。分主酒色財氣。各誇張其好尚之樂。而餘者互譏笑之。至袁優。則曰。吾所少者財也。因極言財之美利。衆亦譏謂之不已。徐以手自指曰。任你譏笑。其如袁丈好此何。

隆國黃夫人

隆國黃夫人。湖州德清縣人。初入魏峻叔高家。既出。復歸李仁本。媵其女。以入榮邸。時嗣王與芮苦無子。一幸而得男。是爲度宗。然自處極謙抑。雖處貴盛。每遇邸第親戚。至不敢坐。常以嬾子自稱。人亦以此多之。或者有魏子之謗。其實不然也。齊秦國夫人胡氏。亦同邑人。相去纔數里。賈陟濟川。制置少日。舟過龜溪。見婦人浣衣也。偶盼之。因至其家。問夫何在。曰。未歸。語稍洽。調之曰。肯相從乎。欣然惟命。及夫還。扣之亦無難色。遂攜以歸。既而生似道。未幾出嫁爲民妻。似道年長。始奉以歸。性極嚴毅。似道畏之。當景定咸淳間。屢入禁中。隆國至。與同寢處。恩寵甚渥。年至八十有三。上方賜祕器及冰腦各五百兩。賻銀絹四千兩。正命。中使護葬。帥漕供費。凡兩輟朝。賜諡柔正。又賜功德寺及田六千畝。可謂盛矣。一邑產二女貴人。

前此之所未有也。

一母生二名儒

陳了翁之父尙書與潘良貴義榮之父情好甚密。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種相似，獨有一事不如公，甚以爲恨。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它日生子，卽見還。旣而遣至，卽了翁之母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名儒，亦前所未有。

宜興宰

嘉熙間，近屬有宰宜興者。縣齋之前，紅梅一樹，極蓓麗華粲。交陰半畝，花時命客飲其下。一夕酒散，月明獨步，花影忽見紅裳女子，輕妙綽約，警然過前，躡之數十步而隱。自此恍然若有所遇，或酣歌寤言，或癡坐，竟日。其家憂之，有老年頗知其事，乘間白曰：昔聞某知縣之女有殊色，及笄未適而夭。其家遠在湖湘，因藁葬於此，樹梅以識之。疇昔之夜所見者，豈此乎？遂命發之，其棺正蟠絡老梅根下，兩牆微蝕，一窾如錢。若蛇鼠出入者，啓而視之，顏貌如生，雖粧飾衣衾，略不少損，直國色也。趙見爲之惘然心醉，昇尸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體亦和柔，非尋常僵尸之比。於是每夕與之接焉。旣而氣息憊然，疲薺不可治，文書其家，乃乘間穴壁取焚之，令遂屬疾而殂，亦云異矣。嘗見小說中所載，寺僧盜婦人屍，置夾壁中，私之後，其家知狀，訟於官，每疑無此理。今此乃得之親，舊目擊，始知其說不妄。然通鑑所載，赤眉發呂后陵，汗辱其尸，有致死者，蓋自昔固有此異矣。

近世江西有善醫號嚴三點者。以三點指間知六脈之受病。世以爲奇。以此得名。余按診脈之法。必均調自己之息。而後可以候他人之息。凡四十五動爲一息。或過或不及。皆爲病脈。故有二敗三遲四平六數七極八脫九死之法。然則察脈固不可以倉卒得之。而況三點指之間哉。此余未敢以爲然者。或謂其別有觀形察色之術。姑假此以神其術。初不在脈也。紹興間。王繼先號王醫師。馳名一時。繼而得罪。押往福州居住。族叔祖宮教時赴富沙。倅素識其人。適邂逅旅舍。小酌以慰勞之。因求察脈。王忽愀然曰。某受知既久。不敢不告。脈證頗異。所謂脈病人不病者。其應當在十日之內。宜亟反轍。尙可及也。因泣以別。時宮教康強無疾。疑其爲妄。然素信其術。於是卽日回轅。僅至家數日而殂。亦可謂異矣。又嘗聞陳體仁端明云。紹熙間有醫邢氏。精藝絕異。時韓平原知閣門事。將出使。俾之診脈。曰。脈和平無可言。所可憂者。夫人耳。知閣回。輒曰。恐未必可相見也。韓妻本無疾。怪其妄談。然私憂之。泊出疆甫數月。而其妻果殂。又朱丞相勝非子婦偶小疾。命視之。邢曰。小疾耳。不藥亦愈。然自是不宜孕。孕必死。其家以爲狂誕。後一歲。朱婦得男。其家方有抱孫之喜。未彌月而婦疾作。急召之。堅不肯來。曰。去歲已嘗言之。勢無可療之理。越宿而婦果殂。余謂古今名醫多矣。未有察夫脈而知妻死。未孕而知產亡者。嗚呼。神已哉。

陳日照

安南國王陳日照者。本福州長樂邑人。姓名爲謝升卿。少有大志。不屑爲舉子業。間爲歌詩。有云。池魚便作鷓鴣化。燕雀安知鴻鵠心。類多不羈語。好與博徒豪俠游。屢竊其家所有。以資妄用。遂失愛其父。其叔乃獨異之。每加回護。會其家有姻集。羅列器皿。頗盛。至夜。悉席卷而去。往依族人之仕湖湘者。至半途。呼

渡舟子所須未滿。毆之中其要害。舟遽離岸去。謝立津頭以俟。聞人言舟子已殞。因變姓名逃去。至衡爲人所捕。適主者亦閩人。遂陰縱之。至永州久之無聊。授生徒自給。永守林岳亦同里。頗善遇之。居無何有邕州永平寨。巡檢過永一見奇之。遂挾以南寨。居邕宜間。與交趾鄰近。境有棄地數百里。每博戲則其國貴人皆出於市。國相乃王之塔。有女亦從而來。見謝美少年悅之。因請以歸。會試舉人。謝居首選。因納爲壻。其王無子。以國事授相。相又昏老。遂以屬壻。以此得國焉。自後屢遣人至閩訪其家。或以爲事不可料。不宜與之通。竟以歲久難以訪問。返命焉。其事得之陳合惟善僉樞云。

賈師憲二則

徐謂禮嘗涉獵袁李之書。自詭閩人。貴賤多奇中。與賈師憲丞相爲姻聯。賈時年少。荒於飲博。其生母胡夫人苦之。因扣徐云。兒子跌宕若此。以君相法言之。何如。徐因曰。夫人勿多憂。異日必可作小郡太守。母喜而誦其言於子。他日賈居相位。徐以親識故求進。久之不遂。賈母爲言之。賈不獲已。答曰。徐親骨相寒薄。止可作小郡太守耳。遂以上饒郡與之。以終身。蓋深銜前言也。然師憲少年日。嘗馳馬出遊湖山。小憩棲霞嶺下。忽有布裘道者。瞪視曰。官人可自愛重。將來不在韓魏公下。賈意其見侮。不顧而去。旣而醉博平康。至於敗面。他日復遇道者。頓足驚嘆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能令終矣。其後悉驗。

賈師憲柄國日。嘗夢金紫人相。口□傍一客謂之曰。此人姓鄭。是能制公之死命。時大璫鄭師望方用事。意疑其人。且姓與夢合。於是竟以他故擯逐之。及魯港失律。遠謫南荒。就紹興差官押送。則本州推官沈士珪攝山陰尉鄭虎臣也。鄭武弁。嘗爲賈所惡。適有是役。遂甘心焉。賈臨行置酒。招二人。歷言前夢。且祈

哀微底云。向在維揚日。襄鄧間有人善相。一日來。值其跣足臥。因歎惜再三。私謂客曰。相公貴極人臣。而足心內陷。是名猴形。恐異時不免有萬里行耳。是知今日竄逐之事。雖滿盈招咎。蓋亦有數存焉。及抵清漳之次日。泣謂押行官曰。某夜來得夢。大不祥。離此地。必死無疑。幸保全之。遂留連三日。逗遛不行。而官吏迫催之。離城方五里許。小泊木綿庵。竟以疾殞。或謂虎臣有力焉。先是林僉樞存孺。久爲賈所擯。謫之南州。道死於漳。漳有富民。蓄油杉甚佳。林氏子弟欲求而價穹不可得。因撫其木曰。收取收取。留與賈丞相自用。蓋一時憤悵之語耳。至是郡守與之經營之。竟得此物以斂。可謂異矣。死生禍福。皆有定數。不可幸免也如此。此事親聞之沈士珪云。

馬生

會稽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喜賓客。有姬美艷。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丞者。頗黠。因與之目成。一旦馬生殞。姬出。梁捐金得之。它日置酒觴客。陳無損益之在坐。酒酣。舉杯屬梁曰。有儷語奉上。梁諦聽之。卽琅然高唱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毋逝我梁。一坐大呼笑。而主人慙然不樂。無幾梁亦死焉。人尤無損之戲。然聞者亦可以警也。

嚴蕖

天台營妓嚴蕖。字幼芳。善琴奕。歌舞絲竹。書畫。色藝冠一時。間作詩詞。有新語。頗通古今。善逢迎。四方聞其名。有不遠千里而登門者。唐與正守台日。酒邊常命賦紅白桃花。卽成如夢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與正賞之雙縑。又七夕郡齋開宴。坐有

謝元卿者，豪士也。夙聞其名，因命之賦詞，以己之姓爲韻。酒方行而已，成鵲橋仙云：碧梧初墜，桂香纔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鵲懶，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在天上方纔隔夜。元卿爲之心醉，留其家半載，盡客囊囊饋贈之而歸。其後朱晦菴以庾節行部至台，欲撫與正之罪，遂指其嘗與藁爲濫繫獄月餘。藁雖備受箠楚，而一語不及唐，然猶不免受杖。移籍紹興，且復就越置獄鞫之，久不得其情。獄吏因好言誘之曰：汝何不早認，亦不過杖罪，況已經斷罪，不重科，何爲受此辛苦耶？藁答云：身雖賤妓，縱是與太守有濫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僞，豈可妄言以汙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其辭旣堅，於是再痛杖之，仍繫於籍。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然藁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聽，未幾朱公改除，而邱霖商卿爲憲，因賀朔之際，憐其病瘁，命之作詞自陳。藁略不構思，卽口占卜算子云：不是受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卽日判令從良，繼而宗室近屬納爲小婦，以終身焉。夷堅亦嘗略載其事，而不能詳。余蓋得之天台故家云。

陳孝女

陳孝女，錢塘人也。父業儒，嘗受男爵，漫游江淮間，居胭脂嶺下，家粗給。乙亥兵火，挈家永嘉山中，悉爲盜所掠，僅留一女，十歲，攜之乞食以歸。故居蕩不復存，因寄五里塘舊僕家，聞殊勝寺設粥供，日攜女就寺食。凡數月，僧知所以，頗憐之，俾留衆寮，供榜疏職。時孫元帥下李知事者，東平人也，頗知書，亦寓寺傍。暇日至寺，必從容與僧談，欲謀一士爲友。僧以陳爲薦，一見投合如久要，館穀加厚。其女亦得其室之撫誨。

洞達孝敬。時屆仲春。女子忽謂其父云。吾母墓在故居側。久不拜掃矣。今值禁烟。聞主人將爲湖山遊。能乘此機。一往祭奠否。父卽備牲醴以與俱。既至墓所。拜奠罷。李偕攜酒飲傍舍。女悲泣不已。父勉之還。則泣告曰。比聞李氏今將北歸。吾父子必將從之。父老子幼。南北萬里。何日可再至吾母墓下。此所以痛也。言與泪俱下。父亦感慟。而女躡踊呼號。聲振林木。久而仆地。視之死矣。李義之因與墓隣。斂而附於母冢之傍。云嗚呼。古有曹饒二娥。焜耀史冊。著爲美談。今陳氏女年甫十四。而天性至孝。抱冢泣死。視前修爲無愧矣。因詳著以俟傳忠孝者。

癸辛雜識前集

周密

趙溫叔

趙溫叔丞相。形體魁梧。進趨甚偉。阜陵素喜之。且聞其飲啖數倍常人。會史忠惠進玉海。可容酒三升。一日召對便殿。從容問之曰。聞卿健啖。朕欲作小點心相請。如何。趙悚然起謝。遂命中貴人捧玉海賜酒。至六七。皆飲。繼以金杵捧籠炊百枚。遂食其半。上笑曰。卿可盡之。於是復盡其餘。上爲之一笑。其後均役。口南暇日。欲求一客伴食。不可得。偶有以本州兵馬監押某人爲薦者。遂召之燕飲。自早達暮。賓主各飲酒三斗。猪羊肉各五觔。蒸糊五十事。趙公已醉飽。摩腹而監押者屹不爲動。公笑云。君尙能飲否。對曰。領鈞旨。於是再飲數杓。復問之。其對如初。幾又飲斗餘。乃罷。臨別。忽聞其人腰腹間。嗚然有聲。公驚曰。是必過飽。腹腸迸裂無疑。吾本善意。乃以飲食殺人。終夕不自安。黎明。亟遣鈴下老兵往問。而典客已持謁白曰。某監押見留客次謝筵。公愕然延之。扣以夜來所聞。踟躕起對曰。某不幸抱饑疾。小官俸薄。終歲未嘗

得一飽。未免以革帶束之腹間。昨蒙宴賜。不覺果然。革條爲之迸絕。故有聲耳。

湯某

建康緝捕使臣湯某者。於儕輩中著能聲。蓋本羣盜巨擘也。一日有少年衣裳楚楚。背負小笈。投湯所居。湯遣詢誰何。則自通爲鄴沙王小官人。趨前致拜。湯亦素知其名。因使小憇辭云。觀察在此不敢留。只今往和州擬假一力。負至東陽鎮間渡。湯疑有他。遂擇其徒狙黠者偕往。俾偵伺之。自離城闕。遇肆輒飲。已而大吐。幾不能步。同行者左負笈。右扶醉人。殊倦甚。悲曰。湯觀察以其爲好手。不過一酒徒爾。凡七十里。抵鎮邸。大吐投床。終夕索水。喧呶不少休。黎明有騎馬扣門者。乃湯也。密扣同行。知夕來酒醉伏枕。亟造臥所。少年聞湯來。則亦扶頭強披衣。扣所以至。湯謾以他語答之。少年笑曰。得非疑某沿途有作過否。因指同行爲證。且曰。雖然。或有他故。願效區區之力。湯囁嚅久之。曰。不敢相疑。實以夜來總所大有酒樓。失銀器數百兩。總所移文制司。立限購捕。嚴甚。少違則身受重譴矣。束手無措。用是冒急求策耳。少年微笑曰。若然。則關係甚大。恐妖異所爲。非人力能措手。惟有祈哀所事香火。或可徼神物之庇耳。湯哂其醉中語誕荒。不復詰。力邀同還。抵家。謾用其說。禱之聖堂。則所失器物。皆粲然橫陳。供床下矣。湯始大驚。以爲神方欲出謝之。則其人已去矣。盜亦有道。其是之謂乎。

鄭千里女

瑞州高安縣旌義鄉鄭千里者。有女定二娘。己酉秋。千里抱疾危甚。女割股和藥。疾遂瘥。至次年春。汲井之次。忽雲湧於地。不覺乘空而去。人有見若紫雲接引而昇者。於是鄉保轉聞之縣。縣聞之州。乞奏於朝。

立廟旌表。以勸孝焉。久之未報。然鄉里爲立仙姑祠。禱祈輒應。遠近翕然趨之。作會幾數千人。明年苦旱。里士復申前請。時洪起畏以立爲宰。頗疑有他。因閱故牒。密遣縣胥廉其事。適新建縣有闕氏者。顧一婢來歷不明。且又旌義人。因呼牙儉訊。卽所謂鄭仙姑也。蓋此女初已定姻。而與人有姦而孕。其父醜之。遂宛轉售之。傍邑乃設爲仙事以掩之。利其施享之入。以爲此耳。昌黎謝自然華山女詩。蓋亦可見。然則世俗所謂仙姑者。豈皆此類也耶。

吳四丈

節序交賀之禮。不能親至者。每以柬刺僉名於上。使一僕遍投之。俗以爲常。余表舅吳四丈。性滑稽。適節日無僕可出。徘徊門首。恰友人沈子公僕送刺至。漫取視之。類皆親故。於是酌之以酒。陰以己刺盡易之。沈僕不悟。因往遍投之。悉吳刺也。異日合并。因出沈刺大束。相與一笑。鄉曲相傳。以爲笑談。然類說載陶穀易刺之事。正與此相類。吳效之爲戲耳。又雜說載司馬公自在臺閣時。不送門狀。曰。不誠之事不可爲之。滎陽呂公亦言。送門狀。習以成風。旣勞作僞。且疎拙露見。可笑。則知此事由來久矣。今時風俗轉薄之甚。昔日投門狀有大狀小狀。大狀則全紙。小狀則半紙。今時之刺。大不盈掌。足見禮之薄矣。

韓彥古

韓彥古。字子師。詭譎任數。處性不常。尹京日。范仲西叔爲諫議大夫。阜陵眷之厚。大用有日矣。范素惡韓。將奏黜之。語頗泄。韓寤甚。思所以中之。范門清峻。無間可入。乃以白玉爲小合。滿貯大北珠。緘封於大合中。厚賂鈴下老兵。使因間通之。范大怒。叱使持去。所愛亦在傍。怪其奩大而輕。曰。此何物也。試啓觀之。則

見玉合益怪之。方復取視。玉滑而珠圓。分迸四出。失手墮地。合既碎。益不可收拾。范見而益怒。自起掉妾之冠。而氣中仆地。竟不起。其無狀至此。李仁甫亦惡其爲人。弗與交。請謁嘗瞰其亡。一日知其出。往見之。則實未嘗出也。既見。韓延入書屋而請曰。平日欲一攀屈而不能。今幸見臨。姑解衣盤礴可也。仁甫辭再三不獲。遂爲強留。室有二廚貯書。牙籤黃袱。扃護甚嚴。仁甫問此爲何書。答曰。先人在軍中日得於北方。蓋本朝野史。編年成書者。是時仁甫方修長編。既成。有詔臨安給筆札。就其家繕錄以進。而卷帙浩博。未見端緒。彥古常欲略觀。不可得。至是仁甫聞其言。窘甚。亟欲得見之。則曰。家所祕藏。將卽進呈。不可他示也。李益窘。再四致禱。乃曰。且爲某飲酒。續當以呈。李於是爲盡量。每杯行。輒請至酒罷。笑謂仁甫曰。前言戲之耳。此卽公所著長編也。已爲用佳紙作副本裝治。就以奉納。便可進御矣。李視之信然。蓋陰戒書吏傳錄。每一板酬千錢。吏畏其威。利其償。輒先錄送韓所。故李未成帙。而韓已得全書矣。仁甫雖憤愧不平。而亦幸蒙其成。竟用以進。其怙富玩世。狡猾每若此。

癸辛雜識後集

周密

三學

三學之橫盛於景定淳祐之際。凡其所欲出者。雖宰相臺諫亦直攻之。使必去。權乃與人主抗衡。或少見施行。則必借秦爲喻。動以坑儒惡聲加之。時君時相。略不敢過而問焉。其所以招權受賂。豪奪庇姦。動搖國法。作爲無名之謗。扣閣上書。經臺投卷。人畏之如狼虎。若市井商賈。無不被害而無所赴愬。非京尹不敢過問。雖一時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不恤行之。亦未如之何也。大全時極力與之爲敵。重修丙辰監令。

榜之三學。時則方大猷實有力焉。其後諸生協力合黨。以攻大全。大全終於得罪而去。至於大猷實有題名之石。磨去以爲敗羣之罰。自此之後。恣橫益甚。至賈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各重其見數。豐其饋。給增撥學田。種種加厚。於是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雖目擊似道之罪。而噤不敢發一語。及賈要君在國。則上書贊美。極意挽留。今日曰師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無一人敢少指其非。直至魯港潰師之後。始聲其罪。無迺晚乎。蓋大全之治三學。乃懲嵩之之不敢爲。似道之不敢輕治。乃監大全之無能爲。至彭成大之爲前廊。竟撫爲平日之賊。決配南恩州。學舍寂不敢發一語。此其術亦有過人者。

韓平原

韓平原被誅之夕。乃其寵姬四夫人誕辰。張功甫移庖大燕。至五更方散。大醉幾不能起。幹辦府事周筠。以片紙入投云。聞外間有警不佳。乞關閣門免朝。韓怒曰。誰敢如此。至再三皆不從。乃盥櫛。取瑞香番羅衣一襲。衣之。登車而往。旋即殿司軍已圍繞府第矣。是夕所用御前樂部伶官。皆閉置於內。饑餓三日。始放。時趙元父祖母蘄國夫人徐氏。與其母安部頭。皆在府中。目擊其事。後斥賣其家所有之物。至於敗衣破絮。亦各分爲小包。包爲價若干。時先妣以數券得一包。則皆婦人弊褻也。方恚恨以爲無用。欲棄之。疑其頗重。則內藏大北珠二十粒。蓋諸婢一時藏匿。爲逃去之計。適倉皇遺之云耳。

馬廷鸞

咸淳甲戌之夏。丞相番陽馬公廷鸞。字翔仲。以翻胃之疾。乞去甚苦。凡十餘疏。始得請。則疾已棘矣。以暑

甚病危。不可卽途。遂出寓於六和塔。余受公知。間日必出問之。時公偃臥小榻。素無姬妾。止一村僕。煮藥其傍。嘗凄然謂余曰。吾家素貧。少年應南宮之試。止草履襜褕而已。一日道間餒甚。就村居買螺螄羹。泡蒲囊中冷飯食之。遂得此疾。既無力治藥。朋友憐之者。以二陳湯服之。良愈。是歲竊冒省魁。後爲兩制。日疾復作。醫者復以丁香草果飲。亦三兩服卽愈。因念前疾之所以不死者。蓋有後來之功名故也。今承乏廟堂。分量極矣。過矣。今疾復作。而衆藥不效。勢無生理必矣。所恨者時事日異。無以報國。爲不滿耳。因泣下數行。然賈師憲終疑其托疾引去。欲相避者。因奏知。自出關訪問之。其實覘之也。及見其骨立羸然。乃始驚曰。碧梧乃真病也。次日奏聞。以大觀文知鄉郡。以榮其歸。且特賜東園祕器。以爲沿途緩急之備。公卽日輿疾以歸。及還番陽。疾乃安。閱月而全愈。未幾以吳堅爲相。是冬北軍渡江。督府軍潰。而國隨以亡矣。使公不病。病不亟。則位不可釋。位不可釋。則奉璽狩北之責。公實居之。今乃以疾而歸。歸而疾愈。安處山林。著書教子者。凡十四年。而後薨。此非天相吉德。曲爲之庇。安能若是哉。公嘗自著番陽遺老傳。及門人所述年譜。備載出處之詳。茲不贅云。

廖瑩中

賈師憲還越之後。居家待罪。日不遑安。翹館諸客。悉已散去。獨廖玉瑩中。館於賈府之別業。仍朝夕從不捨。乙亥七月一夕。與賈公痛飲終夕。悲歌雨泣。到五鼓方罷。廖歸舍。不復寢。命愛姬煮茶以進。自於笈中取冰腦一握服之。既而藥力不應。而業已求死。又命姬曰。更欲得熱酒一杯飲之。姬復以金杯進酒。仍於笈中再取片腦數握服之。姬覺其異。急前救之。則腦酒已入喉中矣。僅落數片於衣袂間。姬於是垂泣相

持。廖語之曰。汝勿用哭我。我從丞相。必有南行之命。我命亦恐不免。年老如此。豈能復自若。今得善死矣。吾生平無負於主。天地亦能鑒之也。於是分付身後大概。言未既。九竅流血而斃。

過癩

閩中有所謂過癩者。蓋女子多有此疾。凡覺面色如桃花。卽此證之發見也。或男子不知而誤與合。卽男染其疾。而女瘥。土人旣皆知其說。則多方詭作。以誤往來之客。杭人有嵇供申者。因往莆田道中。遇女子獨行。頗有姿色。問所自來。乃言爲父母所逐。無所歸。因同至邸中。至夜甫與交際。而其家聲言捕姦。遂急竄而免。及歸。遂苦此疾。至於墜耳塌鼻。斷手足而殞。癩卽大風疾也。

趙孟桂

乙亥歲。國事將危。忽傳當塗孟之縉妻趙氏孟桂。見爲伯顏丞相次妻者。朝廷遂以太后命。遣人齎金帛與之。俾贊和議。繼得孟桂回奏云。和議將成。遂復賜手詔云。勅孟桂。吾老矣。不幸遭家多難。嗣君在疚。不謂似道失信。北朝致開邊釁。生靈荼毒。宗社阽危。日夜思此。惟有流涕。忽覽來奏。知爾身在邊方。心存宗國。且拳拳以講信爲請。自非孝順一念。發於天性。疇克有此。得書喜幸。莫有云喻。已詔丞相遣使通問。以全兩國生靈之命。尙賴爾委曲贊助。速成議和。以慰老懷。復遣人以金帛慰之。繼而寂然無報。及事定。孟桂南歸。雪川蓋未嘗爲伯顏次妻。亦未嘗得詔及賜物也。蓋奸人乘危造爲此說。以騙脫朝廷金帛耳。問探不明。有類兒戲。國安得不亡哉。孟桂乃趙忠惠與篤之妹。今爲尼。改名子桂。住湖州廣福寺云。

癸辛雜識續集

周密

羅椅

羅椅字子遠。號礪谷。廬陵產也。少年以詩名。高自標置。常以詩投後村。有華裾客子袖文過之句。知其爲巨富家子也。壯年留意功名。借徑勇爵。捐金結客。馳名江湖。時方尙程朱之學。於是盡棄舊習而學焉。然性理之學。必須有所授。然後名家。於是尊饒雙峯爲師。時四方從之者數百。類多不能文之人。子遠天資素高。又濟之以性理之學。竟爲饒氏高弟。其實欲蓋陶猗之名也。未幾以李之格薦。登賈師憲之門。久之。賈惡其不情。心薄之。時在江陵。值庚申透渡之事。遂去賈往維揚。依趙月山。遂青鞋破襪。蓬頭垢面。儼然一貧儒也。月山得其銜袖之文。甚喜。遂延之教子。賓主極相得。未幾。師憲移維揚。月山仍參闈幕。一日。話間云。兒輩近得一師。善教導。蓋廬陵羅兄也。才美可喜。但一貧可念也。師憲先廉知爲子遠。給月山云。好秀才。能教子弟。極難得。願見其人。月山遂拉子遠出見之。師憲爲之絕倒。月山茫然問所以。師憲曰。此江西羅半州也。其家富豪十倍於我輩。執事高明。乃爲所欺耶。月山甚慚。子遠知蹤跡已露。遂告別而去。旣而登丙辰第。以秉義郎換文林。爲江陵教。又改潭教。潭之士聞其來。先懷輕侮之意。及至。首講中庸。齊聲可聽。諸生乃無語。及宰贛之信豐。登畿爲提轄。榷貨務。賈師憲旣知其平生素詭詐。不然之。久而不遷。至度宗升遐。失於入臨。於是臺評論罷而去。饒雙峯者。番陽人。自詭爲黃勉齋門人。於晦菴爲嫡孫行。同時又有新淦董敬菴。韓秋巖。皆爲雙峯門人。子遠與之極相得。互相稱道。及世變後。道學旣掃地。董韓再及門。則子遠不復納之矣。董韓亦行怪者。俱不娶。雙峯死。二君匍匐往哭。縞素背負木主。每夕旅邸輒設位。奉木主哭臨之。旅主人皆患苦之。及道由撫州。黃東發震時爲守。津吏報云。有二秀才素衣背位牌入界。

大哭而去。行止怪異。不知何人。東發聞之。卽往迎之。亦製服於郡廳設位。三人會哭。俱稱先師之喪。及自石洞回。東發聘董爲臨汝堂長。書幣極厚。留韓郡齋。蓋一時道學之怪。往往至此。時人有言云。道學先牌人。愆行董敬菴。淦之浮薄者。鄉人呼爲董苟菴。韓自詭爲魏公之裔。僻居蔀屋。而榜帖則必稱本府。常語朋友云。先忠獻王勳德在國史。先師文公精神在四書。諸賢不必對老夫說功名。說學問。以此往往爲後生輩所譏云。

葉醫

括之縉雲。有葉醫。挾術頗精。一夕忽夢。追至城隍。主者戒云。凡今北之人。虐南人。蓋有數。若南人恃北勢。以虐南人者。此神明之所甚怒。罪無赦。趙某者。昔在福州日。殺人至多。獲罪於天。今使之得暗疾而死。或以穀二石。酒二斗。雞四隻。相邀。汝慎毋往。不然逆天之罪。不可違也。然於次日。必有葉氏亦以此數相償。且有重獲也。旣覺。惴惴然。遂往廟中炷香。甫歸家。而趙氏之家。令人果以物至相邀。遂辭以疾不往。次日葉府召醫。疾愈。以物酌謝。乃雞酒穀如夢中之數。收功獲謝。而趙則殞矣。

海井

華亭縣市中有小常賣鋪。適有一物。如小桶而無底。非竹非木。非金非石。旣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如此者。凡數年。未有過而睨之者。一日有海舶老商見之。駭愕。且有喜色。撫弄不已。叩其所直。其人亦踴躍。意必有所用。漫索五百緡。商嘻笑。償以三百。卽取錢付之。駟因叩曰。此物我實不識。今已成交得錢。決無悔理。幸以告我。商曰。此至寶也。其名曰海井。尋常航海。必須載淡水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海水。置此井于

水中汲之皆甘泉也。平生聞其名於番賈，而未嘗遇。今幸得之，吾事濟矣。

智井枯骸

李仲賓，行父，少孤貧，居燕城中，荒地多枸杞。一日，踰隣寺，頽垣往采杞子。日正午，方行百餘步，忽迷失，故道但見黃沙莽莽，非平日經行境界，心甚異之。舉頭見日色昏，猶能認大悲閣爲所居之地，遂向日南行。循閣以尋歸路，忽見一壯夫，白帶方巾，步武甚健，厲聲問往何方。方錯愕間，遽以手捽其胸。李素多力，善搏，急用拳捶之。其人仆，已失其首。心知爲鬼物，然猶踉蹌相向。李復以拳仆之，隨仆隨起者十餘次。其人遂似怒而去。既稍前，則無首者踞坐大石上，以俟。意將甘心焉。然路所必經，勢不容避。忽記腰間有采杞之斧，遂持以前。其人果起而迎之。遂斧其頸，鏗然有聲。乃在青石上，其人寂然不見。而異境亦還元觀。乃私識其處而歸。家人見其神采委頓，問之則不能語。越宿，方能道所以。遂偕數人往訪其處，果有斧痕在石上。遂啓其石下，乃智井。井中皆枯骸也。詢之，蓋亡金兵亂中死者。遂函其骨，遷窆他所。後亦無他。

扁令史

扁（音望）令史，河間人。其妻常爲白衣男子所據。來則痛飲，然後共寢。扁不勝其忿，於是仗利刃伺於床下。既而果來，擁婦劇飲，大醉，方欲就睡，掩其不備，以刃刺之。白衣沿壁而上，躡捷如飛。因逆刃搶殺之，墮地，化爲霜毛白鼠，身長五尺許，雙目爛然。遂抉其目珠，色深碧而徑寸，宛似瑟瑟。夜至暗室，有光芒尺餘。北人戲名曰姨夫眼。蓋北人以兩男子共狎一妓，則呼爲姨夫，故以爲戲云。

塞材望

塞材望。蜀人爲湖州倅。北兵之將至也。塞毅然自誓必死。乃作大錫牌。鐫其上曰。大宋忠臣塞材望。且以銀二笏。鑿竅併書其上曰。有人獲吾屍者。望爲埋葬。仍見祀。題云。大宋忠臣塞材望。此銀所以爲埋瘞之費也。日繫牌與銀於腰間。只伺北軍臨城。則自投水中。且遍祝鄉人。及常所往來者。人皆憐之。丙子正月。日。北軍入城。塞已莫知所之。人皆謂之溺死。旣而北裝乘騎而歸。則知先一日出城迎拜矣。遂得本州同知。鄉曲人皆能言之。

回回之俗

回回之俗。凡死者。專有浴屍之人。以大銅瓶。自口灌水。蕩滌腸胃穢氣。令盡。又自頂至踵。淨洗。洗訖。然後以帛拭乾。用紵絲或絹或布作囊。裸而貯之。始入棺。斂棺用薄松板。僅能容身。他不置一物也。其洗屍穢水。則聚之屋下大坎中。以石覆之。謂之招魂。置卓子坎上。四日一祀。以飯。四十日而止。其棺卽日便出。瘞之聚景園。園亦回回主之。凡賃地有常價。所用磚灰匠者。園主皆有之。特以鈔市之。直方殂之際。眷屬皆擄面。掉披其髮。毀其衣襟。躡踊號泣。振動遠近。棺出之時。富者則丐人持燭。撒果於道。貧者無之。旣而各隨少長。拜跪如俗禮。成服者。然後帖靴尖。以樂相慰勞之意。止令羣回誦經。後三日。再至瘞所。富者多殺牛馬。以饗其類。併及隣里。與貧丐者。或聞有至瘞所。脫去其棺。赤身葬於穴。以死者面朝西云。

徐蘭

淳祐間。吳妓徐蘭。擅名一時。吳興烏墩鎮。有沈承務者。其家巨富。慕其名。遂駕大舟往游焉。徐知其富。初至。則館之別室。開宴命樂。極其精腆。至次日。復以精縑製新衣一襲。奉之。至於輿臺。各有厚犒。如此兼旬。

日未嘗略有需索。沈不能自己。以白金五百星。并綵縑百匹饋之。凡留連半年。糜金錢數百萬而歸。於是徐蘭之聲播于浙右。豪俠少年無不趨赴。其家雖不甚大。然堂館曲折華麗。亭榭園池無不具。至以錦纈爲地衣。乾紅四緊紗爲單衾。銷金帳幔。侍婢執樂者十餘輩。金銀寶玉器玩。名人書畫。飲食受用之類。莫不精妙。遂爲三吳之冠。其後死。葬於虎邱。太學生邊雲遇作墓銘云。此亦娼中之貴者。其後如富沙之唐媚。魏華。蘇翠。京口邢蕊。韓香。越之楊花。繆翠。皆以色藝稱。士大夫之不自檢者。往往爲其所污。屢見之於白簡。

失巾人

費潔堂伯恭云。重慶受圍之際。城外一山極嶮絕。有洞。洞口僅容一人。而其間可受數百人。於是衆競趨之。復以土石窒其穴。時方初夏。一日忽天雷雨。火光穿透洞中。飛走不定。其間有老者云。此必洞中之人。有雷霆死者。遂取諸人之巾。以竹各懸之。洞外忽覩雷神於內。取一巾而去。衆遂擁失巾之人出之。洞外卽有神物挾之而去。至百餘步外。仆于田中。其人如癡似醉。莫知所以。然及雷雨息。復往洞中間之。但見山崩壞。洞中之人皆被壓死。無一人得免禍者。惟此失巾人獲存耳。

蔡起莘

永嘉有蔡起莘。嘗爲海上市舶。德祐之末。朝廷嘗令本處部集舟楫。以爲防招之用。其處有張曾二者。頗黠健。蔡委以爲部轄。旣而本州點撞所部船。有違闕。卽欲置張於極刑。蔡力爲祈禱。事從減。明年張宣使部舟。欲入廣。又以張不能應辦。欲從軍法施行。蔡又祈免之。遂命部舟入廣。以贖罪。未幾崖山之敗。張盡

有舟中所遣而歸觀。驟至貴顯。蔡旣歸溫。遂遭北軍所據。家遂破焉。因挈家欲入杭。謁親故。道由張浜。偶懷張曾二部轄者居此。今不知何如。漫扣之。酒家云。此處止有張相公耳。因同酒家往謁之。張見蔡卽下拜。稱爲恩府。延之入中堂。命兒女妻妾羅拜。白曰。我非此官人。無今日矣。遂造宅置田。造酒營運。遂成富人。張卽今宣慰也。名瑄。同時繼蔡爲市舶者。姓陳名璧。天台人。有方元者。世居上海。謹徒也。因事至官。陳遂槌折方手足。棄之於沙岸。後醫治復全。革世後。隸張幕下爲頭目。因部糧船往泉南。至台境。值大風不行。遂泊舟山。因取薪水登岸。望數里外有聚屋。扣之。土人則云。前上海陳市舶家也。方生意疑爲向所見殺者。卽攜酒往訪之。陳出迎。已忘其爲人。扣所從來。方以阻風告。陳遂置酒。酒半酣。方笑曰。市舶還記某否。某卽向遭折手足方元也。陳方愕然。遜謝。三鼓後。方哨百人乘炬挾刃而來。陳氏一家皆不得免焉。此二事一爲報恩。一爲復怨。皆得之于天。

陳諤

陳諤。字古直。號埜水。嘗爲越學正。滿替往婺之廉司。取解由歸途。偶憇山家。有長髯野叟。方搗柏子作油。見客至。遂少輟。相問。勞曰。君亦儒者邪。持盃茶飲之。遂問。今將何往。陳對以學正滿替。欲倒解由。別注他缺。髯叟忽作色而起。曰。子自倒解由。我自搗柏油。遂操杵。白。不復再交一談。陳異而詢於隣人。云。此傅秀才。隱者也。惡君言進取事故耳。陳心甚愧之。因賦詩云。忽遇深山避世翁。居然沮溺古人風。老來一出爲身計。不滿先生一笑中。

癸辛雜識別集

陳宜中

陳宜中之先爲吏。每以利物爲心。日計所及。以錢投大缶中。一錢爲一事。久而不可勝計。人多德之。嘗負官錢在囿。囑其孫往貸於葛宣義。葛居外沙。資累鉅萬。宿夢黑龍繞其廳柱。覺而異之。夙興未頽。徑出徬徨。若有所伺。家人呼之不顧。果有小兒來。年可十許歲。問其爲誰。曰陳某孫。又問來故。以實對。又問所需幾何。曰百千。如數付之。陳旣出。詣葛謝。葛曰。汝肯以此子見與否。陳曰。寒賤下吏。勢分遼絕。非所敢聞。葛勉使就學。許以捐助。未幾。以長女許之。旣而陳遊上庠。上書攻丁。南遷數年。賈相牢籠置之。倫魁。陳在。南日。葛以往。江心寺設水陸供。盡室以往。獨長女居守。葛巨富。是夕寇夜至。遂席捲以去。長女亦被獲以往。至是尋盟。乃以幼女歸之。陳後以文昌出守七閩。遇巧節。諸吏各有所獻。陳妻忽識一杵。似其家物。審是果也。因語陳。陳乃召吏扣所從來。則云海巡所遺。亟發兵圍其寨。盡俘諸寇。寘于理。悉得其情。正葛寇也。事已脗合。以次服誅。無漏網者。葛女已有二子。初猶隱不言。其妹爲言委曲。始執手相哭。乃并斃其二雛焉。

楊髡發陵

楊髡發陵之事。人皆知之。而莫能知其詳。余偶錄得當時其徒互告狀一紙。庶可知其首尾云。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內。有紹興路會稽縣泰寧寺僧宗允。宗愷盜砍陵木。與守陵人爭訴。遂稱亡宋陵墓。有金玉異寶。說誘楊總統。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爲名。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人部領人匠丁夫。前來將寧宗楊后理宗度宗四陵盜行發掘。割破棺槨。盡取寶貨。不計其數。又斷理宗頭。瀝取水銀含珠。用船裝載。

寶貨。回至迎恩門。有省臺所委官。攔擋不住。亦有臺察陳言。不見施行。其宗允宗愷。并楊總統等。發掘得志。又於當年十一月十一日。前來將孟后徽宗鄭后高宗吳后孝宗謝后光宗等陵。盡發掘。劫取寶貨。毀棄骸骨。其下本路文書。只言爭寺地界。並不曾說開發墳墓。因此江南掘墳大起。而天下無不發之墓矣。其宗愷與總統分贓不平。已受杖而死。有宗允者。見爲寺主。多蓄寶貨。豪霸一方。

志雅堂雜鈔

周密

蜘蛛腹中珠

甲午人日。張受益相訪。因言昔蒙古公在福建爲左丞時。有小民一婦人。以織麻爲業。每夜浸麻於大水缸中。來日視之。水盡涸。甚怪之。一夕密伺之。至夜半。有一物來。徑入缸中飲水。其身通明如月。照映里餘。細視乃一白蜘蛛。如斗米。栲栳大。其婦遂以雞籠罩之。剖其腹。得珠如大彈丸。明照一室。是夕地分有軍卒。見其家光燭天。翌日遂往扣婦人。初以爲無。終不能隱。遂出示之。其卒脅以威。以十五千得之。旣而主將千戶知其事。遂殺卒取之。如此凡轉數家。最後歸之蒙古公。前後凡殺十餘人。以滅口。遂以所得福王玉枕併進之。遂得江浙平章。禁中亦有一珠。向以三千定得之。賈人方之此珠。不及其半。蓋絕代之寶也。

南部新書

錢易

江淮間神祠

江淮間多九郎廟。與荊將軍廟。九郎者。俗云。郎苻堅之第九子。曾有陰兵之感。事極多說。荊將軍者。廟中多畫縛虎之象。蓋唐末浙西僧德林。少時遊舒州。路左見一夫荷鋤。治方丈之地。左右數十里。無居人間。

之對曰。頃時自舒之桐城至此。暴得疴疾。不能去。因臥草。及稍醒。已昏矣。四望無人。唯虎豹吼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從如大將。至此下馬。據胡牀坐良久。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縣下。遂上馬。忽不見。唯二卒在焉。某卽強起問之。答此茆將軍。常夜出獵虎。憂汝被傷。故使護汝。欲更問之。則困臥及覺。已日出。不見二卒。卽起行。意甚輕健。至桐城。頃之疾愈。故以所見之地立祠祀之。德林止舒州十年。及迴。則村落皆立茆將軍祠矣。

萬迴

萬迴。唐闕鄉人也。神用若不足。人謂愚癡。無所能。其兄戍安西。久不得問。雖父母亦謂其死矣。日夕悲泣。而憂思焉。萬迴顧父母感念其兄。忽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憂兄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萬迴曰。詳思我兄所要者。衣裝糗糧巾履之屬。悉備焉。某將往觀之。忽一朝齋所備而去。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不善矣。發書視之。乃兄迹也。宏農抵安西。蓋萬餘里。以其萬里而迴。故曰萬迴也。萬迴貌若愚癡。忽有此舉。人皆驚爲神異。睿宗在藩邸時。多行遊人間。萬迴每於聚落街衢中高聲曰。天子來。或聖人來。信宿聞。上必經過。徘徊也。安樂公主上之季妹也。附會韋氏。熱可炙手。道路懼焉。萬迴望見車騎。連唾曰。血腥血腥。不可近也。不久而夷滅矣。上知萬迴非常人。內出二宮人侍奉之。特於集賢院圖形焉。

王涯

王涯居相位。有女適竇氏。欲求錢十七萬。市一玉釵。涯曰。於女何惜。此妓物也。必與禍相隨。後數月。女自婚會歸。告王曰。前時玉釵在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歎曰。馮爲郎吏妻之首飾。有十七萬錢。其可

久乎。其善終乎。馮爲賈餽門人。最密。賈爲東戶。又取爲屬郎。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于賈忠。將發之。未能。賈入相。馮一日遇蒼頭於門。召而勗之曰。戶部中謗辭不一。苟不悛。必告相國。奴拜謝而去。未浹旬。馮晨謁賈。賈未興。時方冬。命火內有人曰。官當出。俄有二青衣出曰。相公恐員外寒。奉地黃酒三杯。馮悅。盡舉之。青衣入。馮出告其僕。馮曰。渴且咽。粗能言其事。食頃而終。賈爲興歎。出涕。竟不知其由。明年。王賈皆遭禍。噫。王以珍玩奇貨爲物之妖。信知言矣。而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也。馮以卑位貪貨。而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獲害。門客於牆廡之間。而不知欲始終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端。

宣政雜錄

闕名

徽宗

徽宗崇寧間。曾夢青童自天而下。出玉牌。上有字曰。丙午昌期。真人當出。上覺。默於疏簡札。謂丙午年是昌盛之時。真仙當降。乃預製詔書。具陳夢意。令天下尋訪異人。以詔揭於寶籙宮。然四方了無異人。至乙巳冬內禪。欽宗卽位。意當丙午之期矣。而次年金人犯順。有北狩之禍。僕實從徽宗北行。每語青童夢。怪其無驗。後乃悟曰。豈丙午是猖獗之期。而女真之人出也。蓋事未經變。不能悉其婉言。

朝野遺紀

闕名

顯仁后

和議成。顯仁后（徽宗后韋氏）將還。欽廟挽其輪而蹕之曰。第與吾南歸。但得爲太一宮主足矣。他無

望於九哥也。(高宗第九)后不能卻。爲之誓曰。吾先歸。苟不迎若。有瞽吾目。乃升車。既至。則是間所見大異。不久。后失明。募醫療者。莫能奏效。有道士應募。中貴導之入宮。金鍼一撥。左翳脫然。而復明。后大喜。曰。吾目久盲。得師重朝。更煩終始。其右報當不貲。道士笑曰。后以一目視足矣。以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吾師聖人也。知吾之隱。設几而留謝之。皆不答。方啜茶。遽索去。后固詢其報德。萬一者。謾曰。太后不相忘。略修靈泉縣朱仙觀足矣。拂衣即出。時上方視朝也。伎下入長樂。大驚。急跡訪之。寂無所得。後王剛中帥成都。而得旨東朝。圖朱仙像。進入。儼然當日道士也。

光廟

光廟聞貴妃無疾而殞。哭泣無節。初郊宿青城。淚不已。祀故止。而壽仁復至。玉津行園。亦犯玉女宓妃之戒。丙夜將臨。星月尙皎。方入大次。服竟冕。始摺大圭。烈風條起。劈歷一聲。燎火御幕皆仆。在位者辟易。上亦驚僵。而雨電交擊。衆皆暗中自救。不暇。莫能措手。稍霽。則已曙。亦不容即禮矣。聖體遂苦風眩。神位玉帛。牲牢皆狼籍。所執鎮圭。殿中監已授扶侍。御藥不知所在。一時策命宰臣望祀。車駕亟歸。療疾。雖御樓之類。悉不能舉矣。

孝光兩宮之隔

重華問上疾。自臨大內。撫視。上噤不知人。但張口嚙言耳。壽皇憂且怒。呼李后而數之云。宗廟社稷之重。汝不謹視。上使之至此。今將奈何。一時忿極。遽曰。萬一不復。當族汝家。既將往東朝。召留正責之曰。汝以爲相不強諫何事。正曰。臣非不言。奈不聽何。帝曰。爾自後須苦言之。若有不入。待朕留渠細語之。其言止。

是爾。光宗既愈，后泣謂曰：嘗勸哥哥少飲，不相聽。近者不豫，壽皇幾欲族妾家，何負何辜？既而聞留正所得聖諭，謂若更過宮，決被留，不可還矣。光宗已有怔忡之候，此語既入，故終乃畏父。玉輦無近於龍樓云。

壽仁后

壽仁后，惑日者言，已有厄於大內靜處，築精室獨居，以道粧事佛。病革，遂終於此。長御欲之椒殿取禮服，偶內人有怨后者，持鑰不啓，曰：使余憑誰命？俾此褱翟，既不得周身，則相與舉簣以歸於鳳儀，及半途或妄曰：風王至，則皆委之而走。時泰安恍惚內中，畏避之故也。及久知訛傳，方再有至者，則爲廊日所暴，體色黝然矣。措之大寢，宮人無計，致鮑於地，以蓮數十金餅亂其芬。洎事聞於外，梓人進棹，幾有小白之泚，後葬於赤山邢后之側，不久雷震毀攢，人共怪云。

楊后

韓成恭，上仙後，後宮爲上所眷者。今長秋與婕妤曹氏耳。時欲繼立椒塗，二黨交進，曹有姊妹通籍禁中，皆爲女冠，賜號虛無自然先生者。左右街都道錄者，皆厚於韓侂胄，或謂亦與之嬖。韓侍禁中時，多在曹位，故鑄金之際，意自輕重。然曹罕術，今長秋能挾數以御之，且上意專在楊，韓密聞之，未能奪也。先是禁中有二人懷春而病，事且媾，各設席以邀羊車，欲決此舉。二閣皆同日，今長秋故遜曹使朝飲，而已飲於夜，曹不寤也。逮盪酒甫一再行，曹未及有請，則楊位已奏恭肅帝輦矣。奏趣重疊上起，洎至楊所，則自從容，且遂留寢，故能砥筆展幅，以請奎章。上卽書貴妃楊氏，可立爲皇后，付外施行，而長秋復進筆乞，又書其一付其兄次山，逮曉雙出之。中貴所齋者未至省，而次山已持御筆自白廟堂矣。蓋后慮韓匿上批。

事或中變。故兩行之。使不可遏耳。

程子山

程敦厚子山。東坡表兄士元之孫也。秦檜善之。爲中舍時。一日呼至府第。請入內閣。坐候之終日。一室蕭然。獨案上有紫綾標一冊。書聖人以日星爲紀賦。末後有學生類貢進士秦暄呈文采艷麗。子山兀坐靜觀。反覆幾成誦。雖酒殺問勞。杳至及晚。竟不出。乃退。子山叵測也。後數日。差知貢舉。宣押入院。始大悟。卽以是命題。此賦果精。衆考官皆稱善。洎揭曉。乃孫果首選。

岳飛

孝廟追復岳飛官爵。收召其子孫。使給還元費。主者具當時所得。止九千緡物耳。其斃於獄也。實請具浴拉脅而殛。獄卒隗順負其屍出。踰城至九曲叢祠中。故至今九曲五顯廟尙靈。(舊在大理寺牆下)順葬之北湖之滸。身素有一玉環。順亦殉之。腰下樹雙橘於上。識焉。及其死也。謂其子曰。異時朝廷求而不獲。必懸官賞汝。告言曰。棺上一鉛笛。有棘寺勒字。吾埋殯之符也。後果購其瘞。不得。以一斑職爲賞。其子始上告官。悉如所言。而尸色如生。尙可更斂禮服也。

聞見雜錄

張乖崖

張乖崖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鄰家夜聚哭甚悲。訊之。其家無他故。乖崖詣其主人力叩之。主人遂以實告曰。某在官不自慎。嘗私用官錢。爲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則畏禍。從之則女子失節。約在朝夕。所以

舉家悲泣也。乖崖明日至門首，俟其僕出，卽曰：「我自汝主假汝至一親家，僕遲遲強之而去，出城使導馬前至崖間，卽數其罪，僕倉皇間以刃揮墜崖中，歸告其鄰，曰：『僕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也。

太祖

太祖卽位，方鎮多偃蹇，所謂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諸方鎮，授以弓劍，人馳一騎，與之私出固子門大林中，下馬酌酒，上語方鎮曰：「此間無人，爾輩要作官家者，可殺我而爲之。」方鎮伏地戰恐，上再三諭之，伏地不敢對。上曰：「爾輩是真欲我爲主邪？」方鎮皆再拜呼萬歲。上曰：「爾輩旣欲我爲天下主，爾輩當盡臣節，今後毋或偃蹇。」方鎮復再拜呼萬歲，與飲盡醉而歸。

張文懿

張文懿爲射洪令時，出城遇村寺老僧於道，邂逅過之，亦必出迎。文懿怪而詰之，僧曰：「長官來，則山神夜夢告某曰：『相公至矣。』一日復往，而僧不出。」文懿曰：「不出何也？」僧謝曰：「神不我告也。」文懿以爲誕，使僧問其所以。夜夢告曰：「長官誤斷殺牛事，天符已下，不復相矣。」文懿驚駭，省之果嘗有殺牛事也。遂復改正，明日再過寺，僧復出曰：「昨夕山神云：『長官復爲相，明日當來。』」但減算爾。後文懿再入中書。

諧史

沈俶

項羽廟

鬼物之於人，但侮其命之當死及衰者爾。苟人未當死，與命或未衰，則縱使爲妖爲孽，苟能禦之以正，亦無如之何。吳興郡有項羽廟，自古相承云：「羽多居郡廳前後，太守不敢上。」南史孔靖字季恭爲守，居之無

害。先是此邦類喪太守。人言卞山王項羽居郡廳事。以故多不利於太守。何季恭之獨不然也。蕭惠明。泰始初亦守是邦。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嘗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旣而不見。因有背瘡。旬日而卒。蕭琛字彥瑜。惠明從子也。後亦爲守。其本傳云。郡有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於郡廳事安床幕爲神主。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下再拜。祠以太牢。旣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屐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以脯代肉。竟不能害。以是觀之。魑魅魍魎。假羽名以興禍福。何獨貽害於惠明。而季恭彥瑜差無聞。然此非他。惠明之死。期將至。而二人者。福未艾耳。今晉川城之北門。有祠號霸王廟。其城門亦曰霸王門。廟有碑。本朝雍熙四年九月一日建。宣奉郎守太子中允通判張懌文也。惠明傳稱郡界有卞山。山下有廟。當是後人遷之入城云。

劉氏

宣和用兵。燕雲厚賦。天下緡錢。督責甚峻。民無貧富。皆被其害。時有海州楊允秀才。妻劉氏寡居。二子皆幼。積錢十屋。一日劉氏謂二子曰。國家用兵。斂及下戶。期會促迫。刑法慘酷。吾家積錢列屋。坐視鄉黨之困。與官吏之負罪。而晏然不顧。於心安乎。遂請於官。以緡錢一百萬獻納。以充下戶之輸。於是一郡數縣之官吏。得以逃責。而下戶得免於流離死亡者。皆劉氏之賜也。嗚呼。今之積金蓄穀。倍息計贏。遇災荒而幸。糶價之高。遭艱厄而擁窖藏之密者。滔滔皆是也。其視劉氏賢愚。何霄壤耶。

戴獻可僕

四明戴獻可者。疎財尚氣。喜從賢士大夫游處。而家世雄於財。凡客至必延款。士聞風而歸者。皆若平生歡也。獻可死。止一子伯簡。年十八九。未歷世故。暴承家業。用度無藝。里中惡少。因得與交。狎邪不數歲。破家。止有昌國縣魚鹽竹木之利。尚存。舊僕楊忠。主之。自獻可無患時。出納無纖毫欺。伯簡家業既蕩。獨楊忠所掌。猶可賴爲衣食資。遂往焉。楊忠拜哭盡哀。日與婦共事之。籍其資財之簿以獻。伯簡大喜。謂我固有之物。仍復妄爲。其游從輩聞之。又欲誘蕩焉。楊忠哭諫不顧。一日伯簡與其徒會飲。呼捕楊忠。挺刃而前。執其尤者。掉首頓之地。數曰。我事主人三十餘年。郎君年少。爾輩誘之爲不善。家產掃地。幸我保有此業。汝必欲蕩之。靡有子遺邪。我斷汝首告官請死。報吾主人於地下。又大叱令伏地受刃。其人哀號伏罪。請自今不敢復至。楊忠噤咽良久。收刃卻立曰。爾畏死給我邪。其人號曰。請自今不敢復至。忠曰。如此貸爾命。再至必屠裂爾軀。遂出帛數端曰。可負此亟去。其人疾走。忠遂揮涕謝。伯簡曰。老奴驚犯郎君。自今改前所爲。但聽老奴盡心力役。不二三年。舊業可復。不然。老奴當即日自沉於海。不忍見郎君餓死。以貽主人門戶羞也。伯簡慚泣。自是謝絕羣不逞。修謹自守。一聽楊忠所爲。果數年盡復。田宅楊忠事之彌謹。吁。楊忠其賢矣哉。真不負其名矣。其視幸主人之禍敗。從而取之者。孰非楊忠之罪人乎。

趙氏女

慶曆中。貝賊王則倡亂。率衆閉門爲不軌。知城中之女。無如趙氏女美。致帛萬端。金千斤。聘爲妻。且曰。女若不行。卽滅爾族。父母不敢違。獨女不可。曰。吾雖女子。戴天子天履。天子土十九年矣。縱不能執兵討叛。奈何妻之。泣涕不食。父母族人守之。以所得后服衣之。女曰。妻賊何后也。家人掩其口。卒逼以往。女登輿。

自殘於輿中。賊盛禮待之。聞報皆失色。而賊之親信自殺者三人。絕城逃者七十四人。懼爲賊所魚肉也。自此賊焰漸衰。以至於敗。嗚呼。識去就。知廉恥。仗節死義者。天下皆以是望士君子。而不以是望衆庶。常以是望男子。而不以是望婦人。今趙氏一民家女耳。表表之節如是。可謂出於人所甚難。而天下之所未嘗望者。彼士君子號爲男子者。觀之。寧不有愧於心耶。

徐觀妙

徐氏名觀妙。歷陽人。江東曹閔中之女也。嫁郡士張弼。建炎己酉。虜犯維揚。官軍望風輒潰。多肆擄掠。和人大恐。弼與鄰皆往裕溪避賊。獨徐氏不去。爲亂兵所掠。大罵曰。朝廷畜汝輩。以備緩急。今虜犯行在。不能赴難。而乘時爲盜。我恨一女子。力少勢弱。不能斬汝。寧肯爲汝曹所辱。以苟活耶。賊慚恚。以刃刺殺。投之江中。嗚呼。士方平時。自視霄漢。抵掌大言。以節義自許。一落賊手。則蠅營狗苟。乞一旦之命。或出力而助虐者多矣。徐氏眇然一婦。乃能奮不顧死。與秋霜烈日爭嚴。嗚呼。壯哉。

邱浚

余每見世情炎涼。釋道尤甚。幼時嘗侍親遊一二寺觀。多有此態。歸而相語。未嘗不慨然也。近閱張文潛雜志。忽見一事。不覺愜然而書之。殿中丞邱浚。嘗在杭州謁釋珊。見之殊傲。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之甚恭。邱不能平。伺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邪。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杖珊數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奇哉。殊快人意。

我來也

京城圍圍之區竊盜極多蹤跡詭秘未易根緝趙師鬲尙書尹臨安日有賊每於人家作竊必以粉書我來也三字於門壁雖緝捕甚嚴久而不獲我來也之名聞傳京邑不曰捉賊但云捉我來也一日所屬解一賊至謂此卽我來也亟送獄鞫乃略不承服且無贓物可證未能竟此獄其人在禁忽密謂守卒曰我固嘗爲賊却不是我來也今亦自知無脫理但乞好好相看我有白金若干藏於寶叔塔上某層某處可往取之卒思塔上乃人跡往來之衝意其相悔賊曰毋疑但往此方作少緣事點塔燈一夕盤旋終夜便可得矣卒從其計得金大喜次早入獄密以酒肉與賊越數日又謂卒曰我有器物一甕眞侍郎橋某處水內可復取之卒曰彼處人鬧何以取賊曰令汝家人以籬貯衣裳橋下洗濯潛擲入籬覆以衣昇歸可也卒從其言所得愈豐次日復勞以酒食卒雖甚喜而莫知賊意一夜至二更賊低語謂卒曰我欲略出四更盡卽來決不累汝卒曰不可賊曰我固不至累汝設或不復來汝失囚必至配罪而我所遺儘可爲生苟不見從卻恐悔吝有甚於此卒無奈遂縱之去卒坐以伺正憂惱間聞簷瓦聲已躍而下卒喜復桎梏之甫旦啓獄戶聞某門張府有詞云昨夜三更被盜失物其賊於府門上寫我來也三字師鬲撫案曰幾誤斷此獄宜乎其不承認也止以不合犯夜從杖而出諸境獄卒回妻曰半夜後聞叩門恐是汝歸亟起開門但見一人以二布囊擲戶內而去遂藏之卒取視則皆黃白器也乃悟張府所盜之物又以賂卒賊竟逃命雖以趙尹之明特而莫測其姦可謂黠矣卒乃以疾辭役享從容之樂終身沒後子不能守悉蕩焉始與人言

昨夢錄

康譽之

滑臺

滑臺南一二里有沙觜橫出半河上立浮圖亦不甚高大河水泛溢之際其勢橫怒欲沒孤城每至塔下
颯怒氣遽息若不泛溢時及過滑臺城址則橫怒如故此殆天與滑臺而設也塔中安佛髮長及二丈有
奇拳爲巨螺其大如容數升物之器髮之色非赤非青非綠人間無此色也髮根大於人指自根至杪漸
殺焉使兩人對牽之人自其中來往無礙塔有賜名忘之矣

猛火油

西北邊城防城庫皆掘地作大池縱橫丈餘以蓄猛火油不閱月池土皆赤黃又別爲池而徙焉不如是
則火自屋柱延燒矣猛火油者聞出於高麗之東數千里日初出之時因盛夏日力烘石極熱則出液他
物遇之卽爲火惟真琉璃器可貯之中山府治西有大陂池郡人呼爲海子余猶記郡帥就之以按水戰
試猛火油池之別岸爲虜人營壘用油者以油涓滴自火焰中過則烈焰遽發頃刻虜營淨盡油之餘力
入水藻荇俱盡魚鼈遇之皆死

李倫

開封尹李倫號李鐵面命官有犯法當追究者巧結形勢竟不肯出李憤之以術羅致之至又不遜李大
怒眞決之數日後李方決府事有展榜以見者廳吏遽下取以呈其榜曰臺院承差人某方閱視二人遽
升廳懷中出一櫝云臺院奉聖旨推勘公事數內一項要開封尹李倫一名前來照鑑云云李卽呼應司
以職事付少尹遂索馬顧二人曰有少私事得至家與室人言乎對曰無害李未入中門覺有躡其後者

回顧則二人也。李不復入，但呼細君告之曰：平生無違條礙法事，唯決某命官之失，汝等勿憂也。開封府南向，御史臺北向，相去密邇。倫上馬，二人前導，乃宛轉繚繞由別路。自辰已至申酉，方至臺前。二人曰：請索笏，李秉笏又大喝云：從人散，呵殿皆去。二人皆呼闈者云：我勾人至矣。以牘付闈吏。吏曰：請大尹入。時臺門已半掩，地設重限。李於是搢笏攀緣以入，足跌顛於限下。闈吏導李至第二重，闈吏相付授如前。既入，則曰：請大尹赴臺院。自此東行小門樓是也。時已昏黑矣。李入門，無人問焉。見燈數炬，不置之楣梁間，而置之柱礎廊之第一間。則紫公裳被五木，捩其面向庭中。自是數門，或綠公裳者皆如之。李既見，歎曰：設使吾有謀反大逆事，見此境界，皆不待捶楚而自伏矣。李方怪無公吏輩，有諾聲於庭下者。李遽還揖之，問之，即承行吏人也。白李請行，吏前導，盤繞屈曲，不知幾許。至土庫側，有小洞門，自地高無五尺。吏去，幘頭匍匐以入。李亦如之。李又自嘆入門，可得出否。既入，則供帳床榻榻褥甚都，有幘頭紫衫腰金者出。揖李曰：臺官恐大尹岑寂，此官特以伴大尹也。後問之，乃監守李獄卒耳。吏告去。於是捶楚冤痛之聲四起，所不忍聞。既久，忽一卒持片紙書云：臺院問李某因何到院。李答以故。去又甚久，又一卒持片紙如前。問李出身以來，有何公私過犯。李答並無過犯。惟前真決命官爲罪犯，去又甚久。再問李真決命官，依得祖宗是何條法。李答祖宗即無真決命官條制。時已五鼓矣。承勘吏至云：大尹亦無苦事，莫饑否。李謂自辰已至是夜五鼓不食，平生未嘗如是忍饑。於是腰金者相對飲酒五盃，食亦如之。食畢，天欲明，捶楚之聲乃止。腰金者與吏請李歸，送至洞門曰：不敢遠送。請大尹徐步勿遽。二人闔洞門，寂不見一人。李乃默記昨夕經由之所，至院門，又至中門，及出大門，則從人皆在上馬。呵殿以歸。後數日，李放罷。

中州仕宦

建炎初中州有仕宦者。踉蹌至新市。暫爲寺居。親舊絕無。牢落淒涼。斷其蹤跡。茫茫殊未有所向。寺僧忽相過。存問勤屬。時時餽穀酒。仕宦者極感之。語次問其姓。則曰姓湯。而仕宦之妻亦姓湯。於是通譜系爲親戚。而致其周旋餽遺者愈厚。一日告仕宦者曰。聞金人且至。台眷盍早圖避地耶。仕宦者曰。某中州人。忽到異鄉。且未有措足之所。又安有避地可圖哉。僧曰。某山間有菴。血屬在焉。共處可乎。於是欣然從之。卽日命舟以往。虜已去。僧曰。事已小定。駐蹕之地不遠。公當速往。注授仕宦者告以闕乏。僧於是辦舟贈鏹二百緡。使行仕宦者曰。吾師之德於我至厚。何以爲報。僧曰。旣爲親戚。義當爾也。乃留其孥於菴中。僧爲酌別。飲大醉。遂行。翌日睡覺。時日已高。起視乃泊舟太湖中。四旁十數里皆無居人。舟人語啐啐。過午督之使行。良久始慢應曰。今行矣。旣而取巨石磨斧。仕宦者罔知所措。叩其所以。則曰。我等與官人無涉。故相假借。不忍下手。官當作書別家。付我訖。自爲之所爾。仕宦者惶惑顧望。未忍卽自引決。則曰。今幸尙早。若至昏夜。恐官不得其死也。仕宦者於是悲慟作家書畢。自沉焉。時內翰汪彥章守雪川。有赴郡自首者。鞫其情實。曰。僧納仕宦之妻。酬舟人者甚厚。舟人每以是持僧。須索百出。僧不能堪。一夕中夜往將殺之。舟人適出。其妻自內窺。月明中見僧持斧也。乃告其夫。舟人以是自首。汪以謂僧固當死。而舟人受賂殺命官。情罪俱重。難以首從論。其刑惟均可也。又其妻請以亡夫告勅。易度牒爲尼。二事奏皆可。汪命獄吏故緩其死。使皆備受慘酷。數月然後刑之。

未婚嫁娶

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通家狀細帖。各以父母命禱而卜之。得卜卽製冥衣。男冠帶女裙帔等畢備。媒者就男墓備酒果祭以合婚。設二座相並。各立小幡長尺餘者於座後。其未奠也。二幡凝然直垂不動。奠畢。祝請男女相就。若合卷焉。其相喜者。則二幡微動。以至相合。若一不喜者。幡不爲動。且合也。又有慮男女年幼或未聞教訓。男卽取先生已死者。書其姓名生時以薦之。使受教。女卽作冥器充保母使婢云。屬旣已成婚。則或夢新婦謁翁姑。塔謁外舅也。不如是。則男女或作祟。見穢惡之迹。謂之男祥女祥。鬼兩家亦薄以幣帛酬鬼媒。鬼媒每歲察鄉里男女之死者。而議資以養生焉。

楊氏三兄弟

宣政間。楊可弼可弼可輔兄弟。讀書精通易數。明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於兵書尤邃。三人皆名將也。自燕山回。語先人曰。吾數載前在西京山中。遇出世人。語甚款。老人頗相喜。勸予勿仕。隱去可也。予問何地可隱。老人曰。欲知之否。乃引余入山。有大穴焉。老人入。楊從之。穴漸小。扶服以入。約三四十步。卽漸寬。又三四十步。出穴。卽田土。雞犬陶冶。居民大聚落也。至一家。其人來迎。笑謂老人久不來矣。老人謂曰。此公欲來。能相容否。對曰。此中地闊而民居鮮少。常欲人來居而不可得。敢不容邪。乃以酒相飲。酒味薄而醇。其香郁烈。人間所無。且殺雞爲黍。意極歡至。語楊曰。速來居此。不幸天下亂。以一丸泥封穴。則人何得而至。又曰。此間居民雖異姓。然皆信厚和睦。同氣不若也。故能同居。苟志趨不同。疑間爭奪。則皆不願其來。吾今觀子神氣骨相。非貴官卽名士也。老人肯相引至此。則子必賢者矣。吾此間凡衣服飲食牛畜絲

續麻桌之屬。皆不私藏。與衆均之。故可同處。子果來。勿攜金珠錦繡珍異等物。在此俱無用。且起爭端。徒手而來可也。指一家曰。彼來亦未久。有綺縠珠璣之屬。衆共焚之。所享者惟米薪魚肉蔬果。此殊不闕也。惟計口授地。以耕以蠶。不可取衣食於他人耳。楊謝而從之。又戒曰。子來或遲則封穴矣。迫暮與老人同出。今吾兄弟皆休官以往矣。公能相從否。於是三楊自中山歸洛。乃盡捐囊箱所有。易絲與綿布絹。先寄穴中人。後聞可試幅巾布袍賣卜。二弟築室山中不出。俟天下果擾攘則共入穴。自是聲不相聞。先人常遣人至築室之地訪之。則屋已易三主。三楊所向不可得而知也。及紹興和好之成。金人歸我三京。余至京師訪舊居。忽有人問此有康通判居否。出一書相示。則楊手札也。書中致問吾家意極殷勤。且云予居於此。飲食安寢。終日無一毫事。何必更求仙乎。公能來甚善。余報以先人沒於辛亥歲。家今居宜興。俟三京帖然。則奉老母以還。先生再能寄聲以付諸孤。則可訪先生於清淨境中矣。未幾金人渝盟。予顛頓還江南。自此不復通問。

三朝野史

史彌遠

闕名

史彌遠之立理宗而廢濟王。或者謂其於夢寐之中有所感而然也。後村先生劉克莊以詩譏之云。楊柳春風丞相府。梧桐夜雨濟王家。人皆謂彌遠是佛位中人。乃父丞相浩與覺長老道契。握手入堂。與問之曰。和尚好。我好。覺見堂與中簾幕綺羅。榮華富裕。粉白黛綠。環列左右。乃應答曰。大丞相富貴好。老僧何好之有。既而曰。此念頭一差。積年蒲團工夫俱廢。未免墮落。一日浩坐廳上。儼然見覺長揖突入堂內。使

人往寺中請相見。人回報云：覺長老坐化圓寂於法堂上。頃間浩堂裏弄璋。浩默然自知。後以覺字爲彌遠小名。觀彌遠二十七年當國。册立理宗。措天下於泰山之安。運籌廊廟。日食萬錢。豈非佛位中人歟。然自恃册立之功。專權納賄。天下變爲汚濁。功則有之。忠則未也。賈似道不許配享理宗。由此。

談藪

龐元英

甄龍友

甄龍友雲卿。永嘉人。滑稽辨捷。爲近世之冠。樓宣獻自西掖出守。以首春觴客。甄預坐。席間謂公曰：今年春氣一何太盛。公問其故。甄曰：以果匭甘蔗知之。根在公前而末已至此。公爲罰掌吏。衆訾其狠。率遊天竺寺。集詩句贊大士。大書於壁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廟臨幸。一見賞之。詔侍臣物色其人。或以甄姓名聞。曰：是温州狂生。用之且敗風俗。上曰：惟此一人。朕自舉之。甄時爲某邑宰。趣召登殿。上迎問曰：卿何故名龍友。甄罔然不知所對。既退。乃得之曰：君爲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夔龍爲友。由是不稱旨。猶得添倅。後至國子監簿。甄嘗頌臨安北山大佛頭云：色如黃金。面如滿月。盡大地人。只見一椽。禪人多許之。

洪文惠文敏

洪文惠文敏兄弟皆畏內。雖少年貴達。家有聲妓之奉。往往不能快意。王宣子知饒州。景伯家居喪偶。宣子弔焉。主人受弔已。延客至內齋。喚酒小酌。甫舉杯。羣妾盆出。素妝靚態。黛色粉光。不異平日。謔浪笑語。酒行至無算。景伯半酣。握王手曰：不圖今日有此樂。賓主相顧一笑。後二十年。宣子謝事歸越。景盧來爲

守時已鰥居。暇日宣子造郡齋。景盧留款。亦出家姬侑席。笑謂王曰。家兄有言。不圖今日有此樂。王爲絕倒。

曹詠妻

曹詠侍郎妻。碩人厲氏。餘姚大族女。始嫁四明曹秀才。與夫不相得。仳離而歸。乃適詠。時尙武弁。不數年。以秦會之嫺黨。易文階。驟擢至徽猷閣守。鄞元夕。張燈州治。大合樂宴飲。曹秀才攜家來觀。見碩人服用精麗。左右侍備極尊嚴。謂其母曰。渠乃合在此中居。享如此富貴。吾家豈能留。歎息久之。詠日益顯。爲戶部侍郎。尹京會之。殂。詠貶新州而亡。碩人領二子取喪歸葬。二子復不肖。家貧蕩析。至不能給朝晡。趙德老觀文亦厲氏壻。碩人從父妹也。憐其老且無聊。招置四明里第。養之終身。碩人間出訪親舊。過故夫曹秀才家。門庭整潔。花竹蒼茂。顧侍婢曰。我當時能自安於此。豈有今日。因泣下數行。二十年間。夫妻更相悔羨。世態翻復。不可料如此。方詠盛時。鄉里奔走承迎。惟恐後。獨碩人之兄厲德斯不然。詠銜怒。帥越時。德斯爲里正。詠風邑官。脅治百端。冀其祈己。竟不屈。會之甫殂。乃遣介致書於詠。啓封乃樹倒。胡孫散賦一篇。泊新州之行。又以十詩贈行。其一云。斷尾雄雞不畏犧。憑依掇禍復何疑。八千里路新州瘴。歸骨中原是幾時。詠得詩憤極。然無如之何。

樓叔詔

樓叔詔。鋪初入太學。與同窗友厚善。休日。友謂叔詔。寂寂不自聊。吾欲至一處求半日適。飲醇膳美。又有聲色之玩。但不可言。君性輕脫。或以利口敗吾事。能息聲則可。偕往樓敬諾。要約數四。乃相率出城。買小

舟沿葦行。將十里。舍舟陟小坡。行道微高下。又二里得精舍。門徑絕卑小。而松竹花草楚楚然。友款於門。卽有小童應客。主人繼出。乃少年僧。姿狀秀美。進趨安詳。殊有富貴家氣象。揖客曰。久別甚思款接。都不見過。何也。揖樓爲誰。友曰。吾親也。遂偕坐。款語十刻許。僧忽回顧。日影下庭。西笑曰。日旰二君餒乎。便起推西邊小戶入。華屋三間。窗几如拭。玩具皆珍奇。喚侍童進點心。素膳三品。甘芳精好。不知何物所造。徹器命推窗。平湖當前。數十百頃。其外連山橫陳。樓觀森列。夕陽返照。丹碧紫翠。互相發明。漁歌菱唱。隱隱在耳。騁望久之。僧取麈尾敲闌干數聲。俄時小畫舫傍湖而來。二美人徑出登岸。靚粧麗色。王公家不過也。僧命具酌。指顧間。觴豆羅陳。窮極水陸。左右執事童皆佻好。杯行。美人更起歌舞。僧與友譔浪調笑。歡意無間。樓神思恹恍。正容危坐。噤不敢吐一語。伺僧蹙起。挈友臂扣所以。友愠曰。子但飲食縱觀。何用知如許。而觴十餘巡。夜已艾。僧復引客至小閣中。臥具皆備。曰。姑憩此。遂去。壁外卽僧榻。試穴隙窺。則徑擁二姬就寢。友醉甚。大鼾。樓獨彷徨不寐。起如廁。一童執燭密詢之。此爲何地。童笑曰。官人是親戚。何須問。樓反室。輾轉通宵。時側耳審聽。但聞鼻息。麴麴而已。將曉。僧已至客寢。問安否。盥櫛畢。引入一院。制作尤邃巧。簾幕蔽滿。庭下奇花盛開。香氣芬勃。小山叢竹。位置愜當。回思夜來境界。已迷不能憶。迨具食。則器用張陳一新。食品加精。獨二姬竟不復出。食罷各去。僧送之門。鄭重而別。由他徑絕湖而歸。樓惘惘累日。疑所到非人間。數問友。但笑不答。亦許尋舊遊。而樓因他故。亟歸鄉。其後出處參商。訖不克再偕。

大溪山

大溪山在廣州境。舊山有一洞。其處所人不常識。每歲五月五日。洞開則見之。土人預備墨紙刷帚入其

中。以手摸石壁。覺有罅隙。若鐫刻者。以墨刷其上。紙覆其上。印模而出。洞亦隨閉。持所印紙視之。或呪語。或藥方。所得皆不同。亦有不成字。無所得者。呪術藥方。應用無不效驗。蓋南法之所出也。

沙板

湖南北沙板。皆自地發。多在人家。迸出如筍。長數十丈。大數十圍。或一或二。或數株並出。人家遭此者。皆坼裂傾陷。屋宇然析之爲板。其利甚博。因此家道日進。故俗以爲吉祥。亦有掘地得板一窰。至數百片。土人往往以鐵爲長梗。入山刺地。有板處。鐵不能入。殊不知地中何以有此也。毛義夫云。往年平江大旱。河水盡涸。居民就河底掘旱井。或有掘得沙板者。愈取愈多。相去五里十里。必有一處。多至四百斤。亦有得沉香者。滄洲云。洞板完全者最難得。補綴精密。雖巧目亦不能辨。以沸湯沃之。則敗矣。

賴省幹

賴省幹之卜。天下知名。賴建寧人。挾妖術。殺人祭鬼。常於浙中尋求十餘歲童女。養之以充用。其母喜誦佛書。女習念心經。後此女次當供祭。沐浴裝飾。寘空室中。鑄其戶而去。女自分必死。夜且半。覺有物自天窗下。光燁燁然。不勝怖。急念揭諦呪。忽口中亦有光出。此物遂巡。欲進復卻。女誦呪益急。良久。口中光漸大。直出射此物。物仆牀下。鏗然有聲。不復起。其室近街。俄而警夜卒過焉。女大叫殺人。卒報所屬。率衆破壁。取女出。視壁下物。乃大白蟒死矣。捕賴及家人。鞫問具伏。黥配海外。籍其家。今爲詹安撫居宅。

徑山寺主園僧

徑山寺主園僧。行菜畦間。爲蛇傷足。久之毒氣蔓延。一脚皆爛。號呼宛轉。常住爲招醫。積費數百千。不能

愈有游僧見之曰。吾能治此。命汲淨水。洗病脚。腐膿敗肉悉去之。易水數器。瘡上白筋數見。搥以軟帛。解包取藥末。均糝瘡中。惡水泉涌。良久乃止。明日淨洗如初。日日皆然。但見水漸淤。肉漸生。一月之後。平復如舊。主僧及合寺大喜。欲謝以錢物。僧云。吾與山門結緣。豈因以利。却不受。他日主僧具食延之。謂曰。山中蛇虺多。被傷者時有之。誠願得奇方以備急。僧云。和尙有命。敢不從。但此方來處絕妙。不必廣傳。香白芷爲末。入鴨鶩膽。繫麝香各少許。臨期以意斟酌之。未幾僧去。長老升座。以此方徧告諸人。

朱中直

朱中直府判。爲池之青陽簿。老吏言紹興初。有縣丞夫婦。皆年三十而無子。令吏輩求嬰兒爲嗣。不數日輒死。又求之。數年內凡失十餘子。最後一子死。棺殮就焚。其本生父母來視之。循其體兩股微熱。復視之。陰囊已破。去雙腎矣。哭告於官。追承家人刻治。具得其狀。乃承用道人授房中之術。用嬰兒腎入藥。僞爲求嗣。實爲藥資。案成。丞死於獄。不克正其罪。

兀朮

兀朮見一卒妻美。殺其夫而納之。寵嬖殊甚。朮有所佩匕首極利。寢則枕之。他日方寢。此婦取匕首將殺之。朮覺驚問。婦曰。將殺汝。朮曰。何故。曰。我夫爲汝殺。吾欲報仇。朮默然久之。曰。吾不忍殺汝。當爲汝別求夫。乃盡集諸將。使其擇。婦指一人。卽以嫁之。丘宗卿同客談此。曰。此其所以爲兀朮也。

京師士人

京師士人出遊。迫暮。過人家。缺牆似可越。被酒。試踰以入。則一大園。花木繁茂。徑路交互。不覺深入。天漸

瞑望紅紗籠燭而來。驚惶尋歸路。迷不能識。亟入道左小亭。甃下有一穴。試窺之。先有壯士伏其中。見人驚奔而去。士人就隱焉。已而燭漸近。乃婦人十餘。靚粧麗服。俄趨亭上。競舉甃。見生驚曰。又不是那一個。又一婦熟視曰。也得也得。執其手以行。生不敢問。引入洞房曲室。羣飲交戲。五鼓乃散。士人憊倦不能行。婦貯以巨篋。舁而縋之牆外。天將曉。懼爲人所見。強起扶持而歸。他日跡其所遇。乃蔡太師花園也。

總轄

德安有人家土庫中被盜者。絕無蹤跡。一總轄謂其徒曰。恐是市上弄胡孫者。試往脅之。不伏則令唾掌中。如其言。其人良久。覺無唾可吐。色變具伏。乃令胡孫由天窗中入取物。或謂總轄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必。但人之驚懼者。必無唾可吐。姑以卜之。幸而中耳。又一總轄坐霸頭茶坊。有賣熟水人。持兩銀盃。一客衣服濟然。若巨商者。行過就飲。總轄遙見。呼謂曰。吾在此不得弄手段。將執汝。客慚悚而去。人問其故。曰。此姦盜之魁也。適飲水時。以兩手捧盃。蓋度其廣狹。作僞者以易之耳。吾既見。安得不問。韓王府中。忽失銀器皿數事。掌器婢叫呼。爲賊傷手。趙從善尹京。命總轄往府中測視。良久。執一親僕。訊之。立伏。歸白趙云。適視婢瘡口在左手。蓋與僕有私竊器與之。以刃自傷。僞稱有賊。而此僕意思有異於衆。以是得之。

鄭江

建寧監作院鄭江。三衢吏也。以棘寺推司得官。嘗云。岳鵬舉初入獄。欲坐以得督視所劄子令策應。而三日不行。爲違節制。當行軍法。何伯壽承奏命治其事。乃謂岳曰。相公但放心。若相誤。令某子孫皆無眼。岳

乃署。竟坐死。何由此得執政。既而其家生子。果皆青官。此事得於老吏。

清尊錄

廉布

某官妻

政和初。冀州客次中。或言某官之家有異事。語未畢。而某官者至。因自言某妻生一男一女而死。某既再娶矣。一日亡妻忽空中有聲。如小兒吹叫子狀。三二日輒一至。某問之曰。君亦有形乎。曰有之。卽見形如平生。敝舊感泣。然近人輒引去。常相距十許步。因謂曰。昔爲夫婦。今忍不相親。於是相與坐堂中。某起執其手。則堅冷如冰鐵。妻勃然掣手去。後五日乃復來。慍曰。前日遽驚我何耶。某再三謝之。竟不可近。久之。後妻忽夢其先祖云。汝夫前妻爲怪。乃陰府失收耳。今已召捕且獲。後數日果絕。

石泉縣民

建炎初。關陝交兵。京西南路安撫使司檄諸郡。凡民家畜三年以上糧者。悉送官。違者以乏軍興論。金州石泉縣民楊廣。資鉅萬。積粟支三十年。因是悒悒得疾。廣故豪橫兼并。其鄉鄰甚患苦之。旣病篤。絕惡見人。雖妻子不得見。自隙窺之。則時捽所藉稻藁而食。累日所食方數尺。乃死。斂畢。棺中忽有聲。若搥踢者。家人亟呼匠欲啓棺。匠曰。此非甦活。殆必有怪。勿啓。其子不忍啓之。則一驢躍出。嘶鳴甚壯。衣帽如蟬蛻。然家塾之隙屋中。一日其子婦持草飼驢。忽跳齧婦臂流血。婦羸暴忿怒。取抹草刀刺之。立死。廣妻遂訴縣。稱婦殺翁。縣遣修武郎王直臣往驗之。備得其事。

興元民

興元民有得闌遺小兒者。育以爲子。數歲。美姿首。民夫婦計曰。使女也。教之歌舞。獨不售。數十萬錢。邪婦曰。固可詐爲也。因納深屋中。節其食飲。膚髮腰步皆飾治之。比年十二三。嫣然美女子也。攜至成都。教以新聲。又絕警慧。益祕之。不使人見。人以爲奇貨。里巷民求爲妻不可。曰。此女當歸之貴人。於是女僧及貴游好事者踵門。一覲面輒避去。獨得錢數千。謂之看錢。久之有某通判者來成都。一見心醉。要其父必欲得之。與直至七十萬錢。乃售。旣成券。喜甚。置酒與客飲。使女歌侑酒。夜半客去。擁而致之房。男子也大驚。遣人呼其父母。則遁去。不知蹤跡。告官召捕之。亦卒不獲。時張子公尹蜀云。

狄氏

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明豔絕世。每燈夕及西池春遊。都城士女讙集。自諸王邸第。及公侯戚里。中貴人家。帟幕車馬相屬。雖歌姝舞姬。皆飾璫翠。佩珠犀。覽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靚粧卻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妬悍自銜者。皆羞服。至相忿詆。輒曰。若美如狄夫人邪。乃敢凌我。其名動一時如此。然狄氏資性貞淑。遇族遊羣飲。澹如也。有滕生者。因出游觀之。駭慕喪魂魄。歸悒悒不聊生。訪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澄與之習。生過尼。厚遺之。日日往。尼愧謝問故。生曰。極知不可。幸萬分一耳。不然且死。尼曰。試言之。生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此豈可動邪。具道其決不可狀。生曰。然則有所好乎。曰。亦無有。唯旬日前屬我求珠璣。頗急。生大喜曰。可也。卽索馬馳去。俄懷大珠二囊示尼。曰。直二萬緡。願以萬緡歸之。尼曰。其夫方使北。豈能遽辦如許。償邪。生亟曰。四五千緡。否則千緡數百緡皆可。又曰。但可動。不願一錢也。尼乃持詣狄氏。果大喜。玩不已。問須直幾何。尼以萬緡告。狄氏驚曰。是纔半直爾。然我未

能辦。奈何。尼因屏人曰：不必錢。此一官欲祝事耳。狄氏曰：何事。曰：雪失官耳。夫人弟兄夫族，皆可爲也。狄曰：持去。我徐思之。尼曰：彼事急，且投他人，可復得邪。姑留之。明旦來問報，遂辭去。且以告生。生益厚餉之。尼明日復往。狄氏曰：我爲營之良易。尼曰：事有難言者。二萬緡物付一禿媪，而客主不相問，使彼何以爲信。狄氏曰：奈何。尼曰：夫人以設齋來院中，使彼若邂逅者可乎。狄氏頰面搖手曰：不可。尼慍曰：非有他，但欲言雪官事，使彼無疑耳。果不可，亦不敢強也。狄氏乃徐曰：後二日，我亡兄忌日，可往。然立語亟遣之。尼曰：固也。尼歸及門，生已先在。詰之，具道本末。拜之曰：儀秦之辯，不加於此矣。及期，尼爲齋具，而生匿小室中。具酒殺俟之。晡時，狄氏嚴飾而至。屏從者，獨攜一小侍兒見尼曰：其人來乎。曰：未也。唄祝畢，尼使童子主侍兒引狄氏至小室。簾見生及飲具，大驚，欲避去。生出拜。狄氏答拜。尼曰：郎君欲以一卮爲夫人壽，願勿辭。生固頷秀。狄氏頗心動，睇而笑曰：有事第言之。尼固挽使坐，生持酒勸之。狄氏不能卻，爲醕卮，卽自持酒酌生。生因徙坐擁狄氏曰：爲子且死，不意果得子。擁之卽幃中。狄氏亦歡然，恨相得之晚也。比夜散去，猶徘徊顧生，挈其手曰：非今日，幾虛作一世人。夜當與子會。自是夜輒開垣門召生，無闕夕，所以奉生者靡不至，惟恐毫絲不當其意也。數月，狄氏夫歸。生小人也，陰計已得狄氏，不能棄重賄，伺其夫與客坐，遣僕入白曰：某官嘗以珠直二萬緡賣第中，久未得直，且訟於官。夫諤胎入詰。狄氏語塞曰：然。夫督取還之，生得珠。復遣尼謝狄氏，我安得此。貸於親戚以動子耳。狄氏雖悲甚，終不能忘生。夫出輒召與通。逾年，夫覺閑之嚴，狄氏以念生病死。余在大學時親見。

王生

崇寧中有王生者。貴家之子也。隨父至都下。嘗薄暮被酒。至延秋坊。過一小宅。有女子甚美。獨立於門。徘徊徙倚。若有所待者。生方注目。忽有驕騎呵衛而至。下馬於此宅。女子亦避去。匆匆遂行。初不暇問其何姓氏也。抵夜歸。復過其門。則寂然無人聲。循牆而東。數十步。有隙地丈餘。蓋其宅後也。忽自內擲一瓦出。拾視之。有字云。夜於此相候。生以牆上剝粉戲書瓦背云。三更後宜出也。復擲入焉。因稍退十餘步。伺之。少頃。一男子至。周視地上。無所見。微歎而去。既而三鼓月高。霧合。生亦倦睡欲歸矣。忽牆門軋然而開。一女子先出。一老嫗負筥從後。生遽就之。乃適所見立門首者。熟視生。愕然曰。非也。回顧嫗。嫗亦曰。非也。將復入。生挽而却之曰。汝爲女子。而夜與人期至此。我執汝詣官。醜聲一出。辱汝門戶。我邂逅遇汝。亦有前緣。不若從我去。女泣而從之。生攜歸逆旅。匿小樓中。女自言曹氏。父早死。獨有己一女。母鍾愛之。爲擇所歸。女素悅姑之子某。欲嫁之。使乳嫗達意於母。母意以某無官。弗從。遂私約相奔。牆下微歎而去者。當是也。生旣南宮不利。遷延數月。無歸意。其父使人詢之。頗知有女子偕處。大怒。促生歸。局之別室。女所齋甚厚。大半爲生費。所餘與嫗坐食。垂盡。使人訪其母。則以亡女故。抑鬱而死久矣。女不得已。與嫗謀下汴。訪生所在。時生侍父官。閩中女至。廣陵資盡不能進。遂隸樂籍。易姓名爲蘇媛。生游四方。亦不知女安否。數年。自浙中召赴闕。過廣陵。女以倡侍燕識生。生亦訝其似女。屢目之。酒半。女捧觴勸。不覺兩淚墮。酒中生悽然曰。汝何以至此。女以本末告。淚隨語零。生亦媿歎流涕。不終席。辭疾而起。密召女納爲側室。其後生子。仕至尙書郎。歷數郡。生表弟臨淮李從爲余言。

大桶張氏者以財雄長京師。凡富人以錢委人，權其子而取其半，謂之行錢。富人視行錢如部曲也。或過行錢之家，設特位置酒，婦女出勸，主人皆立侍。富人遜謝強令坐，再三乃敢就位。張氏子年少，父母死，主家事未娶，因祠州西灌口神歸，過其行錢孫助教家，孫置酒數行，其未嫁女出勸，容色絕世，張目之曰：我欲娶爲婦，孫惶恐不可，且曰：我公家奴也，奴爲郎主丈人，隣里笑怪。張曰：不然，煩主少錢物耳，豈敢相僕隸也。張固豪侈，奇衣飾，卽取臂上古玉條脫與女，且曰：擇日納幣也。飲罷去，孫隣里交來賀曰：有女爲百萬主母矣。其後張別議婚，孫念勢不敵，不敢往問期，而張亦恃醉戲言耳。非實有意也。逾年，張婚他族，而孫女不肯嫁，其母曰：張已娶矣，女不對而私曰：豈有信約如此而別娶乎？其父乃復因張與妻祝神，回并邀飲其家，而使女窺之。旣去，曰：汝見其有妻，可嫁矣。女語塞去，房內蒙被臥，俄頃卽死。父母哀慟，呼其鄰鄭三者告之，使治喪具。鄭以送喪爲業，世所謂作行者也。且曰：小口死，勿停喪，卽日穴壁出瘞之，告以致死之由。鄭辦喪具，見其臂有玉條脫，心利之，乃曰：某一園在州西，孫謝之曰：良便，且厚相酬，號泣不忍視。急揮去，卽與親族往送其殯而歸。夜半月明，鄭發棺欲取條脫，女蹶然起，顧見鄭曰：我何故在此，亦幼識鄭，鄭以言恐曰：汝之父母怒汝不肯嫁，而念張氏辱其門戶，使我生理汝於此，我實不忍，乃私發棺而汝果生。女曰：第送我還家。鄭曰：若歸必死，我亦得罪矣，女不得已，鄭匿他處以爲妻，完其殯而徙居州東。鄭有母，亦喜其子之有婦，彼小人不暇究所從來也。積數年，每語及張氏，猶忿恚，欲往質問前約。鄭每勸阻，防閑之。崇寧元年，聖端太妃上仙，鄭當從御，至永安，將行，囑其母勿令婦出遊，居一日，鄭母晝睡，孫出僦馬，直詣張氏門，語其僕曰：孫氏第幾女，欲見某人，其僕往通，張驚且怒，謂僕戲己，罵曰：賤奴誰教汝

如此對曰。實有之。乃與其僕俱往視焉。孫氏望見張跳踉而前。曳其衣且哭且罵。其僕以婦女不敢往解。張以爲鬼也。驚走。女持之益急。乃擊其手。手破流血。推仆地立死。僦馬者恐累也。往報鄭母。母訴之有司。因追鄭對獄具狀。已而園陵復土。鄭發冢罪該流。會赦得原。而張實推女而殺之。該死罪也。雖奏獲貸。猶杖脊。竟憂畏死獄中。時吳拭顧道尹京有其事云。

邵康節

富韓公謝事居洛。一日邵康節來謁。公已不通客。惟戒門者曰。邵先生來。無早晚入報。是日公適病足。臥小室。延康節至臥牀前。康節笑曰。他客得至此邪。公亦笑指康節所坐胡牀曰。病中心怍怍。雖兒子來立語遣去。此一胡牀惟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曰。更取一胡牀來。公問故。答曰。日正中當有一綠衣少年騎白馬候公。公雖病強見之。公薨後。此人當秉史筆記公事。公素敬康節。神其言。因戒閹人曰。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爲通。既午。果范祖禹夢得來。遂延入。問勞糊疊。且曰。老病卽死。念平生碌碌無足言。然羸懷朴忠。他時筆削必累君。願少留意。夢得惶恐叵測。避席謝。後十餘年。修裕陵實錄。夢得竟爲修撰。韓公傳此事。尹侍郎說。

睽車志

郭象

常州村婦

常州一村媪。老而盲。家惟一子一婦。婦一日方炊未熟。而其子呼之。田所婦囑姑爲畢。其炊媪盲無所覩。飯成。捫器貯之。誤得溺器。婦歸不敢言。先取其當中潔者食。姑次以餉夫。其親器臭惡者。乃以自食。良久

天忽晝暝。覲面不相覩。其婦暗中若爲人攝去。俄頃開明。身乃在近舍林中。懷掖間得小布囊。貯米三四升。適足供朝晡。明旦視囊米復如故。寶之至今。

程迥

程迥者。伊川之後。紹興八年。來居臨安之後洋街。門臨通衢。垂簾爲蔽。一日有物如燕。瞥然自外飛入。往著於堂壁。家人就視。乃一美婦人。僅長五六寸。而形體皆具。容服甚麗。見人殊不驚。小聲歷歷可辨。自言我玉真娘子也。偶至此。非爲君崇。苟能事我亦甚善。其家乃就壁爲小龕。香火奉之。頗能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爭往求觀。人輸百錢。乃爲啓龕。至者絡繹。小阜程氏矣。如是期年。忽復飛去。不知所在。

李稷臣

紹興初。福建寇亂。賊魁曰張義。張萬全。葉百三。凶燄頗盛。提刑李稷臣諭降之。二張譖葉於稷臣。且言初無降意。將復爲變。稷臣信之。乃植大柱於通衢。取葉以鐵索鎖縛於柱。熾炭圍繞。醢和五辛飲之。備極楚毒。稷臣躬臨視之。葉大呼曰。我已就降。何罪至此。體皆焦爛。乃死。自是稷臣每獨坐時。見葉在側。大惡之。後三年。稷臣徧體生瘡。狀如火灼。痛不可忍。竟卒。

劉先生

劉先生者。河朔人。年六十餘。居衡嶽紫蓋峯下。間出衡山縣市。從人丐得錢。則市鹽酪以歸。盡則更出。日攜一竹籃。中貯大小筆。棧帚麻拂數事。遍遊諸寺廟。拂拭神佛像。鼻耳竅有塵土。卽以筆拭出之。率以爲常。環百里人。皆熟識之。縣市一富人。嘗贈一衲袍。劉欣謝而去。越數日見之。則故褐如初。問之。云吾幾

爲子所累。吾常日出卷。有門不掩。旣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之後。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一鎖。出則鎖之。或衣以出。夜歸則牢關。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決。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悟。以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笑。適遇一人過前。卽脫與之。吾心方坦然。無復繫念。嘻。吾幾爲子所累矣。嘗至上封歸。路遇雨。視途邊一冢。有穴。遂入以避。會昏暮。因就寢。夜將半。睡覺。雨止。月明。透穴。照壙中。歷歷可見。甕甃甚光潔。北壁惟白骨一具。自頂至足俱全。餘無一物。劉方起坐。少近視之。白骨倏然而起。急前抱劉。劉極力奮擊。乃零落墮地。不復動矣。劉出。每與人談此異。或曰。此非怪也。劉有氣壯盛。足以翕附此枯骨耳。今兒童拔雞羽置之懷。以手指上下引之。隨應。羽稍折斷。卽不應。亦此類也。

藏一話腴

陳郁

太學生

徽廟一日幸來夫人閣。就灑翰於小白團扇。書七言十四字。而天思稍倦。顧在側璫云。汝有能吟之客。可令續之。乃薦鄰里太學生。旣宣入內侍省。恭讀宸製。不知指意。乞爲取旨。或續句呈。或就書扇。左上曰。朝來不喜餐。必惡阻也。當以此爲詞。以續於扇。續進上大喜。會將策士。生於未奏名。徑使造庭。賜以第焉。上御詩曰。選飯朝來不喜餐。御廚空費八珍盤。生續曰。人間有味俱嘗遍。只許江梅一點酸。

文昌雜錄

闕名

治魚鯁法

禮部王員外言。昔在金陵。有一士子爲魚鯁所苦。累日不能飲食。忽見賣白錫者。因買食之。頓覺無恙。然

後知錫能治鯁也。後見孫真人書，已有此方矣。余知安州，有鼎州通判柳應辰，爲余傳治魚鯁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水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卽差，亦嘗試之，甚驗。

嫁杏

禮部王員外言，昔見朝議大夫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前杏一窠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攜酒一尊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無數，江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也。」

錢氏私志

錢世昭

昭陵二女

神廟熙寧間，諭宰相王岐公云：「昭陵二女，皆朕之姑，卿可選勳賢之後有福者尚之。」岐公未有以奉詔，會大父寶閣知台州回，光玉補試入太學，適與岐公之子敏甫同齋，敏甫告岐公云：「近有一錢少監子，風骨不羣，文采富贍，恐可奉詔。」岐公遂就啓聖院設齋，令敏甫盡召同舍，飯罷，岐公會茶，熟視光玉甚久，皆不喻其意，翌日又令敏甫竊取所業，攜以進御，云：「臣向奉詔選勳賢之後尚主，今得吳越王錢某之孫，與臣男同齋，得其業，又奏啓聖親見之事，乞賜召見。」上云：「待共太皇商量。」後數日，有旨令三班奉職曹詩進士錢某，又一人忘其姓名，於某月某日同候宣押，曹詩以本色服，光玉服布衣，已時候內侍宣押入內，至一小殿，殿內皆宮嬪，兩貴主在焉，引曹與光玉立於簾前，斯須，上小帽領出簾外，熟視云：「簾外與簾內一般，願左右令止御樂，聽聖旨。」簾內宮人傳旨：「錢某可尚慶壽公主，曹詩可尚承壽公主。」引入幕次，更衣，各賜

襲衣玉帶服所賜畢引至殿下謝恩殿上軸簾慈聖裕陵宣仁欽聖同坐慈聖謂曹詩曰你是我姪曾見拊光玉背曰錢郎好女婿上云是個享福節度使左右宮妃觀者如堵上同三殿徐登步輦還內樂聲漸遠復引光玉與曹詩再入幕次賜酒五行執事皆宮人飲罷內侍復引至宮門各以仗下御馬一疋崇政殿親從官二十人導歸第謂之宣繫玉帶赴朝三日除正刺史卻繫方金御仙花帶赴朝參踰年賢穆下降三殿護送就第太常鹵簿迎引故事下降後三日貴主同副車詣景靈宮及入內謝畢方見舅姑舊例貴主晝堂垂簾坐舅姑拜簾外賢穆奏乞行常人禮上與慈聖大喜再三稱詔從請上命中使宣諭宰執是日宰執殿上稱賀

董夫人

賢穆乳母永嘉董夫人一日入禁中慈聖問云主主以未得子爲念爲甚不去玉仙聖母處求嗣董奏曰都尉不信事須是官家娘娘處分後數日光玉入禁中上笑云董婆來娘娘處說都尉來光玉皇恐謝罪欽聖云別沒事只是娘娘要教主主去玉仙求嗣董奏云都尉不信光玉奏云旣得聖旨安敢不信遂擇日與賢穆同詣玉仙止留知觀老道士一人祝香祈禱道士見貴主車服之盛歆豔富貴云願得貧道與大主做兒子歸而有娠明年四月十五日光玉欲赴朝賢穆云我昨夜夢見玉仙觀知觀來與我做孩兒亟遣人詣廟祈禱且問道士動靜知觀自去年大主上廟後便不安不下牀多日矣知觀在房內聞人聲問云甚處人來報云錢大主臨齋齋香燭祈禱知觀笑云來催我也是日告殂大父寶閣善推步午時遣人來報光玉云得數七十有九若今日酉時生是個有福節度使伯兄果酉時生平生淡薄享壽七十有

杜岐公

岐公在翰苑時。中秋有月。上問當直學士是誰。左右以姓名對。命小殿對設二位。召來賜酒。公至殿側侍班。俄頃女童小樂引步輦至。宣學士就坐。公奏故事無君臣對坐之禮。上云。天下無事。月色清美。與其醉聲色。何如與學士論文。若要正席。則外廷賜宴。正欲略去苛禮。放懷飲酒。公固請不已。再拜就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嘆仰聖學高妙。每起謝。必勅內侍挾掖。不令下拜。夜漏下三鼓。上悅甚。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內侍舉牙牀。以金相水晶硯珊瑚筆格玉管筆。皆上所用者。於公前來者。應之略不停綴。都不蹈襲前人。盡出一時新意。仍稱其所長。如美貌者。必及其容色。人人得其歡心。悉以進呈。上云。豈可虛辱。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朵。裝公幙頭簪。不盡者。置公服袖中。宮人旋取針線縫聯袖口。宴罷。月將西沉。上命輟金蓮燭。令內侍扶掖歸院。翌日問學士夜來醉否。奏云。雖有酒不醉。到玉堂不解帶。便上牀。取幙頭在面前。抱兩公服袖坐睡。恐失花也。都下盛傳天子請客。

蔡魯公

蔡魯公帥成都。一日於藥市中遇一婦人。多髮如畫者。毛女語蔡云。三十年後相見。言訖不知所在。蔡後以太師魯國公致仕居京師。一日在相國寺資聖閣下納涼。一村人自外入。直至蔡前云。毛女有書。蔡接書。其人忽不見。啟封大書。東明二字。蔡不曉其意。後貶長沙。死於東明寺。因就叢焉。呂辨者。蔡門人。蔡罷。

珠履盡散。獨呂送至長沙。呂乘間問蔡云。公高明遠識。洞鑒古今。知國家之事。必至於斯乎。答云。非不知也。將謂老身可以幸免。

小人

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宣和間。有遼國右金吾衛上將軍韓正歸朝。授檢校少保節度使。對中人以上說話。卽稱小人。中人以下。卽稱我家。每日到漏舍。誦天童經數十遍。其聲朗朗然。且云。對天童豈可稱我。自皇天生我。皆改爲小人。云。天皇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句。凡稱我者。皆改爲小人。誦畢。贊笑云。這天童極靈聖。王少師云。若無靈聖。如何持得許多小人。然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小人之稱。其來古矣。施之於經。是可笑也。

宋相郊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其弟學士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翌日諭所親。令謂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燕。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喫齋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處喫齋煮飯。是爲甚底。

明節劉后

明節劉后。一時遭遇。寵傾六宮。忽苦疴疾。臨終戒左右云。我有遺祝。在領巾上。候我氣絕。奏官家親自來解。語畢而終。左右馳奏。上至哀慟。悲不自勝。領巾上蠅頭細字。其辭云。妾出身微賤。而無寸長。一日遭遇聖恩。得與嬪御之列。命分寒薄。至此天折。雖埋骨於九泉。魂魄不離左右。切望陛下以宗廟社稷之重。天

下生靈之衆。大玉帝姬之多。不可以賤妾一人。過有思念。深動聖懷。況後宮萬計。勝如妾者不少。妾深欲忍死。面與君父訣別。譎限已盡。不得少留。冤痛之情。言不能盡。下有數百點。悲切之言。不能盡記。自後左右。每欲寬解。必提領巾。上愈傷感。聞者謂李夫人不足道也。林靈素謂后是九華安妃。臨終聞本殿異香。音樂。次年有青坡術士。見后於巫山。髣髴鈿合金釵云。

高齋漫錄

曾慥

荆公字說

東坡聞荆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爲篤。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鳩字从九从鳥。亦有證據。詩曰。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個。

章子厚

蘇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章子厚爲商州令。同試永興軍進士。劉原父爲帥。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得歡甚。同游南山諸寺。寺有山魃爲祟。客不敢宿。子厚宿山魃不敢出。抵仙游潭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橫木架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以過。用索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章惇蘇軾來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子厚大笑。

寓簡

沈作喆

丁謂

隋將虞孝仁性奢靡從伐遼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充庖本朝宰相丁謂從東京封用木匣養魚載以大車每擊鮮斫鱸孝仁以誣告被誅謂坐姦謀誦徙亦以侈欲故耳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微時嘗慷慨語其友曰吾讀書學道要爲宰輔得時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不然時不我與則當讀黃帝書深究醫學奧旨是亦可以活人也公既仕進顯貴入爲執政大臣出爲大帥其謀謨經畫所活多矣於醫則固未暇也君子之重人命其立志如此予觀東晉殷浩妙解脈法嘗有給使叩頭祈死詰問久之乃言小人有母年垂百歲抱疾不除若蒙官一診視便有生理退就屠戮無恨浩爲按脈處方一劑便愈於是悉焚經方嗚呼浩功名大謬幸有絕藝可以起死而深諱其事反以能活人爲慚悔自范公視之浩可謂不仁者哉浩不善用其所能而強爲其不能宜其敗也

楊廷璋

周世宗嘗疑涇帥史懿欲叛密詔晉州節度使楊廷璋使陰圖之廷璋明其無他懷詔書見之懿曰死不致辭乞免妻子廷璋屏左右語之曰吾以百口保君君單騎入朝可也懿從之遂得免禍及宋有天下廷璋猶在晉監軍荆罕儒者疑廷璋周之戚里近親也欲殺之以爲己功每見必衷甲懷刃廷璋知之待以誠心略無疑畏會春日當宴罕儒夙興尙早徘徊獨語曰事久變生今日不可失也因假寐恍惚如夢有神人謂曰廷璋忠實無異志不可妄殺驚覺汗下悔泣擲刀於地徑造廷璋再拜謝過具言所夢廷璋愕然曰有是哉吾昔者亦夢神人來告曰汝有陰德天固報汝吾爲汝解監軍之禍可保無虞也吾夜半起

坐命門客書幅紙記之。方欲與君語而未敢也。因探諸懷以示罕儒。其所言神人容貌。衣冠劍履無差焉。二人相持而泣。結交終身。嗚呼異哉。世所謂陰報者。豈誣也哉。豈可忽也哉。

謝石

武臣謝石者。蜀人。善相字。言人禍福多中。宣和中。至汴京。徽皇聞之。戲書朝字。令中貴人密授其客。繆以己意持問之。一見輒再拜曰。上天奎壁之文。萬壽之象也。客曰。毋妄言。石曰。朝字者。十月十日。皇帝天寧節也。客歸。語中貴人。具以聞。徽皇異之。石見蔡京。爲言晚節當誅。京大怒。奏石訕侮。付開封府杖而逐之。紹興中。石押馬綱至行朝。又以其術動朝士。相一字至萬錢。其言巧發奇中。予鄉丈人錢元素。自外任召對。見石。書請字示之。石曰。君其爲監察御史乎。請字言責未全也。已而果然。如此類甚衆。予謂世間萬事。無非寓也。能以無心而觀所寓焉。其有以知之矣。石何足以知此。亦偶然耳。

鄧子常家女子

宣和間。執政鄧子常家。有一女子。絕色。然其性理乖異。多獨處。寡笑言。覽鏡塗妝。欲半輒止。未嘗竟也。年十五六時。未敢議親。一日。見儀鸞司供張堂上。有盛幄幕。大竹籠。甚新潔。忽命取籠觀之。又令汲水數斛。滌之。出錦數段。令表裏底蓋。皆施重錦襪之。極穩帖。入坐籠中。出甚喜。因留籠臥內。時時坐臥其間。雖父母乳獲。皆莫曉其意。歲餘。盛夏有大風雨。至女倉。皇入籠。且命覆之。震霆一聲。煙霧充塞。異香聞於內外。良久視之。則已蛻去。有空殼存焉耳。鄧氏畏事極秘之。柙其蛻而藏之。親戚知者。皆莫敢問。

獨醒雜志

曾敏行

何得一

新淦縣道士何得一者。常人。徽宗嘗夢有道士曰。何得一者來見。遂以姓名及狀貌圖像求之。守令以其姓名之同。遂以聞。上大喜。卽令送至闕下。旣召見。山野醜陋。不能應對。甚不稱上意。時方集道流於寶籙宮作醮。因命得一預焉。建醮畢。授丹林郎。遣歸。初得一之有是命也。守令意其形於帝夢。必有所得。因問其有何技能。得一以爲昔浴於江中。得杖子。狀如龍。又嘗噴水於壁間。成罨畫山水。守亦信之。具以表聞。後人詰其故。杖乃木根。初無他異。而噴水成畫者。因醉後嘔吐成瀝耳。至今人傳以爲笑。

甲乙二衛士

仁宗皇帝嘗閒步禁中。聞廡外有譁者。稍逼聽之。乃二衛士。甲曰。人生富貴。在命有無。乙曰。不然。今日爲宰相。明日有貶削爲匹夫者。今日爲富家。明日有官籍而沒之者。其權正在官家耳。因相與詰難。未服。故爭辨不已。帝因密識其人。一日。出金奩。封緘甚密。特呼乙送往內東門。行將達。忽心腹痛作。不堪忍。懼愆其期。偶與甲遇。令代捧以先。門司啓奩。乃得御批云。去人給事有勞。可保明補官。乙隨至。則辨曰。已得旨送奩。及門疾作。令甲代之。爾門司覆奏。帝命與捧至者。甲遂補官。

何宗元

岳將軍旣死。部下多奇才。時旣寢兵。稍稍引去。有何宗元者。積功至修武郎。一日棄官。竟入玉笥山。結屋數椽於山之三會峯上。蓋樵牧所不至。居五年。往來宮觀間。與道流頗相善。一日忽謂之曰。來日我居菴作少事。子來訪我。則先擊石。若菴中有聲相應。則不須來。道流如其言。數日後。乃始訪之。擊石數四。寂無

應者懼而退。又數日，率衆再往，啓其戶視之，則何被髮而逝。時方秋暑，不知其死已幾日，而面貌如生，亦可謂之不凡矣。

龐安常

毛公弼守泗洲，病泄痢，久不愈。及罷官歸，遂謁龐安常求醫。安常診之曰：「此丹石毒作，非痢也。乃煮葵菜一釜，命公弼食之。且云：當有所下。明日，安常視之曰：「毒未去，問食幾何。才進兩盂。安常曰：「某煮此藥，升合銖錙，自有制度，不盡不可。於是再煮，強令進之。已乃洞泄，爛斑五色。安常視之曰：「此丹毒也。疾去矣。但年高人久痢，又乍去丹毒，腳當弱，不可復餌他藥。因贈牛膝酒兩餅，飲盡，遂強如初。公弼有一女，嘗苦嘔吐，亦就求醫。安常與之藥，曰：「嘔吐疾易愈，但此女子能不嫁，則此病不作。若有娠而嘔作，不可爲矣。公弼既還家，以其女歸沙溪張氏，年餘有孕，果以嘔疾死。世傳安常醫甚神，余耳目所接如此，所傳當不誣矣。」

林靈素

林靈素以方士得幸徽廟，跨一青牛，出入禁衛，號曰金門羽客。一日有客來謁，門者難之，客曰：「予溫人，第入報靈素與鄉人厚，卽延入焉。」客入，靈素問見我何爲。客曰：「有小術，願試之。」卽燃土炷鑪中，且求杯水，噴案上，覆之以杯，忽報車駕來，幸道院。靈素倉皇出迎，不及辭別，而其人去。上至院中，聞香郁然，異之，問靈素何香。對曰：「素所焚香。」上命取香再焚，殊不類，屢易之而益非。上疑之，究詰頗力，靈素不能隱，遂以實對。且言噴水覆杯事。上命取杯來，牢不可舉。靈素自往取，愈牢。上親往取之，應手而舉，仍得片紙，紙間有詩云：「捻土爲香事有因，如今宜假不宜真。三朝宰相張天覺，四海閒人呂洞賓。靈素自是眷衰，未幾放歸溫。」

州而死。

王倫

王樞密倫初使金歸。一行官吏恩數甚厚。暨再使。爭願隨往。倫至金。留不得還。欲發一官屬歸報。紛然請歸。倫於是皆不遣。方再使時。請云。到金有表歸。書倫名。引筆出鈎外。則可歸。不出則不歸矣。惟秦丞相知之。其家人皆不知也。倫時以僉書出使。其家人仍在府第。倫死於金。朝廷祕其事。所以禮遇其家者如初。後其子弟因遊觀作樂。秦相適聞之。呼樞密使府目謂曰。樞密死矣。本欲更遷延以厚恩數。今已不可。須即日發哀云。

許知可

許知可嘗夢有客來謁。知可延見。坐定。客問知可曰。汝平生亦知恨乎。知可曰。我恨有三。父母之死。皆爲醫者所誤。今不及致菽水之養。一也。自束髮讀書。而今年踰五十。不得一官。以立門戶。二也。後嗣未立。三也。其人又曰。亦有功於人乎。知可曰。某幼失怙恃。以鄉無良醫。某既長立。因刻意方書。期以活人。建炎初。真州城中。疾癘大作。某不以貧賤家。至戶到。察脈觀色。給藥付之。其間有無歸者。某輿奠於家。親爲療治。似有微功。人頗相傳。其人曰。天政以此將命汝官。及與汝子。若父母則不可見矣。因復取書一通示之。知可略記其間語。曰。藥市收功。陳樓間阻。殿上呼盧。喝六作五。既覺。異其事。而不知其何祥也。紹興二年。策進士第六。陞作五。乃在陳祖言樓材之間。其年仍舉子。始知夢中之言。無不合。知可名叔微。真州人有。普濟本事方。今行於世。

胡安國

胡文定公廷試考官初欲以魁多士繼以其引經皆古義不用王氏說降爲第三人爲荆南教官與楊龜山中立交遂相與講學及爲提學官與謝上蔡顯道從游亦厚崇觀間嘗爲太學官雖當時禁習元祐學術而公獨留意正蒙諸書與楊謝諸公通問不絕故紹興以來論伊洛之學者胡氏爲得其傳而公當日言謝游楊三公皆義兼師友實尊信之公名安國子康侯有春秋解武夷集行於世

蠱毒

南粵俗尙蠱毒詛咒可以殺人亦可以救人以之殺人而不中者或至自斃往有客遊南中暑行憩林下見一青蛇長二尺許戲以杖擊之蛇卽逝去客旋覺體中不佳夜宿於逆旅主人怪問曰君何從有毒氣在面也客惘然不能對主人曰試語今日所見客告之故主人曰是所謂報冤蛇人有觸之不遠百里襲跡而至必噬人之心乃已此蛇今夕當至客懼求救主人許諾卽出龕中所供一竹筒祝之以授客曰不必省第寘枕旁通夕張燈尸寢以俟聞聲卽啓之客如戒夜分有聲在屋瓦間俄有物墮几上筒中亦率響應舉之乃蜈蚣長尺許盤跚而出遶客之身三匝徑至几上有頃復歸筒中客卽覺體力醒然逮旦視之則前所見蛇斃焉客始信主人之不安重謝而去又一客亦以暮夜投宿舍翁與其子睥睨客所攜客疑之乃物色翁所爲覘見其父子出獼猴繪像禱之甚謹乃戒僕終夕不寐仗劍以伺已乃有推戶而入者卽一獼猴人身而長揮劍逐之逡巡失去有頃聞哭聲則舍翁之子死矣

優人

崇寧二年鑄大錢。蔡元長建議。俾爲折十。民間不便之。優人因內宴爲賣漿者。或投一大錢。飲一杯。而索償其餘。賣漿者對以方出市。未有錢。可更飲漿。乃連飲至於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錢。奈何。上爲之動。法由是改。又大農告乏時。有獻廩俸減半之議。優人乃爲衣冠之士。自冠帶衣裾。被身之物。輒除其半。衆怪而問之。則曰。減半已而兩足共穿半袴。豐而來前。復問之。則又曰。減半。問者乃長歎曰。但知減半。豈料難行。語傳禁中。亦遂罷議。

路真官

路真官爲兒童時。有一道人謂曰。能辦二十千來用。當授子以一術。路信之。然尙爲兒童。累時營求。然後能具。道人者持錢去。數日。邀路往一屋。扃閉屋中。有油與蜜數甕。令食之。久而後盡。大瀉血穢。幾死。乃刻符印。及授以文書治鬼之法。其父知之。則盡舉其符印文書藏去。尋又得之。父意其竊取。詰責對曰。非竊也。不知又何從來耳。其父怒。破其符印。焚其文書。有頃。符印文書復具。父乃知其有異。不復禁其所爲。路能作太陽丹。置蒸餅麪果粒於掌。望太陽。噓呵。揉而成丹。其色微紅。以授病者服之。良愈。崇觀間有宮婢病狂邪。如有所憑。召路入禁中。令作丹而不能成。左右譁曰。不曾帶得廂王家藥料來耳。蓋京師廂王家賣臙脂也。路曰。適被召。迫促而來。神氣不定。故丹不成。乞賜盥漱。再造。有旨賜之。已而成丹。以授病者。下嚥而愈。路之捕治鬼物。其術甚神。人多能言之。其子孫嘗爲人言其得術之初如此。

京師知數者

舊聞京師一知數者將死。謂其妻與子曰。我死之後。汝母子必大窮困。無以自活。然無輕鬻此屋。某年某

月某日雨作可候於門有避雨者至可迎拜之求哀當有所濟其人既死妻子果不能自立欲貨其居者屢矣念其父死時之言遷延及期亦既雨作母子候門有客亦至如所教迎拜懇祈之其人始不答其請徐語其所以具道父言乃笑謂曰汝父之術亦異矣指示其東廂下俾馴地求之得銀數百兩惜不傳二人之姓氏也

梁溪漫志

費 衰

閒樂異事

閒樂陳公伯修宣和三年以祠官居南徐一日晝寢夢至一處殿宇巍然中有人冠服如天帝正坐侍衛環列贊者引公拜殿下命之升殿慰藉久之謂曰卿平生論事章疏可悉錄以進呈公對曰臣在杭州日因陳正彙事郡守賈偉節遣人搜取多已焚滅今恐不能盡記帝曰能記者錄以進卽有仙官導公至廡下幕中設几案筆硯有一青册公方沉吟間仙官曰不必追記盡在是矣開册示之則平日所草章疏具在雖經焚毀者亦備載無遺公卽袖以進帝喜曰已安排卿第六等官矣遂覺呼其子大理寺丞昱至前引其手按其頂則十字裂如小兒顛其熱如火謂之曰與吾書謁刺數十將別親舊吾去矣其子請曰大人何往公告以夢子曰此吉夢其殆有歸詔耶公曰不然豐相之臨終亦夢朝帝蓋永歸之兆也已而再寢頃之覺復謂其子曰適又夢入黑漆屋三間此棺槨之象吾去必矣俄南徐太守虞純臣遣人招其子告之曰適尊公有狀勾挂冠正康彊何乃爾莫測其意是以扣公言未既聞傳呼陳殿院來若已知其故者謂太守曰死生定數也公何訝戒其子曰凡吾治命事不可妄易遂歸攜親戚數十酌酒告別既退

命諸子子婦皆坐置酒諄諄告戒家人見公無疾而遽若是愕眙不知所答迨夜入寢有婢杏香奔告諸子曰殿院咳逆不止若疾狀諸子亟走至則已跌坐而一足猶未上命其子爲收之纔畢而終終之七日忽有僧欲入弔其家以素不之識止之僧云我誠不識公但疇昔之夜在瓜洲忽夢一官人著朱騎馬導從甚盛凌波而北人馬皆不濡傍人指云此陳殿院也洎入城見羣僧來作佛事乃知之故欲瞻敬遺像非有所求也時名流多作挽詩紀其事黃冕仲(裳)云不須更草玉樓記已作僊宮第六人張子韶(九成)云凌波應作水中仙蓋謂此乃知世之偉人皆非混混流轉者傳說騎箕而爲列星其可信矣

東坡卜居陽羨

建中靖國元年東坡自僭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之遊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坡亦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坡買一宅爲錢五百緡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新第旣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一村巷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徙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問嫗何爲哀傷至是嫗曰吾家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不敢動以至於我而吾子不肖遂舉以售諸人吾今日遷徙來此百年舊居一旦訣別寧不痛心此吾之所以泣也坡亦爲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坡因再三慰撫徐謂之曰嫗之舊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當以是屋還嫗卽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第竟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毗陵不復買宅而借顧塘橋孫氏居暫憩焉是歲七月坡竟歿於借居前輩所爲類如此而世多不知獨吾州傳其事云

江陰士人彊記

江陰士人葛君忘其名。彊記絕人。嘗謁郡守。至客次。一官人已先在。意象軒鷺。葛敝衣子子。來揖之。殊不顧。葛心不平。坐良久。謂之曰。君謁太守。亦有銜袖之文乎。其人曰。然。葛請觀之。其人素自負。出以示葛。疾讀一過。卽以還之。曰。大好。斯須見守。俱白事畢。葛復前曰。某骫骳之文。此官人竊爲己有。適以爲贊者是也。使君或不信。某請誦之。卽抗聲誦其文。不差一字。四座皆愕視此人。且雜斬之。其人出不意。無以自解。倉皇卻退。歸而慚恚。得疾幾死。葛浮沉閭里間。家傍有民張染肆。置簿書識其目。葛嘗被酒。偶坐其肆。信手繙閱。一夕民家火作。凡所有之物。并文書皆燼焉。物主競來索。數倍責償。民無以質驗。憂撓不知所出。其子謀諸父曰。吾聞里中葛秀才。天性能記。渠昨過吾家。嘗閱此籍。或能記憶。盍以情叩乎。卽日父子詣葛。言其狀。葛笑曰。汝家張染肆。且吾何從知其數耶。民拜且泣。葛又笑曰。汝以壺酒來。當能知之。民喜。亟歸。攜酒殺至。葛飲畢。命取紙筆。爲疏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凡數百條。所書月日姓氏名色丈尺。無毫髮差。民持歸呼物主。讀以示之。皆叩頭駭伏。胡蒼梧記。張文定諸公。取相國寺前染簿。各記十版。此或出於用意。故能默識。非若葛之無心而然。信天稟記問。不可及也。邦人至今談其事云。

范信中

范寥。字信中。蜀人。其名字見山谷集。負才豪縱不羈。家始饒給。從其叔分財。一月輒盡之。落窶無聊賴。欲應科舉。人曰。若素不習此。奈何。范曰。我第往。卽以成都第二名薦送。益縱酒。遂毆殺人。因亡命。改名曰花。

但石蓋增損其姓氏爲廋語。遂匿傍郡。爲園丁。久之。技癢不能忍。書一詩於亭壁。主人見之。愕然曰。若非園丁也。贈以白金半笏。遣去。乃往稱進士。謁一鉅公。忘其人。鉅公與語。奇之。延致書室。教其子。范暮出歸。輒大醉。復毆其子。其家不得已。遣之。遂椎髻野服。詣某州。持狀投太守翟公。求爲書吏。翟公視其所書。絕精妙。卽留之。時公巽參政。立屏後。翟公視事退。公巽前問曰。適道人何爲者。翟公告以故。公巽曰。某觀其眸子。非常人。宜詰之。乃召問。所以來。范悉對以實。問習何經。曰。治易書。翟公出五題試之。不移時而畢。文理高妙。翟公父子大驚。敬待之。己而歸。南徐。寘之郡庠。以錢百千畀州教授。俾時調其急闕。且囑之曰。無盡予之。彼一日費之矣。頃之。翟公得教授者書云。自范之留。一學之士。爲之不寧。已付百千與之。去。不知所之矣。未幾。翟公捐館於南徐。忽有人以袖掩面大哭。排闥徑詣總帷。闈者不能禁。翟之人皆驚。公巽默念此必范寥。哭而出。果范也。相勞苦。留之宿。天明。則翟公几筵所陳。白金器皿。蕩無子遺。訪范。亦不見。時靈幃婢僕。門內外人亦甚多。皆莫測其何以能攜去。而人不之見也。遂徑往廣西。見山谷相從久之。山谷下世。范乃出所攜翟氏器皿。盡貨之。爲山谷辦後事。已而往依一尊宿師。素知其人。問曰。汝來何爲。曰。欲出家耳。能斷功名之念乎。曰。能。能斷色慾之念乎。曰。能。如是問答者十餘反。遂名之曰恪能。居亡何。尊宿死。又往茅山。投落拓道人。卽張懷素也。有妖術。呂吉甫。蔡元長。皆與之往來。懷素每約見吉甫。則於香合。或茗具中。見一圓藥跳擲。久之。旋轉於桌上。漸成小人。已而跳躍於地。駸駸長大。與人等視之。則懷素也。相與笑語。而率以爲常。時懷素方與吳儲倖謀不軌。儲倖見范愕然。私謂懷素曰。此怪人。胡不殺之。范已密知之矣。一夕。儲倖又與懷素謀。懷素出觀星象。曰。未可。范微聞之。明日乃告之。曰。某有祕藏遁甲文字。

在金陵。此去無多地。願往取之。懷素許諾。范既脫。欲詣闕。而無裹糧。湯侍郎（東野）時爲諸生。范走謁之。值湯不在。其母與之萬錢。范得錢。徑走京師。上變時。蔡元長趙正夫當國。其狀止稱右僕射。而不及司空。左僕射。蓋范本欲併告蔡也。是日趙相偶謁告。蔡當筆。据案問曰。何故忘了司空耶。范抗聲對曰。草茅書生。不識朝廷儀。蔡怒目嘻笑曰。汝不識朝廷儀。卽下吏捕儲侔等。獄具。懷素將就刑。范往觀之。懷素謂曰。殺我者乃汝耶。范笑曰。此朝廷之福爾。又謂刑者曰。汝能碎我腦蓋。乃可殺我。刑者以刀斫其腦。不入。以鐵椎擊之。又不碎。然竟不能神。卒與儲侔等坐死。洎第賞。范曰。吾不能知。此湯東野教我。遂急逮湯。湯惶駭。不測其由。既至。白身爲宣德郎。御史臺主簿。范但得供備庫副使。勾當在京。延祥觀。後爲福州兵鈐。其人縱橫豪俠。蓋蘇秦東方朔郭解之流云。

二相公廟乞夢

京師二相公廟。世傳游子夏也。靈異甚多。不勝載。於舉子問得失。尤應答如響。蓋至今人人能言之。大觀間。先大父在太學。有同舍生將赴廷試。乞夢於廟。夜夢一童子傳言云。二相公致意先輩。將來成名在二相公上。覺而思之。游子夏。夫子高弟也。吾成名在其上。必居巍科無疑。竊自喜。暨唱名。乃以雜犯得州文學。大憤悶失意。私念二相之靈。不宜有此。沉吟終夜。忽駭笑曰。論語云。文學子游子夏。今果居其上乎。詰旦以語同舍。皆大笑曰。神亦善謔如此哉。

江東叢祠

江東村落間。有叢祠。其始巫祝附託以興妖。里民信之。相與營葺。土木寢盛。有惡少年不信。一夕被酒入

廟肆言詆辱。巫駭愕不知所出。聚謀曰：吾儕爲此祠，勞費不貲，一旦爲此子所敗，遠邇相傳，則吾事去矣。迨夜，共詣少年，以情告曰：吾之情狀，若固知之。儻因成吾事，常以錢十萬謝若。少年喜，問其故。因教之曰：汝質明，復入廟冒辱如前。凡廟中所有酒，殺舉飲啖之，斯須則僞言受械祈哀之狀。庶印吾事。今先賂汝，以其半。少年許諾。受金，翼日果復來廟廷，袒裼齟齬，極口醜詆，不可聞。廟傍民大驚，觀者踵至。少年視神像前，方祭賽羅列，卽舉所祀酒悉飲之，以至殺饌無子遺。旋俯躬如受繫者，叩頭謝過，忽黑血自口涌出。七竅皆流，卽仆地死。里人益神之。卽日喧傳，傍郡祈禳者雲集，廟貌繪繒極嚴。巫所得不勝計。越數月，其黨以分財不平，詣郡反告。乃巫實毒酒中殺其人，捕治引伏，魁坐死，餘分隸諸郡，靈響訖息。

盜智

俚語謂盜雖小人，智過君子。此語固可鄙矣。然盜之姦詐，實有出人意表者。可誅也。高郵民尉九，疾足善走，日馳數百里，氣勢猛壯，非得棧不能止。爲盜浸淫傍郡，淮人皆苦之。其居高郵閭閻間，日則張食肆，夜則爲盜。一日晨起，方坐肆間，有道人來食湯餅，食已，邀尉至閒處，呼爲師父，且拜之。尉訝之曰：何爲者？道人曰：某亦有薄技，然出師下遠甚，聞楚州城外有一富家，今願偕師行，庶憑藉有所獲。尉許諾，使之先往。道人卽馳去。逮夜，尉張燈閉肆，怒其僕執事不謹，毆之。僕紛拏不服，乃呼邏者，廂官俱繫之。須翼日，送郡尉密謂邏曰：吾與若厚，且家於此，必不竄。若姑縱吾歸，當復至也。邏許之。尉得釋，卽踰城馳二百里，至楚城外，鞞鞞方二鼓矣。道人果先在，相見喜甚。尉自屋窗入，約道人伺於外。旣入其室，視所藏金珠錦綺，爛然溢目。卽以百緡擲出。道人分兩囊負之，斯須，尉復由屋窗出。道人思天下惟尉爲愈，已不如殺之。卽拔

刃斷其首。隨墮地。視之。則紙所爲也。尉由他戶復馳歸高郵。就逮。天方辨色。道人負重行遲。爲追者所及。執送楚州獄。自列與尉同爲盜狀。州爲檄高郵。高郵報云。是夕尉自與僕有訟。方繫有司。無從可爲盜也。道人終始墮其計。卒自伏辜。尉狡險萬端。有術以自將。屢爲穿窬。官卒不能捕。又有士夫調官都下。所居逆旅。前張茗坊。與染肆相直。士無事。日憑茶几。閱過者。一日見數人往來。其前數四。若睥睨染肆者。殊訝之一。夫忽前耳語曰。某輩經紀人也。欲得此家所暴縑帛。告官人勿言。士曰。此何預吾事。而肯饒舌耶。其人拱謝而退。士私念彼所染物。皆高揭於通衢之前。白晝萬目共覩。彼若有術可竊。則真黠盜也。因諦觀之。但見其人時時經過。或左或右。漸久漸疎。薄暮。則皆不見。士笑曰。彼妄人。果給我卽入房將索飯。則其室虛矣。

四朝聞見錄

慶元六君子

葉紹翁

趙忠定橫遭遷謫。去國之日。天爲雨血。京城人以盆盎貯之。殷殷然。太學生上封事。叩麗正甚急。侂胄欲斬其爲首者。寧皇只從聽讀。當時同銜上者六人。世號爲六君子。曰周端朝。曰張衡。曰徐範。曰蔣傅。林仲麟。楊宏中。皆併出。惟周受福略備。初自廷尉聽讀衢州。已次半道。有旨再赴廷尉。周始自分必死。時憲聖在上。韓猶不敢殺士。故欲以計殺之。周竟不死。復聽讀永州。杜門教授生徒。後以韓誅放還。復籍於學。爲南宮第一人。自外入爲國子錄。以女妻富陽令李氏子。親迎之夕。有老兵持諸生刺以入。周曰。正用此時來見耶。爲我傳語。來日相見於崇化堂矣。諸生不肯退。曰。我爲國錄。身上事來。有書在此。書入。乃備述李

爲史氏云云。恐他時先生官職駸駸。天下以爲出於李氏。周愕甚。入則已奏樂行酒。周亟起告女。以疾遽。冀展日定情。李氏子惘然登車去。富陽令大怒。訴於臺。因劾周去。復入爲太學博士。自文忠公去國時。猶有樓公（昉）危公（稹）蕭公（舜咨）陳公（處）絜齋袁公（燮）慈湖楊公（簡）相與直言於朝。俱以次引去。周由博士。不十年至從列。庚辰京城災。論事者衆。周語予曰。子可以披腹呈琅玕矣。予戲對之曰。先生在紹翁何敢言。

胡紘李沐

初紘試宰。還謁忠定。同時見者。忠定同郡人某。亦趙氏。趙知忠定不事修飾。故易敝巾垢衫。敗履以見。且能昌誦忠定大廷對策。忠定於稠人中。首與之語。且恨同姓同郡。而曾未之識。次至紘。進自敝科第。嘗階上游。冀歸裏列。忠定愀然曰。若廟堂盡以前名用士。則或非前名。與不由科第者。何由進。神色不接。紘未謁。忠定嘗迂道謁考亭先生於武夷精舍。先生待學子。惟脫粟飯。至茄熟。則用薑醯浸三四枚。共食。胡之至。考亭先生遇禮不能殊。胡不悅。退而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樽酒。山中未爲乏也。道出衢。從太守覓舟客次。偶與水心先生遇。時猶未第。紘氣勢凌忽。若宿與不合者。厲聲問先生曰。高姓仙里。先生應之曰。永嘉葉適。紘又詰之曰。足下何幹至此。先生對曰。親病求醫。紘笑。以手自搖紫窄帶。歎曰。此所謂親病在牀。入山采藥。先生憮然。莫知其所以見訝者。會太守素稔先生名。遂命典謁語胡小垓。先請葉學士。胡尤不平。沐爲名臣。李公士穎子。李公閒居龜溪。去都最近。沐以大臣子。試二令。適從忠定謁告。爲親壽。會上亦當遣中使賜藥茗。忠定欲榮沐。諭以就持歸。以賜。沐對以遣使舊禮也。恐不可以沐人子之榮。而廢遣使。

忠定不樂。頗以語侵沐。韓侂胄欲圖忠定。而莫有助之者。謀之於某官。某語侂胄曰。公留某則可。圖趙韓遂於上前。力留之。後竟拜相。某官既爲韓留。則力薦絃沐。沐遂誣忠定爲不軌。絃代擊考亭先生。誣以歐陽公被謗事。又斥其輒廢校舍爲宅。論水心先生所著進策君德論。以爲無君。絃文逼柳州。沐詩文洒脫。晚著易。頗契奧旨。其初未必盡出於媚韓也。其積忿嫉者已久。臨大議。頃不能平心耳。鞏栗齋豐亦以舍選前列。謁丞相京堂。自敍其事。京對鞏者。無異於忠定。對絃鞏賢者也。嘗歎京言之是。未嘗怨尤。惜其不得絃位。近時林次英以甲科第四人。偃蹇半世。始得掌故。都司聶善之。面戒之云。翌日君謝丞相。但須遜謝。垂晚得祿。切不可一字及科第。居今之世。爲士大夫者。亦不可不知此。

天子獄

永康之俗。固號珥筆。而亦數十年必有大獄。龍川陳亮。既以書御孝宗。爲大臣所沮。報罷居里。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甲。命妓飲於蕭寺。目妓爲妃。旁有客曰乙。欲陷陳罪。則謂甲曰。既册妃矣。孰爲相。甲謂乙曰。陳亮爲左。乙謂甲曰。何以處我。曰。爾爲右。吾用二相。大事其濟矣。乙遂請甲位於僧之高座。二相奏事訖。降階拜甲。甲穆然端委而受。妃遂捧觴。歌降黃龍爲壽。妃與二相俱。以次呼萬歲。蓋戲也。先是亮試南宮。何澹校其文。而黜之。亮不能平。徧語朝之故舊曰。亮老矣。反爲小子所辱。澹聞而銜亮。未有間。時澹已爲刑部侍郎。乙探知其事。遂不復告之。縣若州。亟走刑部。上首狀。澹卽繳狀。以奏。事下廷尉。廷尉刑部屬也。答亮無全膚。誣服爲不軌。案具。聞於孝宗。上固知爲亮。又嘗陰遣左右往永康。廉知其事。大臣奏入取旨。上曰。秀才醉了。胡說亂道。何罪之有。以御筆畫其牘於地。亮與甲俱掉臂出獄。居無幾。亮又以家僮殺人。

於境外。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以爲亮實以威力用僮。有司笞撻。僮氣絕復甦者屢矣。不服。讎家寘亮父於州圍。又囑中執法論亮情重。下廷尉。時王丞相淮知上欲活亮。以亮款所供。嘗訟僮於縣。而杖之矣。讎家以此尤亮之素計。持之愈急。王亦不能決。稼軒辛公與相壻素善。亮將就逮。亟走書告辛。辛公北客也。故不以在亡爲解。援之甚至。亮遂得不死。時考亭先生水心先生止齋陳氏俱與亮交。莫有救亮。迹亮與辛書。有君舉吾兄。正則吾弟。竟成空言云。驪塘危公嘗語余曰。羅樞密點自西府歸里。有里人從容叩羅公曰。吾有疑於公者。蓄而不敢白者有年。公今容某白其疑可乎。羅公曰。言之何傷。其人曰。以某觀公平生。未嘗妄行一步。公爲從官時。天夜大雪。某醉歸。見公以鐵拄杖撥雪。戴溫公帽。丁屐。微有聲。吾醉不敢與公揖。後有蒼奴佩篋。蒼奴亦吾所識爲公奴。吾固醉以爲誤認。公則不可。公笑曰。子之言與所見。是未嘗醉也。陳同父（亮字）獄事急。吾未嘗識之。憐其才。援之吏手。篋內皆白金也。同父死矣。吾故因子問而發之。

太學生寘綾紙

鄭昭先爲臺臣。倏當言事月。謂之月課。昭先純謹人也。不敢妄有指議。奏疏請京輦下勿用青蓋。惟大臣用以引車。旨從之。太學諸生以爲旣不許用青蓋。則用阜絹爲短簷。繖如都下賣冰水擔上所用。人已共嗤笑。邏者猶以爲首犯禁條。用繩繫持。蓋僕併蓋赴京兆。時程覃實尹京。遂杖持蓋僕。翌日諸生羣起伏。光範訴京兆。時相戒閹者勿受謁諸生。至詣闕訴覃。覃亦自堂及臺自辨。諸生攻之愈急。或有爲覃傳云。程覃字會元。一字不識。湖徽人也。湖徽者。覃本徽出。寓居於湖。俗諺以中無所有而敢於強聒。謂之胡揮。

時相以爲前京兆趙師舜旣因檟楚齋生罷去。亦諸生所訴也。旣罷一京兆矣。其可再乎。且撻僕與撻生徒。孰重孰輕。諸生得無太恣橫。堅持其議。不以諸生章白上。諸生計旣屈。遂治任盡出太學。寘綾卷於崇化堂。皆望闕遙拜而去。雲散霧裂。學爲之空。觀者驚惻。以爲百年所未嘗有。會永陽郡王楊次山。本右庠經武諸生。偶遣餽舊同舍。介者寂無所睹。復持以歸。白王以兩學俱空。王遣二子往廉其事。具得實。因慈明啓於上。上卽御批令學官宣諭諸生。亟就齋事。免覃所居官。仍爲農卿。諸生奉詔唯唯。先是時相惡其動以掃學要朝廷。遂誦言諸郡庠生有職事者。或白首不敢望太學一飯。此極可念。若諸生納綾卷而去。當以諸郡庠職事補其缺。生徒聞其說而止。史相雖以計定諸生。未必真出於此。以余觀諸郡庠。極有遺才。三年大比。當令州郡薦其絕出者於太學云。覃於宦業無顯過。蓋善人也。阜蓋一事。合申廟堂。當來臺臣。只乞禁青蓋。今諸生用短簷阜織。未知合與不合。更乞朝廷明降指揮。以憑遵守。若朝廷有旨。亦不許用阜蓋。而諸生猶故用之。則宜移文司成。議諸生罪。則爲善於處置矣。時卽有輕薄子。故爲一絕落韻詩云。冠蓋如雲自古傳。易青爲阜且從權。中原多少黃羅織。何不多多出賞錢。

楊和王相字

楊王沂中。閒居郊外。遇相字者。相者以筆與札進。楊王拒之。但以所執拄杖。大書地作一畫。相者作而再拜曰。閣下何爲徵行至此。宜自重。楊愕而詰其所以。則又拜曰。土上作一畫。乃王字也。公爲王者無疑。楊笑。遽用先所進紙。批緡錢五百萬。仍用嘗所押字。命相者翌日詣司帑者徵取。相者翌日持王批。自言於司帑云。王授吾券。徵錢五百萬。司帑老於事王者。持券熟視久之。曰。爾何人。乃敢作我王贖押。來脫吾

錢吾當執汝詣有司相者初謂司帑者調弄之至久色不變相者始具言本末且以爲眞王所書吾安敢僞司帑堅謂我主押字我豈不認得相者至聲屈冀動王聽王居渠渠然聲不達王之司謁與司帑同列者釀金五十緡與相者相者持金大慟痛罵司帑者而去王問因簽押支用歷既簽押司帑者乘間白王曰恩王前日曾批押予相字者錢五百萬有之乎王曰果是這人是神相汝已支與他了司帑進曰某以非恩王押字拒之衆人打合五十千與之去矣王驚曰汝何故司帑曰不可他今日說是王者來日又胡說增添則王之謗厚矣且恩王已開社矣何所復用相王起而撫其背曰爾說得是爾說得是就以予相者錢五百萬旌之

憲聖不妒忌之行

憲聖初不以色幸自渡南以來以至爲天下母率多遇魚貫以進卽以疾辭思陵念其勤勞之久每欲正六宮之位而屬以太后遠在沙漠不敢舉行上嘗語憲聖曰極知汝相同勞苦反與後進者齒朕甚有愧俟姐姐歸（姐姐謂太后）爾其選已憲聖再拜對曰大姐姐遠處北方臣妾缺於定省每遇天日清美侍上宴集纔一思之肚裏淚下臣妾誠夢不到此上爲泣下數行愈以后爲賢暨太后旣旋鑾馭以向嘗與憲聖均爲徽宗左右徽宗遂以憲聖賜高宗太后恐憲聖記其微時事故無援立意上侍太后拜而有請曰德妃吳氏服勞滋久外廷之議謂其宜主中饋更合取自姐姐旨太后陽語上云這事由在爾而陰實不欲上遂批付外廷曰朕奉太母之命云云德妃吳氏云云可立爲后后遂開擁祐三朝之功云

莊文致疾

士固號爲草茅。謂其能言天下事。而無所忌。非憚不識禮義之謂也。陳丞相俊卿。阜陵相也。國忌。引百官班詣原廟。是日適值補試。士子入貢院。陳相多智。班退。卽命從者由旁徑以歸。貢院路。原廟所出也。莊文之歸。正與羣試者會。試者橫截莊文車。不得前。執金吾杖呵止之。羣士遂卽而折其杖。圍車發喊。雷動。莊文驚愕得疾。薨。上甚痛之。歲當大比。有姓黃士人。率其徒詣闕。乞試同文館。不報。黃以其徒伏德壽宮門。祈哀。太上。凱宣諭。孝宗。德壽以閒人。不管閒事。卻其奏。黃遂與其徒向宮門大慟。且所服白紵袍也。孝宗震怒。敕有司杖黃背。黥隸海島。黃因竄入高麗。國主用爲相。後以使事至闕。見於孝宗。及其主倦政。遂授以國云。

熊子復

熊克。字子復。建寧人。早歲嘗與謝明伯東上禮闈。道出衢之江郎廟。遂與謝憩於廟下客邸。神號知進士科級事。謝邀熊同宿廟宮。謁夢。子復曰。克倦矣。明伯自詣可也。謝盥手濯足畢。服紫窄。持瓣香以入宿。翌朝就邸。熊迎謝。笑語之曰。定夢見做狀元也。謝正色謂熊曰。卻與子復得佳夢。熊又笑謂之曰。夢亦分惠耶。謝曰。不則劇。熊試叩之。則謂初入一朱門。仰視金扁。則右文之殿。自東廡入。與主人揖。則子復也。子復揖而入其位。有扁在楣。書曰。校書郎。扁懸風中。搖搖然。壁堵飾猶濕。與熊笑語甚歡。酌謝酒。至五爵。謝語熊曰。此處儒流清選也。子復自此升矣。熊與敝舊極款茗畢。卽送謝出右文。則猶目謝。熊信其說。亦頗自負。後熊與謝累上南宮。不利。熊後收科歲。謝再試南廊。不入等。熊調銓闕。遣僕就邸。偶與中祕書對。熊恐己應夢賦詩以自解。暨調餘姚尉。史越王嘗爲是官。適以舊學召入相。道出餘姚。熊攜行卷詣王舟上謁。

王讀其文而器之。會上賜曲宴。語王以兩制艱其選。王遂亟以熊薦。旋進所投行卷。上卽召克詣都省。旋給札中祕序轉校書郎。時明伯甫授文學部胥。語以法須京朝官保識。謝熟思良久。語僕曰。熊校書吾故人也。遂扣熊官舍。會熊直未下。往來廊廡間。熊嘗與謝通家。內子自廳事後窺見謝。亟令小史傳語謝。新恩校書偶入局。儒人不得相見。校書曾說謝新恩來。可使人隨至祕書省。要說話。謝至祕書所。與熊酬酢。與前夢無毫髮差。熊已不記江郎事。謝遂語熊。相與太息。因問扁壁。熊對以校書久不除官。以位貯炭。某叨冒恩除。甫懸扁飾壁。謝赴省時。猶未識中祕書。越王識熊於百寮邸。至以應詔。熊竟至法從。謝憔悴以老。神之戲謝亦劇矣。熊不與謝入俱謁。夢定力過人矣。山谷謂鬼神百般弄人信哉。

張于湖

高宗酷嗜翰墨。于湖張氏孝祥。廷對之頃。宿醒猶未解。濡毫答聖問。立就萬言。未嘗加點。上訝一卷紙高軸大。試取閱之。讀其卷首。大加稱獎。而又字畫遒勁。卓然顏魯。上疑其爲謫仙。親擢首選。臚唱賦詩。上尤雋永。按此句似有脫文。張正謝畢。遂謁秦檜。檜語之曰。上不惟喜狀元策。又且喜狀元詩。與字可謂三絕。又叩以詩何所本。字何所法。張正色以對。本杜詩。法顏字。檜笑曰。天下好事。君家都占斷。蓋嫉之也。張廷對時。天下猶未盡許之。按此下有脫文。務能參問前儒。汲揚後學。詞翰愈工。天性倜儻。輕財好施。勇於爲義。爲政平易。民咸思之。唯嗜酒色。不修細行。高宗嘗問以人言卿賊濫。孝祥拱笏再拜。以對曰。臣誠不敢欺君。臣濫誠有之。賊之一字。不敢奉詔。上笑而置之。人以爲誠非欺君者。真文忠公嘗語余曰。于湖平生雖跌宕。至於大綱大節處。直是不放過。張烏江人。寓居蕪湖。捐己田百畝。匯而爲池。圓種芙蓉。

楊柳鷺鷗出沒。煙雨變態。扁堂曰歸去來。蕪湖未有第進士者。陰陽者流。謂必于湖水與縣治接。而後英才出。張方欲鑿而通之。則已歿矣。嘗舟過洞庭。月照龍堆。金沙盪射。公得意命酒。唱歌所自製詞。呼羣吏而酌之曰。亦人子也。其坦率皆類此。嘗慕東坡。每作爲詩文。必問門人曰。比東坡何如。門人以過東坡稱之。雖失太過。然亦天下奇男子也。惜其資稟太高。浸淫詩酒。既與南軒考亭先生爲輩行友。而不能與之相琢磨。以上續伊洛之統。而今世好神怪者。以公爲紫府仙。惜夫。

技術不遇

思陵時。百工技藝咸精其能。故挾技術者。率多遇。而亦有命焉。吳郡王益。嘗以相士薦於上。上以王故。召見。見上則曰。陛下堯眉舜目。禹背湯肩。上卽駕輿曰。到處嚮將來。王又爲李世英進墨。每一圭墨。重十兩。上曰。恁麼大將如何把。王偶致基客。關西人精悍短小。王試命與國手敵。俱出其右。王因侍上奕。言之。翌日宣喚國手。夜以大白浮之。出處子極妍靚。曰。此吾女也。我今用妻爾。來日於御前。饒我第一局。我第二局。卻又饒爾。我與爾永爲翁婿。都在御前。不信吾說。吾豈以女輕許人。國手實未嘗有女。女蓋教坊妓也。關西樸而性直。翌日上詔與國手奕。上與王視第一局。關西陽遜國手上拂衣起。命王且酌酒曰。終是外道人。如何敵得國手。關西纔出。知爲所賣。鬱悶不食而死。

畢再遇

再遇。臨安西溪人。淳熙間。以勇名於軍。精悍短小。蓋驍將也。開禧兵罷不支。再遇奮於行伍。年已六十。披髮戴兜鍪。鐵鬼面。被金楮錢。建旗曰畢將軍。敵駭望其旗。已相顧愕視。再遇乘之出入陣中。萬死莫敵。蓋

先是敵中有畢將軍廟。甚靈異。其後浸以不靈。其形又絕肖。且登其號於旗。敵兵以爲本國之神。湖海賊作。再遇爲淮東招撫使。建治於揚州。雖殺戮過當。而賊亦旋定。嘗延客高會。取賊肝胃烹而薦酒。又擒其魁。用火尺烙其背。爲碁筭琴絲之類。再遇不善書。其弟再□頗能書。嘗爲其贊畫於內。朝命再遇釋印入覲。留都亭驛。其弟嘗汚其寵妾。因酒大悖。再遇再遇不能忍。以鐵尺殺之。具奏聞於上。待罪。且謂再□非同產。蓋義兄弟。有旨放罪。未幾。臺臣以其被召。乃以軍容入國。且及其手殘同氣。有旨徙之。讐川繼而。又論其在淮爲招撫日。多糜金錢。以饋過客。追十六萬緡。寓於讐之軍帑。再遇以田券折納於有司。僅得十萬。守臣楊長儒憐之。爲代納六萬云。

優伶戲語

韓侂胄用兵既敗。爲之鬚鬢俱白。困悶莫知所爲。優伶因上賜侂胄宴。設樊遲樊噲。旁有一人曰樊惱。又設一人揖問遲。誰與你取名。對以夫子所取。則拜曰。是聖門之高弟也。又揖問噲曰。爾誰名。汝對曰。漢高祖所命。則拜曰。真漢家之名將也。又揖惱云。誰名。汝對以樊惱自取。又因郭倪郭果敗。因賜宴。以生菱進於桌上。命二人移桌。忽生菱墮地盡碎。其一人云。苦苦壞了許多生菱。只因移果桌。

聞見近錄

張元

王鞏

張元。許州人也。客於長葛間。以俠自任。縣河有蛟長數丈。每飲水轉橋下。則人爲之斷行。一日蛟方枕大石而飲。元自橋上負大石中蛟。蜿蜒而死。血流數里。又嘗與客飲驛中。一客邂逅至。主人者延之。元初不

識知也。客乃顧元曰：彼何人斯？元厲聲曰：皮裹骨頭肉人斯。應聲以鐵鞭擊之而死。主人塗千金之藥。久之能蘇。元每夜游山林，則吹鐵笛而行。聲聞數里，羣盜皆避。元累舉進士不第，又爲縣宰，笞之乃逃。詣元。吳將行，過項羽廟，乃謁囊沽酒，對羽極飲，醉酒泥像。又歌秦皇草昧，劉項起吞并之詞。悲歌累日，大慟而遁。及元吳叛，露布有朕欲親臨渭水，直據長安之語。元所作也。後鄜延被圍，元實在兵中，於城外寺中題曰：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張元從大駕至此，其跋扈如此。吳雖彊黠，亦元導之也。

甲申雜記

王 鞏

阮逸

辛諫議子有儀，嘗與阮逸善。一日謂逸曰：君未娶，我有一相知無子，家饒財，有女求壻，其家房縉二千，當爲營之。苟營以一千謝我，逸唯唯。姻旣成，逸以前約語其婦翁，婦翁難之，有儀怨甚。乃以逸有易立，太山石難芳，上林柳之句，告謀不軌。逸下吏，全家流竄。後有儀爲海州都曹，至淮舟沒，憑轎子浮水上，得脫。旣至岸，舟人雖小兒悉免，有儀家人無一存者。唯長子他道，及官滿歸洛，長子忽失所在，視之得尸井中，世以爲阮逸之報也。

張元素

張元素，字君飾，從事荆南府。其同事楊久中，一日忽遇天帝降其室前，有鸞鶴鳳凰祥雲先至，帝有隨身宮殿，光彩煥耀。一室之間，望之不窮。遂錫久中曰：廉正君，其妻及子皆有名號。論物外事，皆非世人所知。語世間事，大小無不驗。楊置花枝數盆於室前，卽生根株於盆中。隨四時開落結實，皆不盈尺，而根株盤

結與常木無異。病者取花盆中水飲之，卽愈。荆南守孫頤龍圖病目，點之，隨手而愈。久中後爲朝奉郎，七十餘歲卒於睦州。其妻子奉事，今如故。

唐碩夫談異人事

湖南提刑唐稔，字碩夫。過高郵，謂余曰：治平二年九月，自吉州作邑，過長沙。一老人以扁舟載竹兀子就舟，貨見其竹如白牙，因買之。至四年，攝事京局，因上馬，馬蹶，其兀壞，竹脚中破，內有雕刻字曰：某年月日造。某年月日破。王押與破之日無差。其字以朱塗之，旣駭前識之異，而竹未破時，其心安得而書之。竹工必異人也。又云：其父譚爲湖北漕，一日有一道人持刺造門，但全幅書一登字，延坐問之，曰：徐登也。館之庵中，不食，日飲酒一斗，或見羣卒飯，輒取一掬食之而已。閒與鄭毅夫內翰宴飲，雖妓女笑語，戲弄無度，或發其陰視之，童兒也。閒與唐漕飲，取千里外物，不移刻。一日唐欲河東蒲桃，又思峽中新荔子，酒數巡，則令人就其臥屏間取之，皆美新。若方折枝者，唐坐中見劉莘老，時劉爲荆南職官。徐語唐曰：此人異日爲宰相，但不久耳。久之告別甚遽。唐曰：何之？答曰：大抵天地間萬物皆有數，不可逃也。我將之復州，願求一書遺復守，託以後事。如其言。旣至，復謁守曰：乞一棺，柩開九穴，葬於無人之境。後三日卒，復守如其言葬之。以書報唐，亟往與守倅僚吏發棺視之，衣一襲而已。後旬餘，與毅夫語其事，間有京遞至，發之，得嵩山道士與毅夫書，云：徐先生來，聞動靜甚詳，校其至嵩日，乃卒於復之日也。唐碩夫親見之。

隨手雜錄

周司勳子婦

王鞏

周凌司勳之子婦。病腿間瘡。曉夕痛痒不可勝。唯以使子挑之。乃少解。經累年。百藥弗效。聞有司吏夜主事冥司。招而問之。吏曰。當往叩之。見周司勳於冥間。問其婦疾。曰。此婦不敬舅姑。好決罰女使。此其報也。吏明日語其子。其子懇告致其父。懇父曰。婦已有死所矣。當在南京。又曰。吾所任。掠剝大夫也。亦以平生刻薄。好斂民財。以奉縣官。故任此職。凡人財有定分。或其經營。或其種植。稱多其數。我卽往取。世人不知也。職任非善處。亦安能救婦也。後其子不復南來。會其外祖知南京。力取之。醫治。懇辭不獲。至南京三日而卒。

周世宗兒

太祖皇帝初入宮。見宮嬪抱一小兒。問之。曰。世宗子也。時范質與趙普潘美等侍側。太祖顧問普等。普等曰。去之。潘美與一帥在後不語。太祖召問之。美不敢答。太祖曰。卽人之位。殺人之子。朕不忍爲也。美曰。臣與陛下北面事世宗。勸陛下殺之。卽負世宗。勸陛下不殺。則陛下必致疑。太祖曰。與爾爲姪。世宗子不可爲爾子。美遂持歸。其後太祖亦不問。美亦不復言。後終刺史。名惟吉。潘夙之祖也。美本無兄弟。其後惟吉歷任供三代。止云以美爲父。而不言祖。余得之於其家人。

郡君李氏

郡君李氏。余嬪也。嘗有貨珠子。老媪李氏攜珠子至。旣去。遺珠子在地。嬪收之。後媪踰時不至。一日旣至。形瘦精神恍惚。非昔人也。嬪詰之。曰。向時所貨珠。及歸則失去。告其主以金十兩償之。其主不許。因憂愁感疾。幾不能起。嬪曰。珠子當時遺在地。我得之。今在此。媪驚喜涕下。願致金六兩。以請嬪取還之。金不受。

也。後微疾。夢出門乘車出曠野。至大官府。見二偉人衣冠坐堂上。引至堂下。偉人方問姓氏。嬀知其陰府也。遂誦大悲呪。左右皆驚愕。其堂搖動不已。二偉人立語曰。勿誦。放爾歸矣。一吏持大簿書至案。偉人問曰。記得還李嫂珠子事否。嬀曰。記之。其一偉人曰。當展二十年壽。其一曰。得無太多也。其一曰。婦人而不受珠寶。此可尙也。俾人遣還。復乘車至門首而入。見其尸臥帳中。驚而悟。起後二十年乃卒。

玉壺清話

釋文瑩

曹武惠

曹武惠彬。始生周睟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武惠左手捉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餘無所視。後果爲樞密使相。卒贈濟陽王。配享帝食。公雖兼將相之領。不以爵祿自大。造門者皆降廡而揖。不名呼下吏。吏之稟白者。雖劇暑不冠。不與見。伐江南西蜀二國。諸將皆捆載而歸。惟公但圖史衾篋而已。爲藩帥。中途遇朝紳。必引車爲避。過市。戢其傳呼戒道吏。去馬不得越十輪。恐擁遏市井。性仁恕。清慎無撓。強記善談論。清白如寒儒。宅帑無十日之蓄。至坐武帳。止衣弋絺紵袍。素胡牀而已。征幽州。偶失律於涿鹿。素服待罪。趙參政昌言請案誅。朝廷察之。止責右驍衛上將軍。未幾遂起。趙參政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於尙書省。久不許見。時公已復密使。三抗疏力雪之。方許朝謁。士論歎伏。子璨。天禧三年授使相。拜制未久而卒。

龍興觀道士

太祖征太原。還至真定。幸龍興觀。道士蘇澄隱迎鑾駕。霜簡星冠。年九十許。氣貌翹竦。上因延問甚久。自

言頃與亳州道士丁少微。華山陳搏。結游於關洛。嘗遇孫君房。鑿皮處士。上問曰。得何術。對曰。臣得長嘯引和之法。遂令長嘯。其聲清入杳冥。移時不絕。上嘿久。低迷假寢。殆食頃。方欠伸。其聲略不中斷。上大奇之。因問引導之法。養生之要。隱對曰。王者養生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凝神太和。黃帝唐堯。所以享國永圖。得此道也。遂賜頤素先生。

朱昂

開寶塔成。欲撰記。太宗謂近臣曰。儒人多薄佛典。向西域僧法遇。自摩竭陁國來表。述本國有金剛坐。乃釋迦成道時所踞之坐。求立碑坐側。朕令蘇易簡撰文賜之。中有鄙佛爲夷人之語。朕甚不喜。詞臣中獨不見朱昂有譏佛之迹。因詔公撰之。文旣成。敦崇嚴重。太宗深加歎獎。公舉進士之時。趙韓王深所器重。謂人曰。朱有君子之風。壽德遠到。時宗人朱遵度。有學名。謂之朱萬卷。目公爲小萬卷。敬歷清貴三十年。晚以工部侍郎。懇求歸江陵。逾年方允。上令謝於殿門外。復詔坐。時方劇暑。恩旨寵留。詔秋涼進程。時吳淑贈行詩。有浴殿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之句。尤爲中的。錫宴玉津園。中人傳詔。令各賦詩爲送。若李承旨維。有清朝納祿。猶彊健。白首還家。正太平。及陳文惠公堯佐。部吏百函通爵里。送兵千騎過荆門之句。凡四十八篇。皆警絕。一時朝論榮之。弟協。亦同時隱。皆享眉壽。家林相接。謂之渚宮二疏。荆帥陳康肅堯咨。表其居爲東西致仕坊。八十二薨。門人請諡正裕先生。

邊鎬

江南邊鎬。初生。其父忽夢謝靈運持刺來謁。自稱前永嘉守。脩髯秀彩。骨清神竦。所被衣巾。輕若煙霧。曰。

欲託君爲父子。頃寄浙西飛來峯翻譯金剛經。然其經流分中有未合佛旨處。願寄君家刊正。無他祝。慎勿以葷羶噉我。及七歲。放我出家。爲眞僧。以畢前經。夢訖。鎬生眉貌高古。類夢中者。父愛之。小字康樂。成童聰敏。攻文字。書若夙誦。堅求出家。其親不肯。以葷迫之。初不能食。後亦稍稍。及冠。翹秀。變姻者衆。親彊而娶焉。後嗣主愛其博雅。累用之。然而柔懦寡斷。惟好釋氏。初從軍平建州。凡所克捷。惟務全活。建人德之。號爲邊羅漢。及克湘潭。鎬爲統軍。諸將欲縱掠。獨鎬不允。軍入其城。巷不改市。潭人益喜之。謂之邊菩薩。及帥於潭。政出多門。絕無威斷。惟事僧佛。楚人失望。謂之邊和尚。

勘箭勘契

太祖初郊。凡闕典大儀。修講或未全備。至於勘契之式。次郊方舉。大禮畢。鑾輅還至闕門。則行勘箭之儀。內中過殿門。則行勘契之儀。勘箭者。其箭以金銅爲簇。長三寸。形若鑿柄。其筈香檀木爲之。長三尺。金縷飾其端。以絳羅泥金囊韜之。金吾仗掌焉。其簇以紫羅泥金囊貯之。駕前司掌焉。每大駕還闕。中局駐蹕少俟。有司聲云。南來者何人。駕前司告云。大宋皇帝行大禮畢。禮儀使跪奏曰。請行勘箭。金吾司取其筈。駕前司取其簇。兩勘之罷。卽奏曰。勘箭訖。有司又聲曰。是不是。贊唱者齊聲曰。是。如是者三方開扇。分班起居迎駕。大輅方進。勘契者。以香壇刻魚形。金飾鱗鬣。別以香檀板爲魚形。坎而爲範。其魚則駕前司掌焉。其範則宮殿門司掌焉。鑾輿過宮殿門。以魚合範。然後開扇迎駕。其贊唱迎拜一如勘箭之式。

艾穎

艾侍郎穎。少年赴舉。逆旅中遇一村儒。狀極葷闕。願謂艾曰。君此行登第必矣。艾曰。賤子家於鄆。無師友。

加之汶上少典籍。今學疎寡。聊觀場屋爾。安敢俯拾耶。儒者曰。吾有書一卷。以授君。宜少俟於此。詰旦奉納。翌日果持至。乃左傳第十卷也。謂艾曰。此卷書不獨取富貴。後四十年亦有人因此書登科甲。然齡祿俱不及君。記之。艾頗爲異。時亦諷誦。果會李愚知舉。試鑄鼎象物賦。事在卷中。一揮而就。愚愛之。擢甲科。後四十年當祥符五年。御前放進士。亦試此題。徐奭爲狀元。後艾果以戶部侍郎致仕。七十八歲。薨於汶。徐年四十四。爲翰林學士卒。

盧多遜

盧多遜。相。生曹南。方幼。其父攜就雲陽道觀小學。時與羣兒誦書。廢壇上有古籤一筒。競往抽取爲戲。時多遜尙未識字。得一籤。歸示其父。詞曰。身出中書堂。須因天水白。登仙五十二。終爲蓬海客。父見頗喜。以爲吉讖。留識於家。迨後作相。及其敗也。始因遣堂吏趙白。陰與秦王廷美連謀。事暴。遂南竄。年五十二。卒於朱崖。籤中之語。一字不差。初。多遜與趙韓王。睚眦。太宗踐祚。每召對。卽傾之上。以膚受。頗惑之。黜普於河陽。普朝辭。抱笏面訴。氣慄心懦。奏曰。臣以無狀之賤。獲事累聖。况曩日昭憲聖后。大漸之際。臣與先帝面受顧命。遣臣親寫二券。令大寶神器。傳付陛下。以二書合縱批文。立臣銜爲證。其一書先后納於棺。一書先帝手封收宮中。乞陛下試尋之。孤危之迹。庶乎少雪。臣此行。身移則事起。豺狼在途。危若累卵。誰與臣辨。後果得此書于禁中。帝疑旣釋。竄多遜於朱崖。上謂普曰。朕幾欲誅卿。故王禹偁韓王挽詞有鴻恩書册府。遺訓在金縢。乃此事也。

胡旦

胡太監且知明州道出維揚時同年董給事儼知揚州遇之特歡截篙投舫以留之一日延入後館出姬侍列殺餼其宴豆皆上方貴器飲酣胡謂董曰吾輩出於諸生所享若此儼亦忝矣敵舟亦有衰鬢三三容止玩飾不侔同年之家人生會合難得或不棄來日能枉駕敵舟數盃可乎董感其意大喜徐又曰三品珍器貧家平生未識可略假舟中聊以誇示荆釵得否董笑曰狀元兄見外之甚也亟命滌濯以巨奩盡貯之對面封訖令送舟中明日五鼓張帆乘風瞥然不告而行不旬至杭州薛大諫映亦榜下生也首問胡曰過維揚見董同年否胡曰見又曰董望之材器英邁奇男子也然止是性貪一日尊前胡謂薛曰聊假二千緡創立鑑湖別墅鄞廳才罷便當謝病一扁舟釣於越溪豈能隨螞蠅競吻角乎薛公不得已贈白金三百星聊爲釣溪一醉且願領領之不爲少謝後知制誥王繼恩平蜀有功恃勳微寵潛溢怨讟將加恩以銀數千兩賂且託爲褒詔事敗且削籍爲典午竄潯州安置焉

王繼忠

真宗爲開封尹呼通衢中鐵盤市卜一瞽者令張者夏守贊楊崇勳左右數輩揣聽聲骨因以爲娛或中或否獨相王繼忠瞽者駭之曰此人可訝半生食漢祿半生食胡祿真宗笑而遣去繼忠後爲觀察使高陽總管咸平六年虜寇望都與虜酣戰至乙夜戎騎合圍數十重徐戰徐行旋傍西山而遁至白城陷虜上聞之甚嗟悼皆謂卽沒景德初戎人乞和繼忠與撰奏章而勸諷誘掖大力焉朝廷方知其存後每歲遣使真宗手封御帶藥茗以賜焉繼忠服漢章南望天闕稱未死臣哭拜不起問聖體起居不避虜嫌以其德儀雄美虜以女妻之僞封吳王改姓耶律卒於虜人謂陷蕃王氏也

莫節婦傳

翰林朱昂嘗撰莫節婦傳。大爲人倫之勸。節婦荃。少歸周謂。昭州人。布衣謁太祖。召便殿試時務。大稱上旨。擢贊善大夫。當天造之初。凡所任人。處置從便。符彥卿暴恣不法。除謂爲屬邑。永濟縣令。俾繩之。彥卿聞其來。魂膽俱喪。鞭橐郊迓。謂但揖於馬上。爾境上數強寇。劫財傷人。彥卿受賕。縱之使逸。謂出令敢有藏盜者。斬不數日。亟獲之。不解府。卽時斬決。以案具奏。太祖大壯之。與國二年。詔遣副廣南羅延吉爲轉運副使。以定嶺寇。時奔命赴道。不得與荃別。後委寄繁劇。嶺塞馳走。不還於家。二十六年。父母欲奪荃嫁之。荃泣謂父曰。吾夫豈碌碌久困者耶。食貧守死俟之。父不敢強。荃執禮事舅姑益謹。閨壺有法。家素貧。荃歲事蠶績。得絲。則機而爲杼軸。勤儉自營。生計漸盛。雖里之淑婦靜女。罕識其容者。聞其風。則幃箔竦敬。子漸長。築舍於外。購書命師教之。後產業益裕。舅姑將老。附塋選美坵。大爲壽坎。松檟茂密。盡得其制。又爲其夫創上腴田數百頃。水竹別墅。亭閣相望。然謂在路。亦修高節矣。荃二十六年間。畢一婚二嫁。皆清望之族。迨謂歸。俱已皓首。勸夫偕老于家林焉。

黃晞

黃晞。閩人。皇祐初游京師。不踐場屋。多以古學游搢紳之門。凡著書。自號聲隅子。走京塵幾十年。公卿詞臣。無不前席。晞履裂帽破。馳走無倦。後詞臣重晞之道者。列章爲薦。盡力提挽。朝恩甚優。授京官。知巨邑。有旨留國子監。將有司業之命。始拜敕。徧謝知己。才三日。館於景德。如意輪院。一日晚歸。解鞍少憩。謂院僧曰。僕遠人也。勤苦平寒。客路漂泊。寒暑未嘗溫飽。今日方平生事畢。且放懷酣寢一夕。請戒僧童。慎無

見喧。僧諾之。扇扉遂寢。翼日大曉。寂無所聞。寺僧擊牖大呼。已卒於榻矣。

范質

范魯公質。舉進士。和凝相主文。愛其私試。因以登第。凝舊在十三人。謂公曰。君之辭業。合在甲選。暫屈爲第十三人。傅老夫衣鉢可乎。魯公榮謝之。後至作相。亦復相繼。時門生獻詩。有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之句。初。周祖自鄴起師。向闕。京國罹亂。魯公遁迹民間。一旦坐對正巷茶肆中。忽一形貌怪陋者。前揖云。相公相公。無慮無慮。時暑中。公執一葉素扇。偶寫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一聯在上。陋狀者奪其扇曰。今之典刑。輕重無準。吏得以侮。何啻大暑耶。公當深究獄弊。持扇急去。一日於祆廟後門。一短鬼手中執其扇。乃茶邸中見者。未幾。周祖果以物色聘之。得公於民間。遂用焉。憶昔陋鬼之語。首議刑典。疏曰。先王所恤。莫重於刑。今繁苛失中。輕重無準。民罹橫刑。吏得侮法。願陛下留神刑典。深軫無告。世宗命公與臺官劇可久。知雜張湜聚都省。詳修刊定。惟務裁減。太官供膳。迨五年書成。目曰刑統。

鸚鵡

一巨商姓段者。蓄一鸚鵡。甚慧。能誦隴客詩。及李白宮詞。心經。每客至。則呼茶。問客人安否。寒暄。主人惜之。加意籠象。一旦段生以事繫獄。半年方得釋。到家。就籠與語曰。鸚哥。我自獄中。半年不能出。日夕惟只憶汝。汝還安否。家人餵飲無失。時否。鸚哥語曰。汝在禁數月。不堪不異。鸚哥籠間歲久。其商大感泣。遂許之曰。吾當親送汝歸。乃特具車馬。攜至秦隴。揭籠泣放。祝之曰。汝卻還舊巢。好自隨意。其鸚哥整羽徘徊。似不忍去。後聞常止巢於官道隴樹之末。凡吳商驅車入秦者。鳴於巢外。問曰。客還。見我段二郎安否。悲

鳴祝曰。若見時。爲道鸚哥甚憶二郎。余得其事於高虞晉叔。事在熙寧六七年間。

錢俶

開寶九年。錢忠懿俶來朝。上遣皇子德昭。迓於南京。車駕爲幸禮賢宅。撫視館籩什物。充滿庭墀。俶至。詔處之。賜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妻子俱朝。封妻爲吳越國王妃。召父子宴射苑中。諸王預坐。一日。賜俶獨宴。惟太宗秦王侍坐。上愛俶姿度凝厚。笑曰。眞王公材。俶拜謝。中人掖起。上遣太宗與俶敍齒。爲昆仲。俶循走叩頭泣謝曰。臣燕雀微物。與鸞鳳序翼。是驅臣子速死之地也。獲止時。上將幸西京。乞扈從。不允。曰。天氣尙熱。卿宜歸國。宴別於廣武殿。後三年來朝。宴於長春殿。劉鋹李煜二降王預焉。未幾。會陳洪進納土。俶情頗危戚。乞罷吳越王。詔書願呼名。不允。從征太原。每晨趨雞初鳴曉。與羣臣候於行在。嘗假寐於寢廬。上知之。諭曰。知卿入朝太早。中年宜避霜露。每日遣二巨燭先領引子。前頓候謁而已。駕至并門。繼元降。上御崇臺。戮其拒王師者。流血滿川。上顧俶曰。朕固不欲爾。蓋跋扈之惡。勢不可已。卿能自惜一方。以圖籍歸朝。不血於刃。乃爲嘉也。俶但叩頭怖謝。未久。身留於朝。願納圖貢。昆蟲草木。亦無所傷。朝廷遣考功郎范旻。知杭州。至則悉以山川土籍。管鑰庾廩數。敬授於旻。遂起遣兵民投闕。俶最後入覲。知必不還。離杭之日。徧別先王陵廟。泣拜以辭。詞曰。嗣孫俶不孝。不能守祭祀。又不能死社稷。今去國修覲。還邦未期。萬一不能再掃松楸。願王英德。各遂所安。無恤墜緒。拜訖。慟絕。幾不能起。山川爲之慘然。

李建勳

鍾山相李建勳。少好學。風調閑粹。徐溫以女妻之。奩囊之外。復賜田沐邑。歲入巨萬。雖極富盛。不喜華麗。

屏斥世務喜從方外之遊。徧覽經史。資稟純儒。故所以常居重地。寡斷不振。其爲詩。少猶浮靡。晚年方造平淡。營別墅於蔣山。泉石佳勝。再罷相。逼疾求退。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或謂曰。公未老無疾。求此命無乃復爲九華先生耶。九華卽宋齊邱。常乞骸。屢矯國主公曰。余嘗笑宋公輕以出處。敢違素心。吾必非壽考之物。勞生紛擾。耗真盡魂。求數年間適爾。嘗蓄一玉磬。尺餘。以沈香節安柄。叩之聲極清越。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則擊玉磬數聲於耳。客或問之。對曰。聊代洗耳。一軒。勝曰。四友軒。以琴爲嶧陽友。以磬爲泗濱友。南華經爲心友。湘竹篔簹爲夢友。果遂閒曠。五年而卒。江南之佳士也。

徐常侍

徐常侍得罪竄邠。平日嘗走書託洪州永新都官胡克順曰。僕必死于邠。君有力。他日可能致我完軀。轉海歸葬故園。侍先子於泉下。卽故人厚恩也。未幾果遣訃來告。順感其預託。創巨舟。齎厚費。親信往邠迎之。舟出海隅。一巨邑忘其名。邑有東海大帝祠。帳殿嚴盛。禱享填委。時索湘典邑。舟未至。鉉先謁之。稱江南放叟徐鉉。湘素聞其名。悚然迎拜。冠服嚴偉。笑談高逸。曰。僕得罪於邠。幸免囚置。放歸故里。臚舟邑下。因得拜謁。仍有少懇。拜聞。迨晚再謁。語訖失之。湘大駭。未久。津吏申有徐常侍靈柩船到岸。湘大感動。亟往舟撫其孤。曰。先公有容否。曰。有。遂張之於津亭。果適之來謁者。湘設席感動。置醪俎。再拜以奠。迨暝。果至。曰。適蒙厚饗。多謝。實己之幸。蓋少事不得已。須至拜叩。僕在江南爲學士日。一里舊齋。一寶帶。託僕投執政。變一巨獄。僕時頗有勢。餒執政不敢違。然事不枉法。以賊名望身。恐旅櫬過廟。帝所不容。君宰封社。廟籍鄉版。皆隸於君。君爲吾禱之。帝必無難。湘感其誠告。爲之潔沐。過如已事。齋心冥禱。訖令解絆。過廟。

恬然無纖瀾之驚。薄暮果再至。飾巾懷刺爲謝。其刺題曰。鉉專謝別東坡。索君賢者。含喜再拜。歛然而去。泊再開其刺。旋爲灰飛。湘頗懷東坡之疑。後果爲左諫議大夫。

江夢孫

廬山布衣江夢孫。潯陽人。博綜經史。孝弟介潔。不妄語。不隱己過。李主召置門下。爲國子司業。一旦面陳曰。迂儒無所補。平生讀書。意在惠民。空言無益。願求一官。以自效。主曰。胡爲卑飛。自喪其節耶。固不許。固求之。補天長縣令。以官誥示之曰。授告罷。與君無賓友之容。指其庭曰。此地卽君斂板趨伏之所也。君寧甘乎。夢孫曰。苟遂素願。無憚其他。乃授之。至其治所。吏白曰。正廳凶惡。自來邑令居之。怪異。不得其終。已陳設使廳矣。江因呵曰。長民不踞正廳。非禮也。旣上事久之。果有妖物。嘯梁仆瓦。喧號萬狀。羣吏伏匿。江整衣焚香奠酒。語鬼曰。僕爲令。合踞此廳。君等有祠堂林墓。安得居此耶。吾行己不欺闔室。無懼君輩。此處必有祀典尊神。吾當告之。語訖。移榻就寢。高枕而臥。寂無見聞。後視事。率以簡易。仁恕爲理。士民愛之。甫及滿任。解秩歸田。縣人緣河泣涕。挽舟酷留。凡不絕者三日。主聞之。嘉歎不已。手批委曲。以美爵誘之。惇勸再任。堅然不起。耕田侍母氏。暇則以經術課諸生。及子直木。後爲員外郎。

李煜幼子

後主煜幼子。宣城郡公仲宣后周氏所生。敏慧特異。眉目神采。若圖畫。三歲能誦孝經及古雜文。煜置膝上。授之以數萬言。因作樂。盡別其節。宮中讌侍。自然知事親之禮。見士大夫。揖讓進退。皆如成人。棲霞道者。異僧也。能知往事。自鍾山迎於大內。令嬪御抱出。此兒見之。自能合掌於額。棲霞曰。不祥之器也。此兒

與陛下並后。夙有深冤。以陛下積德。不能酷償。故爲劫恩愛賊。託掖庭割父母之肝腸。宜善養之。而勿戀。年五歲。忽自言曰。兒不能久居。今將去矣。因瞑目逝。周后在疾。聞之亦逝。煜悼痛傷悲。哽噎幾絕者數四。將赴井救之。獲免。

張遇賢

虔州妖賊張遇賢。循州縣小吏也。縣村有神降於民。與人交語。不見其形。言禍福輒中。民競依之。遇賢因置香果於神。神謂衆曰。張遇賢是第十八尊羅漢。可留事我。遇賢親聞之。遂留其家。奉事甚謹。旣而羣盜大起。無所統一。乃禱於神。求當如主者。曰。張遇賢當爲汝主。衆因推爲中天八國王。改年爲長樂。辟置百官。神曰。汝輩可度嶺取虔。羣賊奉遇賢襲南康。虔州節度使賈浩。始甚輕之。殊不設備。賊衆蟻聚。遂至十萬。遇賢自擇巖際。據白雲洞。造宮室。羣劫四出。攻掠無度。李主璟遣都虞候嚴思討之。邊鎬監軍。璟諭鎬曰。蜂蟻空恃妖幻。中無英雄。至則可擒。果至連敗其衆。遇賢日窘。告神。神曰。吾力謝福衰。庇汝不及。善自爲處。遂執之。斬於建康市。

萬柳溪邊舊話

尤玘

蟹

兵部侍郎五湖公。性愛蟹。秋風蟹肥。日把酒持螯。與客嘯傲。山陰術士袁大韜者。其術動帝皇。孝宗時。時召前席。賜賚不可勝計。大韜挾人主之寵。往來三公九卿間。而與兵侍公最昵。一日訪公里第。值公在華藏寺。遂操扁舟。擢湖而來。公方與客飲雲海亭上。漁人網得八大蟹。其內有二重。幾一觔。非復平日所見。

公甚喜，捐錢數百文賞之。而大韜適至，喜而劇飲。大韜曰：「某近遇一異術，能知人食料。」兵侍公曰：「今得八蟹，一主六客，孰兼食者？」大韜默坐，屈指數十迴算之，面漸赤，大叫曰：「異事！異事！七人俱不得食蟹，衆皆大笑。韜復默算者久之，謂兵侍公曰：「公五年以內，未得食蟹，公亦大笑。未幾，客有朱朗卿與弟遂卿者，偕去。酒方數行，催庖人治蟹甚急，忽遂卿奔來曰：「吾兄催蟹，啓釜觀之，睹一落足甚巨，取而嘗之，頃刻眩倒，衆共奔視，朗卿死矣。」二三客迎醫治，木各司其事。至暮，遂不能救。大韜手取諸蟹，傾於湖濱，偶遺一二，落足於岸左。一犬食之立斃，而湖濱大小魚之死者，不可以數計。湖中漁舟百十，皆仰尤氏爲衣食者，乃召進蟹人問之，曰：「得於湖岸大垂楊下，公命僕夫持鍤掘之，得赤首巨蛇數十，蟹之大者，以久淪毒氣也。」兵侍公甚憐朗卿，厚葬之，而恤其子弟，厚賜大韜數十金，終身戒不食蟹。

江南餘載

闕名

刁侃

祕書郎刁侃，文安郡公。按文安郡公徐游，知誨子也。初名景游，避元宗諱，去景字。之愛壻，姻連戚里，第宅蕭灑。一日侃弟妹於庭下，忽見二人沿古槐而上，以瓦擊中，之應手墮地，四肢雖具，長纔二寸許，狀如世所畫夜叉，然瘞之。是夕侃家堂室之間，鬼怪無數，或見大手，或呈巨額，如是者三夕餘，設醮謝之，猶不已也。是時周維簡證講於侃別院，獨無變怪。於是盡徙焉。維簡方說泰卦，倦而假寐，恍惚中見冠裳者數百人，前揖自言：「昔自南岳來，寄居古槐，歲月已久，今刁侃弟妹皆無道，橫害二子，悲歎不堪，適當索償，既匿先生之舍，且先生方講聖經，非某措手之時，願聞談義，容解脫之矣。」維簡驚覺，爲之齋沐旬日，終篇。

鬼怪乃絕。

江淮異人錄

吳淑

司馬郊

司馬郊一名凝正一名守中。遊於江表。常被冠褐。躡屐而行。日可千百里。衣褐不改作而常新。所爲麓暴。人無敢近之者。能詐死。以至青腫臭腐。俄而復活。嘗止於宣州開元觀。自宣之歙。時道士紹修默亦往歙。州至城門。遇之。與同行。修默避之。先往至一鎮。戍方息於逆旅。郊續至。修默隱身潛窺之。見郊入別店中。召主人與飲。因而凌辱之。主人初亦敬謝。郊不爲已。而更擊之。旣而互相搏擊。郊忽踣於地。視之已死。體冷色變。一市皆聚觀。乃召集鄉里。縛其主人。驗屍責詞。將送於州。時已向夕。欲明旦乃行。至中夜。復聞店中喧然曰。已失司馬尊師矣。而人方悟郊詐死。釋其主人。修默明日侵曉乃行。至前百里。許問人曰。司馬尊師何時過此。曰。今早已過矣。明日復行百里。問之曰。昨日已早過矣。及到歙州。問之亦然。每往來上江諸州。至一旅舍。安泊久之。將去。告其主人曰。我所有竹器不能將行。取火焚之。主人曰。方風且竹屋低隘。不可舉火。郊不已。衆人共拜勸之。郊怒不聽。乃發火於室中。持一大杖立於門側。敢至者擊之。郊有力人無敢近之者。俄而火甚。焰出於竹瓦之隙。人皆惶駭。旣而火滅。郊所有器什皆盡。所臥牀皆熏灼。而薦席無有焦者。有朱翹者。爲池州法掾。郊過詣之。謂朱曰。君色甚惡。當病。我卽去。君病中能念我。或呼我姓名。當有所應。翹不之信。後十餘日。果病熱疾。數日病劇。忽憶郊之言。意甚神之。因稽首思念。求祐。初朱已病。惡見人在己前。有小吏陳某者。常指使如意。令人入室侍疾。亦叱去之。家人守之戶外。無得入者。至是朱恍

惚見陳某持一甌藥進之。朱飲之，便覺意爽體佳。呼家人曰：適陳某所持來藥，甚效。當令更進一服。家人驚曰：比不令人入室。陳安得至此。朱乃悟郊之垂祐也。自是朱疾漸平。郊嘗居歙州某觀，病困劇。觀主欲申白官司，先以意聞郊。郊怒曰：吾疾方愈，何勞若此。既漸困篤，觀主不得已，乃口白縣令姚蘊。蘊使人候問之。郊曰：姚長官何故知吾病也。來者以告。郊怒，忽起結束，經入某山中。其行如飛，後十餘日，持一大杖，求觀主將捶之。觀中道士共禮拜求救，乃免。嘗至洪州市中，探鮮食之。市中小兒呼曰：道士喫鮮。郊怒，以物擊小兒。中面流血。巡人執郊，送於虞候。虞候素知其名，方善勸說之。郊乃極口怒罵。虞候不勝其忿，杖之。至十郊謂人曰：彼杖我十五，可得十五日活。杖我十日死矣。既而果然。後入廬山，居簡寂觀。因醉臥數日而卒。臨終，令置一杖於棺中，及葬，覺棺空發之，唯杖在焉。

聶師道

聶師道，歙人。少好道。唐末，于濤爲歙州刺史，其兄方外爲道士，居於郡南山中。師道往事之。濤時往詣方外，至於郡政，咸以諮之。乃名其山爲問政山。吳朝以師道嘗居是山，因號爲問政先生焉。初，方外在山中，郡人少信奉者。及師道至，賸信日，至而富實。師道嘗與友人同行，至一逆旅，友病熱疾，村中無復醫藥，或教病者曰：能食，少不潔，可以解。及病危，因復勸之，人有難色。師道諭之曰：事急矣，何難於此。吾爲汝先嘗之。乃取啗之，人感其意，乃食而病果愈。後給事中裴樞爲歙州，當唐祚之季，詔令不通。宣州田頌、池州陶雅舉兵圍之。累月，歙人頻破之。後食盡，援絕，議以城降。而城中殺外軍已多，無敢將命出者。師道乃自請行。樞曰：君乃道士，豈可遊兵革中耶。請易服以往。師道曰：吾已受道法科教，不容易服。乃縋之出城。二將

初亦甚怪。及與之語。乃大喜曰。眞道人也。誓約已定。復遣還城中。及期。樞適有未盡。復欲延期。更令師道出諭之人。謂其二三。咸爲危之。師道亦無難色。及復見二將。皆曰。無不可。唯給使命。時城中人獲全。師道之力也。吳太祖聞其名。召至廣陵。建紫極宮以居之。一夜。有羣盜入其所止。至於什器。皆盡取之。師道謂之曰。汝爲盜。取吾財以救饑寒也。持此將安用之。乃引於曲室。盡取金帛與之。仍謂之曰。爾當從某處出。無巡人。可以無患。盜從所教。竟以不敗。後吳朝遣師道至龍虎山設醮。道遇羣盜。劫之。將加害。其中一人熟視師道。謂同黨曰。勿犯先生。令盡以所得還之。羣盜亦皆從其言。因謂師道曰。某卽昔年揚州紫極宮中爲盜者。感先生至仁之心。今以奉報。後卒於廣陵。時方遣使於湖湘。使還。至某處。見師道。問之曰。何以至此。師道曰。朝廷遣我醮南嶽。使者以爲然。及入吳境。方知師道卒矣。師道姪孫紹元。少入道。風貌和雅。善屬文。年二十餘卒。初紹元旣病劇。有四鶴集於紹元所處屋上。及其卒。人見五鶴冲天而去。

耿先生

耿先生者。江表將校耿謙之女也。少而明慧。有姿色。頗好書。稍爲詩句。往往有嘉旨。而明於道術。能拘制鬼魅。通於黃白之術。變怪之事。奇偉恍惚。莫知其何從得也。保大中。江淮富盛。上好文雅。悅奇異之事。召之入宮。蓋觀其術。不以貫魚之列待。特處之別院。號曰先生。先生常被碧霞帔。見上多持簡。精彩卓逸。言詞朗暢。手如鳥爪。不便於用。飲食皆仰於人。復不喜行。宮中常使人抱持之。每爲詩句。題於牆壁。自稱北大先生。亦莫知其旨也。先生之術。不常的然發揚於外。遇事則應。闐然而彰。上益以此重之也。始入宮。問以黃白之事。試之皆驗。益復爲之。而簡易不煩。上嘗因暇。顧謂先生曰。此皆因火以成之。苟不須火。其能

成乎。先生曰：試爲之，殆亦可。上乃取水銀，以錐紙重複裹之，封題甚密。先生內於懷中，良久，忽若裂帛聲。先生笑曰：陛下嘗不信下妾之術，今日面觀，可復不信耶？持以與上，上周視題處，如舊發之，已爲銀矣。又嘗大雪，上戲之曰：先生能以雪爲銀乎？先生曰：亦可。乃取雪實之，削爲銀錠狀。先生自投於熾炭中，灰埃盆起，徐以炭周覆之，過食頃，曰：可矣。乃持以出，赫然洞赤，置之於地，及冷，爛然爲銀錠，而刀迹俱在。反視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狀，蓋初爲火之所融釋也。因是先生所作雪銀甚多，上誕日，每作器用，獻以爲壽，又多巧思，所作必出於人。南海嘗貢奇物，有薔薇水、龍腦漿、薔薇水、清泚、郁烈、龍腦漿、補益、男子、上寶、惜之，每以龍腦漿調酒服之，香氣連日不絕於口，亦以賜近臣。先生曰：此未爲佳也。上曰：先生豈能爲之？曰：試爲，應亦可就。乃取龍腦，以細絹袋之，懸於琉璃瓶中，上親封題之，置酒於其側而觀之。食頃，先生曰：龍腦已漿矣。上自起，附耳聽之，果聞滴瀝聲，且復飲少選，又視之，見琉璃瓶中，湛然如勺水矣。明日發之，已半瓶，香氣酷烈，逾於舊者遠矣。先生後有孕，一日謂上曰：妾此夕當產神孫聖子，誠在此耳。請備生產所用之物，上悉爲設之。益令宮人宿於室中，夜半，烈風震靈室，中人皆震懼，是夜不復產。明旦，先生腹已消，如常人，上驚問之。先生曰：昨夜雷電中生子，已爲神物，持去，不復得矣。先生嗜酒，至於男女大慾，亦略同於常。後亦竟以疾終。古有神仙多晦跡混俗，先生豈其人乎？余頃在江南，嘗聞其事，而宮掖祕奧，說者多異同。及江南平，在京師，嘗詣徐率更游，游卽義祖之孫也。宮中之事，悉能知之，因就質其事，備爲余言。

潘辰

潘辰者，大理評事潘鵬之子也。少居於和州，樵採雞籠山，以供養其親。嘗過江至金陵，泊舟秦淮口，有一

老父求同載過江。辰敬其老，許之。時大雪，辰市酒與同飲。及江中流，酒已盡，辰甚恨其少，不得醉。老父曰：吾亦有酒，乃解巾於髻中，取一小葫蘆子，頃之極飲不竭。辰驚益敬之。及至岸，謂辰曰：子事親孝，復有道氣，可教也。乃授以道術。辰自是所爲詭異，世號之爲潘仙人。能掬水銀於手中，按之卽成銀。嘗入人家，見池沼中有落葉甚多，謂主人曰：此可以爲戲，令以物漉取之，置之於地，隨葉大小，皆爲魚矣。更棄於水，葉復如故。有蒯亮者，嘗至所親家，同坐者數人，見辰過於門，主人召之。乃至，因謂辰曰：請先生出一術以娛賓。辰曰：可。願見門前有鐵砧，謂主人曰：得此鐵砧，可以爲戲。因就假之。旣至，辰乃出一小刀子，細細切之，至盡。坐客驚愕。旣而曰：假人物，不可壞之也。乃合聚之，砧復如故。又於袖中出一幅舊方巾，謂人曰：勿輕此。非一人有急，不可從。余假之，他人固不能得也。乃舉以蔽面，退行數步，則不復見。能背誦本所未嘗見書，或卷而封之，置之於前，首舉一字，則誦之終卷。其間點竄塗乙，悉能知之。所爲多此類，亦不復盡紀。後亦以疾卒。

江處士

歙州江處士，性冲寂，好道，能制鬼魅。鄉里中嘗有婦人，鬼所附著，家人或髣髴見之一夜，其夫覺有人與婦共寢，乃急起持之，呼人取火共縛，及火至，正見捉己所繫腰帶也。廣求符禁，終不能絕。乃往詣江。江曰：吾雖能禦之，然意不欲與鬼神爲讎。爾旣告我，當爲遣之。令歸家灑掃一室，令一童子烹茶待吾至，無得令人輒窺。如其言。江尋至，入室坐，令童子出迎客。果見一綠衣少年，貌甚端雅，延之入室。見江再拜，江命坐，乃坐啜茶，不交一言，再拜而去。自是婦人復常，有人入山伐木，因爲鬼物所著，自言曰：樹乃我之所止。

汝今見伐。吾將何依。當假汝身爲我窟宅。自是其人覺皮膚之內。有物馳逐。自首至足。靡所不至。人不勝其苦。往詣江人。未至。鬼已先往。江所居有樓。樓北有茂竹。江方坐樓上。覺神在竹林中。呼問之。鬼具以告。且求赦過。江曰。吾已知矣。尋而人至。謂之曰。汝可於鄉里中。覓空屋。人不居者。復來告吾。人往尋得之。江以方寸紙。置名與之。戒之曰。至空屋棄之。如言。而病失。又嘗有人爲夔鬼所撓。其家置圖畫於樓上。皆爲穢物所污。以告之。江曰。但封閉樓門三日。當使去之。如言。三日開之。穢物盡去。圖畫如故。余有所知。世居歙州。親見其事。

張訓妻

張訓者。吳太祖之將校也。口大。時人謂之張大口。吳太祖在宣州。嘗給諸將鎧甲。訓所得故敝。不如意。形於詞色。其妻謂之曰。此不足介意。但司徒不知。苟知之。必不爾。明日。吳公謂張曰。爾所得甲如何。張以告公。乃易之。後吳公移廣陵。嘗賜諸將馬。訓所得。復騶弱。訓亦不滿意。妻復言如前。明日。吳公又問之。訓復以爲言。公曰。爾家事神耶。訓曰。無。公曰。吾頃在宣州。嘗賜諸將甲。是夜夢一婦人。衣真珠衣。告予曰。公賜張訓甲甚敝。當爲易之。及吾問汝。果然。乃爲汝易之。今賜諸將馬。復夢前珠衣婦人。告予曰。張訓所得馬。非良馬也。其故何哉。訓亦不能測也。訓妻有衣箱。常自啓閉。訓未嘗見之。一日。妻出。訓竊啓之。果見珠衣一襲。及妻歸。謂訓曰。君開我衣箱耶。初。其妻每食。必待其夫。一日。訓歸。妻已先食。謂訓曰。今日以食味異常。不待君先食矣。訓入廚。見甑中蒸一人頭。訓心惡之。陰欲殺之。妻謂曰。君欲負我耶。然君方爲數郡刺史。我不能殺君。指一婢曰。殺我。必先殺此。不爾。君必不免。訓遂殺妻及其婢。後果爲刺史。

洪州書生

成幼文爲洪州錄事參軍。所居臨通衢而有窗。一日坐窗下。時雨霽泥濘。而微有路。見一小兒賣鞋。狀甚貧窶。有惡少年與兒相遇。絪鞋墜泥中。小兒哭求其價。少年叱之不與。兒曰。吾家旦未有食。待賣鞋營食。而悉爲所污。有書生過。憫之爲償其值。少年怒曰。兒就我求錢。汝何預焉。因辱罵之。生甚有慍色。成嘉其義。召之與語。大奇之。因留之宿。夜共話。成暫入內。及復出。則失書生矣。外戶皆閉。求之不得。少頃復至。前曰。且來惡子。吾不容。已斷其首。乃擲之於地。成驚曰。此人誠忤君子。然斷人之首。流血在地。豈不見累乎。書生曰。無苦。乃出少藥傅於頭上。捽其髮摩之。皆化爲水。因謂成曰。無以奉報。願以此術授君。成曰。某非方外之士。不敢奉教。書生於是長揖而去。重門皆鎖閉。而失所在。

瞿童

瞿童。字柏庭。以字爲名。辰州辰谿人也。華眉廣額。長準秀目。勤事而寡言。大曆四年。西川潰將楊林。爲澧陽守。不戢部下兵。縱其黨賈子華。率千人假道武陵。劫五溪。五溪之人。逃難四散。時柏庭十四。侍母走武陵。寓居崇義鄉烏頭里。桃源觀道士黃山寶。偏宅柏庭。因山寶願師事。上清三洞法師黃洞源。山寶引覲具道柏庭志。洞源辭以柏庭奉母。須甘旨。山寶曰。柏庭母在山寶廬。幸有繼給。倘蒙收拾貧賤。所望容納。洞源許之。後亦時給柏庭母衣食。僅二周載。六年正月。柏庭喪母。既葬。服勤事洞源不懈。凡事役力辦。不倦。拋棄惡食。必興愛惜。取而飯之。七月。洞源賣藥至襄陽市。每入市。令柏庭持裝囊。柏庭必閉目處衆中。洞源讓曰。處衆而睡。人奪汝攜。柏庭曰。非有睡也。閱衆之喧喧耳。九月。洞源南歸。行及宜城。去襄陽百餘

里洞源遽曰。香爐捐主人。奈何。柏庭請復取。白洞源暫休以俟。不時頃。持爐還。洞源驚問。答曰。尊師方在途。恐留滯。故疾行。洞源信然。七年二月。朗州刺史胡叔清。招洞源下郡。赴之。留柏庭山中。植果藥。踰二十日。洞源來。向柏庭一一詰之。答曰。自尊師去。州祇於仙林尋仙穴。洞源問所尋何見。答曰。見石室。石牀。石几。洞源曰。石室何許。曰。許去一里半。洞源疑而不窮。又旬。柏庭於藝圃中。得一棋子。捧呈洞源曰。秦人棋子。洞源異之。曰。誰謂汝。烏知其然。復曰。是誠秦人棋子。洞源諦視之。狀若小龜。光潤如玉。遂貯錄囊中。後因閱錄開囊。緘記如舊。亡棋子矣。夏四月。忽白洞源。願屈歸巖洞。時久霖雨澍。洞源既未決信。竟不果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始听洞源命。柏庭河畔視船。往復不二里。及午方回。洞源訶之。來何遲。柏庭曰。觀西南十五步許。有小橋。橋上遇一老尊。負杖挂物。呼令隨去。柏庭不敢。由是晚。三十早朝。褹常所繫布帶。以一紙繩束腰。跣足履草屨。昇尊殿。及洞源嚴修之處。各焚香跪拜。既而辭洞源。又拜洞源。憑几問曰。汝辭吾安往。答曰。歸仙洞。洞源曰。吾隨汝可乎。曰。不可。洞源又曰。何爲不可。柏庭曰。前時尊師不決去。迺今不可。因論洞源。當以時遷棲。洞源曰。十年易居。昔賢遺旨。吾有志矣。今汝去。何時復見。答曰。期十八年。洞源欲留之。不克。卽聲命同觀道士朱靈誓曰。朱老師看仙人來。靈誓睨柏庭曰。童子今日顏色。異常光輝。洞源門人何清鏡。朱神靜。童子陳景旸。譚伯璣。偕圍囑。柏庭服短布衣。烏繪巾。逡巡卻行。三移步。忽然不見。洞源與道徒皆愕眙。庭際有一栗樹。謂暫旁立。洞源曰。得無映樹乎。求之無蹤。卽聲鐘集觀戶。將遍索林莽。觀戶至東北林際。遇一大蛇。當路而止。十一年。兄僊信從辰州來。聞弟登仙。至桃源。又師事洞源。爲道士。巖居兩歲。遊嵩山。失所在。建中元年四月。洞源遷居江州廬山。貞元五年十一月。復遷居潤州茅山。十

八年春潤州郵檄人於延陵縣界見一少年前行如人郵者促步期及竟不能追延陵闖茅山三十里郵人望見徐步入山門是日女道士蕭泠然在鶴臺見少年持小漆函蓋貯素書直未入門舉一足履闕泠然問曰汝爲誰答曰瞿柏庭因問泠然黃尊師何在泠然指示路處髣髴記有柏庭名卒然不悟久之忽了辨卽攝衣詣洞源問瞿柏庭來乎洞源唯唯不明諭秋八月旣朔之旬洞源謂門弟子曰吾將踏滄海爲備裝或以未可行爲請踰一年當午洞源化真造曰代人傳瞿童登仙之跡皆怪異可惑予自幼貶武陵守至之日則詳詢舊老迺談詭加甚值暇日遊沅江滄浪合流問之於漁人曰柏庭有同學陳景旸已五徙居今復爲桃源道士易名通微又改正長始均執勞久練行事傳疑百說不若一見予得言忘食遂命迓之未獲至若不克見及期而朝門吏導景旸前庭冠青蘿冠衣碧綠衣冰顏雪膚皓髭蒼眉端簡足跡肅容陳詞予不知幸之喜之至也旣至休館徐問所惑景爲具辨因裂牘直紀用祛後疑長慶二年五月三日朗州刺史溫造述上清三洞道士陳通微傳實

鬼董

闕名

章翰

章翰少時有志氣長安交游豪俠宅新書坊有愛妾曰裴六郎者容範曠代宅於崇仁翰常悅之居無何翰有故游近畿數月方回及至妾已病死翰甚悼之旣而日暮因宿其舍尙未葬殯於堂奧旣無家室翰曰平生之愛存沒何間獨宿總帳中夜半後庭月皓然翰悲歎不寐忽見門屏間有一物傾首而窺進退逡巡入庭中長丈許著豹皮棍鋸牙披髮更有三鬼繼進乃拽朱索舞於月下相與言曰牀上貴人奈何

又曰寢矣。便升階入殯所拆發。昇觀於月中。破而取其尸。糜割肢體。環坐共食之。血流於庭。衣服狼籍。翰恐懼。且痛之。自分曰。向叫我作貴人。我今擊之。必無苦。遂潛取帳外竿。忽於暗中擲出。大叫擊鬼。鬼大駭。走。翰乘勢逐之。西北隅。踰垣而去。有一鬼。最後不得上。翰擊中流血。乃得去。家人聞變。亂起來救之。翰具道其事。將收餘骸。及至堂。殯所儼然如故。而噉處亦無所見。翰恍惚以爲夢中。驗其牆有血。其上有迹。竟不知其然後數年。翰貴達。

周浩

秦熺之客洛人周浩。卜居西湖。鄰邸有白衣少婦來寓。豔冶而慧。始見。猶自匿。稍久。目成心通。叩諸鄰。鄰曰。汴人李氏。夫死。服將除。方謀再行。浩厚致媒幣。室之。婦能先事中。浩意相得甚歡。歲餘。觀濤於江。見雙鬢女。美出妻右。心慕之。茶肆姥曰。此女居六和塔。父母亡矣。獨與姨處。方願以樂藝自鬻。浩捐金數千。方獲焉。始至其家。妻妾順比。如墳簾。後忽忿爭。浩論不可解。至相毆擊。兩怒方厲。黑煙蓬勃。出自吻。蔽屋如墨。奇響一聲。煙銷室空。二豔俱失。遣人訪其姨。蕩然砂磧也。浩怪愕。不敢居其居。從傳法寺假僧房。徙焉。元日四鼓。欲之。秦氏賀甫出門。陰氣肅然。籠燭隨滅。妻不知從何來。怒罵曰。無行。棄我逃釋。謂終不能近汝耶。浩罔然不省其妖。隨謝之。婦曰。我已徙居入城矣。偕至小宅中。歡飲共宿。明日乃得之。望仙橋下。半臥水中。喘息僅屬。掖歸療治。數日乃愈。浩益恐。遷館於秦氏。一夕坐書室。有穴窗者。叱之。隨聲自隙入。妾也。鉛丹不施。雙鬢紛披。而態度愈明豔。倚浩嬌怨曰。主母妒悍。正藉君主張。乃儒不能令。使我至此。且彼非人。乃死老魅。君何爲惑之。浩亦迷罔不省。留共寢。妾挽出游。偕飲中瓦酒家。聞寺鐘而寤。身乃在後圃。

池中污泥滿耳鼻。秦氏呼一道士制之。不驗。乃使四卒夜番守之。浩雖不得出。而二女間夜至。或憑浩言云。云叫呼。熺厭之。使他客送往建康。道遇時中。時中曰。是水族之怪也。繫爲白衣。穴西湖。獮爲少女。窟於江。弗速拯。將死於溺矣。爲檄江湖神。俾繫二物。曰。法不許殺也。初。周浩在西京。困不自聊。有洛瀕老翁。聞洛中溺鬼相謂。翌日欲取白衣士自代。其衣下穿而姓周。翁旦而待。日中而浩至。姓狀衣袂如鬼語。力挽駐之。乃脫。至此又復遇水魅云。

金燭

秦檜專柄時。雅州守奉生日物。甚富。爲椽燭百餘。範精金爲之心。而外灌花蠟。他物稱是。使衙前某。與卒十輩。持走都下。至鄂州之三山。遇暴雨。休於道傍草舍。主人書生也。饜甚。方冬。猶絺葛。臥牛衣中。蹙然曰。雨甚。日向暮。屋漏不可居。恐敗官物。去此荒徑里許。客舍甚整。盍往憩。衆俾導以往。至則果有民居焉。其人姓魚氏。見客喜出迎。燻湯治飯。問所以來。婦側聞之。摘語其夫。此持太師壽禮。必厚齋。可圖也。夫曰。吾寧能敵十夫哉。婦解囊示之。蓋婦能貨藥。常爲姪尼蕩女輩殺子。故蓄毒甚多。遂取殺鼠藥。和諸毒。併實酒中而飲之。中夜藥發。皆昏然不知人。獨衙前者飲少。不能毒。魚運斤擊之。十卒併命。他物悉藏。瘞獨不知。燭中有金。不甚惜。姑置榻下。會生納婦。以兩炬與之。生持歸。堅不可燃。刮視而金見。遂數數乞燭於魚。魚疑焉。取餘燭視之。始大悔懼。夜誘書生夫婦殺之。徙居漢陽。爲米商。小人驟得志。買婢以居。妻曰。致爾富。我之謀也。今疎我耶。我且告之。魚內不樂。又嘗持珠花與倡。倡始疑其慙而富。及得花。薰下有雅守姓名。以示他客。客告倡。持告之郡。遂夫婦皆磔於市。檜方盛。四方賂獻山積。金不足道。又必窮索異寶。皆尙

方所無。若雅守之金燭，又不足爲遼東豕，直芹萍耳。

女伶

女伶陳嘉慶居後市街之東，夜獨寢，夢有人黑而長，緇衣素裳，俯瞰其榻曰：元司法有約，不可不往。嘉慶欲呼母與婢而聲不得出，乃應之曰：今已午夜矣，無人荷轎，不可去也。我未省識元司法，縱可去，亦不汝從。汝來不由戶，豈非鬼乎？其人曰：肩輿在門外矣。夜深不須治鉛黛，睡妝故自佳。以手中扇揮之，嘉慶覺身不自制，從牖中出，至門，果有肩輿，二人負之，乘空行至清泠橋下，見一士出迎，升樓，暫而多髯，疎俊人也。留飲款昵，既曉，復以轎送之歸。既寤，以語其母，猶謂偶然。明日他客來，方舉杯，忽冥然坐寐，其鼾如雷，呼挽皆不醒。客怒而去，逮曉乃寤，則夢遊也。自是每夕皆然。嘗從元司法求釵珥香扇之類，皆在枕旁。嘉慶視元頗當其意，亦樂之。謂姥豈真有是人，能比於夢乎？彼非無資者，倘能身相從，賢於夢魂遠矣。姥求之清泠橋，果有赴調元司法，肖貌皆如女所言。屏人密問之，謝無有。又數月，嘉慶不復夢，視元則已歸。他日遇諸塗，則目逆而笑，不知元生以術致之耶，抑偶然耶。

王萼

高密王萼少年丰彩，嘗日晚倚門，見一婦人從西來，將入郭，姿色殊絕，年可十八九，明日出門，又見之。如此數四，日暮輒來，王戲問之曰：家在何處？暮來此，女笑曰：兒家近在南崗，有事須至郭耳。王試挑之，女遂欣然，因留宿，甚相親狎，明旦辭去。數夜輒一來，後乃夜夜來宿。王謂女曰：家既近，許相過否？答曰：家甚陋，不堪延客，且與亡兄遺女同居，不能無嫌疑耳。王遂信之，寵念轉密。左右一婢亦有美貌，常以自隨。其後

雖在晝日亦復不去。王問曰：「兒女得無相望乎？」答曰：「何須強預他事。如此後一夜來，色甚不悅，啼泣而已。王問之曰：『兒本前高密令女，卒殯於此。今家迎喪，明日當去。』王既愛念，不復嫌忌，乃便悲惋。問明日當至何時，曰：『日暮耳。』明日臨別，女以一金縷玉杯及玉環一雙留贈。王以繡衣答之，揮淚而別。王於南崗視之，果有迎喪發槨，女顏色不變，粉黛如故。見繡衣一篋在棺中，而失其所佩玉環及金杯。家人方覺有異，王乃前具陳之，兼示之玉環與杯，皆捧之悲泣。曰：『女先嫁爲任氏妻，任無行，見薄，父母憐念，呼令歸而死。因問曰：『兒女是誰？』曰：『家中二郎女，十歲病死，亦殯其旁。婢亦帳中木人也。其貌正與從者相似。』王乃臨柩悲泣而別。左右皆傷感，後念之，遂恍惚成疾，久乃方愈。然每思輒忘寢食也。

沈翁

沈翁者，天目人名，寶家饒於財，有邸舍數間，納四方過旅。大雪中，一人衣青褐衣投宿，曰：『吾前途值盜，囊資皆罄盡，幸翁憐之，翁具飯酌之，酒且曰：『天雨雪，君衣薄甚，得無寒乎？更爲具衣。』然火明日，客辭行，復與錢數貫。客曰：『蒙翁厚德，無以報，觀翁色，若有不豫然者，其曷故哉？』翁曰：『某老年惟一女，今爲祟侵，臥牀榻耳，徧謁高巫，皆不能禁，故常憂戚。』客曰：『此吾素所習也，乃爲之結壇禹步，驅其祟，女疾遂愈。』翁感其意，留一日，乃去。他日客復來，則戎裝乘馬，持銀筭，從卒負胡床，叵羅威容甚武，曰：『吾有職於嶽，爲統兵助法將，從爲天心法者捕鬼，翁遇吾厚，故欲翁知之。』寶拜起，煙霧翳然而失，淳熙間事。

楊二官人

中瓦術者，楊二官人游羣瑤門，依之爲課息，故以貲稱。一日有紫袍者，以千錢求筮，曰：『吾妹隸慈福宮，所

儲不下萬緡。欲祈某璫取之。筮吉凶云何。楊曰：卦得同人。之九三。其象健以明。有人同焉。然伏戎於莽。財雖有之。而必以詐乃可得也。自是屢不一占。占必千錢。問與楊共飲。嬉游相樂。又數日。言吾妹已出宮。囊中所攜金珠。過萬。君語無毫髮差。可謂通神。遣以錢幣三千。曰：是猶未足爲君謝也。居一二日。復邀出飲。語之曰：吾妹欲求偶。彼囊中雖富。而年過四十。慮娶者難之。妹欲自見君。以媒爲託。楊忻然許之。明日。晡後。兩僮以金合至。其中皆名鯖。異饌佳果。及髹器金卮。信如禁中物。婦人乘肩輿。金翠耀目。紫袍踵其後。楊呼妻女延之。盡出其家白金觴。罍相酬酢。夜漸向闌。啓黃封酒。婦自歌以飲楊。及其家下至女奴。皆徧酌之。酒下咽。楊見其妻昏然而蹶。須臾。舉室闌干。僵仆。方趨掖之而已。亦然。紫袍先命其妹升車。取布囊盡掩席間所有。及其妻女首飾。計所直已千餘緡。笑謂楊曰：以詐得財。信而有證。然以相予之厚。樓上箱笈。皆不發取。君自善視之。方是時。楊心目了然。獨口不能言。身不能運耳。明日。藥氣旣消。皆無恙。楊平時以智巧自負。慮貽笑羣貂。不敢聲於賊曹。密與求盜輩。跡其人。不復再見。

歸宗寺

廬山歸宗寺。往年有偉丈夫。修目美髯。語音如鐘。白氅烏帽。謂主客僧曰：販米來此。觸熱不可歸。欲借一函席度夏。僧拒之曰：僧俗不錯居。況寺亦無閒屋。叢林事矩矱。不與房居等也。空山荒寂。客安寧此哉。客曰：我非求安者。於選佛場側。得數尺地。可閱華嚴足矣。梵宇如許。不能容一老優婆塞耶。僧不得拒。以白主僧。主僧異其人。許之。客坐夏九十日。清苦過諸比丘。日誦華嚴一卷。安居竟。乃辭去。語主僧曰：吾家廣德軍西門外。姓張氏。家足穀。他日或廩不繼。幸使一化主來。來歲寺以歉不入。如其言訪之。行西門外。覓

富人張氏了不可得。錫光孝寺。叩主僧。主僧噫嘻曰。豈非吾郡張王乎。偕入寺。視後殿偶像。信向客也。炳薌祝之。而夜夢王來。授以治眼方。曰。吾郡人且苦目疾。師宜留此。以藥施人。勿取直。人自當歲有所酬。既而滿郡皆目眚。廣德人恃王爲命。日禱祠下。王復夢之曰。光孝廬山僧施藥甚神。無以吾爲也。人就僧乞藥。應手如掃。爭願奉施。僧得錢數百萬以歸。自是歸宗歲遣化廣德。而施者不厭也。寺刻木像王於僧堂之左。以五戒蒞香火。日易華嚴一卷。余所識禪僧行楷。徧參至歸宗。見寺僧有口吻。欷不正者。意在風淫。欲予之藥。僧曰。非疾。往未削髮時。蒞事張王祠。嘗適市得豕肉。不能忍餓。歸易華嚴。卽罔不自知。去臥寮中。見李太尉持盪立其側。自知犯王所禁。必歎焉。神舉手一指。口隨指傾側。今弗之療。以適吾過。李太尉者。吾鄉里人。死水而能神。相傳事張王。張王所至。塑之祠下。今封爲威濟侯云。

郝隨女

崇寧末年。大閹郝隨之女。爲鬼所魅。始見偉男子。如將家。自稱舍人。來相挑諛。遂迷罔失常。號呼笑歌。聲及廣陌。或奮挺欲出。十餘人不能制。隨召京師名道士治之。一夕失女。徧城內外。杳不可尋。月餘。忽在閨中。灑然無恙。問所見。女曰。始吾家呼法師來。舍人曰。吾力出漢天師上。是何爲者。旣而見神兵四合。乃嘯呼其徒。至者千餘人。亦皆衽金執銳。列陣相望。聞呼其名。蓋多近時戰死將校。及赴市強囚也。鬼有韓將軍者。前白舍人曰。彼軍雖不吾敵。然舍人本爲行樂計。是家一不得志。必再天下之言法者。何可勝計。舍人寧能盡勝之。奈何。以此爲戰地耶。舍人當先以夫人歸。我力戰。必勝而後反。彼軍縱有脫者。已不知夫人處矣。舍人撫其背曰。得良偶。君之功也。舍人先與女馳去。韓軍於郝之門。神兵憚韓在後。果不敢追。舍

人偕女入一廢祠。旋化爲城郭臺觀池籬。侈麗不可名。韓將軍以捷歸。獻俘受賞。如人間軍禮。居數日。舍人曰。吾得美妻。不可不與姻鄰爲禮。合肆筵召客。客至數人。有綠袍年少。方二十餘。美風度。遷坐近女。諦視之曰。郝太尉女耶。中貴人傲宮禁塗澤。固加於市人一等矣。中飲。舉酒酌舍人大言曰。吾與公爲兄弟。休戚無一不同。今暫易室可乎。舍人艷然曰。吾與公爲兄弟。世乃有以婦爲戲者耶。綠袍曰。吾誠欲之。何戲之有。不吾與。卽力爭耳。推案而起。寶玉杯盤皆碎於地。舍人奮然逐之。綠袍執手去。居一二日。聞金鼓聲。徧山谷。甲騎數千。譟於城下。舍人帥師御之。交綏而退。綠袍爲七寨。環城矢石下如雨。韓將軍晝夜拒戰。互有勝負。如是者十餘日。舍人軍事良苦。無得歡悰。韓將軍曰。賊糧且絕。不能久。請深壁毋戰。俟其飢疲而擊之。我以奇兵邀其後。蔑不勝矣。會諜報德安公。祆廟石王等助賊兵。而資以糧。兵來晝夜不絕。舍人謂女曰。吾將家兵關西。復來戰此。自邠州靈應以西。皆吾與也。欲偕行。恐飛戈流矢不可測。汝還郝氏。澄心正念。求能楞嚴神咒者而學之。百鬼不敢近。不然。曠吾去。或能禍汝。乃自燔其營。潰圍出。送女至閨而去。女旣得反。遂爲比丘尼。不知此曹鬼耶神耶。殊未可測也。

王垂

太原王垂與盧收友善。嘗乘舟商於淮浙。至石門驛旁。見一婦人立樹下。容色殊麗。負一錦囊。乃弭棹伺之。婦人果問曰。船何適。可容寄載否。妾夫病在嘉興。今欲看之。足痛不能行。二人曰。諾。遂攜囊而上。居船之首。垂善鼓琴。以琴挑之。婦人粲然。旣而稍親合。其語諸慧。辨不可言。是夕與垂會船前。收竊嘆慕。夜深收探囊中物視之。滿囊骷髏耳。收大駭。知是鬼矣。而無因達垂。旣而天明。婦人暫登厓。收告垂。大懼曰。計

將安出。收曰：宜伏簑下。如其言。頃間婦人來。問王垂安在。收給之曰：適上岸矣。乃委收而追垂。於是棄囊於岸。併棹倍行數十里外。不見來。夜藏船鬧處。半夜婦人直至船中。婦人頭白。面有血腥。穢不可言。乃拽垂頭咬垂。二人因大呼。衆船皆助逐。失婦人所在。明日得紙梳一枚於席上。垂數月而卒。

陶小娘子

都民質庫樊生。與其徒李游湖上某寺閣。得女子履。絕弓小。中有片紙曰：妾擇對者也。有姻議者。可訪王老娘問之。樊生少年。心方蕩。得之若狂。莫知其何人。他時過昇陽宮庫前。聞兩嫗踵其後。相語笑。多道王老娘。伺其入茶肆。亦往焉。兩嫗謂淪茶僕曰：王老娘在乎。曰：在。爲我道欲見。僕自後呼一嫗出。四五十矣。兩嫗迎語之曰：陶小娘子遣我問親事何如。王曰：未得當人意者。且彼自以鞋約得鞋者。諧之。樊大喜。伺兩嫗去。獨呼飲王嫗。言鞋乃我得之。陶今安在。嫗果能副吾事否。嫗咤曰：天合也。彼生二十有二年。張郡王之嬖也。郡王死時。方十七八。出求偶。已四年矣。無當其意者。故不嫁。至今奩中所有萬緡。君少年而家富。契彼所欲。然必令一見。乃可約。以明日會某氏酒肆中。樊生如期往。顧之。嫗走而先。四夫舁一轎。一女奴從其後。褰簾出揖。粲然麗人。目所未見。飲至暮。語寢。褻狎。嫗以他故出。女遂與樊亂。不肯復去。樊生父甚嚴。以野合不敢攜女歸。有貯貨屋。在後市街。女已知之。自呼車與女奴偕往。樊生不獲已。乃從之。相挽登樓。坐舁夫於門。守舍傭見其人。衣紙衣。驚呼失聲。四夫皆沒。樊生坐樓上。不知也。中夜樊歸。傭途送之道。所見猶不之信。旦日傭燂湯登樓。視婢乃一枯骸女。在牀。自腰以下中斷。而異處。亟走報樊父。父往驗之。則蕩然空室。無復存者。鬼乃入其家。卽子舍塗抹。出拜舅姑。上續命物。真若新婦。樊惟一子。憂之。訪善

法者。或言賣媵。羸張生。考召有驗。呼治之。女子無畏色。出語曰。我良家子。方有姻議。而彼遽姦污我於酒肆中。若謂此誰之罪。今不居此。將安歸。張爲之勸解。久之乃曰。去易耳。然吾終不置此人。遂爲旋風而滅。月餘。樊與李游嘉會門外。李以酒忤省史趙生。趙生欲苦之。樊與併遁。不敢由故道。乃登慈雲嶺。繞入錢湖門。中嶺雨暴至。舍小人家。主人母白服出迎。曰。顧六妻也。夫死未盈月。日暝雨甚。主人母以榻處二客。曰。昇陽宮前酒。唯飲王老娘。今急乃投我。李謂樊曰。彼何自知之。得非亦鬼乎。懼不能寐。中夜聞扣門聲。呼顧六甚急。二生窺見。阜衣卒自靈牀上曳老叟去。回語嫗。善視二客。勿使去。樊李益恐。相攜自後戶而逸。望荒邱中。燈燭森列。綠袍人據案決事。鬼吏擁顧六翁媪在旁。又有麗女。鬼卒守之。腰腹中絕。以線縫綴。而不甚相屬。蓋陶小娘子也。二生疾走里餘。聞宿舂聲。人家燈光自隙出。投之。扣主人姓名。曰。雍三。嚮齋者。方擣粉耳。爲言所遇之怪。雍笑而不答。喘未定。四夫與陶小娘子并。王老娘顧六等。益集。樊李奮臂肆擊。力不勝而仆。羣鬼將甘心焉。俄而殿前司某統制趨衙。從卒百許人。呵殿至。羣鬼皆捨去。統制聞草中呻吟。命下視之。見樊李已昏。不知人。數卒挾扶。就湯肆。喚治。門開。呼徼者送之歸。異時訪鬼所起。則陶小娘子。信張氏之嬖。以外淫爲主所殺。中腰一劍而斷。王老娘居新門外。亦以姦被戕。顧六翁媪雍三。皆嶺邊新瘞者也。此度是紹興末年事。余近聞之。

裴端夫

温州人陳（忘其名）知華亭縣。以裴端夫爲客。至之明日。午夜被酒。起坐紗幘中。庭下昏月。朦朧。綠衣小童。歷階而升。盡其等。展謁曰。某官祇候。端夫欲下牀攬衣。而其人已經前矣。一緋衣。二綠衣。皆幘頭。乘

簡當階。旅揖而去。不吐一辭。端夫雖驚畏。然念爲人師。且適抵此。奈何張鬼事。闕不言。明日。方篝燈。童復來。云某官傳語。恐驚教授。不敢數進。見令小娘子來道。萬福。一卯女十餘歲。紅衣黃裳。珠璣滿頭。跪揖而去。自此朱綠者無復見。而童間攜女來戲劇。端夫問女何人。曰緋衣爹爹。綠衣叔叔也。媽媽姐姐。養娘妳妳輩。三四十口。在宅堂後。避嫌不敢相見。都教傳語先生。問何姓何官。女曰。奴奴小孩兒。都不理會。得月餘。端夫猶不以語陳君。他日陳招飲。女將一數歲兒。醫身屏後。揶揄之。端夫顧笑。陳力扣詰。乃言其狀。陳怒厲聲叱之。兒驚而啼。女頰怒曰。我去說與爹爹。未終。報嬰婢發狂疾。陳與端夫偕入視之。婢攜巨柴出。欲擊人。厲聲謂陳曰。汝不憂官失妻死。乃猶木強耶。言皆成文。陳使數卒力制之。以縣印徧印其身。將曉乃定。明日復憑他婢。婢若爲人所縛。懸立虛空中。不食者兩日。陳徧召持法者治之。略無驗。端夫爲焚香講解之。婢乃曰。爲先生故。且去後罵我。血汝族。陳以宅堂不可居。徙於倉中。未幾。內子卒焉。又月餘。陳竟以臺劾罷。將行。童持謁謁端夫。云某官辭。朱綠衣復出揖端夫。欲延坐。問已無見矣。端夫特爲鬼所敬。意必遠大。自華亭歸數年。乃客死京下。端夫趣尙頗高。能爲詩。終於布衣。可惜也。端夫自作傳。示余甚詳。今猶記其梗概如此。

周寶

十四弦。胡樂也。江南舊無之。淳熙間。木工周寶。以小商販易安豐場。得其製於敵中。始以獻美闈。遂盛行。寶有巧思。久商於淮。多與羣盜壯士相識。後歸事闈尹林御藥。委以腹心。淳熙十四年秋。他闈介術者來。林御藥以親舊廝役。命雜試之。言驗如指掌。至周寶曰。此囚也。不踰歲。當以刑死。林御藥信之。呼寶來語。

之曰。我出入禁省。事當畏謹。設不幸而中。寧不累我。汝姑歸治素業。遲歲月復來。寶含恨去。久佚不能復勞。又驟貧鬱鬱。繞西湖而行。過赤山。見軍人取質衣於肆。爲緡錢十餘。所欠者六錢。而肆主必欲得之。相詬罵。寶爲之解紛。視篋中纔餘五錢。爲代償。而主者又必欲得一錢。寶亦大恨。怒傍人相與嘆訝曰。此所謂閔一郎也。其人以不誼致富。虐取一方。人恨不膾其肉。寶失聲曰。使在淮上。爲壯士所蓋粉久矣。浙民儒容養惡奴至此。傍有人曰。寧知此無壯士。蓋所謂李勝。勝善騎射。軍中號李旗兒。方客殿司。統制吳曦家。教其子弟弓馬。相率草飲。勝謂寶此家不可容。君盍往淮潯。結壯士掠之。寶心躍如。卽日行渡江。自建廉至廬。見陸才告之。故才曰。此輦轂下也。其可哉。寶論說不已。才計寶恨怒。恐他日敗。必汙己。乃以二十券與之。好謂曰。二十四郎。獨可販藥耳。然當往見林姑丈。問藥所自。林姑丈者。安豐林青也。素爲盜。彙才實賣寶於青。而不肯明言之。寶至安豐。以事語青。青曰。此有彭八。繆興國。王孝忠。皆健兒也。久不過北界。因悴無慘。我爲君率之以行。旣召之。三人皆曰。非古三官人。莫能集事。我一夫耳。無以爲也。又兩日。得古訓於北盧塘。訓曰。千里行劫。勢無達理。又在京輦。真探虎穴。虎子不得。必碎於虎口矣。衆強之。訓拒益堅。興國與孝忠怒。拔刀曰。始約爲兄弟。死生以之。今困於此。幸有機便。待此甦旦。暮兄復拒之。寧有兄弟情耶。我將自殺。以血濺兄長衣矣。訓迫不得已。乃曰。城內乎。城外乎。寶曰。城外也。去城幾何。曰。十里。訓曰。我聞赤山有攢宮。去此幾里乎。曰。亦十里。果爾。當以狀來。寶書付之。乃皆南。訓與興國。孝忠。自京口舟行。寶林青。彭八。自建康宣城。陸行會於北關。寶先販藥。時嘗倩顧八船往來。多與之貲。使匿稅。又時商客雜沓。顧八不爲怪也。至是亦用之。謂曰。我與數布客。欲偕住淮南市藥。不欲晝行。夜分當集於舟。俟我來。卽疾

出臨安界。必倍酬汝。顧艤舟新橋以待。時十二月初。天大風雪。古訓先使寶扣赤山城。西巡檢寨門。呼之曰。大理寺有所捕。事甚密。可以十卒待於門。不得妄出事。畢當呼爾曹衛送入城。訓臂弓挾四矢。立閔氏門。寶以斧抉扉而入。訓射著鄰戶上。使有聲。曰。我步軍司人也。一軍苦統制虐。相率叛去。欲往浙東。無裹糧。囚於閔氏。事不預君。若有強起。或喧呼者。我必盡屠之。赤山之人。素聞其統制虐。疑必軍變。勢不可敵。又素惡閔。皆閉戶無出者。訓始與衆誓。毋殺人。毋姦汙女婦。旣而林青縛閔生於木几上。寶刀其頸。累欲殺之。訓苦禁。乃免。閔妻中官養女。素號有色。寶欲淫之。訓怒。拔刀將斬寶。寶憚訓而退。閔驚懼如癡。醉人天將明。邏者見門扉不完。呼其僕。則僕繫於竈下。家人皆扃閉樓上。方股栗不能言。旋解縛。言於府。府以付使臣朱直卿。直卿與其儕言之。總轄杭世亨曰。江南鼠偷。皆無禮淫殺。此必淮人也。直卿視盜所遺。得斧刃細竹縛爲火燧者半枚。寘篋中行。以自隨。尹督之急。直卿惶惑無計。月餘。姻家蘇生。邀與市飲。請出其物觀之。因曰。前往某家紙鋪中。見周寶買寓錢。遺細竹一束。正此類耶。今猶收得之。命取諸其家。視燧所遺。無異也。直卿固知寶有母。寓鹽橋賣竹篋人家。僞爲林御藥人。往訪之。母以出告。上樓俟飯。頃母歸而執之。曰。寶安在。曰。寶昨過臨平。訪周來吉。計明旦當還。蓋周與寶有外親。周有姻會。故寶過之。而寶之邸在武林門外之陳酒家也。直卿與其儕商略。卽之臨平。捕寶未至二十里餘。寶適旋。縛以獻府。拷訊再三。始述其事。於是械寶於獄。遣直卿輩往安豐。捕諸寇。閱月而彭八與國孝忠皆就縛。旣而寶等咸論棄市。術者之言。可謂精而審矣。獨古訓逸去。終莫能得。

廬陵有賈人田達誠。富於財。頗以周給爲務。治第新成。有夜叩門者。就視無人。如是再三。因呼問之。爲人耶鬼。良久乃答曰。實非人也。比居龍泉舍。爲暴水所毀。求寄君家。治舍畢。乃去耳。達誠不許。曰。人豈可與鬼同居耶。對曰。暫寄居耳。無害於君。且以君氣誼聞於鄉里。故告耳。達誠許之。因曰。當止我何所。達誠曰。惟有廳事耳。卽拜辭而去。數日復來。曰。吾家已至廳事。亦無妨。君賓客。然可嚴整家人。慎火。萬一不意。或當云。吾等所爲也。達誠亦虛其廳。以奉之。達誠嘗爲詩。鬼忽空中言曰。君乃能詩邪。吾亦嘗好之。可唱和乎。達誠卽具酒置紙筆於前。談論無所不至。衆目視之。酒與紙筆儼然不動。試暫回顧。則酒已盡。字已著紙矣。前後數十篇。皆有意義。筆迹勁健。作柳體。或問其姓字。曰。吾倘言之。將不益於主人。可詩以寄言之。乃賦詩云。天然與我一靈通。還與人間事不同。要識吾家真姓字。天地南頭一點紅。衆亦不喻也。一日復告曰。吾有少子。婚樟樹神女。將以某日成禮。復欲借君後堂三日。以終君大惠。可乎。達誠亦虛其堂。以幕圍之。三日復謝曰。吾事訖矣。還君此堂。主人之恩。可謂至矣。然君家老婢某。可答一百也。達誠辭謝。召婢答數下。鬼曰。使之知過。可止矣。達誠徐問其婢。言曾穴幕竊視。見賓客男女。廚膳花燭。與人間不殊。後歲餘。乃辭謝而去。達誠以事至廣陵。久之不歸。其家憂之。鬼復至曰。君家憂主人耶。吾將省之。明日還曰。主人在揚子。甚無恙。行當歸矣。新納一妾。與之同寢。吾燒其帳後幅。以戲之爾。大笑而去。達誠歸。問其事。皆同。後至龍泉。訪其居。亦竟不獲。

嶺外代答

人熊

周去非

廣西有獸名人熊。乃一長大人也。被髮裸體。手爪長銳。常以爪割橄欖木。取其脂液塗身。厚數寸。用以禦寒暑。敵搏噬。是獸也。力能搏虎。每蹶蹕而行。道遇一木根。必拔去而後行。登木而食橡栗。必折盡而後已。余夜宿昭州灘下。聞山中拔木聲。舟師急移舟宿遠岸。問之曰。人熊在山。能卽船害人。又云。往年融州有人熊渡水。人以爲獸也。擊舟刺之以鎗。熊就水接鎗折之。遂破人舟。其在中。遇人。則執人手。以舌掩面而笑。少焉。以爪扶人目睛而去。嘗有人熊日坐於獠人之門。獠人每投以飯。因起機心。以大木兩張。緊合之中。楸一杙。令兩木中開。次日。人熊至。見杙而怒。跨坐。拔去杙。而兩木合。正害其勢。乃死。獠人急去木。以米泔洗地。繼而雌至。求雄。莫辨所殺之處。遂不爲害。不然。雖獠人亦不可得而安居矣。

鬪雞

芥肩金距之技。見於傳。而未之覩也。余遠自西廣。道番禺。乃得見之。番禺人酷好鬪雞。諸番人尤甚。雞之產番禺者。特鷲勁善鬪。其人飼養。亦甚有法。鬪打之際。各有術數。注以黃金。觀如堵牆也。凡雞。毛欲疏而短。頭欲豎而小。足欲直而大。身欲疏而長。目欲深而皮厚。徐步眈視。毅不妄動。望之如木雞。如此者。每鬪必勝。人之養雞也。結草爲塾。使立其上。則足嘗定而不傾。置米高於其頭。使聳膺高啄。則頭常豎。而嘴利。割截冠綬。使敵雞無所施其嘴。剪刷尾羽。使臨鬪易以盤旋。常以翎毛攪入雞喉。以去其涎。而掬米飼之。或以水喂兩腋。調飼一一有法。至其鬪也。必令死鬪。勝負一分。死生卽異。蓋鬪負則喪氣。終身不復能鬪。卽爲鼎實矣。然常勝之雞。亦必早衰。以其每鬪屢濱死也。鬪雞之法。約爲三間。始鬪少頃。此雞失利。其主抱雞少休。去涎飲水。以養其氣。是爲一間。再鬪而彼雞失利。彼主亦抱雞少休。如前養氣而復鬪。又爲一

間。最後一間。兩主皆不得與。二雞之勝負生死決矣。雞始鬪。奮擊用距。少倦則盤旋相啄。一啄得所。嘴牢不捨。副之以距。能多如是者。必勝。其主喜見於色。番人之鬪雞。又乃甚焉。所謂芥肩金距。真用之。其芥肩也。末芥子。糝於雞之肩腋。兩雞半鬪而倦。盤旋伺便。互刺頭腋下。翻身相啄。以有芥子。能眯敵雞之目。故用以取勝。其金距也。薄刃如爪。鑿柄於雞距。奮擊之。始一揮距。或至斷頭。蓋金距取勝於其始。芥肩取勝於其終。季孫於此。能無怒耶。小人好勝。爲此凶毒。使微物不得生。自三代已然。

打鬻

溪峒及邕。欽瓊廉村落間。不飲清酒。以小甕乾醞爲濃糟。而貯留之。每觴客。先布席於地。以糟甕置賓主間。別設水一盂。副之以杓。開甕酌水入糟。插一竹管。管二尺。中有關捩。狀如小魚。以銀爲之。賓主共管吸飲。管中魚閉。則酒不升。故吸之太緩。與太急。皆足以閉魚。酒不得而飲矣。主飲魚閉。取管埋之。以授客。客復吸飲。再埋管。以授主。飲將竭。再酌水攪糟。更飲至甚。臍而止。其爲壽也。不別設酒。主人妻子出而壽客。妻先酌水入甕。致詞。以管授客。飲已。男若女迭酌水爲壽。客之多飲壽酒也。實多飲水耳。名曰打鬻。南人謂甕爲鬻。

十妻

南方盛熱。不宜男子。特宜婦人。蓋陽與陽俱。則相害。陽與陰相求而相養也。余觀深廣之女。何其多且盛也。男子身形卑小。顏色黯慘。婦人則黑理充肥。少疾多力。城郭虛市。負販逐利。率婦人也。而欽之小民。皆一夫而數妻。妻各自負販逐市。以贍一夫。徒得有夫之名。則人不謂之無所歸耳。爲之夫者。終日抱子而

遊無子。則袖手安居。羣婦各結茅散處。任夫往來。曾不之較。至於溪峒之首。例有十妻。生子莫辨嫡庶。至讎殺云。

捲伴

深廣俗。多女。嫁娶多不以禮。商人之至南州。竊誘北歸。謂之捲伴。其土人亦是捲伴。不能如商人之徑去。則其事乃有異。始也。既有桑中之約。卽暗置禮聘書於父母牀中。乃相與宵遁。父母乍失女。必知有書也。索之。衽席間果得之。乃聲言訟之。而迄不發也。歲月之後。女既生子。乃與壻備禮歸寧。預知父母初必不納。先以醢酒入門。父母佯怒擊碎之。壻因請託鄰里祈懇。父母始需索聘財。而後講翁壻之禮。凡此皆大姓之家然也。若乃小民有女。惟恐人不誘去耳。往誘而不去。其父母必勒女歸夫家。且其俗如此。不以爲異也。

雞卜

南人以雞卜。其法以小雄雞。未葶尾者。執其兩足。焚香禱所占。而撲殺之。取腿骨洗淨。以麻線束兩骨之中。以竹挺插所束之處。俾兩腿骨相背於竹挺之端。執挺再禱。左骨爲儂。儂者我也。右骨爲人。人者所占之事也。乃視兩骨之側。所有細竅。以細竹挺長寸餘者。徧插之。或斜或直。或正或偏。各隨其斜直正偏而定吉凶。其法有十八變。大抵直而正。或附骨者多吉。曲而斜。或遠骨者多凶。亦有用雞卵卜者。焚香禱祝。書墨於卵。記其四維而煮之。熟乃橫截。視當墨之處。辨其白之厚薄。而定儂人吉凶焉。昔漢武奉越祠雞卜。其法無傳。今姑記之。

茅卜

南人茅卜法。卜人信手摘茅。取占者左手。自肘量至中指尖。而斷之。以授占者。使禱所求。卽中摺之。祝曰。奉請茅將軍。茅小孃。上知天綱。下知地理。云云。遂禱所卜之事。口且禱。手且摺。至尾。又自茅中摺至首。乃各以四數之。餘一爲料。餘二爲傷。餘三爲疾。餘四爲厚。料者雀也。謂如占行人。早占遇料。行人當在路。此時雀已出巢。故也。日中占遇料。則行人當晚至。時雀至暮歸爾。晚占遇料。則雀已入巢。不歸矣。傷者聲也。謂之笑面貓。其卦甚吉。百事歡欣。和合疾者。黑面貓也。其卦不吉。所在不和合。厚者滯也。凡事遲滯。茅首餘二名曰料貫傷。首餘三名曰料貫疾。餘皆倣此。南人卜此最驗。精者能以時辰與茅折之。委曲分別五行。而詳說之。大抵不越上四餘。而四餘之中。各有吉凶。又係乎所占之事。當卜之時。或遇人來。則必別卜。曰外人踏斷卦矣。余以爲此法。卽易卦之世應。揲著也。嘗聞楚人簞卜。今見之。

耆舊續聞

東坡日課

陳鵠

朱司農載上嘗分教黃岡。時東坡謫居黃。未識司農公。客有誦公之詩云。官閒無一事。蝴蝶飛上階。東坡愕然曰。何人所作。客以公對。東坡稱賞再三。以爲深得幽雅之趣。異日公往見。遂爲知己。自此時獲登門。偶一日謁至。典謁已通名。而東坡移時不出。欲留則伺候頗倦。欲去則業已達姓名。如是者久之。東坡始出。愧謝久候之意。且云。適了些日課。失於探知。坐定他語畢。公請曰。適來先生所謂日課者何。對云。鈔漢書。公曰。以先生天才。開卷一覽。可終身不忘。何用手鈔邪。東坡曰。不然。某讀漢書。至此凡三經手鈔矣。初

則一段事鈔三字爲題。次則兩字。今則一字。公離席復請曰。不知先生所鈔之書。肯幸教否。東坡乃命老兵。就書几上。取一册至。公視之。皆不解其義。東坡云。足下試舉題一字。公如其言。東坡應聲輒誦數百言。無一字差缺。凡數挑皆然。公降嘆良久。曰。先生真謫仙才也。他日以語其子新仲。曰。東坡尙如此。中人之性。豈可不勤讀書邪。新仲嘗以是誨其子輅叔陽云。

陸倚

陸承奉公倚。少無宦情。家人勉其從吏。初爲餘杭尉。沿檄出邑。道逢一皓鬚翁。遽下拜之。翁趨避。公隨其所之。翁知其勢不可辭。遂曰。尊官何以知某爲異人。公曰。凡人行皆有影。惟公獨無。所以知之。翁曰。尊官所欲學者。何術耶。貧道有黃白之術。當奉傳。曰。不願。又欲授以黃帝房中祕術。皆不願。翁曰。然則尊官所欲者何。曰。所願延年益壽。神仙之術。爾。翁遂授之以祕訣。同行里許。忽不見。公卽棄官。逕歸其家。築草堂三間於家側。日夜寢處其中。獨有一老兵執役。每日濯其冠。弊則更之。老兵不執役。則屏於舍外。常聞其中。若有對語者。近聽之。則寂然。如是者四十餘年。雖去家跬步。未嘗過而問焉。一日。忽召其子。令洒掃具朝衣香案。其子怪問其故。公曰。少頃有召命至矣。已而果召公赴闕。公謝恩畢。辭命復入草堂。其後將終。謂其子曰。死生如旦晝。勿以爲念。笑坐而逝。先一夕。天慶觀羽士。夢有神人告之曰。陸某乃河伯水官交代。急遣騎迎之。是夜天大雨。水暴漲。浸沒其家三尺許。家人登避。救死不暇。沃及公尸。頃刻水退。昇斂。輕如紙。則公爲水仙矣。

施達

施達字必達。建陽人。少負其才。有詩名。建炎間。早擢上第。爲潁州教官。秩滿而歸。時范汝爲寇。據建城。執達而脅之。令書旗幟。遂陷賊黨。朝廷命韓世忠討之。城破。乃捕達付軍帳。至臨安。送府獄。編隸湖外。離家之日。度此去必無生還。乃囑其妻。令改適。其妻悲泣。嚮奩具。所有以給行囊。及出獄。賂防送卒。使緩其行。買一獲自隨。所至宿舍。縱其通淫。行至中途村舍。一夕多市酒肉。令恣飲。中夜酣臥。手刃二卒及婢。乃變易姓名。竄於淮甸。滁黃間。後朝廷圖影重賞。捕之甚急。達乃爲僧。行入邊界山寺中。主僧見其執役。惟謹。亦異顧之。疑其必非凡夫。一日。以事役。其徒衆使出。獨留達在。呼而問曰。朝廷嚴賞捕亡命之人。若是汝。可以實告。我卻爲汝尋一生路。脫去。不然。不獨汝身被戮。亦累及山門。達力諱拒。僧曰。我觀汝面目。不是庸人。愛汝故爾。達乃感泣下拜。悉露情悃。僧又恐其疑己。謂曰。我卽坐此。汝自往吾臥內。取一箱袱來。預作一書。并白金數兩。取出贈之。云。可速入彼界。尋某寺僧某。投之。達拜謝而去。遂至某寺。歲餘。主寺見其能書翰。甚喜之。達於暇日。買北庭舉業習之。易名宜生。舉進士。廷試。天子日射三十六熊賦。云。聖天子內敷文德。外揚武功。雲屯一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遂冠榜首。仕於金國。後爲中書舍人。入翰苑。紹興庚辰。逆亮謀犯淮。先遣達爲賀正使。憑狐据慢。朝廷以尙書張燾爲館伴使。每以首邱桑梓之語動之。意氣自若。臨歧顧張曰。北風甚勁。張因奏早爲備。達少時嘗有詩云。久坐鄉關夢已迷。歸來投宿舊沙溪。一天風雨龍移穴。半夜林巒鳥擇棲。賣菜無人求好語。種瓜何地不成畦。男兒未老中原在。寄與鷄雞莫浪啼。又嚴子陵釣臺詩。懸崖斷壑少人蹤。只合先生臥此中。漢業已無一抔土。釣臺均是幾秋風。同學劉郎已冕旒。未應換與此羊裘。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至黃州。弔東坡詩。文星落處天應泣。此老已

知吾道窮。事業漫誇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至一寺中。爲僧題屏風八景。其平沙落雁云。江南江北八九月。葭蘆伐盡洲渚闊。欲下未下風悠悠。影落寒潭三兩行。天涯是處有菰米。如何偏愛來瀟湘。此詩已有異志。又感春詩云。感事傷懷誰得知。故園閒日自暉暉。江南地暖先花發。塞北天寒遲雁歸。夢裏江河依舊是。眼前阡陌似疑非。無愁只有雙蛺蝶。解趁殘紅作陣飛。又感錢王戰臺詩。層層樓閣捧昭回。元是錢王舊戰臺。山色不隨興廢去。水聲長逐古今來。年光似月生還沒。世事如花落又開。多少英雄無處問。夕陽行客自徘徊。此詩是出塞作。又題將臺詩。梅花摘索未全開。老倦無心上將臺。人在江南望江北。征雲時送客愁來。此詩奉使本朝時作。又題壁云。君子雖窮道不窮。人生自古有飄蓬。文章筆下千堆錦。志氣胸中萬丈虹。大抵養龍須是海。算來栖鳳莫非桐。山東宰相山西將。莫把前功論後功。達嘗卜葬地。卜者曰。若近裏葬。三紀後可出侍從。子孫綿遠。近前葬。一紀年窮困。後方顯達。但不歸家鄉。達曰。子孫富貴。何預於我耶。卽從前葬。韓蘄王之孫枝。一作秋。嘗語余云。後見趙左史。再可云。靖康之難。有族人陷於北境。葉倖者。建寧人。仕於南京。亦留金國。達爲其子葉寮執伐。娶趙氏。後和好。旣成。金還河南地。於是陷金者。皆得歸江南。寮今爲雜賣場監官。亦能言宜生之事。達祖墳今在邵武建寧縣施村。土人猶能言其事。墓尙存。

李英華

余聞英華之事舊矣。歲在庚辰。道出縉雲。訪其遺跡。得縉雲令林毅夫贈英華詩集一編。考其年代姓名。乃元豐二年夏五月。縣令開封李長卿女也。李有一女。慧性過人。聞誦詩書。皆默記之。姿度不凡。俄染癘。

疾而逝。殯於邑之仙嚴寺三峯閣。李公滿罷。因鼻以歸。宣和庚子。盜起嚴之青溪。所過焚燹無遺。惟三峯閣獨存。主簿以爲廨舍。每見女子。態貌綽約。綵衣翩躚。嘯歌自得。命玉虛羽士奏詞。終莫能去。簿遂移於寺之浴室。故址別剏廨宇。遂無所見。代者濟南王傳慶。長興與弟傳及內表曹穎偕來。館曹於廳。治之東。未幾。曹神氣恍惚。若有所憑。一夕吏散。庭空月明。曹與女羅觴豆。獻酬懽洽。嚴更者黎明。告於簿。簿驚愕。力扣曹。曹不可隱。具言有女子。每夕叩扃而至。與語。皆出塵氣象。詰其姓氏。曰。開封李長卿女。秀萼其名。英華其字。父任邑令。隨侍而至。偶遇真人。授丹砂。辟穀有年。身輕於羽。蓬萊雖遠。一念至。則瞬息間耳。若青城紫府。桃源天台。吾遊息之所也。仙都窪尊。特僑寓爾。知子鰥居。故來相慰。更唱迭和。殆無虛日。時長至節。傳慶休於中堂。空中聞笑語聲。王云。汝非英華邪。挹而問焉。與曹之言無少異。自是形迹不祕。去來不時。窗壁題染。在在可錄。王盡室見之。不以爲怪。有親陳觀察者。挽之從軍。將就道。英華情不忍釋。祖於黃龍之僧舍。與訣曰。妾與子緣斷矣。念寓簿舍日。子嘗求辟穀方。豈靳而不與者。但子宿緣寡淺。塵業未償。非仙舉之姿。他時當有兵難。妾豈能終爲子保。敬授靈香一瓣。有急。請爇以告。當陰有所護。不然。亦無如之何也。曹公勇爲朔方之行。不意獲譴。麾下追惟英華之言。欲取所遺香爇之。軍行無宿火。卒正法。英華詩百餘篇。其警句。有春日述懷二絕云。三月園林麗日長。落花無語送春忙。柳棉不解相思恨。也逐遊蜂過短牆。園林簇簇日暉暉。白蝶黃蜂相對飛。公子醉眠芳草岸。風移花片點春衣。又云。醒酒清風搖竹去。催詩小雨過山來。又綠髮照波秧正暖。黃雲臥隴麥初成。非詩人所易到也。其詩無淒涼悲怨之詞。皆豔麗歡愉之語。殆亦鬼中之仙耶。若言曾生之遇尤異。余友人曾亨仲。少隨表兄陳夢良。任岳之嘉魚尉。

秩滿移寓於崔府君祠下。館曾於東廡。忽一夕。聞窗外異香撲鼻。微吟云。芳心欲對憑誰訴。惟有清風明月知。次夜復吟。曾穴窗視之。彷彿有女子過廡下。但見雲鬢斜髻。若懶妝之態。晨夕出入。與之遇。力扣其姓氏。不告。強挽之。乃云。妾本府君之女。又問其年若干。云。年當二八時。又問何故懶妝。云。對妝慵覽鏡。又問答我一似吟詩。云。拈筆愛題詩。一日。曾往祠下遍閱。無女子像貌。疑是寓居女。恐事覺。欲絕之。女云。君若見疑。可同往。乃引至一大府。有童姬百輩。候迎於門。延至中堂。茶湯罷。登望月臺。羅列殺饌。酒果甚設。酬勸浹洽。臺旁有碑。記其歲月。云。無爲子撰。曾問無爲子。是何人。云。卽妾也。酒罷。已五鼓。曾攜果核歸。醉寢。其子姪至。取其果與之。無異人間者。又嘗吟云。欲擇純良婿。須求才學兒。期君終遠大。富貴我皆知。曾云。何以知之。云。吾父掌人間善惡禍福。各有簿。吾嘗竊視之。曾遂扣以前程事。云。遇雞年卽發。自此每夕寢處如常。但神情頗瘁。其家疑爲妖魅所惑。力扣之。乃以實告。郡有孔法師。符法甚靈。乃密以狀告。孔爲具牒。令就城隍司投之。且云。今夜若有影兆。見報。是夕。府君從窗外長歎而過。有數獄卒。押其女隨後。女舉手指。曾數其負約。翌旦。孔咒符與飲。自此遂不至。八月。郡以祠爲漕試院。遂移寓南草市。女子復來自。後往來不可禁。唱和詩詞盈軸。其家視以爲常。亦不復怪。來春。曾欲試上庠。女泣別曰。與君相從許久。苦留不住。先動必有災。前途宜自謹。曾至黃池鎮。一夕被寇。席捲而去。曾狼狽而歸。至中都。復丁母艱。始驗其言。後累舉。遇雞年皆不驗。後館於趙大資德老之門。至癸酉歲。果請浙漕薦。年幾七旬矣。女子之言異哉。余謂妖魅之惑人。未久而不斃者。獨二子所遇。不能爲之害。曹果死於兵難。曾雖躑躅不第。年逾八秩。以壽終。余淳熙甲辰。初識曾於臨安郡庠。一日。乘其醉。扣之。曾悉以告。嘗爲作傳以紀其事矣。亨仲乃

鄭鑑自明之內表。嘗以其事語於伯恭先生。士夫間亦有聞之者。偶讀李英華集。某以其事正相類。因併錄之。

太素脈

溫叔皮云。三衢柴翼。客滬瀆。余謁之。因談兵火以前。湖南一士人。過泗洲。有解太素脈者。診之云。公來年有官。然有病也。士子竦然曰。當得何病。曰。癰疽病。士留五日。求爲處一方。脈者竟不能爲之。乃指京師某人者。俾訪之。士子到京。來年果登第。求診脈於醫。醫問君所嗜何物。答曰。物物皆欲喫。醫曰。喫果子否。梨正熟。有某梨者。買二百許。每日食畢。恣啖之。十兩旬。復謁醫。問啖多少梨。答云。二百許。醫曰。可喜。今君無事矣。然須生瘡。旣而三四日間。徧身患大瘡。以藥調和其內。尋愈。出京過泗洲。見向診脈者。問君得官。又安樂。醫以何藥療君病。答云。某不病。但生瘡。爾醫者詰之。乃以食梨事對。脈者呼其子。設香案。望京師而拜曰。不可謂世間無人。乃誌其方。蓋以梨發散其癰疽之氣。變作渾身瘡。爾士子及太素脈者。忘其姓名。唯記京師醫者。是大馬劉家。

相國寺日者

鄭燕公居中達夫。開封人。少遊上庠。登舍選職學事。每休沐。常與鄭紳遊。紳嘗爲省直官。官罷。貧不事生產。公每給之一日。同至相國寺。有日者榜掛肆。一卦萬錢。公如其數扣之。日者云。此命大貴。與蔡太師相類。究其詳。則拾起卦子。不復言矣。行數步許。語鄭曰。汝試令看。鄭笑曰。我有萬錢。卽登旗亭痛飲。決不與此曹公云。吾爲償金。強之往。日者曰。吾每日只推算一命。要看時。可預錄下來。日見訪二人如期而往。日

者默然良久云怪咤這五行又與孟太尉相類公頗不樂而去蓋公少年馳聲學校意氣方盛得日者言益喜試以鄭驗其術何從解貴然心懷覬望又語鄭曰吾二人更各以五千令覆算日者不納諭以覆看前二命乃受曰二命皆大貴先看者將來與蔡太師同官後看者卻先發大抵相去不遠公復問何時當貴日者曰若見雪紛紛下時卻來相謝公戲鄭曰術者道我貴吾今已升舍若登甲科貴亦不難謂汝貴時恐無此理鄭徐答曰我亦有少夤緣但不欲言公力詰之乃曰某自喪偶後有息女甫七歲無人鞠養將與中貴爲養女聞嘗進入內性極慧黠頗得寵遇恐異時因此進身未可期某以私告切勿語人公聞之沾沾自喜且欲驗日者之言與鄭劇飲而歸後復與鄭同行忽遇雪下公笑曰日者言雪下時汝當貴鄭曰今得一杯煖寒足矣望豈及此公因留外館流連踰日忽有快行屢至學尋問頗急學臧輩不知公寓處及歸乃以告公亦驚訝未知何事語未竟復至喜曰幸得見學士慈德宮鄭押班欲尋其父徧問莫有知其家者聞常與學士相過公曰少頃須至但貧甚吾每賙之更寬兩日爲辦些衣服方可去時公新婚奩具甚厚有銀盃在側持以予之曰漫爲酒資可以此意覆知押班快行得之殊過望悉以其語達押班甚德之及鄭入見具言居貧每藉公賙卹誼過手足鄭自此有居第庖供豐與公往還情好愈篤及徽廟登極慈德太后以押班賜上封賢妃未幾爲貴妃恩寵日盛六宮無出其右政和元年册后以紳爲樂平郡王公初擢第任眞定教官紹聖初爲太學博士上卽位遷大宗正丞崇寧間自禮部郎召試中書舍人除知樞密以后故也政和三年再知院六年拜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蔡儋州再入正與之同相日者之言異哉葛文安公與公之孫爲僚壻嘗語余云

王欽若

王欽若鄉薦赴闕。張僕射齊賢時爲江南漕。以書薦於錢希白。易錢時以才名獨步館閣。適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王踞蹙門下。厲聲詰闈人。術者遙聞之。謂錢曰。不知何人耶。若聲形相稱。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聲爾。願延之。使某獲見。希白召之。冀公單微遠人。神貌竦瘦。復贅於頸。舉止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悚然側目諦視。既退。術者稽顙歎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戲曰。都堂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正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何時而無。此君不作則已。若作則天下富盛。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不完者但無子而已。錢戲曰。他日當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卽日可得。願公毋忽。後希白方爲翰林學士。冀公已眞拜。

蘆浦筆記

劉昌詩

草鞋大王

紹興癸丑。予客淮南。時右司陳子長（損之）蜀人也。以庾節攝楚州。往訪之。從容言及蜀道上。有百年古木。枝葉繁茂。陰可庇一畝。故東西行者多憩其下。或易屣履。則以其舊拋挂於枝上。以爲戲。久而積千百緡。亦有卜心事者。往往皆應。人固神之。忽一士人應舉過之。旁無人焉。取佩刀削樹皮。書曰草鞋大王。某年月日降。莫有知者。洎回塗。則已立四柱小廟堂矣。士笑而不言。三年再至。則祠宇壯麗。亦有十數家。於其側。驚而問焉。則備言其靈感。士乃留宿而扣神曰。神之號。蓋某戲書。胡然而至此盛邪。抑神何人也。是夕夢神紫綬而請見。告之曰。予此近老鋪兵也。平生不敢欺心。揀汰之後。每見負重而不能前者。因爲

送五里以息其肩。無他長也。不謂上帝錄是勞績。顧未有所處。得先輩書此號。遂受勅俾血食。士曰。若何爲而能靈感。神曰。是非予所能也。每有禱雨暘。或休咎。卽爲奏帝。帝以其誠。隨扣得請爾。士曰。然則某之前程。可問乎。神曰。諾。再夕。夢神告曰。必俟某年而後登第。當至何官。已而皆驗。然則神亦何常之。有人苟有一善。上帝無不錄之。積惡亦然。可不知所擇哉。

紫微王舍人夢

淳熙辛丑年。王公清叔帥桂林。予客焉。暇日。因語及自合肥丁憂歸天台。杜門窘用。一夕夢吏請料歷支俸。詰之曰。解官何繇得俸。吏曰。已出在外廊。試取歷授之。有頃。持歷來。示所批。陳白金六小錠於前而去。寤竊怪之。未幾。有自遠方惠書致餽者。啓而視之。與夢無差。予嘗服膺是事。臺餽往來。世固有之。而冥冥之中。已批料歷。則是銷折平生合得之物。彼貪者多取以爲巧。而不知其歷。將特批屢批。不一批矣。故常與士大夫誦言之。具書之。

侯鯖錄

張坦

近歲林棣縣虞候張坦。暴酷嗜利。卒死。瘞城外月餘。夜夜叫呼。村人報其家。謂復生。妻子輩開掘視之。身化巨蛇。頭尙人也。取之置荆園中。他日體寒。要厚被。日食肉二斤許。酒一斗。復能人言。時召故舊。喻以禍福。以邀酒食。至費竭。所蓄家產之後。乃入山。唯幼子及婦能飼之。後數月。頭亦蛇矣。漸不能人言。太平廣記中。載人化爲虎多矣。未見生化爲蛇也。

趙德麟

呂士隆

宣城守呂士隆。好緣微罪杖營妓。後樂籍中得一客娼。名麗華。善歌。有聲於江南。士隆眷之。一日復欲杖營妓。妓泣訴曰。某不敢避杖。但恐新到某人者。不安此耳。士隆笑而從之。麗華短肥。故梅聖俞作莫打鴨詩以解之曰。莫打鴨。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自南池落。不比孤洲老禿鶻。禿鶻尙欲遠飛去。何況鴛鴦羽翼長。

廣利王

東坡云。予飲少輒醉。臥則鼻鼾如雷。傍舍爲厭。而已不知也。一日因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告云。廣利王來請端明。予被褐草履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在水中。但聞風雷聲暴如觸石。意亦知在深水處。有頃豁然明白。真所謂水精宮殿相照耀也。其下則有驪目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眩目不可仰視。而琥珀珊瑚。又不知多少也。廣利少間佩冠劍而出。從以二青衣。予謝以海上逐客。重煩邀命。廣利且歡且笑。頃南溟夫人亦造焉。東華真人亦造焉。自知不在人世。少間出素鮫綃丈餘。命予題詩。予乃賦之曰。天地雖虛廓。惟海爲最大。聖王時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爲異號。恍惚聚百怪。三氣變流光。萬里風雨快。靈旗搖紅纛。赤虬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彤光照無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寫竟進廣利。諸仙遞看咸。稱妙獨廣利。傍一冠簪水族。謂之鼈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予退而歎曰。到處被相公廝壞。

舊小說

丁集四 宋

曲洧舊聞

朱 弁

太祖皇帝

太祖皇帝在周朝受命北討。至陳橋。爲三軍推戴。時杜太后眷屬以下。盡在定力院。有司將搜捕。主僧悉令登閣。而固其扃。鑄俄而大搜索。主僧結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陞梯。且發鑰。見蟲網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頃。太祖已踐阼矣。

金子巷

山陽郡城有金子巷。莫曉其得名之意。予見郡人言。父老相傳。太祖皇帝從周世宗取楚州。州人力抗。周師踰時不下。旣克。世宗命屠其城。太祖至此巷。適見一婦人。斷首在道。臥而身下兒。猶持其乳吮之。太祖惻然。爲返命。收其兒。置乳媪鞠養。巷中居人。因此獲免。乃號因子巷。歲久語譌。遂以爲金。而少有知者。

仁宗皇帝

仁宗皇帝至誠納諫。自古帝王無可比者。一日朝退。至寢殿。不脫御袍。去幘頭。曰。頭痒甚矣。疾喚梳頭者來。及內夫人至。方理髮次。見御懷中有文字。問曰。官家是何文字。帝曰。乃臺諫章疏也。問所言何事。曰。霖淫久。恐陰盛之罰。嬪御太多。宜少裁減。掌梳頭者曰。兩府兩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職稍如意。往往增置不

已官家根底剩有一兩人則言陰盛須待減去。只教渠輩取快活。帝不語久之。又問曰。所言必行乎。曰。臺諫之言豈敢不行。又曰。若果行請以奴奴爲首。蓋恃帝寵也。帝起遂呼老中貴及夫人掌宮籍者攜籍過後苑。有旨戒閣者云。雖皇后不得過此門來。良久降指揮自某人以下三十人盡放出宮。房臥所有各隨身不得隱落。仍取內東門出。盡文字回奏。時迫進膳。慈聖慮帝御七箸後時亟遣莫敢少稽滯。既而奏到。帝方就食。終食慈聖不敢發問。食罷進茶。慈聖云。掌梳頭者是官家常所嬖愛。奈何作第一名遣之。帝曰。此人勸我拒諫。豈宜置左右。慈聖由是密戒嬪侍勿妄言無預外事。汝見掌梳頭者乎。官家不汝容也。

范諷

范諷知開封府日。有富民自陳爲子娶婦。已三日矣。禁中有指揮令入見。今半月無消息。諷曰。汝不妄乎。如實有茲事。可只在此等候也。諷卽乞對。具以民言聞奏。且曰。陛下不邇聲色。中外共知。豈宜有此。况民婦旣成禮而強取之。何以示天下。仁宗曰。皇后曾言近有進一女。姿色頗得。朕猶未見也。諷曰。果如此。願卽付臣。無爲近習所欺。而怨謗歸陛下也。臣乞於榻前交割此女。歸府面授訴者。不然。陛下之謗難戶曉也。且臣適以許之矣。仁宗乃降旨取其女與諷。諷遂下殿。或言諷在當時。初不以直聲聞。而能如此。蓋遇好時節。人人爭做好事。不以爲難也。

王詔

郭逵爲西帥。王詔初以措置西事至邊。逵知其必生邊患。用備邊財賦。連及商賈。移牒取問。詔讀之。怒形顏色。擲牒於地者久之。乃徐取納懷中。入而復出。對使者碎之。逵奏其事。上以問詔。詔以元牒繳進。無一

字損壞也。上不悟詔計，不直達言。自後達論詔，並不報，而詔遂得志矣。予舊見前輩語及此事，無不切齒。而新進小生，往往以此談詔不容口。近有一士人，自言久遊太學，論及詔行事，亦以此爲智數過人，而不以罔上陷老成罪詔。往時苟合于進者，持此自售，亦不足怪。不謂經此大變故，猶守舊聞如此等輩，真是不識濁淨，其可責哉。

邵康節

歐陽公在政府，聞康節之名而未之識也。子棐叔弼之官道經洛下，公曰：汝至洛，可往謁邵先生，致吾欽慕而無由相見之意。彼若留汝，爲少盤旋不妨。所得言語悉報來。叔弼既到門，堯夫倒履出迎之，甚喜，延入室，說話終日。堯夫又自道平生所見人所從學所行事，諄諄不休。已而又問曰：君能記否？至於再，至於三，棐雖敬聽之，然不曉其意也。以書報公，公亦莫測。逮元豐間，堯夫卒，有司上其行，應諡而叔弼爲太常博士，當作謚議，乃始恍然悟堯夫當時諄諄，蓋是分付茲事也。先生其神哉！世以比郭景純之於青衣兒，雖其事不同，而前知實相類也。

王誥

隆德府屯留縣王誥，字宣叔，少習文，應進士舉，以家貧訓幼學爲業，屢取鄉薦，而於省試輒不利。每赴省試，必夢胡僧姿狀雄偉，謂曰：君此行徒勞耳。君骨相雖主有才，而不應得祿位，壽可過耳。順外是非余所知也。年五十餘，又將赴省試，夢前僧相賀曰：君是舉必登第無疑矣。夢中誥之曰：師向語我不當得祿位，今乃云登第，何也？僧曰：以君教導童子，用心篤志，不負其父母所託，爲有陰德，故天益君算，而報君以祿。

位因引至一官府指庭下所陳古樂器曰君姑記之異時當自悟也厥後亦數有夢但其僧不復見而所陳樂器如初時蜀公方獻新樂詔於延和殿按試誥意廷試必問樂凡古今樂事無不經意者逮試日所得賦題乃樂調四時和也是歲始預正奏名遂於馬涓榜下賜第歷官數任以奉議郎致仕年七十有七卒於家潞人能言此事者甚多因爲記之

張胡

政和以後黃冠寢盛眷待隆渥出入禁掖無敢誰何號金門羽客恩數視兩府者凡數人而張侍晨虛白在其流輩中獨不同上每以張胡呼之而不名焉性喜多學而於術數靡不通悟尤善以太一言休咎然多發於酒曰某事後當然已而果然嘗醉枕上膝而臥每酒後盡言無所諱上亦優容之曰張胡汝醉也宣和間大金始得天祚遣使來告上喜宴其使既罷召虛白入語其事虛白曰天祚在海上築宮室以待陛下久矣左右皆驚上亦不怒徐曰張胡汝又醉也至靖康中都城失守上出青城見虛白撫其背曰汝平日所言皆應於今日吾恨不聽汝言也虛白流涕曰事已至此無可奈何願陛下愛護聖躬既往不足咎也

宋子京

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逢大雪添帟幕燃椽燭一秉燭二左右熾炭兩巨鑪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某人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曾見主人如此否可謂清矣皆曰實無有也其間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何如對曰只是擁鑪命歌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

何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也自不惡。乃閣筆掩卷起，索酒飲之。幾達晨，明日對賓客自言其事。後每燕集，屢舉以爲笑。

三白

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答曰：一撮鹽，一椽生蘿蔔，一盃飯，乃三白也。貢父大笑，久之以簡招坡，過其家喫晶飯，坡不省憶嘗對貢父三白之說也。謂人云：貢父讀書多，必有出處。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鹽蘿蔔飯而已。乃始悟貢父以三白相戲，笑投匕筯，食之幾盡。將上馬，云：明日可見過，當具羹飯奉待。貢父雖恐其爲戲，但不知羹飯所設何物。如期而往，談論過時，貢父飢甚，索食。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坡答如初。貢父曰：飢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蘿蔔也。毛飯也。毛非羹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也。坡乃命進食，抵暮而去。世俗呼無爲模，又語譌模爲毛，嘗同音，故坡以此報之，宜乎貢父思慮不到也。

蔡準

晁之道，嘗言蔡侍郎準。少年時出入，常有二人見於馬前，或肩輿之前，若先驅，或前或却，問之從者，皆無所覩，準甚懼，謂有冤魂。百方禳禱，皆不能遣。既久，亦不以爲事。慶曆四年生京，而一人不見。又二年生卞，乃遂俱滅。元符末，都城童謠：有家中兩箇蘿蔔精之語，語多不能悉記。而其末章云：撞著潭州海藏神，至崇寧中賣餒餒者。又有一包菜之語，其事皆驗。而京於靖康初，貶死於長沙，豈潭州海藏亦應於此耶。然之道，語予此事時，京身爲三公，子踐三少，領樞密院，又爲保和殿大學士者，而其孫判殿中監，班視二府。

每出傳呼甚寵。飛蓋相隨者五人。若子若壻。并諸孫。腰黃金者十有七人。當此際氣燄薰灼。可炙手也。厥後流離嶺海。妻孥星散。不能相保。而門生故吏。皆諱言出其門。然則準所見。果爲蔡氏福耶。否耶。追思之道。所論深有意味。惜乎早世。不及親見也。

響卜

王建集有鏡聽詞。謂懷鏡於通衢間。聽往來之言。以占休咎。近世人懷杓以聽。亦猶是也。又有無所懷而直以耳聽之者。謂之響卜。蓋以有心聽無心耳。然往往而驗。曾叔夏尙書應舉時。方待省榜。元夕與友生偕出聽響。卜至御街。有士人緩步大言。誦東坡謝表曰。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曾聞之喜。遂疾行。其友生後至。則聞曰。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是歲曾登科。而友生果被黜。

鶴雀

仇愈徽猷。自言頃年嘗爲東州一邑宰。晨起視事。方受牒訴。有鶴雀翔舞庭下。驅逐久之。方去。明日復來。仇心異之。遣一吏跡所止。而觀其爲何。旣出城數里。所見一大樹。鶴雀徑止其上。視其顛。則有巢焉。數子啁啾其中。其下方有數人。持鋸斧繩索。將伐之者。吏遽止之。且引其人與俱見。仇問伐樹何爲。曰爲薪耳。又問嚮之得幾。何曰可得五千。仇卽以己錢五千與之。且告之曰。是鶴連日來。意若求救者。異類而有知如此。爾不可伐。不然且及禍。其人遂去。因不敢伐。

曾子固

曾子固性矜汰。多於傲忽。元豐中爲中書舍人。因白事都堂。時章子厚爲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

明堂禮成表。真天下奇才也。曾一無辭讓。但復問曰。比班固典引如何。章不答。語同列曰。我道休撩撥。蓋自悔失言也。徐德占雖與子固俱爲江西人。然生晚不及相接。子固中間流落外郡十餘年。迨復還朝。而德占驟進至御史中丞。中丞在法不許出謁。而子固亦不過之。德占以其先進。欲一識其人。因朝路相值。迎接甚恭。子固却立曰。君是何人。德占因自敘。子固曰。君便是徐禧耶。領之而去。

王荆公

王荆公性簡率。不事修飾奉養。衣服垢汙。飲食麤惡。一無有擇。自少時則然。蘇明允著辨姦。其言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以爲不近人情者。蓋謂是也。然少喜與呂惠穆韓獻肅兄弟游。爲館職時。玉汝嘗率與同浴於僧寺。潛備新衣一襲。易其敝衣。俟其浴出。俾其從者舉以衣之。而不以告荆公。服之如固有。初不以爲異也。及爲執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聞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嘗有擇於飲食。何忽獨嗜此。因令問左右執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顧他物。而獐脯獨盡。是以知之。復問。食時置獐脯何所。曰。在近七筵處。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七筵。旣而果食他物盡。而獐脯固在。而後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所嗜也。人見其太甚。或者多疑其僞云。

丁晉公

公諱謂。字謂之。家世於冀。其祖仕錢氏。爲吳人。公少負才名。先叔祖端公在鼎州日。公嘗贊文求見。因贈之詩曰。膽怯何由戴鐵冠。祇緣昭代獎孤寒。曲肱未遂違前志。直指無聞是曠官。三署每傳朝客說。五溪間凭郡樓看。祝君早得文場雋。况值天階正舞干。淳化三年。公登進士科。名在第四。與孫何俱有聲當時。

王黃州有詩云。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如今便合教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經。祥符中爲參知政事。上問唐酒價幾何。公曰。每斗三百。按杜甫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又待宴賞花釣魚。詩云。鸚鵡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上賞詠再三。羣臣皆以爲不及。天禧中拜相。仁宗卽位。進司徒。兼侍中。後爲章聖山陵使。擅移陵域。貶將仕郎。崖州司戶參軍。公自遷謫。日賦一詩。號知命集。後因奏表。敘策立之功。有云。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因徙雷州。移道州。復祕書監。光州居住。貶竄十五年。鬚髮無斑白者。人皆服其量。臨終半月不食。焚香危坐。誦佛書。以沈香煎湯。時呷而已。至光州。謝執政啓。有云。三十年門館從游。不無事契。一萬里風波往復。盡出生成。在海上對客。問天下州郡孰大。客曰。唯京師。公曰。朝廷宰相。只作崖州司戶。則崖州爲大。衆皆大笑。歸葬華山。所居在大郎橋。號晉公坊。堂宇甚古。有層閣數間。臨其後。予嘗至其第。與公之孫德隅游。德隅善篆。亦工於四六。

丁晉公拜老郁先生

祥符中。丁晉公自參知政事。拜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時建節鉞者。出入必陳其儀度。旣還本鎮。鄉人爲之改觀。公在童齠時。嘗從老郁先生學。先生居光盪巷。師孟之父。戶部師淳之伯父。予嘗從師孟學。至是首入陋巷。詣先生之居。以兩朱衣掖之。拜於其下。先生惶懼。大聲呼之曰。拜殺老夫矣。旣坐。話舊極款密。且云。小年狹劣。荷先生教誨。痛加榎楚。使某得成立者。皆先生之賜也。先生愈不自安。不數月果卒。公遣吏爲辦棺斂葬埋之物。甚厚。吳人至今以爲美譚。

慧感夫人

慧感夫人舊謂之聖姑。或以爲大士化身。靈異甚著。祝安上通守是邦。事之尤謹。每有水旱。惟安上禱祈立驗。後以剡薦就除台守。旣至錢唐。詰旦欲絕江。夢一白衣婦人告之曰。來日有風濤之險。旣覺頗異之。卒不渡。至午颶風倏起。果覆舟數十。獨安上得免。一夕盜入祠中。竊取其幡。平旦廟史入視之。見一人以幡纏其身。環走殿中。因執以問。答曰。某實盜也。夜半幸脫。已踰城至家矣。今不知潛制於此。神之威靈使然。敢不伏辜。建炎間。賊虜將至城下。有一居民平昔謹於奉事。夢中告之曰。城將陷矣。速爲之所。謹勿以此告人。佛氏所謂劫數之說。不可逃也。不數日。兵果至。其他神驗不一。後加封慧感顯祐善利夫人。今參政范公作記。

草腰帶聽聲

元豐中。姑蘇有一瞽者。號草腰帶。善揣骨聽聲。一日王父呼至家。以祖姑吉凶禍福扣之。云此婦人他日必以夫而貴。但出適時事。于朝廷時。祖姑已許嫁顧沂大夫。以其語不祥。舉室皆唾之。諭命未竟。適有捷夫過門。報省榜者。王父亟出問榜首姓名。云無爲人焦蹈。旣入告之。嗟惋不已。王父怪之。因問曰。知此人聲骨否。曰。熟知之。王父曰。官職如何。曰。不能食祿。安問官職也。衆皆以爲焦已爲大魁。術者之言必謬。經旬。有自京師來者。云揭榜後六日。焦已死矣。祖姑在曾王父服中。願以欲之官。促其期。遂引女年二十。不待父母服除。法聞之。朝得旨。方成其禮。其言無一不驗。

朱氏盛衰

朱冲微時以常賣爲業。後其家稍溫。易爲藥肆。生理日益進。以行不檢。兩受徒刑。旣擁多貲。遂交結權要。然亦能以濟人爲心。每遇春夏之交。卽出錢米藥物。募醫官數人。巡門問貧者之疾。從而調之。又多買敝衣。擇市嫗之善縫紉者。成衲衣數百。當大寒雪。盡以給凍者。諸延壽堂病僧。日爲供飲食藥餌。病愈卽已。其子勔。因賂中貴人。以花石得幸。時時進奉不絕。謂之花綱。凡林園亭館。以至墳墓間。所有一花一木之奇怪者。悉用黃紙封識。不問其家。徑取之。有在仕途者。稍拂其意。卽以達上命。文致其罪。浙人畏之如虎。花綱經從之地。巡尉護送。遇橋梁。則徹以過舟。雖以數千緡爲之者。亦毀之不恤。初江淮發運司於真揚楚泗。有轉般倉綱。運兵各據地分。不相交越。勔旣進花石。遂撥新裝運船。充御前綱。以載之。而以餘舊者載糧運。直達京師。而轉般倉遂廢。糧運由此不繼。禁衛至於乏食。朝廷亦不之問也。勔之寵日盛。父子俱建節鉞。卽居第創雙節堂。又得徽廟御容。置之一殿中。監司郡守。必就此朝朔望。勔嘗預曲宴。徽宗親握其臂與語。勔遂以黃羅纏之。與人揖。此臂竟不舉。弟姝數人。皆結姻於帝族。因緣得至顯官者甚衆。盤門內有園。極廣。植牡丹數千本。花時以繒綵爲幙帟。覆其上。每花標其名。以金爲標榜。如是者里所。園夫畦子。莖精種植。及能疊石爲山者。朝釋負擔。暮紆金紫。如是者不可以數計。圃之中。又有水閣。作九曲路入之。春時縱婦女游賞。有迷其路者。老朱設酒食招邀。或遣以簪珥之屬。人皆惡其醜行。一日勔敗。檢估其家貲。有黃發勾者。素與勔不協。旣被旨。黎明造其室。家人婦女盡驅之出。雖閭巷小民之家。無敢容納。不數日已墟其圃。所謂牡丹者。皆析以爲薪。每一扁榜。以三錢計其直。勔死。又竄其家於海島。前日之受誥身者。盡褫之。當時有諺詞云。做園子得數載。栽培得那花木。就中堪愛。特將一個保義耐勞。反做了今日。

殃害。詔書下來。索金帶。這官詰看看毀壞。放牙笏。便擔屎擔。卻依舊種菜。又云。疊假山。得保義。幘頭上帶。著百般村氣。做模樣。偏得人憎。又識甚條制。今日伏惟安置。官誥又來。索氣。不如更疊箇盆山。賣八文。十二。初。勸之進花石也。聚於京師。良嶽之上。以移根自遠。爲風日所殘。植之未久。卽槁瘁。時時欲一易之。故花綱旁午於道。一日內晏。譚人因以諷之。有持梅花而出者。譚人指以問其徒曰。此何物也。應之曰。芭蕉。有持松檜而出者。復設問。亦以芭蕉答之。如是者數四。遂批其頰曰。此某花。此某木。何爲俱謂之芭蕉。應之曰。我但見巴巴地討來。都焦了。天顏亦爲之少破。太學鄧肅有進花石詩。大寓規諫之意。至今傳於世。

北牕炙輶

施彥執

新法

新法之變。議者紛然。伯淳見介甫。介甫問伯淳至。盛怒以待之。伯淳旣見。和氣藹然。見眉宇間。卽笑謂介甫曰。今日諸公所爭。皆非爲私。實天下事爾。相公少霽威色。且容大家商量。管子云。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也。管子猶知爾。况乃相公高明乎。何苦作逆人事。介甫爲伯淳和氣所熏。不覺心醉。卽謂伯淳曰。業已如此。柰何。伯淳曰。尙可改也。介甫遂有改法之意。許明日見上白之。及明日見上。有張天驥者。實橫渠弟也。自處士徵爲諫官。遂於上前面折介甫之短。介甫不勝其忿。遂不肯改。故伊川嘗謂諸公曰。新法之弊。吾輩當中分其罪。使當時盡如伯淳。何至此哉。以諸公不能相下。遂激怒而成爾。

陶四翁

禹錫。高祖謂之陶四翁。開染肆。嘗有紫草來。四翁乃出四百萬錢市之。數日。有隴者至。視之曰。此僞草也。

四翁曰。何如。駟者曰。此蒸壤草。色澤皆盡矣。今色在外。實僞物也。不可用。四翁試之。信然。駟者曰。毋憂。某當爲翁遍詣小染家分之。四翁曰。諾。明日駟者至。翁盡取四百萬錢草。對其人一熟而盡。曰。寧我誤。豈可誤他人耶。時陶氏資尙薄。其後富盛累世。子孫登第者亦數人。而禹錫其一也。禹錫名與諧。錢塘人。

黃致一

黃致一。初看科場。方十三歲。時出腐草爲螢賦題。未審有何事跡。同場皆以兒童易之。漫告之曰。螢則有若所謂聚螢讀書。草則若所謂青青河畔草。又若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皆可用也。其事皆牢落不羈。同場姑以此塞其問。元非事實也。致一乃用此作一隔對云。昔年河畔。嘗叨君子之風。今日囊中。復照聖人之典。遂發解。利無言。年十七歲。在太學時。稱俊才。先季試。偶讀司馬穰苴傳。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乃謂同舍曰。某明日策中。必用此句。明日問神宗實錄。其問與昨日事殊。無言。乃對曰。秉筆權。猶將也。雖君命有所不受。此一策甚奇。諸長者皆拱手。遂作魁。此皆一時英妙可喜。故事無工拙。願在下筆何如耳。

魏公婢

魏公夫人嘗蓄婢。而魏公不知也。教以歌舞。至魏公生朝。乃出之。使上壽。公見其辨爽。悅之。其婢既上壽畢。忽泣下。公怪而問之。婢曰。念妾父在時。每生朝。婢子輩上壽。亦必歌此曲。今忽感其事。不知淚之所從也。公曰。汝父爲何人。曰。某人。嘗爲某州通判。公大驚。乃讓其夫人曰。此士大夫之女。安得輒取爲婢。夫人謝不知。魏公卽令與諸女列。後擇一有官人厚嫁之。

姜八郎

平江有富人謂之姜八郎。後家事大落，索逋者如雁行立門外，勢大窘，乃謂其妻曰：「無他策，惟逃耳。願難相挈以行，乃僞作一休書遣之曰：『吾今往投故人某於信州，汝無戚心，事幸諧，即返爾。』將逃，乃心念曰：『委債而逃，吾負人多矣，使吾事倘諧，他日還鄉，即負千緡當償二千緡，多寡進受，遂行。』信州道中有逆旅，嫗夜夢有羣羊甚富，有人欲驅之，一人呵之曰：『此姜八郎羊也，毋得驅逐。』遂恍然而覺。明日，姜適至其處，問津，嫗問其姓，曰：『姜。』問其第幾，曰：『八。』嫗大驚，遂延入其家，所以館遇之甚厚。久之，乃謂姜曰：『嫗有兒，不幸早死，有婦憐吾老，義不嫁，留以待我，我甚憐之，欲擇一贅壻，久未獲，觀子狀貌，非終寒薄者，願欲以婦奉箕帚，可乎？』姜辭以自有妻，不可。嫗請之堅，姜亦以道途大困，不得已從之。其妻一日出擷菜，願有白兔，遂不可得，欲返，兔即止，又逐之，又止。如是者屢，追逐之一山上，兔乃入一石穴中，妻探其穴，失兔所在，乃得一石，爛然照人，持歸以語其夫。姜視之曰：『此殆銀礦也。』治之，果得銀。姜遂攜其銀往尋其故人，竟無得而返。因思曰：『吾聞信州多銀坑，向之穴，非銀坑乎？遂與其妻往攻之，果銀坑也。其後竟以坑治致大富。』姜於是攜其妻與嫗復歸平江，迎其故妻以歸，召昔所凡負錢者，皆倍利償之。此亦怪矣。余思其後妻憐其姑之老，義不嫁，此天下高節，而姜臨逃亦有倍償所負之誓，亦足以見其人矣。因緣會合，夫婦相際，天其以是報善人乎？

程明道二則

明道知金華縣，有人借宅居者，偶發地，得錢窖千餘緡。其主人至曰：『吾所藏也。』客曰：『吾所藏也。』遂致訟。二

人爭不已。明道問主人曰：汝藏此錢幾何時？曰：久矣。自建宅時，卽藏此錢在地矣。汝借宅幾何時？曰：三年。明道乃取其錢，盡以錢文類之。明道既驗其錢文，乃謂客曰：此主人錢也。客爭之曰：某之錢。明道曰：汝尙敢言。汝借宅纔三年，吾遍視其錢文，皆久遠年號，無近歲一錢。何謂汝所藏也？其人遂服。

有富人于氏卒，惟一子，忽一日，有一醫幕入其家，言吾乃父也。其子驚問之曰：汝實吾子，異時乞汝于汝父，今吾老矣，汝從吾歸，其子不服，遂致訟。其醫具致其乞子於于氏之詞。明道曰：汝有何據？曰：有據。曰：何據？曰：某尙記一藥方，簿記其歲月也。明道令取藥方至，則紙墨甚古。其後書云：某年月日，以第幾子與本縣于二翁。明道留其方，明日問其子曰：汝年幾何？曰：幾何？曰：汝父壽幾何？明道以其子之言，驗醫所書歲月合，乃謂醫曰：汝詐也。醫曰：某安敢詐？明道曰：汝所記歲月，與其子之年齒信合矣。此特得其歲月耳。然汝一缺漏處，乃不覺。醫曰：某有何缺漏？明道曰：以汝云歲月考于于氏之年，時于氏年三十四耳，何得謂之翁？其醫語塞。

魏公應

魏公應爲徽州司理，有二人約以五更乙會甲家，如期往。甲至雞鳴，往乙家呼乙妻曰：既相期五更，今雞鳴尙未至，何也？其妻驚曰：去已久矣。復回甲家，乙不至，遂至曉，遍尋蹤跡，於一竹叢中獲一尸，卽乙也。隨身有輕齋物，皆不見。妻號慟謂甲曰：汝殺吾夫也。遂以甲訴於官。獄久不成，有一吏問曰：乙與汝期，乙不至，汝過乙家，只合呼乙，汝舍乙不呼，乃呼其妻，是汝殺其夫也。其人遂無語。一言之間，獄遂具。

子詔言。舊閩里有人。以賣餅爲生。以吹笛爲樂。僅得一飽資。卽歸臥于家。取笛吹之。其嘹然之聲。動鄰保。如此有年矣。其鄰有富人。察其人甚熟。謂可委以財也。一日謂其人曰。汝賣餅良苦。何不易他業。其人曰。我賣餅甚樂。何爲易他業。富人曰。賣餅善矣。然囊不餘一金。不幸有疾患難。汝將何所賴。其人曰。何以教之。曰。吾欲以錢一千緡。使汝治之可乎。平居則有溫飽之樂。一旦有患苦。又有餘濟之資。與汝賣餅所得多矣。其人不可。富人堅諭之。乃許諾。及錢既入手。遂不聞笛聲矣。無何。但聞籌算之聲爾。其人大悔之。急收其錢。送富人還之。於是再賣餅。明日笛聲如故。

賣勃荷

余與材說其所知史保人家。京師有賣勃荷者。其家嘗買之。一日天大暑。勃荷者至。渴甚。乞水于史。史乃以尊酒飲之。其人遂感激而去。後京師被圍。史縋城出。時城外悉爲煨燼。四顧人馬復寂然。史茫茫行野中。憂恐甚。俄而見茅店兩間。史急趨之。則乃一人家。主人見史大驚曰。官人何爲至此。此去咫尺。卽大兵不可前。幸當留此。所以慰藉史者甚厚。史乃問君爲誰。其人曰。官人忘之乎。卽賣勃荷者也。異時嘗蒙官人尊酒之賜。時常不忘。今日官人幸留。此某報尊酒之秋也。史曰。今京城外皆灰滅。汝獨能存何也。曰。某與一千人長厚善。故得保全至今。然行卽遁耳。且謂史曰。此人今當至。官人當伏牀下。語未畢。所謂千人長者果至。與其人語。久之乃去。史乃出。問曰。汝何爲與此人善。曰。家本旅店。此人曩時作湖北商。往來京師十餘年。常館於吾家。吾家待之甚厚。此人常德某。故今始知此人非商也。乃金人間爾。後數日。所謂千人長者。遂衛其家出圍。史因其人得免。案金人敗盟錄。言金人本小國。一旦崛起。今據其間者。乃往來京

師十餘年耳。則金人謀我國家已久矣。所謂崛起者。非一日也。史獨以尊酒之惠。其人感恩。遂能免於死。恩之施人。其報效乃如此。

萬氏水盆

餘杭萬氏有水盆。徒一尋常瓦盆耳。然冬月以水沃之。皆成花。所爲花者。非若今之茶花之類。纔形似之也。跌萼檀蕊。皆成真花。或時爲梅。或時爲菊。或時爲桃李。以至芍藥牡丹諸名花輩。皆交出之。以水沃之後。隨其所變。看成何花。初不可以定其色目也。萬氏歲必一宴客。觀水盆花。人亦攜酒就觀焉。政和間。天下旣奏祥瑞。徽宗亦喜玩好物。故天下異寶。咸輻輳。頗皆得爵賞。萬氏以爲吾之盆。天下至異。使吾盆往。當出諸路貢獻上。蒙爵賞最厚。遂進之。及盆入。乃遂不復成花矣。幾獲罪。嗚呼。人之爵賞。豈容濫取也。萬氏水盆。聞於江浙久矣。挹水浸之。卽成花。頃刻無差。一冒爵賞。遂失其技。豈偶然哉。世之無義無命。貪冒爵賞者。觀萬氏之盆。亦可以少省矣。

佩韋齋輯聞

俞德鄰

林君奇

寧廟時。永嘉有林君奇者。以風鑿名京師。日閱十人。則捲簾撤肆而飲。穆陵在側。微詣焉。君奇熟視不對。肆將撤。穆陵辭去。君奇留之。延至所居。夫婦具盛服以拜曰。貴官姓。穆陵曰。玉牒趙氏也。又拜曰。天下尙太平。穆陵驚愕曰。叟何爲者。君奇對曰。某閱人多矣。未見有如官者。後五年。當爲天下主。今雖貧。去此六十日。必富且貴。因徵詩爲他日證。穆陵占筆書曰。許負昔往矣。天綱今何之。誰知千載後。復遇林君奇。且

識歲月未幾選嗣沂邸擢果州團練使邠州防禦使封成國公寧廟崩濟王廢遂入繼大統君奇取詩飾以龍錦標諸肆時相史彌遠呼君奇索詩給爲入奏官之明日贈以錢二萬放令歸鄉君奇憤恚而死

岳陽風土記

范致明

呂先生

岳陽樓上有呂先生留題云朝游北越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麤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今不見當時墨跡但有刻石耳先生名岩字洞賓河中府人唐禮部尙書渭之孫渭四子温恭儉讓讓終海州刺史先生海州出也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卽有棲隱之志去遊廬山遇異人授劍術得長生不死之訣多遊湘潭鄂岳間或賣紙墨於市以混俗人莫之識也慶曆中天章閣待制滕宗諒坐事謫守岳陽一日有刺謁云回巖客子京曰此呂洞賓也變易姓名爾召坐置酒高談劇飲伴若不知者密令畫工傳其狀貌旣去來日使人復召之客舍主人曰先生半夜去矣留書以遺子京子京視之默然不知所言何事也今岳陽樓傳本狀貌清俊與俗本特異

白鶴老松

白鶴老松古木精也李觀守賀州有道人陳某自云一百三十六歲因言及呂洞賓曰近在南嶽見之呂云過岳陽日憩城南古松陰有人自杪而下來相揖曰某非山精木魅故能識先生幸先生哀憐呂因與丹一粒贈之以詩呂舉以示陳陳記其末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明日陳行留之不可後年餘李守岳陽因訪前事果城南有老松以問近寺僧曰先生舊題詩寺壁久已摧毀但能記其詩曰獨

自行來獨自坐。無限世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後爲亭松前。曰過仙亭。舊松枯槁。今復鬱茂。得非丹餌之力耶。

六朝事迹

張敦頤

烏衣巷

王榭金陵人。世以航海爲業。一日海中失船。泛一木登岸。見一翁一嫗。皆衣皂。引榭至所居。乃烏衣國也。以女妻之。旣久。榭思歸。復乘雲軒泛海。至其家。有二燕棲于梁上。榭以手招之。卽飛來臂上。取片紙書小詩。繫於燕尾。曰。誤到華胥國裏來。玉人終日苦懷才。雲軒飄出無消息。洒淚臨風幾百回。來春燕又飛來榭身上。有詩云。昔日相逢冥數合。如今睽遠是生離。來春縱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雁飛。至今歲竟不至。因目榭所居爲烏衣巷。劉禹錫有詩曰。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榭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圖經云。在縣東南四里。晉書王導謝瞻宅。皆在此巷。

郗氏化蛇

郗氏。梁武帝皇后也。崩數月。帝嘗追悼之。晝則忽忽不樂。宵乃耿耿不寐。居寢殿。聞外騷窣聲。視之。乃見一蟒。盤甃上殿。睖睛呀口。以向于帝。帝大驚駭。無所逃遁。不得已蹶然而起。謂蛇曰。朕宮殿嚴警。非爾蛇類所生之處。必其妖孽。欲崇朕邪。蛇爲人語。啓帝曰。蟒則晉之郗氏也。妾以生存嫉妬六宮。其性慘毒。怒一發。則火熾矢射。射物害人。死以是罪。譴爲蟒耳。無飲食可實口。無窟穴可庇身。飢窘困迫。力不自勝。又鱗甲有蟲咬。嚙肌肉。痛苦甚劇。若加錐刀焉。蟒非常蛇。亦復變化而至。不以皇居深重爲阻耳。感帝平昔

眷妾之厚。故託醜形骸。陳露于帝。祈一功德。以見拯拔也。帝聞之。嗚呼感激。既而求蟒。遂不復見。帝明日大集沙門於殿庭。宣其由。問何法。足以贖其苦。誌公對曰。非禮佛懺。滌悃款。不可。帝乃然其言。搜索佛經。錄其名號。兼親杼容思。灑聖翰。撰悔文。共成十卷。皆採摭佛語。削去閑詞。爲其懺禮。又一日。聞宮室內異香馥郁。良久轉美。初不知其所來。帝因仰視。乃見一天人容儀端麗。謂帝曰。此則蟒後身也。蒙帝功德。已得生忉利。今呈本身。以爲明驗也。慇懃致謝。言訖而去。此見梁武懺序。

松漠紀聞

洪皓

阿骨打

道宗永年。阿骨打來朝。以悟寶從。與遼貴人雙陸。貴人投瓊不勝。妄行馬骨打憤甚。拔小佩刀欲刺之。悟寶急以手握鞘。骨打止得其柄。找其胸不死。道宗怒。侍臣以其強悍。咸勸誅之。道宗曰。吾方示信以待遠人。不可殺。或以王衍縱石勒。張守珪赦安祿山。終致後害爲言。亦不聽。卒歸之。至叛遼。用悟寶爲謀主。骨打且死。囑其子固崙善待之。

大實林牙

遼亡。大實林牙亦降。後與粘罕雙陸爭道。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懼。及旣歸帳。卽棄其妻。攜五子宵遁。詰旦粘罕怪其日高而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強之極口。嫚罵。遂射殺之。大實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爲帝。而相之。女真遣故遼將余都姑。帥兵經略屯田于合董城。大實游騎數十。出入軍前。部姑遣使打話。遂退。沙子者。

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寶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窮追。遼御馬數十萬。牧于磧外。女真以絕遠未之取。皆爲大寶所得。今梁王大寶皆亡。餘黨猶居其地。

治盜

金國治盜甚嚴。每捕獲論罪外。皆七倍責償。唯正月十六日。則縱偷一日。以爲戲。妻女寶貨車馬。爲人所竊。皆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遇偷至。則笑遣之。既無所獲。雖畚鍤微物。亦攜去。婦人至顯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則縱其婢妾盜飲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大則具茶食以贖。謂羊酒肴饌之類。次則攜壺。小亦打餅取之。亦有先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者。女願留則聽之。自契丹以來。皆然。今燕亦有之。

蒲路虎

蒲路虎。性愛民。所居官。必復租薄征。得蕃漢間心。但時有酒過。後除東京留守。治勃海城。勅令止飲。行未抵治所。有一僧。以楝椴瘦孟遮道而獻。楝椴木多有文縷。多用爲椀。曰。可以酌酒。路虎曰。皇帝臨遣時。宣戒我勿得飲。爾何人。乃欲以此器導我耶。顧左右令窪勃辣駭。彼云。敲殺也。卽引去。行刑者哀其無辜。擊其腦不力。欲令宵遯。而以死告。未畢。復呼使前。僧被血淋漓。路虎曰。所以獻我者。意安在。對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喜幸。故敢奉此爲壽。無它志也。路虎意解。欲釋之。詢其鄉。以渤海對。路虎笑曰。汝聞我來。用此相鶻突耳。豈可赦也。卒殺之。又於道遇僧尼五輩。共輦而載。召而責之。曰。汝曹羣遊。已冒法。而乃敢顯行吾前耶。皆射殺之。

銀珠哥大王

金國之法。夷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上下重輕。皆出其手。得以舞文招賄。三二年皆致富。民俗苦之。有銀珠哥大王者。以戰多貴顯。而不熟民事。嘗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緡。不肯償。僧誦言欲申訴。逋者大恐。相率賂通事。祈緩之。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雖稍遷延。終不能免。苟能厚謝我。爲汝致其死。皆欣然許諾。僧既陳牒。跪聽命。通事潛易他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銀珠笑。卽書牒尾。稱塞痕者。再庭下。已有牽攏官二十輩。驅之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曰。塞痕好也。狀行矣。須臾出郭。則逋者已先期積薪。擁僧於上。四面舉火。號呼稱冤。不能脫。竟以焚死。

五總志

吳 垌

司馬溫公

司馬溫公。昔在西都。每復被獨樂園。動輒經月。諸老時過之。間亦投壺。負者必爲冷淘。然亦未嘗置庖。特呼於市耳。會文潞公守洛。攜妓行春。日邀致公。一日自至獨樂園。吏視公歎息。公怪而詰之。答曰。方花木盛時。公一出數十日。不惟老卻春色。亦不會看一行書。可惜瀾浪卻相公也。公深愧之。於是遣馬還第。誓不復出。諸老爭來邀公。必以園吏語謝之。公之克己雅素。固絕人遠甚。彼園吏者。亦以突過鄭玄奴婢矣。

夷堅志

洪 邁

孫九鼎

孫九鼎。字國鎮。沂州人。政和癸巳。居太學。七夕日。出訪鄉人段浚儀於竹柵巷。沿汴北岸而行。忽有金紫

人騎從甚都呼之於稠人中。遽下馬曰：國鎮久別安樂。細視乃姊夫張煖也。指街北一酒肆曰：可見邀於此。少從容。孫曰：公富人。豈可令窮措大買酒。曰：我錢不中使。遂坐肆中飲。啗自如。少頃。孫方悟其死。問之曰：公死已久矣。何爲在此。我見之。得無不利乎。曰：不然。君福甚壯。乃說死時及孫送葬之事。無不知者。且曰：去年中秋。我過家。令家輩飲酒。自若。並不相顧。我憤恨。傾酒壺擊小女。以出。孫曰：公今在何地。曰：見爲皇城司注祿判官。孫喜。卽詢前程。曰：未也。此事每十年一下。尙未見姓名。多在三十歲以後。官職亦不卑。孫曰：公生平酒色甚多。犯婦人者。無月無之。焉得至此。曰：此吾之迹也。凡事當察其心。苟心不昧。亦何所不可。語未畢。有從者入報曰：交直矣。張乃起。偕行。指行人曰：此我輩也。第世人不知之耳。至麗春門下。與孫別。曰：公自此歸。切不得回顧。顧卽死矣。公今已爲陰氣所侵。來日當暴下。宜毋喫他藥。服平胃散足矣。旣別。孫始懼甚。到竹柵巷。見段君。段訝其面色不佳。沃之以酒。至暮歸。學明日。大瀉三十餘行。服平胃散而愈。孫後連蹇無成。在金國十餘年。始狀元及第。爲祕書少監。舊與家君同爲通類齋生。至北方。屢相見。自說茲事。

鐵塔神

蔚州城內浮圖中有鐵塔神。素著靈驗。郡人事之甚謹。契丹將亡。州民或見其神奔走於城外。亟詣寺視之。神像流汗被體。雖頗驚異。然莫測其故。至夜。神見夢於寺主講師曰：吾奉天符。令拘攝城中合死。連日奔馳。始克就緒。來日午時。女真兵至破城。城中當死者一千三百有畸。而本寺僧四十餘。和尙亦在籍中。吾久處茲地。平日仰師戒德。輒以他名易之。詰旦從此而逝。庶萬一可脫。講師旣寤。以語寺衆。皆笑其妄。

遂獨挈囊登寺後山顛避之。行約五里，忽憶所遺白金盃，復下至寺，適有修供者，衆競挽留之，曰：「和尚聰明如此，願乃信夢，今檀越在此，正欲和尚升堂演法，無故捨去，則此寺不可爲矣。」況邊上不聞有警，勉徇衆意，齋罷而行，亦何晚耶？僧不得已，遂升堂講畢，各就食。方半，有報女真自草地至，卽圍城，城素無備，不可守，頃刻而陷。僧蒼皇失措，不暇走，兵已大掠城中，人與寺僧死者，如神告之數，講師亦不免。

石氏女

京師民石氏，開茶肆，令幼女行茶，嘗有丐者，病癩，垢汙藍縷，直詣肆索茶，女敬而與之，不取錢。如是月餘，每旦擇佳茗以待，其父見之，怒不逐去，答女女略不介意，供伺益謹。又數日，丐者復來，謂女曰：「汝能啜我殘茶否？」女頗嫌不潔，少覆於地，卽聞異香，亟飲之，便覺神清體健。丐者曰：「我呂翁也，汝雖無緣盡食吾茶，亦可隨汝所願，或富貴，或壽，皆可。」女小家子，不識貴，止求長壽，財物不乏。旣去，具白父母，驚而尋之，已無見矣。女旣笄，嫁一管營指揮使，後爲吳燕王孫女乳母，受邑號，所乳女嫁高遵約，封康國太夫人。石氏壽百二十歲。

王天常

元豐中，京師有富人王天常，高魯王家壻也。一夕夢，二急足追至一處，令閉目露坐，無得竊窺人物。吾檢會文字畢，當復來。旣行，天常回顧，見門闕甚偉，榜曰：「三坤城。」庭下桎梏者頗衆，皆僧道尼，亦有獄吏衛守。復坐移時，急足至，令同行，趨入公府，主者朝服坐，衆吏侍立，問何處來。答曰：「京師一吏稟曰：『誤矣。』所追王天常，非京師人，當速令此人歸。」天常見他吏乃故友，死已年餘，竇抱一大冊，降階相揖，道舊曰：「公可亟去。」

此非世人所處之地。問冊中何事。曰。記世間生死者。天常再三欲視已事。吏辭不獲。遂開一葉。但見某年月日。以一刀死。急掩卷。令人送出。既寤。爲親戚言之。恐懼非命。積憂成勞疾而終。後人思之一刀蓋勞字也。

黑風大王

汾陰后土祠。在汾水之南四十里。前臨洪河。連山爲廟。蓋漢唐以來故址。宮闕壯麗。紹興間陷虜。女真統軍黑風大王者。領兵數萬。將窺梁益。館於祠下。腥羶汙穢。盈積如阜。不加掃除。一夕乘醉。欲入寢閣。觀后真容。且有媾瀆之意。左右固諫弗聽。率十餘奴僕徑往。未及舉目。火光勃鬱。雜煙霧而興。冷逼於人。立不能定。統軍懼。急趨出。殿門自閉。有數輩在後。足蹙爲關。闌翦斷。統軍百拜禱。謝乞以翼旦移屯。至期。天宇清廓。杲日正中。片雲忽從祠上起。震電注雨。頃刻水深數尺。向之糞汙。蕩滌無纖埃。統軍齋潔致祭。捐錢五萬緡以贖過。士卒死者什二三。

韓郡王薦士

紹興中。韓郡王旣解樞柄。逍遙家居。常頂一字巾。跨駿騾。周游湖山之間。纔以私童史四五人自隨。時李如晦。晦叔。自楚州幕官來改秩。而失一舉將。憂撓無計。當春日。同邸諸人相率往天竺。李辭以意緒無聊。賴皆曰。正宜適野散悶可也。強挽之行。各假就鞍馬。過九里松。值暴雨。衆悉迸避。李奔至冷泉亭。衣袂沾濕。愁坐良歎。遇韓王亦來。相顧揖。矜其憔悴可憐之狀。作秦音發問曰。官人有何事。縈心而悒快。若此。李雖不識韓。但見姿貌魁異。頗起敬。乃告以實。韓曰。所欠文字。不是職司。否。答曰。常員也。韓曰。世忠却有得。

一紙明日當相贈。命小史詳問姓名階位。仍詢居止處。李巽謝感泣。明日一吏持舉牘授之曰。郡王送來。仍助以錢三百千。李遂陞京秩。修牋詣韓府。欲展門生之禮。不復見。

張夫人

張子能夫人鄭氏。美而豔。張爲太常博士。鄭以疾殂。臨終與張訣曰。君必別娶。不復念我矣。張泣曰。何忍爲此。鄭曰。人言那可憑。盍指天爲誓曰。吾苟負約。當化爲闍。仍不得善終。鄭曰。我死當有變。相可怖畏。宜置尸空屋中。勿令一人守視。經日然後斂也。言之至再三。少焉氣絕。張不忍從。猶遣一老嫗設榻其旁。至夜半。尸忽長歎。自揭面帛。蹶然而坐。俄起立。嫗懼以被蒙頭。覺其尸行步蹣跚。密窺之。呀然一夜又也。嫗旣不可出。震栗喪膽。大聲叫號。家人穴壁觀之。盡呼直宿數卒。持杖環坐於戶外。夜叉行百匝乃止。復至寢所。舉被自覆而臥。久之。家人乃敢發戶入視。則依然故矣。後三年。張爲大司成。鄧洵仁右丞欲嫁以女。張力辭。鄧公方有寵。取中旨合婚。成禮之夕。賜真珠複帳。其直五十萬緡。然自是多鬱鬱不樂。嘗晝寢。見鄭氏自窗而下。罵曰。舊約如何而忍負之。我幸有二女。縱無子。胡不買妾。必欲娶何也。禍將作矣。遽登榻。以手拊其陰。張覺痛。疾呼家人至。無所覩。自是若闍然。卒蹈奇變。

宗立本小兒

宗立本。登州黃縣人。世世爲行商。年長未有子。紹興戊寅盛夏。與妻販縑帛抵濰州。將往昌樂。遇夜。駕車於外。就宿一古廟。數僕擊柝。持仗守衛。明旦。蓐食訖。登塗。值小兒可六七歲。遮拜於前。語言猥利。可喜。問其誰家人。自那處來。對曰。武昌邑縣公吏之子也。亡父姓名。是王忠彥。與母氏俱化去。鞠養於他人。將帶

到此潛舍我而去。茲無所歸，必死於狼虎魑魅矣。立本拊之曰：肯從我乎？又再拜感泣，遂收而育之。命名曰神授，兒性質警敏，每覽讀文書，輒憶。又能把巨筆，作一丈闊字，篆隸草不學而成。見名賢古帖墨蹟，稍加摹臨，必曲盡其妙。立本蓋市井小民耳，遽棄舊業，而攜此兒行游，使習路歧賤態，藉以自給。後二年之春，至濟南章丘，逢一胡僧，神貌瓌傑，指兒謂立本曰：爾在何處拾得來？立本瞠曰：吾妻實生之，奚乃輕妄發問？僧笑曰：是吾五臺山五百小龍之一也，失之三歲矣。方尋訪見之，爾久留定，撥大禍，吾已密施法禁，彼亦無所復肆其虐。於是索水噴噴，立化爲小朱。她盤旋於地，僧執淨餅呼神授名，她卽躍入其中，僧頂笠不告而去。立本夫婦思念久而不忘，淮東鈴轄王易之親視厥異。

趙表之子報

趙令衿，字表之，宣和五年，赴南康司錄，過蘄州，遊五祖山，冒風雨，獨履絕頂，至白蓮池亭，憩磐石上，若夢寐間，見一老僧倚杖而言曰：公此去廬阜無苦，但至晉州，當有哭子之戚，以昔守晉州，因事繫民母，遂失所生子，今報也。言訖不見。表之審非夢所，又思慮未嘗及，而晉在河東，意他時當官於彼，歸爲家人說，嗟異之。自祖山至黃梅縣，翌日以雨不行，幼子善郎忽感疾，縣令吳宇至，偶言邑之因革，曰：唐時嘗爲南晉州，鮮有知者。表之驚歎，知僧言有證，疑其子必不久，乃許祝髮爲浮屠。越四日，竟死於白湖驛，去邑纔三十餘里。表之親記其事。

萬歲丹

徽州婺源縣懷金鄉民程彬，邀險牟利，儲藥害人，多殺蛇埋地中，覆之以苦，以水沃灌，久則蒸出菌蕈，采

而曝乾。復入他藥。始生者。以食人卽死。恐爲累。不敢用。多取其次者。先以飼蛙。視其躍多寡。以爲度。美其名爲萬歲丹。愚民有欲死其仇者。以數千金密市之。嘗有客至。欲寘毒。誤中婦翁。翁歸而悟。已不可救。彬有弟曰正道。雅以爲非。不敢諫。至徙家避諸數十里外。彬旣老。始悔不復作。稍用僞物代之。藥旣不驗。遂無售者。旣死。貧甚。唯一子丐。食道亡。其後遂絕。嘗有里胥督租。以語侵彬。彬怒。毒而飲之。胥行未幾。腦痛。嘔血。亟反臥其門。大呼乞命。彬汲水飲之。卽愈。蓋有物以解其毒也。

段宰妾

段宰者。居婺州浦江縣僧舍。其妻嘗觀於門。有婦人行丐。年甚壯。詢其姓氏始末。自云無夫。亦無姻戚。段妻云。旣如是。胡不爲人妾而乞食。肯從我乎。曰。非不欲也。但人以其貧賤。不肯納耳。若得供執爨之役。實爲天幸。遂呼入。令沐浴。與更衣。遣庖者教以飲膳。旬日而能繼。以樂府訓之。不踰月。皆盡善。調習旣久。容色殊可觀。段名之曰鶯鶯。以爲側室。凡五六年。唯恐其去。一夕已夜。分段氏皆就寢。有自門外呼關者。我鶯鶯夫也。僕曰。不聞鶯鶯有夫。縱如爾言。俟天明來。未晚。何必中夜爲。其人頗怒曰。若不啓門。我當從隙中入。僕大怒。卽叩堂門。以其事語段。鶯鶯聞之。若有喜色。曰。他來也。亟走出。段疑其竄。自篝火追至廳廂。但聞有聲。極響。燈卽滅。妻遣婢出。視段已死。七竅皆血流。外戶扃鑰如故。竟不知何怪。浦江人何叔達說。予得之程資忠。

吳小員外

趙應之。南京宗室也。偕弟茂之在京師。與富人吳家小員外。日日從游。春時至金明池上。行小徑。得酒肆。

花竹扶疎。器用羅陳。極蕭灑可愛。寂無人聲。當墟女年甚艾。三人駐留買酒。應之指女謂吳生曰。呼此侑觴如何。吳大喜。以言挑之。欣然而應。遂就坐。方舉盃。女望父母自外歸。亟起。三人興既闌。皆捨去。時春已盡。不復再游。但思慕之心。形於夢寐。明年相率尋舊游。至其處。則門戶蕭然。當墟人已不見。復少憩。索酒詢其家曰。去年過此。見一女子。今何在。翁媪鑿鑿曰。正吾女也。去歲舉家上冢。是女獨留。吾未歸時。有輕薄少年從之飲。吾薄責以未嫁而爲此態。何以適人。遂悒悒不數日而死。今屋之側有小邱。卽其冢也。三人不敢復問。促飲畢。言旋。沿道傷惋。日已暮。將及門。遇婦人。幕首搖搖而前。呼曰。我卽去歲池上相見人也。員外得非往吾家訪我乎。我父母欲君絕望。詐言我死。設虛冢相給。我亦一春尋君。幸而相值。今徙居城中委巷。一樓極寬潔。可同往否。三人喜。下馬偕行。旣至。則共飲。吳生留宿。往來逾三月。顏色益憔悴。其父責二趙曰。汝向誘吾子何往。今病如是。萬一不起。當訴於有司。兄弟相顧。悚汗心亦疑之。聞皇甫法師善治鬼。走謁之。邀同視。吳生。皇甫纔望見。大驚曰。鬼氣甚盛。祟深矣。宜急避。諸西方三百里外。儻滿百二十日。必爲所死。不可治矣。三人卽命駕往西洛。每當食處。女必在房內。夜則據榻。到洛未幾。適滿十二旬。會訣酒樓。且愁且懼。會皇甫跨驢過。其下拜揖。祈哀。皇甫爲結壇行法。以劍授吳曰。子當死。今歸。試緊閉戶。黃昏時有擊者。無問何人。卽刃之。幸而中鬼。庶幾可活。不幸誤殺人。卽償命。均爲一死。猶有脫理耳。如其言。及昏。果有擊戶者。投之以劍。應手仆地。命燭視之。乃女也。流血滂沱。爲街卒所錄。并二趙皇甫師。皆繫囹圄。鞫不成。府遣吏審池上之家。父母告云。已死。發冢驗視。但衣服如蛻。無復形體。遂得脫。

孫洙字巨源。年十四。隨父錫官京東。嘗至登州謁東海廟。密禱於神。欲知它日科第及爵位所至。夜夢有告之者曰。汝當一舉成名。位在雜學士上。既覺頗喜。然年尚幼。未識雜學士何等官。問諸人。人曰。吉夢也。子必且爲龍圖閣學士。後擢第入朝。歷清近。眷注隆異。數以夢語人。元豐二年。拜翰林學士。賓客皆賀。孫愀然曰。曩固相告矣。翰苑班冠雜學士。吾其止是乎。今日之命。宜弔不宜慶也。纔閱月。省故人城外。於坐上得疾。神宗遣太醫診視。幸其癒。且以爲執政。後果瘵。上喜。使謂曰。何日可入朝。卽大用矣。省吏聞之。絡繹展謁。冠蓋填門不絕。孫語家人。我指日至二府。神言何欺我哉。臨當朝。顧左右曰。我病久。恐不堪跪起。爲我設茵褥。且肄習之。方再拜。疾復作。不能興。遽扶視之。已絕矣。孫公在時。嘗一日鎖院。宣召者至其家。則已出。數十輩蹤跡之。得於李端愿太尉家。時李新納妾。能琵琶。孫飲不肯去。而迫於宣命。不敢留。遂入院。草三制罷。復作長短句。寄恨恨之意。遲明。遣示李。其詞曰。樓頭尙有三通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苦怱怱。琵琶曲未終。回頭凝望處。那更廉纖雨。漫道玉爲堂。玉堂今夜長。或以爲孫將亡時所作。非也。

蔣通判女

錢符字合夫。紹興十三年。爲台州簽判。往寧海縣決獄。七月二十六日。憩於妙相寺。方凭案戲書。有掣其筆者。回顧無所見。是夜睡醒。覺床前彷彿似有物。呼從卒起。張燈作誓念詰問。遂不見。次夜復至。立於故處。符問之。若果是鬼。可擊屏風。言未既。自上至下。凡擊數十聲。符大懼。命燃兩炬於前。便有大飛蛾撲燈滅。物踞坐榻床上。背面不語。審視。蓋一婦人。戴圓冠。著淡碧衫。繫明黃裙。狀絕短小。久之不動。符默誦天蓬呪數遍。遽掀幕而出。宿直者迭相驚呼。問其故。曰。有婦人自內出行。甚亟。踐諸人面以過。說其衣服。乃

向所見者符謂已去。且夜艾不暇徙。復就枕。夢前人徑登床。枕其左肩。體冷如冰石。自言我是蔣通判女。以產終於此。強符與合。符力拒之。遂寤。次日詢諸寺中寓居郭元章者。言其詳。與符所見無異。設榻處正死所也。

葉若谷

承信郎葉若谷。洪州人。爲鑄錢司。催綱官。廨舍在虔州。葉不挈家。獨處泉司。策廳。紹興甲子歲正月十六日未晡時。有女子款扉而入。意態閑麗。前與葉語。初意其因觀燈誤至。未敢酬。恍惚閒不覺就睡。女亦至。則並寢。以言挑之。陽爲羞避之狀。已而遂合。凝然一處子耳。良久歡甚。一老嫗自外至。手持錢篋。據胡床箕踞而坐。傍若無人。徑趨床揭帳。以兩手拊席曰。你兩箇好也。葉疑女家人。懼甚。女搖手掩葉口。令勿語。嫗遂退。女迨夜分去。自是連日或隔日一至。至必少留。葉猶以爲旁舍女子。往來幾兩月。漸覺羸悴。繼得疾。憊甚。徙居就醫。乃絕不至。方初見時。著粉青衫。水紅袴襦。旣久未嘗易衣。然常如新。亦其異也。

林縣尉

紹興初。莆田人林迪功。爲江西尉。秩滿。用捕盜賞。改京官。未得調。時臨安多火。士大夫寓邸中者。每出必挾敕告之。屬自隨。林性尤謹畏。納告袖中。時時視之。初未嘗失墜。然每歸輒不見。則懸賞三千求之。不經日。必有得而歸之者。如是數四。林亦不能測。獨宿室中。外閒常聞人共語者。怪之。不敢問。一夕辯論喧甚。久之寂然。明旦門不啓。店媪集同邸者。發壁以入。已仆於榻上。旁有剪刀股存。蓋用此以自刺也。林初獲賊時。兩人頗疑似。林欲就其賞。鍛鍊死之。是以獲此報。

史丞相夢賜器

史丞相登科時年恰四十矣。未策名之時。清貧特甚。嘗當歲除之夕。隨力享先。既罷就寢。夢若在都城。二
中貴人乘馬來。宣喚甚急。遂隨入大殿下。王者正坐。左右金紫侍立。容衛華盛。中貴引趨謁。稽首拜舞。類
人閒朝儀。殿庭兩傍。各設一案。金銀器皿。羅陳其上。晶瑩奪目。未幾。殿上人傳呼。奉聖旨。賜史某金器若
千。銀器若干。凡四百七十件。史倥傯駭異。莫之敢承。兩青衣掖之使拜。乃跪謝而出。中貴復導之還。過巨
川高橋。方陟數板。失足墜水。悸而寤。正旦日。以語貝夫人。夫人笑曰。昨夜大年節。民俗所重。我家尙無杯
酒。麪肉。虛度歲華。安得有金銀如是之富。真是姦鬼相戲侮耳。史亦爲之解顏。已而擢紹興乙丑第。踰一
紀。始充太學官。至己卯歲。自祕書郎除司封郎。爲建王直講。財三歲。際遇飛龍在天之恩。遂躋位輔相。窮
富極貴。三十餘年。計前後錫賚。正與夢中四百七十之數同一時所蒙。負絕倫輩。決非偶然。神明其知之
矣。

絳縣老人

周公才。字子美。温州人。政和初。爲絳州絳縣尉。沿檄晉州。過姑射山。進謁真人祠。方下山。一人草衣丫髻。
道左。睨周曰。尊官大好。然須過六十方快。周時年三十餘。又與絳守同姓。守爲經營薦書數章。自意後任
當改秩。聞其言頗怒。而言不已。益忿忿。取劍欲擊之。忽騰上樹杪。復躍下。入木根穴中。周舉劍擊樹。其人
呼曰。我乃青羊也。與公誠言。何相苦如此。周捨去。會日將暮。卽止山下。邸中有道人先在。以一鶴及僕鐵
鬼自隨。揖周曰。天氣差寒。能飲一杯乎。酒至。冷不可飲。道人畫案作火字。寘杯其上。俄頃卽熱。飲畢。含餘

溼壁間。復嘆周面曰。爲君祓除不祥。君今日必見異物。具以前事告曰。是矣。是矣。然亦不足怪。君知之乎。此正昔所遇呂洞賓老樹精輩也。又取鯉鮮共食。時落日斜照。棹上鮓皆作五色。笑曰。略見張華手段。迨夜各就寢。拂旦行道人已起。曰。欲與君款語。而行李甚遽。奈何。是日入邑境。薄晚不值驛舍。就民家假室。鐵鬼忽至。曰。先生以昨日不成款。今當相就。令我先攜酒果來。周曰。先生安在。曰。至矣。周出迎。遙望道人跨鶴。去地數尺而行。既至。民帥妻子以下羅拜。道人亦慰接之。曰。爾家皆無恙否。民跪白曰。縣尉至。方患無伴。而先生偶來。某家有麥麪。適又得驢肉。欲作不托爲供。何如。道人頷之。民揖坐東向。而周爲客。食罷。步至牆下飲。周連引滿。頗醉。不覺坐睡。及醒。但鐵鬼在傍。曰。先生不能待。已去矣。獻一桃甚大。曰。先生令君食此。當終身無病。後八十年。相會於羅浮山。周遜謝。且贈錢二百。大笑曰。我何所用。長揖而別。指顧間。已不見。民曰。是古絳縣老人也。今爲地仙。時一遊人間。識之者皆過百歲。某自少獲見之。今亦八十矣。周始悔恨。果連蹇二十餘年。甫得京秩。後監進奏院。紹興十六年。以正旦朝謁。感疾。召鄉人林亮。功飯。具言平生所履。乃及此事。又三日而亡。壽止六十八。所謂羅浮再會之語。不可曉云。

周史卿

周史卿。建州浦城人。元祐初。如京師。赴省試。中途遇道者云云。卽歸與妻子入由果山。鍊丹。聲價藉藉。士大夫經山下。無不往見。呂吉甫自建安移宣州。苦足疾不能行。來謁周。周請呂伸足直前。爲布氣。令人以扇扇之。少頃。足底火熱。炙上徹心。良久痛遂已。凡在山二十年。丹垂成。一夕風雷大作。霹靂甚震。曉視藥爐。丹已失矣。周不意。遂出神求之。謂妻曰。我當略往。七日且復回。未死也。切勿焚我。妻如其言。周平生與

一僧善。僧亦在他山結廬。聞周死。來弔。力勸其妻曰。學道之人。視形骸如糞土。既去矣。安足惜。妻信僧言。泣而焚之。明日而周回。則已無形體可生矣。空中咄咄責其妻而去。異日僧復來。妻以前事告之。僧曰。吾適方聞訃。故來。前日未嘗至。乃悟魔所化也。其家後置周影像於僧舍。日輪一行者。奉香火。必於地得四錢。又留醋一甕。至今不敗。往往爲人取去。然未嘗竭。縣人劉翔云。由果山甚淺隘。氣象索然。非神仙所居也。

張屠父

平江城中草橋屠者張小二。紹興八年。往十五里外黃埭柳家買狗。狗見張屠有喜色。直前拖之。張提其耳。以度輕重。用錢三千得之。狗不待束縛。徑隨張歸。至齊門外。懼其逸。方以索繫之。狗忽人言曰。我乃爾父。又不欠爾債。不可殺我。張醉且困。不省其言。遂以歸。令妻具飯。狗又告其妻曰。新婦來。我乃阿翁也。七八年不見爾夫妻面。今幸得歸。只欠柳家錢三千。已償了。切不可殺我。爾夫壽甚短。只一二年。宜急改業。後世不可爲人矣。我覺飢甚。可持飯來。妻急以其夫飯分半與之。夫不知也。夫食畢復索。則已無。甚怒。妻曰。分一半與阿翁食矣。具以狗言白夫。始大懼。留飼養。不敢殺。三日後。出至蔣氏家。畱人爲所殺。張屠遂改業爲賣油家作僕云。

島上婦人

泉州僧本僂。說其表兄爲海賈。欲往三佛齊。法當南行三日而東。否則值焦上。船必糜碎。此人行時。偶風迅。船駛既二日半。意其當轉而東。卽回舵。然已無及。遂落焦上一舟。盡溺。此人獨得一木。浮水三日。漂至

一鳥畔。度其必死。捨木登岸。行數十步。得小逕。路甚光潔。若常有人行者。久之。有婦人至。舉體無片縷。言語啁晰。不可曉。見外人甚善。攜手歸石室中。至夜。與共寢。天明。舉大石窒其外。婦人獨出。至日晡時。歸必齋異果。至其味珍甚。皆世所無者。留稍久。始聽自便。如是七八年。生三子。一日縱步至海際。適有舟抵岸。亦泉人以風誤至者。乃舊相識。急登之。時婦人繼來。度不可及。呼其人罵之。極口悲啼。撲地氣幾絕。其人從蓬底舉手謝之。亦爲掩涕。此舟已張帆。乃得歸。

京師異婦人

宣和中。京師士人元夕出遊。至美美樓下。觀者闐咽不可前。少駐步。見美婦人舉措張皇。若有所失。問之曰。我逐隊觀燈。適遇人極隘。遂迷失侶。今無所歸矣。以言誘之。欣然曰。我在此稍久。必爲他人掠賣。不若與子歸。士人喜。卽攜手還舍。如是半年。嬖寵殊甚。亦無有人蹤跡之者。一日召所善友與飲。命婦人侍酒。甚款。後數日。友復來曰。前夕所見之人。安從得之。曰。吾以金買得之。友曰。不然。子宜實告我。前夕飲酒時。見每過燭後。色必變。意非人類。不可不察。士人曰。相處累月。焉有是事。友不能強。乃曰。葆真宮王文卿法師。善符籙。試與子謁之。若有祟。渠必能言。不然。亦無傷也。遂往。王師一見驚曰。妖氣極濃。將不可治。此祟異絕。非尋常鬼魅比也。歷指坐上它客曰。異日皆當爲左證。坐者盡恐。士人已先聞友言。不敢復隱。備告之。王師曰。此物平時有何嗜好。曰。一錢篋極精巧。常佩於腰間。不以示人。王卽朱書二符授之。曰。公歸。俟其寢。以一寘其首。一寘篋中。士人歸。婦人已大罵曰。託身於君許久。不能見信。乃令道士書符。以鬼待我。何故。初尙設辭諱。婦人曰。某僕爲我言。一符欲置吾首。一寘篋中。何諱也。士人不能辨。密訪僕。僕初不言。

始疑之。迨夜伺其睡。則張燈製衣。將旦不息。士人愈窘。復走謁王師。師喜曰。渠不過能忍一夕。今夕必寢。第從吾戒。是夜果熟睡。如教。施符。天明無所見。意謂已去。越二日。開封遣獄吏逮王師下獄。曰。某家婦人。療疾三年。臨病革。忽大呼曰。葆真宮王法師殺我。遂死。家人爲之沐浴。見首上及腰間篋中。皆有符。乃詣府投牒。云王以妖術取其女。王具述所以。卽追士人。并向日坐上。諸客證之。皆同。始得免。王師建昌人。

黃山人

贈太師葉助。縉雲人。爲睦州建德尉。年壯無子。問命於日者黃某。黃云。公嗣息甚貴。位至節度使。然當在三十歲以後。若速得之。亦非令器也。天祐（助字）不樂。後官拱州。黃又至。令以周易筮之。得賁卦。黃曰。今日辰居士。土加賁爲墳字。君當生子。但必有悼亡之戚。果生男數歲。而晁夫人卒。其子卽少蘊也。旣擢第。爲淮東提刑。周穉墻。周嘗延一黃山人。少蘊命之筮。遇晉卦。黃曰。三年後當變生二女。晉之卦。坤下離上。二陰也。晉之字。從兩口。爻辭曰。晝日三接。三年之象也。俟此事驗。當以前程奉告。少蘊深惡其說。已而果然。自維揚歸。吳興。復見之。少蘊曰。君昔日所言。果中。異時休咎。盍以告我。黃曰。公貴人也。自此當徧儀清要。登政府。終於節度使。宜善自愛。少蘊異之。以白乃父。父曰。憶三十年前。有客亦姓黃。爲吾言得汝之期。且謂當建節。豈非此人乎。試使召之。眞昔所見者。父子相視而笑。待黃生如神。建炎中。少蘊爲尙書左丞。紹興十六年。年七十。上章告老。自觀文殿學士。除崇慶軍節度使。致仕二年而薨。竟如黃言。

饒州官廨

饒州譙門之南。一官廨。素有怪。紹興十一年。常平主管官韓參居之。延樂平士人胡价爲館客。郡守程進

道亦遣其子從學會程受代。价納官奴韓秀賂。白程爲落籍。程許之。韓倡乘夜攜酒肴。竊入价書室與飲。且堅囑之。遂得自便。他夕倡復攜具至。既飲。又徧以餘尊犒從者。自是數至。一夕過三鼓。西鄰推官廳會客散。望价書室燈尙明。呼之。猶與相應答。及天明。則价臥榻上死矣。主人詰問侍童。及外宿直者。皆云。每夜有婦人。自宅堂取酒炙以出。意宅中人不。敢言。及旦。則去。昨宵已。雞唱。聞先生大呼。疑其夢魘。不謂遽死。蓋鬼詐爲倡。以惑价。而价不悟。後三年。通判任良臣居之。其女十餘歲。常見二人相攜以行。因大病。急徙出。後以爲驛舍云。

宗本遇異人

僧宗本者。邵武田家子。宣和元年。因餉田行山隈中。遇道人。麻衣椎髻。丐食。本曰。吾父未哺餐。可同至家取食否。道人怒。唾左拇端。抽一劍脅之。本對如初。道人笑曰。獠子可教。解衣帶小瓢。傾紅藥三顆授之。本舉掌欲服。聞其二墜地不可得。但嚙其一。道人復笑曰。分止此耳。忽不見。本不復歸家。入進村雙林院。止佛殿上。卽能談僧徒隱事。咸驚異。走告其家。妻子來視。斥去不使入。明日。讓傳一鄉。來詢休咎者。系道不絕。郡將以下。咸遣書乞頌。本握筆瞑目。頌立成。筆法清勁。可愛。寺僧指爲生佛。欲令久居。以壯聲勢。本曰。吾緣不在是。當往汀州謁定光佛。奮臂便行。至泰寧之豐巖。樂其山水秀邃。亦夢紫衣金章人挽留。遂止不去。縣人共出錢爲祝髮。得廢丹霞院。額標其巖。未幾。羅疇疇老。自沙縣遣信招迎。欣然而往。時李伯紀丞相。自右史斥監邑。征本與頌曰。青共立。米去皮。此時節。甚光輝。伯紀罔測。泊靖康初。得君。驟拜執政。方悟其語。鄧肅志宏。以諸生見本。本指伯紀謂肅曰。君他日貴。由此人。及伯紀登庸。志宏白衣至。左正言。本

留沙縣踰年。復還丹霞。建炎四年。伯紀自嶺外歸。見本。本大書机上。作紹興二字。明年果改元。語伯紀曰。茲地血腥。觸人當有兵起。公可居福州。從之。二月。環境盜起。邑落焚劉無餘。二年六月。伯紀帥長沙。過邵武。迂道訪本。本送至建寧。趣其速行。戒之如泰寧。復大書邑廳壁曰。東燒西燒。又連書七七數字。纔出境。江西賊李敦仁入邑。縱火。正七月七日也。本初住丹霞。有飛雀立化于佛前香爐上。疇老爲著瑞雀頌。人以爲師所感云。紹興十六年。豫言某日當去。至期無疾而化。本晚丁詩。殖貨不已。尤忝齋。視出一錢如拔齒。其徒多諫之。曰。此吾宿業也。

桐城何翁

舒州桐城縣何翁者。以貲豪於鄉。嗜酒及色。年五十得風疾。手足奇右不能舉。與之同郡良醫李百全。幾道家。治療月餘。而病良已。將去。幾道飲之酒。酒半。問之曰。死與生孰美。翁愕然曰。公醫也。以救人爲業。豈不知死不如生。何用問。幾道曰。吾以君爲不畏死耳。若能知死之可惡甚善。君今從死中得生。宜永斷房室。若不知悔。則必死矣。不復再相見也。翁聞言大悟。才歸。卽於山顛結草庵。屏處。卻妻妾不得見。悉以家事付諸子。如是二年。勇健如三十許人。徒步入城。一日行二十里。幾道見之曰。君果能用吾言。如持之不懈。雖未至神仙。必爲有道之士。翁自是愈力。但多釀酒。每客至。與奕。碁飲酒。清談窮日夜。凡二十有五年。建炎初。江淮盜起。李成犯淮。西翁度其且至。語諸子曰。急竄。尙可全。諸子或顧戀妻孥金帛。又方治裝。未能卽去。翁卽杖策。腰數十錢。獨行至江邊。賊尙遠。猶有船可度。徑隱當塗山寺中。諸子未暇走。而賊至。皆委鋒刃。翁在寺。與鄰室行者善。一日呼與語曰。吾欲買一棺。煩君同往取之可乎。曰。何用此。笑不應。遂買

棺歸寘室內。數自拂拭。又謂行者曰。吾終愬公矣。吾屋後儲所市薪。明日幸以焚我柩。恐有吾家人來。但以告之。行者且疑且信。密察其所爲。至暮臥棺中。自托蓋掩其上。明日就視。死矣。時年七十九。後歲餘。翁有姪。亦脫賊中。訪翁蹤跡。至是寺。方聞其死。翁與中書舍人朱新仲。有中外之好。朱公嘗記其事。以授予云。

龐安常鍼

朱新仲。租居桐城時。親識間一婦人。妊娠將產。七日而子不下。藥餌符水。無所不用。待死而已。名醫李幾道。偶在朱公舍。朱邀視之。李曰。此百藥無可施。惟有鍼法。然吾藝未至此。不敢措手也。遂還。而幾道之師龐安常。適過門。遂同謁朱。朱告之。故曰。其家不敢屈先生。然人命至重。能不惜一行救之否。安常許諾。相與同往。纔見孕者。卽連呼曰。不死。令家人以湯溫其腰腹間。安常以手上下拊摩之。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母子皆無恙。其家驚喜拜謝。敬之如神。而不知其所以然。安常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胃。不復能脫。故雖投藥而無益。適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兒旣痛。卽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令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至此。

昌國商人

宣和間。明州昌國人。有爲海商。至巨島泊舟。數人登岸伐薪。爲島人所覺。遽歸。一人方瀾。不及下。遭執。以縛以鐵。令耕田。後一二年稍熟。乃不復繫。始至時。島人具酒會其鄰里。呼此人當筵。燒鐵箸灼其股。每頓足號呼。則烘堂大笑。親戚間聞之。才有宴集。必假此人往。用以爲戲。後方悟其意。遭灼時。忍痛齧齒。

不作聲。坐上皆不樂。自是始免其苦。凡留三年。得便舟脫歸。兩股皆如龜卜。

李邦直夢

孫巨源。李邦直。少時同習制科。熙寧中。孫守海州。李爲通判。倅廳與郡圃接。孫季女常遊圃中。李望見目送之。後每出。聞其聲。輒下車便旋。邦直妻韓夫人。於牖中窺見屢矣。詰其故。李以實告。一夕夢至圃。見孫女踵之。不可及。亟追之。躡其鞋。且以花插其首。不覺驚寤。以語韓夫人。韓大慟曰。簪花者。言定之象。鞋者諧也。君將娶孫氏。吾死無日矣。李曰。思慮之極。故入於夢。寧有是。未幾。韓果卒。李徐令媒者請於孫公。孫怒曰。吾與李同硯席交。年相若。豈吾季女偶邪。李不敢復言。已而孫還朝。爲翰林學士。得疾將死。客見之。孫以女未出。適爲言。客曰。今日士大夫之賢。無出李邦直。何不以歸之。曰。奈年不相匹。客曰。但得所歸。安暇它問。未及綢繆。而孫亡。其家竟以女嫁之。後封魯郡夫人。邦直作巨源墓誌曰。三女長適李公彥。二在室。蓋作誌時。未爲壻也。邦直行狀。晁無咎所作。實再娶孫氏云。

何丞相

縉雲何丞相（執中）在布衣時。貧甚。預鄉貢。將入京師。無以爲資。往謁大姓假貸。閹人不爲通。捧刺危坐俟命。主人晝寢。夢黑龍蟠戶外。驚寤。出視。則何公在焉。問之曰。五秀何爲至此。以所欲告。主人舉萬錢贈之。且曰。君異日言歸。無問得失。必過我。何試竟。復造其家。館於外廡。迨日暮。執卷徙倚楹間。主人髣髴又見黑龍蜿蜒而下。攀繞庭柱。就視之。則又何公也。心異之。密告何曰。君且大貴。毋相忘。已而何擢第。調台州判官。有術者。能聽物聲。知吉凶。聞譙門鼓角聲。曰。是有貴人。誰其當之。或意郡守貳視之不然。凡

閱數日不可意。一日何乘轎出。術者見之曰。此真貴人。角聲之祥。不吾欺也。何後以徽宗皇帝藩邸恩。至宰相。終於太傅。贈清源郡王。

潘君龍異

縉雲富人潘君。少貧。嘗貿易城中。天且暮。值大雨。急避。止道傍人家。不能歸。因丐宿焉。不知其倡居也。倡夜夢黑龍繞門左。旦起視之。正見潘臥簷下。心以爲異。延入。厚禮之。欲與之寢。潘自顧貧甚。方辭。至再三。強之不可。一日醉以酒合焉。自是傾家貲濟之。不問其出入。潘藉以爲商。所至大獲。積財數十百萬。因聘倡以歸。生子擢進士第。至郡守。其家至今爲富室云。

縉雲鬼仙

處州縉雲鬼仙名英華。姿色絕艷。肌膚綽約。如神仙中人。居主簿廨中。建炎間。主簿王傳表弟齊生者。與之相好。交歡如夫婦。簿家亦時見之。以詰齊。齊笑不答。一日與英偶坐。而簿至。英急入帳中。簿求見甚力。英曰。吾容色迥出世人。若見我。必有惑志。子有室家。恐嫌隙遂成。非令弟比。決不可得見也。居無何。簿妻病心痛。瀕死。更數醫莫能療。英以藥一劑授齊生云。以飲爾嫂。當有瘳。世間百藥不能起其疾。若不吾信。則死矣。齊先以白簿。簿曰。人有疾而服鬼藥。何耶。妻雖病困。然微聞其言。亟攘藥服之。少頃卽甦。明日而履地。舉室大感異之。踰年齊辭歸。英送至臨安城外。曰。帝城多神明。不可入。將告別。英泣曰。相從之久。不忍語離。觀子異日必死於兵。吾授子一炷香。願謹藏去。脫有難。焚之。吾聞香煙卽來救子。但天數已定。恐不可免爾。既別。而齊生從張王軍淮上。與李成戰。竟死。久之。他盜犯縉雲。吏民奔竄。及盜去。堂吏某中奉

者。據主簿官舍。簿乃居山間。英至山間。問簿妻何以未反邑。具以告。英曰。吾能去之。盛飾造中奉宅。因稱主簿侍兒。厲聲譴責。忽不見。中奉大恐。急徙出。嘗有部使者至邑。威嚴凜然。官吏重足。正坐廳事。一婦人緩行廡下。歷階。屣而升。訝之。以詢從吏。皆不敢對。會邑官白事。語之曰。諸君婢媵。不爲隄防。乃令得至此。衆以英爲解懼甚。卽日治行。後轉之承廳。丞爲所染。沿檄按行經界。英亦同塗。丞未幾死。邑令趙道之。欲去其害。齋戒數日。將奏上帝。英已知之。語令曰。吾非下鬼比也。若我何。俄齋室振動。合家大小皆病。遂不敢奏。至今猶存。（按英華事別見蒼舊續聞齊生作曹生）

宣和宮人

宣和中有宮人得病。譫語持刃縱橫。不可制。詔寶籙宮法師治之。不效。盡訪京城道術者。皆莫能措手。於是閉之空室。不給食。如是數年。有程道士者。從龍虎山來。或以其名聞。命召之。上曰。切未可啓戶。彼挾刃將傷人。道士請以禁衛數百。執兵仗圍其室。三匝。隔門與之語。且投符使服。宮人笑曰。吾服符多矣。其如子何。遂吞之。已而稍定。曰。此符也得。道士遂啓門。宮人譏讒不已。然旣爲符所制。不能出。道士以刀割地爲獄。四角書火字。叱之曰。汝爲何鬼。所憑盡以告我。不然。舉輪火焚汝矣。不肯言。取火就四角延燒。始大叫曰。幸少寬我。將吐實。道士爲滅去兩角火。乃言曰。吾亦龍虎山道士。死而爲鬼。凡丹呪法籙。皆素所習。故能解之。不意仙師有真符。今不敢留。願假數日而去。道士怒曰。宮禁中豈宜久此。必速去。卽入奏曰。此鬼若不誅殛。必貽禍他處。非臣不可治。遂縛草爲人。書牒奏天。訖。斬之。宮人卽蘇。

楊大同

楊大同懷州人。未第時隨兄官下。嘗與兄之小兒肩輿爲戲。兒已下轎。楊揭簾見婦人抱幼女坐轎中。大驚異。卽以兄子歸。急出外舍。思所以挑招之策。旋踵間婦已在臥內。笑曰。在此待子。遂與之狎。問其故曰。我某家婦。夫行役不歸。累年以子獨居。故逸而從子。子勿泄。勿娶。我雖久此。外人不能知。自是與同寢食。歷數月。楊顏色日枯悴。兄家疑之。亦嘗聞夜榻人聲。意有淫厲。呼道士以天心六丁符籙治之。婦忽變形。作可畏相。欲殺楊。楊哀鳴懇拜曰。請後不敢。遂如初。少時自垂泣辭去曰。我乃爾三生前妻。此女爾女也。爾爲商往他州。顧戀倡女不知還。我貧困不能自存。攜此女赴井死。訴之帝。帝令天獄口法曰。爾逐利忘家。致妻子死於非命。雖有別善業。當登科。然終不能享。自此十年間將受報。我以前緣未斷。來尋盟。今數盡當去。亦從此受生矣。出門卽不見。紹興五年楊登科。再仕爲廣西帥。屬以事至柳州。過靈文廟。廟祝請入謁。楊不可。祝曰。不然。神且譴怒。楊叱之。徑謁太守。飲湯未畢。盞落手而仆。卽死。皆云柳侯所怒。不知其向來事。相距正十年云。

婦人三重齒

鄭公肅右丞（雍）姪某。家於拱州。時京東饑。流民日過門。有婦人塵土其容。而貌頗可取。鄭欲留爲妾。婦人曰。我在此。飢困不能行。必死於是。得爲婢子幸矣。乃召女僧立券。盡以其當得錢。爲市脂澤衣服。婦人慧而麗。鄭嬖之。凡數月。一夕大雷雨。聞寢門外人呼曰。以向者婦人見還。此是餓死。數不當活。鄭初猶與問答。已而悟其怪。拒不應。旦而念之。欲遣去。又戀戀不忍。計未決。他夜扣門者復至。鄭罵曰。何物怪鬼。敢然。任百計爲之。我終不遣。相持累夕。婦人忽苦齒痛。通夜呻吟。天明視之。已生齒三重。極齧牙可畏。鄭

復有敢取之者。竟死於丐中。會稽唐闕信道。鄭出也。云少時聞母言云然。

如夢非夢。有人告曰。明日爲官人。
軍校之舍。聞一卒與軍校耳。
具以語之曰。營中某人
名走告於郡。郡守
昌興十三年。

下及焉嘗適麥陂村謂富室曰君家有巨黑虵方旺財不宜取富室欲驗其

三溝則我反爲所噬矣既而虵徑前無所畏欲就王

皇酬金十萬命王作法以捕王畫地爲三溝

君取食之人目爲虵王三方城令

渠爲晁家婦
求之古烈女可也

流而下

言強使取之。王書片紙命其人投於厨後牆左角小穴。呼曰：「她王三喚汝，卽急走，勿反顧，恐傷汝。」其人不信，投紙畢，少留觀之，則巨黑虵已出，其人驚仆。虵從旁徑出，至王所，王袖之而行。其家自是果破，予婦家居麥陂，數呼之至，建炎盜起，不知所終，或以爲虵精云。

辛中丞

辛企李次膺紹興八年，自右正言出爲湖南提刑，舟到武昌，大將岳飛來江亭通謁，辛以道上不見賓客爲解，岳不肯去，良久不獲已見之，卽欲以明日具食，殊懇切不得辭，旣宴，酒三行，延辛入小閣，盡出平生所被宸翰，凡數百紙，具言眷遇之渥，執辛手曰：「前夕夢爲棘寺逮對獄，獄吏曰：『辛中丞被旨推勘驚寤，遍體流汗，方疑懼不敢以告人，而津吏報公至，公自諫官補外，他日必爲獨坐，飛或不幸下獄，願公救護之。』」辛悚然不知所對，纔罷酒，卽解維，後數年，飛罷副樞奉朝請，故部將王貴迎時相意，告其謀叛，繫大理獄，命新除御史中丞何伯壽（鑄）治其事，方悟昨夢，乃新中丞也，何公後辭避不就，乃以付万俟卨相云。

豬精

紹興十年春，樂平人馬元益赴大理寺監門，與婢意奴俱行，至上饒道中，同謁一神祠，丐福，是歲六月，婢夢與馬至所謁祠下，有親事官數輩傳呼曰：「大卿請指前高樓云。」大卿在彼宰豬爲慶會，召寮屬，明日馬以語寺卿周三畏，意建亥之月，當有遷陟，明年冬，寺中作制院，鞠岳飛，遇夜，周卿往往閒行至鞠所，一夕月微明，見古木下一物似豕而角，周疑駭，卻步，此物徐行往獄旁小祠而隱，經數夕復往，月甚明，又見前怪，首上有片紙，書發字，周謂獄成當有恩渥，旣而聞岳之門僧惠清言，岳微時居相臺，爲市游徼，有舒翁

者善相人。見岳必烹茶設饌。嘗密謂之曰。君乃豬精也。精靈在人間。必有異事。它日當爲朝廷握十萬之師。建功立業。位在三公。然豬之爲物。未有善終。必爲人屠宰。君如得志。宜早退步也。岳笑不以爲然。至是方驗。

衛達可再生

衛仲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爲官職時。因病入冥府。俟命庭下。四人坐其上。西嚮。少年者呼曰。與它檢一檢。三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行遣。三人曰。渠已是合還。何必檢。恐出手不得爾。少年意不可回。呼朱衣吏諭意。吏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黑牌。吏持以去。少焉。數人捧簿書盈庭。一秤橫前。兩首皆有杵。吏舉簿寘東杵。杵重壓至地。地爲動搖。衛立不能安。三人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檢。今果爾。奈何。少年亦慘沮。有悔意。須臾曰。更與檢善看。吏又持紅牌去。忽西北隅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起立。道士至。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僅如筍大。吏持下。寘西杵。杵亦壓地。而東杵高舉向空。大風欵起。捲其紙蔽天。如烏鳶亂飛。無一存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坐。衛拱手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爲過惡。何有簿書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卽書之。何必真犯。然已灰滅無餘矣。衛謝曰。是則然矣。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修三山石橋。君曾上書諫。此乃奏稿也。衛曰。雖曾上疏朝廷。不從。何益於事。曰。事之在君盡矣。君言得用。豈只活數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奈惡簿頗多。猶不失八坐。勉之。遂遣人導歸。衛後至吏部尙書。

車四道人

蔡元長初登第。爲錢塘尉。巡捕至湯村。薄晚休舍。有道人狀貌甚偉。求見。蔡平日喜接方士。亟延與語。飲之酒而去。明日宿它所。復見之。又明日泊近村。道人復至。飲酒盡。數斗。懇曰。夜不能歸。願托宿可乎。蔡始猶不可。其請至再。不得已許之。且同榻。命蔡居外。已處其內。戒曰。中夜有相尋覓者。勿告言。蔡意其姦盜亡命。將有捕者。身爲尉。顧匿之。不便也。然無可奈何。輾轉至三更。目不交睫。聞舍外人聲。俄頃漸衆。遂排戶入。曰。車四元在此。何由可耐。欲就牀擒之。或曰。恐并損牀。外人帝必怒。吾屬且獲罪。蔡大恐。起坐呼衆吏。無一應者。道人安寢自如。撼之不動。外人云。又被渠釋了。六十年。可怪。可怪。咨嗟良久。聞室內如揭竹紙數萬番之聲。雞鳴乃寂。呼從者始應。問所見。皆不知道人。矍然興謝曰。某乃車四也。賴公脫此大厄。又可活一甲子。已度世三次矣。自此無所患。公當貴窮人爵。吾是以得免。如其不然。與公皆死矣。念無以爲報。吾有藥。能化紙爲鐵。鐵爲銅。銅爲銀。銀又爲金。公欲之乎。蔡拒不受。強語乾汞之術。曰。它日有急。當用之。天且明。別去。後不復見。蔡唯以其說傳。中子脩。蔡死。脩家竄廣西。賴是以濟。蔡之客陳丙。嘗爲象郡守云然。

碧瀾堂

南康建昌縣民家。事紫姑神甚靈。每告以先事之利。或云下江茶貴可販。或云某處乏米。可載以往。必如其言。獲厚利。一日晝來曰。來日貴客至。宜善待之。其家夙戒子弟奴僕。數輩候門。盡日無來者。將闔門而一丐者至。卽延以入。爲具沐浴更衣。丐者雖喜過望。而懼其家。或事神殺己。懇請曰。雖乞丐至賤。亦惜微命。幸貸其死。主人告以昨日之故。丐者曰。若然。幸復致禱。將得自詢之。始焚香而神至。書九字於紙上曰。

吁。君忘碧瀾堂之事乎。丐者觀之。則悶絕。久之方蘇。泣而言。少年時本富家子。與一娼有終身之約。憚父母不容。遂挾以竄。已而窘窮日甚。又慮事敗。因至吳興游碧瀾堂。乘醉推娼入水。遂亡命行丐。今公家所致。蓋其冤也。言已復泣。其家贈以數百金。遣去。自是不復事神云。

升平坊官舍

洪州升平坊一官舍。多怪。紹興二十一年。空無人居。有鬻冠珥者。過後門。二婦人呼之入。徧閱所貨物。買二冠。先償半直。會自大門取餘金。鬻者信之。至前候伺。守舍老兵扣其故。具以告。兵曰。此空室耳。安得有。所謂婦人者。率與俱入。堂宇凝塵如積。二冠高掛壁間。始悟爲鬼。出視所償錢。亦無有矣。又一年。予族弟燿。爲江西漕屬居之。其姪城。夜被酒如廁。見桃樹下人。白髮鬚鬢。身甚大。箕踞而坐。城方醉。不問。及從廁還。尙如故。漸近。漸小。僅高數寸。叱之乃滅。

晏氏媪

晏元獻家老乳媪燕氏。在晏氏數十年。一家頗加禮。既死。猶以時節祭之。嘗見夢曰。冥間甚樂。但衰老須人挾持。苦乏使耳。其家爲畫二婦人。焚之。復夢曰。賜我多矣。奈軟弱不中用。何。其家感異。囑匠者厚以紙爲骨。且繪二美婢。它日來謝曰。新婢絕可人意。今不寂寞矣。明年寒食。家人上塚歸。復夢曰。向所得婢。今又捨我去。曰。何得爾。曰。初不欲言。以少年淫蕩。皆爲燕三誘去。家人曰。燕三人也。安得取媪侍女。曰。亦已來矣。曰。然則當爲辦之。不難也。明日相語。皆大笑。燕三者。媪姪也。素不檢。自媪死。不復聞其在。亡。遣詢之。果已死。遂復畫二老者與之。又來致謝。蓋前後五夢。而得二老婢云。

鄭峻妻

鄭峻字敏叔。福州人。寶文閣待制閔中之子也。先娶王氏。生一女秦娘。王氏且死。執夫手囑之曰。切勿再娶。善爲我視秦娘。既卒。鄭買妾以居。久之。京師有滕氏女。將適人。鄭聞其美。乃背約納幣。一日將趨朝。尙未起。見王氏入其室。自取兀子坐牀畔。以手掛帳。拊鄭與語。死生契闊。且問再娶之故。鄭曰。家事付一妾。殊不理。不免爲是。王曰。既已成約。吾復何言。若能撫養秦娘。如我在時。亦何害。吾不復措意矣。又語過去。它事甚悉。忽曰。盛寵已來。呼君當上馬矣。遂去。鄭急問之曰。何時當再會。曰。更十年。於江上舟中相見。鄭明日與其弟語。悲歎不樂。然卒婚滕氏。建炎初。自提舉湖南茶鹽罷官。買巨杉數千枚。如維揚。時方營行在官府。木價踴貴。獲息十倍。未幾。金虜犯揚州。人多竄徙。鄭以錢爲累。戀戀不肯去。乃謀買舟泛江而下。而江中舟如織。不得前。又聞寇已至。急復入城。買金百餘兩。纔出門。胡騎已在後。鄭乘馬馳去。一騎自後射之。鄭回顧曰。我鄭提舉也。不可害我。騎知其官人。追及之。投以刀。卽墜馬。騎取金而返。鄭創甚。困臥草間。僕走視之。已不可救。兩日死。鄭無子。去王氏所言正十年。

化成寺

沈持要爲江州彭澤丞。紹興二十四年六月。被檄往臨江。過湖口縣六十里。宿於化成寺。已就客館。至夜訪主僧。僧留止丈室別榻。方談客館之怪。曰。舊有旅襯在房中。去年一客投宿。望棺中有光。頗駭。起坐。凝思諦觀。覺光中如人動作狀。愈恐。所居鄰佛殿。客度且急。則當開門徑趨殿上。方啓帳。伸首次。棺中之鬼亦揭棺伸首。客下一足。鬼亦下一足。客復收足。鬼亦然。如是數四。客惶駭。知不可留。急走出。鬼起逐之。客

入殿環走。且大呼乞救。羣僧共赴之。未至。客氣乏仆地。幾爲所及。鬼忽與殿柱相值。有聲鏗然。遂寂無所聞。僧至扶客起。就視其物。則枯骨縱橫碎於地矣。它日死者之家來。疑寺中人發其柩。訟於官。數月乃得解。

土偶胎

仙井監超覺寺九子母堂在山巔。一行者姓黃。主給香火。願土偶中乳婢。乳垂於外。悅之。每至必摩拊咨惜。一旦偶人目動。遂起行。攜手入屏後狎昵。自是日以爲常。累月矣。積以臥病。猶自力登山不已。主僧陰伺之。至半山。卽有婦人迎笑。明日尾其後。婦人復至。以柱杖擊之。鏗然仆地。於碎土中得一兒胎。如數月孕者。令行者取歸。暴爲屑。和藥以食。遂愈。

永康娼女

永康軍有娼女。謁靈顯王廟。見門外馬卒。頽然而長。容狀偉碩。兩股文繡飛動。譟觀慕之。眷戀不能去。至暮。家人強挽以歸。如有所失。意忽忽不樂。過一夕。有客至求宿。其儀觀與所慕丈夫等。娼喜不勝情。自以爲得客。晚其人遲明卽去。黃昏復來。留連數宿。忽泣曰。我實非人。乃廟中廐卒也。以爾悅我。故犯禁相就。屢不赴夜直。爲主者所糾。得罪。明日當杖脊流配。至時過爾家門。幸多買紙錢贈我。娼亦許之。如期。此卒荷鐵校。血流滿體。刺面曰配某處。二健卒隨之。過辭娼家。娼設奠焚錢。哭而送之。他日詣廟。偶人仆地矣。

解三娘

興州後軍統領趙豐。紹興二十七年春。以帥檄按兵諸郡。次果州。館於南充驛。命吏置榻中堂。驛人前白。

曰。是堂有怪。夜必聞哭聲。常時賓客至此。多避不敢就。但舍於廳之西閣。豐笑曰。吾豈畏鬼者耶。竟寢堂上。至夜間。哭聲從外來。若有物直赴寢所。豐曰。汝豈有冤欲言者乎。言之。吾爲汝直。否則亟去。頃之又來。羣從者皆聞履聲。趾趾然。明日以語太守王中孚。中孚（弗）王以爲妄也。是夕赴郡宴。夜歸。方酒酣。未得寐。倚胡牀以憩。一女子散髮在前立。曰。妾乃解通判女三娘者也。名蓮奴。本中原人。遭亂入蜀。失身於秦司茶馬李恣戶部家。實居此館。李有女嫁郡守馬大夫之子紹京。以妾爲媵。不幸以姿貌見私於馬君。李氏告其父。杖妾至死。氣猶未絕。卽命掘大窖。倒下妾屍。瘞之。今三十年矣。幸將軍哀我。使得受生。豐曰。汝死許久。士大夫日日過此。何不早自直。曰。遺體思葬。未嘗須臾忘。是間有神司守。不許數出。十年前。妾夜哭出訴地神。告曰。後有趙將軍來此。是汝冤獲伸之時。日夜望將軍至。故敢以請。豐曰。果如是。吾當念之。女謝去。遣人隨視之。至堂外牆下。沒不見。明日召僧爲誦佛書。作薦事。遂行。晚至潼川之東關縣。止縣驛。女子復在前。已束髮爲高髻。豐曰。吾旣爲汝作佛事。何爲相逐。曰。將軍之賜。固已大矣。但白骨尙在堂外牆下。非將軍誰爲出之。豐曰。吾爲客。又已去彼。豈能爲汝出力。胡不訴於郡守王郎中。曰。非不知也。戟門有神。明詎容輒入。然妾之冤。非王郎中不能理。非將軍爲地。何以達於王郎中乎。妾骨不出。則妾不得生。使妾骨獲出而得生。在將軍一言宛轉間耳。豐又許之。再具其事。走介白王守。王乃訪昔時李戶部所使從卒。獨有譚詠一人在。委詠訪其骨。詠率十數兵來牆下。發土求之。凡兩日。迷不得所在。詠致一巫母問之。巫自稱聖婆。口作鬼語。呼詠責曰。汝當時手埋我。豈真忘所在耶。今發土處卽是。但尙淺耳。當時倒下我。蓋以木床。木今尙在。若得木骨卽隨之。頂骨最在下。千萬爲我必取。我不得頂骨。不可生。詠驚怖伏狀。又

明日果得屍。郡爲徙葬於高原。時紹京爲渠州鄰水尉。未幾就調普州推官。見解氏來說當日事。紹京繼踵亦卒。關壽卿（耆孫）初赴教官。適館於此。嘗爲作記。虞井甫爲渠州守。紹京正作尉云。

峽山松

廣州清遠縣之東峽山寺。山川盤紆。林木茂盛。有古飛來殿。殿西南十步許。大松傍崖而生。婆娑偃蓋。大觀元年十月。南昌人皇城使錢師愈。罷廣府兵官北還。艤舟寺下。從者斧松根取脂照夜。明年殿直錢吉老自廣如連州。過寺夢一叟鬢鬢皤然。面有愁色。曰吾居此三百年。不幸值公之宗人。不能戢從者。至斧吾膝以代燭。使我至今血流。公能爲白方丈老師。出毫髮力補治。庶幾盲風發作。無動搖之患。得終天年。爲賜大矣。吉老問其姓氏。及所居。曰吾非圓首方足。乃植物中含靈性者。飛來之西南卽所處也。幸無忘吉老。覺疑其松也。以神異彰灼。須寺啓關。將入告。時曉鐘未鳴。復甘寢至明。則舟人解絳已數里。悵然不能忘。過滄光。以語令建安彭鈇。政和二年。鈇解官如廣府。過寺卽以吉老言訪之。果見巨松。去根盈尺。皮膚傷剝。膏液流注不止。蓋七年矣。乃白主僧和土以補之。圍大竹護其外。曲江人胡愈作松夢記述其事。予嘗往來是寺。松至今猶存。

楊靖償寃

臨安人楊靖者。始以衙校部花石至京師。得事童貫。積官武功大夫。爲州都監。將滿秩。造螺鈿火饋三合。窮極精巧。買土人陳六舟。令其子十一郎。費入京。以一供禁中。一獻老蔡。一與貫以營再任。子但以一進御。而貨其二於相國寺。得錢數百千。爲游冶費。愆期不歸。靖望之久。乃解官北上。遇諸宿泗間。子畏父責。

己乃曰。所獻物皆爲陳六所賣。兒幾不得免。靖信之。至京呼陳六詰問。陳答語不遜。靖杖之。方三下。陳呼萬歲得釋。還至舟。謂其妻曰。楊大夫不能訓厥子。翻以其言罪我。我不能堪。遂赴汴水死。靖得州鈴轄。以歸。都轉運使王復。領應奉局。辟靖兼幹官。當留使院中。時宣和七年也。是歲四月某日。靖在僉廳。有綱船挽卒。醉相毆。破鼻出血。突入漕臺。紛紛問。靖矍然。如有所覩。急趨入屏後。遂仆地。昇歸家。卽臥病。語言無緒。不食。時臨平鎮有僧。能以穢跡法治鬼。與靖善。遣招之。至則見鬼曰。我梢工陳六也。頃年以非罪爲楊大夫所殺。赴愬於東嶽。嶽帝命自持牒追逮。經年不得近。復還白帝。怒立遣再來。云楊靖不至。汝無庸歸。今又歲餘矣。公門多神明。久見壅遏。前日數人被血入土地。輩皆驚避。乘間而進。乃得至此。僧諭之曰。汝他生與是人。有冤。今世故殺汝。汝又復取償。翻覆無窮。何時可已。吾令楊氏飯萬僧。營大水陸齋。薦謝汝。汝捨之。何如。鬼拜而對曰。疇昔之來。苟聞和尙此語。欣然去矣。今已貽怒主者。懼反命。則冥冥之中。長無脫期。非得楊公不可也。僧無策可出。視靖項下有鎖。曰。事已爾。姑爲啓鑰。使之飽食。且理家事可乎。許諾。乃拔鎖。靖卽起如平常。然與僧纔異處。則復昏困。數日死。富陽人吳興舉。舊爲吾家僕。親見靖病及其死云。

乘氏疑獄

興仁府乘氏縣豪家傅氏子。歲販羅綺於棗州。因與一倡狎。累年矣。嫗獨不樂。禁止之。倡忿怨。自絞死。傅子不知也。一旦遇之於乘氏。曰。我爲養母所虐。不可活。訟於官。得爲良人。脫身來相就。君能納我乎。傅子喜。慮妻妬不容。爲築室於外。明年復往棗州。詢舊游息耗。聞其死甚駭。然牽於愛。溺於色。迷不省口語。藉

藉妻始得知之。懼其夫以鬼死也。傅有弟。頗壯勇。與嫂謀。刻日欲殺之。具酒殺。使夜飲而伺於外。傅坐室中。東偏。婦人居西。坐已定。弟挾刃徑趨西邊。且至。手誤觸燈滅。暗中刺刃而出。暨燭至。則傅子流血洞臍死矣。婦人無所見。縣捕兩人下獄。劾以殺夫及兄。且鞠姦狀。期年不得情。任信孺（古）與諸傅往來。親見其事。府以爲疑獄。上諸朝。時宣和七年矣。會京師多故。不暇報。竟不知爲如何也。

李舒長僕

福州寧德人李舒長。字季長。政和初。偕鄉里五人。補試京師。共雇一僕。曰陳四。僕愿而朴。多遲鈍。不及事。四人者。日日訶責。惟李不然。且時與酒錢。慰恤之。既至京。四人皆中春選。李獨遭黜。及秋。始入學。而僕謝去。又二年。李謁告。至保康門內。聞有再呼李十一。祕校者。回顧則陳四也。邀李詣食肆。食畢。李亟欲去。陳問故。李曰。比日窘索。謀鬻少物耳。陳遣以銀一笏。曰。姑用之。不必外求也。越數日。又遇於馬行市中。邀飲於莊樓。告李曰。觀郎之分。不應登第。若學道當有所得。李曰。我不遠數千里游學。須得一官歸。爲父母榮。何謂學道。且汝僕隸也。何從知之。陳曰。自前歲別後。隨一道人。給薪水。道人攜我先入崆峒山。授以要法。且使我物色求人。我告以公平生所爲。頗有意。今能同一往否。因口授養生旨訣。皆簡易徑妙。然李卒不肯從。復出銀一笏與之。遂去。絕不再覩。李自是亦無意於世。以表兄余承相（深）恩。補官隱居。不仕。嘗游縣之支提山。謁天冠千佛。行深山中。奏溷。無水盥手。方折草揉莎。一人在傍。持銅槃盛水以奉之。又執布巾以進。見其手青色。面亦然。不覺顧之笑。青面者亦笑。已而隱不見。蓋山靈所爲也。

天津丐者

王穰者邵武人。赴調京師。過天津橋。遇丐者爲人毆擊甚苦。王問之曰。負錢五百。久不償我。王惻然。爲以囊中錢代償而去。他日復至橋上。丐者探懷取一餅餉之。王惡其衣服垢膩。鼻涕垂頤。謝不取。他日又見拉王訪其家。家乃委巷窮閭。敗席障門。亦具酒果爲禮。王復不食。旣得官南還。行汴堤上。大風雨作。跬步不可前。望道間小旗亭。亟下車少駐。主人出迎。審其貌。則向丐者也。相見良悅。酌杯酒以進。王念曩日穢汚。終不肯飲。其人曰。天氣苦寒。非酒無以禦。公強爲我釀。此再三持勸。訖不濡吻。其人殊怏怏。乃包果實數種爲贈。曰。姑以是別。王不忍重違。勉受之。上車數步。欲授其僕。覺甚重。啓視之。桃李石榴。皆黃金也。方悟爲異人。大痛恨。以手擣雙目而哭。丐者又至。曰。此自官人無仙骨耳。去此二十年。當再訪公。勿恨也。指顧間。酒家與人皆不見。後二十年。以餌丹砂。疽發背死。

毛烈陰獄

瀘州合江縣趙市村民毛烈。以不義起富。他人有善田宅。輒百計謀之。必得乃已。昌州人陳祈。與烈善。祈有弟三人。皆少慮。弟壯而析其產也。則悉舉田質於烈。累錢數千緡。其母死。但以見田分爲四。於是載錢詣毛氏。贖所質。烈受錢。有乾沒心。約以他日取券。祈得一紙書爲證。足矣。烈曰。君與我待是耶。祈信之。後數日往。則烈避不出。祈訟於縣。縣吏受烈賄。曰。官用文書耳。安得交易錢數千緡。而無券者。吾且言之。令令決獄。果如吏旨。祈以誣罔受杖。訴於州。於轉運使。皆不得直。乃具牲酒。詣於社。夢與神遇。告之曰。此非吾所能辦。盍往禱東嶽行宮。當如汝請。旣至殿上。於幡帷蔽映之中。層然若有言曰。夜間來。祈急趨出。迨夜復入拜謁。置狀於几上。又聞有語曰。出去。遂退。時紹興四年四月二十日也。如是三日。烈在門內。黃

衣人直入，猝其胷，毆之，奔迸得脫。至家死。又三日，牙僧一僧死。一奴爲左者亦死。最後祈亦死。少焉復蘇。謂家人曰：「吾往對毛張大事（卽烈也）善守我七日，至十日勿斂也。祈入陰府，追者引烈及僧參對。烈猶以無償錢券爲解。獄吏指其心曰：『所憑唯此耳。』安用券？取業鏡照之。覩烈夫婦並受祈錢狀。曰：『信矣。』引入大庭下。兵衛甚盛。其上袞冕人怒叱吏械烈。烈懼乃首服。主者又曰：『縣令聽決不直，已黜官若干。吏受賂者，盡火其居，仍削壽之半。』烈遂赴獄。且行，泣謂祈曰：『吾還無日，爲語吾妻，多作佛果救我。』君元券在某積中，又吾平生以詐得人田，凡十有三契，皆在室中錢積下。幸呼十三家人併償之，以滅罪。主者又命引僧前，僧曰：『但見初質田時事，他不預知也。與祈俱得釋。』既出，經聚落屋室，大抵皆圍圉。送者指曰：『此治殺降者不孝者，巫祝淫祠者，逋誑佛事者，其類甚衆。自周秦以來，貴賤華夷，悉治不擇也。』又謂祈曰：『子來七日矣，可急歸，遂抵其家而寤。遣子視縣吏，則其廬焚矣。視其僧，茶毗已三日。往毛氏述其事，其子如父言，取券還之。是夕僧來，擊毛氏門，罵曰：『我坐汝父之故，被逮得還，而身已焚，將何以處我？』毛氏曰：『業已至此，惟有爲作佛事耳。』僧曰：『我未合死，鬼錄所不受，又不可爲人，雖得冥福無用也。俟此世數盡，方別受生。今只守爾門，不可去矣。自是每夕必至。久之，其聲漸遠。』曰：『以爾作福，我稍退舍，然終無生理也。』後數年，毛氏衰替始已。

誤入陰府

李成季（昭玘）少時得熱疾，數日不汗，煩躁不可耐。自念若脫枕席，庶入清涼之境，便覺騰上帳頂。又念此未爲快，若出門當更軒暢，卽隨想躍出，信步游行，歷曠野，意殊自適。俄抵一大城郭，慶市邑屋，如人

閩州郡李容與街中有舊識販繒媪死已久矣。遇李驚曰：何爲至此？此陰府也。李懼求救。媪曰：我無能爲也。幸常販繒出入右判官家，試爲扣之，乃相隨至其門，止李於外，曰：勿妄動，捨此一步，則真死矣。媪入，移時喜而出，曰：事濟矣。但當更與左判官議，乃可。俄聞索馬之聲，暨出，乃綠衣少年，媪呼李尾其後。至所謂左判官之舍，緋衣人出迎，綠衣曰：適有陽間人游魂至此，須遣人送還。緋衣曰：誰令渠自來？既至矣，又非此間，追呼何必遣？李側耳傾聽，益恐。綠衣曰：試爲檢籍，恐或有官祿，再三言之。緋衣始持不可，不得已，命吏取籍至，吏讀曰：李昭玘位至起居舍人，綠衣咤曰：如何如何？渠合有許大官職，擅留之得否？緋衣頗慚，乃相與作符共押之用，印畢，授一小鬼，使送李。李重謝媪，始行。有問者，卽示以符。小鬼瘡瘍滿頭，膿血腥穢，歌呼不絕聲，每數十步輒稱足痛而坐，哀祈之，乃行。前至曠野，曰：我只當至此，還汝符，擲之於地。李俯欲拾，驟而寤，蓋昏然暝臥經日矣。自是李氏春秋設媪位祠之，果終於右史。

沈持要登科

沈持要（樞）湖州安吉人。紹興十四年，婦兄范彥輝監登聞鼓院，邀赴國子監秋試。既至，則有旨唯同族親乃得試，異姓無預也。范氏親戚有欲借助於沈者，欲令冒臨安吉籍爲流寓，當召保官，其費二萬五千。沈不可。范氏挽留之，爲共出錢以集事，約已定。沈殊不樂，而湖州當以八月十五日引試，時相去纔二日耳。雖欲還，亦無及。是日晚，忽見室中長人數十，皆如神祇，叱之曰：此非爾所居，宜速去。不然，將殺汝。沈驚怖得疾，急遣僕者買舟歸。行至河濱，見小舟呼舟人平章之曰：我安吉人，販米至此，官方需船，不敢歸。若得一官人，當不取其儻直。然所欲載何人也？曰：沈秀才。復詢其居，曰：吾隣也。雖病不可不載。卽率舟中

人共昇以登。薄暮出門，疾已脫然如失。十六日早，抵吳興城下，見白袍紛紛來問之，云：「昨日已入舉場，而試卷遇暴雨多沾漬，須易之。」移十七日矣。沈遂得趁試，所親者來賀曰：「徙日之事，特爲君設耳。試罷，且揭榜，夢大雷震而覺，出庭中視之，月星粲然，心以爲惑，欲決之善龜。遲明有占軌革者，過門筮之，得震卦。畫一婦人病臥牀上，一人趨而前，旁書奔字，其詞有龍化之語。占者曰：「公占文書甚吉，但家內當有陰人病，然無傷也。」卜者出報榜人已至，姓名曰：「賁勝。」（音奔）沈中魁選，及還家，妻果臥疾。明年赴省，以范爲考官，避入別院。一之日試經義，且出有廂部邏者，守之不去。時挾書假手之禁甚嚴，沈頗訝其相物色，曰：「何爲者？」曰：「見君篋中一二燭甚佳，非湖州者邪？若無用，幸見與。」沈悉以與之。次日試詩賦，其人又來曰：「適詣謄錄所，見主司抄一試卷，至於五六，絕類君所書，必高捷。今夕勿遽畢，吾已設一次於戶外矣。」沈意其欲得燭，又以贈之，受而還其一，曰：「請君留此以自照，三年一來，不可不致詳也。」晚出中門，引手招就坐，設一几，四顧無人。沈欲納卷出，挽使再讀，至家藏孝經詩，乃覺誤押兩方字，亟更焉。明日入訪之，了不復見。始驗神人以其誤，委曲爲地也。是年遂擢第，蓋旅中所見鄰人擊舟雨污試卷，軌革之卜，邏者之言，皆有默相之者，異哉。

木先生

汪致道（叔詹）徽州歙人。紹興十八年，以司農少卿總領湖北財賦，嘗赴大將田師中宴集，最後至。漕使鄂守先在，與田弈碁。道人木先生者，亦坐於旁，見汪揖曰：「久別健否？」汪愕曰：「相與昧平生，何言久別？」道人曰：「公已爲貴人，忘之耶？」獨不記宣州道店談牛奇章事乎？巽然起謝，道人去。汪謂諸客曰：「崇寧五年，初

登第得宣州教授。以冬月單車之官投宿小村邸。唯有一室。一秀才已先居之。日甚暮。大雨不可前。不得已推戶徑入。曰。值暮至此。與公同此室可乎。秀才方踞火坐。顧曰。唯唯。良久忽言曰。公會讀唐書否。某慍曰。某雖寡學。寧鄙陋至是。又笑曰。記得牛僧孺傳否。某不答。秀才曰。吾言無他。公乃僧孺後身。前生爲武昌節度使。緣未盡。今生當再往。異時官祿多在彼土矣。某異其語。疑爲相師。問其姓字。徐對曰。公知有雍孝聞者乎。吾是也。自崇寧之初。殿廷駁放。浪迹山林。偶有所遇。爾扣之不肯言。終夕相對。論文而已。至曉而去。不復再見。適覩道人之貌。蓋雍君也。風采與五十年前不少異。真得道者也。坐客莫不驚歎。汪再漕湖北。又守鄂州。爲總領。累年皆在武昌。木生名廣莫。往來漢沔間。見人唯談文墨。殊不及他事。無有知其爲異人者。沈道原（濬）亦識之。云。政和中。以道士入說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故以木爲姓。

佐命功臣

李希亮。政和中爲郎官。其鄰士甚貧。以教授爲業。嘗借馬出城。歸而言曰。一月前。夢金紫人言。吾汝六世祖也。國初爲佐命功臣。墓在京城外十數里之某村。有祀享田。歲可得米二百斛。去世已久。不知子孫凋零如此。今田故在。但爲掌墓者所擅。汝往料理。足以餬口矣。旣覺。未敢遽往。昨夕復夢。頗見譙責。某謝曰。自少孤苦。不省先壠所在。與墓人亦不相識。且無契券。何以能取。祖曰。汝言大有理。此田嘗有碑具載。今爲守者瘞於門外草中。第如吾言發視。必可得。某以再夢之驗。故以今日往。得大墓園良是。而荒穢殊甚。呼守者出。責以不治之罪。答曰。久無人拜掃。故至此。問田所在。謾云無之。令取碑爲證。曰。不知所在矣。命鍬鍤斷地。果於近門草間。尺許得之。守者驚懼。慚服。乃具說田處。亦頗有爲豪右吞并者。今當訟於開封。

乞正之。希亮大異其事，爲贊於府官，盡得其田，居數月，復謂希亮曰：「夜夢祖告云：『行得官矣。』吾同時佐命，有來爲相者，以汝屬之，渠當不忘舊好也。未幾，鄭達夫拜相，首乞甄錄創業勳臣之裔，於是例得一官。」

俠婦人

董國慶，字元卿，饒州德興人。宣和六年，登進士第，調萊州膠水縣主簿。會北邊動兵，留家於鄉，獨處官下，中原陷，不得歸，棄官走村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往來，憐其羈窮，爲買一妾，不知何許人也。性慧解，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治生爲己任，罄家所有，買磨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麵，自騎驢入城鬻之。至晚，負錢以歸，率數日一出。如是三年，獲利愈益，多有田宅矣。董與母妻隔閼滋久，消息不通，居閑戚戚，意緒終不聊賴。妾數問故，董嬖愛已甚，不復隱，爲言我故南官也。一家皆處鄉里，身獨漂泊，茫無還期，每一深念，幾心折欲死。妾曰：「如是何不早告我？我有兄，喜爲人謀事，旦夕且至，請爲君籌之。」旬日，果有估客長身而虬髯，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吾兄也。」出迎拜，使董相見，叙姻連，留飲至夜。妾始言前日事，以屬客。是時虜下令，宋官亡命，許自言匿，不自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漏泄，又疑兩人欲圖己，大悔懼，乃抵曰：「無之。」客奮髯怒，且笑曰：「以女弟託質數年，相與如骨肉，故冒禁欲致君南歸，而見疑若此，脫中道有變，且累我。當取君告身與我，以爲信。不然，天明縛君告官矣。」董益懼，自分必死。探囊中文，悉與之。終夕涕泣，一聽客去。明日控一馬來，曰：「行矣。」董呼妾與俱。妾曰：「適有故，須少留。明年當相尋。」吾手製衲袍以贈君，君謹服之。惟吾兄馬首所向，若反國，兄或舉數十萬錢爲饋，宜勿取。如不可卻，則舉袍示之。彼嘗受我恩，今送君歸，未足以報德。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塞，無復顧我矣。善守此袍，毋失去也。」董愕然，怪其語不倫。

且慮鄰里覺。卽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舟臨解維。客麾董使登。揖而別。舟遽南行。略無資糧。道路之備。茫不知所爲。而舟中人奉視甚謹。具食食之。特不相問訊。纔達南岸。客已先在水濱。邀詣旗亭上。相勞苦。出黃金二十兩。曰。以是爲太夫人壽。董憶妾別時語。力拒之。客曰。赤手還國。欲與妻子餓死耶。強留金。而出。董追及。示以袍。客駭笑曰。吾智果出彼下。吾事殊未了。明年當挈君麗人來。徑去不反顧。董至家。母妻與二子俱無恙。取袍示家人。俛縫綻處。黃色隱然。拆視之。滿中皆箔金也。旣詣闕自理。得添差宜興尉。踰年。客果以妾至。秦丞相與董有同陷虜之舊。爲追叙向來歲月。改京秩。幹辦諸軍審計。纔數月。卒。秦令其母汪氏。哀訴於朝。自宣教郎特贈朝奉郎。而官其子仲堪者。時紹興十年三月云。

羊冤

吳道夫說。其妻族弟。爲淮西一邑主簿。邑陋甚。無人屠羊。簿與令尉議。共釀金買諸旁郡。字養之。非祭祀。及大賓客。與公家所常用。勿得以私意殺。約已定。久之。簿妻妹自遠來。相見喜甚。買酒款曲。倉卒無以具饌。輒烹一羊。酒罷。二婦人同宿。簿獨寢外舍。且五更。聞羊鳴牀下。其聲怒而哀。拊牀驚之。不止。少選登牀。以角觸簿。且齧。且罵。作人言曰。買羊待用。爾之謀也。與衆爲誓。而首背之。我某日當祭社。乃死。今遽殺我。不義。必償我命。乃可。簿曰。是我之罪。不敢逃。姑容入室。別妻子。且囑後事可乎。羊曰。當爾殺我。肯少貸邪。簿亟入。扣寢門呼妻。妻方與妹酣寢。寂不應。簿曰。我以冤督死甚急。故欲與爾別。忍不相應。我死矣。爾勿得嫁。否則當爲厲。以報爾。妻驚覺。啓門。則其夫已臥血中死。直宿小史云。但見簿說爭時事。無所觀也。妻尙少。父母欲嫁之。每媒氏至。必夢故夫責己。竟守志焉。

蔣教授

永嘉人蔣教授。紹興二年登科。得處州縉雲主簿。再調信州教授。還鄉待次。未至家百里。行山中。聞嶺上二人哭聲絕悲。至則一叟挾雙鬢女子。攔道哭。蔣悽然問其故。叟曰。從軍二十年。方得自便。不幸遇盜。挈我告身去。將往吏部料理。非五十萬錢不可辦。甚愛此女。今割愛鬻之。行有日矣。故哭不忍捨。蔣曰。以我囊中物與叟。少緩此計。何如。卽舉餘裝贈之。纔直十萬。叟曰。感君高義。然顧亡益也。蔣曰。叟不見疑。當以女寄我歸。叟姑持此錢往臨安。事若不濟。還吾家取之。吾善視叟女。非敢以爲姬妾。勿憂也。叟謝曰。諾。約明年暮春再相見。以女授蔣。拭淚而別。蔣下車。載女。自策杖踵其後。將至家。寘女外館。獨入見母妻。妻周氏迎謂曰。聞有隨車人。今安在。蔣以實告。妻曰。然則美事也。共成之。何害。使人喚女歸。蔣母柯氏愛之。如己子。夜則與同寢處。女間至外舍與蔣戲。或相調謔。方初見時。猶常常女子。至是顏色日豔。嫣然美好矣。一夕醉不自持。遂留與亂。而叟亦絕不至。臨赴官。妻不肯往。曰。自有麗人。何用我。柯夫人亦曰。汝受人託子。而一旦若是。前程事可知矣。吾老當死鄉里。不能隨汝也。蔣力請不能得。竟獨與女之信州。居數月。薄晚呼女櫛髮。女把櫛揮涕不止。問之。不答。咄曰。憶汝父邪。欲去邪。女曰。身非有所悲。悲主君耳。人壽不可料。今數且盡。願急作書報君夫人。蔣怒罵之曰。小兒女子。安得爲不詳語。女曰。事亟矣。過頃刻。便不可爲。吾言不敢妄。願廷下小史。令取筆札。女倉卒收櫛。秉筆強蔣使書。蔣怒且笑曰。所書當云何。曰。但言得暴疾。以今日死。蔣不得已。寫十數字。復問曰。汝那得知。女忽變色厲聲曰。君知縉雲有英華者乎。我是也。拊掌而滅。蔣隨卽仆地死。耳鼻口眼皆血流。小史見一狐自室中穿牖升屋而去。人皆謂蔣爲義。不終至此。

或說蔣初赴縉雲。人語以英華事。蔣曰：必殺之。到官數日，行圍後墮地，得巨井，礮石覆之，意怪處其下，命發視，大白。蚓長丈餘，麤若柱，引錐刺其首，蚓卽失去。及信州之死，疑是物云。

承天寺

滕愷字南夫，婺源人。紹興五年登科，調信州司戶。旣赴官，夢往它郡，游僧舍，勝曰：承天寺室宇甚壯，了無借居。獨老頭陀出應客，曰：此寺乃本師所建，旣成以緣事未了，捨之游方，踰期不還。衆僧亦悉去，惟某僅存。老病無力，不得供洒掃事也。去幾何時？曰：二十七年。何時當來？曰：今歲歸矣。愷時春秋二十七，旣寤，以爲不詳。會是年秋考試校南康軍，至中塗，日薄晚，投宿民家，不肯容指支徑小，曲曰：是閭佛刹，頗潔。士大夫來者，多就館，盍過之。行數十步，果得野寺，視其額，則承天也。入門寂然，廊廡殿宇，凝塵如積，徘徊良久，但一人出，相與問答，全如夢中所言。愷登禪牀，作長老說法，以爲夢證已應，無他矣。旣而導至上方，啓戶拂榻，凡室中之藏器玩□戒，皆歷歷可識。始大惡之，不能留，強宿於旁舍。明晨去之，自爾以來，精爽常鬱鬱，旣入試闈，晝減食，夜忘睡，與同院交際，無復笑語。訝而問之，始告之故。曰：吾恐死，安得有樂趣。同院更出言諭解，莫能得。畢事卽還，抵樂平驛，有道士上謁曰：吾欲見戶曹君。小史入白，愷拒弗見。道士直入，睨愷曰：急治行。後三日，猶可與家人訣，緩則無及矣。不揖而出，愷愈懼。走信告其家，遂奄奄感疾。越三日，至德興，急招邑令相見，曰：愷見鬼，不暇與君語。路逢狂道士，言當命盡今日，設如其言，以身後事累公。令曰：安有此。君當勞苦成疾，吾歸取酒飲君，同宿於是，勿懼也。令甫上車，愷果死。其兄純夫在鄉里，自得樂平書，已憂之。是日徙倚門間，望一僧頂暖帽，策杖且來，謂爲庵中人，迎與語，僧不答，以袂蒙面，徑造純夫。

書室就視無人焉。純夫失聲泣。而德興奉愷喪至。以臥轎輿歸。首戴暖帽。則所見僧蓋愷也。

莫小孺人

紹興十五年。許子中叔容。自丹陽還烏墩。舟至奔牛。與前廣州鄭通判。同泊堰下。日且暮。一紫衣吏。自稱林提轄。求見曰。某鄭氏之隸也。主君嬖妾莫氏。本烏墩。莫知錄庶女。嫡母不容。方在孕時。逐其母。女生於外舍。既長。遂爲人妾。會正室虛位。實主家事。號小孺人。主君死於南方。一子絕幼。不能歸。賴平江王侍郎（煥）有契好。使人致其柩。欲葺諸境內。僧舍中家貲絕豐。莫氏悉有之。將從此歸其父。聞君居烏墩。幸爲達一書。使來相迎。許曰。諾。行數十里。明日復會。林曰。莫氏願一見君。祈爲先致囊囊。許恐有他嫌。拒弗受。頃之。又至曰。書不暇作。但致此意於知錄君足矣。許至家。他日詣知錄君。告其事。驚云。無有也。居數月。許與中表高公儒遇。語及之。高驚曰。君幾墮其計中。乃話所見。初泊舟姑蘇館。亦值林生。其詞略同。末云。莫氏欲歸其父。自念平生不相聞。且失身於人。必不見禮。欲嫁爲人婦。士大夫有所不可。而閭閻市井。又非厥偶。思欲復入大家爲姬侍。其人顏色絕美。隨身資財。可直數千萬。使君頗有意乎。高入謀諸妻。妻慕其貨。許納焉。林曰。欲先見之否。高喜。留飲酒。出立舷外以俟。少時。婦人青衣紅裳。步堤上。令童子以小青蓋障面。腰支綽約。容止閑暇。爲之心醉。林笑曰。頗當君意否。然此良家子。難立券。君當稍致幣帛。如聘禮。乃可。卽以綵一束授之。及暮而來曰。約定矣。今悉舉囊中物置君舟。明日相見於某寺。然後成禮。話未訖。負十餘篋來。皆金珠犀象。沈麝之屬。及期。林導高入寺。至一室。戶外望簾間。數女子笑語。紅裳者在焉。顧見外人。皆反走。林曰。君少止。吾當先告語之。入半日許。悄無復命。堂下誦經僧。訝高久立。來問故。具

以所見言。僧曰：山寺冷落，安得有此高猶以爲妄。厲聲咄之。老僧自室中出，歎曰：必此怪也。比頻有所覩，引入視，則藏院後列殯宮十餘所，皆出木牌書主名，有曰：小孺人莫氏。最後曰：提轄林承信。方震駭走出，僕人奔報舟且沒，繼一僕云：舟幸無恙，而所寄之物皆非矣。遽視之，犀象香藥盡白，黑紙錢灰，所謂金珠器皿，蓋燬骸獸骨馬牛糞也。二人所遇如此，高僅得脫耳。

陽大明

南安軍南康縣民陽大明，葬父於黃公坑山下，結廬墓側，所養白鷄，爲狸捕去，藏之石穴。次夕，大雷震，石粉碎，狸死焉。人以爲孝感，有道人至廬所，見之，歎其純孝，指架上道服曰：以是與我，當有以奉報。大明與之無靳色。道人解腰間小瓢貯衣，其中瓢口甚窄，而衣入無礙。俄取案間小黑石，拊摩之，嘯呵良久，則成紫金矣。又變藥末爲圓劑，以授大明，明謝曰：身居貧約，且在父喪，不敢覬富壽也。道人益奇之，復探瓢取道服還之，曰：聊試君耳。題詩椽間曰：陽君真確士，孝行動穹壤。皇上憐其艱，七夕遣回往。逡巡藥頑石，遣子爲饋享。子旣不我受，吾亦不汝強。風埃難少留，願子志勿爽。會當首鼠記，青雲看反掌。遂別去。鄉人聞者，競觀之。題處去地幾丈許，始以淡墨書，旣而墨色粲發，字體飛動，皆疑其人仙者云。時紹興十三年也。里胥以事聞於縣，縣令李能一白郡守，上諸朝。明年詔賜帛十匹，令長吏以歲時存問之。其事具起居注。

王通直祠

福州人王純，字良肱，以通直郎知建州崇安縣，方治事，食炊餅未終，急還家，卽仆地死。死之二日，衆僧在堂梵唄，王家小婢忽張目叱僧曰：皆出去，吾欲有所言。舉止語音與良肱無異。遂據榻坐，遣小史招承簿。

尉丞簿尉至錄事吏亦來婢色震怒命左右擒吏下杖之百語邑官曰殺我者此人也吾力可殺之爲其近怪故以屬公等吾未死前數日得其一罪甚著吾面數之曰必窮治汝其人忿且懼遂賂庖人寘毒前日食餅半卽覺之蒼黃歸舍欲與妻子語未及而絕幸啟棺視之可知也承以下皆泣呼匠發之舉體皆潰爛爲黑汁始詰問吏吏頓首辭服并庖人皆送府府以其無主名不欲正刑密斃之於獄邑中令爲立廟曰王通直祠云

趙士藻

趙士藻紹興中權廣東東南道稅官旣罷與同官劉令孫尉共買舟泛海如臨安士藻挈妻子已下凡六人俱初抵廣利王廟下舟人言法當具牲酒奠謁藻欲往而令尉者持不可是夕藻夢與二人入廟中王震怒責之曰汝曹爲士大夫當知去就大凡過一郡一邑猶有地主之敬今欲航巨浸而傲我不謁豈禮也哉藻言初心願展謁之意王捨之顧左右執二人斬首少焉吏以銀杵盛二豬頭至前血淋漓屬地藻驚悟視令尉則亦起坐意甚恐怖告以夢夢協而二人皆生於亥云明日三人同詣廟拜謁謝罪藻獨禱於神問去留之計盃琖曰吉乃歸舟至夜令尉同榻寢有蛇如箸大徑其腹以過自三更幾達明乃絕且而視其下一物蜿蜒蟠繞如數百丈索留半日乃不見皆大駭然業已辦行不暇止是晚海中火光如電掣舟人大懼急入一瀾浦中巨浪隨至須臾舟已溺藻立近舷外虞候挾之登腳船取佩刀斷纜僅得至岸入一寺中謂僧曰它物無所惜獨告身及妻妾淪沒爲可痛耳有行者健甚自云能入水不濡卽許厚賞遣之時舟雖沉望桅檣猶可認行者移兩時方出已癡不知人久乃能言曰值大黑龍不見首尾其身

充滿於船中。無隙可入。震悸而出。幾爲所吞。藻臨水號慟。明日浪止。於溺處得告勅囊。及零陵香一席。遂復還郡中。初藻客游。得攝事。以竊賄成家。始娶婦買妾。及是儼然孤窮。與初不異。乃貨所餘香。陸行歸浙。

司令眞君

余嗣字昭祖。福州羅源人。官朝散郎。紹興十八年。居鄉里。與福帥薛直老。有同年進士之好。丐部銀綱。往行在。欲覬賞典。合年勞。遷兩秩。明年郊祀。恩任子。九月五日至郡中。館於所親林氏。十九日。往大中寺。飲於表弟韓知剛（配）家。歸時。已二鼓。倦甚。就枕。月色甚明。似夢非夢。見一人排闥而入。道衣小冠。持旌幢。立於牀前。呼曰。司命眞君相召。嗣索所逮符檄。曰。面奉嚴旨。並無文書。嗣卽起。著紫窄衫。繫帶而出。回視己身。臥榻如故。歎曰。吾必死矣。逆旅中至此。爲之奈何。追者前導。常遠數步。欲與之語。不可得。纔出東門。覺非平日所行路。夾道高木。陰森蔽虧。日色晃曜。乃似辰巳間。經五六里許。不逢行人。心甚怖。俄見一城巍然。門旁兩人對立。軟巾束帶。如唐人衣冠。追者曰。眞君門下引進使者。在此相候。可進矣。二使揖入門。門內有亭。供張甚盛。一人華冠螺髻。衣紅綃袈裟。嗣升亭。二使俱坐。不交一談。飲湯而退。復引入。度行三四里。所過金碧輝映。甃地皆琉璃。私喜。知決非惡地。憂心稍釋。入轉一曲角。舍宇益雄麗。使者曰。此眞官治事所也。嗣問曰。若至彼。用何禮以見。曰。公無朝服。只合肅揖。聞呼卽登殿。入門。揭金書牌曰。司令眞官之殿。如儀以謁。卽引上。視眞官冠服。與今朝服等。熟視之。蓋建炎間越州同官某也。笑謂嗣曰。此間今年考校。得二十人。見公姓名。特去相召。嗣皇恐謝曰。嗣官卑材下。無寸長可紀。安得預考校之列。眞官厲聲曰。此間問人貴賤。不問官尊卑。但看一念之間。正不正爾。與公有舊。欲公知前程事。公官資儘有。而所

享之壽止七十四。若能辭榮納祿，可延一紀。自此以往，積功累行，又有乘除所得之數，蓋不止此。公欲之乎？嗣曰：「敢不聽命。」真官曰：「今日非奏過天曹主宰，亦召公不得。然不可過三時，宜速歸。」顧二使令引出，遂退由元路行。經一殿門，聞人聲嘈嘈，有呻吟號泣者。使者曰：「司過真君殿也。」方坐殿，訊囚。嗣問曰：「人世何事爲重罪？」曰：「不孝爲大，欺詐次之，殺生又次之。」及外門，花冠者出，向嗣合掌曰：「此官員不可思議，吾到此半年，見多少人入來，何嘗有出去者。」此官員實是不可思議。復揖坐飲湯，下階。使者曰：「尋常只到此，以公與真官有分，且又慈仁，今特遠相送。」旣出，嗣問曰：「適花冠者何人？」曰：「渠是三十三天上人，以微過謫監門，滿一年卽復歸矣。」所飲何湯？曰：「入時是醍醐，出時爲甘露。」嗣懇曰：「今幸得歸，何以見教？」曰：「輒有厭禳之術，公到家，日取門上桃符，親用利刃斫碎，以淨籃貯之。至夕二更，令人去家一里外，於東南方穴地三尺，埋之。此人出，公卽靜坐冥心，呪曰：『天皇地皇，三綱五常，急急如律令。俟其還乃止。』又云：『公歸家，食當異，席寢當異，被食當祭先，寢當存息，皆修持之要。』」嗣曰：「此行念無以報德，使者何所須？」二人相視而笑，掉頭曰：「此中無用。」此中無用，固問之。曰：「公平日誦金剛經，回向一兩卷足矣。往來酬答唯一人，其一默不語，又行一二里辭去。」曰：「此去無他歧徑，歸卽至。」嗣獨行，如及城東門，足跌而寤，已三更矣。儼如白晝出謁之狀，遂呼僕張燈，作辭綱劄子，遲明詣薛白之，且言欲致仕，泊還家，取桃符如所教以行，然不曉何理也。竟自列掛冠，明年拜命，始爲人道。其始末如此，且自作記，人謂嗣必享上壽，福未艾也。然是後七年而卒，殊與所夢不侔云。

紹興三十二年。劉子昂爲和州守。方淮上亂定。獨身之官。他日見好婦人出入郡舍。意惑之。招與合。歷數月久。因詣天慶觀朝謁。有老道士請問曰。使君不挈家而神色枯頓。黧黑。殆有妖氣。如何。劉初諱不答。再三言之。乃以買妾對。道士曰。非人也。將不可治。今以二符相與。逮夜宜懸於戶外。渠當不敢入。劉以符歸。夜半。婦人至。怒罵曰。相待如夫婦。何物道士。乃爾。吾去卽去。無憶我。劉不能割愛。亟起取符。壞之。終不寤。生人何以畏符。復綢繆如初。又數日。道士入府問訊。望見劉。驚惋曰。弗活矣。奈何。奈何。然當令使君見之。命取水數十擔。覆於堂。其一隅方五六尺許。水至卽乾。掘之。但巨屍偃然於地。略無棺衾之屬。僵而不損。劉審視。蓋所偶婦人也。大惡之。不旬日而殂。

張女對冥事

妻父張淵道。自兵部侍郎奉祠。寓居無錫縣南禪寺。次女已嫁梁元明。來歸寧。紹興己未正月七日。因游惠山寺。食煎餅差冷。還家心痛。至夜遂劇。正睡落枕。元明扶之起坐。但淚下不語。指其口曰。說不得。問何所見。應曰。張渥在此。渥者。淵道叔也。死於兵間。後降靈其家。云爲泰山府直符。走吏。意其爲祟。呼洞虛觀道士視之。道士取紙焚香作法。請家人共視。皆曰。髣髴見紙上有影。如人戴幘頭者。道士曰。然則正神。非祟也。是必陰府追對事耳。書符使吞之。天明稍甦。猶心痛。忽忽如癡。晚乃能言。始病時。有持符來牀下云。官追汝女曰。我士大夫家女。子何得輒喚。曰。陽間如此。陰府不問也。便覺身隨此人去。至寺後牆門欲出。一人長丈許。推之入。責追者曰。張侍郎小娘子。爾何人而得呼之。追者不答。則身已在牆外。有兜檐甚飾。使登焉。兩人肩舁。約行數百里。又渡錢塘江。久之入一大府。朱門明煥。上施大金釘。殿屋九間。皆垂簾。其

中三間簾捲。王者紅袍碧玉冠。坐其上。追者前白公事到。王竦身凭案立。問曰。張相公在陝西殺趙哲。汝父爲參議官。預其事否。女欲言不知。恐累父。答云。初不預謀。亦曾諫。不見聽。王曰。諫而不聽。何不去。答曰。嘗求一郡不得。請王顧左右。令詣司供狀。方對答時。望西廡一人。側聽而笑。東廡亦有一人。皆狀貌堂堂。既詣曹。曹使指曰。笑者乃趙哲。其西則曲端也。吏以下皆長一丈。戴鐵幘頭。著褐布袍。具筆札。令女爲狀。且曰。當追長子。以其不慧。故免。蓋淵道長子通。自幼多病。不解事。俄持盤食來。甚豐。或曰。不可食。食則不得歸矣。廡下各列門戶。或榜云。鑊湯地獄。或榜云。剉碓地獄。其室甚多。皆扁鑊不見人。遙見故姻家宋氏母。據案相望而笑。傍人云。見判善部。須臾供狀畢。王命放還。無復轎乘。獨隨追者行。及江頭。見貴人公服乘馬。導從甚盛。問人云。呂相公也。是時呂忠穆公已臥病。後一月始薨。蓋其魂兆先逝矣。

袁州獄

向待制子長。元符中。爲袁州司理。考試南安軍。與新昌令黃某。并別州鄭判官三人俱。畢事。且還。鄭君有女弟。嫁爲宜春郡官妻。欲與向同。如袁。而黃令者。前三年實爲袁理官。以故二人邀與皆往。黃不可。鄭強之。且笑曰。公遽能忘情於煙花中人乎。黃不得已。亦同塗。然意中殊不樂。逮至。又欲止城外。向力挽入官舍。坐定。向將入省。二親揖之。就便室。黃如不聞。卽其側呼之。瞪目不答。俄指向所用銅槃曰。其價幾何。可輟買否。向得其發言。頗喜。顧小史。令持往所館。問之曰。此常物爾。何遽爲。曰。將寘吾棺中。向始疑懼。引其手使少憩。亦不動。亟招鄭君同視之。掖以就榻。少頃。發聲大呼。若痛不可忍。遂洞泄血利。穢滿一室。登榻。復下。號叫通夕不止。向與鄭同辭告曰。君疾勢殊不佳。蓋有以見屬。黃領首曰。願見母妻。向卽日爲書走。

馳步如新昌告其家。又語之曰：君本不欲來，徒以吾二人故。今病如是，尊夫人脫未能來，而君或不起，是吾二人殺君也。何以自明？願君力疾告我，所以不欲來及危憊如此之狀。黃開目傾聽，忍痛言曰：吾官於此時，宜春尉遣弓手三人買雞豚於村墅，閱四十日不歸。三人之妻訴於郡，郡守與尉有舊好，令尉自爲計。尉給白府曰：部內有盜起，已得其根株窟穴所在，遣三人者往偵，恐其徒泄此謀，姑以買物爲名，久而不還，是殆斃於賊手。願合諸邑求盜吏卒共捕之。守然其言，尉自將以往，留山間兩月，無以復命。適村民四輩耕於野，貌蠢甚，使從吏持錢二萬招之，與語曰：三弓手爲盜所殺，尉來逐捕，久不獲，不得歸，倩汝四人詐爲盜以應命。他日案成名爲處斬，實不過受杖十數，卽釋汝。汝曹貧若此，今各得五千錢，以與妻孥，且無性命之憂，何不可者？汝若至有司，如問汝殺人，但應曰：有之，則飽食坐獄，計日脫歸矣。四人許之，遂執縛詣縣。會縣令闕，司戶攝其事，劾囚服實如尉言，送府。吾適主治之，無異詞，乃具獄上憲臺，得報皆斬。旣擇日赴市矣，吾視四人者皆無凶狀，意其或否，屏獄吏以情詰之，皆曰：不寃。吾又摘語之曰：汝等果爾，明日皆斬首，身首一分，不可復續矣。囚相顧泣下曰：初以爲死，且復生，歸家得錢用，不知果死也。始具言其故，吾大驚，悉挺其傳，尉已伺知之，密白守曰：獄掾受囚賂，導之上變，明日吾入府白事，守盛怒，叱使下曰：君治獄已竟，上諸外臺閱實矣。乃受賄賂妄欲改變邪？吾曰：旣得其寃，安敢不爲辨？守無可奈何，移獄於錄曹，又移於縣，不能決。法當復申憲臺，別置獄守曰：如是則一郡失入之罪衆矣。安有已論決而復變者？悉取移獄辭焚之，但以付理院，使如初款。吾引義固爭，累十數日不得直，遂謁告郡守，令司戶嘗攝邑者代吾事。臨欲殺囚，守復悔曰：若黃司理不書獄，異時必訟我於朝矣。令同官相鑄諭曰：囚必死，君雖固

執亦無益。今強爲書名於牘尾。人人知事出郡將。君何罪焉。吾詈僂書押。四人遂死。越二日。黃衣人持挺押二縣吏來。追院中。二吏曰。急取案。吏方云。黃衣以挺擊之。四吏俱入舍不出。吾自往視舍。門元未啓。望其中案牘橫陳。逡巡四吏皆暴卒。又數日。攝令死。尉用他賞改秩。已去官。亦死。而郡守中風不起。相去纔四十日。吾一日退食。見四囚拜於下曰。某等枉死。訴於上帝。得請矣。欲逮公。吾懇曰。所以知此冤而獲吐者。黃司理力也。今七人已死。足償微命。乞勿追竟。帝曰。使此人不書押。則汝四人不死。汝四人死。本於一押字。原情定罪。此人其首也。某等哭拜天廷。凡四十九日。始許展三年。卽揜袴露膝。流血穿漏。曰。拜不已。至於此。又曰。大限若滿。當來此地相尋。又拜而去。吾適入門。四囚已先在。云候伺已久。恐過期。且令亟取母妻與訣別。吾所以不欲來者。以此故爾。今復何言。向曰。鬼安在。黃指曰。皆拱立於此。向與鄭設席焚香。具衣冠拜禱曰。爾四人明靈若此。黃君將死。勢無脫理。旣許其與母妻訣。何必加以重疾。令痛苦若此哉。禱畢。黃喜曰。鬼聽公矣。痛卽止。利不復作。然厭厭無生意。又旬日。告向曰。吾母已來。幸爲我辦肩輿。出迎。向曰。所遣卒猶未還。安得遽至。曰。四人者已來告。遂出。果相遇於院門之外。褰簾一揖而絕。

趙七使

宗室趙子舉。字升之。壯年時喪其妻。心戀戀不已。於房中飾小室。事之如生。夜獨宿次。覺有從室中啓戶出者。恐而呼侍婢。婢旣膺復寢。須臾間。已至牀前。牽帳低語曰。莫怕。莫怕。我來也。時精爽頓昏。不知死生之隔。遂與共寢。歡如平生。自是日。日至。每飲食必對案。僕妾輩從旁窺之。無所見。但器中物亦類有人。殘餘者。繾綣益久。意中憤憤。漸不喜食。行步言氣衰劣。然未嘗與人言。有道人乞食過門。適見之。歎曰。君甘

與鬼游。獨不爲性命計。吾能行天心正法。今以授君。努力爲之。鬼不攻自退矣。子舉灑然悟。卽再拜傳授。繪六甲六丁像。齋戒奉事。唯謹。妻猶如故態。頗亦不樂。時時長吁。如不得志者。又半年。涕泣辭訣曰。久留恐壞君法。吾去矣。遂絕不至。子舉從此奉法愈力。爲人治病。輒驗。建炎二年。子妻族張氏。避地自京師南下。寓居揚州龍興寺。先是有祖姑嫁趙氏。夫爲絳州守。未赴。居太原。值虜騎圍城。姑隕於礮下。又有八叔者。爲賊所得。嚙食之。是歲妻祖母田氏病。彷彿見此兩人在窗外。子舉適同居寺中。外舅以事告之。子舉焚香禱請。久而言曰。是一男子一婦人。皆以非命死。然是公家戚屬。不宜加罪。當以酒幣善遣之。如其言。病亦尋愈。

畢令女

路時中字當。可以符籙治鬼。著名士大夫間。目曰路真官。常齋鬼公案。自隨。建炎元年。自都城東下。至靈璧縣。縣令畢造。已受代。橫舟未發。聞路君至。來謁曰。家有仲女。爲鬼所禍。前後迎道人法師治之。翻爲所辱罵。至或遭箠去者。今病益深。非真官不能救。願辱臨舟中一視之。路諾許。入舟坐定。病女徑起。著衣出。拜凝立於旁。略無病態。津津有喜色。曰。大姐得見真官。天與之幸。平生抑鬱不得吐。今見真官。敢一一陳之。大姐乃前來媽媽所生。二姐則今媽媽所生也。恃母鍾愛。每事相陵侮。頃居京師。有人來議婚事。垂就。唯須金釵一雙。二姐執不與。竟不成婚。心鞅鞅以死。死後。冥司以命未盡。不復拘錄。魂魄漂搖。無所歸。遇九天玄女出遊。憐其枉。授以祕法。法欲成。又爲二姐壞了。大姐不幸生死。爲此妹所困。今須與之俱逝。以償至冤。且以謝九天玄女也。真官但當爲人治祟。有冤欲報。勢不可已。願真官勿復言。路君沉思良久曰。

其詞強。顧畢令曰：君當自以善力禱謝之。法不可治也。女忽仆地。掖起之。復困憊如初。蓋出拜者。乃二姐之身。而其言則大姐之言也。死已數年矣。明日二姐殂。路君來弔其父。曰：昨日之事。曲折吾所不曉。而玄女授法。乃死後事。二姐何以得壞之。君家必有影響。幸無隱。在我法中。當洞知其本末。畢令曰：向固有一異事。今而思之。必此也。長女既亡。葢於京城外僧寺。當寒食掃祭。舉家盡往葢室之側。有士人居焉。出而扃其戶。家人偶啓封入房窺觀。仲女見案上銅鏡。呼曰：此大姐柩中物。何以在此。必刼也。吾以爲物有相類。且京師貨此者甚多。仲女力爭曰：方買鏡時。姊妹各得其一。整結襯緣。皆出我手。所用紙某官謁刺也。視之信然。方嗟歎而士人歸。怒曰：貧士寓舍。有何可觀。不告而入。何理也。仲女曰：汝發墓取物。姦賊具在。吾來擒盜耳。遂縛之。士人乃言半年前夜坐讀書。有女子扣戶曰：爲阿姑譴怒。逐使歸。父母家。家在城中。無從可還。願見容一夕。泣訴甚切。不獲已。納之。繾綣情通。自是每夕必至。或白晝亦來。一日方臨水掠鬢。女見而笑曰：無鏡耶。我適有之。遂取以相餉。卽此物也。時時攜衣服去補治。獨不肯說爲誰家人。昨日見語曰：明日我家與親賓聚會。須相周旋。不得到君所。後夜當復來。遂去。今晨獨處無悰。故散步野外。以遣日。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吾家聞之。皆悲泣。獨仲女曰：此郎固妄言。必發驗。乃可走往殯所蹤跡之。其後有罅。可容手啓。輒見棺。大釘皆拔起寸餘。及撤蓋板。則長女正疊足坐。纔男子頭巾。自腰以下肉皆新生。膚理溫軟。腰以上猶是枯脂。始悔恨。復掩之。釋士人使去。自是及今。蓋三年餘矣。所謂玄女之說。豈非道家所謂回骸起死。必得生人與久處。便可復活耶。事旣彰露。不可復續。而白發其事。皆出仲女。所謂壞其法者。豈此邪。路君亦爲之驚咤。道出山陽。以語郭同升。升之子泐說。

西內骨灰獄

政和四年有旨修西內命京西轉運司董其役轉運使王某坐科擾爲河南尹蔡安持劾罷起徽猷閣待制宋君於服中以爲都轉運使免判常程文書專以修宮室爲職宋銳於立事數以語督同列曰速成之釀賞可立得也轉運判官孫貺獨以役大不可成戲答曰公聞狐壻虎之說乎狐有女擇壻得虎焉成禮之夕儻者祝之曰願早生五男二女狐拱立曰五男二女非敢望但早放卻臊命爲幸耳今日之事正類此也宋不樂貺卽引疾罷去凡宮城廣袤十六里創立御廊四百四十間殿宇丹漆之飾猥多率以趣辦需牛骨和灰不能給洛城外二十里有千人冢數十邱幹官韓生獻計曰是皆無主朽骸發而焚之其骨不可勝用矣自王漕時已用此宋然之管幹官成州刺史郭璉容佐使臣彭玘十餘人皆幸集事舉無異詞宋以功除顯謨閣學士召爲殿中監而卒宣和中孫貺病死至秦山府外門榜曰清夷之門獄吏梓以入令供滅族狀孫曰我何罪殿上厲聲曰發洛陽古冢以幸賞乃汝也安得諱孫請與諸人對望兩囚荷鐵校立廡下各有一卒持鐵扇障其面時時揮之扇上皆施釘血流被體引至前乃宋王二君也猶相撐拄孫歷舉狐虎之說及所以去官狀廷下人皆大笑兩人屈服去孫復甦他日韓生亦夢如孫所見者供狀畢將引退而言曰某罪不勝誅但先祖魏公有大勳勞於宗社不應坐一孫而赤族主者凝思良久曰只供滅房狀乃如之自是數日死不一歲妻子皆盡今唯取同宗之子以繼云予聞此事於臨川人吳虎臣吳得之韓子倉予以國史院簡策參之得其歲月官職如此邵武李郁光祖云有朝士亦以是役進秩後居鄧州得異疾疽生於臀長寸許中有骨焉不可坐臥醫以藥齧之久而墜地拳曲如小豬尾數日

又如故。復以前法治之。如是歲餘。凡落三十六節。乃死。王曰。嚴云。宋君初與官屬議。或以爲不便。宋入宅。思之。必欲行。自批一紙。出付司。孔目官某。慮異時爲人所訟。以所批黏入牘中。後數年。冥府攝對獄。見牛頭卒。引一人從烈焰出。乃宋也。孔目訴曰。事皆由待制。手筆尙存。王者敕一卒往取。頃刻卽至。以示宋。宋引伏。孔目者。乃得歸。明日。詣曹閱故牘。首尾千百番。皆在。獨失宋批矣。遂以病自列。去吏歸。而棄家爲苦行道者。

布張家

邢州富人張翁。本以接小商布貨爲業。一夕閉茶肆。訖。聞外有人呻痛聲。出視之。乃晝日市曹所杖殺死囚也。曰。氣絕復蘇。得水尙可活。恐爲遷者所見。則復死矣。張卽牽入門。徐解縛。扶置臥榻上。設薦席。令睡。與其妻謹視之。飼以粥餌。雖子婦弗及知。經兩月。脅瘡皆平。能行。張與路費。天未曉。親送之出城。亦未嘗問其鄉里姓名也。過十年久。有大客乘馬從徒。齎布五千疋入市。大駟爭迎之。客曰。張牙人在乎。吾欲令貨。衆嗤笑。爲呼張來。張辭曰。家貲所有。不滿數萬錢。此大交易。願別擇豪長者。客曰。吾固欲煩翁。但訪好鋪戶。賒與之。以契約授我。待我還鄉復來。索錢未晚。張勉如其言。居數日。客謂翁可具酒飲我。勿招他賓。旣至。邀其妻共飲。酒酣起曰。翁識我否。乃十年前床下所養人也。平生爲寇劫。往來十餘郡。未嘗敗。獨至邢。一出而獲。荷翁再生之恩。旣出門。卽指天自誓云。今日以往。不復殺人。但得一主好錢。持報張翁。更不作賊。纔上太行。便遇一人獨行。劫之。正得千餘緡。遂作賈客販賣。今於晉絳間有田宅。專以此布來償翁。媪恩。元約復授。翁可悉取錢營生產業。吾不復來矣。拜訣而去。張氏因此起富。貲至十千萬。邢人呼爲布

張家。

何丞相

何文縝丞相在太學。與同舍生黃君。詣日者孫黯問命。黯袒衣踞坐。丞相先占。既布算。黯正襟揖曰。命極貴。不惟魁天下。且位極人臣。二人相視笑曰。何相侮邪。黯慍曰。黯老矣。粗有生計。今詔一秀才。其獲幾何。奈何。命實中格。丞相曰。然則何時作狀元。曰。乙未歲。何年爲相。曰。不出一紀。但有一事絕異。君拜相後。當死於異國。尋常奉使絕域者。不過侍從官。何由有宰相入國者。此爲不可曉耳。初。丞相自仙井來時。過桐柏。於廟中上書乞夢。其夕夢人報霍侍郎來見何狀元。遂出相見。霍曰。將來殿策問道。及至京。又求夢於二相公廟。夢人告如霍所言。既覺。試作策頭數百字。以示黃君。黃以爲不佳。丞相時爲鄧洵武樞相館客。又夢一人報霍侍郎來。既坐。霍曰。君昨擬道策。甚謬。上所解道德經。更三日。以賜二府。君當首見之。宜熟讀也。如期。鄧公果拜賜。卽錄本晨夕誦讀。乙未歲。廷試果問道。悉以經語對。遂爲第一人。後十二年。至靖康丙午。拜少宰。從二帝北狩。死於虜。皆如黯言。霍公蓋先兩榜爲龍首者。

秀州司錄廳

秀州司錄廳多怪。常有著青巾布袍。形短而廣。行步遲重者。又有婦人。每夜輒出。惑打更吏卒者。先公居官時。伯兄丞相方九歲。白晝如有所見。張目瞪視。連稱水水。移時方蘇。後兩日。公晚自郡歸。侍妾執公服在後。忽大呼仆地。公素聞鬼畏革帶。卽取以縛妾。扶置床。久之乃言曰。此人素侮鬼神。適右手持一物。甚可畏。我不敢近。却不知我從左邊來。方幸擒執。又爲官人打鍾馗陣留我。我卽去。願勿相苦。問汝何人不。

肯言。至於再三。乃曰。我與縣農人支九也。與鄉人水三者。兩家九口。皆以前年水災漂餓。方官賑濟活人時。獨已先死。今居於宅後大樹上。前日小官人所見。乃水三也。公曰。吾事真武甚靈。又有佛像及土地竈神之屬。汝安得輒至。曰。佛是善神。不管閑事。真聖每夜被髮杖劍。飛行屋上。我謹避之耳。宅後土地不甚振職。唯宅前小廟。每見輒戒責。適入廚中。司命問何處去。答曰。閑行。叱曰。不得作過。曰。不敢。遂得至此。公曰。常時出者二物。爲何。曰。青巾者石精也。稱爲石大郎。正在書院牕外籬下。入地三尺許。婦人者。秦二娘。居此久矣。公曰。吾每月朔望。以紙錢供大土地。何爲返容外鬼。汝爲我往問。明日當毀其祠。曰。官豈不曉。雖有錢用。奈腹中飢餒何。我入人家有所得。必分以遺之。故相容。至今默默。食頃復言曰。已如所戒。白之土地。怒我饒舌。以杖驅我出。公曰。曾見吾家廟祖先否。曰。每時節享祠。必往觀。聞飲食芬芳。欲食不得。列位中亦有虛席者。唯一黃衫夫人。見我必怒。又使往覘。俄氣喘色變。徐乃言曰。方及門。爲夫人持杖追逐。急反走。僅得脫。所爲夫人者。曾祖母紀國也。公問所須。曰。鬼趣苦飢。願得一飽饌。好酒肥鵝。與衆人共之。無如常時以瘦雞相待也。語畢。竦然傾耳。如有人呼之。遽曰。土地震怒。逐我兩家出。今暫止城頭。無所歸托。願急放我歸。自此不敢復來矣。乃解其帶。妾昏睡經日。乃醒。

胡氏子

舒州人胡永孚說。其叔父頃爲蜀中倅。至官數日。季子適後圃。見牆隅小屋。垂箔若神祠。有老兵出拜曰。前通判之女。年十八歲。未適人而死。葬此下。今去而官於某矣。問容貌何似。曰。老兵無所識。聞諸倡言。自前後太守。以至餘官。諸家所見婦人。未有如此女之美者。胡子方弱冠。未授室。聞之心動。指几上香火曰。

此亦太冷落。明日取熏爐花壺往爲供。私酌酒奠之。心搖搖然冀幸得一見。自是日日往。精誠之極。發於夢寐。凡兩月餘。他日又往焉。屋簾微動。若有人呼嘯聲。俄一女子衽服出。光麗動人。胡子心知所謂。徑前就之。女曰。無用懼我。我乃室中人也。感子眷眷。是以一來。胡驚喜欲狂。卽與偕入室。夜分乃去。自是日以爲常。讀書盡廢。家人少見其面。亦不復窺園。唯精爽消鑠。飲食益損。父母竊憂之。密以扣宿直小兵。云夜與人切切笑語。呼問子。子不敢諱。以實告。父母曰。此鬼也。當爲汝治之。子曰。不然。相接以來。初頗爲疑。今有日矣。察其起居上下。言語動息。無少分不與人同者。安得爲鬼。父母曰。然則有何異。曰。但每設食時。未嘗下箸。只飲酒啖果實而已。父母曰。俟其復至。使之食。吾當自觀之。子反室而女至。命具食延之。至於再三。不可曰。常時來往。無所礙。今食此。則身有所著。欲歸不得矣。子又強之。不得已。一舉箸。父母從外入。女矍起將避匿。而形不能隱。踉蹌踏慙窻。泣拜謝罪。胡氏盡室環之。問其情狀。曰。亦自不能覺。向者意欲來。則來。欲去。則去。不謂今若此。又問曰。旣不能去。今爲人耶。鬼耶。曰。身在也。留則爲人矣。有如不信。請發瘞驗之。如其言。破冢見柩。有隙可容。指中空空然。胡氏皆大喜。曰。冥數如此。是當爲吾家婦。爲改館於外。擇謹厚婢服事。走介告其家。且納幣焉。女父遣長子與家人來視。眞吾女也。遂成禮而去。後生男女數人。云今尙存。女姓趙氏。

攔街虎

趙清憲公。父元卿。爲東州某縣令。有婦人亡賴健訟。爲一邑之患。稱曰攔街虎。視答撻如爬搔。公雖知之。然未嘗有意治也。會其人以訟事至庭。詰問理屈。遂杖之。數至八而斃。卽日見形爲厲。行步坐臥。相追隨。

不置。雖飲食亦見於杯盤中。公殊以爲苦。既罷官。過岱嶽。入謁。女鬼隨之如初。暨登殿。焚香再拜。猶立其旁。公端笏禱曰。元卿受命治縣。以聽訟爲職。此婦人自觸憲罔法。當決杖數未訖而死。邂逅致然。非過爲慘酷殺之也。而橫爲淫厲。累年於茲。至於大神之前。了無忌憚。神聰明正直。願有以分明之。使曲在元卿。不敢逃譴。如其不然。則不應容其久見苦也。禱畢。乃拜而起。遂無所見。

八段錦

政和七年。李似矩爲起居郎。有欲爲親事官者。兩省員額素窄。不能容。却之使去。其人曰。家自有生業。可活妻子。得爲守闕。在左右。無以俸爲也。乃許之。早朝晏出。未嘗頃刻輒委去。雖休沐日亦然。朝晡飲膳。無人曾窺見其處者。似矩嘉其謹。呼勞之曰。臺省親事官。名爲取送。每下馬歸宅。則散去不顧矣。况後省冷落。爾曹所棄。今獨如是。何也。曰。性不喜游嬉。且已爲阜隸。於事當爾。似矩素於聲色簡薄。多獨止外舍。傲方士熊經。烏申之術。得之甚喜。自是令席於牀下。正睡熟時。呼之。無不應。嘗以夜半時起坐。嘯吸按摩。行所謂八段錦者。此人於屏後笑不止。怪之。詰其故。對曰。愚鈍村野。目所未見。不覺笑耳。非有他也。後夜復然。似矩謂爲玩己。叱曰。我學長生安樂法。汝旣不曉。胡爲屢笑。此人但謝過。旣而至於三。其笑如初。始疑之下牀。正容而問曰。自爾之來。我固知其與衆異。今所以笑。必有說。願明以告我。對曰。愚人耳。何所解。固問之。踟躕良久。乃言曰。吾非逐食庸庸者。流吾之師。嵩山王真人也。愍世俗學道趨真者益少。欲得淳朴。端敬之士。教誨之。使我至京洛求訪。三年於此矣。昨見舍人於馬上。風儀洒落。似有道骨。可教。故托身爲役。驗所營爲。比觀夜中所行。蓋速死之道。而以爲長生安樂法。豈不大可笑歟。似矩聽其言。面熱汗下。具

衣冠向之再拜事以師禮。此人立受不辭，坐定似矩拱手問道。此人略授以大指，至妙處則曰：「是事非吾所能及也。當爲君歸報王先生，以半歲爲期，復來矣。」凌晨不告而去。明年五月，似矩出知光州，終身不再見。

餘杭宗女

唐信道宣和五年，自會稽如錢塘，赴兩浙漕試館於普濟寺。寺後空室，有旅櫬，欲觀之，僧止之曰：「是中乃一婦人棺，半開半闔，時時出與人往來，非數人同入視不可。」唐曰：「豈有秀才畏鬼者乎？」竟獨往視棺，上誌曰：「某王宮幾縣主之柩，蓋距是時已四十年矣。」一女子可二十許歲，粉黛鋌華，如新傅者，容色與生人無少異，驚歎而出，還會稽，以語吳械材老。材老曰：「是烏足爲異哉？」吾鄉餘杭縣寺中，亦有宗女，柩寄僧坊者，每夕與僧飲酒歌笑，旁若無人，通衽席之好，遲明就木，僧必送之以往，如是二年，事浸聞其父，父怒，謀舉而焚之。母夢女悲泣，告曰：「兒不幸死，而冥數當與僧合，自知淫穢，以貽父母羞，然腹已有孕，儻不得生子，則沉淪幽趣，長無脫期。」少緩三月，使畢此緣，然後就焚，無害也。母亦泣而寤，以告夫，夫愈怒曰：「兒已死，乃與庸僧遊，又欲爲生子，吾不能受此辱，必焚之。」乃可是夜，母及一家人悉夢女來，如前訴之語，而加苦切，申言至數四，明日合詞白其父，父堅忍人也，愈益怒，不俟所擇，日至立使呼凶肆之人，與薪厝火，斧棺而爇之，其腹皤然，少焉圻裂，果有嬰兒，已成形矣。

閩清異境

福州閩清縣近村，有大溪，溪北有寺，溪南大山長谷，草樹綿延，父老相傳，自古以來，人跡所不到，到則遇

奇怪有三僧從他處來。皆好尋幽選勝。欣然欲往。相與裹糗糧。拏小舟。渡彼岸。爲三宿計。行未久。滿道虵虺縱橫。踐之以過。異鳥形容可憎。鳴噪紛紛。觸目生怖。不半日。兩人願還。一僧獨奮曰。出家兒視死爲等閑。况怖懼乎。我將獨往。乃并兩人所齋草行露宿。愈益南去。二之日。蛇鳥漸少。稍有徑路。可尋。三之日。亦覺勸苦。遙望山下。木杪炊煙起。知有人居。復行前抵其處。得茅屋一間。寂不見人。僧就憇。取亂葉蒸之。俄一人自外荷鋤至。架鋤於門上。趨近附火視之。人也不交一談。袖中出芋十枚。炮熟。指其半與僧自食。其半既暮。徑臥土榻上。僧亦同宿。終不相誰何。天將曉。人已去。僧亦從此歸。添道處處記之。到寺具以所見語兩人。兩人悔前日空返。乃相約重尋之。歷三日。與曩所記無異。及大木下。則茅屋已焚。但斫木皮尺餘。題詩其間曰。偶與雲水合。不與雲水通。雲散水流去。杳然天地空。悵然而歸。後無有能去者。

玉華侍郎

莆田人方朝散。失其名。政和初。爲歙州婺源宰。病熱困臥。覺耳中鏘鏘天樂聲。少焉有女童二十四輩。各執旌纛。幢幢至前。俄采雲從足起。掩苒飛騰。瞬息間到一城。城中大樓明奐。高潔金書其門曰。太華之宮。正中設榻。使就坐。侍女列立。長髯道士乘雲至。碧冠霞衣。執玉簡。直前再拜。方驚起欲致答。道士拱手言。某於先生役隸也。願端坐受敬。拜畢。踞白曰。碧落洞玉華宮莫真君。敬問先生瑤臺一別人。人間甲子周矣。嗣見有日。欽遲好音。方懵然不知所答。道士曰。下土溷濁。能移人肺腸。先生應已忘前事。今當縷陳之。先生唐武后時人也。生於冀州。能屬文。而嗜酒不檢。浮沉里中。時河北大疫。死者如亂麻。先生書所得藥方。揭於通衢間。病者如方治之。卽愈。由此相傳益廣。所活不可計。夢中有人告曰。子陰德上通於天。上帝嘉

其功當以仙班相召。先生素落魄。且自恃將爲天人。愈益放誕。竟以狂醉墮井死。死後久之。乃用前功。得召見於白玉樓。蓋李長吉所作記處也。時有四人同召。當試文一首。帝自書大道無爲賦爲題。先生有警句曰。帝鑿竅而喪魄。蛇畫足而失柘。帝覽之大喜。擢列第一。拜爲脩文郎。專以文字爲職。繼有玉華侍郎之命。同寮十八人。皆上清仙伯也。每侍帝左右。出則陪從金輿。嘗曉幸紫霞宮。宮人不知輦至。或晚起。纔畫一眉。卽趨出迎謁。帝顧之笑。命諸侍郎賦詩。先生卒章云。曉粧不覺星輿至。只畫人間一壁眉。帝吟諷激賞。卒以恃才怙寵。爲衆所嫉。下遷羣玉外監。既陞辭。帝曰。羣玉殿乃吾圖書之府。非卿文學出倫。未易居此。是後宴見稍疎。一日。帝與諸仙游瑤圃。思先生之材。遣使來召。先生辭以疾。獨與侍女宋道華。泛舟池上。執手眷眷。有人間夫婦之想。爲使者所劾。帝批其奏曰。男爲東家男。女爲西家女。皆謫墮人世。道華生於蜀中。而先生乃爲閩人。先生旣登第。爲邵武判官。日。帝命召還。有不相樂者。奏云。邵武分野。炎氣方重。須此人仙骨以鎮之。乃止。近已有詔。更一紀復故處。莫真君乃代先生爲侍郎者。懼塵世易流。又有他過。則仙梯愈不可攀。故遣弟子來。鄭重達意。宋道華者。先已得歸。正持寶幢立於側。拜而言曰。人世紛綸。真可厭苦。若得再入碧落洞中。望見金毛師子。千秋萬歲。永無閑思念也。方君聞兩人語。始瞿然如有所省。道士及衆女皆謝去。遍體汗流。遂寐。蓋已三日。卽召會丞尉及子孫。歷道所見。遂申郡乞致仕。時年六十。有二後。不知所終云。先君頃於鄉人胡霖卿處得此事。亦有人作記甚詳。久而失去。詢諸胡氏子。及婺源人。皆莫知。但能道其梗概如是。今追書之。復有遺忘處矣。

米張家

京師脩內司兵士闕喜。以年老解軍籍。爲販夫。賣果實自給。其婦湯氏。舊給事掖廷。晚乃嫁喜。宣和二年六月。喜賣瓜於東水門外汴堤叢柳間。所坐處去人居百許步。柳陰尤密。午暑方盛。行人不至。聞木杪呼小鬼。續有應之者。呼者曰。物在否。應者曰。在。如是再三。仰頭周視。無所覩。懼不自安。欲歸而妻饋食。適至。具以事語之。妻曰。老人腹虛耳聵。妄聞之。無懼也。明日復如前。又以語妻。妻曰。然則翼日我於此代汝。汝當爲我饋湯氏。慧人也。伺其時至。聞應答聲畢。遽曰。既在。何不出示。卽於樹間擲金數十顆。銀十餘錠。黃白爛然。妻四顧無人。亟收置瓜籃中。未畢而喜至。驚笑曰。吾不暇食矣。喜見黃物。形製甚異。疑不曉。妻曰。此裏蹠金也。盡拾瓜皮。與所坐敗簾覆籃共舁。以歸。僅能行百步。重不能勝。暫寄於張家茶肆中。出募有力者。挈取。張氏訝其蒼黃如許。發篋見物。悉以瓦礫易之。喜夫婦不復閱視。及家始覺。妻曰。姑忍勿言。明當復用前策。尙可得也。泊坐樹下。過時無所聞。乃效其呼。小鬼亦應曰。諾。妻曰。再以昨日之物來。曰。亡矣。問何故。曰。已煩賣瓜人。送與張氏。竟喜將訟於官。妻曰。鬼神不我與。雖訴何益。不若謀諸張氏。張曰。物已歸我。又無證驗。安得取。且爾夫婦皆老而無子。多貲亦奚爲。幸館於吾門。隨所用錢相給。畢此一世可也。喜乃止。張氏由此益富。徙居城北。俗呼爲米張家云。

肇慶土偶

鄭安恭爲肇慶守。有直更卒。每夜半見城上亭中火光。往視之。乃十餘人及小兒數輩聚博。卒有膽。不懼。戲伸手乞錢。諸人爭與之。幾得三千以還。明日驗之。眞銅錢也。不以語人。次夕又如。是遂賂掌宿節級。求專直三更。所獲益富。踰兩月矣。會軍資庫失錢千餘緡。并銀數百兩。揭榜根捕。或告云。此卒近多妄費。又

衣服鮮明。可疑也。詰其爲盜之端。不能隱。具以實言。鄭意必土偶爲姦。乃繫卒。使人部往。遍索諸廟。至城隍廟中。有土偶。狀貌類所見者。碎之。腹中得銀一笏。盡剖之。皆然。因發地。凡偶人下。各得數十千。合此卒用過之數。更無少差。卽盡毀偶像。其怪遂絕。

秦昌時

秦昌時。昌齡。皆太師檜從子。紹興二十三年。昌齡宮觀滿。將赴調。見達真黃元道。戒曰。君壽命不甚永。然最忌爲宣州官。若得之。切不可受。受必死。旣而添差寧國軍簽判。不欲往。具以事白其叔父。叔父誚責之。遂受命。以九月十八日至家。五日而死。竟不及赴官。昌時自浙東提刑來會葬。聞達真在溧陽。往見之。達真曰。今年葬簽判。明年葬提刑。吾將往會稽奉送。昌時怒且懼。明年十二月十二日。果訪之於會稽。取紙寫詩。有二五相逢路再迷之語。昌時曰。壽止二年。或五年邪。曰。否。二月。或五月邪。曰。否。然則但二日五日乎。曰。恐如是時。會稽守趙士彰。提舉常平高百之。皆在坐。密問曰。提刑方四十五歲。精爽如此。何爲有是言。曰。去歲見之於溧陽。神已去幹。曾與約送葬。壽天定數也。何足訝。今不過七日耳。是月十八日。昌時具飯。召百之。及其壻馮某。達真在焉。昌時坐間。取永嘉黃柑。手自銓擇。達真隨輒食之。食數顆。又擘其餘。擲之地。昌時以情白曰。叔父生朝不遠。欲持以爲壽。願先生勿相苦。達真嘻笑曰。自家死日。不管。卻管他人生日。左右見其語切。皆伸舌縮頸。昌時不樂。願百之及馮壻。招之出。自掩關作書。囑虞候曰。若黃先生尋我。但以睡告。虞候立戶外。忽聞筆墜地。入視之。已仆於胡床。涎塞咽中。革革然。其家呼醫。巫絡繹。妻詹氏泣達真求救。笑曰。吾曩歲固言之。今日專來送葬。命止於此。雖扁鵲何益。善視之。三更當去矣。至時果死。

武夷道人

建州崇安縣武夷山境象幽絕。中臨清溪。盤折九曲。游者泛舟其下。仰望極目。道流但指言古跡所在。云莫有登之者。紹興初。有道人至。沖佑觀。獨欲深入。訪洞天。經數月。尋歷殆遍。無所遇。忽於山崦間。得草庵。有道姑。屏處。長眉紅頰。傍無侍女。問其來故。謂曰。洞天有名無形。相傳如是。吾處此久矣。不見也。道人曰。業欲一往。要當盡此身尋之。時天色陰翳。日已暮。姑邀宿庵中。道人謝曰。子婦人。獨居於義。不可曰。非有他也。玆地多虎狼。恐或傷君耳。竟不肯入。危坐於戶外。夜未久。果有虎咆哮來前。姑急開門呼之。答曰。寧死於虎。決不入。少焉。又增一虎。嗥嘯愈甚。姑又語曰。此兩黑虎。性慈仁。餘皆搏人不遺力。君將爲齏粉矣。道人守前說。不爲動。俄而五虎同集。銜其頭。足以往。纔十數步。擲於坡下。而去。體無少損。遂堅坐。達明。姑延入坐。嘉歎曰。子有志如此。非我所及。洞天蓋去此不遠。然尙隔深淵。淵闊十餘丈。驚湍怒流。但一竿竹橫其上。非身生羽翼。不可過。亦時時有雙髻樵人往來。子試往。幸而相遇。當拜而問塗。不然。無策也。旣至。溪流洶湧。崩騰。木石皆振。弱竹裊裊。不可著脚。適逢樵者出。乃前再拜。樵者矍然。退避曰。山中野人。采薪以供家。安敢當此。具以所欲。拱白之。樵始祕不言。旣而曰。誰爲君道此。曰。聞諸庵中女。樵怒曰。多口老婆。妄泄吾事。令道人閉目。挽其衣以行。覺如騰虛空。雲龍出沒。湧洞兩耳間。旣履地。乃在平岡上。宮殿崔嵬。金鋪玉戶。一人碧冠朱履。顧左右曰。安得有凡氣。道人趨出稽首。碧冠叱曰。誰引汝來。以樵者告。卽遣追至前。祖其背。以鐵拄杖鞭之。三百六十血肉分離。骨破髓出。道人亦戰懼。碧冠曰。洞天乃高仙所聚。汝何人。乃得輒至。貫汝罪。宜速回。積行累功。他時或可來。命取水一杓。飲之。中有胡麻飯一顆。飲水畢。嚼飯咀。

嚙移時。僅能食三之一。腹已大飽。碧冠笑曰。汝食吾飯一粒。尙不能盡。豈得居此。遂還至崖下。見被杖者。呻痛草間。曰。坐汝至此。吾方被謫墜。不知經幾百劫。乃得釋。汝去矣。歸途不復見溪。安步長林。而足常去地寸許。回望高山深谷。窅非昨境。道姑與庵。亦失其處。遂棲於巖石中。至今猶在。黃元道七八年前曾見之。云山東人也。

王俊明

蜀人王俊明。洞知未來之數。雖瞽兩目。而能說天星災祥。宣和初。在京師。謂人曰。汴都王氣盡矣。君夜以盆水直氏房下望之。皆無一星。照臨汴分野者。更於宣德門外。密掘地二尺。試取一塊土。嗅之。燥枯索寞。非復有生氣。天星不照。地脈又絕。而爲萬乘所都。可乎。卽投匭上書。乞移都洛陽。時中國無事。大臣交言其狂妄。有旨逐出府界。寓於鄭許間。靖康改元。頗思其言。命所在津遣。召入禁中。詢之。猶理前說。曰。及今改圖。尙不爲晚。仙井人虞齊年。時爲太常博士。俊明告之曰。國事不堪說。唯蜀爲福地。不受兵。君宜西歸。勿以家試禍。虞曰。先生當何如。曰。吾命盡今年。必死於此。但恨死時。妻子皆不見耳。虞雅信其言。亟謁鄉相何文縝。求去。得成都倅。京城將陷之日。有旨遣四衛士。輿轎急召俊明。至宮門。聞胡人已登城。委之而去。匍匐下車。莫知其所往。疑擠於溝壑矣。其家行哭尋之。數日。竟不見。遂以去家之日爲死日云。

洪粹中

樂平士人洪粹。字粹中。爲人俊爽秀發。然好以語言立譏議。嘗作山居賦。純用俗語綴緝。凡里巷短長。無不備紀。曲盡一鄉之事。獨與族兄樸友善。政和八年登第。未得祿而卒。無子。凡喪葬之費。皆出於樸。後數

年樸與醫者葉君禮夜坐。葉先寢。樸忽起與人相揖。便延坐交語。家人竊聽之。粹中聲也。愀然曰。思君如昨。願一見道舊。謝送死之恩。而屢至門。皆爲闈者所阻。今隨令兄七承事。自周原來。故得入。念臨終時。非吾兄高義。朽骨委溝壑矣。始死了不自覺。但見吏卒來云。迎赴官。卽隨以往。今在冥中。判一局。絕優游無事。特苦境界黑暗。冥漠愁人。雖爲官百年。不若居人間一日也。冥吏與我言。生當爲大官。正坐口業。妄說人過。故一切折除。今悔之無及矣。生時所爲文一編。在十二郎處。煩兄明旦乘其未起。往取之。祇在渠箱中替子上。樸恍忽間。不憶其已死。喚人點茶。遂不見。時燈火雖設。無復光焰。葉醫驚問之。始悟。明日往十二郎家。得其書。粹中夙與妻不睦。後再適葉氏。亦時時來附語。葉生詰之曰。平生聞洪粹中博學。若果是可誦周禮。卽應聲高讀。首尾不差一字。十二郎其姪也。

全師穢跡

樂平人許吉先。家于九墩市後。買大僧程氏宅以居。居數年。鬼瞰其室。或時形見。自言我黃三江一也。同爲賈客。販絲帛。皆終於是。今當與君共此屋。初亦未爲怪。旣而入其子房中。本夫婦夜臥如常時。至明則兩髮相結。移置別舍矣。方食稻飯。忽變爲麥。方食早穀飯。忽變爲晚米。或賓客對席。且食且化。皆懼而捨去。吉先招迎術士作法祛逐。延道流醮謝祀神禱請。略不效。所居側鳳林寺。僧全師者。能持穢跡呪。欲召之時。子婦已病。鬼告之曰。聞汝家將使全師治我。穢跡金剛。雖有千手千眼。但解於大齋供時。多擺酸餚耳。安能害我。僧旣受請。先於寺舍結壇。誦呪七日。夜將畢。鬼又語婦曰。禿頭子果來。吾且謹避之。然不過數月久。當復來。何足畏。吾未嘗爲汝家禍。苟知如是。悔不早作計也。僧至。命一童子立室中。觀伺。謂之開

光見大神持戈戟幡旗。杳杳而入。一神捧巨靈。題其上曰。穢跡神兵。周行百匝。鬼趨伏婦牀下。神去。乃出其頭。比先時條大數倍。俄爲人擒。擄以行。僧曰。當更於病者牀後見兩物。始真去耳。明日。牀後大櫃旁。涌出牛角一雙。良久而沒。自是遂絕。不至。凡爲厲。自春及秋。乃歇。許氏爲之齋然。

上猶道人

鄉人董璞。宣和四年。爲南安軍上猶丞。有道人從嶺外來。長六尺餘。云將自此朝南嶽。且言有戲術。董爲置酒召客。而使至前陳其伎。獨攜無底竹畚一枚。泥滿其中。庭下觀者數百。道人令自取泥如豆。納口內。人人詢之。欲得作何物。或果實。或殺饌。或飴蜜。不以時節。土地所應。有皆以其意言。道人仰空吸氣。呵入人口中。各隨所須而變。戒令勿嚼。勿嚙。可再易他物。於是方爲肉者。能成果。爲果者。能成肉。千變萬化。無有窮極。而一丸泥自若也。董氏子弟或不信。遣鄉僕胡滿出。戒之曰。汝亦說一物。正使誠然。姑應曰。不是。試觀其何以處。僕含泥呼曰。欲櫻桃。道人呵問之曰。非也。再三問。皆然。笑曰。汝欲戲我耶。吾將苦汝。又呵氣入之。則爲大蒜。辛臭達於外。僕猶執爲未然。道人徧告衆曰。此人見侮已甚。當令諸君皆聞之。指其口曰。大糞出。應聲間。穢氣充塞。徹於庭上。僕急吐出。取水濯漱。良久尙有餘臭。觀者大笑。益敬之。道人亦求去。與之錢。不受。獨索酒。飲數升。遂去。竟不知爲何許人。何姓氏也。董外孫洪應賢。邦直。從在官下。親觀其異。

宣城寃夢

李南金客於宣州。與一倡善。紹興十八年。秦棣爲郡守。合樂會客。李微服窺之。以手招所善倡。與語。秦適

望見大怒，械送於獄。將案致其罪，同獄有重囚四人，坐劫富民財，拘繫吏受民賄，欲納諸大辟，鍛鍊彌月，求其所以死，而未能得。南金素善訟，爲吏畫策，命取具案及條令，反覆尋索，且代吏作問目，以次推訊。四囚不得有所言，獄具皆杖死。吏果得厚賂，卽爲南金作道地，引贖出。後二年，南金歸樂平，與其叔師尹往德興，謁經界官王昺，宿於香屯客邸。夜中驚覺，叔呼之不應，撼之數十，但喉中介介作聲。叔走出喚鄰室人，并力叫呼，良久乃醒，起坐謂叔曰：「惡事真不可作，曩者救急爲之，今不敢有隱，始盡說前事云。適夢身在宣城，逢四人於路，挽衣見苦，曰：『汝無狀，用計殺我，我不負汝命，今當相償死。』便取大鐵盆覆我，故不能出聲。非叔見救，真以壓死矣。又十年，竟遇虵妖以卒。」

京師酒肆

廉布宣仲孫悛肖之，在太學，遇元夕，與同舍生三人，告假出游，窮觀極覽，眼飽足倦，然心中拳拳，未嘗不在婦人也。夜四鼓，街上行人寥落，獨見一騎來，驕導數輩，近而覘之，美好女子也。遂隨以行，欲迹其所向，俄至曲巷酒肆，下馬入買酒獨酌。時時與導者笑語，三子者亦入相對，据案索酒，情不能自制，遙呼婦人曰：「欲相伴坐如何？」卽應曰：「可皆欣然趨就之。且推肖之與接膝，意爲名倡也。婦人以巾蒙首，不盡觀其貌。客戲發之，乃一大面惡鬼，殊可驚怖，合聲大呼曰：『有鬼！』酒家奴出視，則寂無一物，嗤其妄，具以所遇告。奴曰：『但見三秀才入肆，安得有此三子戰栗通夕至曉，乃敢歸。』」

徐偃病忘

婺州永康人徐偃，字彥思，素以能文爲州里推重。鄉人欲爲父祖立銘碣，必往求之。平生無時頃輟讀書。

後仕至建州通判歸。暮年忽病忘世間百物。皆不能辨。與賓客故舊對面不相識。甚至於妻孥在前。亦如路人。方食肉不知其爲肉。飲酒不知其爲酒。飢渴寒暑晝夜之變。一切盡然。手亦不能作一字。閱三年乃卒。蓋苦學精思。喪其良心云。

海中紅旗

趙丞相居朱崖時。桂林帥遣使臣往致酒米之饋。自雷州浮海而南。越三日。方張帆早行。風力甚勁。顧見洪濤間。紅旗靡靡相逐而下。極目不斷。遠望不可審。疑爲海寇。或外國兵甲呼問舟人。舟人搖手令勿語。愁怖之色可掬。急入舟被髮持刀。出蓬背立。割其舌出血。滴水。戒使臣者使閉目坐船內。凡經兩時。頃聞舟人相呼曰。更生更生。乃言曰。朝來所見。蓋巨鱷也。平生未嘗觀。所謂紅旗者。鱗鬣耳。世所傳吞舟魚。何足道。使是鱷與吾舟相值。在十數里之間。身一展轉。則已淪溺於鯨波中矣。吁可畏哉。是時舟南去而鱷北上。相望兩時。彼此各行數百里。計其身當千里有餘。莊子鯤鵬之說。非寓言也。時外舅張淵道爲帥云。

董穎霜傑集

饒州德興縣士人董穎。字仲達。平生作詩成癖。每屬思時。寢食盡廢。詩成。必徧以示人。嘗有警語云。雲壑釀成千嶂雨。風蘋吹老一汀秋。蒙韓子蒼激賞。徐師川爲改汀字爲川。汪彥章曰。此一字大冇利害。目其文曰霜傑集。且製敝以表出之。然其窮至骨。他日入郡。爲人作秦丞相生日詩。窮思過當。遂得狂疾。走出欲投水。或爲遣人呼其子買舟載以歸。歸數日而死。家貧子弱。葬不以禮。亦無錢能作佛事。歷十餘日。宗

人董應夢者。夢見之曰。穎死後以家貧之故。不蒙佛力。尙未脫地獄苦。吾兄儻施宗誼。微爲作齋。七以資冥路。併刻霜傑集傳於世。則瞑目九泉。別當報德矣。應夢如其請。先飯僧作齋。又夢來謝曰。荷兄追拔。已得解脫。霜傑願終惠也。以詩一章爲謝。記其一句曰。日斜人度鬼門關。應夢家正開書肆。竟爲刻集。

張撫幹

延平人張撫幹。有術使鬼神。鍾士顯病瘡。折簡求藥。張不與藥。不答簡。但書押字於簡板上。戒曰。以舌舐之。當愈。果愈。鍾婦翁林氏富人。也用千緡買美妾。林如福州。而妾病沉困不食。鍾邀張治之。張曰。事急矣。度可延三日命。林君如期歸。則可見。乃呵氣入妾口中。少頃目開體動。索粥飲之。頗能語。信宿林歸。妾亦死。又與鄧秀才者。同如福州。鄧羸劣不及事。張曰。吾以一力假君。何如。鄧曰。君自無僕。何戲我。前過一神祠。指黃衣卒曰。以此人奉借。鄧特以爲相戲。侮遂分道各行。至前溪渡頭。舟人橫船待曰。君非鄧秀才乎。值有急脚過此。令具舟相載。固已怪之矣。晚到村市。見旅舍貼片紙曰。鄧秀才占問之。又此人也。自是三日皆然。至福唐。夢黃衣來曰。從公數日。勞苦至矣。略無一錢相謝。何耶。我坐貪程行速。蹙損兩指。當亟爲療治。覺而異之。卽焚楮鏹數萬。祝獻歸途。過祠下。視黃衣足指。果斷其二。自和泥補治之。

何村公案

秦隸知宣州。州之何村。有民家釀酒。遣巡檢捕之。領兵數十輩。用半夜圍其家。民富族也。見夜有兵甲。意爲凶盜。卽擊鼓集鄰里。合僕奴持械迎擊之。巡檢初無他慮。恬不備。并其徒皆見執。民以獲全。火盜爲功。言諸縣。縣旣知之矣。以事諉尉。尉度不可以力爭。乃輕騎往。好謂之曰。吾聞汝家獲強盜。幸與我共之。民

固不疑也。則大喜。盡以所執付尉。而與其子及孫。凡三人。同護以往。遂趨郡。隸釋巡檢以下。而執三人。取麻繩通纏其體。自肩至足。然後各杖之百。及解索。三人者皆死。隸兄方據相位。無人敢言。通判李季懼。卽丐致仕。明年。隸卒於郡。又明年。楊原仲厚爲守。白日見數人。驅一囚。杻械琅璫。至階下。一人前曰。要何村公案。照用。楊初至官。固不知事緣由所起。方審之。已不見。呼吏告以故。吏曰。此必秦待制時。富民酒獄也。抱成案來。楊閱實。大駭。趣書史端楷錄。竟買冥錢十萬同焚之。

宣州孟郎中

乾道元年七月。婺源石田村汪氏僕王十五。正耘於田。忽僵仆。家人至。視之。死矣。舁歸舍。尙有微喘。不敢斂。凡八日復甦。云初在田中。望十餘人自西來。皆著道服。所齎有箱篋大扇。方注視。便爲掉着地上。加毆擊。驅令荷擔。行至縣五侯廟。有一人具冠帶出。結束若今通引官傳侯旨。問來何所須。答曰。當於婺源行。瘟冠帶者入。復出口。侯不可。趣令急去。其人猶遷延。俄聞廟中傳呼曰。不卽行。別有處分。遂捨去。入嶽廟。復遭逐。乃從浙嶺適休寧縣。謁城隍。及英濟王廟。所言如婺源。皆不許。遂至徽州。遍走三廟。亦不許。十人者慘沮不樂。迤邐之宣州。入一大祠。才及門。數人已出迎。若先知其來者。相見大喜。入白神。神許諾。仍敕健步徧報所屬土地。且假一鬼爲導。自北門孟郎中家始。旣至。以所齎物藏竈下。運大木立寨柵於外。若營壘然。逮旦。各執其物。巡行堂中。二子先出。椎其腦。卽仆地。次遇僕婢輩。或擊或扇。無不應手而隕。凡留兩日。其徒一人入報西南火光起。恐救兵至。亟相率登陴。望火所來。彊弩射之。卽滅。又二日。復報營外火光屬天。暨登陴。則已大熾。焚其柵立盡。不及措手。遂各潰散。獨我在。悟身已死。尋故道以歸。乃活。里人汪

廣新調廣德軍簽判。見其事。其妹塔余永觀。適爲宣城尉。卽遣書詢之。云孟生乃醫者。七月間闔門大疫。自二子始。婢妾死者二人。招村巫治之。方作法。巫自得疾歸而死。孟氏悉集一城師巫。併力禳禱。始愈。蓋所謂火焚其柵者此也。是歲浙西民疫。禍不勝計。獨江東無事。歛之神可謂仁矣。

十八婆

葉審言樞密未第時。與衢州士人馬民彝善。民彝素清貧。後再娶峽山徐氏。以資入。因此頗豐贍。稱其妻爲十八婆。紹興三十二年。葉公自西府奉祠歸。壽昌縣故居。曰社塢。時方冬日。有兩村夫荷輻輳。一老婦人。自通爲馬先生妻。來相見。葉公命其女延之中堂。視其容貌。昔肥今瘠。絕與十八婆不類。問其故。答曰。年老多事。形骸銷瘦。無足怪者。皆疑之。扣其僕。僕曰。但見從店中出。指令來此。不知所自也。葉氏客徐。欽鄰。觀此。嫗面色枯黑。覺其非人。又從行小奴。攜裝匣在手。皆紙所爲。已故弊。乃送死明器耳。大呼而入曰。此鬼也。逐出之。嫗猶作色曰。謂人爲鬼。何無禮如是。旣出門。輻不由正道。而旁入山崦間。遂不見。數日後。民彝至。言其妻蓋未嘗出也。

張淡道人

衢州人徐逢原。居郡之峽山。少年時。好與方外人處。有張淡道人過之。留館其門。巾服蕭然。唯著青巾夾道衣。中無所有。雖盛冬不益也。每月夕。則攜鐵笛入山間吹之。徹曉乃止。逢原學易。嘗閉戶。操大衍數。不得其法。張隔室呼之曰。一秀才。此非君所解。明當語子。明日。授以軌析算步之術。凡人生死日時。與什器草木禽畜成壞壽夭。皆可坐致。持以驗之。不少差。最好飲酒。時時入市。竟日必酣醉。乃返。而囊無一錢。人

皆云能燒銀以自給。逢原欲測其量。召善飲者四人。更迭與飲。自朝至暮。皆大醉。張元自如。夜入室中。外人望見其倒立壁下。以足掛壁。散髮實瓦盆內。酒從髮際滴瀝而出。逢原之祖德詮。年七十餘矣。張曰。十八翁。明年五月有大厄。速用我法禳禱。可復延十歲。徐氏不信。以爲道人善以言相恐。勿聽也。語纔出口。張已知之。卽捨去。入城中羅漢寺。時年五月。德詮病。逢原始往請之。不肯行。果死。其徒有頭陁一人。又祕藏紙畫牛一頭。每與客戲。則取圖掛壁。劉生草其旁。良久。草或食盡。或齧訖過半。遺糞在地。可掃也。後以牛與頭陁。而令買火麻四十九斤。紐爲大索。囑之曰。吾將死。死時勿棺斂。只以索從肩至足。通纏之。掘寺後空地。爲坎埋我。過七日。輒一發視。頭陁謹奉戒。旣死七日。發其穴。面色如渥丹。至四十九日。凡七發。但餘麻繩在。并敗履一雙。尸空空矣。逢原嘗贈之詩曰。鐵笛愛吹風。月夜夾衣能禦雪。霜天伊予試問行年看。笑指松筠未是堅。張以匹絹大書之。筆蹟甚偉。又以匹絹書永法授逢原。逢原死。鄉人多求所書法。其子夢良不欲泄。舉而焚之。軌析之術。徐氏子孫略知其大概。而不精矣。

嘉陵江邊寺

中奉大夫王旦。字明仲。興州人。所居去郡數十里。前枕嘉陵江。嘗晚飲霑醉。獨行江邊。小憩礧石上。望道左松檜森蔚成行。月影在地。顧而樂之。憶常時所未見也。乘輿步其中。且二里。得一蕭寺。佛殿屹立。長明燈熒熒然。寂不見人。稍行至方丈。始有一僧迎揖。乃故人也。就坐良久。忽悟僧已死。問曰。師去世累歲矣。乃在此邪。僧曰。然。語笑如初。存問交游。今皆安在。幾至夜半。倦欲寐。僧引入西偏小室。使就枕。戒之曰。此多惡趣。毋輒出。須天且明。吾來呼公起矣。遂去。旦裴回室中。覺境象荒闐。不能睡。俯窺牕外。竹影參差。心

愈動。登牀展轉。目不交睫。不暇俟其呼。徑起出戶。遙見僧堂燈燭甚盛。趨就焉。衆方列坐。數僕以杓行粥。鉢內炎炎有光。逼而視之。蓋鎔銅汁也。熱腥迎鼻。不可聞。犇而還。復見昨僧。咄曰。戒君勿出。無恐否。命行者秉炬送歸。中塗炬滅。且蹶於地。驚而寤。則身元在石上。了未嘗出。殆如夢游云。

休寧獵戶

休寧張村民張五。以弋獵爲生。家道粗給。嘗逐一麕。麕將二子行。不能速。遂爲所及。度不可免。顧田之下。有浮土。乃引二子下。擁土培覆之。而自投於罔中。張之母遙望見。奔至罔所。具以告其子。卽破罔出。麕并二雛皆得活。張氏母子相顧。悔前所爲。悉取罝罟之屬焚棄之。自是不復獵。休寧多猴。喜暴人稼穡。民以計籠取之。至一檻數百。然後微開其板。纔可容一猴。呼語之曰。放一枚出。則釋汝。羣猴共執一小者。推出之。民擊之以椎。卽死。檻中猴望而號呼。至於墮淚。則又索其一。如是至盡。乃止。土人云。麥禾方熟時。猴百十爲羣。執臂人立。爲魚麗之陣。自東而西。跳踉數四。禾盡偃。乃攫取之。餘者皆摔踏委去。邱中爲空。故惡而殺之。然亦不仁矣。

賈成之

賈成之者。寶文閣學士讜之子。通判橫州。有吏材。負氣不肯處人下。太守鄱陽王翰。不與校。以郡事付之。得其歡心。凡同寮四年。而後守趙。持來始至。卽與賈立敵。盡捕通判羣吏。械於獄。必令列其官不法事。吏不勝答掠。強誣服云。通判每納經制銀。率取耗什三以入己。持以告轉運判官朱玘。玘知其不然。移檄罷其獄。且召賈入幕府。持慮爲己害。與所善鄧教授謀。遣軍校黃賜。采毒草於外。合爲藥。而具酒延賈。中席

更衣呼其子以藥授官奴阮玉投酒中捧以爲壽寧浦令劉儼時在坐酒入賈口便覺腸胃掣痛眼鼻血流急命駕歸及家已冥冥妻子環坐哭賈開目曰勿哭我落人先手輸了性命不用經有司吾當下訴陰府遠則五日近以三日爲期先取趙持次取鄧某然後及儼玉輩經夕而死臨入棺頭面皆坼裂郡人見通判騎從如常日儀趨詣府闈者入白持潏然如斗水沃體明日出視事未至廳屏有撒沙自上而下每著身處皆成火燃典客立於傍一沙濺之亦遭灼良久乃止又明日坐堂上小孫八九歲方戲劇驚曰賈通判掣翁翁頭巾颺空去持摸其首則巾乃在地上遂得病時時拊膺曰節級緩縛我待教授來我卽去越三日死時乾道元年七月也鄧教授考試象州與監試簽判王粲然試官盧覺參語忽起與人揖回顧曰賈通判相守勢須俱行煩鄉人爲我治後事鄉人者覺也二人曰白晝昭昭焉有是事君豈以心勞致恍忽邪鄧指廡下曰彼在此危立久矣趨入室仆牀上小吏喚之已絕黃賜阮玉不數旬繼死劉儼罷官桂林乘舟上灘水見賈來壓其舟遂病死旣而復蘇如是者至於再不知今爲如何持之子護喪至貴州亦暴卒復生然昏昏如狂醉矣

馬識遠

馬識遠字彥達東州人宣和六年武舉進士第一建炎三年爲壽春守虜騎南侵過城下識遠以靖康時嘗奉使至虜虜將知之扣城呼曰馬提刑與我相識何不開門壽春人籍籍言郡守與虜通者識遠懼不敢出以印授通判通判本有異志卽自爲降書啟城迎拜虜亦不入城但邀識遠至軍與俱行通判又欲以虜退爲己功乃上章言郡守降虜已獨保全一城奏方去而識遠得回纔留北軍三日通判窘懼卽爲

惡言動衆。亡賴少年相與取讖遠殺之。家人子亦多死。朝廷嘉通判之功。擢爲本郡守。大喜過望。受命之日。合樂享吏士。酒纔三行。於坐上得疾。如有所見。叩頭雪泣。引罪自責曰。某實以城降。反冒以爲功。而使公罹非命。某悔無及矣。卽仆地死。至紹興十年。復河南地。觀文殿學士孟富文（庚）爲西京留守。辟椽屬十人。每日會食。承議郎王尙功者。忽以病不至。公遣掌客邀之。良久不反命。復遣一人焉。至於四五。皆不來。滿坐怪之。旣而數輩同至。面無人色。言曰。王制幹瞪坐於地。頭如栲栳。形容絕可怖。見之皆驚蹶氣絕。移時乃蘇。是以後期至。孟公率幕府步往視之。王猶能言曰。乞召嵩山道士。適在府。卽結壇召呼鬼神。俄有暴風。肅然起於庭。風止。一人長可尺餘。紫袍金帶。眉目皆可觀。冉冉空際。詰道士曰。吾以冤訴於上帝。得請而來。非祟也。師安得以法繩我。道士不敢對。孟公親焚香問之。始自言爲馬識遠。曰。方守壽春時。王生爲法曹。嘗夜相過。說以迎虜。識遠拒不可。遂與通判謀翻城。又矯爲降文。宣言於下。以致殺身破家之禍。通判旣攘郡印有之。王生亦用保境受賞。嗟乎冤哉。言訖。泣下歔歔曰。帝許我報有罪矣。瞥然而逝。王生明日死。

祖寺丞

趙公時（霈）侍郎。政和八年冬。爲無爲軍教授。通判祖翺者。濟南人。本法家。嘗歷大理丞。處身廉謹。以法律爲己任。趙嘗夢游一小寺。寺旁有池。方不踰尋丈。四周朱欄三重。內一重可高二尺。中高三尺。其外四尺許。趙身在重欄內。去水止三四步。視池中有一浮屍。惡之。方欲越欄出。舉足極難。屍忽起。逐人。趙蹶之於水。再欲出。又起如初。復蹶之。至於三。其行稍緩。其容戚戚然。若有所訴。詢之云。昔日罪不至死。爲通

判祖寺丞枉殺。抱冤數年矣。趙曰：祖丞明習法律，於刑獄事尤詳敬，決不妄殺人。答曰：此事固非祖公意，然因其疑，遂送他所，竟以死罪定斷，故冤有所歸。渠壽命不得久，將死矣，聊欲君知之。言訖，卽躍入水。趙睨重欄，愈高，唯四角差低，甚易之。然卒不可踰越。屍自水中指云：從高處甚易，遂如其言，踉蹌一舉，已出平地。復賀曰：既過此欄，前程無留礙矣。覺而驚異之。時翔適出外邑，迨其歸，纔五日，得內障目疾。日以益甚，至不能瞻視。乃丐宮祠。又月餘，目頓愈。忽中風淫，手足遂廢。及得請而歸，過梁山灤口，舟壞水入，篙師急救，拯僅能登岸。翔驚懼暴亡。距趙夢不數月，噫，囹圄之事，深可畏哉。趙夢中不能問其姓名，及所坐何事，爲可惜也。

潞府鬼

潞州簽判廳，在府治西，相傳彊鬼宅其中。無敢居者，但以爲防城油藥庫。安陽王審言爲司法參軍，當春時，與同寮來之邵綦，亢數人，攜妓載酒往游焉。且詣後園習射，射畢酣飲於堂。忽聞屏後笑聲如偉丈夫，一坐盡驚。客中有膽氣者呼問曰：所笑何事？答曰：身居此久，壹鬱不自聊，知諸君春游，羨人生之樂，不覺失聲耳。能飲乎？曰：甚善。客起酌巨杯，翻手置屏內，卽有接者。又聞引滿稱快聲。俄擲空杯出。客又問曰：君爲烈士，當精於弓矢，能一發乎？曰：敢不爲君歡。然當小相避也。旣以弓矢入，衆各負壁坐，少焉一矢破屏紙而出，捷疾中的，不少偏。始敬異之，皆起曰：敢問君爲何代人，姓名爲何，何以終此地？曰：吾姓賀蘭，名鑿，語未竟，或哂其名不雅馴，怒曰：君何不學，豈不見詩小戎篇，陰鞞鑿續者乎？遂言曰：鑿生於唐大曆間，因至昭義，謁節度使李抱真，于以平山東之策，爲讒口所譖，見殺於此地。身首異處，骸骨棄不收，經數百年。

逢人必申訴。往往以鬼物見待。怖而出。故沉淪至今。諸君俊人也。頗相哀否。坐客皆愀然。有問以休咎者。一一詢官氏。徐而語曰。來司戶位至侍從。然享壽之永。則不若王司法。時諸曹吏士及官奴。見如是。皆奔歸。謹傳一州。太守馬瑀中玉。獨不信。以爲僚吏。湎於酒。興妄言。盡械繫其從卒。且將論劾之。衆懼。各散去。明日。中玉自至其處。察視之。屏上穴紙。固在。命發堂門鑰。鑰已開。門閉如初。呼健卒。併力推扉。牢不可啓。已而大聲起於梁間。叱曰。汝何敢爾。獨不記作星子尉時某事耶。中玉趨而出。自是無人復敢往。司戶乃來之邵。果爲工部侍郎。審言以列大夫知萊州。壽七十五而卒。

舞陽侯廟

馮當可（時行）爲萬州守郡。有舞陽侯樊噲廟。民俗奉之甚謹。馮以爲噲從漢高祖入蜀。漢未久。卽還定三秦。取項羽。未嘗復西。而萬州落南已深。與黔中接。非噲所得至也。是必夷祓之鬼。假託附著。以取血食爾。法不當祀。卽日撤其祠。未幾。出視事。見偉丈夫被甲持戟。儀狀甚武。坐於公庭上。馮知其怪也。叱之。掀髯怒曰。吾乃漢舞陽侯。廟食於茲地。千歲矣。何負於君。而見毀撤。吾無所歸。今當與君同處。此馮以所疑質責之。其人自言爲真噲。不已。馮奮曰。借使真樊噲。亦何足道。歷詆其平生所爲。不少懼。神無以爲計。奄奄而滅。自是雖不復形見。然日撓其家。馮之子年七八歲。屢執縛於大木之杪。如是數月。馮用公事去郡。然後已。

羅赤脚

羅赤脚。名晏。閬中人。少時遇異人。攜以出。歸而有所悟解。宣和中。或言於朝。賜封靜應處士。張魏公宣撫。

陝蜀延致軍中。金虜攻饒風關。盡銳迭出。大將吳玠禦之。殺傷相當。猶堅持不去。公以爲憂。羅曰。相公勿恐。明日虜遁矣。有如不然。晏當伏鉄質。以受誤軍之罪。明日果引而歸。公始敬異之。連奏爲太和冲夷先生。好游漢州。每至。必館於王志行朝奉家。王氏傳三世見之矣。其事志行夫婦禮甚敬。曰。吾前身父母也。紹興丙辰歲。蜀大饑。志行買妾於流民中。姿貌甚麗。羅見而駭曰。此人安得在公家。留之稍久。得禍將不細。當相爲除之。命煮水數斗。取竈下灰一籃。喚妾前。以巾蒙其首。而注湯於灰上。煙氣勃勃然。妾卽仆地。蓋枯骨一具也。羅曰。渠來時。經女僧否。今安在。曰。在某處。亟呼之。伺且至。則又以巾蒙枯骨。復爲人形。舉止姿態。與初時不異。遂付於僧。而取其直。志行從弟志舉。登第歸。羅見之。他所授以書一卷。緘其外。戒曰。還家逢不如意事。則啓之。及家三日。而聞母訃。試發書。乃畫一官人。綠袍騎馬。前列賀客。最後輿一柩。凶服者隨之。而哭。廣都龍華寺者。宇文氏功德院也。羅與主僧坐。忽起曰。房令人來。僧驚問何在。曰。入祠堂矣。僧謂其怪誕。明日。宇文時中信至。其妻房氏。正以前一日死。嘗往楊村鎮館於陳氏。夜如廁。奔而還。曰。異事異事。適四白衣人。踰垣入圃中。陳氏皆懼。羅曰。無預君事。明晨當知之。及旦。圃人告羊生四子。紹興三十年。在鹽亭得疾。寓訊如溫江。求迎於李芝提刑家。李遣數僕來。羅病良愈。卽上道。戒其僕曰。自此而左。唯金堂路近。且易行。然吾不欲往。願從廣漢。或它塗。以西。幸無誤。僕應曰。諾。退而背其言。行抵古城鎮。羅悶然不怡。曰。汝諸人必寘我死地。固語汝。勿爲此來。今無及矣。是夕病復作。古城者。金堂屬鎮也。及溫江而殂。蜀人以爲年百七十八歲矣。士人往問科名得失。奇應如神。茲不載。

費道樞

費樞字道樞。廣都人。宣和庚子歲入京師。將至長安。舍於燕脂坡下旅館。解擔時。日已銜山。主家婦媪然倚戶。顧客微笑。發勞苦之語。中夜獨身來前。曰。竊慕上客風致。願奉頃刻之歡。可乎。費愕然曰。汝何爲者。何以得至此。曰。我父京師販繒主人也。家在某里。以我嫁此店子。夫今亡。貧無以歸。不能忍獨宿。冒恥就子。費曰。吾不欲犯非禮。汝之情。吾實知之。當往訪汝父。令遣人迎汝。汝勿怒。婦人羞愧不樂去。費至京。他日過某里。得所謂販繒者家。通名欲相見。主人曰。客何人。安得與我有故。答曰。吾蜀人費樞也。比經長安。邂逅翁女。有所託。是以來。翁躡履出迎。曰。疇昔之夜。夢神告吾女。將失身於人。非遇費秀才。殆矣。君姓字真是也。願聞其說。具以告。翁流涕拱謝曰。神言君且爲貴人。當不妄。退而計其夢。果所見女之時。卽日遣長子取女歸。而更嫁之。明年費登科。官至大夫。爲巴東守。

楊抽馬

楊望才字希呂。蜀州江原人。自爲兒童。所見已異。嘗從同學生借錢。預言其箚中所攜數。啓之而信。旣長。遂以術聞。蜀人目爲楊抽馬。容狀醜怪。雙目如鬼。所言事絕奇。其居舍南。大木蔽芾數丈。忽書揭於門。曰。明日午未間。行人不可過。此過則遇奇禍。縣人皆相戒勿敢往。如期。木自拔仆地。盈塞街中。而兩旁屋瓦。略不損。然所爲初。乃類妖誕。每持縑帛賣於肆。若三丈。若四丈。主人審度之。償錢使去。旣而驗之。財三四尺爾。或跨驃訪人。而託故暫出。繫驃其庭。行久不反。驃亦無聲。視之。翦紙所爲也。或詣郡告其妖云。每祠祀時。設爲位六。虛其東偏二位。而楊夫婦與相對。又一僧一道士坐其下。左道惑衆。在法當死。坐是執送獄。獄吏素畏信之。不敢加械。又慮逸去。楊知其意。謂曰。無懼我。我當再被判責。數已定。吾含笑受之。吾

前日爲某事某事。法所不捨。蓋魔業使然。度此兩厄。則成道矣。司理楊忱夜定獄。楊言曰。賢叔某有信來乎。殊可惜。忱不答。暨出戶。而成都人來。正報叔訃。他日又謂忱曰。明年君家有喜。名連望字者。四人及第。忱一女。年十六七歲。暴得疾。更數醫不效。則又告之曰。公女久病。醫陳生用某藥。李生用某藥。皆非是。此獨後庭朴樹內蛇祟爾。急屏去藥。須我受杖了。爲以符治之。女當平安。勿憂也。忱歸語其妻。且疑且信。蓋常見小蛇延緣樹間。而所說易醫用藥。皆不妄。後楊受杖歸。書符遺忱。使挂於樹。女卽洒然。明年忱羣從兄弟類試。果四人中選。曰從望。民望。松望。泰望。先是楊取倡女爲妻。一日招兩杖。直至其居。與錢三萬。令用官大杖。撻己及妻各二十下。兩人驚問故。曰。吾夫婦當罹此禍。今先禳之。皆不敢從而去。及獄成。與妻皆得杖。如所欲禳之數。而持杖者。正其所招兩人。晚來成都。其門如市。士人問命。應時卽答。或作賦一首。詩數十韻。長歌序引。信筆輒成。每類試。必先爲一詩示人。語祕不可曉。迨揭榜。則魁者姓名。必委曲見於詩。或全榜百餘人。豫書而緘之。多空缺偏傍。不成全字。等級高下。無有不合。四川制置司。求三十年前案牘。不得以告楊。楊曰。在某室某。第幾。查中。如言而獲。眉山師琛造其家。鄉人在坐。新得一馬。黑體而白鼻。楊曰。以此馬與我。君將不利。客恚曰。先生特有術。欲奪吾馬。吾用錢百千。未能旬日。而可脅取乎。楊曰。欲爲君救此厄。而不吾信。命也。明年五月二十日。寃當督報。謹志之。勿視其芻秣。善護左肋。過此日。或可再相見。客愈怒。固不聽。亦忘其語。明年是日。親飼馬。馬忽跑躍。蹠其左肋下。卽死。關壽卿（耆孫）爲果州教授。致書爲同僚。詢休咎。僕未至。楊在室告其妻。令以飯犒關教授。僕已具。僕方及門。又迎問之。曰。不問己事。而爲他人來。何也。僕驚拜。殊不知所以然。與華陽富家某氏子游。甚暱。嘗貸錢二十千。富子靳

不與夜處外室。聞扣門聲曰：我乃東家女。夫壻使酒見逐，夜不可遠去。幸見容，富子欣然延納，與共寢。慮父母覺，未曉呼使起，杳不應。但聞血腥滿帳，挑燈照之，女身首斷爲三，鮮血橫流。如方被刑者，駭悸幾絕。自念奇禍作，非楊君無以救，奔詣其家，排闥入告急。楊曰：與君游久，緩急當同之前日相從假貸，拒不我。與今急而求我，何故？富子哀泣引咎。楊笑曰：此易爾，無庸憂。持吾符歸，寘室中，亟閉戶，切勿語人。富子謝曰：果蒙君力，當奉百萬以報。曰：何用許？但當與我所需二萬錢，遂以符歸。惴惴竟夜，遲明潛入室，不見尸。一榻皎然，若未嘗有漬汗者。不勝喜，卽日攜謝錢，且攜酒殺過楊所。楊曰：吾家穴隘，不可飲，盍相與出郊乎？遂行訪酒家，命席對酌，視當壚婦，絕似前夕所偶者。唯顏色萎黃，爲不類。婦亦頻屬目，類有所疑，呼問之。對曰：兩日前，夢人召至一處，少年郎留連竟夕，暨睡醒，體中殊不佳，血下如注，幾二斗乃止。今猶奄奄短氣，平生未嘗感此疾也。始悟所致，蓋其魂云。虞丞相自荆襄召還，子公亮遺書扣所向。楊答曰：得蘇，不得蘇，半月去作同簽書。虞公以謂簽書不帶同字已久，旣而守蘇臺，到官十五日，召爲同簽書樞密院事。時錢處和先爲簽書，故加同字，如此類甚多，不勝載。

青城老澤

青城縣外八十里老人村，土人謂之老澤。東坡集中所載不食鹽酪，年過百歲者，蓋此也。平時無人至其處，關壽卿與同志七八人，以春暮作意往游，未到二十里，日勢薄晚，鳥鳴猿悲，境界淒厲，同行相顧，塵埃之念如掃，策杖徐進，久之山月稍出，花香撲鼻，謔視之，滿山皆牡丹也。幾二更，乃得一民家，老人猶未睡，見客至，欣然延入，布葦席而坐，諸客謝曰：中夜爲不速之客，庖僕尙遠，無所得食，願從翁賒一食，明當償。

直矣。翁曰：幸不以糲食見鄙，敢論直乎？少頃，設麥飯一鉢，菜羹一盆，當席間，環以椀，揖客共食。翁獨據榻正中坐，俄烝一物，如小兒狀，寘於前，衆莫敢下箸。獨壽卿擘食少許，翁曰：吾儲此味六十年，規以待老。今遇重客，不敢愛，而皆不顧，何也？取而盡食之。此松根下人參也。明日，導往榜舍，亦皆喜，爭相延飲。饌曰：茲地無稅租，吾副山爲墉，僅可播種，以贍伏臘。縣吏不到門，或經年無人跡，諸賢何爲肯臨之？留三日，始送出山。凡在彼所見數百人，其少者亦廬眉白髮，略無小兒女曹，後不暇再往。

閩州通判子

閩州通判之子，數遣小兵貨物於市，嘗持象笏至富民家，民詰之曰：此吾家物，汝從何得之？兵以實告，民入索篋中，果不見，證其爲盜，執而訟於官。時同郡數家被盜，所失財物甚衆，立賞迹捕，莫能得。及聞是事，皆詣府投牒，吏就鞫問，其對如初。郡守韓君以語倅倅，心疑其子，潛入書室，見所陳衣服器皿玩好，皆非己所有，大駭，呼問之，以竊對。父震怒曰：吾不幸生子，而以穿窬爲罪，世間之辱，何以過此！命擒縛送府，子殊無懼色。守以美言誘之曰：吾與汝父同寮，當爲汝地，但還諸人元失物，必不窮竟也。遣兵官監詣其室，盡取所藏，子具言某物某家者，某物某家者，乃各以付失主，但餘皮襪一雙，無主名，子再拜懇請曰：願以見賜，守問何所用，對曰：頃登子城，見此物在城下，試取著之，便履空如平地，自是入人家，白晝亦不能覺。守益不信，還其襪，且驗焉。子欣然，才著畢，騰升屋端，了無滯礙，其去如飛，竟失所往。予婦姪張寅爲臨桂丞，聞之於靈川尉王琨，琨云：此近年事，不欲顯其姓名，特未審也。

小溪縣令妾

蜀士某部綱東下。出成都泊舟江濱廟。天未明入祠拜謁。望正殿內一婦人已先在。疑其鬼也。甚懼。稍定。倚戶窺之。婦人焚香亟拜泣而禱曰。妾本京師人。早失父。隨母入川。嫁成都人某氏。今七年。生男女二人。良人去年赴鉅州小溪令。不挈家行。亦無書信來。近聞負約別娶矣。妾窮獨難久處。四顧子子更無親戚。可依曉夕思之。惟有一死。願大王監此心。卽以剗刀自刎。登時仆地。士人驚怪。且恐暗昧累己。亟登舟解維。過小溪。所謂縣令者。乃鄉人也。出迎於江亭。從容及其家事。令曰。向買一妾。留家間。久未暇取。士人略道其形容蹤跡。令驚曰。皆是也。君何由知之。乃話所見。令瞿然俯首不語。俄告去。喚湯至。已不能執杯。曰。君所言才畢。此人卽在傍。吾不免矣。遂升車回。及縣治而死。此乾道元年事也。

蘭溪獄

蘭溪祝氏。大家也。所居去縣三十里。一子甫冠。頗知書。宅之側。鑿大塘數十畝。秋冬之交。水涸。得枯骸一具於岸邊樹下。莫知所從來。鄰不敢隱。聞之。里正先是有道人行丐至祝氏。需索無厭。祝怒。驅使出。語不遜。祝毆之。道人佯死。祝蒼黃欲告官。迫夜未果。道人知不可欺。遂謝罪去。里正夙與祝氏訟田有隙。遂稱祝昔嘗箠人至死。今尸正在其塘內。以白縣。縣宰信以爲然。逮下獄。凡證左胥史。訟其冤者。宰悉以爲受賕。託愈加繩治。笞掠無虛日。祝素富室。且業儒。未嘗知官府事。不勝慘毒。自誣服。其母慮不得免。迎枯骨之魂。歸家焚香致禱。日夕號泣。且揭榜立賞。募人捕真盜。縣獄具。將上之郡矣。前所謂行丐者。在鄂岳間。欲過湘南。陟衡嶽。夢人告曰。子未可遽行。翌日將有來追者。寤而異之。及明。別與一道流相遇。市酒共飲。問其從何來。有何新事。曰。吾從婺州來。到蘭溪時。聞市人籍籍談祝家冤事。因具語之。丐者矍然曰。詐之

者我也。我坐此罪，固已得譴於幽冥。今彼繫圜，死在旦暮，我不往直之，則真緣我以死。冤憤何時竟乎？乃強後來者與俱東，兼程抵婺，自列於縣。縣宰猶謂其不然，疑未決，已而它邑獲盜，訊鞫間，自言本屠者，嘗賒買客牛，客督直甚急，計未能償，潛害客，乘夜置尸祝氏塘中，云：祝於是始得釋。

紅奴兒

池州青陽主簿解世將，官滿還臨安。縣人劉錄事者，亦赴調，寓於它館。解過之，共飯，飯才罷，又欲同詣肆啜湯餅。劉曰：食方下咽，勢不能即飲。君盍還邸小憩，吾徐往相就矣。解去移時，劉往訪之，已病臥牀上。望見劉，悲淚如雨。良久，言曰：吾死期至矣。適從君所歸，穿抱劍營街未畢，逢一婦人呼語曰：君向與我約，如何始以不娶欺我？既而背之，我病君略不相視。天地間豈有忍人如君比者？今事已爾，我亦不復云。但君亦且得病，病狀殊類我。我雖在此，必不往視君，君勉之。遂別去。吾行數步，思之，蓋昔時所與游倡女紅奴兒者，其死三年矣。吾心惘然，迨反舍，意緒良不佳。疾勢已然，當不能起，奈何奈何！劉爲作粥，煮藥，至暮乃歸。邸後七日果死。其黨能談其往事者，云曲折病狀，皆與鬼言合。蓋索買湯餅之時，魂已去幹矣。時乾道二年。

徐侍郎

衢州人徐生，爲新喻丞，被憲司檄，鞠獄於廬陵。行未至吉水三十里，值暮，將宿客邸。大姓徐叟者，力邀迎止其家，烹羊置酒，主禮勤甚。承意以謂叟特以宗盟故耳。至夜，密告曰：老人居此，未嘗與士大夫接。昨夕夢大官行李過門，先牌題云徐侍郎。而今日君至，君必且貴不疑。願以子孫爲託。承少年登科，自待良不

薄聞其語欣然。且約還日復過之。遂去抵郡。踰月而訖事。束歸徑謁叟。叟館犒如初。然禮敬頗衰矣。臨別愀然曰。丞公是行得無有欺方寸乎。疇昔之夜夢神人告我。謂君受人錢五百千。鞠獄故不以實。官爵當削除。而年壽亦不遠。君何不自重。負吾所期。丞驚愧不能答。既還家。會薦員滿品。詣臨安改秩。甫受告。即得疾。死逆旅中。其父本米僧也。隨子之官。日夜導以不義。廬陵之役。本富民毆殺人。丞納民賂。抑民僕使。承僕坐死。故陰譴及之。既亡而父猶在。凡所獲亦隨手散去。其貧如初。

安氏冤

京師安氏女。嫁李維能觀察之子。爲祟所憑。呼道士治之。乃白馬大王廟中小鬼也。用驅邪院法結正。斬其首。安氏遂甦。越旬日復作。又治之。祟憑附語曰。前人罪不至殊死。法師太不恕。須臾考問。亦廟鬼也。復斬之。後半月病勢愈熾。道士至。安氏作鬼語曰。前兩祟乃鬼爾。法師可以誅。吾爲正神。非師所得治。且師旣用極刑。損二鬼矣。吾何畏之。有。今將與師較勝負。道士度力不能勝。潛遁去。李訪諸姻舊。擇善法者拯之。纔至。安氏曰。師勿治我。我所訴者隔世冤也。我本蜀人。以商賈爲業。安氏吾妻也。乘吾之出。與外人宣淫。伺吾歸。陰以計見殺。冤魄棲棲。行求四方。二十有五年。不獲。近詣白馬廟。始見二鬼。言其詳。知前妻乃在此。今得命相償。則可去。師無見苦也。道士曰。汝旣有冤。吾不汝治。但曩事歲月已久。冤冤相報。寧有窮期。吾今令李宅作善緣薦汝。俾汝盡釋前憤。以安生天。如何。安氏自牀趨下。作蜀音聲。喏爲男子拜以謝。李公卽命載錢二百千。送天慶觀。爲設九幽醮。安氏又再拜謝。欬然而蘇。李舉家齋素。將以某日醮。前夕又病如初。李大怒。自詣其室譙責之。拱而言曰。諸事蒙盡力。冥塗豈不知感。但明日醮。指當與何州何。

人安氏前生爲何姓。前日失於稟白。今如不言。則功德失所付矣。李大驚異。悉令道所以然。又曰。有舍弟某亦同行。乞併賜薦拔。庶幾皆得往生。李從其請。安氏遂無恙。安氏之姊嫁趙伯儀。伯儀居湖州武康。爲王盼說。

無足婦人

關子東說。其兄博士演在京師。見婦人丐於市。衣敝體垢。無兩足。但以手行。而容貌絕冶。有朝士見而悅之。駐馬問曰。汝有父母乎。曰。無有姻戚乎。曰。無能縫衽乎。曰。頗亦能之。朝士曰。與其行乞棲棲。孰若爲人妾。斂眉歎曰。形骸若此。不能自料理。若爲婢子。則役於人者也。安能使人爲己役乎。且誰肯用之。士歸語其妻。妻亦惻然。取致其家。爲之沐浴更衣。調視其飲食。授以針指。敏捷工緻。一家憐愛焉。士亦稍與之昵。居一年許。出游相國寺。遇道人。駭曰。子妖氣甚盛。奈何。士以爲誑。已怒不應。異日再見。曰。祟急矣。子其實語我。我無求於子也。家豈有古器若折足鑪鼎之屬乎。曰。無之。問不已。士不能掩。始以妾告。曰。是矣。是矣。亟避之。明日宜馳往百里外。藉使不能及。姑隨日力所至。託宿深關固拒。中夜聞扣戶者。無得開。或可以免。捨是無策也。士始怖。不謀於家。假良馬。盡日極行。逼暮。舍於逆旅。歇未定。道上塵起。旗幟前驅。一偉丈夫乘黑馬。亦詣焉。長揖而坐。指一房相對宿。略不交談。士愈懼。閉戶不敢寢。夜艾。外間疾呼曰。君家忽值喪禍。令我持書來。時燈火尙存。自隙窺覘。乃無足婦人。負兩肉翼。翼色正青。士駭汗如雨。偉人遽撒關出。揮劍擊之。婦人長嘯而去。明旦士起。見偉人拜而謝之。曰。微尊官。吾不知死所矣。敢問公爲誰。曰。子識我乎。乃相國寺道人也。曩固告子矣。我卽子之本命神。以子平生虔心奉我。故來救護。言訖。與車馬皆不見。

沈先生

沈先生者和州道士。不知始所以得道。常時默默不深與人往來。值其從容時。肆意談說未來休咎事。無不中的。然不可問也。人與之食。受之不辭。居無事。或至經月不食。宣和間。有言其名於朝者。召入禁中。偃蹇不下拜。扣其所學。亦泛然無言。不合旨。猶以爲正素大夫。遣歸故郡。建炎元年秋。忽著衰蓆。立於譙門外。拊膺大哭。良久。回首望門內而哭。三日乃止。未幾。劇賊張遇攻破城。郡守率州兵保子城。賊不能下。遂去。凡居民在外者皆被害。後二年。徧詣慶市。與人相別。且告之曰。有米莫做粥。有錢莫做屋。人不能領其意。自是不知所往。是歲虜犯淮西。和州受禍最酷云。

李吉爇雞

范寅賓自長沙調官於臨安。與客買酒昇陽樓上。有賣爇雞者。向范再拜。盡以所攜爲獻。視其人。蓋舊僕李吉也。死數年矣。驚問之曰。汝非李吉乎。曰然。汝旣死爲鬼。安得復在。笑曰。世間如吉輩不少。但人不能識。指樓上坐者某人。及道間往來者。曰。此皆我輩也。與人雜處商販傭作。而未嘗爲害。豈特此有之。公家所常使浣濯婦人。趙婆者。亦鬼耳。公歸試問之。渠必諱拒。乃探腰間二小石。以授范曰。示以此物。當令渠本形立見。范曰。汝所烹雞可食否。曰。使不可食。豈敢以獻乎。良久乃去。范藏其石還家。以告其妻韓氏。韓氏曰。趙婆出入吾家二十年矣。奈何以鬼待之。他日趙至。范戲語之曰。吾聞汝乃鬼。果否。趙慍曰。與公家周旋久。無相戲。范曰。李吉告我如此。示以石。趙色變。忽一聲如裂帛。遂不見。此事與小說中所載者多同。

蓋鬼技等耳。

方氏女

婺州浦江方氏女。未適人。爲魅所惑。每日過午。則盛飾插花就枕。移兩時乃寤。必酒色著面。喜氣津津然。女兒問其故。曰。不可言。人世無此樂也。道士百法治之。反遭困辱。或發其隱匿。曰。汝與某家婦人往來。道行如此。安得敢治我。或爲批頰抵冠。狼狽而出。近縣巫術聞之。皆莫敢至。其家掃室焚香。具爲訴。遣僕如貴溪。告於龍虎山張天師。僕至彼之日。女在堂上。見兩黃衣卒來追己。初猶不肯行。卒曰。娘子無所苦。纔對事畢。卽歸矣。遂隨以去。凡所經途。皆平日所識。俄至東嶽行祠。引入小殿下。殿正北向。主者命呼女升殿。女竊視其服。紫袍紅鞋帶佩魚。全如今侍從之服。戒之曰。汝爲山魃。繖繞曲折。吾已盡知。但當直述。將釋汝。初女被祟時。實其亡叔爲媒。灼是日先在廷下。瞬目招女。使勿言。女竟隱其事。但說魅情狀。及所與飲狎者。主者判云。元惡及其黨十人。皆杖脊遠配。永不放還。而不刺面。餘五六十人。亦杖臀編管。傳囚決遣。與世間不少異。又敕兩卒送女還。時家人見女仆地。踰兩時。口眼皆閉。扶齒灌藥。施鍼灼艾。俱不省。但四體不冷。知其非死也。僕歸云。旣投狀。天師判送東嶽。限一時內結絕。故神速如此。自是女平安如常。踰年而嫁。則猶處子云。

錦香囊

德興縣石田人汪蹈。紹興十六年。延上饒龔滂爲館客。書室元設兩榻。龔處其東。虛其西以待外客之至者。秋夜龔已寢。燈未滅。覺西榻窸窣聲。俄有婦人揭帳出。寶冠珠翹。瑤環玉珥。奇衣衺服。儀狀瓌麗。圖畫中所未覩。徑前相就。龔喜懼交懷。肅容問之曰。君何人。何自至此。曰。中丞不須問。龔曰。吾布衣也。安得蒙

此稱曰君明年登名鄉書。卽擢第。前程定矣。遂留宿。鷄初鳴。灑泣求去。解所佩錦香囊爲別。曰謹祕此物。無得妄示人。苟一人見。卽不復香矣。過四十年。當復來取之。戀戀良久。攜手出戶。仰視天漢。指一大星曰。此我也。方諦觀。次有物如白練。自星中起。下垂至地。婦人卽登之。旣去丈餘。回顧曰。卽亟反室。脫有問者。勿得應。違吾言。將致大禍。遂冉冉上騰而滅。龔凝竚瞻慕。不忍去。忽思向所戒。急歸閉關。未一息。聞人擊戶。拒不答。怒罵而去。至明。視所遺囊。文錦爛然。非世間物。中貯一合如玳瑁。以香實之。芳氣酷烈。不可名狀。具以語汪翁。汪壻王慶老。屢求觀不得。乘醉發笥。偷翫。香自此歇矣。龔果自此登科。所謂中丞之祥。未知信否。予族人絨。代龔爲館。見汪翁道此。

程佛子

德興縣新建村居民程氏。屋後二百步有溪。程翁每旦必攜漁具。往踞礮石而坐。施網罟焉。年三十時。正月望夜。夢人告曰。明日亟去釣。所當獲吞舟魚。覺而異之。鷄鳴便往。久無所覩。自念夢其欺我歟。忽光從水面起。照石皆明。掬水濯面。澄心諦觀。但有大大卵石。白如雪。光耀粲爛。一舉網卽得之。持以歸。婦子皆驚。曰爾遍身安得火光。取置佛桌上。一室如晝。妻窺之。乃如乾紅色。頃刻化爲帶長三尺。無復石體。益驚異。炷香欲爇。問大已如楹。其長稱是。懼而出。率家人列拜。俄聞屋中膈膊聲。穴隙而望。如人拋擲散錢者。妻持竹畚入。漫貯十餘錢。方持行。已滿畚矣。小兒女用它器物拾取。莫不然。良久遍其所居。或擲諸水塘。未移時亦滿。其物在室中連日。翁拜而禱曰。貧賤如此。天賜之金。已過所望。願神尙亟還。無爲驚動鄉閭。使召大禍。至暮不復見。而柱下踊一牛頭。搖耳動目。儼然如生。明日乃寂然。程氏由此富贍。每歲必以正月。

十六日。設齋飯。緇黃名曰龍會齋。翁頗能振施貧乏。里人目爲程佛子。紹興二十九年。壽八十三歲而卒。其孫亦讀書應舉。

河北道士

宣和七年正月望夜。京師太一宮張燈。觀者塞道。二人墜於池。宮卒急拯之。不肯上。肆言如狂。道衆施符勅百端。皆勿効。事聞禁中。詔寶籙宮主者往治。主者懼不勝。躬詣道堂。徧揖曰。吾黨有高術者。願相與出力。不然。將爲教門之累。堂中數百人。皆不敢答。某道士從河北來。獨奮身起。謂之曰。平時不肯力學。緩急乃殢人。卽仗劍以往。至池畔。二溺人皆拱手。某道士語衆曰。此強鬼也。非先拔其骨。不可。衆固不曉。爲何法。某道士繞池禹步。誦呪良久。遣健卒入水。掖溺者。已身軟如緜。泊至岸。則凝然塊肉也。叱問所自來。同辭對曰。某等亦道士也。生時善法籙。坐罪受譴。雖幽明殊塗。而平生所習。固在度。非都下同儕所能敵。不意神師一臨。茫無所措。今過惡昭著。執而囚諸無間獄。亦唯命以爲。蓋粉亦唯命。儻慈悲不殺。導以生路。使得免於下鬼。師之惠也。許之。復默存食頃。悉起立如常。其家人扶以去。兩觀黃冠。合詞喜謝。扣其故曰。此鬼不易制。若與之角。雖千人不能勝。吾嘗學拔鬼筋法。故一施之。筋骨既盡。無能爲矣。皆歎曰。非所及也。撫州民宋善長。爲人傭。入京得事此道士。宋狡而慧。頗窺見所營爲。又嘗竊發其筭。習讀要訣。私爲閩閩治小崇。輒驗。師亦喜之。將傳授祕旨。而宋詭譎無行。且懈惰。不肯竟其學。會靖康之亂。西歸。後爲道士。居州之祥符觀。其治鬼魅。亦如神。凡病瘡及疫者。以指畫其面中間。須臾。左熱如火。而右冷如冰。隨其冷熱呼吸之。應手而愈。門人數十。皆得其緒餘。一人嘗至村民家。民家大小。皆以疫臥。治之不愈。詣郡邀宋。

行。宋入道室。取神將前茅鞭。三擊地。又取供餅。裂其半授之。曰：無庸我去。持此與食。自能起矣。門人還至民家。病者皆已起。言曰：賴宋法師三聲雷救我。蓋其所習者五雷法也。

僧法恩

紹興十年。明州僧法恩。坐不軌誅。恩初以持穢跡呪著驗。郡人頗神之。不逞之徒。冀因是幸富貴。約某月某日。奉以爲主。舉兵盡戕官吏及巨室。然後掃衆趨臨安。不得志。卽逃入海。時郡守仇待制（恂）已去。通判高世定攝事。羣凶謂事必成。至聚飲酒家。舉杯勸酬。相呼爲太尉。未發一日。其黨書恩甲子。詣卜者包大常問休咎。方退。又一人來。迨午未間。至者益衆。而所問皆同。且曰：欲圖一事可成否。包疑焉。給最後者曰：此非君五行。在吾術中有不可言之貴。眠君狀貌。不足以當之。其人安在。我當自與言。不敢泄諸人也。問者喜。走白恩。與俱至包肆。包下帷對之。再拜曰：賤術何所取。而天賜之福。今乃遇非常之慶。家有息女。不至醜陋。願得備姬嬪之列。卽延入室。導妻子出拜。置酒歌舞。使女勸之飲。包敬立良久。託爲買殺饌。亟出告之。世定輒呼兵官。卽日悉擒獲。獄成。恩乃元惡。繫於市。餘黨死者數十人。陳尸道上。是夜路郡監出微巡。見一人展轉於衆尸中。乃杖死而復甦者。掖起詢之。云：初入市就刑。但知怖懼。不復記省。方杖脅一下。神從頂間出。坐屋簷上。觀此身受杖畢。乃冥冥如夢。不知今所以活也。都監曰：汝旣合死。那得活。舉足蹴其傷。復死。世定用是得直。祕閣包生亦拜官。郡人合錢百萬與之。

金君卿妻

荆南某太守之女。年十有八歲。旣得婿。將擇日成禮。夢人告曰：此非汝夫。汝之夫乃金君卿也。旣覺。不以

語人。但於繡帶至每寸。輒繡金君卿三字。母見而疑之。以告其父。父物色府中。至於胥史小吏。無有此人。詰其女。具以夢白。未幾所議之堦果死。後半歲。新峽州守入境。遣信至府。則金君卿也。始悟前事。至別。厚待之。留連累日。知其新失伉儷。以女夢告之。金曰。君卿犬馬之齒。四十有二矣。比於賢女。年長以倍。又加其六焉。且悼亡未久。義不忍也。主人強之。且曰。因緣定數。君安能辭。不得已。竟成昏。後三十年。金乃卒。妻生數子。金官至度支郎中。番陽人也。

太平宰相

宣和中。艮嶽之觀游。極其偉麗。既有絳霄樓。華胥殿。諸離宮矣。其東偏接景龍門。巨竹千箇。蔽虧翠密。京師他苑。亦罕比。宮嬪出入其間。如仙宸帝所。徽宗命建樓以臨之。既成。而未有名。夢金紫人言曰。艮岳新樓。宜名爲倚翠。取唐杜甫詩。所謂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之句也。夢中問汝何人。對曰。太平宰相。寤而異之。明旦。翰林學士李邦彥入對。奏事畢。偶問曰。近於苑中立小樓。下有修竹。當以何爲名。邦彥了不經思。卽以倚翠對。上驚喜。謂與夢協。時邦彥眷注已深。有意大用。自是數日間。拜尙書右丞。遂爲次相。

蔡州禳災

呂安老尙書。少時入蔡州學。同舍生七八人。黃昏潛出游。中夕乃還。忽驟雨傾注。而無雨具。是時學制崇嚴。又未嘗謁告。不敢外宿。旋於酒家假單衣衾。以竹揭其四角。負之而趨。將及學牆東。望巡邏者持火炬。炬傳呼而來。大恐。相距二十餘步。未敢前。邏卒忽反走。不復回顧。於是得躡牆而入。終昔惴惴。以爲必彰露。且獲譴屏斥矣。明日。兵官申府云。昨二更後大雨正作。出巡至某處。忽異物從北來。其上四平如席。模糊

不可辨。其下設設如人行。約有脚三二十隻。漸近學牆。乃不見。郡守以下。莫能測爲何物。邦人口相傳。皆以爲巨怪。講於官。每坊各建禳災道場。三晝夜繪其狀。祠而磔之。然則前史所謂席帽行籌之妖。殆此類也。

王八郎

唐州比陽富人王八郎。歲至江淮爲大賈。因與一倡綢繆。每歸必憎惡其妻。銳欲逐之。妻智人也。生四女。已嫁三人。幼者甫數歲。度未可去。則巽辭答曰。與爾爲婦二十餘歲。女嫁有孫矣。今逐我安歸。王生又出行。遂攜倡來寓近巷客館。妻在家稍質賣器物。悉所有藏篋中。屋內空室如窶人。王復歸見之。愈怒曰。吾與汝不可復合。今日當決之。妻始奮曰。果如是。非告於官不可。卽執夫袂走謁縣。縣聽其離。而中分其貲。產王欲取幼女。妻訴曰。夫無狀。棄婦嬖倡。此女若隨之。必流落矣。縣宰義之。遂得女而出居於別村。買餅罌之屬。列門首。若販鬻者。故夫它日過門。猶以舊恩意與之。語曰。此物獲利幾何。胡不改圖。妻叱逐之曰。旣已決絕。便如路人。安得預我家事。自是不復相聞。女年及笄。以嫁方城田氏。時所蓄積已盈十萬緡。田氏盡得之。王生但與倡處。旣而客死於淮南。後數年妻亦死。旣殯。將改葬。女念其父之未歸骨。遣人迎喪。欲與母合。各洗滌衣。斂共臥榻上。守視者稍息。則兩骸已東西相背矣。以爲偶然。爾泣而移置元處。少頃又如前。乃知夫婦之情。死生契闊。猶爲怨偶如此。然竟同穴焉。

賈縣丞

李德遠。紹興二十七年。調官臨安。館於白壁營。與福州姚知縣同邸。時方盛夏。每夕納涼於後軒。姚之舊

友賈縣丞來料理亡失告身事。所居相去百步。早出暮還。必過姚夜話。李因得識之。賈承長安人。談驪山宮闕故都井邑之盛。衰衰可聽。又嘗爲縉雲丞。說鬼仙英華事蹟。尤有據依。姚李更買酒設果。與之款接。凡兩月。始各捨去。又二年。李爲勅令所刪定官局中從容。與同僚唐信道語及怪神。唐具述英華之故。李應答如響。唐曰。君何以知之。以所聞告。唐駭曰。得非長身多髮者乎。曰。然。陝西人乎。曰。然。曰。是人自縉雲罷卽死。其兄葬之於某處。吾送之窆。乃反於十年矣。安得如君所云者乎。李方追懼。毛髮爲洒。浙徐思之。相從如是久。而未嘗白晝一來。雖同飲啄語笑。然其坐常去燈遠。元不熟審其面目。今知乃鬼爾。姚生別後。歲餘而殂。

黃烏喬

邵武黃敦立。少時游學校。讀書不成。但以勇膽戲笑。優游閭里間。邑人以其色黑而狡譎。目之曰烏喬。所居十里外有大廟。鄉民事之謹。施物甚多。皆門外祝者掌之。黃欲取其縑帛以嫁女。祝知難以詞卻。姑語之曰。君盍以盃琰卜。若神許君。無不可者。黃再拜禱曰。積帛廟中。頗爲無用。移此以惠人。神所樂也。而庸祝不解神意。尙復云云。大王果見賜。願示以聖琰。或得陰琰。則夫人垂憐。尤爲上願。若得陽琰。則闔廟明神皆相許矣。祝不敢言。竟負帛以歸。它日與里人會。或戲之曰。君名有膽。今能持百錢詣廟。每偶人手中置一錢。君然後歸。當醢酒肉以犒。黃奮衣卽行。二少年輕勇者。陰迹其後。問道先入廟。雜於士偶間。窺其所爲。有頃黃至。拜而入。曰。黃敦立來施錢。大王請知。遂摸索偶像。各寘錢其手。或手不可執。則寘諸肩。上俄至少年所立處。突前執其臂。黃以爲鬼也。大呼曰。大王不能鈐勒部曲。吾來俵錢。而小鬼無禮如是。又

行如初。略無怯意。既畢事。扃廟門而出。其黨始歎服之。溪北舊有異物。好以夜至水濱。見徒涉者。必負之而南。或問其故。答曰。吾發願如此。非所求也。黃疑其必爲人害。詐爲它故。連夕往。是物如常態。負而南。後三日。黃謂之曰。禮尙往來。吾煩子多矣。願施微力以報物謝。不可。黃強舉而抱之。先已戒家僕束草。然巨石才達岸。卽擲於石上。其物哀鳴丐命。及燭至。化爲青面大獍矣。毆殺投火中。環數里。皆聞其臭。怪自此絕。

王氏二妾

靖康二年春。都城不守。虜指取官吏軍民。無虛日。宗室婦女倡優。多不免。朝士王某家。早啓關。二婦人坐於外徑。趨入中堂。泣拜曰。妾等已發至軍前。竄身得歸。今不敢還故居。願爲公家婢。以脫命。二人皆美色。王納之。王無正室。嬖之甚。至與約不復娶。後爲中書舍人。出奉祠。忽起伉儷之議。一日食罷。二人盛飾出拜。驚問之。對曰。向者以當死之身。蒙主君力。以得更生。且有天日之約。不謂君賜不終。中饋將有所屬。妾誼不得生。行當永訣。故告辭。王方慰而止之。又泣曰。業已如是。然妾不忍獨死。早來湯餅中。輒已置藥。恐毒發須臾。願勉處後事。妾今先導入泉塗矣。再拜而出。王大駭。起視之。則徑相攜赴水死。王無以爲計。呼家人語其故。急求藥解之。不及而卒。

沈見鬼

越民沈氏。世居山陰道旁。郡人奉諸暨東嶽廟甚謹。每三月二十八日。天齊帝生朝。合數郡伎術人。畢集祠下。往來者必經沈生門。紹興乙亥歲。三道流歸天台。以是日至門少憩。一人老矣。衣服藍縷。二人甚壯。

頗整潔。隨身齋乾糧。及馬杓之屬。坐久。沈出見之。三人長揖。求湯沃飯。沈併遣以蔬菜濁酒。皆喜謝。畢飯。老者從容告曰。子將有目疾。解腰間小瓢。奉藥三粒。云疾作時。幸可用此。沈唯唯。須臾辭去。復言中秋日。當再過此。千萬候我於門。若不相遇。後不復會矣。沈亦唯唯。寔藥佛堂隱奧處。未嘗以語家人。亦莫之信也。夏六月。真苦赤目。腫痛特甚。寢食俱廢。凡可用之藥。無不試。有加無瘳。始憶道人語。而忘藥所在。命遍索之。經日。得於佛堂塵埃中。取一粒。沃之以湯。銅箸點入眼。如冰雪。冷徹腦間。痛卽止。腫亦漸退。是夜熟睡。明旦起。雙目如常。所居去城十五里。城外石橋曰跨湖。頃兵難時。多殺人於此。一日騎驢入城。過午而歸。經此橋。見橋上下被髮流血者。斬首斷臂者。三兩相扶。莫知其極。奇形異狀。毫毛不能隱。驚而墜。迨起。復見之。如故態。且驚且走。不敢開目。比至家。日已晡。暮出舍前。見田間水際。亦如是大怖。而還。過數日。又入城。其歸差早於前。所見儼然。但正心澄念。以待之。悸魄稍定。自是常有所覩。漸不加畏。鄉人頗知其事。多往訪焉。韓總管喪愛子。念之不忘。召問沈。沈云。小人但見鬼物耳。若追召遣逐。不能也。韓曰。吾正不爲此。但恐兒魂魄尙幽滯。煩君一觀之。引詣昔所居。沈初不識。具言容貌舉止。所衣之服。與生時了不異。立於室中。韓舉室大慟。其後問者。不可以縷數。大抵皆如韓氏事。遂呼爲沈見鬼。五年之後。漸無所覩云。所謂道人中秋之約。竟忘之矣。好事者爲惜之。

星宮金鑰

甲志載建昌某氏紫姑神事。同縣李氏亦奉之甚謹。一子未娶。每見美女子往來家間。遂與狎昵。時對席飲酒。烹羊擊鮮。莫知所從致。父母知而禁之。不可。乃閉諸空室。女子猶能來。經旬日。謂曰。在此非樂處。盍

一往吾家乎。卽攜手出外。高馬文輿。導從已具。促登車。障以帷幔。略無所覩。不移時。到一大城。瑤宮瑤砌。佳麗列屋。氣候和淑。不能分晝夜。時時縱游。它所見珠毬甚多。粲絢五色。挂於椽間。問其名。曰。此汝常時望見。謂爲星者也。留久之。一日。凭闌立。女曰。今日世間正旦也。生豁然省悟。私自悼曰。我在此甚樂。當新歲節。不於父母前再拜上壽。得無貽親念乎。女已知其意。悵然曰。汝有思親之心。吾不可復留。汝宜亟還。亦宿緣止此爾。命酌酒語別。取小襖納其懷。戒之曰。但閉目斂手。任足所向。道上逢奇獸異鬼。百靈祕怪。從汝覓物。可探懷中者。以一與之。切不得過此數。過則無繼矣。俟足踏地。則到人間。然後爲還家計。生泣而訣。旣行。覺耳旁如崩崖飛湍。響振河漢。天風吹衣。冷透肌骨。巨獸張口銜其袂。生憶女所戒。與物卽去。俄又一物來。如是者殆百數。摸索所攜。只餘其一。忽聞市聲嘈嘈。足亦履地。開目問人。乃泗州也。空子一身茫不知爲計。啓襖視之。正存金鑰匙一箇。貨於市。得錢二十千。會綱舟南下。隨以歸。家人相見悲喜。曰。失之數月矣。

徐大夫

紹興初。韓叔夏以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歸。有旨令詣都堂白宰相。時朝廷草創。官府儀範尙疎略。兩浙副漕徐大夫者。素以簡倨稱。先在客次。眠韓綠袍。居下坐。殊不顧省久之。乃問曰。君從甚處至此。韓曰。湖外來。徐曰。今日差遣不易得。縱見得廟堂。亦何所濟。少焉朝退。省吏從廡下過。徐見之。拱而揖曰。前自指揮某事已。卽奉所戒。吏方愧謝。望見韓驚而去。徐固不悟。繼復一人至。其語如前。俄亦趨避。而丞相下馬。直省官抗聲言請察院。徐大駭。急起欲謝。過燎爐在前。袖拂湯餅。仆衝灰蔽室。而不暇致一語。是日韓除右

司諫。卽其所見奏劾之。以爲身任使者。媚事胥徒。遂放罷。後數年起知婺州。時劉立道大中爲禮部尚書。旦夕且秉政。其父不樂在臨安。來攝法曹於婺。因白事遲緩。徐責之曰。老耄如此。胡不歸。劉曰。兒子不見容。所以在此。徐瞠之曰。賢郎爲誰。曰。大中也。遽易噴爲笑曰。君精采逼人。雖老而健。法掾非所處。教官虛席。勉爲諸生一臨之。卽以權州學教授。

張拱遇仙

汴人張拱。舉進士不第。家甚貧。母黨龔氏。世爲醫。故拱亦能方術。置藥肆於宜春門後坊。仍不售。嘗晨起披衣櫛髮。未洗頰。有道士迎日而來。目光罔然。射日不瞬。徑造肆中。顧而不揖。振衣上坐。拱頗忿其倨。作色問所來。答曰。汝無詰吾所從來。正欲見汝耳。拱意此妄人。京師固多其比。擲一錢與之。麾使去。笑曰。吾無求於人。以汝有道質。故來誨汝。何賜拒之深。拱悟。起冠巾而出。與之語。及出家事。理致精微。聞所未聞。於是始愧悔曰。拱鄙人。眼凡心惑。仙君幸見臨。願終教之。道士曰。汝何求。曰。家貧。飢粥不繼。儻使不食。可飽。則上願也。俄而鬻蒸棗者來。道士取先所擲一錢買之。得七枚。顧謂拱曰。神仙以辟穀爲下。然卻粒則無滓濁。無滓濁則不漏。由此亦可以入道。張子房諸人。乃以丹藥療飢。固已透矣。汝欲得此道。自此不淫可乎。人能不淫。俗念自息。俗念旣息。則仙才也。乃取七棗熟視而噓之曰。汝啗此。可終身不食。人或強使食。亦無禁。復欲不食。則如初。但汝有老母妻子。未可相從。然旣啗七棗。當應七夢。豫爲汝言。汝事親旣終。昏嫁旣畢。已能不食。復又何求。宜脫身詣名山。於懸絕處。尋石穴深廣有容者。自累石塞其門。一念不起。坐臥行立於其間。自有佳趣。僅及半紀。則汝之身如蟬出殼。逍遙乎六合之外矣。過此非今日可以語汝。

也。言竟攝衣而起，拱固留之，不可起。出門無所見，拱乃知其非常人，悵然有所失者累月。聞飲食氣輒嘔，遂不食。踰二年，糞溺俱絕，神氣明爽，步趨輕利。每自試其力，從旦至暮，緣京城外郭，可而者五反。蓋數百里也。前後得七夢，如道士言，不小差。母病痔二十年，衆藥不驗，漫以七棗餘核進之一夕而愈。拱既不御，內視其妻如路人。妻郭氏，性剛果，忿恚而卒。家人益憂疑之，逼而餽之食，食兼數人。爾後或食或不食，朋友疑其詐者，肩諸室試之，不以爲苦。人或召醫，則攜藥而往。至則登病者之席，坐於旁。雖逾旬，涉月，杯水粒粟無所須，喜飲酒，好作詩。行年六十，而顏色如壯者。後其母沒，不知所終。

朱通判

紹興九年，邕州通判朱履，秩滿攜孥還家，裝資甚富。又部官銀綱，直可二十萬緡。舟行出廣西，朱有棋癖，每與客對局，寢食皆廢。嘗願得高僧逸士，能此藝者，與之終身焉。及中途，典謁吏通某道士求見，自言棋品甚高。朱大喜，亟延入。其人身長美鬚，談詞如雲。命席置局，薄暮不少倦。遂下榻留宿。從容言欲與同行之意。道士曰：某客遊於此，嘗扣人門而乞食，得許陪後乘。平生幸願也。朱益喜，及解維，置諸船尾。無日不同食。別一秀才作伴，皆能痛飲高歌，頗出小戲術，娛其子弟。上下皆悅之。相從兩旬，行至重湖，會大風雨，不能進。泊於別浦，飲弈如初。二鼓後，船忽欹側，壯夫十餘輩突門入，舉白刃，嘯呼。朱氏小兒爭抱道士衣，求救。道士拱手曰：荷公家顧遇之極，不得已至此。豈宜以刃相向。命以次收縛，投諸湖。明旦分挈財貨，以去。縣聞之，遣官驗視。但浮尸狼籍，莫知主名。而岸側得小歷一卷，乃羣盜常日所用口食歷。姓第具在，凡十有七人，以告於郡。事至朝廷，有旨令諸路迹捕得一賊者，自身爲承信郎，賞錢二百萬。建昌縣弓手數

輩善捕寇。因蹤跡盜。海客任齊乳香者。請於尉李鏞。願應募。西至長沙。見人賣廣藥於肆。試以姓第呼之。輒回首。走報戎邏執之。與俱詣旅邸。一室施青紗廚。列器皿甚濟。訪其人。則從後戶遁矣。蓋僞道士者也。獄鞫於臨江。囚自通爲王小哥。乃同殺朱通判者。其徒就獲。它處者十人。道士曰裴三秀才曰汪先。皆亡命爲可恨。鏞用賞升從事郎。調饒州司法。與予言。

威恩院主

婺源縣山寺曰威恩院者。僧俱會主之。惟酒肉錢財是務。晨香夜燈。略不經意。屋廬老壞不葺。毗沙門天王殿圯。卽其柱爲牛欄。恣肆自若。凡四十餘年。雖老不革。乾道元年。神降於法堂。呼俱會名。訶叱數其罪。一小童見。巨人大面努目。朱衣長身。震怒作色。餘但聞其聲而已。自是凡僧所有衣衾飲食。錢物器具。無不取去。棄擲山林間。村人或拾得之。庖刀至從廚下。冉冉空行而出。箱篋置櫝之屬。不可提挈者。時時見煙出其中。急發視。悉煨燼矣。僧不勝窘憤。盡哀所餘。散寄檀施家。神夜詈其主云。汝乃蔽罪人。禍且併及汝。其人懼。不敢寢。待旦持還之。狼籍殆盡。乃已。寺後巨竹數百挺。常時非二三百錢不能售一竿。悉中斷之。小童忽不見。越二日。乃歸云。爲神攝至所居。室屋雄偉華麗。侍衛滿前。大人小兒。皆青紫朱衣。亦有賓客往來。使我服事左右。次日晚。一婦人云。久留此童亡益也。揮我使去。恍惚如夢。乃得還。他日又降法堂。呼僧出告曰。汝罪上通於天。宜速去此。以弟子智圓繼主之。不爾。我將降大罰於汝。僧涕泣唯唯。徙寓近村客舍。不數月死。

汪大郎馬

崇寧中。婺源縣市人汪大郎。得良馬。毛骨精神。翹然出類。使一童御之。童又善調制。以時起居。馬益肥好。它郡塑工來邑。人率錢。將使塑五侯廟門下馬。或戲謂曰。能肖汪大郎馬。則爲名手。致謝當加厚。工正欲售其技。銳往訪此童。啖以果實。稍與之狎。日卽其牧所。睥睨之。又時飲以酒。引至山崦。伺其醉睡。以線度馬之低昂大小。至於耳目口鼻鬚鬣微芒。無不曲盡。并童亦然。已悉得其真。始詣祠下爲之。旣成。宛然汪氏馬與僕也。擇日點目睛。才畢。手汪馬忽狂逸。童追躡乘之。徑赴城南杉木潭。皆溺水死。自後馬每夜出西湖飲水。或往近村食禾稼。次日湖畔與田間。必印馬跡。而浮萍猶黏著泥馬唇吻間。禾稊零落道上。童亦有靈響。人詣祠祈禱者。多託夢以報。至宣和初。方臘來寇。廟遭爇。馬乃滅跡。今老人尙能言之。

荆南妖巫

荆南有妖巫。挾幻術爲人禍福。橫於里中。居郡縣者莫敢問。吳興高某。爲江陵宰。積不能堪。捕欲杖之。小吏泣諫。請勿治。且掇奇禍。高愈怒。梓吏下與巫對杖之。二十巫不謝。嘻笑而出。纔食頃。高覺面微腫。攬鏡而視。已格格浮滿。僅存兩眼。如線大。遽呼吏詢巫所居。約與偕往。吏以爲必拜謁謝過。乃告其處。徑馳馬出門。行三十餘里。薄暮始至。蕭然一敗屋也。巫出迎。高叱從卒縛諸柱。命以隨行杖亂箠。凡神像經文等。悉發之。巫偃然自若。後入其室。獲小筥。破鑷觀之。茵蓐包裹數十重。得木人焉。又碎之。始有懼色。然毆掠無完膚矣。高面平復如初。執以還。明旦入府。白曰。妖人無狀。某不惜一身。爲邦人除害。懼語泄。必遁去。故不暇先言。今治之垂死。敢以告。府帥壯其決。諭使盡其命而投之江。

温州隱者某居於瑞安之陶山。所處深寂。以耕稼種植自供。易筮如神。每歲一下山賣卦。卦直千錢。率十卦卽止。盡買歲中所用之物以歸。好事者或齎金帛。經月邀伺。然出未十里。卦已滿數。不復肯更占。郡人王浪仙。本書生。讀書不成。決意往從學。值其出。再拜於塗。便追隨入山。爲執奴僕之役。稍稍白所求。隱者亦爲說大概。又舉是歲所占十卦。使演其義。王疲精竭慮。似若有得。彼殊不以爲能。曰。汝天分止此。不可彊進也。遣出山。然王之學固已絕人矣。有以墓域訟者。求決焉。其卦遇賁。曰。爲墳欠土。此不勝之兆。後踰月。前人復來。又筮之。遇蒙。曰。兆非先卦比。冢上有草。當卽日得直。旣而盡然。西游錢塘。時杭守喜方技。至者必厚待之。然久而乖戾。輒寘諸罰。不少貸。王書刺曰。術士王浪仙。守延入。迎問曰。君名有術。曾聽五更城上鼓角聲乎。曰。聞之。其驗如何。曰。內外皆平寧。但今夕二鼓後。法當有婦人告急者。王還客舍。廂卒數人已先在。曰。君何苦來此。前後流配者。不知幾人矣。今我輩相臨。何由得脫。翌日未明。守招與言曰。昨語甚神。夜適二鼓。通判之婦就蓐。扣門來求藥。眞所謂婦人告急也。自此館遇加禮。遂詢休咎。對曰。今年某月某日午時。召命下。守固篤信者。屈指以須。至期延幕僚會飯。王生預席。守曰。王先生謂吾今日忝召節。諸君試共證之。食罷及午。寂無好音。坐客皆悚。旣過四刻許。促問至再。王趨立。廷下。觀日影。賀曰。且至矣。須臾郵筒到。發封見書。果召赴闕。守謝以錢百萬。約與偕入京。王曰。遠郡鄙人。願一識都邑。僥倖發身。但家貧特甚。俟送公上道。暫還鄉。持所賜與妻子。然後兼程而北。未爲晚。守許之。旣行。或問其故。曰。使君雖被召。而前程不見好處。殆難面君也。守未至國門。乃別除郡。踰年而卒。王生不知所終。

許提刑

靖康冬。金人再渡河。河北提刑許亢。坐棄洛口奔潰。竄吉陽。會中原亂。不之貶所。與二子及從卒十餘人。聞關至南康。不欲與州郡相聞。但入廬山一小寺棲止。僕因摘園蔬。與僧爭鬪。僧密詣郡告云。遭潰兵行劫。實繁有徒。郡守李定信之。卽調兵授甲圍其寺。盡縛亢父子。并從卒送獄。亢至廷下大呼稱枉。且具言平生資歷。定曰。豈有曾爲監司。所至不出謁而避匿者乎。諭獄吏研鞫。不得情。乃遣孔目吏入囚室。陽與好言探跡。具酒同飲。了無盜劫之狀。亢倉黃南來。妻妾淪落。告救不一存。無以自明。定疑不可解。亢長子善占夢。亢語之曰。吾夢父子持繖行雨中。已而大風起。吹三繖皆半裂飛去。是何祥邪。子泣曰。夢殊不吉。此父子離散爲三之象也。是夕孔目又來。攜酒殺甚盛。與三許劇飲。且滿酌屬亢曰。提刑勉一醉。少頃。徒兩令郎他舍矣。會罷。各分囚之。過夜半。悉以鐵椎擊死。定上奏。自言有除盜之功。未報而卒。凡豫其事者。一月內繼死。唯孔目獨存。鄆陵人周西瑞（琥）嘗知南康軍。與定先後隔政。其子毀聞之於孔目云。亢以武舉得官。

南豐知縣

紹興初。某縣知縣趙某。季子二十歲。未授室。與館客處於東軒。及暮。客歸。子獨宿書院。開窗外窺。窺有聲。自牖窺之一婦人。徘徊月下。方駭。置間已。傍窗相揖。驚問云。汝何人。竊至此。曰。我東鄰女也。慕君讀書。踰牆相從。肯容我一聽乎。欣然延入。留不使去。自是曉往夕來。子神情日昏悴。飲食頓削。父母疑而扣焉。不以告。密訊左右者。曰。但聞每夜切切如私語。又時嬉笑。久欲白而未敢。父母知爲鬼所惑。徙歸同榻。寢卽寂然。踰月。顏色膳飲稍復舊。一日獨處房中。忽大呼求救。似爲人捽髻而出。驅行甚速。舉家不知所爲。

婢僕共牽挽而力不可制。迺由書院東趨後園，纔出門去，愈速。將至八角大井邊，歛仆地不醒。家人共扶昇歸，移時乃能言。云：實與婦人往還久，及徙室不復來。今日父母在堂上，忽見從外入，忿怒特甚，戟手肆罵曰：許時覓汝不得，元來只在此。便向前摔我髻，盡力不能脫，直造井傍，以手招井內，卽有無數小鬼出，皆長三二尺，交拽我勢，且入井。俄一白鬚翁坐小涼轎，僕從三十輩，自園角奔而至，傳呼云：不得，不得，羣鬼悉斂手，翁叱曰：著棒打僕從，擗亂擊，皆還井中。翁責婦人曰：我戒汝不得出，那敢如是。婦低首，敏枉無一言。又曰：元有大石鎮井上，今何在。僕曰：宅內人輿將搗衣矣。咄曰：不合動著。鞭婦人數十，罵之曰：汝安得妄出爲生人害。况郎君自有前程耶。遂入井，命別扛巨石塞於上，告我曰：吾乃土地也。來救郎君，郎君性命幾爲此鬼壞了。歸語家中人，此石不可動也。語罷後，升轎去。此子後得官，仕至南豐宰。

濟南王生

濟南王生，參政慶曾宗人也。登第出京，行數十里，閒憩道旁舍。主人亦士子，留飲之酒，望舍後橫屋數楹，簾幙華楚，問爲誰。曰：某提舉赴官，閩中單車先行，留家於此，以俟迎吏。今累月矣，遙窺其內，隱隱見女子往來，甚少艾。注目不能去，抵暮留宿。主人夜與語，因及鄉里門閭，審其未娶，爲言提舉家一女極媚，方相托議，親子有意否。生欣然，唯恐不得當也。主人爲平章，翌日約定，女之母邀相見曰：吾夫遠宦，鍾愛息女，謀擇對甚久，不意邂逅得佳婿，彼此在旅，不能具六禮，盍相與略之。乃草草備聘財，擇日成婚。且許生挈女歸濟南，須至閩遣信來迎。旣別，不復相聞。生不以爲疑，女固自若。歷四五年，生二子起居嗜好，與常人無殊。但僮僕汲水時，只用前桶而棄其後，以爲不潔，自攜一婢來，凡調飪紉縫，非出其手，不可夜則令臥。

牀下忽告生云。我體中不佳。略就枕。切勿入房驚我。生然之。俄頃震雷飛電。大雨滂沛。火光煜然。盡室危怖。移時始定。女與婢皆失所在矣。初生之入京。道經某處龍母祠。因入謁。觀龍女塑容端麗。心爲之動。默念他年娶妻如此。足慰人心。及出門。有巨蛇蟠馬上。驅之弗去。始大恐。復詣祠拜而謝過。泊出。乃不見。後遇茲異。識者疑其龍所爲云。

宣城死婦

宣城經戚方之亂。郡守劉龍圖被害。郡人爲立祠城中。蹀血之餘。往往多邱墟。民家婦任娠。未產而死。瘞廟後。廟旁人家。或夜見草間燈火。及聞兒啼。久之。近街餅店。常有婦人抱嬰兒來買餅。無日不然。不知何人也。頗疑焉。嘗伺其去。躡以行。至廟左而沒。他日再至。留與語。密施紅線綴其裾。復隨而往。婦覺有追者。遺其子而隱。獨紅線在草間冢上。因收此兒歸。訪得其夫家。告之故。共發冢驗視。婦人容體如生。孕已空矣。舉而火化之。自育其子。聞至今猶存。荆山編亦有一事小異。

王通判僕妻

撫州王通判家居疎山寺。其僕之妻少而美。寓士周舜臣深屬意焉。而不可致。會王遣人篝火扣門。邀周夜話。及開門。乃僕妻也。顧周笑。吹燈滅。相隨以入。曰。非通判招君。我作意來此爾。周不勝愜適。遂留宿。明日再相逢。漠然如不識面。頗怪之。又疑與疇昔之夜所合者。肥瘠不類。至夜復來。不敢納。堅不肯去。天未明。忽不見。周密扣寺僧。蓋鄰室有婦人菴柩。旋得病。月餘乃愈。蔡子思教授者聞之。特詣其室。焚香致禱。求一見。欲詢鄉里姓氏爲誰。將爲訪其家。寂無所覩。

南豐主簿

閩人王某爲南豐主簿。惑官奴龍瑩。遣妻子還鄉。獨與瑩處。知縣孫愨諫止之。不肯聽。終竊負以逃。繼調湖南教授。瑩隨之官。飲食菜茹皆資於外庖。一日瑩攜粥來。勤渠異常。時王未暇食。忽有煤塵落盃內。命撤之。瑩曰。但去其污處足矣。何必棄。強王必使食。王怒曰。旣不以爲嫌。汝自啖之。瑩亦不可。王愈忿。適一犬自前過。乃翻粥地上。縱使食。須臾間犬吐黑血。宛轉而死。王詰其事。瑩曰。粥自外入。非知其然也。命呼庖者。庖者曰。每日實供粥。且獨却回云宅內。已自辦之。元粥尚在。可具驗也。遂窮搜室中。得所煮鉢。瑩始色變。執送府訊鞫。服與候兵通。欲寘藥毒主翁。然後罄家資以嫁。及議罪。以未成減等。杖脊而已。此可爲後生之戒。非落塵賜祐王其不免。

王立爇鴨

中散大夫史恣。自建康通判滿秩。還臨安鹽橋故居。獨留虞候一人。嘗與俱出市。值賣爇鴨者。甚類舊庖。卒王立。虞候亦云無小異。時立死一年。史在官日。猶給錢與之葬矣。恍忽間已拜於前曰。倉卒逢使主。不暇晷。謁遂隨以歸。且獻枓中所餘一鴨。史曰。汝旣非人。安得白晝行帝城中乎。對曰。自離本府。卽來此。今臨安城中人。以十分言之。三分皆我輩也。或官員。或僧。或道士。或商販。或倡女。色色有之。與人交關。往還不殊。略不爲人害人。自不能別耳。史曰。鴨豈真物乎。曰。亦買之於市。日五雙。天未明。齋詣大作坊。就釜竈。燂治成熟。而償主人柴料之費。凡同販者亦如此。一日所贏。自足以餬口。但至夜則不堪說。旣無屋可居。多伏於屠肆肉椽下。往往爲犬所驚。逐良以爲苦。而無可奈何。鴨乃人間物。可食也。史與錢兩千。遣去。明

日復以四鴨至。自是時時一來。史竊曰：吾人也。而日與鬼語。吾其不久於世乎。立已知之。前白曰：公無用疑我。獨不見公家大養娘乎。袖出白石兩小顆。授史曰：乞以淬火中。當知立言不妄。此媪蓋史長子乳母。居家三十年矣。史入戲之曰：外人說汝是鬼。如何。媪曰：六十歲老婢。真合作鬼。雖極忿愠。而了無懼容。適小妾鬻帛在旁。史試投石於斗中。少頃焰起。媪顏色卽索然。漸益淺淡。如水墨中影。忽寂無所見。王立亦不復來。予於丙志載李吉事。固已笑鬼技之相似。此又稍異云。（朱椿年說聞之於史倅）

三十問相

政和初。建州貢士李弼翁。窳黃崇三人。偕入京師。游相國寺。時有術者工相人。平生禍福。只斷以數語。其驗如神。共扣焉。曰：李君卽成名官。至外郎。翁君須後一舉。官亦相次。黃君隔三舉。乃可了。官亦與翁同。既而弼窳如其言。崇蹉跎。恰九歲。方得獲解。入京。相者猶在。見崇來。大呼曰：何爲至此。崇話疇昔事。且言李翁二君已登科。相者曰：往來如組。安能記省。姑以今日論之。法當得陞朝官。以上奈何。作不義事。謀財殺人。陰譴已重。宜速歸。非久當死。不必赴省試也。又問幾子。曰：三人曰：行亦絕矣。崇不樂而退。果下第歸。不一年而死。三子繼天。妻改嫁。其嗣遂絕。初崇母旣亡。父年過六十。買妾有娠。臨就蓐。崇在郡學。父與崇弟謀。晚年忽有此。吾甚愧。今將不舉乎。或與人乎。不然。姑養育待其長。使出家若何。對曰：此亦常理。唯大人所命。不若舉而生之。兄歸須有以處。妾遂生男。弟遣信報崇。崇卽還。揖父於堂。父告以前事。命抱嬰兒出。時當秋半。閩中家家造酒。汲水滿數巨桶。置庭內。以驗其滲漏。崇以手接兒。徑擲桶中。溺殺之。父投淚而已。蓋黃氏業微豐。崇畏兒長。必謀分析。故亡狀如此。宜其隕身絕祀也。李弼仕至朝奉郎。宗子博士。翁

築至承議郎台州通判。相者可謂造妙矣。

陳通判女

興化陳子輝。紹興戊午。待南雄通判闕。居鄉里。當夏夜。家人聚飲。其妻顧長女。使理樂。樂聲失節。怒而吐去之。女不復出。酒罷。問所在。得於後堂空室中。對燈把針。癡不省事。挾與還臥床。則已死。氣雖絕。而心微溫。醫巫拯療不效。凡奄百二十日。聞泉州有道士善持法。招之而至。先以法印印遍體。乃召其魂。云爲漳州大廟所錄。後兩夕。忽呻吟作聲。至旦。屈右足呼痛。視之一指破血。正晝稍能開目。又明日。始言外翁呼我去。女外家在漳州。元未嘗識。而說其舍宇不少差。且云。外翁嫁我與大王作小妻。受聘財金釵兩雙。臂纏一雙銀十笏。錢千貫。采帛不勝計。豬羊各二十口。酒數十缸。我入王宮。大王極相憐。每日食飲。必三人共坐。又令訓諸小婢。音樂留甚久。外報家人來欲取我。我未欲歸。王亦使逐去。比兩日間。又報或持官文書督取甚峻。王發怒。遣兵扞拒之。使者將舉火焚宮。通我身皆火焰。王欲相近。不復得。羣吏曳我以出。王索轎送我。轎卒恐懼奔竄。不得已。獨行山路險峻。腰股俱疲。過嶺下。小石損我足。仆地移時。至今猶痛不堪忍。自是神采如舊。但每至陰雨。則腹必痛。後以嫁迪功郎郭某。辛酉歲。成昏於南雄州。

陳才輔

建炎末。建賊范汝爲。葉鐵。葉亮作亂。建陽士人陳才輔。集鄉兵。殺葉鐵。父母妻子。賊猖獗益甚。紹興元年。遂據郡城。朝廷命提舉詹時升。奉使謝嚮。同招安。羣盜皆聽命。獨葉鐵不肯。曰。必報陳才輔。乃可出。詹爲立重賞。擒獲以畀之。鐵選三十輩。監守人。與錢一千。戒之甚至。曰。失去則皆斬。欲明日。邀使者及諸酋。高

會而甘心焉。監者以巨索縛陳脚，倒垂梁間。大竹篾琴其手，劍戟成林，相近尺許，插一刀甚利。至二更，衆皆醉，陳默禱曰：才輔本心忠孝，爲國爲民，老母在堂，豈當身受屠害？若神明有知，願使此曹熟睡。刀自近前，爲破索出手，使得脫去。良久，刀果自近，如神物推擁。陳以掌就斷其篾，兩手既釋，稍扳援，割截繫縛盡斷。遂握刀趨門，一人睡中問誰開門，應曰：我。其人不知爲陳也，曰：不要失卻賊。陳曰：如此執縛，何足慮及。出門已三鼓，行穿後巷，約一里，聞彼處呼喧，曰：走了賊。陳益窘，顧路旁坎下，篁竹蒙翳，急藏其間。而千炬齊發，搜尋殆遍。坎中亦下槍刀百十，偶無所傷。諸人言必歸建陽，或向劍浦，宜分詣兩道把截。陳不敢擇徑路，但屈曲穿林莽中，明日抵福州古田境，賣所持刀，得錢買飯，直趨泉州，就其姊婿黃秀才，踰八日而十卒持詹君帖至，復成擒。陳知不免，亟自碎鼻，以血汙身，佯若且死。十卒自相尤曰：奈何便至此。扛置邸中，真以爲困悴，不復防閑。又三日，黃生來視，適茶商置酒招黃，及十人者，商家相去稍遠，唯七人往，赴留三人護守。陳又默禱如曩時，三人皆飲所餉酒亦醉，買菜作羹，一坐房前，一吹火竈間，一洗菜水畔。陳乘間攜棍棒揮擊，卽死。南走漳州，竟得脫。明年韓蘄王平賊，陳用前功得官。

王文卿相術

建昌道士王文卿，在政和宣和間，不但以道術顯，其相人亦妙入神。蔡京嘗延至家，使子孫盡出見，王皆唯唯而已。獨呼一小兒謂曰：異日能興崇道教者，必爾也。京最愛幼子，再詢之，王拊所呼兒背曰：俟此兒橫金著紫，當賴其力可復官。京大不樂。小兒者，陳桷元承也。母馮氏，蔡之甥，故因以出入蔡府。紹興間，諸蔡廢絕，陳佐韓蘄王幕府，主徽猷閣待制，知池州。歲在辛酉，蔡京子孫見存者，特敍官，向所謂幼子者，適

來池陽料理。陳爲之保奏。陳行天心法。食素。真一黃冠耳。

葉德孚

建安人。葉德孚。幼失二親。唯祖母鞠育。拊視。又竭力治生。嘗語葉云。術士言汝當得官。吾欲求宗女爲汝婦。建炎三年。因避寇。徙居州城。而城爲寇所陷。時葉二十一歲矣。祖母年七十。不能行。盡以所蓄金五十兩。銀三十錠付之。使與二奴婢先出城。戒曰。復回挾我出。勿得棄我。我雖死。必懇汝於地下。葉果不復入。祖母遂死。寇手及亂定。已不可尋訪。葉用其物。買田。販茶。生理日富。紹興八年。假手獲鄉薦。結昏宗室。得將仕郎。明年參選。以七月二日謁蜀人韓慥。問命。韓曰。必作官人。不讀書亦可。若詢前程。俟過二十二日。立秋。別相訪。當細爲君說。葉大怒。幾欲箠辱之。同坐黃德琬勸使去。後十六日。葉得病。卽嘔血。始以爲憂。同行鄉僧來。貨茶。與之同歲。乃令具兩命。復詣韓。韓曰。記得此月初。曾看前一命。但過不得立秋。此日不死。吾不談命。僧歸不敢言。葉病中時。時哀鳴曰。告婆婆。當以錢奉還。願乞命歸鄉。勿陵遲我。竟以立秋日死。葉不孝不義。鬼神當殛之。客死非不幸也。韓之術。一何神哉。

張氏獄

政和初。宗室郇王仲御判宗正。其第四女嫁楊侍郎之孫。楊早失父。其母張氏。性暴猛。數與婦爭。詈。楊故元祐黨籍中人。門戶不得志。婦尤鬱鬱。張嘗曰。汝以吾爲元祐家。故相陵若此。時節會須改變。吾家豈應終困。婦以其語告郇王。王次子士驪妻吳氏。王荆公妻族也。每出入宰相蔡京家。遂展轉達於京。京以爲奇貨。卽捕張。寘開封獄。府尹劾以誹謗乘輿。言語切害。罪至陵遲處斬。二法吏得其事。曰。婦人尙無故殺。

法安得有大逆罪。尹怒，並杖之。二人皆以瘡潰死。張竟抵法。行刑之日，郇王矍然，不謂至此。驪與兩弟入市觀，未幾輒相繼死。驪見婦人被血躡屏帳間，又作鬼語曰：「我本不欲校，無奈二法吏不肯。」蔡京後感疾，命道士奏章，道士神游天門，見一物如堆肉而血滿其上，旁人言上帝正臨軒決公事，頃之一人出問道士，何以來告之故。其人指堆肉曰：「蔡京致是婦人於極典，來訴於天，方此震怒，汝安得爲上章。」對曰：「身爲道士而奉宰相之命，豈敢拒之。」曰：「後不得復爾。」又曰：「適已有符遣京送潭州安置矣。」汝可亟還。道士寤，密以告所善者。又十年，京乃死於長沙。然郇王女及吳氏俱至八十。

夏二娘

京師婦人夏二娘，死經年，見夢其子杜生曰：「我在生時，欠某坊王家錢十二貫，某坊陳家錢三十四貫，坐譎爲王氏驢，而鬻於陳王氏，所得價錢償已足，而陳未也。日與之負麥，然一往反，纔直三十八錢許。今日以外，尚欠十八千，非兩年不可了。吾昔日瘞銀百餘兩於堂內戶限下，可發取以贖我。」其子曰：「卽往尋訪，以何爲記。」曰：「明早從南薰門入，一騾最先行，別又一驢。次則我，汝來時我自舉頭視汝。」杜生寤，掘地得銀，徑詣南薰待之。果遇麥馱聯翩來，第三者仰頭相視，杜雨泣欲牽以歸。陳氏之役曰：「此吾主家物，汝何爲者。」杜曰：「吾母也，當還元價以贖，其人不許，相與忿爭。廂官錄送府，府尹扣其說，命引驢至前，謂曰：「果識汝子，可銜其裾。」應聲而然。尹異之，時劉豫盜京師，尹具以白豫，呼入殿庭，復謂之曰：「能舉前兩足，塔於肩，上則信矣。」應聲亦然。豫嗟異良久，欲官爲給錢。杜拜曰：「若爾，恐母債不得釋，願自出錢而丐驢歸。」豫許焉。杜掃一室，謹事之。又二年乃死，買棺加衣衾以葬。後朝廷得河南杜氏子來歸，居贛州，爲人話其事如此。

華陰小廳子

宣和間。陝西某郡守赴官。食於道上驛舍。一道人從外直入。闚者諭使去。不肯聽。家人望見亦怒。爭遣逐之。獨郡守延問其故。但云。尊官過華陰時。若見小廳子。幸留意。他無所言也。語畢徑出。守欲扣其曲折。使追之。不可及。泊入關。浮舟泝渭。晚泊矣。從吏白有小吏持刺稱華陰小廳子。欲參謁。拒以非時。則曰。有一事將語使君。然吾祇役於邑中。來日朔旦。不可脫身。故乘休假馳至此。此去邑尚百里也。守憶道人語。命呼登舟。則又曰。所言絕秘。不願傍近聞之。必移泊北岸。乃可守。又從之。舟人謂繫纜已定。無故而北。豈非姦盜設計乎。北又非安穩處。不得已而行。迨至北岸。其人杳不來。盡室怨悔。業已爾。無可奈何。夜未半。大風忽起。如山頽泉決之聲。魚龍悲吟。波浪濺激。搖兀不得寐。兢兢達曉。望南岸。旣崩摧數仞。客舟元同憩宿者。淪溺無餘。及到縣。訪求此吏。蓋未嘗有也。一家免葬魚腹。異哉。

華陽洞門

李大川。撫州人。以星禽術游江淮。政和間。至和州。值歲暮。不盤術。俚語謂坐肆賣術爲鈎司。游市爲盤術。正旦日。逆旅主人拉往近郊。見懸泉如簾。下入洞穴。甚可愛。因相攜登隴。觀水所注。其地少人行。陰苔滑足。李不覺隕墜。似兩食頃。乃坐於草壤上。肌膚不損。睨穴中正黑如夜。攀緣不能施力。分必死。試舉右手。空無所著。舉左手。卽觸石壁。循而下。似有微徑可步。稍進漸明。右邊石池荷花。方爛熳。雖飢渴交攻。而花與水皆不可及。已而明甚。前遇雙石洞門。欲從右入。恐益遠。乃由左戶而過。如是者三。則在大洞中。花水亦絕了。不通天日。而晃曜勝人間。中有石棋局。聞誦經聲。不見人。遠望若有坐而理髮者。近則無

所觀俄抵一大林。陰森慘澹。悽神寒骨。怖悸疾走。已出曠野間。舉頭見日。自喜再生。始緩行。逢道傍僧寺。憩於門。僧出問故。皆大驚。爭究其說。李曰。與我一杯水。徐當言之。便延入寺。具飯。悉道所歷。僧歎曰。相傳茲山有洞。是華陽洞。後門然。素無至者。李問此何處。曰。潞州境。今日是何朝。曰。人日也。李曰。吾已墜七日。才如一晝耳。僧率衆挾兵刃。邀李尋故蹊。但怪惡種種。不容復進。李還和州。訪舊館。到已暮夜。扣戶。主人問爲誰。以姓名對。舉室唾罵。曰。不祥不祥。李大聲呼曰。我非鬼也。何得爾。遂啓戶。留數日而歸。每爲人話其事。或謂之曰。爾亦愚人。正旦荷花發。詎非仙境乎。且雙石洞門。安知右之遠而左可出也。李曰。方以死爲慮。豈暇念此。後雖悔之何益。李有子。今在臨川。

鼎州汲婦

鼎州開元寺。多寓客。數客同坐寺門。見婦人汲水。一客善幻術。戲惱之。卽挈水不動。不知彼婦蓋自能幻也。顧而言曰。諸君勿相戲。客不對。有頃曰。若是須校法。乃可。擲其擔。化爲小蛇。客探懷取塊粉。急畫地作二十餘圈。而立其中。蛇至不能入。婦人含水噴之。稍大於前。又狠言。官人莫相戲。客固自若。蛇突入。直抵十五圈中。再噴水。叱之。遂大如椽。徑躡中圈。將向客。婦又相喻止。客猶不聽。蛇卽從其足纏繞至頂。不可解。路人聚觀。且數百。同寺者欲走。訴於官。婦笑曰。無傷也。引手取蛇投之地。依然一擔耳。笑謂客曰。汝術未盡善。何敢然。若值他人。汝必死。客再拜悔謝。因隨詣其家爲弟子云。

太原意娘

京師人楊從善。陷虜在雲中。以幹如□山。飲於酒樓。見壁間留題。自稱太原意娘。又有小詞。皆尋憶良人。

之語。認其姓名。字畫蓋表兄韓師厚妻王氏也。自亂離睽隔。不復相聞。細驗所書。墨尚濕。問酒家人曰。恰數婦女來共飲。其中一人。索筆而書。去猶未遠。楊便起。追躡及之。數人同行。其一衣紫。佩金馬孟。以帛擁項。見楊愕然。不敢公召喚。時時舉目使相從。逮夜。衆散。引楊到大宅門外。立語曰。頃與良人避地。至淮泗。爲虜所掠。其酋撒八太尉者。欲相逼我。義不受辱。引刀自剄。不殊。大會之妻韓國夫人。聞而憐我。亟命救療。且以自隨。蒼黃別良人。不知安往。似聞在江南爲官。每念念不能釋。此韓國宅也。適與女伴出游。因感而書壁。不謂叔見之。乘間願再訪我。儻得良人音息。幸見報。楊恐宅內人出。不敢久留。連悵然告別。雖眷眷於懷。未敢復往。它日。但之酒樓。瞻玩墨蹟。忽睹別壁新題字。并悼亡一詞。正所謂韓師厚也。驚扣此爲誰。酒家曰。南朝遣使通和。在館有四五人來買酒。此蓋其所書。時法禁未立。奉使官屬。尙得與外人相往來。楊急詣館。果見韓把手悲喜。爲言。意娘所在。韓駭曰。憶遭掠時。親見其自刎死。那得生。楊固執前說。邀與俱至。向一宅。則閨無人。居荒草如織。逢牆外打線媪。試告焉。媪曰。意娘實在此。然非生者。昨韓國夫人閱其節義。爲火骨以來。韓國亡。因隨葬此。遂指示窆處。二人踰垣入。恍然見從廡下。趣室中。皆驚懼。然業已至。卽隨之。乃韓國影堂。傍繪意娘像。衣冠悉曩所見。韓悲痛。還館具酒。殺作文祭。酌欲挈遺燼歸葬。拜而祝曰。願往不願往。當以影響相告。良久出現曰。勞君愛念。孤魂寓此。豈不願有歸。然從君而南。得常常善視我。庶慰冥漠。君如更娶妻。不復我顧。則不若不南之愈也。韓感泣誓不再娶。於是竊發冢。裹骨歸。至建康。備禮卜葬。每旬日。輒往臨視。後數年。韓無以爲家。竟有所娶。而於故妻墓。稍益疎。夢其來。怨恚甚切。曰。我在彼甚安。君強攜我。今正違誓言。不忍獨寂寞。須屈君同此况味。韓愧怖得病。知不可免。不數日卒。

張顏承節

宣和間京師天漢橋有官人自脫冠巾引頭觸欄柱不已觀者環視恍莫測其由不復可勸止問亦不對良久血肉淋漓冥仆於地徼巡卒共守伺之日晚小蘇呻吟悲劇顧曰我張顏承節也住某坊內幸爲僦人昇歸既至家遂大委頓頭顱腫潰如盎呼醫傳藥累旬方小愈家人扣其端全不自覺瘡成痂而痒不可忍勢須盡爬搔則又腫潰才愈復痒如是三四反踰年不差殆於骨立盡室憂其不起嘗扶掖出門適隨僕過前驚問所以告之故僕曰都水監杜令史施惡瘡藥絕神妙然不可屈致當勉詣彼庶見證付藥可立愈張仗僕爲導亟訪之杜生屏人曰頗憶前年中秋夜所在乎曰忘之矣杜曰吾能言之君是年部江西米綱以中秋夕至獨樹灣橫泊月色正明君杖策登岸百步許得地平曠方命酒賞月俄而驟雨令僕夫取雨具怒其來緩致衣履沾濕拋所執拄斧擲之中額僕回舟謂妻曰我爲主公所擊已中破傷風恐不得活然無赴愬即死汝切勿以實言但云痼疾發作此去鄉遠萬一不汝容何以生存宜銀白主公乞許汝子母附舟入京猶得從人浣濯以自給言終而亡比曉妻舉尸擗瘞於水濱泣拜君曰夫不幸道死願容附載君叱之曰舟中皆男子豈宜著汝無夫婦人略不顧促使解纜妻拊膺大慟曰孤困異土兼乏裹糧進退無路不如死抱幼子自投江中僕旣殞於非命又痛妻兒之不終訴諸幽府許償此冤去年君觸橋時乃彼久尋君而得見也張震駭曰是皆然矣某方欲丐藥何爲及此且何以知之杜曰吾晝執吏役夜直冥司職典冤獄茲事正在吾手屢爲解釋渠了不聽從自今四十九日當往與君決至期可掃洒靜室張燈四十九盞置高坐以待之中夜當有所覩幸而燈不滅彼意向善若滅其半則不可爲矣吾

亦極力調護。但負命之冤。須待彼肯捨與否。有司固不可得而強。無用藥爲也。張泣謝而歸。如其教。張燈之夕。獨坐高榻。家人皆伺於幕內。近三鼓。陰風勁厲。四十九燈悉滅。其一復明。亡僕流血被面。妻子相隨。猶帶水漉漉。從室隅出。拽張曰。可還我命。卽隕墜於下。頭縮入項間而死。

陝西劉生

紹興初。河南爲僞齊所據。樞密院遣使臣李忠往間諜。李本晉人。氣豪好交結。人多識之。至京師。遇舊友田庠。庠亡賴子也。知其南來。法當死。捕告之。賞甚重。輒持之曰。爾昔貸我錢三百貫。可見還。李忿怒曰。安有是。吾寧死耳。陝西人劉生者。聞其事。爲李言。極知庠不義。然君在此。落窻中。奈何可較曲直。身與貨孰多。且敗大事。盍隨宜餌之。李猶疑其爲庠游說。然亦不得已。與其半。劉曰。勿介意。會當復歸君。李佯應曰。幸甚。庠得錢買物。將如晉絳。劉曰。我亦欲到彼。偕行可乎。卽同塗。過河中府。少憩於河灘。兩人各攜一擔。僕共坐沙上。四顧無人。劉問庠鄉里年甲。具答之。劉曰。然則汝乃中國民。嘗食宋朝水土矣。庠曰。固然。劉曰。我亦宋遺民。不幸淪沒僞土。常恨無以自效。朝廷每遣人探事。多采道聽塗說。不得實。幸有誠慤如李三者。吾曹當出力助成之。奈何反挾持以取貨。庠諱曰。是固負我。劉曰。吾素知此。且詢訪備至。甚得其詳。吾與汝無怨惡。但恐南方士大夫。謂我北人。皆似汝。敗傷我忠義之風耳。遂運斤殺之。僕亦殺其僕。投尸於河。并其物。復回京師。盡以付李。乃告之故。李欲奉半直以謝。劉笑曰。我豈殺人以規利乎。長揖而別。李南還。說此。而失劉之名。爲可惜也。

鄧城巫

襄陽鄧城縣有巫師能用妖術敗酒家所釀。凡開酒坊者皆畏奉之。每歲春秋必遍諸坊求丐。年計合十餘家。率各與錢二十千。則歲內酒平善。巫亦藉此自給。無飢乏之慮。一歲因他事頗窘用。又詣一富室有所求。曰：君家最富贍力。足以振我。願勿限常數。主人拒之甚峻。曰：年年餉君二萬錢。其來甚久。安得輒增。寧敗我酒。巫嘻笑而退。出駐近店。遣僕回買酒一升。盛以小缶。取糞污攪雜。攜往林麓。禹步誦呪。環繞數匝。瘞之地。乃去。適有道士過。見之。識其爲妖。而不知事所起。巫還店喜甚。俄道士亦繼來。少憩。訪酒家。見舉肆遑遑憂窘。問其故。曰：爲一巫所困。今酒釀成列。盡作糞臭。懼源源不已。欲往尋迹哀求之。道士曰：吾亦見此人。不須往求。吾有術能療。但已壞者不可救耳。卽焚香作法。半日許。臭止。又言：凡爲此法以敗五穀者。若加糞穢罪甚大。君家宜齋戒。當奉爲拜章上懇。其家方忿恚迫切。趣營醮筵。道士伏廷下。踰數刻。始起曰：玉帝有勅。百日内加彼以業疾。然未令死也。自是日覺踝間痒。爬搔不停。忽生一贅。初如芡實。累日後益大。巍然徑尺如毬。而所係搖搖才一縷。稍爲物棖觸。則痛徹心膂。不復可履地。子孫織竹爲簣。昇以行丐。飲食屎溲雜糞中所至。皆掩鼻。歷十年乃死。胡少汲尙書宰邑。尙見之。其子恬說。

秦楚材

秦楚材（梓）政和間自建康貢入京師。宿汴河上客邸。旣寢。聞外人喧呼甚厲。盡鎖諸房。起穴壁窺之。壯夫十數輩。皆錦衣花帽。拜跪於神像前。稱秦姓名。投盃玦以請。前設大鏡。煎膏油正沸。秦悸栗。不知所爲。屢告其僕李福。欲爲自盡計。夜將四鼓。壯夫者連禱不獲。遂覆油於地而去。明旦主人啓門謝秦曰：秀才前程未可量。不然吾輩當悉坐獄。乃爲言京畿惡少子數十成羣。或三年或五年。輒捕人漬諸油中烹。

以祭鬼。其鬼曰獮澄神。每祭須取男子貌美者。君垂死而脫。吁其危哉。顧邸中衆客各率錢爲獻。秦始憶自過宿州。卽遇此十餘寇。或先或後。迹之矣。遂行至上庠。頗自喜。約同舍出卜。逢鯨面道人。攜小籃揖秦曰。積金峯之別。三百年矣。相尋不可得。誤行了路。卻在此耶。無以贈君。探籃中白金一塊。授之曰。他日卻相見。同舍謹曰。此無望之物。不宜獨享。挽詣肆。將貨之以供酒食費。肆中人視金。反覆咨玩。不釋手。問需幾何錢。曰。隨市價見償可也。人曰。吾家累世作銀鋪。未嘗見此品。轉而之他。所言皆然。秦亦悟神仙之異。不肯鬻。以製酒杯。茶杯。湯匕。藥器。凡五物。日受用之。自此三十年無病苦。紹興十六年。在宣城。忽臥疾。五物者同時失去。知必不起。果越月而亡。積金峯在茅山元符宮云。

建康頭陀

政和初。建康學校方盛。有頭陀道人。之學至養望齋前。再三瞻視不去。齋中錢范二秀才詰之曰。道人何爲者。對曰。異事。異事。八坐貴人都著一屋。關了兩府。直如許多。便沒興不啣溜底。也是從官。有秦秀才者。衆目爲秦長脚。范素薄之。乃指謂曰。這長脚漢也會做兩府客。曰。君勿浪言。他時生死都在其手。滿坐大笑。客瞠曰。諸君莫笑。總不及此公。於同舍生十人。唯邢之緯者。最負才氣。爲一齋推重。適從外來。衆扣之曰。也是箇官人。略無褻語。遂退。後四十年間。其言悉驗。秦乃太師楹也。范擇善（同）段去塵（拂）魏道弼（良臣）三參政。何任叟（若）巫子先（飯）兩樞密。錢端偈（時敏）元英（周材）兩從官。一忘其姓名。獨邢生潦倒。得一官卽死。

潮州象

乾道七年。縉雲陳由義。自閩入廣。省其父提舶口。過潮陽。見土人言。比歲惠州太守。挈家從福州赴官。道出於此。此地多野象。數百爲羣。方秋成之際。鄉民畏其蹂食禾稻。張設陷穽於田間。使不可犯。象不得食。甚忿怒。遂舉羣合圍。惠守於中。閱半日不解。惠之遊卒一二百人。相視無所施力。太守家人窘懼。至有驚死者。保伍悟象意。亟率衆負稻穀積於四旁。象望見。猶不顧。俟所積滿欲始解圍往食之。其禍乃脫。蓋象以計取食。故攻其所必救。虜然異類。有智如此。然爲潮之害。端不在鱗魚下也。

田道人

田道人者。河北人。避亂南度。居京口。每歲三月。茅山鶴會。欲與其徒偕往。必有故而輟。紹興壬午之春。始獲一遊。因留連月餘。將歸。足疾驟作。不可行。既止。卽愈。欲行復作。如是者屢矣。意其緣在此山。禱於神。乞爲終焉之計。自爾不復病。夢神告曰。此非汝居也。汝自有庵在山中。其址東向者是。宜亟訪之。固以爲想念所兆。未深信。越數夕。夢如初。猶未決。又念身亦立於此。縱得其基。雖草廬豈易能辦。是夕夢神怒曰。旬日不遷。必死茲地矣。晨興訪同類。且託尋跡之。杳不可得。或曰。吾聞大茅君藏丹之處。名丹沙泓。地勢正東。但知名耳。不識其所在。盍詢之耆老間乎。亦竟莫有知者。旬日之期既迫。皇皇不敢怠。獨徘徊兔徑。忽有村夫。搦其胸。方恐懼。其人乃問曰。汝非尋丹沙泓庵地者乎。我知之。引至崦中。以足頓地曰。此是也。田四顧山林。翔抱正。可爲東向居。喜甚。犒以百錢。笑曰。我豈求此者。將安用之。不顧而去。田沿路標誌。而反明日往。芟薙荆棘。以籬條作屋。宿焉。中夜大虎來。倚臥於外。曉乃退。巖石下有蛇。微露脊。脊大如柱。皆不傷人。又明日。僦工攜畚。垂平治於積葉三四尺下。得磐石。鱗峒嵌空。縱廣數尺。若爪所攫。擊而穿者。發之。

得石蓮華盆。有水浸丹沙一塊。重可二十兩。取而藏之。蓋前日村夫頓足處。是後蛇虎皆不見。疑爲衛丹之鎮云。隆興甲申乙酉歲。近境疾疫起。田以丹末刀圭揉成丸。救之。服者皆活。所濟數千人。共以木石錢粟爲營一庵於泓中。去玉晨觀不遠。爲人布氣治疾。亦多驗。乾道己丑。藍師稷爲江東提刑。過茅山。親見田說。及分得丹三錢。辛卯歲。以庵與楊和王之孫。奮衣出山。不言所向。

天隨子

乾道六年。木蘊之待洪府通判缺。居鄉里。火焚其廬。生事垂罄。作忍貧詩曰。忍貧如忍炙。痛定疾良已。餘子愛一飽。美疹不知死。步兵哭窮途。文公謝五鬼。百世賢哲心。可復寘憂喜。誦經作飢面。偉哉天隨子。九原信可作。我合耕甫里。踰年夢一翁。衣冠甚偉。來言曰。若識我乎。我則天隨子也。以君好讀予文。又大書予杞菊賦於壁間。頃作詩。用忍飢事。又適契予意。故願就見爲君一言。予昔有田四頃。歲常足食。惟遇潦則浸沒不得穫。忍飢誦經。蓋此時也。今子有回祿之禍。而窮悴踵之。是水爲我災。而火爲子厄也。然予田尙在。獨爲蠅蚋所集。不可耕。無有能爲予驅除者。不免廋子耳。旣寤。殊不曉其言。晨起。偶整比夜所閱書。而笠澤叢書一策。適啓置。按上視之。乃甫里先生之傳。前日固未嘗取讀也。篇中有云。先生有田十萬步。吳田一畝二百五十步。有牛減四十蹄。耕夫百餘指。而田污下。暑雨一晝夜。一與江通色。無別己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飢困。倉無斗升畜積。正與夢中語合。而一田字上有二死蠅粘綴。嗟歎其異。爲拂拭去之。

蔡河秀才

鄉人董昌朝在京師同江東兩秀才自外學晚出游方三月開溝亂石攔道至坊曲轉街處其一人迷路相失兩人者元未嘗謁宿假不敢躡尋遂歸經日始告於學官訪之於所失處無見也乃移文開封府以付賊曹寶鑑鑑到學詢此士姓名曰孫行中字強甫束帶著帽而出鑑呼其隸使以物色究索衆謂江東士人多好遊蔡河岸妓家則做其結束分往宿月旦之夕一隸在某妓館妓用五更起赴衙參約客使待已妓去客不復寐見床內小板皮上烏紗帽存取視之金書強甫兩字宛然客託故出門遍告儕輩伏於外須妓歸并嫗收縛送府始自言向夕有孫秀才獨來買酒款曲以其衣裘華潔而舉止生梗又無伴侶輒造意殺之投尸於河斥賣其物皆盡只餘此帽不虞題誌之明白以速禍敗冤魄彰露何所逃死遂母子同伏誅

霍將軍

吳興士子六人入京師赴省試共買紗一百匹一僕負之晚行汴堤上逢隸卒蓬首黧面貿貿然出於榛中見衆至有喜色左顧而嘯俄數人相繼出挾槊持刀氣貌凶悍皆知其賊也雖懼而不可脫同行霍秀才者長大勇健能角觝技擊鄉里目爲霍將軍與諸人約勿走使列立於後獨操所策短棒奮而前羣賊輕笑視如凡上肉霍連奮擊輒中其膝皆迎杖仆地不能興然後得去前行十餘里過巡檢營入告之巡檢大喜曰此輩出沒近地殺人至多官立賞名捕不可獲何意一旦成擒邀諸客小駐自率衆馳而東儼然在地宛轉反側凡七八輩盡執縛以歸護送府而厚謝客五士謂非與君偕來已落賊手矣霍曰吾若獨行亦必不免諸君雖不施力然立衛吾後無反顧憂此所以能勝也

沈緯甫

沈緯甫。温州瑞安人。久游太學。不成名。罷歸鄉里。頗以交結邑官。顧賞謝爲業。然遇科詔下。亦赴試。每不利。必仰而詬人曰。緯甫潦倒無成。爲鄉曲笑。五內分裂。天亦知我乎。乾道六年。邑尉黃君遣民訟。使者遣官按究。得實矣。尉甚恐。載酒食訪沈。日夜謀所以脫免計。一日。挾兩妓。擊舟邀沈。泛湖。將近其所居。使妓捧杯夾之。曰。可唱平地一聲雷之詞。爲沈學士壽。沈謝曰。得如此。五內不分裂矣。卽跪受之。飲未醕。雲霧斗合。風雨驟至。舟力挽不可前。時二月八日。雷始發聲。俄有霹靂。震沈氏之堂。一柱飛揚如屑。屋脊穿透。無全瓦。寢室文書盡焚。帷帳碎折。屏榻若受萬斧。而四隅略無纖隙。莫知雷所自來。明日。邑人相率焚香告語曰。惡事不可爲。沈氏之雷。其得不盭。彼好言五內分裂。斯其應乎。堂門有天篆數行。外人莫得見。黃尉驚悸。得心疾。兩月小愈。出詣沈。沈猶舉手加額曰。先生所謂一聲雷也。了不省悟。黃後三年亦亡。

龔丕顯

上饒龔丕顯。紹興十七年得鄉貢。明年省試後。夢入大官局。立廷下。與其徒數百人。皆著白袍。居西邊。王者坐於上。吏一一呼名。訖。引居東。其宗人滂亦預選。丕顯隨呼。且東矣。判官趨升殿。有所白。旋下。入東廊。抱文書巨杏而上。揭以示王。王繙閱移時。連領首判官復下。卻挽使西。愠而寤。憮然不樂。是年下第。滂獨登科。丕顯知夢已驗。但不曉坐何事。嬰罰。自是無進取意。蹭蹬恰一紀。用免舉到省。乃獲正奏名。旣廷試。喜曰。事畢矣。尙以唱名係念。又夢適曠野。徘徊佇立。望神人冉冉由雲端下。願已曰。汝欲見及第勅乎。出袖中小軸展示之。乃黃牒也。其前大書龔丕顯三字。又細書曰。爲不合爭論昏姻事。展十二年。驚起具語。

所親曰。不善事不可爲。頃時鄉里有失行婦人。與惡子通者。吾之甥聞而訐之。惡子懼。與婦人約。急納幣。結昏。吾甥亦強委禽焉。惡子不能平。訟於官。甥謁吾求援。吾與爲道地。竟得妻。一時良以爲得策。不謂陰譴分明。乃如是。悔之何及也。不顯爲餘干尉。竟不達而卒。

吉攜之妻

岳州平江令吉攜之。唐州潮陽人。初娶王氏。樞密倫女弟也。旣亡。復娶同郡張氏。居於長沙。張氏生女。數日得危疾。醫不能治。其母深憂之。邀巫媪測視。云。王氏立於前。作祟甚劇。命設位禱解。許以醮懺。不肯去。巫語攜之曰。必得長官效人間夫婦決絕。寫離書與之。乃可脫攜之。不忍從。張日加困篤。不得已灑淚握筆。書以授巫。卽雜紙錢焚付之。巫曰。婦人執書展讀。竟慟哭而出矣。張果愈。生人休死妻。古未聞也。張與子室爲同堂姊妹。今尙存。

邢舜舉

邢舜舉者。大觀間由武舉入官。爲虢州巡檢。平生耽好道術。凡以一技至。必與之友。嘗獨行郊外。逢婦人竹冠道服。前揖曰。君非邢良輔乎。曰然。一生何所好。曰好修養術。然學之頗久。了未睹其妙。曰君雖酷好。奈俗情未斷。何。吾與君一藥。用新水服之。非唯延齡。又能斷衆疾。亦修真之一端也。邢喜謝曰。幸甚。固未暇卽服。又探袖中取一方。目曰還少丹。授之曰。餌此當有益。稍疑其異。人試問休咎。曰。前程難立。談君中年將困厄。晚始見佳處耳。復扣其姓氏。居止。笑曰。與君相從久。何問爲。獨不憶壁間畫卷乎。乃我也。今日故告君。必敬必戒。毋忘斯言。忽不見。邢亟還舍。審厥象。蓋所事何仙姑。道貌與適婦人無少異。怏怏自失。

取水吞藥。且如方治丹謹服之。覺精力益壯。顏色潤好。暨南渡。出入岳少保之門。歷福建路鈐轄。坐岳事貶竄。不數年併失。子家道淪替。幾二十年。方得隨州鈐轄。知郢州。後致仕居襄陽。逮乾道癸巳。春秋八十七矣。略無病苦。目光如童兒。髮不白。猶能上馬馳騁。人指爲還丹之驗。後三年方病。病起三月。又大瀉。腹中出一物。如升。堅滑有光。無穢氣。形慘然。語旁人曰。藥丹既下。吾無生理矣。明日而卒。予弟景裴官襄陽。及見之。

孔勞蟲

孔思文。長沙人。居鄂州。少時曾遇張天師授法。并能治傳尸病。故人呼爲孔勞蟲。荆南劉五客者。往來江湖。妻頓氏。與二子在家夜坐。聞窗外人問劉五郎在否。頓氏左右顧。不見人。甚懼。不敢應。復言曰。歸時倩爲我傳語我去也。劉歸。妻道其事。議欲徙居。忽又有言曰。五郎在路不易。劉叱曰。何物怪鬼。頻來我家。我元不畏汝。笑曰。吾卽五通神。非怪也。今將有求於君。苟能祀我。當使君畢世鉅富。無用長年賈販。汨沒風波間。獲利幾何。而蹈性命不可測之險。二者君宜詳思。可否在君。何必怒。遂去。不復交談。劉固天資嗜利。頗然其說。遽於屋側建小祠。卽有高車駟馬。傳呼而來曰。郎君奉謁。劉出迎。客黃衫烏帽。容狀華楚。才入座。盤飧酒漿。絡繹精腆。自是日一來。無間朝暮。博奕嬉笑。四鄰莫測何人。金銀錢帛。贈餉不知數。如是一年。劉絕意客游。家人大以爲無望之福。他夕因奕棋爭先。忿劉不假借。推局而起。明日。劉訪篋中所蓄。無一存。不勝悔怒。謀召道士治之。適孔生在焉。具以告。孔遣劉先還。繼詣祠所。炷香白曰。吾聞此家有祟。豈汝乎。空中大笑曰。然。知劉五命君治我。君欲何爲。不過效書符小技。吾正神也。何懼硃砂爲。孔曰。聞神至。

靈故脩敬審實。何治之云。問答良久。孔謂之曰。吾來見神。是客也。獨不能設茶相待耶。指顧間。茶已在桌上。孔曰。果不與劉宅作祟。盍供狀授我。初頗作難。既而言供與不妨。少頃。滿桌皆細字。如炭煤所書。不甚明了。孔謝去。慰以好語曰。今日定知爲正神。劉五妄訴。勿恤也。適過相觸突。敢請罪。既退。以語劉。料其夕當至。作法。隱身仗劍。伏門左。夜未半。黃衣過來。冠服如初。徑入戶。孔舉劍揮之。大叫而沒。但見血中墮黃鼠半體。旦而迹諸祠。正得上體於偶人下。蓋一大鼠也。毀廟碎像。怪訖息。

武唐公

武唐公者。本閩州僧官。嗜酒無賴。嘗夜半出。扣酒家求沽。怒酒僕啓戶遲。奮拳搥其胸。立死。踰城亡命。迤邐至台州國清寺。自稱武道人。素精醫技。凡所拯療。用藥皆非常法。又必痛飲斗餘。大醉跌宕。方肯診視。然疾者輒瘳。後浪游衢州江山縣豪族顏忠訓之妻毛氏。孕二十四月。未育。武乘醉欲入視。顏曰。道人醉矣。須明旦可乎。武曰。吾自醉爾。病人不醉也。遂入。又呼酒數升。乃言曰。賢室非妊娠。所感甚異。幸其物未出。設更半月。殆矣。吾請言其證。平生好食雞。每食必遣婢縛生雞於前。徐觀其死。天明一飽食。終日不復再飯。審如是乎。顏生驚曰。誠然。武與約。索錢至二十萬。始留藥一服。戒家人預備巨鉢。及利刃。曰。卽餌藥中夕腹痛。當喚我。如期果大痛。急邀之入。入則毛氏正產一物。武持刀斷爲兩。覆以鉢。命婢掖孕者起。繞房行。明日啓鉢視之。蓋大鼈也。首足皆成全形。目亦開。特爲膜所絡。動轉未快。故不能殺人。顏生敬謝。欲償元約。且以所主酒坊與之。皆笑不取。曰。吾特戲君耳。建炎中卒於國清。年八十餘歲。國清僧道益從其學。醫話此事。

汪澄憑語

番陽人汪澄家頗富。獨好以漁弋罽罽爲樂。年才三十。以乾道九年五月死。其妻里中余氏女也。稍取其敖戲之具。與人或毀棄之。明年七月旦初夜。妻在床未睡。覺四體竦浙驚喘。呼告其乳媪。媪亦然。俄頃作澄語。罵其妻曰。賤人來。吾死能幾時。汝已萌改適他人意。二子皆十許歲。家貲殊不薄。豈不能守以終喪。吾甚愛鸚鵡彫籠及雙角弓。何得便與三十五舅。三十五舅者。妻之兄仲滔也。所居正比鄰。密覘壁間。澄厲聲曰。何不入視我。而顧竊聽。滔懼。卽舍去。又使招其仲兄。辭以疾。則歎息曰。生時不相睦。固知其不肯來。吾父可得見否。父老且病。扶杖哭而入。澄拱手而揖。爲恭敬聽命之狀。父曰。兒旣不幸。早世得不墮惡趣。寬吾悲心。無爲見怪於家。怖妻子也。澄亦泣曰。大人有言。澄當去。媪遂厥然而默。如兩食頃。復附語呼其子曰。我將出。而土地見阻。汝宜辦小祭。善爲我辭。子遽殺雞取酒。詣祠禱解。媪乃蘇。

張客奇遇

餘干鄉民張客。因行販入邑。寓旅舍。夢婦人鮮衣華飾。求薦寢。迨夢覺。宛然在旁。到明始辭去。次夕。方闔戶。燈猶未滅。又立於前。復共臥。自述所從來。曰。我鄰家子也。無多言。經旬日。張意頗忽忽。主人疑焉。告曰。此地昔有縊死者。得非爲所惑否。張祕不肯言。須其來。且以問之。略無羞諱色。曰。是也。張與之狎。弗畏懼。委曲扣其實。曰。我故娼女。與客楊生素厚。楊取我貲貨二百千。約以禮昏我。而三年不如盟。我悒悒成瘵。疾求生不能。家人漸見厭。不勝憤。投繯而死。家持所居售人。今爲邸店。此室實吾故棲。尙眷戀。不忍捨。楊客與爾同鄉人。亦識之否。張曰。識之。聞移饒州市門。娶妻開邸。生事絕如意。婦人嗟喟良久。曰。我當以始

終託子。憶埋白金五十兩於床下。人莫之知。可取以助費。張發地得金。如言不誣。婦人自是正晝亦出。他日低語曰。久留此無益。幸能挈我歸乎。張曰。諾。令書一牌曰。廿二娘位。緘於篋。遇所至。啓緘微呼。便出相見。張悉從之。結束告去。邸人謂張鬼氣已深。必殞道路。張殊不以為疑。日日經行。無不共處。既到家。徐於壁間開位牌。妻謂其所事神。方瞻仰。次婦人遂出。妻詰夫曰。彼何人斯。勿盜良家子累我。張盡以實對。妻貪所得。亦不問。同室凡五日。又求往州中督債。張許之。達城南。正渡江。婦人出曰。甚愧謝爾。奈相從不久。何。張泣下。莫曉所云。入城門。亦如常。及就店呼之再三。不可見。乃亟訪楊客居。則荒擾殊甚。鄰人曰。楊元無疾。適七竅流血而死。張駭怖。遽歸。竟無復遇。臨川吳彥周。舊就館於張鄉里。能談其異。但未暇質究也。

劉堯舉

紹興十七年。京師人劉觀。為秀州許市巡檢。其子堯舉。買舟趨郡。就流寓試。悅舟人女美。日夕肆微言。以蠱之女。亦似有意。翁媪覺焉。防察不少懈。及到郡。猶憩舟中。翁每出。則媪止。媪每出。則翁止。生束手不能。施試之日。出垂拱。而天下治賦。秋風生。桂枝詩。皆所素為者。但賦韻不同。須加修潤。迨昏乃出。次日試論。復然。無所點竄。運筆一揮。未午而歸。舟人固以為如昨日也。翁媪皆入市。獨女在。生徑造其所。遂合焉。是夕。生之父母。同夢人持榜來。報秀才為榜首。榜一人曰。非也。郎君所為事不義。天勅殿一舉矣。覺而相語。皆驚異。生還家。父母責訊之。諱不言。已而乃以難犯見。榜後舟人來。其事始露。又三年。從官淮西。果魁薦。然竟不第以死。

史翁女

南城人饒邪。大觀間預貢西上。遂留近京館於士人胡賈夫家。胡亦貢士也。他日全入京。暮投道店。見老嫗以黃羅帕髮。執青蓋過門外。類莊家人。別有少女。絕姝美。相逐而去。且行且眄。光豔動人。胡生惑之。率邪臨其後。甫食頃。恍迷所如。益前進。可六七里。至一豪民居。登其門。老翁垂白負杖出。自言爲史氏。見客極喜。迎肅殊有禮節。廳事上挂觀世音像。香花奉事甚嚴。畫繪光彩。非人間筆。既夕留宿。休僕馬於外。二子請入拜其媪。許之。則逆旅所見者。詢其故。笑曰。早攜孫女訪姻戚。薄暮歸。不知二君在彼。失之趨避。深負愧怍。頃又呼孫女出。真國色也。言談晤默。姿態橫生。二子恍然心醉。須臾引入中堂。供張華楚。治具豐潔。賓主酬酢歡甚。半酣。胡試挑其女。女欣然就之。邪起便旋。翁使乳婢秉燭從。姿色亦可悅。邪出盥手。沃以水爲戲。皆大笑。酒罷。女侍胡寢。婢侍邪寢。皆熟寐。及覺。寒風襲人。披衣起視。東方已白。回顧無復華屋洞戶。乃在楓林古木間。二子相視歎怖。羣僕亦莫知所以然。恟怛歸邸。竟不測爲何物妖魅也。

留怙香囊

衢人留怙彥彊。年二十餘。進士及第。調官歸鄉。常獨處一室。其地濱水。水次皆菱荷。景趣奇迥。忽若有所遇。家人莫得而知也。第怪其入室卽扃戶。非溫清與賓客至。輒不出。人竊疑之。而不可問。後因易衣浣濯。家人得珠囊於帶間。皆北珠結成。而極圓瑩。潔非世能有。所串銀線。柔軟光好。不可名狀。囊中香氣又特異。持以叩所自來。不肯言。伺間密聽之。時聞奕棋下子聲。遂作計啓關。掩其不備。乃一美婦人對局。見外人至。急趨入屏後。就視之。無所覩。父兄意其鬼魅。深以此憂。呼方士巫者。治禁百方。終不驗。而怙顏貌充壯。了不類困於異物者。及將赴官。始絕不至。所存珠佩。其父遣擲棄海中。怙生平康寧無疾。至老嗜欲

不衰年八十餘。尚有少妾十輩。官至中大夫。年幾九十。晚年人問昔所遇。曰水仙也。當時失不詢名氏。無得而傳。蓋得養生之術於彼云。

盱江丁僧

紹興初。盱江城北十五里間。黃氏客邸。有僧過其家。體貌軒昂。云俗姓丁。留數日。白主人日入城中行乞。夜卽還。凡數月。所得錢物。亦分以與黃。黃異待之。相處益久。出入無所疑問。遂挑其妻。妻年尙少。有容質。旣喜僧姿相。又以數得財。故心許而佯拒之。迨闔排僧闖而入。房內無燈。而自然光明。僧衣金欄袈裟。在壁間青蓮華上。類世所畫佛菩薩然。妻驚慕作禮。僧遽躍下語之曰。吾非世人。將度汝。汝勿泄。卽留與亂。自是每夫出。必往浸。久黃知而詰之。不敢隱。盡以直告。黃怒。設計將捕治。託故出宿。密反人定後。妻又詣僧。摘語之曰。我夫欲捉汝。爲之奈何。僧曰。汝勿憂。闔戶就寢。黃伏戶外。側聽愈怒。欲入而不可。但呼罵之。初亦相應答。已則其聲漸遠。俄寂然無聞。壞壁入。爇火照之。室已虛矣。四壁榻如。僧與妻及器物。了不一存。而牕壁牖戶。無少損處。呼集鄰里。追尋到明。皆無音跡。竟莫知所向。

江南木客

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禩鬼。其神怪甚。僂異。多依巖石樹木。爲叢祠。村村有之。二浙江東。曰五通。江西閩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一足者曰獨脚五通。名雖不同。其實則一考之傳記。所謂木石之怪。夔罔兩及山獫是也。李善注東京賦云。野仲游光。兄弟八人。常在人間作怪害。皆是物云。變幻妖惑。大抵與北方狐魅相似。或能使人乍富。故小人好之。致奉事以祈無妄之福。若微忤其意。則又移奪而之他。遇盛夏。多販

易材木於江湖間。隱見不常。人絕畏懼。至不敢斥言。祀賽惟謹。尤喜淫。或爲士大夫美男子。或隨人心所喜慕而化形。或止見本形。至者如猴。狻如虺。如蝦蟆。體相不一。皆趨捷勁健。冷若冰鐵。陽道壯偉。婦人遭之者。率厭苦不堪。羸悴無色。精神奄然。有轉而爲巫者。人指以爲仙。謂逢忤而病者爲仙病。又有三五日至旬月。僵臥不起。如死而復蘇者。自言身在華屋洞戶。與貴人驩狎。亦有攝藏挾去。累日方出者。亦有相遇卽發狂。易性乖亂。不可療者。所淫據者。非皆好女子。神言宿契當爾。不然不得近也。交際訖事。遺精如墨水。多感孕成胎。怪媚百端。今紀十餘事於此。建昌軍城西北隅。兵馬監押廨。本吏人曹氏居室。籍入於官。屋後有小祠。來者多爲所擾。趙宥之之女。已嫁。與夫及父行爲所迷。至白晝出。與接。不見其形。但聞女悲泣呻吟。手足撓亂。叫言人來逼已。去而視之。遺瀝正黑。浹液衣被中。女竟死。趙不訥。妾年可三十許。有姿態。嘗奏溷欲起。髻忽爲橫木所串。閣於屋梁上。絕叫求救。人爲解免。便得病。才數日死。南城尉耿弁妻吳。有祟孕。臨蓐痛不可忍。呼僧誦孔雀咒。吞符。乃下鬼。雖遍體皆毛。陳氏女未嫁而孕。旣嫁。產肉塊如紫帛。包裹衣物者。畏而瘞之。女亦死。龔氏妻生子形如人。而絕醜惡。泊長不畏寒暑。霜天能溪浴。翁一八郎妻虞。年少。乾道癸巳。遇男子。每夕來同宿。夫元不知。雖在房。常擲置地上。或戶外。初亦罔覺。但睡則不在床。虞孕三年。至淳熙乙未秋。產塊如斗大。棄之溪流。尋亦死。饒氏婦王。在家爲女時。已有感。旣嫁。亦來。遂見形。顏色秀麗如婦人。鮮衣華飾。與人語笑。外客至。則相與釘餽蔬果。若家人然。少拂之。卽擲沙礫。作風火。置人矢牛糞於飲食中。莫不憎畏。後遣歸其父母家。禍乃息。王不知所終。李一妻黃。劉十八妻周。生子如豬狉。毛甚長。墮地能跳躑。一死。一失所在。黃氏妻是夜遇物。如墓而長大。逼與交。孕過期。乃生。得一

青物類其父胡氏妻黃孕不產占之巫云已在雲頭上受喜神欲迎之不可爲也果死新城縣中田村民李氏妾生子軀幹矮小面目睚眦如猴手足指僅寸不類人三弟皆然今年五六十歲南豐縣京源村民邱氏妻孕十年兒時時腹中作聲母欲出門胎必騰踏痛至徹心不出方止後產一赤猴色如血棄之野母幸獨存宜黃縣下潦村民袁氏女汲水門外井中爲大蛇繳繞仆地遂與接束之困急女號啼宛轉家人驚擾召巫巫云是木客所爲不可殺久當自去薄暮乃解昇女歸色萎如蠟病踰月乃瘳顏狀終不復舊成癡人矣

巴山蛇

崇仁縣農家子婦頗少艾因往屋後暴衣不還求之鄰里及其父母家皆不見遂詣縣告縣爲下里正揭賞搜捕閱半月弗得其家在巴山下十里山絕高峻樵者負薪歸至半嶺望絕壁巖崖間若皂衣人擁抱婦人坐者疑此是也置薪於地尋磴道攀援而上稍近兩人俱入穴中穴深不可測樵歸報厥夫意爲惡子竊負而逃者時日已夕不克往至明家人率樵至其處偵視莫敢入或云穴深且暗非人能治殆妖怪所爲宜委諸巫覡聞樂安詹生素善術亟招致之詹被髮銜刀禹步作法先擲布巾入須臾青氣一道如煙吹巾出又脫冠服擲下亦爲氣所却詹不得已裸身持刀躍而下穴廣袤如數間屋盤石如牀婦人仰臥大蛇纏其身奮起欲鬪詹揮刀排墮床下挾婦人相繼躍出婦色黃如梔瞑目垂死詹爲毒氛熏觸困臥久乃蘇含水嚙婦婦卽活歸之明日始能言云初暴衣時爲皂袍人隔籬相誘不覺與俱行亦不知登山履危但在高堂華屋內與共寢處飢則以物如錫與我食食已卽飽心常迷蒙殊不悟其爲異類也鄉

人共請詹盡蛇命。詹曰：吾只能禁使勿出，不能殺也。乃施符穴口鎖之。自是亦絕。

容齋五筆

洪邁

州縣牌額

州縣牌額率係於吉凶。以故不敢輕爲改易。嚴州分水縣故額草書分字。縣令有作聰明者，謂事體非宜，自真書三字刻而立之。是年邑境惡民持刃殺人者衆，蓋分字爲八刀也。徽州之山水清遠，素無火災。紹熙元年，添差通判盧瑤，悉以所作隸字換郡下扁榜。自譙樓儀門，凡亭榭臺觀之類，一切趨新。郡人以爲字多燥筆，而於州牌尤爲不嚴重。私切憂之。次年四月，火起於郡庫，經一日兩夕乃止。官舍民廬一空。

朱崖遷客

唐韋執誼，自宰相貶崖州司戶。刺史命攝軍事，衙推牒詞云：前件官久在朝廷，頗諳公事，幸期佐理，勿憚糜賢。當時傳以爲笑，然猶未至於挫抑也。盧多遜罷相，流崖州，知州乃牙校，爲子求昏，多遜不許，遂侵辱之。將加害，不得已，卒與爲昏。紹興中，胡邦衡銓竄新州，再徙吉陽。吉陽卽朱崖也。軍守張生亦一右列指使，遇之亡狀，每旬呈必令囚首詣廷下。邦衡盡禮事之，至作五十韻詩爲生日壽。性命之憂，朝不謀夕。是時黎會聞邦衡名，遣子就學。其居去城三十里，常邀致入山，見軍守者，荷枷絀西廡下。會指而語曰：此人貪虐已甚，吾將殺之。先生以爲何如？邦衡曰：其死有餘罪，果若此，足以洗一邦怨心。然旣蒙垂問，切有獻焉。賢郎所以相從者，爲何事哉？當先知君臣上下之名分。此人固亡狀，要之爲一州主，所謂邦君也。欲訴其過，合以告海南安撫司。次至廣西經略司，俟其不行，然後訟於樞密院。今不應擅殺人也。會悟，遽釋之。

令自書一紙引咎乃再拜而出。明日邦衡歸。張詣門悔謝。殊感再生之恩。自此待爲上客。邦衡以隆興初在侍從。錄所作生日詩示仲兄文安公。且備言昔日事。乃知去天萬里。身陷九淵。日與死迫。古今一轍也。

李元亮詩啟

建昌縣士人李元亮。山房公擇尙書族子也。抱材尙氣。不以辭色假人。崇寧中在大學。蔡嶷爲學錄。元亮惡其人。不以所事前廊之禮事之。蔡擢第。魁多士。元亮失意歸鄉。大觀二年冬。復詣學。道過和州。蔡解褐。卽超用。纔二年。至給事中。出補外。正臨此邦。元亮不肯入謁。蔡自到官。卽戒津吏門卒。凡士大夫往來。無問官高卑。必飛報。雖布衣亦然。旣知其來。便命駕先造所館。元亮驚喜出迎。謝曰。所以來。顯爲門下之故。方脩贄見之禮。須明旦扣典客。不意給事先至。卑躬下賤如此。前贄不可復用。當別撰一通。然後敬謁。蔡退。元亮旋營一啟。旦而往焉。其警策曰。定館而見長者。古所不然。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此事。蔡摘讀嗟激。留宴連夕。贈以五十萬錢。且致書延譽於公卿間。遂登三年貢士科。元亮亦工詩。如人閒知晝永。花落見春深。朝雨未休還暮雨。臘寒纔過又春寒。皆佳句也。

斯須之敬

今公私宴會。稱與主人對席者。曰席面。古者謂之賓。謂之客。是已。儀禮燕禮篇。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賓少進禮辭。又命之。賓許諾。左傳。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杜預云。客一坐所尊也。乾道二年十一月。薛季益以權工部侍郎。受命使金國。侍從共餞之於吏部尙書廳。陳應求主席。自六部長貳之外。兩省官皆預。凡會者十二人。薛在部位最下。應求揖之爲客。辭不就。曰。常時固自有次第。奈何今日不然。諸公言此。

席正爲侍郎設。何辭之爲。薛終不可。予時爲右史。最居末坐。給事中王日嚴。目予曰。景盧能倉卒間應對。願出一轉語折衷之。予笑謂薛曰。孟子不云乎。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侍郎姑處斯須之敬可也。明日以往。不妨復如常時。薛無以對。諸公皆稱善。遂就席。

友會談叢

上官融

曹州呂煥

曹州定陶縣長樂鄉呂煥。操心凶險。使酒剛暴。動作不法。閭里爲患。大中祥符五年春。民間太牢瘴疫大起。煥家所有皆殞。同鄉則十損三四。煥恨己無子遺。而妬他存者。常蓄致害之意。間有斃。踣以物拽歸。剖磔腸胃。棄於放牧之地。欲令熏染。覬令似己。遠近畏之。莫敢爲言。是歲夏。煥以無力耕鑿。亦不播植。復見他人之畝。鬱然佳苗。顧己之田。鞠爲茂草。心愈不平。一旦風雹驟至。煥亟詣野中。仰天祈曰。願風雨更甚。雹塊益大。擊仆稼穡。用快我心。言未畢。陰雲轉濃。咫尺不辨。忽見三人。衣青執捶。叱煥曰。爾愚賤之人。不能勤力自養。而乃幸災如此。吾雷電之使也。殺爾何益。然俾世人知有天道。欲加小懲。遂驅之南去。於是持冰片令抱之而行。長與身等。旋驅旋叱。艱苦備極。時於袖中探冰丸。使含之。仍謂曰。茲爾之自招也。但覺寒凜徹骨。戰慄靡定。奔馳百餘里。各不少息。相次晴霽。煥忽如夢覺。復在舊處。四肢疲茶。若中沉疾。家人扶之而歸。厥後疾雖平愈。而精神恍惚。疑奪其魄也。

相國呂端

相國呂公端。任補闕。與一供奉官。被命同往高麗。旣逮其國。宣朝命畢。以風信未便。在高麗將及半月。未

幾風便回棹。王加等贈遺奇珍異貨，盈載而歸。先是供奉者，以公所得置之船底，己之所得在公物上。慮水氣見過也，公亦不問措置，委之而行。方至海心，風濤四起，舟欲傾倒，公神色自若。供奉者倉皇失圖，舟子前曰：風濤之由，以公等所載奇異，海神必惜，不欲令多到中國，但少拋水中，風必止矣。公如其言，令左右擲之才半，風息得達登州岸。遂開其載，則在下者呂公之物咸在，而供奉之物居上者，略無子遺矣。校供奉之物已罄矣，諒非海神祕惜，蓋罪小人用心奸險也。公以所存者中分入之，亦仁厚矣。

邠州靈應廟

邠州靈應廟者，景德中詔修飾，內翰楊貳卿億在西掖日被旨述記。今揭示於翠琰，卽其事。而州人嚴奉，其來久矣。被奸濫之輩，互相表裏，鼓惑愚民，於殿堂後別起密室，室內有巨穴，穴上覆繡箔，映以旌旛，香几外不得窺。廟祝前云：神已親享，但見舉空器而出，以是莫敢致辨。大中祥符中，故掌武侍中王嗣宗自長安移鎮邠，土素聞其事，而無跡可究，心常怒之。下車將半載，會子弟院有媿懷者，遂募民婦乳焉。其婦乃廟祝棄妻，怨舅姑無恩，懷憤頗極，遂言其穴乃羣狐所聚，潛兩童子其間，俾竊杯杓之薦也。間達其事於公，公喜得其狀，翌日入廟俯覘穴中，僞神其事，廟祝因而贊之，都不知公審其詐。遂令設酒殺於穴側，而謂曰：豐潔之祀，覬神必享，吾當肩鑰其戶，慮外物所侵，慎無擅開，信宿後躬來省視也。廟祝不諭其意，及期公至，啟戶，則杯杓宛然，據棄妻之言鞠之，於是引伏立苔，其背盡室，逐去。後召騎兵千人，執弓矢，鷹犬環於廟垣，投薪塞穴，秉炬燎之，烟涌四出，羣狐奔走，頃刻擒戮，靡有噍類。密以泥緘其門，禁絕祭事。但春秋旅奠而已，異哉！城狐社鼠，古昔所嗟，未若此飽飫鮮肥，憑恃廟貌，一旦蕩其窟穴，小大無遺，雖滿盈

而自招亦值王公之毒手也。

滄州節度使米信

故滄州節度使米信。本銀下部落。以軍功累官。至加節鉞。織齋聚斂。爲時所鄙。京師龍和曲築大第。外營田園。內造邸舍。日入月算。何啻千緡。其長子任供奉官。以信之故。不敢自尊。但於富室厚利。以取錢自用。謂之老倒還錢。兼與契券爲約。其詞以若父危。鐘聲才絕。本利齊到之語。蓋謂信才瞑目而亟還也。於是私募僕夫十餘。豐飾珍異。以袍帶令伺於宅左右。俟其出門。擁掖而去。鞍馬服玩。備極珍異。其黨則京師搖唇鼓舌。獵炙之徒。日有千數。謂其嬉遊。則信陵孟嘗諸公子。謂其用度。則石崇王濟爲鄙人。諂佞互攻。聾駭不悟。而復大言人間之物。靡有難致。錢去便到。其速如神。至於進會。有奉其歡心者。器皿之具。盡傾與之。嘗謂盡此身逸樂。惟我而已。至信之卒時。已用過十餘萬緡。乃約齊交還。及信葬畢。籍其餘財。比信時。十餘五六焉。外無官囊。內無私帑。闔門百口之給。不可缺者。加以恣縱費蕩。更踰於前。以至鬻田園貨邸店。未周歲而日入之緡亦絕。其弟方四歲。乳母與家人竊議。若此不改。我輩皆爲餒鬼。乳母乃抱小兒詣府陳訴。是時真宗在壽邸。尹開封府。聞之。赫怒。具以上言。舉餘財與所訴之弟。供奉者斥出之一簪不著。身仍除其班籍。因茲索然無歸。寄跡旅舍。乃歷自來遊從之處。求衣食。人旣數四。亦皆厭矣。遂於京師多假代獄卒。搖夜鈴於軍巡。聊充餬口。素不服勞。又以疎怠被逐。京師貨藥者。多假弄獅子。糊孫爲戲。聚集市人。供奉者形質么麼。頤頰尖薄。克肖獠孫。復委質於戲場焉。韋繩貫頸。跳躑不已。旁觀爲之掩淚。而彼殊無愧色。噫。公侯之門。一旦如此。有其父必生其子。何足怪耶。

貝州李忠

貝州歷亭縣民李忠爲本郡鄉兵首領家頗儲蓄雜視門里多借貸與人至收穫時必親往聚斂有石氏兄弟事母不孝最推凶暴亦嘗舉忠物每怨忠躬來督責俟忠及門二石潛殺其母曳忠於官誣其殺也忠以二石所執旁證明白甘心伏法案成棄市忠家載其柩歸焚之未幾風雨暴作掣電迅雷擊死二石頃刻開霽踏尸於戶外背上各有朱字言殺母之由鄉人始知忠之冤也時鄰村蘇氏被疾亡經信宿忽然而興鄉人喜其再生競來問訊遂揮霍將起曰茲非我家也我本李忠昨爲石氏執稱殺其母致自誣伏法陰府主者曰爾被枉死其執爾者今已俱至於理甚明爾須卻回我訴以本身已焚爇回且何依主者召案吏持簿閱之云恰有李忠近鄰蘇公到方兩日但令託其身以生我是以得歸蘇家以爲狂言都不之信因問蘇氏之事懵然莫省李氏之家事細微畢知先是忠少壯而形美蘇則長髯而麤材及召忠妻至見其仆貌惡之忠曰爾何得棄我我真爾夫也妻問以生平所有乃曰我有烏色馬兼有銀數笏埋於東窗壁下曾與戲竊采桑刀置西屋瓦溝中驗之皆然以至話韓密之密悉親屬小字妻方果決爲信其蘇家不肯李氏偕詣郡訴靡能裁割其始末聲聞朝廷亦無奈何但敕本路均輸爲辨析焉其人後終歸李氏時大中祥符八年也

柳如京

柳如京開與處士潘閔爲莫逆交尙氣自任潘常嗤之端拱中典州途出睢陽潘先卜居在彼迎謁河陰時正炎酷柳云可偕往傳舍就清涼宵話也泊到傳舍止於廳事中堂扃鑰甚秘柳怒將嘗驛吏吏曰此

取斬舊傳舍

不自安向無人居十稔

以驚鬼神膽氣可以警夷夏縱有凶怪

因而屏之於是掃除處中坐閱潛思曰古人尚不敢欺暗室何給我之甚豈有人不畏神乎乃謂柳曰今夕且歸製少湯餌凌晨用藉手爲別此室虛寂請公卜宵可也柳喏之闔出密謂驛吏曰柳公我之故人常輕言自衛今作戲怖渠無致訝也闔薄暮方來以黛染身衣豹文幘鼻吐牙被髮執巨篋由外垣上正據廳脊俯視堂前是夜月色晴霽洞鑿毛髮柳尚不寐或斂衣循牆而行闔忽叱之柳竦然舉目初不甚懼再呵之似覺皇恐遽云某假道赴任暫憩此館非意干忤幸乞恕之闔遂疏柳平生幽隱不法之事揚聲曰陰府以汝積戾如此俾吾持符追攝便須行也柳乃茫然設拜曰事誠有之其如官署未達家事未了盛年昭代忽便捨焉倘垂恩庇之誠有厚報言訖再拜繼之以泣闔徐曰汝識吾否柳曰塵下士不識聖者乃曰只吾便是潘閔也柳知其所爲不勝慚沮再三邀闔下屋闔曰公性躁暴不奈人戲他日必辱我以惡言矣於是潛遁柳亟歸舟解纜便去聞者爲之絕倒河東剛毅人皆畏之一旦爲逍遙所怖幾乎泣血古人云雖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此之謂也况其下者乎

丐者

天禧中有丐者莫知姓氏往來闔閭間每至之處亦不妄取衣雖敝陋形且充澤祁寒暑雨未嘗改易人或呵叱俛首便過如此十餘年率以爲常市井徒有張生者貨銀爲業設肆於界中丐者旬歲間凌晨必至生憐之日以五錢贈焉頗懷感激忽一日生見丐者袍帶巾櫛跨馬引僕而過生深以爲訝丐者曰某有兄官於交廣連綿數任留某京師以至貧窶地遠絕信乃丐於人兄適方歸相見甚歡衣裝僕馬皆兄

與也。生然之。又曰。自十餘年前。君之恩多矣。思欲報答。今得其時。兄於曹門斜街。僦得一宅。暫邀過門。夙令具饌奉俟。生辭以故。丐者曰。已約數賓。不可拒矣。遂留僕導生而來。丐者躍馬先行。生隨僕出曹門。入斜街。委曲深巷。生心疑惑。且曰。此間豈有宅乎。僕出門指曰。更進百步便到也。及至門。但破簾蔽之。及入。見丐者卻著敝衣如故。出邀生。入一堂中。惟破席而已。糞穢堆積。生愈惡之。復謂僕曰。召諸賓來。又見數人。藍縷更甚。從堂後至。身皆疥癩。環席而坐。生益不自安。又敕其僕攜一器貯濁水。斗餘。置之而去。旋又取一盤。中有蒸小兒。手足具備。炎氣蓬勃。丐者親加擊折。酌水舉肉勸生。生掩口愕懼。只欲逃竄。丐者嘆曰。此而不食。信是命也。以感恩之厚。方有茲設。他人固不得預食。吾亦無奈。生惶恐。丐者乃于懷中出藥一帖。與生曰。酒肉不食。君命也。此藥百粒。聊以爲報。生急寘懷中。奔競而回。開視之。乃真金也。均約其直。與十數年日贈之數。恰相酬也。生方悟其神仙。悔恨無地。尋再詣其處。則迷而莫知。

光祿寺丞劉泳

光祿寺丞劉泳。少游洛下。嘗謂予言。昔天津橋南。有一第。人稱史公公宅。亦傳凶怪。閉而不居。將三十年。水竹臺榭。花木亭館。靡不備具。每春時。遊人多率其徒。挈酒殽。攜管絃。以就賞。實洛下之勝概也。端拱中。有酒徒朱生者。使氣凌人。一日。少年輩邀置於席。乃曰。茲宅凶怪。公素知之。我等願獻一醉。可能宵乎。生曰。是吾心也。夫人之所畏者。死。吾死且無畏。況凶宅乎。少年以爲然。遂掃除堂前。設一榻而去。生酣寢。其上時方首夏。竹籬薄。風聲月色。蕭然滿軒。忽見兩廂闌子內門。次第而開。各有小丫鬟。攜燈檠而出。置

皆際抽身卻

久有數婦人盛飾分坐

聯訝之俄頃後堂門一時大啓牀帷器

用條忽皆至。引二婦人，豔妝服，執毬杖前驅而出。傳語呼云：令公至。見生不覺驚，又言且住。中有一人，峨帽戎裝，據胡牀而坐，連吐婦人輩曰：此必盜也。昇棄他所，回顧問至榻前，身已在空中，被擲於堂西竹林中，體爲枯槁所傷，流血焉。生憤怒而起，徑至中堂，戟手大詬曰：爾生前盜名位，佞媚於時，歿後盜人居室，煩擾於世，反以吾爲盜，不自媿乎？於是舉枕而擊之，正中其肩，驚惶而散。俄失其在，時初五更，少年輩持火炬突門而入，訝生之無恙，競詢其由，生具以實對，及示爲枯槁所傷，衆方服其膽勇焉。茲宅厥後終無人敢居，淳化四年爲洛水所漂，但存故基耳。

鄧州錢若水

鄧州廉察長城錢公若水，本洛下右族，未第時，婦翁殿中丞鄭處升，守官大名，公往省焉。旣入境，道逢故人龐登，登亦有河朔之游，相見甚歡。公先令僮僕驅輜重行，與登居後聯騎，方語笑間，公所乘馬忽雙蹄踏地而斃，公望僮僕已遠，別無乘可代，又艱於徒行，莫能爲計。正相顧嗟呀，俄有一人，衣短袂衣，若王侯家紀綱僕，詢以馬斃之由，及所詣告之，笑曰：岐程不遠，不足爲慮。遽探懷中刀，當脅刺之，墜尾再三呵叱，馬振奮如舊，更掖公上馬，仍戒公促行。今日須達大名，公執鞭揖謝焉。公遂不見。公還而靡知其怪，但如其言，聳轡而進，至暮到大名，離鞭下復。

麟府州

麟府州在黃河西，古雲中之地，與蕃漢雜以瓦，居民用土，止若棚焉，架險就平，望復。

下者方能細窺城邑之外。穹廡窈窕而已。俗重死。輕生。侮法忘義。凡育女。稍長。靡有之慮。並首而臥。繩帶置頭。各悉力緊之。

用絹綵都包其身。外裹之以氈。推牛設祭。

車窻如繡束。

於上云。于飛升天也。二族於其下。擊鼓飲酒。數日而散。於大中祥符。西待至彼。聞信。是時王師折惟中出巡邊。撒余借往。遂深入不毛。往往見女。繩置於繡上。而新者。既角。宛然異俗如此。且低韓昵愛。又如此。嗚呼。州境去京不及二千里。而風俗差殊。可駭耳目。則邈州溪洞戎濞之禮。從前達名公書其怪。以此思彼。其爲晉錄。

金部田員外

金部田員外居中說。應舉時在京。與豪家子張生同科。而俱少年。情頗相得。出處飲食。未嘗不同。一日晚。攜手閑步。經西車子曲。觀一大宅。旁有看窗。居中與生逼其下行。窺其中。贊美聲。泊過百餘步。生卻回窗中之人。尚在。忽擲下金釵一隻。生得之。亦莫測其意。未旋踵間。宅門中有紫衣者趨出。手招生與居中。云得釵否。此某官第幾子。居班籍。奉使入蜀。久而未回。擲釵子者。其婦也。約於某日於崇夏寺某院爲期。先以此致意爾。居中及生依期而往。果見酒榖承迎。相次子婦從中而出。相與雜坐。時復詣之。居中屢勸生。生怒不聽。居中亦不能苦諫。未幾某官子歸。備知其事。隱而不問。款曲間謂婦曰。吾昨度險棧。頗危。萬端。願數百僧。庶保無恙。爾往尼院與吾償之。婦諾之。而往。某官子。伺其迹。值邀生。

又謂婦